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九卷

1959.10—1962.12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 中苏关系 ——

第一卷
1945.1—1949.2

第二卷
1949.3—1950.7

第三卷
1950.8—1951.8

第四卷
1951.9—1954.1

第五卷
1954.2—1955.7

第六卷
1955.8—1956.9

第七卷
1956.10—1958.3

第八卷
1958.4—1959.10

第九卷
1959.10—1962.12

第十卷
1963.1—1964.11

第十一卷
1964.12—1969.6

第十二卷
1969.7—1991.12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九卷

1959.10—1962.12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目　　录

1959 年

№26593，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纪要
1959 年 10 月 12 日 …… 13
№26594，西卢亚诺夫致马克萨廖夫报告：苏中科技合作第十次会议
1959 年 10 月 12 日以后 …… 15
№09909，安东诺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关于台湾问题和中印关系
1959 年 10 月 14 日 …… 18
№13830，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赫鲁晓夫访问中国
1959 年 10 月 15 日 …… 24
№20781，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赫鲁晓夫访问中国
1959 年 10 月 15 日 …… 25
№13588，贝内迪克托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印度可能爆发新的反华运动
1959 年 10 月 20 日 …… 25
№26595，鲁缅采夫的报告：苏联高校在科研项目方面提供的帮助
1959 年 10 月 20 日以后 …… 26
№24972，列夫金等与谢甫生会谈纪要：关于援助蒙古的问题
1959 年 10 月 22 日 …… 37
№13587，贝内迪克托夫与高士会谈纪要：印中关系恶化的影响
1959 年 10 月 26 日 …… 41
№20637，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乔晓光评价赫鲁晓夫访美
1959 年 10 月 27 日 …… 44
№09871，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中国对赫鲁晓夫访美的反映
1959 年 11 月 4 日 …… 45
№09970，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加强中苏友好和团结
1959 年 11 月 6 日 …… 47
№13589，普希金与梅农会谈纪要：通报中印冲突新情况
1959 年 11 月 13 日 …… 49
№24792，列瓦达的报告：关于在中国出差和调查的情况
1959 年 12 月 …… 50

№20638，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印度的反华活动
1959年12月1日 …… 55
№10462，赫鲁晓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备忘录：关于裁军问题的决议
1959年12月8日 …… 57
№24957，杰缅季耶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向中国提供设备
1959年12月11日 …… 61
№26596，苏洛耶夫致马克萨廖夫报告：向中国供货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1959年12月12日 …… 62
№09068，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赫鲁晓夫关于单方面裁军的提议
1959年12月14日 …… 63
№08103，苏斯洛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函：呈送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报告
1959年12月18日 …… 64
№26597，苏联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向中苏合作委员会提交的技术文件清单
1959年12月18日 …… 79
№26598，希涅里尼科夫的报告：综合利用固体可燃矿物合作项目完成情况
1959年12月30日以前 …… 80
№16669，葛罗米柯致伏罗希洛夫等函：访问印度的谈话提要
1959年12月31日 …… 81
№26599，关于1959年苏中高校科学研究合作完成情况的报告
1959年12月31日以后 …… 85

1960年

№20725，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通报裁军和农业发展情况
1960年1月15日 …… 91
№24959，全苏天然气研究所专家组的报告：关于在中国出差的情况
1960年2月2日 …… 92
№20726-1，金昌凤在建军节的报告：没有提及苏联经验和中国的帮助
1960年2月7日 …… 95
№20726-2，普扎诺夫与金一谈话纪要：关于签订苏朝同盟条约问题
1960年2月10日 …… 96
№13401，莫洛托夫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招待会上的讲话
1960年2月14日 …… 97
№16670，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与刘长胜会谈纪要：中苏友协代表团访苏
1960年2月24日 …… 99
№24931-1，奥斯特洛乌莫夫访华报告：中国的法学研究(节选)

1960 年 3 月 …… 101
№03967,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邀请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
1960 年 5 月 17 日 …… 103
№13402,莫洛托夫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招待会上的讲话
1960 年 5 月 28 日 …… 105
№1383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
1960 年 6 月 2 日 …… 106
№21889,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给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的信
1960 年 6 月 2 日 …… 107
№20734－1,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邀请金日成访苏
1960 年 6 月 5 日 …… 110
№20734－2,普扎诺夫与金昌满会谈纪要：金日成访苏及布加勒斯特会议
1960 年 6 月 7 日 …… 111
№23038,谢列平致苏共中央函：递交中国政府支持苏联裁军提案的声明
1960 年 6 月 13 日 …… 112
№16671,葛罗米柯致赫鲁晓夫函：呈送苏联参赞与蒙古外长谈话纪要
1960 年 6 月 13 日 …… 114
№20735－1,苏联领导人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通报世界工联会议情况
1960 年 6 月 15 日 …… 115
№20735－2,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宣读毛泽东与尤金的会谈记录
1960 年 6 月 16 日 …… 116
№20735－3,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邀请赫鲁晓夫访问朝鲜
1960 年 6 月 17 日 …… 118
№20735－4,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对中国批评苏联表示愤怒
1960 年 6 月 18 日 …… 119
№20735－5,普扎诺夫与方学世谈话纪要：金日成通报莫斯科之行
1960 年 6 月 25 日 …… 120
№03968,苏达利科夫与巴什基洛会谈纪要：中共代表团在罗马尼亚的表现
1960 年 7 月 1 日 …… 121
№08104,科兹洛夫提交的报告草稿：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
1960 年 7 月 13 日 …… 122
№23005,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总结
1960 年 7 月 15 日 …… 149
№23008,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赫鲁晓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发言
1960 年 7 月 16 日 …… 153

№23009，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通过科兹洛夫的报告
1960年7月16日 …… 164
№09979，苏联驻华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照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
1960年7月18日 …… 165
№03969，伊利切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停止出版《苏中友谊》和《友好报》
1960年7月21日 …… 167
№20736-1，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赫鲁晓夫访朝及苏联撤退在华专家
1960年7月24—26日 …… 168
№20736-2，普扎诺夫与朴金喆会谈纪要：评价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
1960年7月30日 …… 172
№20736-3，普扎诺夫与方学世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内的亲华派和亲苏派
1960年7月31日 …… 174
№13732，契尔沃年科与陈毅会谈纪要：苏联撤退专家对中国的影响
1960年8月4日 …… 176
№20737-1，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赫鲁晓夫推迟访朝
1960年8月11日 …… 178
№20737-2，普扎诺夫与朴金喆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反对中国的立场
1960年8月13日 …… 179
№03978，苏达利科夫与罗贵波会谈纪要：关于中苏边境纠纷
1960年8月17日 …… 182
№03970，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近来关于和平共处的言论
1960年8月17日 …… 183
№20737-3，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支持苏共的立场
1960年8月18日 …… 185
№03972，契尔沃年科与朱德和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的成就和中国的困难
1960年8月23日 …… 186
№20738，普扎诺夫与施奈德温特会谈纪要：对中国采取一致行动
1960年8月25日 …… 190
№16674，巴托夫与罗瑞卿会谈纪要：对中国军队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1960年8月25日 …… 192
№25606，契尔沃年科与沙拉夫会谈纪要：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生活状况
1960年8月26日 …… 198
№16673，巴托夫致马利诺夫斯基等报告：关于在华苏联军事专家的撤离
1960年8月28日 …… 200
№03974，契尔沃年科与彭真会谈纪要：中共同意派代表团赴莫斯科

1960 年 9 月 3 日 …… 204
№03971,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情报资料:中共与兄弟党的联系
1960 年 9 月 10 日 …… 205
№03973,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关于中苏两党将在莫斯科的会谈
1960 年 9 月 12 日 …… 213
№03975,图加里诺夫的报告:中苏关系影响到对待大使的态度
1960 年 9 月 14 日 …… 215
№10279,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会谈记录(摘录)
1960 年 9 月 17—20 日 …… 217
№00597,米高扬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1949 年 1—2 月的中国之行
1960 年 9 月 22 日 …… 220
№24149,谢列平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1 周年的贺信
1960 年 9 月 23 日以前 …… 228
№23039,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国牧民破坏苏联国界
1960 年 9 月 28 日 …… 229
№20739,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中国的经济困难
1960 年 9 月 29 日 …… 231
№03976,雷巴尔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学员在课堂上挑起辩论
1960 年 9 月 30 日 …… 232
№20740-1,普扎诺夫与巴格达诺夫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华情况
1960 年 10 月 7 日 …… 234
№20740-2,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朝鲜期待赫鲁晓夫来访
1960 年 10 月 8 日 …… 235
№10389,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错误对待《苏中友谊》杂志中国专家的问题
1960 年 10 月 18 日 …… 237
№09880,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等会谈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声明的争论
1960 年 11 月 26 日 …… 238
№03977,苏联驻华使馆的情况通报:关于中国电影《永恒的友谊》
1960 年 11 月 29 日 …… 246
№03979,苏达利科夫致安德罗波夫报告:苏联驻华使馆技术工人李山东被解职
1960 年 11 月 30 日 …… 248
№03460,罗高寿与李山东谈话纪要:中国人员在苏联使馆的工作情况
1960 年 11 月 30 日 …… 249
№25284,外交部远东司提供的资料:中国领导人关于对外政策重大问题的表述
1960 年 12 月 9 日 …… 251

№1383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莫斯科会议情况总结
1960 年 12 月 13 日 …… 253
№25285,勃列日涅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讨论
1960 年 12 月 14 日 …… 254
№09902,契尔沃年科与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评论
1960 年 12 月 26 日 …… 257
№25288,周恩来致赫鲁晓夫电：拟讨论苏联物价调整后的汇率问题
1960 年 12 月 27 日 …… 260
№1383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
1960 年 12 月 30 日 …… 261

1961 年

№20813－8,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总结
1961 年 1 月 18 日 …… 262
№24165,德拉贡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留学生张舵全在苏联擅自外出
1961 年 2 月 18 日 …… 290
№25293,契尔沃年科与刘少奇谈话纪要：中国的农业形势和粮食困难
1961 年 2 月 23 日 …… 291
№13834,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
1961 年 2 月 24 日 …… 294
№25300,库兹涅佐夫致刘晓函：苏联物价调整后的中苏货币汇率
1961 年 3 月 23 日 …… 295
№25301,费留宾接见张德群谈话纪要：请求苏联帮助中国印制纸币
1961 年 3 月 24 日 …… 296
№25302,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向中国提供 100 万吨粮食和 50 万吨糖
1961 年 3 月 31 日 …… 297
№21895,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1961 年 4 月 6 日 …… 298
№21896,库兹涅佐夫致苏共中央函：外交部关于与周恩来会谈的指示电
1961 年 5 月 16 日 …… 299
№21899,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
1961 年 5 月 17 日 …… 303
№21900,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对中国朋友的回复问题
1961 年 5 月 17 日 …… 303
№13835,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给中国的答复

1961 年 5 月 17 日 …… 304
№08105,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问题
1961 年 6 月 5 日 …… 305
№13735,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
1961 年 6 月 25 日 …… 307
№20280,赫鲁晓夫与胡志明谈话记录：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错误
1961 年 8 月 17 日 …… 311
№20281,赫鲁晓夫与胡志明谈话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的根子在中国
1961 年 8 月 19 日 …… 320
№13007,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邀请中国参加联合国裁军委员会
1961 年 9 月 15 日 …… 326
№13008,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函：中国参加联合国裁军委员会问题
1961 年 9 月 22 日 …… 328
№09881,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苏阿关系问题
1961 年 9 月 30 日 …… 330
№13836,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
1961 年 10 月 7 日 …… 332
№11459,托夫马相的政治报告：1960 年莫斯科会议后越南劳动党的动向
1961 年 10 月 17 日 …… 333
№13009,华沙条约国致中、朝、越、蒙党中央呼吁书：协商国际问题的方式
1961 年 10 月 31 日 …… 344
№11460,莫利亚科夫致托夫马相电：注意越南对苏共二十二大的反应
1961 年 11 月 17 日 …… 345
№25314,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要求苏联提供米格-21 飞机技术援助
1961 年 11 月 30 日 …… 346
№10203,莫利亚科夫提供的资料分析：关于越南南方的局势
1961 年 12 月 22 日 …… 347
№20789,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工业企业谈判
1961 年 12 月 26 日 …… 351
№20790,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工业企业总体情况
1961 年 12 月 26 日 …… 353
№2078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方谈判如何实现苏中协定问题
1961 年 12 月 28 日 …… 355
№2190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起草苏共、中共和阿劳动党之间关系的文件
1961 年 12 月 28 日 …… 360

№13837,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准备给中共和印尼共的文件
1961 年 12 月 28 日 …… 361

1962 年

№10285,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印共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
1962 年 1 月 17 日 …… 363
№10286,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感谢苏共对印共的帮助
1962 年 1 月 27 日 …… 364
№20005,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如何改善中苏两党关系
1962 年 3 月 1 日 …… 364
№20791,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关系的报告
1962 年 3 月 5 日 …… 368
№09984,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关于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问题
1962 年 4 月 9 日 …… 368
№20793,波诺马廖夫的报告：各国共产党对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的反应
1962 年 4 月 9 日 …… 371
№20792,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口头传达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
1962 年 4 月 14 日 …… 372
№13838,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对中共中央来信的答复
1962 年 4 月 17 日 …… 372
№13737,贝内迪克托夫与梅农会谈纪要：苏联援建印度航空工厂等问题
1962 年 4 月 17 日 …… 373
№25954,奇韦尔特科致乌苏巴里耶夫报告：安置越界到吉尔吉斯的中国公民
1962 年 4 月 26 日 …… 375
№25958,吉尔吉斯党和政府决议：安置越境到苏联的中国公民
1962 年 5 月 4 日 …… 376
№13745,贝内迪克托夫与陈皓会谈纪要：改善印中关系等问题
1962 年 5 月 19 日 …… 378
№20794,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批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
1962 年 5 月 31 日 …… 379
№13746,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纪要：克什米尔决议案等问题
1962 年 6 月 6 日 …… 380
№13750,切尔卡索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中印关系等问题
1962 年 7 月 7 日 …… 381
№13751,切尔卡索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

1962 年 7 月 14 日 …… 382
№13752,切尔卡索夫与叶成章会谈纪要：中印关系紧张化等问题
1962 年 7 月 26 日 …… 384
№20027,莫斯科夫斯基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欢迎新任苏联驻朝鲜大使
1962 年 8 月 14 日 …… 385
№13754,贝内迪克托夫与梅农会谈记录：关于印中边界冲突等问题
1962 年 8 月 26 日 …… 386
№13756,贝内迪克托夫与拉达克里希南会谈记录：印度对领土争端的态度
1962 年 9 月 4 日 …… 387
№13760,贝内迪克托夫与叶成章会谈记录：中国对尼赫鲁声明的立场
1962 年 10 月 1 日 …… 389
№13759,贝内迪克托夫与达特会谈记录：帮助印度建设米格飞机制造厂
1962 年 10 月 2 日 …… 391
№24203,库兹涅佐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请求协助引渡叛逃分子
1962 年 10 月 5 日 …… 392
№10391,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时间
1962 年 10 月 9 日 …… 393
№10287,贝内迪克托夫与叶成章谈话纪要：中国对处理中印危机的立场
1962 年 10 月 10 日 …… 393
№13839,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寻求化解中印冲突
1962 年 10 月 11 日 …… 394
№13840,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赞成消除中印之间的冲突
1962 年 10 月 14 日 …… 395
№24196,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中苏友协代表团访苏情况
1962 年 10 月 15 日 …… 396
№13764,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中印冲突对印共的影响
1962 年 10 月 15 日 …… 397
№25605,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记录：中蒙边界谈判问题
1962 年 10 月 17 日 …… 400
№13762,贝内迪克托夫与德赛会谈记录：通报印度对边界冲突的立场
1962 年 10 月 18 日 …… 403
№20795,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给苏联驻印度大使的指示
1962 年 10 月 18 日 …… 404
№13763,印度大使馆致苏联外交部函：中国军队袭击印度哨所
1962 年 10 月 22 日 …… 408

№13765,什佩季科与扎伊帕尔会谈记录：关于中印边界的严峻局势
1962年10月24日 …… 409
№13766,贝内迪克托夫与考尔会谈记录：印度对边界冲突的立场
1962年10月24日 …… 410
№10288,贝内迪克托夫与南布迪里巴德谈话记录：印共不理解苏联的立场
1962年10月26日 …… 412
№13712,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印度对解决边界争端的条件
1962年10月30日 …… 414
№10289,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印度政府对中国的看法
1962年11月2日 …… 415
№13715,贝内迪克托夫与丹吉会谈记录：印共对中共的谴责
1962年11月4日 …… 417
№13719,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重申印度对和平谈判的立场
1962年11月5日 …… 420
№13716,普希金与考尔会谈记录：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
1962年11月13日 …… 422
№13717,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请求苏联关注印度的民族感情
1962年11月14日 …… 424
№13718,贝内迪克托夫与丹吉会谈记录：印共代表将访问苏联和中国
1962年11月14日 …… 425
№13729,马立克与考尔会谈记录：苏联暂不向印度提供米格飞机
1962年11月23日 …… 429
№24201,哈尔拉莫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俄语频道大量广播阿尔巴尼亚材料
1962年12月7日 …… 431
№13731,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印度对中印冲突的立场
1962年12月12日 …… 432
№13732,贝内迪克托夫与南布迪里巴德会谈记录：印共与中共的关系
1962年12月27日 …… 436

第九卷(1959.10—1962.12)

目　　录

1959 年

№26593，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纪要
1959 年 10 月 12 日 …… 13
№26594，西卢亚诺夫致马克萨廖夫报告：苏中科技合作第十次会议
1959 年 10 月 12 日以后 …… 15
№09909，安东诺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关于台湾问题和中印关系
1959 年 10 月 14 日 …… 18
№13830，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赫鲁晓夫访问中国
1959 年 10 月 15 日 …… 24
№20781，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赫鲁晓夫访问中国
1959 年 10 月 15 日 …… 25
№13588，贝内迪克托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印度可能爆发新的反华运动
1959 年 10 月 20 日 …… 25
№26595，鲁缅采夫的报告：苏联高校在科研项目方面提供的帮助
1959 年 10 月 20 日以后 …… 26
№24972，列夫金等与谢甫生会谈纪要：关于援助蒙古的问题
1959 年 10 月 22 日 …… 37
№13587，贝内迪克托夫与高士会谈纪要：印中关系恶化的影响
1959 年 10 月 26 日 …… 41
№20637，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乔晓光评价赫鲁晓夫访美
1959 年 10 月 27 日 …… 44
№09871，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中国对赫鲁晓夫访美的反映
1959 年 11 月 4 日 …… 45
№09970，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加强中苏友好和团结
1959 年 11 月 6 日 …… 47
№13589，普希金与梅农会谈纪要：通报中印冲突新情况
1959 年 11 月 13 日 …… 49
№24792，列瓦达的报告：关于在中国出差和调查的情况
1959 年 12 月 …… 50

№20638，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印度的反华活动
1959年12月1日 …… 55
№10462，赫鲁晓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备忘录：关于裁军问题的决议
1959年12月8日 …… 57
№24957，杰缅季耶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向中国提供设备
1959年12月11日 …… 61
№26596，苏洛耶夫致马克萨廖夫报告：向中国供货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1959年12月12日 …… 62
№09068，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赫鲁晓夫关于单方面裁军的提议
1959年12月14日 …… 63
№08103，苏斯洛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函：呈送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报告
1959年12月18日 …… 64
№26597，苏联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向中苏合作委员会提交的技术文件清单
1959年12月18日 …… 79
№26598，希涅里尼科夫的报告：综合利用固体可燃矿物合作项目完成情况
1959年12月30日以前 …… 80
№16669，葛罗米柯致伏罗希洛夫等函：访问印度的谈话提要
1959年12月31日 …… 81
№26599，关于1959年苏中高校科学研究合作完成情况的报告
1959年12月31日以后 …… 85

1960年

№20725，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通报裁军和农业发展情况
1960年1月15日 …… 91
№24959，全苏天然气研究所专家组的报告：关于在中国出差的情况
1960年2月2日 …… 92
№20726-1，金昌凤在建军节的报告：没有提及苏联经验和中国的帮助
1960年2月7日 …… 95
№20726-2，普扎诺夫与金一谈话纪要：关于签订苏朝同盟条约问题
1960年2月10日 …… 96
№13401，莫洛托夫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招待会上的讲话
1960年2月14日 …… 97
№16670，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与刘长胜会谈纪要：中苏友协代表团访苏
1960年2月24日 …… 99
№24931-1，奥斯特洛乌莫夫访华报告：中国的法学研究(节选)

1960 年 3 月 …… 101
№03967,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邀请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
1960 年 5 月 17 日 …… 103
№13402,莫洛托夫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招待会上的讲话
1960 年 5 月 28 日 …… 105
№13831,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
1960 年 6 月 2 日 …… 106
№21889,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给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的信
1960 年 6 月 2 日 …… 107
№20734-1,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邀请金日成访苏
1960 年 6 月 5 日 …… 110
№20734-2,普扎诺夫与金昌满会谈纪要:金日成访苏及布加勒斯特会议
1960 年 6 月 7 日 …… 111
№23038,谢列平致苏共中央函:递交中国政府支持苏联裁军提案的声明
1960 年 6 月 13 日 …… 112
№16671,葛罗米柯致赫鲁晓夫函:呈送苏联参赞与蒙古外长谈话纪要
1960 年 6 月 13 日 …… 114
№20735-1,苏联领导人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通报世界工联会议情况
1960 年 6 月 15 日 …… 115
№20735-2,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宣读毛泽东与尤金的会谈记录
1960 年 6 月 16 日 …… 116
№20735-3,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邀请赫鲁晓夫访问朝鲜
1960 年 6 月 17 日 …… 118
№20735-4,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对中国批评苏联表示愤怒
1960 年 6 月 18 日 …… 119
№20735-5,普扎诺夫与方学世谈话纪要:金日成通报莫斯科之行
1960 年 6 月 25 日 …… 120
№03968,苏达利科夫与巴什基洛会谈纪要:中共代表团在罗马尼亚的表现
1960 年 7 月 1 日 …… 121
№08104,科兹洛夫提交的报告草稿: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
1960 年 7 月 13 日 …… 122
№23005,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总结
1960 年 7 月 15 日 …… 149
№23008,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赫鲁晓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发言
1960 年 7 月 16 日 …… 153

№23009，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通过科兹洛夫的报告
1960年7月16日 …… 164
№09979，苏联驻华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照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
1960年7月18日 …… 165
№03969，伊利切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停止出版《苏中友谊》和《友好报》
1960年7月21日 …… 167
№20736-1，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赫鲁晓夫访朝及苏联撤退在华专家
1960年7月24—26日 …… 168
№20736-2，普扎诺夫与朴金喆会谈纪要：评价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
1960年7月30日 …… 172
№20736-3，普扎诺夫与方学世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内的亲华派和亲苏派
1960年7月31日 …… 174
№13732，契尔沃年科与陈毅会谈纪要：苏联撤退专家对中国的影响
1960年8月4日 …… 176
№20737-1，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赫鲁晓夫推迟访朝
1960年8月11日 …… 178
№20737-2，普扎诺夫与朴金喆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反对中国的立场
1960年8月13日 …… 179
№03978，苏达利科夫与罗贵波会谈纪要：关于中苏边境纠纷
1960年8月17日 …… 182
№03970，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近来关于和平共处的言论
1960年8月17日 …… 183
№20737-3，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支持苏共的立场
1960年8月18日 …… 185
№03972，契尔沃年科与朱德和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的成就和中国的困难
1960年8月23日 …… 186
№20738，普扎诺夫与施奈德温特会谈纪要：对中国采取一致行动
1960年8月25日 …… 190
№16674，巴托夫与罗瑞卿会谈纪要：对中国军队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1960年8月25日 …… 192
№25606，契尔沃年科与沙拉夫会谈纪要：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生活状况
1960年8月26日 …… 198
№16673，巴托夫致马利诺夫斯基等报告：关于在华苏联军事专家的撤离
1960年8月28日 …… 200
№03974，契尔沃年科与彭真会谈纪要：中共同意派代表团赴莫斯科

1960 年 9 月 3 日 …… 204
№03971,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情报资料：中共与兄弟党的联系
1960 年 9 月 10 日 …… 205
№03973,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关于中苏两党将在莫斯科的会谈
1960 年 9 月 12 日 …… 213
№03975,图加里诺夫的报告：中苏关系影响到对待大使的态度
1960 年 9 月 14 日 …… 215
№10279,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会谈记录(摘录)
1960 年 9 月 17—20 日 …… 217
№00597,米高扬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1949 年 1—2 月的中国之行
1960 年 9 月 22 日 …… 220
№24149,谢列平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1 周年的贺信
1960 年 9 月 23 日以前 …… 228
№23039,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国牧民破坏苏联国界
1960 年 9 月 28 日 …… 229
№20739,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中国的经济困难
1960 年 9 月 29 日 …… 231
№03976,雷巴尔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学员在课堂上挑起辩论
1960 年 9 月 30 日 …… 232
№20740-1,普扎诺夫与巴格达诺夫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华情况
1960 年 10 月 7 日 …… 234
№20740-2,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朝鲜期待赫鲁晓夫来访
1960 年 10 月 8 日 …… 235
№10389,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错误对待《苏中友谊》杂志中国专家的问题
1960 年 10 月 18 日 …… 237
№09880,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等会谈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声明的争论
1960 年 11 月 26 日 …… 238
№03977,苏联驻华使馆的情况通报：关于中国电影《永恒的友谊》
1960 年 11 月 29 日 …… 246
№03979,苏达利科夫致安德罗波夫报告：苏联驻华使馆技术工人李山东被解职
1960 年 11 月 30 日 …… 248
№03460,罗高寿与李山东谈话纪要：中国人员在苏联使馆的工作情况
1960 年 11 月 30 日 …… 249
№25284,外交部远东司提供的资料：中国领导人关于对外政策重大问题的表述
1960 年 12 月 9 日 …… 251

№13832,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莫斯科会议情况总结
1960 年 12 月 13 日 ………………………………………… 253
№25285,勃列日涅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讨论
1960 年 12 月 14 日 ………………………………………… 254
№09902,契尔沃年科与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评论
1960 年 12 月 26 日 ………………………………………… 257
№25288,周恩来致赫鲁晓夫电：拟讨论苏联物价调整后的汇率问题
1960 年 12 月 27 日 ………………………………………… 260
№1383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
1960 年 12 月 30 日 ………………………………………… 261

1961 年

№20813－8,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总结
1961 年 1 月 18 日 ………………………………………… 262
№24165,德拉贡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留学生张舵全在苏联擅自外出
1961 年 2 月 18 日 ………………………………………… 290
№25293,契尔沃年科与刘少奇谈话纪要：中国的农业形势和粮食困难
1961 年 2 月 23 日 ………………………………………… 291
№13834,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
1961 年 2 月 24 日 ………………………………………… 294
№25300,库兹涅佐夫致刘晓函：苏联物价调整后的中苏货币汇率
1961 年 3 月 23 日 ………………………………………… 295
№25301,费留宾接见张德群谈话纪要：请求苏联帮助中国印制纸币
1961 年 3 月 24 日 ………………………………………… 296
№25302,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向中国提供 100 万吨粮食和 50 万吨糖
1961 年 3 月 31 日 ………………………………………… 297
№21895,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1961 年 4 月 6 日 ………………………………………… 298
№21896,库兹涅佐夫致苏共中央函：外交部关于与周恩来会谈的指示电
1961 年 5 月 16 日 ………………………………………… 299
№21899,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
1961 年 5 月 17 日 ………………………………………… 303
№21900,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对中国朋友的回复问题
1961 年 5 月 17 日 ………………………………………… 303
№13835,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给中国的答复

1961 年 5 月 17 日 …… 304
№08105,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问题
1961 年 6 月 5 日 …… 305
№13735,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
1961 年 6 月 25 日 …… 307
№20280,赫鲁晓夫与胡志明谈话记录: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错误
1961 年 8 月 17 日 …… 311
№20281,赫鲁晓夫与胡志明谈话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的根子在中国
1961 年 8 月 19 日 …… 320
№13007,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邀请中国参加联合国裁军委员会
1961 年 9 月 15 日 …… 326
№13008,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函:中国参加联合国裁军委员会问题
1961 年 9 月 22 日 …… 328
№09881,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苏阿关系问题
1961 年 9 月 30 日 …… 330
№13836,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
1961 年 10 月 7 日 …… 332
№11459,托夫马相的政治报告:1960 年莫斯科会议后越南劳动党的动向
1961 年 10 月 17 日 …… 333
№13009,华沙条约国致中、朝、越、蒙党中央呼吁书:协商国际问题的方式
1961 年 10 月 31 日 …… 344
№11460,莫利亚科夫致托夫马相电:注意越南对苏共二十二大的反应
1961 年 11 月 17 日 …… 345
№25314,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要求苏联提供米格-21 飞机技术援助
1961 年 11 月 30 日 …… 346
№10203,莫利亚科夫提供的资料分析:关于越南南方的局势
1961 年 12 月 22 日 …… 347
№20789,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工业企业谈判
1961 年 12 月 26 日 …… 351
№20790,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工业企业总体情况
1961 年 12 月 26 日 …… 353
№2078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方谈判如何实现苏中协定问题
1961 年 12 月 28 日 …… 355
№2190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起草苏共、中共和阿劳动党之间关系的文件
1961 年 12 月 28 日 …… 360

№13837,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准备给中共和印尼共的文件
1961 年 12 月 28 日 …… 361

1962 年

№10285,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印共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
1962 年 1 月 17 日 …… 363
№10286,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感谢苏共对印共的帮助
1962 年 1 月 27 日 …… 364
№20005,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如何改善中苏两党关系
1962 年 3 月 1 日 …… 364
№20791,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关系的报告
1962 年 3 月 5 日 …… 368
№09984,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关于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问题
1962 年 4 月 9 日 …… 368
№20793,波诺马廖夫的报告：各国共产党对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的反应
1962 年 4 月 9 日 …… 371
№20792,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口头传达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
1962 年 4 月 14 日 …… 372
№13838,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对中共中央来信的答复
1962 年 4 月 17 日 …… 372
№13737,贝内迪克托夫与梅农会谈纪要：苏联援建印度航空工厂等问题
1962 年 4 月 17 日 …… 373
№25954,奇韦尔特科致乌苏巴里耶夫报告：安置越界到吉尔吉斯的中国公民
1962 年 4 月 26 日 …… 375
№25958,吉尔吉斯党和政府决议：安置越境到苏联的中国公民
1962 年 5 月 4 日 …… 376
№13745,贝内迪克托夫与陈皓会谈纪要：改善印中关系等问题
1962 年 5 月 19 日 …… 378
№20794,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批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
1962 年 5 月 31 日 …… 379
№13746,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纪要：克什米尔决议案等问题
1962 年 6 月 6 日 …… 380
№13750,切尔卡索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中印关系等问题
1962 年 7 月 7 日 …… 381
№13751,切尔卡索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

1962 年 7 月 14 日 …………………………………………………… 382
№13752,切尔卡索夫与叶成章会谈纪要:中印关系紧张化等问题
1962 年 7 月 26 日 …………………………………………………… 384
№20027,莫斯科夫斯基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欢迎新任苏联驻朝鲜大使
1962 年 8 月 14 日 …………………………………………………… 385
№13754,贝内迪克托夫与梅农会谈记录:关于印中边界冲突等问题
1962 年 8 月 26 日 …………………………………………………… 386
№13756,贝内迪克托夫与拉达克里希南会谈记录:印度对领土争端的态度
1962 年 9 月 4 日 …………………………………………………… 387
№13760,贝内迪克托夫与叶成章会谈记录:中国对尼赫鲁声明的立场
1962 年 10 月 1 日 …………………………………………………… 389
№13759,贝内迪克托夫与达特会谈记录:帮助印度建设米格飞机制造厂
1962 年 10 月 2 日 …………………………………………………… 391
№24203,库兹涅佐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请求协助引渡叛逃分子
1962 年 10 月 5 日 …………………………………………………… 392
№10391,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时间
1962 年 10 月 9 日 …………………………………………………… 393
№10287,贝内迪克托夫与叶成章谈话纪要:中国对处理中印危机的立场
1962 年 10 月 10 日 …………………………………………………… 393
№13839,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寻求化解中印冲突
1962 年 10 月 11 日 …………………………………………………… 394
№13840,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赞成消除中印之间的冲突
1962 年 10 月 14 日 …………………………………………………… 395
№24196,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中苏友协代表团访苏情况
1962 年 10 月 15 日 …………………………………………………… 396
№13764,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中印冲突对印共的影响
1962 年 10 月 15 日 …………………………………………………… 397
№25605,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记录:中蒙边界谈判问题
1962 年 10 月 17 日 …………………………………………………… 400
№13762,贝内迪克托夫与德赛会谈记录:通报印度对边界冲突的立场
1962 年 10 月 18 日 …………………………………………………… 403
№20795,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给苏联驻印度大使的指示
1962 年 10 月 18 日 …………………………………………………… 404
№13763,印度大使馆致苏联外交部函:中国军队袭击印度哨所
1962 年 10 月 22 日 …………………………………………………… 408

№13765,什佩季科与扎伊帕尔会谈记录：关于中印边界的严峻局势
1962 年 10 月 24 日 …… 409
№13766,贝内迪克托夫与考尔会谈记录：印度对边界冲突的立场
1962 年 10 月 24 日 …… 410
№10288,贝内迪克托夫与南布迪里巴德谈话记录：印共不理解苏联的立场
1962 年 10 月 26 日 …… 412
№13712,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印度对解决边界争端的条件
1962 年 10 月 30 日 …… 414
№10289,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印度政府对中国的看法
1962 年 11 月 2 日 …… 415
№13715,贝内迪克托夫与丹吉会谈记录：印共对中共的谴责
1962 年 11 月 4 日 …… 417
№13719,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重申印度对和平谈判的立场
1962 年 11 月 5 日 …… 420
№13716,普希金与考尔会谈记录：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
1962 年 11 月 13 日 …… 422
№13717,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请求苏联关注印度的民族感情
1962 年 11 月 14 日 …… 424
№13718,贝内迪克托夫与丹吉会谈记录：印共代表将访问苏联和中国
1962 年 11 月 14 日 …… 425
№13729,马立克与考尔会谈记录：苏联暂不向印度提供米格飞机
1962 年 11 月 23 日 …… 429
№24201,哈尔拉莫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俄语频道大量广播阿尔巴尼亚材料
1962 年 12 月 7 日 …… 431
№13731,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印度对中印冲突的立场
1962 年 12 月 12 日 …… 432
№13732,贝内迪克托夫与南布迪里巴德会谈记录：印共与中共的关系
1962 年 12 月 27 日 …… 436

№26593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纪要

（1959年10月12日[①]）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纪要

工作会议于1959年10月5日至12日

在北京举行

参加工作会议的人员：

苏方：

委员会苏方组主席——Н. М. 西卢亚诺夫

委员会苏方组成员：В. К. 罗斯托茨基、П. Г. 特列季亚科夫、С. Я. 符明

委员会苏方组成员兼学术秘书：Ф. И. 克列伊梅诺夫

中方：

委员会中方组主席——韩光

委员会中方组成员：李昌、钱信忠、刘冰、杨显东、江泽民、李苏、严济慈、张化东

委员会中方组学术秘书：程兵

工作会议主席：韩光

工作会议秘书：程兵

苏中科学技术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工作会议议程：

一、审议苏方提出的关于向中方转交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的问题；

二、审议中方提出的关于向苏方转交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的问题；

三、审议关于补充增加苏中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建立直接联系的数量问题；

四、通报双方关于委员会上次工作会议采取决议的完成情况；

五、通报双方5年来科学技术合作和该领域经验交流的总结；

六、确定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工作会议的会期安排。

苏中科学技术委员会在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基础上，

①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讨论了第十次工作会议议程中指出的问题，通过以下决议：

一、鉴于中方同意满足苏方提出的关于转让科学技术领域经验的请求，中国机构向26位苏联专家介绍了12个项目的科技成果和生产经验，见附录一；并向苏联机构转交了79个项目的技术资料，见附录二。

双方确认，中国机构在第十次与第十一次工作会议休会期间，向苏联机构转交了21个项目的技术文件，见附录三。

二、鉴于苏方同意满足中方提出的关于转让科学技术领域经验的请求，苏联机构向18位中国专家介绍了10个项目的科技成果和生产经验，见附录四；并向中国机构转交了228个项目的技术资料，见附录五。

双方确认，苏联机构在第七次与第八次工作会议休会期间，向中国机构转交了33个项目的技术文件，见附录六。

三、双方同意在科学技术合作领域的对口设计单位之间建立直接联系，见附录七。

四、双方通报了上一次工作会议通过决议的完成情况，同意解除履行和延后项目完成期限，见附录八和附录九。

五、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关于苏中科学技术合作方面双方所做的工作。

双方满意地提到了在苏中科学技术合作领域5年来取得的巨大成绩。合作5年来，苏联向中国转交了近5 000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文件，向中国派遣了超过230名学术访问学者和提供技术援助的专家，接待了近1 000名中国专家前来考察、提高技能培训和实习。同时，中国向苏联转交了近700个项目的技术文件，接待了近300位苏联专家考察和进行共同研究。苏中科技合作不仅促进了两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繁荣，还加强了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完全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崇高精神。双方也指出，在我们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共同的不足。

双方提出申请的项目没有充分论证和准确表述，所申请项目的审议时间过长。一些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联系发展不够，特别是在联合研制专题科研项目的领域。关于相互感兴趣的两国国民经济中实现的科技成果和经验的情况相互通报不够。

由于两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强合作，消除不足，利用取得的积极经验，要更广泛和及时地交换科技成果和经验，更好地促进两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因此，双方认为，必须要：

在双方的项目申请中要尽力做到充分论证，有具体准确的内容，并提前告知；

更坚决地实现苏中委员会第七次工作会议关于加快双方申请审议进度的决议；

未来要对相互感兴趣的两国国民经济中实现科技成果和经验的情况进行通报；

尽力发展和加强两国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以及协助他们对完成试验研究工作中所获初步结果建立相互通报机制。

六、双方决定，苏中委员会第十一次工作会议将于1960年5月初在莫斯科召开。

本纪要于1959年10月12日在北京签署,共有9个附件①,是本纪要不可分割的部分。中俄文正本2份,双方各持1份,且两种语言的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委员会苏方组主席
H. M. 西卢亚诺夫
委员会中方组主席
韩光

ГАЭРФ, ф. 09493, оп. 1, д. 1022, л. 1-4

№26594

西卢亚诺夫致马克萨廖夫报告:苏中科技合作第十次会议

(1959年10月12日以后②)

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
Ю. Е. 马克萨廖夫:

关于苏中科学技术合作第十次工作会议的汇报

根据苏中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的决议及1959年9月10日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会决议,1959年10月5—12日在北京召开了苏中科学技术合作第十次工作会议。

会上讨论了如下问题:

——关于相互交换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

——关于补充追加苏联和中国对口项目单位的数量,使其相互之间合理地建立直接的合作;

——关于委员会上届工作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

——双方通报苏联和中国5年来科学技术合作的总结。

根据委员会签署的第十次工作会议的纪要,苏联机构将在1959年第四季度和1960年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文件所提到的附录。——编注
②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上半年向中国机构转交261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文件，其中在休会期已经转交了33个项目的文件。同时中国机构向苏联机构转交了100个项目的文件，其中在休会期转交了21个项目的文件。

苏联机构在1959年第四季度和1960年上半年将接待18位中国专家，并让他们考察苏联10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同时中国机构在这段时期也将接待26位苏联专家，并让他们考察中国12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

双方同意，对委员会之前通过的决议进行补充，让苏联国家矿业企业设计院与中国鞍山矿业设计院在科学技术合作领域建立直接联系，还有交换执行上次会议通过决议的信息。

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恰逢苏联和中国之间签订《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5周年之际。第十次工作会议听取了双方关于苏联和中国5年来科学技术合作的总结。

委员会中方组主席韩光同志在第十次工作会议上通报的中方信息中强调，采用苏联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在加快中国国民经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技术改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采用苏联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的同时，在工厂设计和建设领域，以及重要工业品的设计和掌握生产领域，中国用几年的时间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韩光说："比如像冶金业，目前我们已经不仅可以自行设计和建造中小型冶金企业，还可以设计和建造大型冶金企业，能冶炼出超过500个牌号的钢，以及能生产出6 000种由不同钢牌号的钢轧制出的钢材。因此，轧钢的自给率可达我们国家建设所必需的总轧钢数量的90%。完整的机械制造体系已经基本建成。如果之前我们只能够进行维修工作和生产普通机械和设备，那现在我们已经转向生产重要的大型的新型精密机械设备和仪器。有能力设计和生产容量达1 386立方米和1 513立方米的高炉、1 150毫米的初轧机、载重量达10 000吨的货轮、功率达72 500千瓦的水力机组、50 000千瓦发电机组的成套设备和超过250种金属切削的车床。截至本年度末，中国国民经济所需设备的自给率达到了80%。在电力工业领域，我们已经设计了装机容量约为100万千瓦的大型水力发电站，以及装机容量为65万千瓦的热电站。由于苏联提供的技术图纸，在化工领域我们已经有能力生产一些重要的化学产品，像化肥、化纤和塑料、高品质绝缘材料、航空涂料、有机玻璃等。在煤炭工业领域，我们已经有能力生产较为复杂的采煤设备和设计现代的矿井。在苏联采用的液压采煤技术，被迅速掌握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应用。石油工业、建筑、交通及其他领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同样得到了大幅提升。从这些举例可以看出，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是由于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兄弟般全面而系统的帮助。

"通过科学技术合作这条线展开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交换，不仅直接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面提升，以及两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还在两国学者专家和科技工作者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请允许我代表委员会中方组向委员会苏方组的所有成员，并通过您向苏联参与实现科学技术合作的学者、科技工作者和专家表示深深的感谢。我们对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向中国人民提供的兄弟般无私的帮助致以深深的谢意。"

在已初步获得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同意的苏方的通报中,表明了科学技术合作与发展和深化苏中经济关系的共同任务间有斩不断的联系。在通报中指出,5 年来,苏中科学技术合作根据委员会工作会议决议,共向中国转交了 1 169 个基本建设项目,3 704 套机械设备制造图纸,1 018 套各种生产工艺流程组织的文件,及 3 094 套不同行业的技术文件。向中国转交的科学技术文件的总数中,约 70%集中在重工业行业。同期从中国获得 3 个基本建设项目,188 套机械设备制造图纸,97 套工艺文件和 299 套行业技术文献和文件。所获的大部分文件涉及农业、纺织业、轻工业和食品业,还有卫生保健领域。最近从中国的申请及相应获得的文件涉及机械制造、化学、冶金、矿业和建筑。

在苏方的通报中表明,共有 158 家苏联科研院所与设计单位与 88 家中国相应的对口单位展开了直接的联系与合作,指出了加强独立科研项目共同研发的必要性,并列出了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利用所获中国经验和成果方面的数据(列举了实例)。

在通报了 1954 年 10 月 12 日签署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框架下苏方完成的科学技术合作的工作量的同时,通报中还表明了 1958 年 1 月 18 日签署的《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的责任履行情况。

委员会中方组发言的委员们对苏方的通报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在自己的发言中对其用确认的实例以独立的章节进行了补充。

鉴于双方就 5 年来苏中科学技术合作的总结通报交换了意见,双方满意地指出了 5 年来在苏中科学技术合作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苏中科学技术合作促进了两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还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完全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境界。

双方还指出,在实现科学技术合作中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还存在一些共有的不足之处。

双方申请的课题,大多情况依据不足且描述不准确。申请的课题审核时间比较长。在一些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发展得还不是很完善,特别是在独立科技项目的联合研发领域。关于两国在国民经济领域相互利用科技成果和经验方面的信息交换不足。

此外,中方就苏方延期交付执行 1958 年 1 月 18 日协定相关的涉密资料问题提请关注。

为了进一步提高科学技术合作的组织工作,双方认为必须:

尽力使双方的申请更加富有依据,有准确具体的内容,并且提前告知;

更加坚决执行苏中委员会第七次工作会议关于加快审核双方申请的决议;

今后定期交换两国在国民经济领域相互利用科技成果和经验方面的信息。

尽量发展和加强两国对口科研院所与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以及协助组织他们及时对完成试验研究工作时所获的初步结果进行相互通报。

鉴于提出的委员会工作中的不足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会 1959 年 9 月 10 日决议中苏方组根据其报告给出的评价相符,联合会已通过关于在苏中科学技术合作组织中消除现存不足的措施,可保证排除委员会工作中指出的这些不足,因而不建议采取其他任何补充措施。同时委员会苏方组将采取全面措施,以完成 1959 年 9 月 10 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会决议。

委员会中方组主席韩光同志根据中国政府的授权,在 1959 年 10 月 12 日签署第十次工

作会议纪要时，在预先没有通报苏联驻华使馆和委员会苏方组的情况下，向委员会苏方组的委员 Н. М. 西卢亚诺夫同志、Ф. И. 克列伊梅诺夫同志、В. К. 罗斯托茨基同志、П. Г. 特列季亚科夫同志和秘书处高级专家 Б. А. 孔德拉季耶夫同志授予了“中苏友谊”勋章。

此外，还转交了若干枚“中苏友谊”勋章，授予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委员：А. Н. 阿斯科琴斯基同志、К. А. 弗拉索夫同志、М. И. 伊万诺夫同志、В. И. 奥夫相金同志和委员会上届委员：Н. П. 亚历山德罗夫同志、А. В. 戈卢布科夫同志和 А. Л. 马利琴科同志。

签署第十次工作会议纪要时，苏方参与的人员除了代表团之外，还有苏联驻华临时事务代办 С. Ф. 安东诺夫同志和苏联驻华使馆参赞 С. Я. 符明同志和 Н. К. 安德罗索夫同志。

双方决定将于 1960 年 5 月初在莫斯科召开苏中委员会第十一次工作会议。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主席
Н. 西卢亚诺夫(签名)
学术秘书
Ф. 克列伊梅诺夫(签名)

ГАЭРФ, ф. 09493, оп. 1, д. 1003, л. 2－8

№09909

安东诺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关于台湾问题和中印关系

(1959 年 10 月 14 日)

摘自 С. 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 年 10 月 21 日
第 424 号

绝　密
文本第 3 份

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谈话记录

1959 年 10 月 14 日

按照指示，我拜访了毛泽东，并且带给他 Н. С. 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的秘密情报。在

交给毛泽东这份情报文本的时候,我告诉他说,根据中国的新闻报道和中国同志的解释,大使已经深信我们的中国朋友赞成 H. C. 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毛泽东同志回答说,他们完全赞成苏共的这一外交做法,而且他们在看待这一访问的意义上没有分歧。我半开玩笑地问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中苏是否联合得像十个手指一样?毛泽东说,是的,并且补充说,一般来说,如果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同意见的时候,这些分歧就像十个手指之外的一个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像是半个手指一样。就这一点,他继续说道,即使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局部的、暂时的。在大多数问题上,我们联合得就像是十个手指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分歧像是出现在许多个手指上,而不是在一个上,但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所有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始终是一致的。

为了回应毛泽东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我简单地向他透露了有关我所告诉他的情报的要点。毛泽东非常感兴趣地听着,并且在许多地方加进了他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评论。他同意在这份情报中包含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结论,即 H. C. 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将真正缓和国际形势的紧张局面。毛泽东表示非常赞同 H. C. 赫鲁晓夫同志在美国访问时提出的苏联政府关于全面裁军并提交联合国检查的提议。毛泽东说,苏联政府关于全面裁军的提议是解决整个裁军问题真正的最好的方法。他强调说,全面的和完全的裁军是必要的。他接着又说,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中一共有将近 200 万人。中国国内并不需要一支这样规模的军队。控制中国国内局势完全可以由民兵完成,而这些民兵并不是军人,而是在工厂做工。全面裁军的真正效果就是军队的规模会明显地缩小。毛继续说,如果美国缩小他们的军队规模,中国一定会相应地缩减陆海空三军。

毛泽东继续说,在 10 月 14 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将要通过一项承认和支持苏联全面裁军提议的决议。通过这样的方法,苏联的裁军提议将得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

我告诉毛泽东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并批准关于苏联裁军决议的做法,是我们的中国朋友采取的一项非常重要和非常有用的措施。此外,我向毛泽东简要地指出了在 H. C. 赫鲁晓夫访美的报告中所讨论的中美关系问题。

对此,毛泽东指出,H. C. 赫鲁晓夫同志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中,已经坚定地和正确地阐述了台湾问题。毛泽东继续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二战后根据国际协定造成的许多分裂的国家不同(如德国、朝鲜、越南),在台湾问题上,从来就没有任何国际条文曾经提到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相反,甚至在战争期间,开罗宣言已经提出,在军事行动完成之后,台湾将摆脱日本占领者的统治而回归中国。

同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打算向美国发起战争。毛泽东继续说,中国可以等上 10—20 年,甚至 30—40 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到了苏联的经历:22 年(1918—1940 年)来,苏联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使波罗的海国家回到苏联的版图。然而,虽然我们在台湾问题上不发动战争,但我们会经常谈起并声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毛泽东继续说，众所周知，在1958年，中国炮击了台湾海峡的沿海岛屿。这是在美国于中东处于困境之后。毛泽东补充说，从去年的形势来看，这一举动确实是加剧美国困境的有效方法。毛泽东进而又说，是蒋介石他们自己希望而且要求这样一种炮击的。在炮击开始后的最初几天，蒋介石确实怀疑过作为炮击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会占领金门和马祖，这是真实的。但是，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蒋介石很快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没有这个意图。

毛泽东继续说，美国也和蒋介石一样，在两周的时间里，他们曾经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想要占领这些岛屿，后来他们明白了，这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次计划的一部分。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中国朋友的出发点在于这一事实，即美国不会为了几个沿海岛屿发动战争。此外，他又说，去年炮轰这些岛屿是在某些具体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毛泽东提到，情况已经不同了。

接下来，毛泽东主动提到了有关印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边境冲突问题。毛泽东强调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越过喜马拉雅山脉。这是明确规定了的。这是对一块没有意义的领土的争议。"

毛泽东进而又说，尼赫鲁现在一直想在边境地区采取武装行动。他有三个目标：第一，他想给印度共产党一个突然的打击；第二，想要改善印度接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援助的条件；第三，想要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对印度人民的影响。

接着，毛泽东提到了西藏的情况，并指出，西藏目前正在进行民主改革，这正是尼赫鲁感到最可怕的事情。毛泽东继续说，值得注意的是，西藏的广大群众对这次改革具有极大的热情。在西藏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大约有12 000人离开西藏去了印度。其中反动分子、大地主、反动喇嘛、拥有地产的管家和一些其他的人，大约有600—7 000人。大约有5 000人是因为受到胁迫、欺骗或者是恐吓而逃到了印度。这些难民目前表示愿意回到中国。西藏的所有大地主，有80%参与了叛乱，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逃到了印度。但是，仍然有一些大地主留在西藏。

毛泽东说，对于那些留在西藏的大地主，已经对他们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之后能够长期留在中国。

为了表明西藏的特殊地位，毛泽东不得不尽力强调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问题。毛泽东说："达赖喇嘛是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西藏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看待他的。"毛泽东进而又说，达赖喇嘛去了印度倒比留在中国好，如果他留在中国，许多西藏的农民们就不会投入到民主改革中去了。毛泽东继续说，如果我们逮捕达赖，就会引起西藏人民的反抗。

毛泽东补充说，这一点甚至对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民都是很难理解的；只有在西藏，我们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内蒙古、新疆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的中国地区，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尽管如此，西藏的农奴阶级对地主的仇恨和憎恶感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现在，大部分

地主已经离开了西藏,他们的土地都分给了农奴,农奴自发地、热烈地赞成现在正在实施的民主改革。

毛泽东说,西藏的情况的确是非常复杂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毛泽东说,直到现在,在中国甚至还有外国殖民地,比如说澳门。像葡萄牙这样一个小国,400年前就从中国掠走了这样一大块土地。这让我们怎么办?中共中央考虑了这个问题,并且制定出现在不触动澳门的方针。

毛泽东特别提到:"当他们说中国是一个好战的国家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这是真实的,但是,有时在一定的情况下,最有利的是向对方显示自己的稳定。比如说去年,在中东危机中,美国国务院出版了指责中国侵略朝鲜、越南和其他国家的备忘录。但是,美国最终是孤立的。在我们炮击沿海岛屿之后,美国并没有履行保卫金门岛和马祖岛的职责,他们处于了一种被动地位。"毛泽东继续说,在这里似乎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不清楚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很清楚了。他补充说,当然,所说的这一切都与去年秋天的形势有关。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实施这些措施了。毛泽东继续说,总的说来,我们去年所采取的措施,也许可以看作是为美国制造的一系列麻烦中的一部分。这一系列麻烦中的另一部分是苏联制造的柏林问题的发展。中东危机、炮击海岛和柏林问题的发生,所有这些事件都给美国带来了麻烦。毛泽东特别提到,这些事件的发生,为你们在欧洲取得一些成绩提供了可能性。他继续说:"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与美国发生战争,在台湾问题上,也不会和蒋介石发生战争。"

毛泽东说,至于中美关系问题,我们中国已经尽了我们所能。美国人不想承认我们,并且每天进行反对中国的宣传,在报纸上和官方声明中以各种方式诅咒我们。同时,在中美关系中还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台湾问题。毛泽东继续说,关于美国终止占领台湾的期限问题,我们已经有一定准备在这件事上实行妥协。如果美国履行他们的义务,即在一定时期内,比如说5—10年或者15年内撤离台湾,我们就准许美国在台湾待一段时间。毛泽东说,我们和他们做一种交易:你们美国人喜欢哪一种方式——在台湾地区永远保持紧张的局势,还是在一段时期后履行离开台湾的义务?毛泽东评论说,这种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在华沙和美国谈判的时候由中国方面提出的。如果美国同意,那么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就会得到缓解。但是美国人太愚蠢,他们寄希望于动用武力和制造高压。毛泽东继续说,中国没有派飞机飞往台湾,就连中国防空部队的侦察机也没有飞到过那里。同时,一直有美国制造的飞机从台湾飞往大陆,实际上,不久以前,借用从苏联得到的武器,我们在北京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飞机。

我对毛泽东说,从这个军事行动的结果来看,目前,这种武器已经从苏联运到中国,而且我们的中国同志已经使用上了这种武器,并且掌握得很好。但是击落这架飞机的荣誉属于中国防空炮手们。我插话说,我们很高兴听到你们对我们的武器的评价,并且将这次胜利与我们的帮助联系起来。

毛泽东说:"是的,我们将他们联系到一起。"听了苏共中央关于H.C.赫鲁晓夫同志访问

美国的结论的报告，毛泽东又说："你们的估计(比如对苏美关系)是正确的。我们表示同意。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没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进而又说，冷战对美帝国主义者来说，已经慢慢变为一个不利因素了。而只有在冷战真正成为对他们不利因素的时候，美帝国主义者才会结束冷战。毛泽东强调说，在他与 H. C. 赫鲁晓夫同志在 1958 年 7 月至 8 月的会谈中，他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如果美国现在想要结束冷战，似乎对他们不利。毛泽东继续说："但是对我们来说，冷战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如果美国像以前一样，坚持强硬路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得更强硬，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毛泽东随即又说，1957 年 12 月在莫斯科和 1958 年 7 月到 8 月在北京举行的他与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谈中，曾就关于冷战将要成为美国的不利因素，关于哪一方害怕战争和关于好战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特征这些问题，与赫鲁晓夫同志交换了意见。这些集团的特征不仅仅是具有攻击性，当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遇到一些不利情况的时候，如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的行动还具有侵略性。如果我们内部非常稳固，那么这些集团的成员将会采取守势。他们建立基地，就像用水坝阻挡洪水一样。上面提到的各个集团，就像是这种水坝一样。帝国主义者害怕共产主义的细菌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

毛泽东进而又说，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西德和日本。目前，这些国家还没有殖民地，而美国、英国和法国在许多范围内都有势力。毛泽东说，比如说美国，每一件事——从台湾到土耳其，其本质就是"美国的世界"。美国人掠夺了许多东西，他们企图在每一个地方抓住每一件东西，不想让任何东西逃避他们的掌握，甚至是我们中国的金门岛。毛泽东继续说，比如说，在我们看来西柏林的版图并不大，人口也不多，但是，美国人非常害怕失去它，他们从各方面抓住它，他们显然害怕失去西柏林之后，会降低他们的国际威信，就好像他们失去西柏林就会失去其他一切一样。

毛泽东进而又说，至于解决西柏林问题的观点，他认为，西方列强应该开始明显地减少他们在西柏林的驻军。这需要很长时间，大约 10 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那些西方人将被迫完全放弃西柏林。

毛泽东反复说，美国人害怕放弃任何东西。他接着说，但是，现在，即便是在远东，我们也不会碰他们，甚至是在像澳门或金门这些美国力量薄弱的地方。通常，美国不希望我们在任何地方碰他们，哪怕是最轻微的。他们不希望我们碰资本主义势力影响下的任何地方。毛泽东继续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骚扰他们的原因。我们自己有广大的国土，我们可以用 20 或者 30 年，甚至更长时间生存、发展，最后完全战胜资本主义。

毛泽东强调，从总体上讲，国际形势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采取了很好的措施。"毛泽东补充说，帝国主义者有许多弱点。他们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反帝解放运动正在迅速壮大。

毛泽东继续说，至于亚洲，表面上看(这一运动)有所减弱，这是因为在许多亚洲国家，国

内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两个大陆为美国、英国和法国提出了难以解决的麻烦和任务。

同时,毛泽东又说,在与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会谈期间,他已经清楚地表述了这样的看法(从机场到住处的路上),即目前西德和日本对于我们,对于和平事业,是主要的危险。可以说,美国、英国和法国是愿意维持现状的。所以,与美国、英国和法国保持缓和的关系是有可能的。在某些情况下,也不排除联合这些资本主义力量反对西德和日本的可能性。毛泽东说,西德不仅对我们是一个危险,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危险。目前,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因此,它愿意在一定范围维持现状。但是同时,美国人在他们占有有利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的地区制造紧张局势。比如,他们有计划地危害柬埔寨,并且煽动周边国家反对它。美国人甚至想打倒蒋介石,用更加顺从的人替换他。对此,毛泽东讲述了 1957 年 5 月 24 日美国在台湾的大使馆遭到破坏的那天(这件事是由与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关系紧密的人组织的),国民党负责人是如何发现美国讨论推翻蒋介石计划的机密文件的。毛泽东说,这些文件是在美国大使馆遭到破坏的时候,在示威者们用大铁锤砸开的保险柜中发现的。由此可见,美国这个帝国主义者对蒋介石、对苏加诺(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对卡塞姆(伊拉克首相)或者对纳赛尔(埃及总统),实际上没有一点同情心。毛泽东说,所以,资本主义内部有着尖锐的冲突。

毛泽东同志对给他的那个机密报告表示感谢。他请求我们代他向 H. C. 赫鲁晓夫同志和那些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庆典的所有的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的成员们表示问候。

我本人对这次谈话向毛泽东表示感谢,并且简要地向他讲述了苏联 1959 年经济计划的进展情况,及已经开始的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的准备情况。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取了这些。

大使馆顾问 Б. Н. 魏列夏金同志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翻译阎明复参加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C. 安东诺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大使馆以前曾以电报方式发送过该资料。已用于工作中。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①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235, л. 89-96

① 此处手写日期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1383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赫鲁晓夫访问中国

（1959年10月1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9年10月15日会议第244/1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А. Б. 阿里斯托夫、Н. И. 别利亚耶夫、Л. И. 勃列日涅夫、К. Е. 伏罗希洛夫、Н. Г. 伊格纳托夫、Я. Э. 卡伦别尔津、А. П. 基里连科、А. И. 基里琴科、Ф. Р. 科兹洛夫、Д. С. 科罗特钦科、А. Н. 柯西金、О. В. 库西宁、К. Т. 马祖罗夫、В. П. 姆扎瓦纳泽、Н. В. 波德戈尔内、Д. С. 波利扬斯基、М. А. 苏斯洛夫、Е. А. 福尔采娃。会议由Н. С. 赫鲁晓夫主持。

关于党和政府代表团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通报。

（赫鲁晓夫、苏斯洛夫、伊格纳托夫、勃列日涅夫、基里琴科、福尔采娃、科兹洛夫、库西宁。）

问题的紧张程度——应该进行改善。

不进行辩论活动。

在报刊上发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

不提供使问题尖锐化的理由。

以（苏联）为首的口号——是有缺陷的。

斯大林所执行的路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存在着反对派，如果它出现了，那么，就要彻底地消灭。

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继续进行民主化。

我们的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了。

与中国朋友的会谈记录，没有被保留在档案馆里，而是被销毁了。

已经向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中央第一书记以及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口头通报了会谈情况。

把尤金与毛泽东（关于金日成）的会谈内容告知金日成。①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通报了情况。

代表团在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的活动受到了赞扬，并认为访问的成果是富有成效的。

委托苏斯洛夫、库西宁、福尔采娃、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准备材料。

关于安东诺夫同志的电报——委托通过大使征求中国朋友的意见。

关于中共中央转交给我们的3封信件——应该转交给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让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个答复。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010，л. 32－33

---

① 指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说金日成可能走铁托或纳吉的道路。1960年6月赫鲁晓夫请金日成到莫斯科，并给他看了这份谈话记录。——编注

№2078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赫鲁晓夫访问中国

(1959 年 10 月 15 日)

绝 密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58 年 10 月 15 日会议第 244/1 号记录

一、称赞党和政府代表团在访问中国期间所做的工作，这次访问是为了庆祝中国建国 10 周年进行的，这次访问的成果是积极的。

二、认为应该在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上听取赫鲁晓夫关于苏联代表团这次访问的报告。

委托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库西宁、福尔采娃、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准备关于这次报告的必要材料。

三、决议。把同中国朋友们谈话的情况口头通报给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第一书记以及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同志。

四、决议。当金日成到莫斯科的时候，让他了解尤金同毛泽东关于金日成的谈话内容。

五、把代表团从中共中央那里得到的关于格鲁吉亚一个集体农庄工作状况的 3 封信件转交给格鲁吉亚中央审议。委托格鲁吉亚中央验证信中所提内容的可靠性，并在此基础上向中共中央发送一份信息报告。

РГАНИ, ф. 3, оп. 14, д. 327, л. 1－2、20

№13588

贝内迪克托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印度可能爆发新的反华运动

(1959 年 10 月 20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59 年 11 月 10 日

第 425 号

机　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驻印度大使贝内迪克托夫与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同志的会谈记录

今年10月20日，我礼节性地拜访了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同志。其间，潘自力同志向我通报了如下情况：

1. 根据印度报刊所提供的资料，美国打算为印度建造冶金联合企业，以便以此来削弱比莱联合企业的政治意义，并使美国向印度国营冶金工业部门实施渗透。

2. 在印度完全可能爆发新一轮反华运动。该运动的发动可能被安排在预定于今年11月份召开的印度国会例会前夕。

3. 中国人民一致拥护H.C.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这次访问将向全世界表明，苏联为巩固世界和平是不遗余力的，并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

担任此次会谈翻译工作的是中国驻印度使馆一等秘书张之毅。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驻印度)使馆译员A.И.菲阿尔科夫斯基同志。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3卷，第3249页

№26595

鲁缅采夫的报告：苏联高校在科研项目方面提供的帮助

(1959年10月20日以后[①])

关于对中国国家建设重大项目的研究

此处指的是由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与天津大学合作完成的项目“房顶可通过洪水的水

①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电站机器房的试验研究与计算”(第14号)。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将被应用在湘江上的水电站建设中。该项目包含若干个课题,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的水利工程设施教研室负责“水利设施中真空与气穴现象研究”这部分工作。

一、在工厂生产了专用的真空设备(由工程学副博士、Н. П. 罗扎诺夫副教授设计),并在水利设计科研局完成了安装,用于洞穴式水利工程设施模型的气穴试验。这种新设备的开发与相关研究由水利设计科研局与莫斯科工程设计学院水利工程设施教研室共同进行。

收集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真空溢水坝设计与施工经验方面的资料,并对一些堰进行了实地调查。

二、制造了用于测量水流总脉动对整体缓和堤坝堰板影响的模型,对该模型进行了研究。

这些研究的成果,包括液压荷载的脉动,特别是方法论上,天津大学在进行研究(房顶可通过洪水的水电站建筑模型研究)时可以采用,那个模型只在排水部分的轮廓上有所差异。

三、继续进行消能槛和能防止空蚀的溢水坝流量分配器的实验室研究(董柏年的论文研究,导师为工程学副博士、Н. П. 罗扎诺夫副教授)。目前,以数据立方体的形式完成了消能槛的研究,进行了3个周期的试验。

流量分配器的研究按照计划将在1960年进行,这些流量分配器的研究可直接利用到房顶可通过洪水的水电站建筑项目研究。

四、向天津大学水能应用教研室发去了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的学术论文集第24辑,以及工程学副博士、Н. П. 罗扎诺夫副教授的书,名为《在真空条件和高速水流下涵洞设施的设计问题》和《侧面收缩的真空溢水坝》。这些书中的一些科研成果,天津大学在进行该课题的研究时可加以应用。

天津大学水能应用教研室向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水利设施教研室提交了关于“湘江水电站溢水坝上水流脉动压力方面的试验研究”课题的简要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富有成效地共同完成上述课题的工作,应适当派遣课题完成者(既有中方,又有苏方)预先研究课题的工作计划。到目前为止,这些派遣没有实现。

水能应用教研室就这个项目完成了两项工作:

1. 布拉茨克水电站建筑物的应力研究;

2. 拉脱维亚普拉维纳斯水电站上与溢洪道一起的结构应力状态研究。

此外,上述教研室还与天津大学共同进行了水电站的应力研究与地下机器房的计算。

该课题采用光学法和饱和蒸汽压力测定法完成了黄河三门峡水电站应力的研究。

“钢结构预应力”项目(第12号),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与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合作进行了如下工作:

一、完成了多次预应力钢桁架的理论和试验研究。引入跨度12米的多次预应力测试,2个桁架破坏。对试验结果进行了分析,编写了报告。

二、继续预应力连续梁的计算和最优结构形式的理论研究。

三、测试 4 根不同结构形式的单次预应力梁。

1959 年间，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的教研室与西安建筑工程学院不止一次交换了工作结果的资料及有关组织和研究方法的信函。

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的金属结构教研室向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发了 3 份与该课题相关的科技报告。

教研室从西安建筑工程学院获得了若干份关于钢桁架和梁的最佳解决方案的报告。教研室就这项工作向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发去了简短的结论。

今年 7 月，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发去了新的工作计划，其中对此项工作在合作基础上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建议将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加入共同合作，以及参与该项目的科研工作。

在西安建筑工程学院的信函中对共同工作的成果表示满意。西安建筑工程学院通过中国教育部邀请了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 E. И. 别列尼娅赴华 2 个月，对项目的工作进行帮助，并发去了期望获得帮助的大纲(项目清单)。

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依据经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协商，回复同意该项目 1960 年共同工作的未来发展和派遣 E. И. 别列尼娅副教授赴华。

关于"浪潮对大海和大型水库浅水区建筑物与河岸冲击的影响研究"项目(第 13 号)，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水利经济和海港教研室与大连工学院合作。

一、对苏联和其他国家就此发表的科研学术著作进行了研究。可向大连工学院提供初步的数据。

二、设计和开发了一系列用于在实验室条件和自然条件下测量速度的测量系统及相应的校准设备。对通过拍摄显示器和电子传感器获得的速度进行了比较试验。有关数据可提供给大连工学院。

"拱坝应力状态的试验研究"项目(第 10 号)，由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水利设施教研室联合北京工业学院共同进行。

一、完成了实验室设备的安装(试验台)，该试验台用于在刚性(脆性)材料和塑料制成的模型上测量拱坝应力状态。

在该设备上，今年将进行如下模型的研究：

1. 托洛尔斯克拱坝。

2. 有轮廓接缝的拱坝(根据副博士研究生许季龙的论文题目和经济合同课题)。

二、继续副博士研究生许季龙对有轮廓接缝拱坝的研究工作。在大块料碾压而成的拱坝模型上开始第二系列的研究。根据副博士研究生许季龙研究出来的近似理论方法进行了弯度计算和拱坝应力计算。

三、继续副博士研究生宣祥沃对拱坝地震影响的研究工作。对在地震平台上的拱坝模型进行界限试验。

四、"用于拱坝设计方面技术指导的材料研究"课题方面，确定了拱坝的计算方法，遵照

X. Г. 加涅夫的方法，采用专用的电子计算器，编写了《拱坝温度应力的计算》一文。

五、向北京工业学院水利设施教研室发去了莫斯科工程建筑学院论文集第 29 辑，其中刊登了工程学副博士 X. T. 加涅夫关于坚固拱坝计算的文章。

此外，苏联高等教学机构向中国的高校就一系列项目提供了相当的帮助。

以连索韦特命名的列宁格勒理工学院与大连工学院共同进行了“苯胺在染料工业中二酮的提取及其应用”课题方面的工作。

这个项目在中方的帮助下，教研室设计和制成了大尺寸的乙烯酮灯，通过包裹邮寄到了大连市。大连工学院可按规定程序获得苯胺车间的技术文件。

在研究苯胺与氨基蒽醌反应和所获产品特性的领域，教研室通过不断地咨询(Б. А. 波赖-科希茨、Л. С. 埃夫罗斯)，通过发送稀缺的原产品，新合成产品的可见紫外光谱测绘，向中方提供帮助。概括这项工作的文章刊登在中国(《大连工学院学报》1959 年第 2 期)和苏联(《普通化学》杂志，印刷版)。

1959 年上半年内，染料教研室的 Л. С. 埃夫罗斯教授在大连工学院出差，帮助完成了这些研究。

莫斯科车床工具学院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对“科研过程中加工质量积极监管可行性的研究”项目进行共同研究。

该项目由哈尔滨工业大学侯镇冰同志负责的机械制造工艺教研室编写了文章。这些文章发表有综合结论，其中一些数据被应用到莫斯科斯坦基工业大学的科研工作中。

在交换学术资料的过程中，向哈尔滨工业大学发去了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副博士研究生 И. Е. 弗拉金副博士论文的摘要，涉及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的项目：外圆磨削时磨削径向力随磨削深度参数的调节。已准备好提供副博士研究生 Л. В. 胡多宾关于零件速度参数调节方面的论文。

根据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请求，对进行这些试验所必需的测量仪器和设备进行了咨询帮助。

课题“齿轮切割加工”是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的。交通大学西安分院的代表向苏联计划委员会下属全苏工具制造科研所作了通报。

莫斯科航空学院发动机教研室与北京航空学院建立了工作联系。按照帮助的方式，针对课题“发动机性能调控”(第 27 号)，教研室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去了空气喷气式发动机“直流发动机”理论的讲课提纲。

对课题“燃烧室过程的研究”，莫斯科航空学院向北京航空学院交了大量教学方法方面的资料，大量教学设备、压缩机设备、驱动装置、发动机 BMW 压缩机驱动的减速器的图纸(蓝图)，确定本地燃料浓度的仪器，直流喷气式发动机组件的零件图册，以及如下工作技术报告：

1. “涡轮喷气发动机燃烧室在固定、移动和中断状态下燃烧过程的研究”；

2. “紊流对火焰涡流面蔓延速度和充分燃烧的影响研究”；

3．“两种稳定器的火焰锋面对相同汽油空气混合气燃烧过程的影响研究”。

课题“超音速气动学理论和试验研究”(第 25 号)，莫斯科航空学院制造了用于亚音速风洞的标准机翼。

目前，标准机翼处于检测试验阶段。对课题“燃烧过程和稳定性及燃烧室设计研究”(第 26 号)做了大量工作。实现了设备调试，中国的副博士研究生谢祥春(Се Оян Чунь)进行了此项工作。另一副博士研究生江哲星(Цзян Чже Син)在其中一家工厂见习，目前正在试验设备上进行试验。

列宁格勒电工学院与北京工业学院和航空学院对口的教研室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在经常性的往来信函中，包括列宁格勒电工学院电解质与半导体教研室与北京清华大学半导体教研室间详细探讨了教学问题和科研工作。此外，学院转交了“陀螺电子仿真”、“将陀螺作为陀螺定位仪的应用”和“关于将带径向修正的垂直陀螺仪作为陀螺定位仪应用的可能性”方面的资料。

准备好在《北京航空学院学报》上刊登 Н. П. 博戈罗季茨基、О. Е. 布斯洛夫斯基和 В. В. 帕森科夫的题为《半导体点火装置》的文章。

在列宁格勒电工学院陀螺装置教研室，共有 15 名中国大学生在读。

副博士研究生乔立(Чао Ли)在电解质和半导体教研室完成了答辩。

列宁格勒电工学院电解质和半导体教研室工程学副博士 Л. К. 切尔金在北京清华大学半导体教研室进行了为期 1 年的出差成果：

一、准备了 100 个学时的“半导体仪器” 课程的授课；

二、组建了“半导体仪器”课程的教学实验室；

三、理顺了基于硅碳化物制造平面二极管的科研工作；

四、理顺了非线性半导体电阻的科研工作。

莫斯科石油化工和天然气工业学院按规定向北京石油学院展开合作并转交了大量与原油分离过程研究和合理地震勘探方法研究方面有关的科学技术资料和五部微缩影片。

列宁格勒工学院为清华大学编制了“振荡理论”课程实验室工作用教学设备的技术文件和图纸。

列宁格勒工学院压缩机教研室为第一机械部锅炉和涡轮机制造研究院(上海)制造了一系列空气动力仪器。

根据西安交通大学的请求，列宁格勒工学院不断向其寄去了苏联动力机械制造领域的新书。

莫斯科动力学院承担了为清华大学设计和制造 3 台设备的责任：

1．用于确定在 500 大气压和 600℃高温时水、水蒸气和其他类似物质黏度的设备；

2．用于确定在 500 大气压和 600℃高温时水蒸气焓值的设备；

3．用于确定在 2 500℃高温时固态物质和液态物质焓值和热容的设备。

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经费，这些设备还没有制造完成。有 2 位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

的中国大学生施德强和房德中参与了建造所指这些设备的工作，他们毕业后留校8个月参与设计、安装和调校上述设备。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有色金属学院与北京大学展开合作。在过去的1959年，学院向北京大学发去了大量纯金属和半导体领域的科研资料(专著、报告等)。

根据经验交流的规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有色金属学院的高级讲师C. C. 基帕里索夫在中国长沙市的学院进行了粉末金属学方面的讲课。

目前在长沙的学院进行粉末金属学授课的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有色金属学院的副教授И. П. 基斯利亚科夫，他是1959年10月5日启程前往中国的。

基斯利亚科夫同志在北京航空学院就粉末金属学和高熔点化合物生产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答疑。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有色金属学院有8名来自中国的副博士研究生在学习和完成选矿、有色金属学和稀有金属学领域的论文工作。此外，还有2名从中国派到学院来的意在提高业务水平的专家。

国立莫斯科大学按合作规定，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举办了"中国学者与国立莫斯科大学学者学术交流"的展览。

展览于1959年9月29日至10月17日举行，约有3 000人参加了展览。

展览上共展出了：

1. 由国立莫斯科大学的学者撰写并在中国出版的自然科学各类学科的学术文章、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和专著，有超过100份展品。

2. 国立莫斯科大学学者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籍，共5份展品。

3. 由中国学者撰写并在苏联出版的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和专著，共有5份展品，以及学术文章，25份展品。

4. 由国立莫斯科大学学者与中国学者共同编制的中国地震区域图和土壤自然地理地区划分图。

5. 以在阿穆尔河进行水利工程建设和发展渔业为目的的阿穆尔水文地质河岸研究的共同考察报告。

6. 中国学者和研究生与国立莫斯科大学合作完成的各个不同学科的工作成果，超过20份展品。

7. 展现苏联和中国学者共同进行科研的大量图片资料，有超过100张照片和20本相册。

8. 莫斯科大学从中国地质学家手中获得的矿物标本，共有超过30份的展品。

9. 从中国学者处获得的作为礼物赠与国立莫斯科大学植物园的中国生长的一批植物和在两次联合考察期间获得的一批鱼苗。

10. 中国授予国立莫斯科大学学者的荣誉证书和奖状及各种由中国学者赠给国立莫斯科大学学者的礼物。

国立莫斯科大学就如下几个方向展开了富有创造性的合作：

38.①代数拓扑学。寄去了科研成果的印样。

与吴文俊教授进行了学术上的书信往来。M. M. 波斯特尼科夫教授在中国就代数拓扑学进行了讲课。

39—42、53. 李群和李代数。与国立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副博士研究生刘绍学和陈庆益进行了学术书信往来。

1959 年将 Г. Е. 施洛夫教授两本书翻译成了中文，分别是《线性空间理论概论》和《矢量分析讲义》。经常会发去学术成果的印样。

44. 数字几何理论。交换了学术成果的印样。

45. 微分控制。目前有在读的副博士研究生李德元——导师为 Е. М. 兰季斯，吴厚心——导师为 С. А. 加利佩林副教授。吴厚心向 1959 年《数学学科成果》杂志提交了题为《抛物线系统新类型》的文章。

通过已毕业的研究生周毓麟发去了课堂讨论和专业课程的大纲。

46. 微分几何。1959 年 6 月，谷超豪在国立莫斯科大学完成了微分几何方面的博士论文答辩。寄去了在微分几何课堂讨论上所作的报告摘要。

47. 概率论和统计数学理论及其应用。Е. Б. 登金教授与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进行了学术通信往来。梁志书编写了《马尔柯夫过程规则》的论文，导师为 Е. Б. 登金教授。

48. 计算数学。1959 年李文绚毕业于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徐家福和杨芙清完成了计算专业的进修；副博士研究生唐珍、进修生胡家赣、2 名三年级本科生、6 名四年级本科生以及 2 名五年级本科生都在继续学业。在中国出版了 А. А. 马尔柯夫的名为《算法理论》的书。

49. 流体空气力学，超音速空气力学。国立莫斯科大学流体力学教研室高级研究助理 С. С. 格里戈良 1959 年 10 月 20 日前往北京大学进行超音速空气力学课程讲课，为期 3 个月。

50. 固态物体力学。极限平衡理论。通过苏联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向中国力学研究所发去了高速气动冲击试验机的技术性能、结构描述和工作图纸，以及 А. А. 伊柳申与 П. М. 奥吉巴洛夫关于"新型气动冲击试验机"的学术文章。准备向中国发运用于 ИМЕХ-5 型机器温度控制装置的图纸和材料与用于材料松弛试验的 Rabotnov 型机器的整套工作图纸。

51. 线性与非线性振荡理论。发去了学术成果的印样。准备寄出研究线性和非线性系统试验设备的说明书。

53. 整系数二次型。发去了学术成果的印样。进行了学术书信往来。

54. 天体物理学、星体天文学。副教授 Г. Ф. 西特尼克结束了 2 年到访中国的出差回国，所到之处他进行了天体物理学课程的授课，并对天文设备的安装进行了指导。

55. 太阳物理学。对 1958 年中苏联合考察获得的日食观测结果进行了处理。

56. 无线电天文学。与南京大学的中国学者交换了学术成果的印样。

---

① 本档案中多处出现数字序号不连贯等现象，系原文如此。——编注

57. 理论物理学。国立莫斯科大学理论物理学和力学教研室的学者与北京大学杨立铭和王竹溪教授保持着书信往来。

58. 固态物体理论。副博士研究生王华馥顺利完成了题为《锰钢中固溶体的分解研究》的副博士论文答辩。

61. 无线电波传播。副教授 B. Д. 古谢夫曾到访武汉大学,在那里进行了“无线电波在电离层的传播”课程的授课,并对组织和进行电离层中吸收无线电波研究以及电离层中风的研究和微小不均匀性的研究方面的科研工作给予了帮助。由于提供的帮助,武汉大学的工作人员薄祖基(По Цу Ди)完成了《电离层反射的无线电波的极化研究》的学术文章。

63. 自由基化学。与郑州的大学的化学系建立了联系。

64. 用物理化学分析方法研究稀有元素。

目前,教研室有 2 名中国的副博士研究生在从事稀有元素研究领域的工作。

65. 分子构成。在光谱学实验室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了如下工作:

(1) 研究和弄清了两个原子分子(原子团)的光谱 CCL、CCL+、BeCL。确定了分子常数和电子态类型;

(2) 制定了在高能量仪器中获得气体联合散射光谱的方法。获得了粒子细微程度达 140 000 的气态 CO_2 的光谱,以及气态丁二烯的光谱;获得了早先在实验室发展成熟的计算方法和在加拿大由伯恩斯坦开发的计算方法的概括,并给出了烷烃生成动力方程的量子力学结论。这些研究结果还未向复旦大学通报。

66. 溶液理论。向北京大学发去了学术文章和专著。

67. 交换反应。根据执行与吉林大学的联合工作计划规定,研究了高强度变形铸铁与丙酮的交换。活性能量约为 7 000 卡/摩尔。找到了丙酮的第一序列和高强度变形铸铁的零点。在固相和液相中研究了丙酮和水之间的交换。研究成果还未发给吉林大学。

70. 天然化合物化学。杂环化合物化学实验室与南京大学的李清漪教授建立了联系。莫斯科国立大学关于 2-噻唑烷、2-噻唑烷二酮、2-噻唑烷丙酮及这一族的其他衍生化合物方面科研成果的印样,将在近期发出。所获的试验结果促使结束这一领域的工作。

72. 晶体结构和结构化学。在晶体化学实验室进行了如下中方感兴趣项目的工作:X 光结构和电子衍射研究钴、镍和铜的络合物和螯合物。确定了一些化合物的晶体结构。对镍、钴络合物的研究做了总结,并发现了其立体化学的基本规律性。

73. 稀有元素化学。按照计划,在稀有元素实验室完成了如下工作:

(1) 长春大学的副教授郑汝骊(Чжен Жу Ли)同志曾在 B. И. 斯皮钦院士的指导下工作。研究了高分子偏钨酸乙醚。郑汝骊同志通过了放射化学、X 射线照相术和其他专业实习科目的专业培训。

(2) 中国专家刘越山在实验室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专业培训。

(3) 实验室保证了 2 名中国副博士研究生的培训。副博士研究生陈伯涛研究的对象是高分子磷钨酸盐。副博士研究生王乾石(Ван Чень-ши)从事的是稀土元素铪酸盐的研究。

74. 络合物化学。北京大学派遣的大五学生王毓宾在实验室内进行了“四价铂金酸基络合物同分异构现象研究”课题的研究工作。工作成果将以刊登文章的形式发表。

75. 抑制问题或抑制的生理结构。与北京大学建立了书信交换。确定了联合工作的计划。该项目的科研工作由莫斯科国立大学进行。显然，根据这个计划北京大学生理学教研室也在进行研究。教研室之间的联系目前还没有建立。

76. 对动植物的生理和生化辐射效果。

国立莫斯科大学生物物理教研室向北京大学生物物理实验室发去了教学计划，以及生物物理专业课程大纲的所有复印件和3本教学方法的教科书。国立莫斯科大学的教研室收到了北京大学实验室对其提供材料和书籍所示的感谢。

77. 昆虫分类学与动物区系学。安德罗雅诺夫副教授在广州大学工作了一年。关于水上昆虫学研究成果的印样发往了广州大学。此外，O. A. 切尔诺娃确定了给广州大学蜉蝣目方面的资料，并给出了研究摇蚊科一簇的具体建议。

78. 家禽的遗传与育种。莫斯科大学遗传与育种教研室向武汉大学发去了联合进行母鸡性交配科研工作的协议，并建议交换育种资料和进行互访。中国同志对这些建议截至目前还没有给出任何信函回复和表示同意。

79. 大米的遗传和育种。教研室经常发去苏联出版的关于生物学问题的印刷版科研成果的包裹，对武汉大学达尔文学说和遗传学教研室的科研工作计划发去了评论，就大米和小麦分级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经常性的咨询(书信往来)。——参加书信往来的有：王祥鸣(Ван Сян мин)副教授、北京大学副教授吴莱培(У Лак пый)和唐锡华教授(上海)。准备出版大米形态生成项目方面苏联和中国专家联合的工作成果。中国专家研究成果将会出版在会议主题论文集中——王祥鸣、唐锡华同志和中国派遣的副博士研究生朱之根和于彦波。

中国翻译并大发行量出版了3本中文版的关于小麦方面的俄文书籍和1本关于禾本科植物有机生成阶段形成方面的书，这些书都是由国立莫斯科大学的学者撰写的。

80e.①确定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山间谷地油气聚集分布的规律性。从1958年12月14日到1959年1月30日，国立莫斯科大学地球化学和可燃性有机岩地质学教研室主任И. О. 布罗德教授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差。

И. О. 布罗德教授向中国学者介绍了在大范围地域油气聚集分布规律性方面综合文件编成的教学方法。

此外，根据中国石油工业部和石油工业研究院领导的请求，И. О. 布罗德教授还对油气含量远景比较评估和在中国一些油气田进行勘探工作的方向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帮助和咨询。И. О. 布罗德教授作了关于石油生成问题的现状和世界油气田分类转向大型凹陷区油气含量远景的比较评估法的报告。

И. О. 布罗德教授拜访了地质部部长李四光院士，并与他就石油勘探方法的问题和许多

① 表示第80项第6小项，俄语字母e在这里相当于英语中的第f项。——编注

理论地质问题进行了会谈。

中国石油工业部和石油工业研究院给 И. О. 布罗德教授规定了任务,期望在油气含量远景评估方面,以及在松辽油气田与四川油气田组织科研工作和进行油气勘探工作提供帮助和咨询。

И. О. 布罗德教授在初步了解松辽油气田的资料后,与自己的助手地质矿物学副博士 К. И. 克拉夫琴科一同出差到长春市。出差的目的是了解松辽盆地油气含量方面已有的数据。

松辽油气田 1959 年石油天然气勘探的主要任务是:

(1) 获得第一桶工业石油;

(2) 准备勘探 1958 年发现的较有远景的区域,1959 年对其进行勘探(已经划出了最有希望的场地);

(3) 对整个松辽油气田根据油气含量的远景进行地区划定,划出最有利的区域,在此区域可打出最大涌出量的油气田,为此区域性的横截面布置十分有必要。

建议为松辽所有的油气田编制整体的全面计划和工作草案。该建议被采纳,国立莫斯科大学地质学和地址物理学的专家团队参与了松辽油气田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工作 1959 年全面计划纲要的编制。

И. О. 布罗德教授作了题为"松辽油气田地质层、油气储量远景和石油天然气勘探方向"的报告。

第二次出差去了四川,目的是了解在四川油气田各个不同的油气田范围内独立的大规模岩石地层杂岩的油气储量远景比较评估方面的材料,以及四川油气田中部的高山沉积层内油气聚集分布中表现出的规律性,为了建立与油气勘测钻探相关的后续研究所必需的综合设施。

И. О. 布罗德教授组织了以司徒欧旺(Сы Ту Ой Ван)和介光明(Цзе Гуан Мина)为领导的研究小组的工作,涉及天然贮槽的划分和弱渗透性的分区,以及四川中部地区工业油岩的详细比照。

И. О. 布罗德教授返回北京后,在中国石油工业部部长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四川油气田油气储量远景和勘探方向的全面报告,余秋里部长与石油工业部和石油工业研究院以及区域性的石油管理局的责任人和苏联专家参加了此次报告会。

在石油工业部的专门会议上,И. О. 布罗德教授就地质学方面作了综述和一系列的报告。

同时,就讨论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工作的主要方法问题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

И. О. 布罗德教授向中国通报了国立莫斯科大学地质石油教育的安排。

依据在中国所做的工作,И. О. 布罗德教授编写了信息内容丰富的地质学报告。

86. <u>动物物质代谢及其调控机理</u>。

动物生物化学教研室副教授 К. Ф. 索尔瓦切夫目前在中国北京大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教研室工作,参与生物物理教研室大学生实习课的组织,还帮助中国的同志掌握生物化学研究的方法(电离子透入法、色谱法)。与北京大学有经常性的书信往来。

87. <u>可塑性理论主要规律的理论与实验研究</u>。1959 年实现了科学技术信息的交换。

1959年10月22日收到了来自中国的资料，介绍了中国进行该项目的工作现状。该资料目前教研室正在研究。

地理系：(1) 完成了对中国学者团队起草的稿件“中国自然行政区划分”的评论(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请求)。(2) 6个月内，A. Г. 沃罗诺夫在昆明大学讲课。(3) 根据互换规定，给中国的大学寄去了超过50本的地理书籍和地图册，中国同志同时给莫斯科国立大学发去了书籍。

在地理系有8名中国的地理学家在进修。

核物理学院。1959年9月北京大学的助教秦诚儒(Цин Чьн жуй)结束了进修。

数学历史工作。1959年5月召开了“自然科学与技术历史”的学术会议。李彦(Ли Янь)教授参加了数学历史分会场的工作。

植物园。目前国立莫斯科大学的植物园与杭州、庐山、南京、北京和云南5个植物园交换了种子目录、种子和活植物。

最近几年(1955—1959年)，从中国植物园邮购获得了超过500株种株。

国立莫斯科大学植物园在这些年向中国发去了超过800株种株和活植物，其中包括来自列宁山上玫瑰花圃的玫瑰插条和我们的针叶幼苗(来自列宁山的树木园)。

在植物园的暖房中培育了许多出自中国的植物种类。其中有许多是有用的观赏植物。

在分校的公园和列宁山园内的植物园室外也有来自中国的树木和灌木。许多都是由交换获得的种苗成长而成的。植物适应了当地气候，生长得很好。

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与北京工业大学就增压发动机B-2的研发一同工作了2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向中国发去了大量技术文件。

莫斯科矿业学院与北京矿业学院就“针对中国标准煤矿难洗选高硫煤炭的有效洗选方法研究”课题展开了合作。

И. М. 韦尔霍夫斯基教授在北京矿业学院讲完了重力选矿理论方面的课程。所讲的教程出版了中文。同时还在他的指导下组织进行了难洗选高硫煤炭的可选性研究工作。该项工作的第一阶段工作在И. М. 韦尔霍夫斯基离开北京前已经结束。

该项工作的手稿总结报告用中文出版。

莫斯科矿业学院对北京矿业学院选矿教研室提出的询问进行了解答。

莫斯科铁路交通工程学院与唐山铁道学院建立了联系。1959年学院向中国发去了铁路电气化领域的学术成果。

莫斯科化学机械制造学院与浙江大学共同进行了高压容器的设计、制造和密封的项目研究。

目前，莫斯科化学机械制造学院正在进行弹性密封或轴用密封圈的研发、制造、装配，并运用到了试验设备上，用于对各种不同剖面直径为75—80毫米密封样件进行试验。在该试验设备上已经获得了部分凸面密封和平面密封的数据。同时进行120吨压力机的安装，用于直径达220毫米的密封样件的试验，其目的是最大限度接近工业设备的尺寸。压缩机与

泵教研室进行了评论,并对中国浙江大学化学机械制造教研室研制的终端压力达5 000个大气压的液压泵给出了设计结论。此外,给出了该泵结构优化方面的建议。

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副部长

C. 鲁缅采夫(签名)

ГАЭРФ, ф. 09493, оп. 1, д. 1079, л. 56 - 82

№24972

列夫金等与谢甫生会谈纪要:关于援助蒙古的问题

(1959年10月22日)

摘自 В. И. 列夫金和 Ф. М. 马尔季亚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2月3日

第271号

机　密

与中国驻蒙古大使谢甫生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9年10月22日

今天,我们应邀去中国驻蒙古使馆与谢甫生同志会谈。中方参与会谈还有使馆参赞孟英、使馆一等秘书张树元(Чжан Шу-юань)、中国贸易部代表邱山(Цю Шань)、使馆二等秘书杨云贲(Ян Юнь-пэнь)和翻译马春明(Ма Цунь-мин)。

关于此次邀请我们会谈的目的,谢甫生说,会谈期间他想涉及如下几个问题:向我们通报关于中国给予蒙古技术援助,了解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就各社会主义国家给予蒙古援助和今后的援助模式等问题与我们彼此交流意见。

在谢甫生同志的提议下,邱山简短地通报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蒙古承建的1.6亿卢布的工业项目和市政项目的建设过程,这些项目是根据1956年的协议向蒙古提供的。

邱山同志说,中国此次帮助蒙古建设的14项工程(参见1959年10月14日第233号报告)已有11项交付使用,仍在建设的还有3个工程项目:灌溉设施和公路的建设将于明年完成,精梳毛织厂计划于今年年底投产。除了这14项工程外,中国工人还在乌兰巴托单独为蒙古建造一座宾馆,费用以贸易方式支付;中国工会中央还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会中央赠送

了一座带有100张床位的结核病治疗大楼；还有三座桥梁的建设即将完工：经土拉河至乌兰巴托机场方向的大桥、鄂尔浑河大桥和乌尔德-塔米尔(Урд-Тамир)河大桥。所有这些工程建设都是在中-蒙双方1958年12月29日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交工期限截至今年10月27日。

邱山同志继续道，在由中国援建的各建筑工程和已投产的企业中目前共有101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随着精梳毛织厂的投产，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总数也将增至170人。此外，前不久根据1958年12月29日中蒙协议，又有20名中国专家来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工业企业建筑的勘测工作。

随后，邱山同志又谈了在蒙古的中国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物质保障问题。据他讲，不论技术熟练程度和工作量，每位中国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为400—600图格里克，外加以元计算的该工人赴蒙古之前在国内每月所拿到的全额工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月工资为600—800图格里克。上述工资收入均不用向国家纳税。中国工人在蒙古工作的期限为6个月至1年，在抵达乌兰巴托之前的旅程费用由中方承担，而返回北京前的旅程费用由蒙古方面承担。在总值为16亿卢布的建筑工程中工作的中国工人总量约7 000人。此外，根据中-蒙1955年协议还有近11 500名应蒙古政府之邀在该国工作。其工作的物质保障条件与上述中国工人在蒙古的工作条件略有不同——其所获工资与蒙古当地工人一样，即视其技能熟练程度和工作量而定。其工资的30%允许汇回中国，如果他们在国内仍有家属或受赡养者的话。对于派遣中国工人前往蒙古，蒙古方面不向中华人民共和政府支付任何费用。在谢甫生同志的支持下，邱山同志强调说，中国工人在蒙古的日常生活物质条件是完全有保障的，他们也没有向蒙古朋友和中国驻蒙古使馆提出任何与物质保障相关的问题。

谢甫生同志继续道，蒙古朋友们对中国给予蒙古的此类援助模式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在强调由中国援建的各类建设项目均适合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需要之后，谢甫生同志指出，他个人认为，在以这种模式所进行的援建过程中，中方对所有企业的建设均做了充分设计工作；提供建材、劳动力、机械和各种建筑工具，并几乎免除了蒙古方面在建设过程中所承担的一切责任。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援助模式无益于利用蒙古的当地资源和使蒙古朋友学会独立地解决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蒙古朋友总是以本国缺乏劳动力为借口而希望中方去完成整套建筑工程，并经常违反中-蒙相应协议中已规定好的条件。其具体表现为：蒙古方面中断供应建筑工程所需要的当地建材和建筑机械，而这些都是中-蒙协议里原本规定应由蒙古相关组织负责供应的。由于这方面原因，经常会导致建筑工程的完工和投入运营期限被延长。另外，蒙古方面还常常要求更改协议中的既定条件。就在前不久，蒙古朋友便要求中方不要在蒙古开始建设一个酒精厂，而把中方根据1958年协议原本为此目的而向蒙古提供的无息贷款，用于改造乌兰巴托机械厂，以便后者经改造后能够生产一些机床和机床设备，而不是原先计划生产的五金制品。与此同时，蒙古方面还违反原定协议，要求扩大中国原打算在1960年为其建设的一座养禽场的生产能力。对于蒙古的这一要求，中国政府还没有接受。

应谢甫生的请求，Ф. М. 马尔季亚诺夫谈了苏联向蒙古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的方式，并指

出苏联向蒙古提供技术帮助的方式包括：编制工程建设草案、提供设备和机械以及为其派遣苏联专家。马尔季亚诺夫强调，苏联的这种援助模式促进了蒙古朋友建设领导水平的提高，使其学会了独立解决一些重要的经济问题，并对其民族干部的培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我方的列夫金同志也补充道，苏联把这种援助模式既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也用于在经济关系上仍属于不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印度、埃及，等等)。

谢甫生接着通报说，中国使馆正认真研究中国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提供技术援助的问题，且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使这种援助与蒙古的具体条件相适应。为此目的，中国使馆提出如下建议：取消正在蒙古国内开展业务的建筑托拉斯，并将其领导建筑活动的职能移交给蒙古朋友。

邱山同志对谢甫生同志的上述观点作了解释。他说，在取消了建筑托拉斯之后中方对蒙古的技术援助活动范围就剩下这样一些：根据相应协议向蒙古供应建材、设备，派遣专家和中国工人。而蒙古方面将全权负责如下业务：建筑设计、供应必要的当地建材，确保为建筑工程提供劳动力，等等。

接下来，谢甫生同志请求与我们交流一下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情况，如果我们掌握这方面的资料的话。

我们解释道，不论是苏联驻蒙古使馆还是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蒙古代表处，目前都不掌握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和控制数字的任何具体材料。据我们所知，目前蒙古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任务仍处于编制和确认的阶段。

谢甫生同志请我们讲一下关于未来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给予蒙古技术和经济援助的问题。针对其所提出的这一问题我们的答复是：目前尚难判断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包括中国在内，将如何帮助蒙古。因为给予蒙古技术和经济援助的问题属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各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蒙古的方式是由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与蒙古所达成的协议独自决定的。至于苏联将如何援助蒙古，可以这样认为，苏联首先会考虑蒙古在近年来(经济)发展的既定方针。在实现了牧民家庭的合作化之后蒙古朋友打算解决牧民从游牧转向定居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和经济改造，统筹兼顾畜牧业发展与农业联合体的土地经营。由于苏联的帮助，1959 年蒙古已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粮食作物收成达到 9 万多吨。在援助蒙古从事荒地开发的同时，苏联还帮其建设了一些磨面厂、木材加工厂，等等。而这些无疑会为其解决牧民定居的问题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还对谢甫生同志说，苏联在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提高其畜牧业的产品率。为此，苏联将向蒙古运送数千头良种畜。苏联还将在水利资源开发方面给予蒙古重大援助，以便使蒙古朋友能够更正确地利用本国的自然财富，其中包括水能和森林资源。

谢甫生同志强调蒙古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的重要性——因为该国在这方面拥有很好的条件以及利用水利和森林资源的必要性。他还说，目前蒙古已建设了相当数量的工业企业，可

由于国内缺乏劳动力和原料致使这些企业的运营情况不尽如人意。谢甫生同志认为，蒙古人口数量少是该国国民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大阻碍。谢甫生同志指出，不增加人口就无法指望蒙古的变革会产生重大结果。而该国摆脱目前这一困境的出路，可能得寻求中国的帮助。至于来自中国的这一帮助如何落实，谢甫生同志并未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谢甫生同志接着说，前不久蒙古朋友请求中国政府帮助并提出建议——如何能够有效地利用蒙古的沙漠，如何在那里从事森林采伐获得经济效益，如何利用蒙古的森林资源，从哪个方面着手才能更好地展开蒙古的地质勘探工作。中国使馆对蒙古朋友说，希望其派遣专家组来中国，以便就地学习中国目前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为此目的，一个由 15 人组成的蒙古代表团已前往中国进行为期 15 天的访问活动。

谢甫生同志继续道，作为共产党人，我们之间应当以诚相待。他请我们直言相告：大家——其中包括蒙古朋友在内，对中国工人在蒙古的工作如何评价。

我指出：我们认为，中国工人勤劳且工作积极，对蒙古国民经济的发展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在与个别蒙古朋友的交谈中他们也都对中国工人和专家的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评价。

在随后的会谈中，我们又涉及了蒙古牲畜头数增速缓慢而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牲畜数量迅速增加的问题。

当时在场的中国使馆参赞孟英说，在内蒙古解放后的 12 年间当地的牲畜数量比原先增长了几乎 3 倍，即从 1948 年的 920 万头增至今年的 2 900 万头。孟英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成绩均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对当地牧民所实行的正确政策——提高牧民的生产自觉性，并要求其意识到自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变革事业所肩负的责任感。为此，中共提出了 8 项条件——如培养牧民的社会主义自觉性、发展农业、提高牧民的文化水平等等，而这些条件的落实都确保了内蒙古自治区牲畜数量的增加。孟英同志还指出，在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当地畜牧业的问题上没有犯任何错误。可在同样问题上，孟英认为，必须承认蒙古的畜牧业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这样，蒙古共产党中央却没有就如下问题向民众做出解释：为何国内牲畜数量增长缓慢，而其增长计划总是无法完成。例如今年虽然仍未完成畜牧业发展计划，蒙古共产党就没有做出解释。对于这一问题，我方的列夫金同志指出，我们应考虑到，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畜牧业发展条件与蒙古并不太一样。谢甫生同志表示同意我方的上述观点。

会谈结束后，谢甫生同志设晚宴款待我们。

我方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苏联驻蒙古使馆二等秘书 A. K. 涅霍罗舍夫同志。

苏联驻蒙古使馆参赞

B. 列夫金(签名)

苏联驻蒙古使馆经济参赞

Ф. 马尔季亚诺夫(签名)

АВПРФ, ф. 0111, оп. 41, пор. 10, пап. 260, л. 25 - 33

№13587

贝内迪克托夫与高士会谈纪要：印中关系恶化的影响

(1959年10月26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59年11月2日
第413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同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的谈话记录

1959年10月26日邀请了高士偕夫人前来午餐，这是考虑到他愿意同我进行会谈，他委托别人说了这一点。在午餐时高士谈了如下的话：

印中关系的持续恶化，特别是再次发生的边界事件，引起了印度共产党和印度进步舆论界的强烈不安。

印度和中国的边界冲突转移了印度舆论界对国内事务的注意力，缓解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矛盾，给印度共产党的工作造成了困难，并为印度同美国的接近创造了条件。印中关系的恶化被美国人和印度反动力量用来改善同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以便尽可能地把印度纳入军事集团。以前印度同巴基斯坦的矛盾使印度同美国的关系紧张，并促使印度同苏联和中国接近。反动势力已经得逞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印度同巴基斯坦在水上运输航道上的冲突得到解决，关于东巴基斯坦的边界争端举行的会议结束，寻求途径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印美关系有了改善。

在这种背景下印中关系急剧恶化，短时间内，在印度的中国人丧失了自己的许多朋友。

不排除印中关系的恶化会对印苏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因为反动势力企图利用印中关系的恶化，以便造成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对外政策的不满。

印中关系的恶化对印度共产党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按照中央政府的一名部长通报给高士的话说，10月24日内阁会议讨论了关于1959年10月21日区的边界冲突问题。尼赫鲁在进行讨论时说，在这次事件之前，他希望印中边界争端能够很快解决，并准备做出领土上的让步。10月21日，中国人向印度边防巡逻部队的开火证明，中国政府不愿在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下调解边界争端。因此，印度政府在这样的条件下也不打算让步。尼赫

鲁在这次发言中高度评价了苏联政府的立场。他说，苏联政府真诚地希望印度同中国的边界争端能够尽快解决。尼赫鲁称赫鲁晓夫为最出色的国务活动家，他真正地做到了预防战争。

正如那名部长向高士通报的，在内阁会议上，内政部长潘特、财政部长 M. 德赛和铁道部长贾格吉凡·拉姆都建议禁止印度共产党的活动，把印度共产党作为“反民族的党派”，他们在边界争端中支持中国，而这个问题对印度很重要。尼赫鲁说，这样的建议还为时过早。他就此强调说，在印度共产党内存在尖锐的矛盾，印度共产党已经开始瓦解，印共现在几乎脱离了人民。高士难过地说，由于印中冲突，印度共产党内确实存在尖锐的矛盾。丹吉公开宣称，他不同意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印中争端问题的意见。南布迪里巴德、高帕兰、阿赫米德和其他人事实上同意丹吉的观点。其他的一些同志支持中国的立场并反对印度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信受到明显的损害。敌人开始把共产党员称为“第五纵队”。如果说，在印中边界冲突之前印共领导人坚信在即将到来的喀拉拉州的选举中会取得胜利的话，那么现在印度共产党将没有获得胜利的机会。乌塔尔普拉德斯州的市政选举显示，在一些城市中印度共产党候选人都遭受了失败，其原因是，许多选民不支持共产党，尽管他们以前会投共产党人的票。

今年 11 月 4 日，在米拉特召开的党的国民会议全体会议上，由于对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评价可能会导致党的分裂。其明显的征兆就是丹吉今年 10 月 25 日在孟买的公开声明。

对于我的问题——是否会对印度国内局势和印共党内局势的严重性重新做出评价，高士说，由于印中边界事件而引起的印度国内局势，印共领导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政府和国民会议中的亲美分子要利用印中边界事件来恶化印度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以便攻击共产党。党的领导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反动势力很早就提出了关于禁止印度共产党活动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因为印度共产党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威望。何况反动派也没有正当的理由禁止印度共产党的活动。现在一些州的领导人提出了通过关于禁止印度共产党活动的法律问题。西本加林首席部长 Б. Ч. 罗伊早就发表了这样的声明。

现在的局势是，各州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在谈到印中争端的时候就会谈到党的关系，就会指责印度共产党是“反民族的政党”，并要求禁止印共的活动。如果现在这样的局势再持续几个月，那么政府将会禁止共产党在印度的活动。

印中关系的恶化对国内的所有进步运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对和平主义运动和亚非团结运动的影响。维护和平的任何一次谈话都会导致印度人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政策的指责，也就是引起了回应。

因为到过北京，从谈话中高士明白，在评价印度局势以及对待印度的态度和方法上，中国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国人认为，印度已经投向了西方大国阵营，为了不允许印度继续同美国接近，中国方面必须推行强硬政策。他们现在正在推行这样的政策。高士试图说服中国同志改变看法，并且他离开中国时的印象是，中国人对印度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然

而,却发生了10月21日的事件。各级印共领导人,别说普通的印度人了,都受到了资产阶级宣传的影响。

根据高士的意见,中国驻印度大使没有认真分析印度的国内局势以及印度国内对边界事件的反应,这样,他也没有向中国政府通报事情的真实情况。中国人认为,在印度只有彻头彻尾的反动派和空谈的知识分子反对中国的政策。但事实上印度几乎所有的舆论都反对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政策。高士对此的解释是,看起来,中国驻德里大使没有对中国政府进行正确的导向。

高士认为,在调解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人应主动提议。为了保持印度同中国的正常关系,并防止印度同美国接近,就必须这样做,这也是为了缓解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国内所有进步力量面临的困难状况。尼赫鲁个人对调解同中国的边界争端是感兴趣的,因为不这样做他的中立政策、同苏联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就会受到损害。尼赫鲁个人本来也表现出可以首先提议,但他担心中国领导人对他的提议不做回应,而这会被右翼利用,再次向他攻击。

至于苏联政府对尼赫鲁的态度,高士强调说,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和尼赫鲁个人的良好关系在印度总是会受到很高的评价,并且有利于印度共产党和印度进步力量的工作。因此,当印度同中国关系恶化的时候,就非常希望苏联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对此应当指出,苏联在11月14日——尼赫鲁70大寿的日子,以赫鲁晓夫的名义发了贺电,苏印友好协会召开了会议,苏联报刊发表了关于尼赫鲁在为世界和平而斗争中的作用的文章,刊登了他的照片等等,这些措施都是受到欢迎的。这是对尼赫鲁及其拥护者的支持。尼赫鲁继续处于主导地位,对印度的内外政策施加影响,尽管他在内阁和国民会议中的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目前印度还没有一位国务活动家能够比尼赫鲁更好地继续推行中立政策和保持同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

高士请求苏联政府施加影响,尽可能尽快地调解印中关系。高士所说的话都证明,对于印中边界事件的后果印共领导人非常担心。

反动分子积极活动起来,并且资产阶级报刊也说,政府中的右翼分子和右翼国民大会党企图利用印中边界冲突来恶化印度同中国、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以便改善印巴关系,使印度同美国接近;也谈到了反动势力事实上企图改变印度政府的对外政策和路线。资产阶级报纸多次批评中立政策,批评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

1959年10月27日印度总统普拉萨特在州长会议上作了发言,号召"在对中国关系上采取更强硬的政策"。

Г. Г. 叶菲莫夫参赞参加了会谈并做翻译。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АВПРФ, ф. 090, оп. 21, п. 64, д. 5, л. 161 - 167

№20637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乔晓光评价赫鲁晓夫访美

(1959 年 10 月 27 日)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
1959 年 11 月 5 日
第 263 号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 年 10 月 6 日至 11 月 4 日

绝　密
文本第 3 份

平壤市
1959 年 10 月 27 日

我在大使馆里为各国大使作了 H. C. 赫鲁晓夫同志的美国之行的总结报告。在报告后发言的有：中国大使乔晓光，罗马尼亚大使奥尔加努·杜米特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里哈德·费舍尔。

乔晓光对报告给予好评，并说，现在已经看得出 H. C. 赫鲁晓夫同志的美国之行有着多么巨大的意义。他在自己的发言中阐明了“冷战”政策与“实力”政策的毁灭性以及和平共处的必要性。这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来说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奥尔加努·杜米特鲁说，我们当然全都读过美国之行的报道，但在苏联大使的报告中简明扼要和合乎逻辑地叙述了 H. C. 赫鲁晓夫同志所做的工作和这次出访的成果。大使感谢了我的报告。

里哈德·费舍尔说，我们读过和听到的一切内容都给我们以巨大的影响。我国有一句口号：按社会主义的方式生活、工作和休息。H. C. 赫鲁晓夫同志证明了应该如何行动，如何工作。我们大家也像苏联人一样感谢 H. C. 赫鲁晓夫同志在美国所做的大量工作。它可以与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所取得的胜利相提并论。世界各族人民都表示拥护 H. C. 赫鲁晓夫同志在联合国大会上所提出的全面裁军的建议。我们不仅用言论，而且还用行动、事实来支持 H. C. 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和建议。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4, д. 7, л. 247

№09871

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中国对赫鲁晓夫访美的反映

(1959年11月4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9年11月4日
第445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关于H.C.赫鲁晓夫访美在中国的反映
(情况报告)

今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得到了中国朋友的好评。在中国,把这一事件看作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形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巨大胜利,看作是冷战的失败。

中国朋友们在同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会谈中,在正式文件、讲话和文章中所表达的思想都贯穿着这种精神。周恩来在9月26日外国专家招待会和9月30日国庆招待会上的发言中,在他《伟大的十年》一文中(发表在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在陈毅为《消息报》而作的《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十年》一文中(见10月3日《人民日报》),在宋庆龄《中国的解放——中苏友谊——人类向未来的跃进》一文中(见9月16日《人民日报》),在宋庆龄10月4日庆祝中苏友好协会成立1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中,都对赫鲁晓夫的访问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中国报刊为赫鲁晓夫访美发表了一系列社论。访问的消息不胫而走。有关赫鲁晓夫到美国,他的讲话以及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各界对访问的反应,中央和地方报纸发表了不少消息。

在反映访问的社论和文章中(见《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以及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文章中,都把赫鲁晓夫的访问看作是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事件,认为它在当代国际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苏联和平外交政策新的伟大胜利。报刊上反映出这样的信心,认为苏、美领导人的互访会给国际形势以重要影响。中国社会舆论界热烈欢迎赫鲁晓夫访美公报。

在向毛泽东递交关于赫鲁晓夫访美的秘密总结报告时,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完全赞成苏共这一对外政策步骤,对苏共中央对此事的评价没有任何异议。

在有来自80个国家5 000名外宾出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招待会上，周恩来宣布："我们特别高兴的是，今天出席我们招待会的有赫鲁晓夫同志。我们祝贺他作为和平使者访问美国的成功，并欢迎他同美国总统会谈的公报。"

在今年10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大第十次常委会上，通过了关于支持苏联政府全面彻底裁军建议的决议，其中指出了苏联在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斗争中的作用，决议强调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支持苏联政府于1959年9月18日发表的宣言和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具体建议。"但无论是陈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的发言中还是在通过的决议中，都只字未提赫鲁晓夫访美一事和他在联大上所提的全面裁军问题。

最近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高度评价赫鲁晓夫访美。例如，今年10月20日第20期的《世界知识》杂志上，发表了傅鹰的文章《赫鲁晓夫访美13天》，其中写道："赫鲁晓夫同志的访美，是苏联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的新胜利，这一访问是对'冷战'势力的沉重打击；赫鲁晓夫是杰出的和平斗士，他光荣地捍卫了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捍卫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利益，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在争取改变美国世界观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10月6日第19期《时事手册》上陈军(Чэнь Цзюнь)的文章《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巨大成就》写道："赫鲁晓夫同志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保障世界和平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赫鲁晓夫同志访美成功是苏联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的一个光辉胜利，这一政策受到了整个世界的欢迎。"

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来北京参加中国10周年国庆期间，和中共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也对赫鲁晓夫访美给予了高度评价。

两党代表团一致认为："不久前赫鲁晓夫同志对美国的访问，是对美国冷战势力的沉重打击，是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世界和平事业的巨大贡献。这一访问将对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深刻的积极的影响。"

在赫鲁晓夫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期间和他离去之后，苏联大使馆收到了中国公民从各地写给赫鲁晓夫的许多信件。这些信件包含着对赫鲁晓夫访美的积极评价。没收到带否定意见的信件。信的作者们(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等，甚至还有右派和在信里对中国现在形势表示批评意见的人们)都一致赞扬赫鲁晓夫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形势的不懈努力，对赫鲁晓夫访美结果和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感谢赫鲁晓夫不顾访美之后的劳顿又来中国。

中国报刊非常正常地报道了苏联和兄弟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劳动群众对赫鲁晓夫美国之行的反应。

但是在中国，在居民中过去和现在未曾进行广泛宣传，宣传苏联政府首脑赫鲁晓夫访美的意义和结果。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C. 捷捷林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235, р. 8927, л. 99 - 102

№09970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加强中苏友好和团结

（1959 年 11 月 6 日）

摘自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59 年 12 月 8 日
第 496 号

机　密
文本第 3 份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谈话记录

1959 年 11 月 6 日

我第一次拜会邓小平，并同他进行了谈话。邓小平说他腿部骨折以后尚未完全康复。再过两三天他就要出来工作，但医生只允许他每天工作 4 小时。接着他问我关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庆祝活动的感受。我回答邓小平说，庆祝活动组织得气派宏大，显示出人民热情奋发，团结一致。

邓小平说，他参加了十月革命 40 周年的庆祝活动。他又说，苏联的一切都组织得很好。这种逢整数的纪念日应当好好庆祝。庆祝这些重大节日可以显示在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热情以及世界进步力量和兄弟党的团结。

我回答说，兄弟党的团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的庆祝活动期间得到了鲜明的表现。短短的 10 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足以鼓舞全世界人民的成就，中国人民的这一成就是任何人也埋没不了的。兄弟民族的团结不止一次地展示出其伟大意义。比方说，如果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乌克兰是个单独的国家，而没有参加由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组成的大家庭，它就可能被帝国主义者消灭和分解。友谊——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它的意义我们有时还不能彻底认清。历史终将证明，它有多么伟大的意义。

邓小平回答说，统一和团结，这确实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任何帝国主义我们都不害怕。“我们竭力维护和平，在和平条件下帝国主义必亡。如果一些狂人仍然要发动战争，那么在战争中他们得到的只是灭亡。全部问题就在于我们在蒸蒸日上。而他们内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其中也有美国的——这就是劳动人民。”

我说，H. C. 赫鲁晓夫同志的访问说明美国劳动人民对我们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极大兴趣。

邓小平说，因此，美国统治集团也害怕这次访问。他们想把赫鲁晓夫同志与人民隔开，但人民冲破了堤坝。我接着说，在社会主义力量发展和巩固的条件下，必须对帝国主义的阴谋保持高度的警惕。邓小平同意这个意见，他说："帝国主义很想破坏我们两国的团结，但这是徒劳的。"

邓小平问我很久以前是否从事过党的工作，我向他叙述了我以前做过的工作，并补充说，我把驻华大使的使命看作党的工作的继续。邓小平对我的这个意见很快做出反应。他说，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外交，而是党的工作。刘晓在莫斯科也不是搞外交，而是做党的工作。尤金在北京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外交官，他是在从事党的工作。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官来说，主要的不是例行外交公事。

我说，刘晓留给我的印象是个很有经验和很内行的干部。邓小平回答说，刘晓长时间从事党的工作，特别是地下工作。

邓小平很关心尤金同志的健康，他请我有机会时向尤金同志转达他的祝愿，祝他早日完全康复。他说，我们之间有过良好的合作。我说，尤金同志对所有中国同志对他工作中给予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向邓小平通报了苏共中央将要召开的中央全会和进一步发展与加强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的措施。

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说，你们解决这些问题较容易，因为你们有强大的工业。我们也打算把建立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的事业推向前进，我们的困难在于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在你们的帮助之下，我们不久前修建了1个拖拉机厂。

我说，能克服一切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有中共的领导作用，邓小平说两者都很重要，既要有中共的领导，也要有苏联的援助。他接着说：

"现在我们所处的形势比你们十月革命后早期的形势有利得多。如果再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它比我们都好。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苏联在各方面情况都很好。至于说我们，我们的情况也不坏。"

我说，在我们事业进展顺利的条件下，我们要采取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对待自己，力争根除一切缺点。邓小平回答说，我们也有缺点，并且一直都会有缺点。即使对于来自敌人的批评，有时也应当听取。

在会谈结束时，邓小平说，我们以后还要经常会见。

我为这次会谈对邓小平表示感谢，并希望我在大使馆的工作中能得到他和中共中央机关的帮助。参加会谈的有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苏联东欧司副司长余湛、苏联大使馆参赞 Б. Н. 魏列夏金和三等秘书 Б. Т. 库利克。

苏联驻中国大使

С. 契尔沃年科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235, л. 107－110

№13589

普希金与梅农会谈纪要：通报中印冲突新情况

（1959 年 11 月 13 日）

摘自 Г. М. 普希金的工作日记
1959 年 11 月 14 日
第 2818/ГС 号

机　密
文本第 36 份

与印度驻苏联大使 К. П. Ш. 梅农的会谈

（1959 年 11 月 13 日）

我应邀会见了印度驻苏联大使 К. П. Ш. 梅农。

印度大使说，(印度)总理尼赫鲁对苏联在中印边境事件中所采取的立场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包括 Н. С. 赫鲁晓夫在亲近一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上的发言。

印度大使又说，自己受本国政府的全权委托原本希望简要地向 Н. С. 赫鲁晓夫介绍一下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情况。但鉴于 Н. С. 赫鲁晓夫公务非常繁忙，自己无法亲自向他通报这一问题，因此便想通过我来向 Н. С. 赫鲁晓夫转达如下情况：

众所周知，前不久在印度与中国接壤的东北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边境冲突事件。印度政府希望此类事件今后不要再重复。然而，这样的边境事件最近又在拉达克地区重演。于是，印度政府便在今年 11 月 4 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抗议)照会(印度大使向我方转交了该照会的复印件)。印度大使强调，目前印度政府已收到了中国的答复性照会。在其中，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并没有提及印度政府在所发照会中所涉及的问题，而只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如建议两国军队沿存在争议的边境线各后撤 20 公里(其中包括各自占据的阵地)。对于上述建议，印度政府并不认为是无法接受的，于是便对它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以便向中方做出建设性的答复。印度政府还要向了解中国所提建议的印度军方专业人士进行咨询。印度大使继续通报道，当总理尼赫鲁结束自己对一些国家的 4—5 天的出访回国之后，印度政府将对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做出答复。

鉴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些行动，印度政府对中方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表示担心。在 1959 年 10 月 21 日发生的边界冲突中，印方被打死 9—10 人，7—8 人被俘。10 月 24 日，中方同意向印方移交死亡士兵的尸体和俘虏。为了协调这一问题，印度于 10 月 26 日专门派出了一个小组，但由于中方的原因导致其至今无法完成既定任务。

中方在这一问题解决上的拖延做法引起了印方的担心，即中方是想赢得时间以便对在押印度人施压。而中方的这一举动将可能导致整个问题的解决陷入困境。

印度大使指出，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和平解决争端是印度一贯坚持的外交政策。但这里已涉及国家领土的完整问题了。由于印度右翼分子和一些机关报刊的煽动，总理尼赫鲁已很难控制国内不断高涨的民族情绪。印中关系已有4 000年的历史，两国边界长度达到4 000公里，两国还从没有发生过边界冲突，更别说战争了。

针对苏联政府真诚希望中印关系保持和平和友好，印度大使表示感谢。

我答复印度大使道：大使先生说得很对，关于中印边境冲突，我们的立场印度政府应当是非常了解的，具体可参见塔斯社所发的声明和H.C.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上的发言。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共同的朋友——印度和中国——在边境问题上不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并能够通过谈判和双方都满意的方式来解决边界争端。

我承诺，将会把他所通报的情况向本国政府做出报告。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翻译司随员П.В.卡萨特金。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Г.普希金(签名)

分送给下列同志：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勃列日涅夫、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基里琴科、科兹洛夫、库西宁、米高扬、毛希丁诺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波斯佩洛夫、科罗特琴科、卡伦别尔津、基里连科、柯西金、马祖罗夫、姆扎瓦纳泽、别尔乌辛、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马林、潘友新、葛罗米柯、奥尔洛夫、普希金、谢苗诺夫、费留宾、齐米亚宁、波采罗布和图加里诺夫等，顾问小组，南亚司，苏联驻德里和北京大使馆，档案室(3份)

第4992/гс号

1959年11月14日

АВПРФ, ф. 090, оп. 21, п. 64, д. 3, л. 17－19

№24792

列瓦达的报告：关于在中国出差和调查的情况

(1959年12月[①])

出差目的。出差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人民为完成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而

① 该档案未标明具体日期。——编注

斗争”的问题。应该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关于中国社会阶级成分的变化,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在出发之前,研究所所长同意了我这次出差所要进行的一些主要的具体的工作:同中国的一些科学家进行会谈,对科学机构图书馆收藏的文献进行研究,对一些企业进行访问。这次出差的直接目的就是为集体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准备材料。此外,为我今后的研究计划准备一些关于今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阶级变化的材料。我认为,我完成了这次出差的主要任务。

工作安排。在中国出差的日期为1959年10月18日至1959年12月18日。

在10月20日到达北京的那天,我们的小组受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的接见。10月21日,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接见了我,根据协议,该研究所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起都应是主要的接待单位。但是,在会谈的时候,第三历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说,他们中,很少有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因为大家主要关注的时期是1919年之前,应该研究所领导的请求,我把我计划中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告诉了他们。第二天,我被告知,第三研究所不能对我计划的完成提供帮助,因为对于我感兴趣的历史时期,在他们单位还没有一位这样的专家,并且在10月23日把我介绍给了经济研究所。在讨论我的工作计划的时候,中国的同志们满足了我的愿望,但他们坚持减少在各省停留的时间。最初我请求的工作计划是:10—12天在北京,7—10天在上海,20天到一些中小城市——省级的城市或县级的城市,其余时间在农村工作。最后,在北京及其郊区停留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从10月20日到11月11—15日),其余的时间安排是:11月14—16日在郑州,11月17—25日在新乡及其近郊地区,11月26日在郑州,11月28日至12月9日在上海及其近郊地区。

我认为,安排更多的时间,以便对一些省的问题进行研究更加合理一些,但是在中心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安排计划中,同一些专家举行会谈太困难了,有时候,特别是由于领导干部过于忙于反右倾的运动,不可能组织这样的会谈。

在到一些省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我访问了国营第二纺织厂(10月30日),伊利联合糖果厂(11月3日),在石景山的名为中苏友好人民公社(11月1日),红旗人民公社(11月4日),北京第一机械制造厂(11月6、9、10日),妇女纺织合作社(11月11日),北京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展览会,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民族政策的10年”展览会。

此外,应中国同志的邀请,还访问了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①

10月2日,我被安排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特别改造的办公室负责人进行了会谈。该办公室工作人员非常详细地向我介绍了改造前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后来还把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材料交给了我。11月13日,在教育部就国民教育的发展、消除文盲问题以及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举行了会谈。

11月9日,哲学研究所的学术秘书吴传启接见了我。11月11日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

①　此处部分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举行了会谈，这两次会谈主要具有纪要的性质。后来得知，在我返回之后，将组织一些对我所提问题有研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会谈。

在北京我还在北京图书馆和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进行了工作。

在郑州我访问了郑州纺织机械厂(11 月 14 日)、纺织厂(11 月 15 日)、轻工机械制造厂，并参观了河南省国民经济和文化成就展览。

11 月 17 日访问了新乡师范学院。

11 月 18、19 日和 20 日访问了七里营人民公社。

11 月 21 日和 22 日访问了新乡郊区的一个人民公社。

11 月 23 日访问了新乡纺织厂。

11 月 24 日和 25 日同新乡市城市规划处、农业局和教育局的领导干部举行了会谈，11 月 25 日访问了新乡金属加工厂。

11 月 26 日在郑州同河南统计局副局长就河南省的发展举行了会谈。

11 月 29 日受到上海经济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所领导接见。

11 月 30 日和 12 月 1 日同上海资本家、合营工厂的一名厂长进行了会谈，谈论了关于该厂改造前后资本家的状况。

11 月 30 日同上海工会委员会主席就解放后上海工人和职员的状况问题举行了会谈。

……①

我共访问了 15 个企业、5 个人民公社、3 个县，同中央和地方一些机关的领导同志进行了谈话。根据我的请求在每个地方都安排了几个企业进行参观。总的来说，中国同志对我的请求是认真的，并尽力帮我完成自己的计划。这在我对河南省进行访问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明显。我认为，妨碍我实现一些预定的会谈的主要原因在于，由于现在举行的反右倾运动，一些领导干部过于繁忙。事先曾设想在上海和北京同从事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干部组织会谈，但是这些会谈没有举行。对此，中国同志多次致歉。

对中国一些问题的研究状况

由于上述状况，关于这些问题得到的信息是不全面的。看起来，第三历史研究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工作规模不大。用哲学研究所学术秘书的话来说，该所对现代社会问题的研究很少。被派往农村工作的一个工作人员开展了一些调查：但是调查材料还没有发表，只是部分材料被《人民日报》的“人民公社调查”系列报道采用。在哲学研究所有两名旧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冯友兰和贺麟在工作，他们不研究现代问题。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批评主要限于一些研究者出版的《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论文集以及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上海经济研究所对人口问题、就业问题、生活水平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他们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其他的一些省份也开展了调查工作，但是没有发表著作。该研究所非常关注对上海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改造问题。就这个问题出版了 3 本书，其中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

① 此处一段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材料——关于一些企业的发展和变革的历史。现在正在准备出版整套类似的材料集和关于上海10年社会改造的书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建于1957年,但是在1959年得到了急剧的扩大(工作人员的数量由50增加到了200人),现在共有10个部门:政治经济部、工业部、农业部、贸易部、金融部、统计部、国际经济部、上海市经济部、农业区经济部、经济史部。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于1959年,有38名工作人员。该所主要从事教学工作,该所教师也从事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学、哲学史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的作用问题,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阶级斗争的规律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发表著作。

在中国新出版的经济和哲学文献中,比较重要的著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伟大的十年》、《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论文集。改造办公室工作人员建议在利用去年出版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改造的书籍的时候要谨慎,因为其中的一些内容是错误的。

近期,看起来会出版一些关于个别经济部门的材料集、一些省经济的材料集以及关于社会改造的材料集,该书准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献礼。但用中国同志的话来说,该书还没有出版。

对这次出差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的评价

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同中国专家进行的会谈以及对一些工业和农业企业进行的访问可以使我们搞清正在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在苏联的研究成果中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得到的信息是部分的,大部分是关于某些单个地区和单个企业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对于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进程以及对于了解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都有很大的帮助。在努力完成预定计划的同时,我认为,还应该得到更加具体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设想。在一些地方,其中包括在农村得到的很多材料都是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关于全国的和一些大的地区的材料是不允许发表的,也不允许用于科学研究。但中国同志认为,关于一些公社和企业的材料可以在苏联发表,但条件是,不允许把关于部分地区的材料没有根据地当作是全国的材料。由于考虑不周,特别是中国同志在农村向我列举的数据经常是大致的数据材料,不充分的数据材料,但这并没有使它们失去价值。

关于人口问题。在上海经济研究所,中国科学家向我谈到了他们关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其中包括上海人口增长速度的想法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还得到了关于上海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材料,关于城市成年人组成的变化的材料。一些农村和县也有类似的关于自然出生率和人口迁移的材料。得到了关于金山(Синьсян)县和松江县有关城市和农村人口对比关系变化的材料。

关于社会成分。根据材料,居民被分为各工业生产领域、管理领域、文化领域的工人和职员。得到了全国范围的一些年份的资料以及上海县、奉贤县、松江县的资料。个别农村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说明了在农业改革和合作社运动之后农村阶级成分的变化。

关于工人阶级。前不久发表了关于普通工人增长的材料,这些材料补充了关于河南省、上海市、新乡市的材料以及个别县和个别企业的材料。得到的关于全国的以及河南省和上

海市的材料非常令人感兴趣，这些材料谈到了关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1958年工人阶级增长的根源。并且得到了关于全国、地区和一些企业的具体的关于来自农村的工人的材料以及关于他们同农村的联系形式的材料。

在一些谈话中搞清楚了一些问题：关于劳动的支付制度、关于转而实行临时工资制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的趋势。从一些企业得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关于工资变化的材料。得到了关于工人家庭收入和支出的材料，关于他们的住房保障、幼儿园的材料等。

关于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在这个问题上，关于北京第一机械制造厂的材料和上海器具厂的材料特别充分。

关于工人的学习和文化水平的材料。得到了关于参加夜校的工人和职员的材料，关于学习的形式的材料，关于企业政治教育的材料以及关于识字率和受教育程度的材料。

关于农民。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全国范围的总的材料。得到了关于一些公社和一些县在一些年份经济变化和农民劳动积极性增长的详细材料。得到的关于人民公社的详细材料可以使我们对公社与国家和单个生产队在现在条件下的关系有了具体的认识，对人民公社中的工业以及其中的劳动条件有了具体的认识，对公社的管理、个体经济的作用、分配的形式、市场等有了具体的认识。还有一些关于城市和农村经济关系的材料。从在各公社和生产队进行的谈话中得到的材料使我得到了关于一些预算的材料，在一些情况下还是关于几年预算的材料。我也得到了关于个别公社和县在近年新的发展计划的材料。

关于以前农村中的剥削阶级的状况问题也得到了一些关于一些公社和县具体的关于以前富农、地主及其家庭成员表现的材料。

关于资产阶级的状况。得到了社会改造之前和之后关于各类资产阶级的收入和财产规模的详细材料（全国的、上海的以及一些合营企业的）。关于他们现在的状况，也得到了一些关于资产阶级代表参与生产的材料，关于他们放弃利润的材料以及关于利用资产阶级的部分收入为公共服务的材料。

关于文化。得到了关于居民识字率的材料，关于国民教育体系发展的材料，关于学员社会成分的材料以及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形式。得到了关于个别地区的、关于公办学校工作的材料。得到了关于上海居民教育增长的材料。

结论。上述罗列的只是中国同志在谈话中列举的材料和反映的状况。只有在对得到的所有的文献材料进行研究之后才能评价上述材料的意义。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我收集到的材料以及已经发表的一些材料，可以为集体研究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中关于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为题的研究工作的完成奠定非常充分的基础，也可以为我今后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的专著的写作奠定基础。

建议。应该向中国发送的不仅仅是根据协商的形式拟定的简短的计划，而是尽量详细的关于具体问题的清单，这些具体的问题事先应该在莫斯科协商和确定。这将会极大地方便我们的工作以及接待方的工作。

我认为,应当事先同那些研究共同的题目或者相近题目的学者协调研究计划,这样就可以相互帮助。

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哲学博士

Ю. А. 列瓦达

1959 年 12 月

АРАН, ф. 457, оп. 3, д. 3, л. 100 - 115

№20638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印度的反华活动

(1959 年 12 月 1 日)

1959 年 12 月 8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 年 11 月 6 日至 12 月 7 日

第 292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59 年 12 月 1 日

应乔晓光的请求,我接待了他,并与他谈了话。

乔在谈话时讲,昨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朝鲜大使费舍尔拜访了他,并把外交使团的公文案卷转交给他了,费舍尔在长达 4 年的时间内任该使团的团长。

我祝贺乔接受了外交使团团长的职务,并祝他在巩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谊的事业中工作得富有成效。

乔同我商量该用什么方式去组织一次欢送外交使团团长里·费舍尔的仪式,后者为在那些派驻朝鲜的大使以及整个外交使团的工作中建立友好氛围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以大使们的名义组织一次告别宴会,并赠送一件礼品留念。

然后我对乔讲,不久前,苏联最高苏维埃审阅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

1959 年 10 月 27 日致世界各国议会的信，并发出了复函，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旨在用和平民主方法恢复朝鲜民族统一的措施。接着我讲述了复函的内容，同时着重指出，解决朝鲜问题应该从所有的外国军队都撤离南朝鲜开始，就像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去年秋天之前撤离那样。

乔也讲了美国人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孟买总领事馆的一名工作人员的事。

由于这一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中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孟买总领事馆拘留美国领事馆的一名工作人员。鉴于这种诬蔑性的声明，外交部于今年 11 月 30 日发表了一个声明，该声明是揭露驻孟买的美国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的丑陋行径的。

我说，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是“冷战”的拥护们所感到厌恶的，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今后也将企图通过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和挑拨离间的途径去维持国际紧张局势。

我向乔打听了一下，有没有尼赫鲁对周恩来的最近一封信的回信。

大使回答说，他没有被正式告知，回信是否已发出。然而，印度报刊正在大张旗鼓地评论尼赫鲁给周恩来的信的回信。印度报刊在自己文章中声称，尼赫鲁不接受周恩来的从边境线上撤走边防军的提议，并提出了要中国边防军单方面撤离的要求。

接着乔讲，尼赫鲁不愿意会面和进行以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建议为基础的总理级别的和平谈判，并宣布，只有在中国政府接受印度的要中国军队撤离尼赫鲁认为是印度领土的拉达克地区的提议的情况下，才会有谈判。此时尼赫鲁的出发点是从前在拉达克的领土上有过一个独立国家的那个事实。接着乔说，拉达克的统治者们同西藏打仗，结果失去了独立，并入了西藏。乔说，尼赫鲁以此为据认为拉达克地区的中国领土是印度的，并要求中国政府把这块面积等于 4 000 平方公里的领土转让给印度。乔说，中国政府不可能同意印度过激分子的凭空臆造出来的理由。

接着乔告诉我，现在印度国内正在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华运动。在给这场运动煽风点火的过程中，印度的一些著名的国务和政治活动家担任的并不是最小的角色。例如，印度国防部长不久前在自己的发言中宣布，在解决同中国的边境纠纷的过程中，印度政府将会用直到动用武力为止的一切方法来捍卫自己的领土权。

接着乔说，美国和英国在煽动反华运动的过程中占着重要的地位。

我讲述自己的看法说，印度的反华运动是一连串旨在燃起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敌意和仇恨的帝国主义挑拨离间行动中的一个环节。帝国主义分子心里非常明白，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的领头国家，所以他们竭力用一切方法破坏它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以便保持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然而，印度右派分子和他们的美、英主子们的扩张主义目的一定会破灭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人民和亚洲热爱和平的各国人民都非常明白真理是在哪一方，并且都支持中国人民的争取亚洲和全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

谈话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结束的。

АВПРФ，ф. 0102，оп. 14，д. 7，л. 287 - 289

№10462

赫鲁晓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备忘录：关于裁军问题的决议

(1959年12月8日)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成员：

我愿意明确表达一些想法，我们应在努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进一步采取行动，并就有关缩减军备和裁军问题做出决议。

当前，苏联已经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优越的位置。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访问和我们在联合国全面裁军组织上的提议被世界广泛接受，甚至各国的反动派也不能简单地拒绝和忽视它。甚至那些不想缓和紧张局势、不想裁军的人，考虑到这样广大的公众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减少军备的愿望，都不能公然反对它；也许他们将用拖延战术找到一些论据以扭转他们的颓势，或者想推迟或破坏对我们提议的表决。

我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利用这一机会。这是一个对我们有利而敌方不满意的机会，它是我们依靠公众的认可、国际声望和我们始终如一地保持几年的领导地位和主动权而获得的。我想现在我们应该着手进一步缩减我们国家的军备，大幅减少陆、海、空三军人员，甚至不以其他国家的相应裁军为条件。我想也许能削减100万或者150万人员，这必须与国防部讨论研究。

我相信这样一种相当大的精简将不会破坏我们的防御能力。然而，如果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并且实现它，将有对国际形势有巨大的积极影响，并且，我们的威望将在全世界的眼光中出现巨大的增长。这将是对和平的敌人、战争贩子和冷战鼓吹者的不可抗拒的打击。为什么我相信今天这样做是可行的，而且没有危险？我的决定是基于：第一，事实上现在我们苏联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很好的状态；第二，我们优先关注火箭工厂；当然，我们有适于任何军事目的的各类火箭，从远程到近距离战术范围的"地对地"火箭以及"空对地"和"空对空"火箭，核潜艇等等，而且，从爆炸物的生产来说，我们有很多的种类。另外，我们已经设计出并连续生产这些火箭。在这封短信中我将不列举所有这些火箭——那些主管，他们知道，当我们开始讨论它——我们将反复讨论——因此我不在信中列举，但是当我们开始讨论的时候，我能展示更多的细节。我们现在有远距离射程的火箭，并且有实质上能够粉碎世界的数量。人们也许要问——我们有这么可怕的武器——原子弹、火箭武器，那么我们还要有像我们今天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吗？

这没有道理。我们的设想是我们不寻求战争，并且我们不准备进攻(战争)，但是，我们准备防御，如同我们做的那样。如果人们接受这一假定，当我们有类似这些火箭的强大的武

器的时候，我们军队就有保卫国家的能力，可以击退妄图攻击我们祖国或我们同盟国的敌人。

但是，战争是他们希望的。当我们事实上能运用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把这些国家从地球上抹掉，并且我们的水下火箭能打到地球的任何一点的时候，哪个欧洲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胆敢攻击我们？

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够成功地裁军，并且不能使十国委员会做出裁军的决策，我们就不会保持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的提议将被送到委员会的迷宫，将有许多的谈话、讲演和华而不实的空话和颂扬，并且，这将使我们在这一问题中的主动权相应减少。

假如我们现在就通过决议，裁减我们的武装力量大约100万或150万，这将是适当的论据，是一大进步。我认为对我们来说，裁军的条件是非常成熟了。的确，我们已经对此表示了看法：在我的报告中，并且在我们其他的宣言中，我已经讲过了。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我们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经济竞赛来解决。因此我们提议并实施进一步裁减我们的武装力量，我们承认将给我们的对手——帝国主义国家施加压力。一些同志们可能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我们裁减军备，而敌人不会这样做。但是，如果敌人做这件事情，就说明有问题了。我们裁军，是因为我们的核和火箭武器能够使我们在必要的水平上保持防御能力，因为我们不想打仗，所以我们想裁军，因为我们不准备进攻。苏联从不寻求征服，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庞大的军队呢？维持这巨大的军队意味着减少我们的经济潜力。我们有精简军队的机会。即使我们的敌人不随着我们的样子做，也不必顾虑会给我们造成损害。

相反，像在社会主义国家显现的情况那样，国家维持着大量的军队(比如，他们的经济上的潜力，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强大的热核和火箭武器)，打个比方说，这些军队吮吸他们的预算，耗尽国家经济，并且，如果拿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这件事来说，他们(即帝国主义国家)将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的“同盟国”，因为他们将吞没他们的预算，减缓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有助于增加我们体系的优势。

我对这一问题产生了许多想法，决定在我到达莫斯科之前送出这样一封短信，以便党中央主席团成员和候补成员能阅读它，并在我到达的时候讨论它。如果同志们赞成我，那就能通过一个必要的提议。我的看法是，能够做以下事情：召集最高苏维埃开会，例如能在十国委员会开会前的1月末，或者在2月(应该挑选时间，但不应耽搁)召开会议，那样在2月召开的十国会议将讨论我们的提议。在十国委员会开始其工作之前，我们将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一名大会报告人，向最高苏维埃作报告，展开辩论，做出决议，承诺呼吁中的保证。无论其他国家对我们呼吁的反应如何，无论他们是否追随我们的榜样，我们都将遵守最高苏维埃的决定。

我确信这将是非常有力、令人难以置信的一步。而且，这一步将不会以任何方式对我们的防御带来损害，但是将带给我们主要的政治、道德和经济上的好处。因此，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用经济上的术语来说，它将意味着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社会主义

经济所积累起来的强大的资本。因为我们的经济是成功的,发展是迅速的。我们的科学已经进步到这样一种程度,使我们在创造保卫我们国家的手段上占有优势。并且,我们不仅有科学的发明,而且为了实际的需要能使科学的发现巧妙地实现。我想,现在有了原子弹和氢弹,有火箭,而同时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将没有道理。

另外,应该记住自从我们拥有现代化的、强有力的、迄今为止是无法防御的武器,并且自从我们维持这支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以来,的确使我们的敌人惊慌,并且它甚至使那些以不同的方式欢迎公正裁军的诚实的人们受到惊吓,但是他们的害怕也许正好促成我们策略上的转变。他们的争辩如下:苏联提出了新的裁军建议,但是不在它自己的领土上裁军。这可能使一些诚实的正在寻求裁军的人们害怕。抵制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反动势力,那些侵略成性的和军国主义的武装力量毫无疑问将利用这一点,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如果我们无论如何都进一步裁减我们的武装力量,那么这样的步骤将鼓励资产阶级国家里的那些力量,那些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那些资产阶级国家里的打算改善国际形势、通过和平共处原则来生活的人们。这将加强他们的力量,使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的集团,无法利用我们的优势作为恐吓其他国家的论据。

应该就此交换意见:我们如何去做以及全部的细节。我们将给国防部、总参谋部指示,以便他们具体准备提议。

这样的裁军,这样大规模的裁军将持续一年、一年半或者两年。这次,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在此期间逐步地裁减军队,因为这样大量地裁减军队,需要接纳他们:官员们、军官们(士兵更容易接纳),为了将他们全部安置和接纳。然后我们将看一看它进行的趋势,因为我们不是立刻裁减:它将需要一年、一年半、两年(但不超过两年)。它将是合理的。如果我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一项大约要4年的全面裁军提议,但我们在2年或更少的时间内实行部分的单方面的裁军。这将是合理的和令人信服的。此外,它也是没有危险的。

我经过透彻的思考,向主席团提出审议这些建议,我希望我们的主席团好好地讨论它们,并权衡所有的争论和反对意见。也许我不能预见到每一件事。但是,看来我的这些提议,如果我们实现它们,将不会引起任何对我们国家的损害,将不会威胁到我们针对敌军的防御能力,而是将提高我们的国际威望,加强我们国家。

我的这些提议中有一些细节,但是,我不在备忘录中描述它们。当我们开始讨论它们的时候,我将阐释我的论据中比在这一备忘录中提到的更多的细节。例如,裁军时,应该确定某个时间,也许确定某个程度上,军队编制转到地方系统。换句话说,将有些团和师的建立实行属地原则(城市新兵在他们服役时不离开他们的企业)。当然,应该有适当的军官做这样的军队单位的骨干,武器必须储存在某处仓库里。我们必须有运输机空运系统,因为在紧急情况下必须把这些团从一个地方迅速地部署到其他地方。例如,如果必须把几个师调到德国,我们必须几乎在几天内完成它。给这些地方师的武器必须保管在靠近这些编队展开

地点的各种适当、合理的地方。例如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哈尔科夫的这些师，得到警报，将立即到达指定地点集结，乘飞机出发。并且，我们还将考虑到其他因素，因此，我们国家的防御能力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

我们将解放因维持巨大的军队和武器而枯竭的资源，维持军队的负担将更小，并且，我们的国内以及国际的政治地位将加强。在国际竞争中为了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中，我们将以有利的地位在更多的领域获胜，我们国家的威望将更进一步增长。所有这些将发扬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理，促进我们为和平而奋斗，因为不仅是工人阶级，而且有农民、小资产阶级分子在每个新的年度变得更加赞同我们。他们的赞同将增长。他们首先将把恐惧转变到中立状态，然后将逐步发展为对我们国家的同情。我感到这是自然的，我们应该努力实现它。

当我说也许我们应该不仅有骨干军队而且要有部分地方自卫武装的时候，这样做实质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重复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做法。但是，形势不同，某些方法也不同。当时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没有军队；今天我们有资源和武器，我们有一支军队。我们不能不保留军队，而且我们也不想那么做。

但是，我们应该以这样的方法建设这支军队，它将是适当规模的，没有过度的累赘，以便它能做好战斗准备，满足国防的需要。

当然，我们也必须整顿军事院校系统：他们的分布和数量。也许，如果我们转变为新体系，我们也应该设立这样的军事学校：军官们将不离开他们在企业的工作而受训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全部这些措施将无疑地去掉国家预算的负担。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实现我大致描述过的单方面减少我们武装力量的提议。

一个关于我们军队院校的消息。当初我们创办我们综合军事学校的时候，我们国家没有足够的受过训练的人员当教官。如今，所有的年轻人都受教育，因此，征募足够的人到军校工作，培训干部们，使他们不脱离生产，并且为全军的所有分支准备军官是可能的了。这些指挥官将是更接近人民的一类人，而且是不受所谓的社会等级约束的，可为军校提供更好的生源。

在其他方面它将是有意义的，并且，费用将不那么昂贵。

这些问题我认为必须提交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仔细讨论。

H. 赫鲁晓夫

1959 年 12 月 8 日

ЦХСД，ф. 2，оп. 1，д. 416，л. 1 - 9

№24957

杰缅季耶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向中国提供设备

（1959 年 12 月 11 日）

副本

绝　密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 1959 年 1 月 9 日第 61 - 25сс/ов 号决议，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航空技术委员会应该在 1959 年向中国的 П - 15 导弹(火箭)提供两套检测设备和一套地面装备，而从协作工厂得到的产品向协作工厂订购。

上述成套产品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航空技术委员会生产，而部分从协作企业得到的产品，将在 1959 年 12 月 15 日之前运往中国，但是附件中列出的一些特别的汽车以及一些复杂的装备，由于国家航空技术委员会在 1959 年没有储备的装备，因此不可能供应。

为了保障对上述汽车和设备的供应，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航空技术委员会请求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划拨必要的储备金，并请求国防部从现有的储存中供应这些物品。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通知说，1959 年不可能在工业生产中安排这些设备，而国防部则拒绝了从现有的设备中供应。

因此，请求把附件中列出的产品改在 1960 年供应，并责成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委员会在 1960 年生产和向中国供应这些产品。

我将提供苏联部长会议命令的草案。①

国家航天技术委员会主席

П. 杰缅季耶夫

1959 年 12 月 11 日

РГАЭ, ф. 4372, оп. 79с, д. 261, л. 5 - 6

①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的内容为：(1) 在对苏联部长会议 1959 年 1 月 9 日做出的第 61 - 25сс/ов 号决议关于货物的供应问题作了部分修改；(2) 允许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贸易联系委员会根据 1959 年的附件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供应的部分特别设备的期限推迟到 1960 年。——原注

№26596

苏洛耶夫致马克萨廖夫报告：向中国供货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1959年12月12日)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
1959年12月12日
第A118－4685号

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
Ю.Е.马克萨廖夫同志：

为完成1958年1月18日所签的苏中协定中规定的科研工作，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在根据中国的申请安排订购必要的设备、仪器和器械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中方在编制这些设备的申请时，苏联负责科研项目的责任机构没有参与，因此中方所订的设备不全是为进行科研而必需的，并且有些设备，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履行国外供货的生产。

一些申请，显然是依据我们专家不谨慎的建议提出的，或者是基于到访过苏联实验室、研究所和企业的中国专家、副博士研究生和大学生提供的信息编写的，未考虑供货中的必要性。

有这种情况发生，是由于必须与中方共同解决所有与仪器、材料和设备保障科研工作相关问题的苏联负责科研项目的责任机构(苏联科学院、国家无线电电子委员会、国家化学委员会、通信部及其他单位)回避了这项工作。

由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是执行1958年1月18日协定的监督机构，为理顺对上述设备和仪器的订单安排，请您采取如下措施：

一、责成苏方负责科研项目的责任机构在编制科研工作计划时，经与中方协商确定进行研究所必需的设备供应量。

苏方责任机构必须明确供货的类型、特性、大致价格、必要性及可能性和每一项的生产厂家，指出设备有无批量生产，并向中方给出相应的结论。

确定供应量的工作应在本年3月1日供货前结束。

二、鉴于1958年1月18日签订协定后有新部委和新的国家委员会成立，以及其他部门进行改组，必须明确哪些苏方机构是负责科研项目的责任单位，并在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中规定的负责科研项目的责任机构名单中进行相应的变更。

还应当研究替换与科研工作无关的机构问题，比如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电子工业处(第11个研究方向的4个项目)，指的是这些机构无法展开这个问题的任何工作。

国家委员会副主席

M.苏洛耶夫

ГАЭРФ，ф. 09493，оп. 1，д. 988，л. 145－146

№09068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赫鲁晓夫关于单方面裁军的提议

(1959年12月14日)

摘自1959年12月14日中央主席团会议第253号决议

第253号记录

绝　密

致赫鲁晓夫同志：

关于为进一步减少国际紧张局势而奋斗

一、赞成H.C.赫鲁晓夫同志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备忘录中的关于由苏联单方面实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直接措施的提议。

有关单方面实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直接措施的问题，应该被列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议程中。

二、委托国防部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对这一问题提出具体意见供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审议，同时也作为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参考意见。

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2月18日召开今年指挥官会议，总参谋部首长和军区的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讨论有关H.C.赫鲁晓夫同志在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备忘录中概述了要点的提议在军队里的实际措施。

委托H.C.赫鲁晓夫同志为会议主席。

中央委员会书记

ЦХСД，ф. 2，оп. 1，д. 416，л. 10

№08103

苏斯洛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函：呈送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报告

(1959年12月18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兹呈上在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要作的《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国之行的报告》草稿。

请让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一阅，如他们对草稿意见，请通知我们。

M.苏斯洛夫

1959年12月18日

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的报告(草稿)

同志们！

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党政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的报告，主席团同意代表团的活动，决定把这一问题通报给中央全会，同时也把我们同中共中央的关系通报给中央全会。

代表团今年9月赴北京是为了利用这次机会向中国朋友们通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访美的成果，并就一系列现实的当代国际问题与兄弟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交换意见。

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见和在会见时所进行的互通情报和交换意见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紧密的兄弟般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共同目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

我们一直深刻同情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革命斗争，千方百计支持他们的斗争。苏联人民为人民中国——我们的朋友和盟友所取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我们和中国同志在当代主要的根本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

同时，不能不看到，苏共中央和中共领导过去和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政策的某些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我们不止一次同中国领导人讨论过这些问题。这次北京会谈给了我们向他们公开讲明我们的考虑和听取他们对某些原则问题的观点的机会。

在向中央全会通报我们同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时，中央主席团的出发点是：全会不仅应当知道这些相互关系中的积极方面，同时还应该知道它的困难方面，为了顺利地克服这些困难，坚定地贯彻继续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统一的方针，必须

清楚地看到这些困难。

在革命胜利后的10年时间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所有社会主义建设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内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起了工业化的基础。

现在，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础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千方百计加快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任务，以便在今后10—20年的时间里使国家摆脱长期以来的贫穷状况，使之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认为，我们的中国朋友根据自己的国情这样提出问题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我们不只是同情，而且实际上总是帮助兄弟的中国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纲领，认为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责任。可以充分地说，在291个工业企业和59个独立的设施和其他项目的建设上，苏联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重大援助。其中135个企业已完全或部分投产。在设计，提供设备、材料和给予其他技术援助方面，从1950—1957年期间，苏联所给予的援助以出口价格计算总额将达140亿卢布。在过去10年时间里，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达1.1万人。在苏联企业学习和实践过的中国专家和工人达7.5万人，大学生和研究生超过7 000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给予了中国援助，帮助中国100多个工业企业的建设，或提供其他援助。

同志们，这是苏联人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小贡献。

在给予中国共产党人以应有的援助，帮助他们努力发展国家，积极而巧妙地动员劳动人民实现所提出的任务的同时，我们对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所出现的阴暗方面不能视而不见。

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共领导近来出现了对自己的成绩和能力估计过高，夸大中国社会主义关系成熟的程度的倾向，他们因中国已经站了起来并得到显著的巩固而有点头脑发热，尤其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

在这次会议上，实质上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计划，采取实施所谓“大跃进”的方针。我们的中国朋友们觉得，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达到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8%—19%的速度还不够。他们抛弃了1956年所确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控制数字，在1958年和1959年期间多次改变计划，过度扩大计划。

为了给自己的新的经济计划找科学根据，中国的同志们开始发展值得怀疑的“以跃进的方式”发展经济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经济不应有计划地逐步发展，而应采取跃进的冲击方式。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直接讲，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跃进”，应该按照“马鞍形”的方式发展国家经济，遵循“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原则。马鞍形，刘少奇同志继续解释说，这意味着两头儿高，中间低。

中国的同志们认为这种跃进的主要手段和动力是真正的群众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国民经济似乎是靠加大劳动力的紧张程度，靠紧张再紧张。不难理解，这种领导国民经济的方法违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破坏国家正常的经济生活。

为了实现“大跃进”，中国的同志们大搞所谓的“小高炉”。他们认为借助这种办法可

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大大提高生铁和钢的产量。不顾对其他部门，首先是对农业的损害，大约有9 000万人被投到了“小高炉”工作中去。1958年为建设自制的小高炉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白白消耗了几千万吨煤炭。结果炼出300万吨钢，但它们不得不从国家指标中划掉，因为这些钢，连中国同志自己都承认，回炉都不能用。这是不奇怪的。在今天，在原子能时代，当生产建立在高科技成果基础之上的时候，哪里还需要这样的金属呢？

顺便指出，在1959年整个苏联黑色冶金部门，其中包括采矿、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总共才70万人。这年，我们的黑色冶金行业为国家生产矿石9 440万吨，生铁4 300万吨，钢6 000万吨，轧材4 690万吨。

尽管中国朋友们利用人民的巨大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违反了有计划地管理经济的原理，结果造成了国家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引起普遍的紧张。1959年初，开始暴露出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部门严重落后。国内出现了紧张形势，居民粮食和工业品短缺。农业感到劳力不足，城市有将近1 000万多余的工人，他们不得不被工厂解雇，重新返回农村。

我们看到了“大跃进”的隐患，曾同志式地坦诚地给中国朋友们讲了我们的疑虑。我们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及时地提醒中国人注意他们计划中的严重缺点，但没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只是过了很长时间中国领导人才承认领导国家经济工作中存在失误。在中共中央1959年8月召开的全会上通过了大大缩小工农业发展速度的决议，使之适应国家的现实能力。改变了对待小高炉的态度。尽管中国同志至今仍在报刊上继续强调用土办法大炼钢铁运动的意义，但实际上去年建起的成千上万座小高炉现在已停止使用，大多数已被遗弃或拆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同志们放弃跃进式前进。类似的跃进在中国农村还可以看到。1958年中期，在中国兴起了建立“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为取代现有的农业合作社，开始成立农民联合企业，在这种企业里，中国的同志们企图实行明显不适合生产水平的分配原则，以军事化的方法组织劳动。在这种公社里，大体联合有5 000个农户。地方工业、贸易和财政问题交给公社管理。地方人民政权机关被取消，其职能转交人民公社管理部门。在人民公社里开始建立劳动连、营、团。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在农村，在一段时间里许多城市也建起了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里，农民的全部财产，包括房舍、家禽和家什都实行了公有化。按劳分配被平均实物供给所取代。用强制的办法实行公共食堂制。

所有这些实验，不是在一些个别地区，而是有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大国的全部国土上进行的。于是我们产生了一种印象，觉得中国的同志们试图建立一种崭新的农村组织形式以超越社会主义这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试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在落后的中国农村，在极其简陋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中直接指出，建立人民公社是领导农民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的基本

方针,强调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我这里所说的还不是中国报刊和个别负责同志的讲话,在这些报刊和个别的讲话里,中国农村建立的人民公社不少地方简直与共产主义没有差异。

在过分夸大城市和农村社会主义关系成熟程度的同时,某些中国理论工作者公开攻击和反对在中国条件下实施列宁的物质利益原则,把这一原则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某些“理论工作者”公开宣布按劳分配的原则已经过时,应当被新的分配原则所取代。中国人所主张的,其实不是别的,正是平均主义。他们认为,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那就建立公社吧,尽管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政治条件都不具备。

自然,中国同志们的所有这些危险的表现,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简单粗浅的理解,不能带来任何好的结果。到1959年初,中国的农村形势严重地恶化起来。按照统计资料,去年中国获得了大丰收,而实际情况是,不仅城市,连农村都出现严重的粮食困难。

所谓的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导致了商品粮的急剧减少。中国人自己承认,农村已卖给城里的粮食开始就地加工,没几个月就被公社吃光了。采购部门已付款临时存在公社里的粮食也被公社吃光了。违反物质利益原则导致公社劳动纪律松弛;部分农民开始不好好出工;劳动生产率降低了。

面对这些困难,中国的同志们被迫在农村按证定额分配食品。你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国内政治的复杂化迫使中国的同志们从去年年底开始改变了对人民公社的许多观点和方针。生活严肃地纠正了他们。他们被迫在公社恢复被他们破坏了的社会主义劳动原则和分配原则,纠正把农民财产充公的路线,取消了农村军事化制度。现在形式的人民公社实质上是大型的农民合作社联合企业。中国的同志们现在强调这些联合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保留人民公社名称的情况下实际上改变了它的内涵。公社内部基本的生产单位现在是生产队,是实际上过去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房舍和小副业不再公有化。给农民重新分配了宅旁地段,鼓励农民个人饲养牲畜和家禽。吃食堂现在采取自愿原则。

当我们谈论中国同志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所犯的错误时,我们没忘记,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上述错误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同志们领导国家和国民经济的经验不足。当然,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其他兄弟党有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但是,别人的经验,即便是最好的经验,也不能完全代替自己的经验,只有自己的经验,才是共产党员和全体人员最理解的经验。须知中国同志们所犯的许多错误,当年我们都犯过。我们也曾试图建立公社,组织劳动大军,在集体农庄收入分配上允许平均主义。自然,中国同志知道这一切。但他们没吸取我们的经验。在进行类似的实验时,现在他们不能不看到,客观的经济规律是不能绕过去的。应当认为,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干部的成长,中国共产党人将清醒地估计事物的形势。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同志们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引起了我们深刻的怀疑。中国共产党1956年提出的这种思想工作方针，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实际上意味着放弃党领导文学、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原则。按照这一口号，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获得了宣传自己的观点的广泛可能性。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的反动派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在学校讲坛上，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实际上，“百花齐放”的理论导致了文化领域反社会主义倾向的活跃，导致了1957年中国资产阶级右派公开的反革命进攻。看到这种情况，中国的同志们开始改变对“百花齐放”口号的初始解释，开始限制“百花齐放”这一口号，宣布将只支持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那些观点和学说的发展。结果，中国的同志们被迫又回到唯一正确的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上来——在科学和文化上实施党性原则，但并没有公开放弃“百花齐放”的口号。

同时还应该注意到，中国同志们试图赋予他们的某些措施以普遍意义，不仅仅对中国适用。在《人民日报》、中共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在某些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中，“人民公社”、“大跃进”、“百花齐放”、领导干部进行所谓的“劳动锻炼”等，都被作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词汇来加以描述。

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开始效法中国，尽管在那里实施类似措施可能会造成更危险的后果。甚至在地方上我们也有一位同志，不分辨怎么回事，就试图宣传和贯彻中国朋友们的类似创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乍看起来属于中国内部的问题报告中央全会的理由。

应该说，中国同志们曾想各种办法，试图让我们支持他们的人民公社、“大跃进”等这些创举，支持他们的“百花齐放”口号。他们希望我们广泛、正面报道、宣传这些问题。我们能这样做吗？假若我们在苏联报刊上，在正式讲话中对中国同志们的这些创举给予正面的评价，那将会产生什么结果？自然，这样做他们会很高兴。但这会给中国共产党人帮倒忙，使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结果，当中国朋友们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时，他们会有充足的根据谴责我们没有及时以同志式的态度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而是相反，由于虚伪的动机和对团结精神的不正确理解而加深了这些错误。我还不用说，这样做我们会把我们的干部和其他国家的兄弟党引入歧途。

同时，我们也不能站出来直接批评，因为这样会引起不必要的公开辩论，会被说成是干涉中国内政，让我们的敌人幸灾乐祸，笑苏共和中共中间发生了分歧。在这些情况下，唯一的抉择是避免公开辩论，通过私下会晤以及兄弟党关系中使用的其他方法，向中国朋友们解释我们的立场。苏共中央主席团正是这样做的。

现在让我转向我们同中国同志们存在一定分歧的某些对外政策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的积极支持下，确定巩固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和影响增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总的来说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事业，为保卫和平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支持苏共主要的对外政策措施，与我们一起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提高社会主

义阵营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而斗争。

然而,最近以来,尤其是从1958年开始,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开始出现骄傲和急躁的成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些对外政策不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不利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中国的同志们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1958年,中国出版了题为《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小册子,于是上述命题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下面从小册子中摘录出的几句话,代表着对帝国主义的典型看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

中国领导人发动这场思想运动,试图以此教育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这一用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在宣传"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一命题时令人产生吹牛和对战争威胁满不在乎的情绪。甚至试图为这种立场找理论根据。在上面提到的小册子中就包含有这样的原则:"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这是不可抗拒的法则。"

1957年秋天,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发言中发展了类似的观点。当时他讲:"问题是不能用钢铁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

"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毛泽东同志继续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

所有这些见解离对国际舞台力量对比作具体分析相去甚远。中国朋友们这样简单地号召不要怕帝国主义,要相信"原子弹是纸老虎","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等等。看来,他们只是根据自己过去同蒋介石的斗争和朝鲜战争经验出发的,对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现代战争估计不足,不知现代战争可造成数亿人的毁灭。

当然,不应该拿原子战争蕴藏的危险吓唬人民,但是也不应该安慰人民,说战争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可以轻视它。

当教育人民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时候,就可能对现代战争产生错误概念,国家和人民就可能对战争处于无准备的状态。

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应该教育人民树立相信社会主义力量的伟大信念,让每一个人都坚信,一旦发生战争,不管斗争多么残酷,胜利将一定属于社会主义。但是我们的方针不是战争。在苏共二十大决议中,兄弟党声明和和平宣言中,包含着当代正确的结论,在当代条件下,不存在所臆想的战争不可避免性。捍卫和平事业的是当代强大的力量——不可摧毁的社会主义阵营,全体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联合所有这一切力量可以防止新的战争的发生和保障和平。正是这一点决定着我们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保障长期维护和平的路线。这就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战争和和平的观点;我们不止一次给中共领导人讲过这些观点。

应该说，中国同志们的好战情绪带有故作姿态的性质。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在危机时刻，他们解除了警报。

例如，去年台湾海峡地区形势紧张的时候就是这样。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为收复台湾和澎湖列岛进行着正义的斗争。他们不止一次声明，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是完全合法的，我们支持这一立场。

至1958年之前，中国的同志们为沿海诸岛，其中包括澎湖列岛，主要进行的是政治斗争，目的是动员社会舆论界支持自己的正义要求。但是到1958年8月，出乎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预料，中国部队开始突然炮击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美国为援助蒋介石把自己的部队调到台湾地区。大陆和金门、马祖对射了几个星期。远东局势迅速紧张起来。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信件交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信中声称，我们把对人民中国的进攻看成是对苏联的进攻。我们认为坚定地支持兄弟的中国人民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盟友的义务把我国和兄弟的中国人民联系在一起。

从我们截获的秘密文件中得知，美国统治集团已在精神上做好准备，准备把上述沿海岛屿交还中国。然而，当把沿海地区的形势弄到白热化程度，而且按照自己的声明走了很远之后，在关键时刻中国的同志们却踟蹰起来。他们开始强调，说什么中国不急于解放沿海岛屿，它似乎对蒋介石在这些岛上驻军感兴趣。

此后整个事情变成了定期炮击列岛和对美国发表警告；“严重警告”现在已达70多个。

我们完全不明白，中国怎么能对武装敌人待在它的岸边和家门口感兴趣。当时很清楚，中国的同志们只是动用福建前线的大炮，然后又改变主意，其行动是不谨慎的。这被国外看成是退却。美国军事部门的领导人大力宣扬这一事实，肯定这是“实力政策”的结果。

对此还应该补充的是，美国当局为了宣传目的，极力把中国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行动责任推到苏联身上。他们挑衅性地强调，说中国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我们协商过的。

中国对外政策的不彻底性还表现在它对日本的关系上。在1958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的是逐步同这个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中国人努力设法同日本发展经济和文化联系，中国释放了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并遣送他们回国。

中国朋友们对日本的策略路线在1958年上半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导火线是一次在日本长崎市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事件。这次事件之后中国方面停止了同日本的所有进出口业务，拒绝在渔业协定上签字，中断了文化联系。中国报刊展开了反对日本岸信介政府的广泛运动。

1958年6月5日，在社会主义国家大使招待会上，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发言时威胁说：“如果现在的日本政府继续加剧紧张形势和组织类似的挑衅，那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使1945年的事情重演。”

中国的压力，不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被看成是对日本内政的干涉。结果日本借口保障国家安全开始积极地武装自己，加紧了日、美所谓“安保条约”的审议谈判。中国朋

友们失去了他们所指望的日本进步界人士的支持。

近来中国朋友们,看来开始明白,他们对日本施加如此猛烈的压力时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于是开始重新调整中日关系。不久前,应周恩来邀请,前日本首相石桥湛山来到中国。在周恩来和石桥湛山签署的公报中强调,中国人民应根据万隆原则"改善两国关系"。

今年春天,中印关系严重恶化。这与1959年3月西藏叛乱有关。大概印度的反动集团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叛乱。但是,假如在西藏及时实行民主改革,根据西藏具体的历史特点实施相应的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措施,对反动分子保持应有的警惕,西藏的叛乱就不会出现了。很遗憾,中国的同志们没从苏共中央的警告中得出应有的结论,苏共中央早就提醒注意反革命分子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中国同志们坚决镇压西藏的反革命叛乱是正确的。他们正确地声明,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支持他们。我们反对西方国家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企图,利用西藏问题加剧国际紧张形势。在最近联合国大会第十四次会议上,苏联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坚决支持中国,反对讨论所谓的"西藏问题"以及其他,其中包括利用中印边界争端给人民中国脸上抹黑的企图。

帝国主义分子的策略在于,把西藏问题变成首先是中、印之间的纠纷之源,使亚洲的这两个大国彼此之间发生冲突;加剧东南亚的紧张形势,消除社会主义阵营,其中包括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削弱共产党人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立场。美国报刊上公开写道:对于消除中国的威望,印度说一句话胜过美国说一万句。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同志们没考虑到帝国主义分子策略的这些特点。为了回答帝国主义报刊所掀起的关于西藏的议论,他们发起了自己的宣传运动,集中火力对准印度和尼赫鲁本人。他们指责印度和尼赫鲁本人奉行帝国主义政策,反对中国。还是基于这种原因,1959年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哲学》的长篇社论。

尼赫鲁,作为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家为世人所知。不排除在某种程度上,他参与了反对中国的阴谋。但尼赫鲁有充分的远见,清楚地看到了同中国、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友好对印度的重要意义。尼赫鲁表现得十分克制。在自己的多次演说中,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对建立所谓的"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强调印中友谊的意义。印度不止一次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的问题。正因如此,同美、英资本主义有着紧密联系的印度资产阶级右翼猛烈抨击尼赫鲁,指责他对待人民中国"不彻底"和"退让"。他们的目的是推翻尼赫鲁,改变印度中立的对外政策,恢复它同西方结盟的权利。假若印度的反动集团实现这些目的,那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和平事业就会蒙受严重的损失,因为尼赫鲁政府的现今对外政策是争取巩固和平事业的积极因素。

不禁要问,中国同志们如此不调和地反对尼赫鲁目的何在呢?他们自己解释说,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团结—斗争"的原则。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他们给尼赫鲁戴上了"两面派","一半是人,一半是鬼","一半是绅士,一半是流氓"的桂冠,似乎是"迫使"他加强同中国的友谊。

自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同这些“鬼”相处？如何同印度建立关系？中国的同志们找到办法：迫使尼赫鲁悔过，通过施压迫使他同中国合作。而且中国人还说，他们考虑到了尼赫鲁政府垮台的可能性，即使亲西方的反动政府在印度上台也没有什么不好。他们认为，这只能加快印度的革命。

很清楚，这种路线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同印关系的进一步紧张。果不出所料，西藏叛乱平息之后，中国军队前进到了中印边界。

人民中国和印度没有解决的边界问题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这里不可能再去纠缠历史问题的某些涉及喜马拉雅山地区领土问题的实质。但重要的是要看中国的同志们以什么方法解决这个使双方棘手的问题。

中国的同志们把这个问题搁了起来，待以后解决。他们强调，为了保持同印度的友好关系，不立即强行划定边界，将来要考虑实际形成的状况。但是中印争端由于西藏叛乱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时，边界领土问题又尖锐起来。8 月 25 日，中、印边防军发生了武装冲突，结果印度方面死伤了几个人。帝国主义宣传工具利用这一冲突大肆叫嚣，指责“人民中国实施侵略”。在印度国内，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掀起了疯狂的反华浪潮，同时对尼赫鲁和印度共产党也展开了攻击。

应该指出，上述事件是在赫鲁晓夫同志出访美国之前几天里发生的。敌人的宣传工具大做文章，利用印、中冲突破坏苏联的和平行动，把中国行动的责任推到苏联身上，想以此挑起我们同印度的争论。

考虑到这一切，苏共中央决定致信北京，表达我们对由于中、印冲突所出现的形势的关切。同时还决定由塔斯社发表声明，促使和平调解所出现的冲突，让国际社会正确理解我们的立场。苏联的行动当时暂时制止住了冲突的发展，戳穿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危险把戏。中国和印度政府声明，为了世界利益，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不再继续扩大分歧，他们将遵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边界问题。

但事态进程表明，印中边界问题蕴藏着新的危险。众所周知，10 月 21 日印中边界又发生了武装冲突，出现了人员伤亡。此后印度又爆发了更大的反华运动。

应该指出，在印度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妄图加剧同中国的紧张关系。遗憾的是，中国的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帮了印度反动分子的忙，使他们能够容易地动员本国的社会舆论反对人民中国，使印度的进步力量处于困境。

中国的同志们肯定，他们是从考虑自卫和本国声望出发，真理和正义在中国一边。所以必须向全会报告，我们致中共中央的信和塔斯社关于印中边境冲突的声明，没有得到中国领导人的应有理解。中国的同志们在给我们的回信中说，中印边界冲突是尼赫鲁政府挑起，中国朋友们在信中指出，该政府的“内外政策早就有了反动趋向”。信中接着说：“我们认为，对尼赫鲁和印度政府仅仅实行迁就退让政策，不仅不能使他们的立场向好的方面转化，相反，在他们步步进逼的情况下，这种政策只能助长他们的猖獗，如果中国不予以还击和谴责他们。这不仅对中印关系不利，而且也不利于让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向好的方面转化，不再继续

向西方靠近。”

信中包括有这样的内容，指责“塔斯社声明把中国和苏联对中印边界事件的不同态度暴露于全世界，这只能使印度资产阶级、美英帝国主义者高兴，让他们利用这一点挑拨中苏关系。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分析中共中央的这封信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它们是：中国的同志们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他们在同印度关系中所犯的错误，而且也不能正确地认识苏共中央在调解印、中冲突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由于冲突，中国领导对印度形势和尼赫鲁行为的评价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主观臆断的。

请允许我援引一下我们的印度朋友在致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信中所表示的意见。在指出由于冲突，印度形势在不断恶化时，印度朋友们说：“如果再继续争论，这将对印度的反动势力有利，给广大印度居民带来不利影响。”印度的同志们正当地认为，印中关系继续恶化，可能削弱印度的民主运动，深刻动摇印共的阵地，使其面临被禁止的威胁。用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的话说，印度共产党人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中国的立场，为什么它在这个时候提出边界问题，不知其中隐藏着什么目的。所有印共领导人都表示诧异，为什么中国政府给印度反动派提供了介入这一边境冲突的机会。

至于中国同志们肯定，说印度反动派、美英帝国主义者对中、苏对印中边界事件立场不一表示惊喜，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帝国主义者确实惊喜过。但是在印中冲突发生的时候，假如苏联也介入这一冲突和造成这种印象，似乎为反对尼赫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统一战线，他们，应该认为，将更加高兴和感到惊喜。事实表明，当苏联主张和平调解印、中冲突的时候，帝国主义者的喧嚣明显地降低了。

中印关系紧张和中国同志们的其他外交政策失误导致了什么结果？导致了中国国际威望的下降，导致了它在亚洲阵地的削弱，导致了许多亚洲国家同西方和美国结盟趋势的加强，尽管亚洲国家的人民非常仇视他们的长期以来的敌人——殖民主义者。

中国和印尼关系目前变坏便是其标志，在此之前两国关系一直很好。

事情在于，在印尼生活着200多万华侨。大部分华人从事贸易，对印尼经济有着很大影响。这早就使印度尼西亚人产生了压力，但在最近以前他们没敢采取任何措施。今年11月苏加诺总统颁发决定，禁止外国(其中有10万以上中国人)在农业地区经商。印尼的反动派利用这件事发起了广泛的反华运动，并企图使其具有反共性质。

中国朋友们试图抗议印尼政府所采取的似乎是歧视中国公民的措施。但是中国人的抗议没有也不会有成效。它只能加剧印尼的反华情绪，因为客观上事情显得是这样的，人民中国政府庇护商人和高利贷者，他们在印尼人的故乡剥削印尼人。

毫无疑问，印度尼西亚右翼集团和其背后的帝国主义者努力利用中印(尼)争端挑拨印度尼亚西同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使印尼更加依附于西方国家。难道把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亚洲国家推向资本主义阵营有益于和平和社会主义吗？

如果考虑到中国同缅甸和泰国这些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很紧张，那么就可以认为，中国朋

友们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它同亚洲和远东所有不结盟国家的关系。

中国的同志们抱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在国际舞台上显得孤立。是的，这种认识是对的。但这主要归咎于中国领导人自己。在苏联和其他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努力维护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形势的条件下，中国同志们对待亚洲许多中立国家的行动实际是与社会主义阵营共同的对外政策路线相违背的。

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之间缺乏应有的一致性是不正常的。所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利用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去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典的机会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上述问题。同时还打算，在苏斯洛夫同刘少奇或周恩来同志会谈时讨论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存有分歧的某些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们这样做了。

参加对外政策问题讨论的，我方有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中方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等同志。

会谈于10月2日在中共政治局驻地举行。赫鲁晓夫同志向中国朋友们通报了他访美和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的消息。同时指出，在美国政治活动家中间普遍存在着一种有利于对悬而未决的争端问题进行和平调解的情绪，对于继续沿着巩固和平的道路坚定前进出现了一种完全现实的可能性。因此，提醒中国朋友们注意，社会主义阵营必须避免一切可以被反动派用来把世界重新拉回"冷战"轨道去的可能性。

赫鲁晓夫同志对中国同志们说，我们完全不理解他们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印度和台湾问题上的政策。

赫鲁晓夫同志提出了我们两党的领导在最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必须更好地互通消息的问题。我们作为中国的盟友，不知道明天中国同志们在对外政策领域采取什么措施，不能认为这种状况是正常的。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不仅被共同的思想和目的，而且被盟友的义务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个国家不正确的行动会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形势造成困难。应该看到，帝国主义的宣传直接把中国同志们的行动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联系在一起。而且各个共产党一直在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只有一个对外政策方针。

至于苏共中央，我们定期向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党的领导通报苏联最重要的对外政策行动，必要时还要同他们一起协商。

应该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同志们对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所做的反应令人难过。他们宣布，他们对待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因此还要坚定地贯彻执行，他们对待尼赫鲁政府所采取的路线也是正确的。我们的会谈一时气氛非常紧张。事情僵到这种程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陈毅说，我们对待尼赫鲁所采取的路线似乎有些迁就，看风使舵，而中国的政策比较坚定和正确。很明白，对类似说法，我们给予了坚决的反驳。

鉴于中国同志们的意见，不禁提出一个问题，他们怎样理解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他们是否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否认为需要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保障普遍和平而斗争。

我们形成了一种印象，中国的同志们表面上承认世界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原则，但倾向

于只把这一原则看成是一临时的策略手段。

中国的同志们对促使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国务活动家承认同社会主义阵营对话的思想的动机理解得不正确。我们认为这一转折的根本原因是,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技术实力的增长,不久前取得了对民族独立国家影响的增长以及对资本主义国家本国内爱好和平力量影响的不断增长。

甚至帝国主义的思想家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切。比如著名的美国记者 C. 苏茨贝格今年在纽约出版了《美国对外政策的瑕疵》一书,其中公开承认资本主义西方在同社会主义竞争中失败了。苏茨贝格这样写道:

"1945 年……美国和它的西方朋友的战略形势很好。今天,其形势可以这样概括,即使作乐观估计,也只能称不佳。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一个接一个地交出了自己在中东和亚洲的城堡。阿拉伯人拿起了武器,站起来了——他们大多数反对我们。我们丢掉了中国大陆。我们失去了我们一时的核优势,而苏维埃俄国在惊人迅速地复苏之后在所有方面变成了超级大国。

"我们亲眼看到国际舞台上发生了这一惊人的变化。"

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现在不能不看到力量对比中的这种变化,从中得出结论以改变自己破产的对外政策。然而某些中国同志把这些进展看成是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新的阴谋。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况,中国的同志们不是把美、英当局某些人士出现的有益于和平的情绪变化用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是用来发动新的反美攻势,实际是加剧紧张局势。中国报刊近来加紧了反美和反英宣传。赫鲁晓夫同志访美电影在中国一些城市仅放映了 2—3 天就停止了。

从中国同志们所采取的对外政策措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不完全同意我们的和平共处方针。他们不理解或不想理解,实现和平共处原则,需要有益于防止战争和有益于和平的相互退让,需要想到考虑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利益。列宁很好地指出了它的理论根据,他教导,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和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善于贯彻灵活的对外政策,善于协商,当生活需要、事业利益需要这样做的时候。

当然,在原则上,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在我们社会制度的本质问题上,我们从来没有退让过,将来也不会退让。但是,正是为了这些原则的胜利,为了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巩固和迅速向共产主义推进,必须坚定地奉行和平共处原则。

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和平共处是必要的,因为它为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提供建立良好的对外政策条件的可能性。它可以为我们为保障社会主义力量超过资本主义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所蕴藏的所有可能和优势赢得必要的时间。不难理解,在我们时代,赫鲁晓夫同志不止一次提醒我们注意的列宁的这一指示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因为正是现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时代对我们有利。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此之后开始的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加速了全世界的革命进程。时

代对社会主义有利，赢得7—10年的时间意味着保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所有其他领域的竞赛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历史的规律性和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里胜利的不可避免性，今天不只是为共产主义者所承认。问题在于，社会主义通过什么途径实现胜利。我们坚信，在未来时代，社会主义体系会不断增长自己的实力。我们的力量优势会不断地增长，追随我们的榜样，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一定能胜利。社会主义体系在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竞赛中，不是靠外部武器的力量，而首先是靠榜样的力量，靠自己经济和政治优势的力量取胜。

我们全身心倾注于这一胜利，为此我们正在做所需要做的一切。但这完全不意味着，为了接近这一胜利的时刻，必须冒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

今天这一战争可能是导弹核战争。这种无数人牺牲和广袤千里变为废墟的战争不仅不能加速共产主义的胜利，相反，会大大制约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迟滞它沿着社会进步的道路前进。

在奉行和平共处原则的同时，我们党考虑到，发生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这种危险扎根于帝国主义最反动的阶层的反人民和冒险主义的政策之中。存在军事进攻的威胁，要求我们对侵略势力的阴谋保持高度警惕，经常做好保卫苏维埃国家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他们取得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成果的准备。只要战争危险未被消除，没有达到彻底全面裁军，我们就应该一直关心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免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巩固自己武装力量的实力。

当我们说和平共处原则和我们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的时候，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事业的成就不仅取决于我们，还取决于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统治集团。我们明白，在这些集团中有不少“冷战”和热战的疯狂追随者。有不少有影响的人物热衷于军备竞赛。最后，还有不少失去理智的疯子，他们憎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准备盲目地冒任何风险。自然，不能为这些人的行动，为他们努力重新加剧国际紧张形势作担保。

但是，如果单从帝国主义分子可能重新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出发，那么就可能忽略问题的主要方面——在巩固和平、制止战争方面我们有巨大的可能性，如果放过这种可能性，那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将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方针是：千方百计动员社会舆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孤立他们和钳制他们，保障所有国家的劳动者支持和平事业。正是这样才是当代条件下防止战争的最有效的手段，符合所有世界人民的期望，而报之以穷兵黩武则形是而实非。

应该指出，在10月2日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同志们宣布，他们不希望战争，将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台湾问题，通过谈判调解同印度的冲突。他们重新强调，中国共产党同我们有共同的路线和共同的目的。我们对此表示了满意。

在会谈过程中就老挝形势交换了意见。而且我们的观点完全吻合。我们达成协议：应该继续坚持执行1954年的日内瓦老挝问题协定。应该采取措施防止这个国家内战扩大，防止帝国主义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

不能不提醒我们的中国朋友注意他们接受苏共代表团批评意见时的神经过敏和抱怨态度。赫鲁晓夫同志说,这不符合共产党兄弟大家庭里所形成的平等和同志关系原则。应该指出,中国的同志们在过去对苏共中央提过批评意见,而我们对此保持了应有尊重——尽管我们对这些意见有很多地方不同意。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中共领导说出我们的批评意见,况且中国的同志们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苏共的领导作用,虽说我党中央反驳过这种说法。

赫鲁晓夫同志说:“我们同中国的共产党人走的是一条道路。我们把你们看成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不能容忍以高傲的态度同我们讲话,即使是我们的朋友。”

在我们会见结束时,中国的朋友们开始平静下来,详细地向我们解释他们对上述问题的立场。这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印象,他们也对同我们存有某些分歧感到不安并想消除分歧。

我们认为,尽管会谈一时很不愉快,但也是必要的和完全有益的。

在我们在北京逗留的最后和代表团离开之后,在会谈总结中,中国同志努力强调我们两党之间原则的统一。

10 月 4 日苏联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回国。离京前,赫鲁晓夫同志对毛泽东同志说,苏联党政代表团怀着坦诚的心回国,我们的友谊不应因具体问题的一些分歧蒙上阴影。中国的同志们回答,他们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几天过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同志发来电报,表示支持苏联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相信苏中友谊将一如既往,继续巩固和发展。

不能不说,上述中共在内外政策方面的错误和缺点是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状况造成的。形式上中共中央内部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决定是由个人做出的,因此不少是主观主义的,在不少情况下简直是非深思熟虑的。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中国,对毛泽东同志的歌颂已成为无法控制之势。在党的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论点:“我们中国人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同志被描述成伟大的天才的人物。称他为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灯塔,共产主义思想的化身。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成了党的代名词。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中国被说成是最新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被列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行列。实际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成了党和国家整个教育工作的基础。甚至在中国高校里,最近 2—3 年社会科学教学归结为学习他的著作。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同志本人对对他的这些赞誉完全信以为真。这同斯大林晚年我们当时的情况相似。当然,我们不能同中国的同志们谈论这个,但中央全会应该知道中共生活的这一方面的情况。

在与中国朋友们的相互关系中,近年来中央主席团坚决遵循无话不说、坦诚和协商的原则,并为此做了应做的一切。苏共中央克服了斯大林生前发生的有损中国主权的某些消极因素,严格使我们的关系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

为了广泛讨论苏共与中共关系和国际形势问题,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中共领导人以前也见过面。这方面重要的一次是赫鲁晓夫同志同毛泽东 1958 年在北京的会见。这次会见是在国际形势由于美、英对近东进行军事干涉而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举行的。当时我们讨论了在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情况下实施共同防御的措施问题,制订了防止近东冲突的共同路

线。在这次会见时，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主要的基本的问题上永远是一致的。“如果把我们的关系比作十个指头，”毛泽东对我们说，“那我们有九个指头完全是一致的，只有一个小指头有分歧。”我们认为有必要消除这些分歧。

我们同人民中国的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各自利益的原则基础上。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大而全面的援助是我们同中国人民兄弟般关系的鲜明体现。

众所周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是由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集体经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新生活的经验来丰富的。我们党继续以该有的注意力对待包括中国同志们在内的国外的同志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好的经验。同时，必须创造性地批判地思索这一经验，把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勇敢创新同“左”倾幼稚病和标新立异相区别，以便为我们的干部指明方向，不使他们迷途。我们应该冷静地客观地评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好的和不好的东西，用我们的经验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请求帮助的时候。

在对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政治方面一切好的东西给予应有评价的同时，我们应该对那些关系到我们共同利益而观点又有分歧的最重要问题坦诚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在原则上捍卫我们党认为是正确的立场。所以，应该指出，我们的报刊应加大力度宣传列宁的对外政策方针和苏联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措施，坚定地捍卫为我们党的整个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对国际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根本问题的观点。

同志们！

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十分清楚，正确地发展我们同中国人民的关系，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们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友谊，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不仅对我们两党两国来说重要，它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也是必需的。为了这一崇高的目的，我们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在坚持我们原则的条件下克服我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

毫无疑问，关于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总路线依然未变。苏共中央主席团为加强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将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我们应该警惕地捍卫和保护我们的友谊，不给人以破坏中苏关系的机会。应该说，在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势力，他们正企图寻找我们同中国相互关系中的缝隙，挑拨我们相互争吵。可以坚定地说，我们不允许这样做。我们深信，中国的同志们将坚定地站在统一和与苏联友好的立场上。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中友谊，应坚决遵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中所陈述的、已证明是正确的列宁的平等和相互合作的原则，应表现出最大程度的谨慎、尊重和分寸感，对需要我们两党协调行动的问题进行磋商。为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将继续为中国的同志们提供必要的援助，千方百计促进人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巩固它的国际地位。

ЦХСД，ф. 2，оп. 1，д. 415，л. 56 - 91

№26597

苏联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向中苏合作委员会提交的技术文件清单

（1959 年 12 月 18 日）

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第 1146－08 号函附录
1959 年 12 月 18 日

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 1959 年发给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秘书处的技术文件清单

课题号	名　　称	发出日期	信函号
	一、计划规定的技术文件（发给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		
Ⅰ05187	中间引入载热介质的油页岩燃气发生器（内部燃烧）的综合报告	12 月 17 日	1140－08
Ⅰ05188	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第七期成果论文集《可燃油页岩与其加工产品的化学和工艺》	3 月 31 日	295－01－31
Ⅰ05188	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第八期成果论文集《燃料和其加工产品的化学与工艺》	12 月 17 日	1140－08
Ⅰ05189	有关带液体除渣的燃料气化领域试验工作的科学技术报告	3 月 31 日	295－01－31
Ⅰ05190	有关分离、加工和利用水溶性页岩酚的综合报告	12 月 17 日	1140－08
从 1959 年 11 月的计划中删除	波罗的海沿岸矿区及卡什皮尔矿区浮选法油页岩选矿的综合报告	5 月 4 日	422－01－31
	二、未规定在计划中的技术文件（发给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		
	1. 刊登在全苏页岩炼制科研所成果论文集第四辑和第五辑的 2 篇文章的印样，作者是 Л. И. 古利亚耶夫和佩什金，第四辑：《关于波罗的海沿岸矿区页岩焦油成分与 180°—300°发电机室分馏成分》；第五辑：《180°—300°焦油室内分馏化学成分研究》	8 月 7 日	91－08
	2. Д. К. 科列洛夫的书，名为《液态页岩和煤炭产品的物理化学特性》	8 月 31 日	752－08
	3. 刊登在工程物理杂志 1959 年 8 月号的 Д. К. 科列洛夫的文章《关于块状材料热分解的基础理论》的印样	8 月 31 日	752－08

续 表

课题号	名　　　称	发出日期	信函号
从 1959 年 11 月的计划中删除	4. 刊登在《化学工业》杂志 1959 第二期的 Д. K. 科列洛夫的文章《多孔介质流体动力学》的印样	8 月 31 日	752-08
	5. K. Б. 乔尔内舍夫的论文摘要《页岩焦油中间馏分主要成分初级热转换的过程研究》	9 月 7 日	771-08

课题负责人

A. C. 福捷耶夫(签名)

ГАЭРФ, ф. 09493, оп. 1, д. 988, л. 139-140

№26598

希涅里尼科夫的报告：综合利用固体可燃矿物合作项目完成情况

(1959 年 12 月 30 日以前①)

关于完成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工作计划中 V-I 项目“综合利用固体可燃矿物”的报告

此项工作由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完成。

今年 1 月底，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从苏联科学院矿业研究所获得了本年度应由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完成的 V-I 项目“综合利用固体可燃矿物”1959 年的工作计划。

在今年的 2 月份，通过国民经济列宁格勒委员会对外联络局，获得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指示及有关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与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建立交流经验直接联系的形式。

基于所获得的指示和形式，起草了与中方合作的如下协议，并于 3 月份发给了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

①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一、工作计划;

二、苏联向中国转交的技术文件清单;

三、苏联接收考察科技成果的中国专家的课题清单;

四、中国接收考察科技成果的苏联专家的课题清单。

至1959年年底,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没有获得与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协商一致的上述文件,因此所有往来信函及所有技术文件的转交在本年内都没有实现直接对接,而是通过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秘书处实现的。

多次就此询问后,只在今年11月份收到了秘书处的回复,其中告知,在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所提的计划中,删除第四项“浮选法油页岩选矿”,尽管科研所已经在1959年5月份就将该项目转交给中国的资料发给了秘书处。

此外,在该回复信函中该告知,苏联和中国专家相互考察出差的内容也要从1959年的计划中被删除,因为这可以在1959年提交给爱沙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专家。

从1959年的计划中还删除了编写小颗粒页岩有效的工业加工方法研究的结论,因为从中国在年内没有收到任何用于这个结论的资料。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年度计划中给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规定的其余部分都全部完成,并通过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秘书处给中方发去了本信函附件中所示的技术文件。

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主管科研副所长

A. 希涅里尼科夫(签名)

ГАЭРФ, ф. 09493, оп. 1, д. 988, л. 136 - 138

№16669

葛罗米柯致伏罗希洛夫等函:访问印度的谈话提要

(1959年12月31日)

机 密

文本第3份

致К. Е. 伏罗希洛夫同志

Ф. Р. 科兹洛夫同志

Е. А. 福尔采娃同志:

苏联外交部向你们呈上关于同印度和尼泊尔的国务和社会活动家会谈提要的草案。

请告知你们的意见。苏联外交部将会考虑到这些意见，并将这份文件提交给苏共中央审议。

葛罗米柯(签名)

1959 年 12 月 31 日

第 3213/ГС 号

机　密

文本第 3 份

在印度的会谈提要

К. Е. 伏罗希洛夫、Ф. Р. 科兹洛夫和 Е. А. 福尔采娃等同志访印的目的是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苏、印的友好关系，加强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发展印度政府对外政策的爱好和平趋向，争取印度在维护和巩固和平的对外政策举动获得更积极的支持。

此行的情势特点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 1959 年 12 月访问了印度。这次访问对印度各界主张同西方，首先是同美国建立更紧密联系的积极性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苏联代表团的出访为了抗衡上述影响，应当促使那些在印度主张印度实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合作的对外政策的力量结合和积极起来。

代表团在会晤、会谈和公开演讲的场合下，必须遵循下列要点：

现在国际关系明显趋向于紧张局势缓和以及政治气候变暖。这样的形势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其中包括印度和苏联过去和现在共同努力的结果。

促进美苏关系改善以及有力地影响东、西方紧张关系基本上缓和的最重要措施，就是苏联政府首脑赫鲁晓夫访美，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最重大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联合国代表苏联政府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具有极大的意义，受到各国人民一致支持和许多政府的赞同。

最近，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接触，在日内瓦举行的各国外长会议，各国在经济、科学、文化、各领域交流的加强等等，有力地促进各国政府更好地互相了解。

上述因素对通过谈判解决一系列重大的未决问题创造出有利的可能性。按我们的意见，应完全利用这些可能性。要表达这样的信心：政府将采取一系列新的实际步骤，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苏联政府认为，因此召开四国首脑会议将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会上将研究当代这些迫切的问题，如全面彻底裁军，签订对德和约，包括关于建立西柏林自由城市和东、西方关系等问题。苏联政府将竭力设法使会议在高层领导人中取得成功，使会议在建立世界持久和平及推动各国走向进步的事业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苏联政府首脑赫鲁晓夫即将对法国进行的访问，我们希望，这不仅是改善法苏关系，而且是东、西方关系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世界持久和平的建立不能没有所有国家，其中包括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度、印度尼西

亚等国积极参与这一事业。这对解决国际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是公认的。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每一实际步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形势总的情况,“合作精神”的维护与发展,各国避免新的冲突与分歧的努力。和平长期处于“冷战”状态,而现在刚刚出现了新的各国互相对待态度的最初萌芽,表现出更多地互相谅解和业务合作的渴望。这些新动向当然需要非常认真和关心的态度。

印苏关系

1. 政治关系。在同印度国务活动家会谈时,应对苏印关系给予肯定的评价,并着重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加强苏印友谊具有重大意义。

近年来印苏关系经受了一系列考验并证明了其牢固性,这种关系的顺利发展基本上对改善国际局势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内促使西方国家发生新的态度对待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共处和互相谅解的问题。印度和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对一系列国际问题的互相支持,使这些问题为了和平与安全得以顺利解决。扩大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是互利的,既符合印度,也符合苏联的利益。

在国际紧张局势,特别是赫鲁晓夫访美后,总的趋向缓和的条件下,苏联政府仍认为,加强印苏合作是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将促进解决迫切的国际问题。

我们的观点是,更广泛地交流关于对外政策性质问题的信息是非常有效的,这样的良好实践已经形成。苏联政府对尼赫鲁的个人信息赋予重大的意义,并愿进一步继续同印度政府交流信息。

2. 关于印度和苏联国务活动家今后的个人接触。会谈时表示,印度和苏联的国务活动家进行个人接触,尤其是两国政府首脑正式互访,大大地促进了印苏关系顺利发展。苏联政府认为,不同国家的国务和政治活动家的个人接触,是使各国人民亲近的重要方法,并促进相互谅解的发展和巩固。

苏联政府认为,为了进一步开展印苏合作,应扩大两国国务活动家的个人接触。关于这个问题,代表团授权宣布,苏联政府对尼赫鲁访问苏联的邀请仍然有效,如果他能够在1960年方便的时候同其女儿英迪拉及孙子们一起对苏联进行访问,我们将非常高兴。

在预先同尼赫鲁商谈后,应邀请内阁总理及其他重要的国务活动家到苏联访问,其中包括克里希纳·梅农、潘特、莫拉尔吉·德赛、C. K. 帕蒂尔等。

在同普拉萨特总统会谈时,适时地提出,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访问苏联,并表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政府将非常高兴地欢迎他在1960年来苏联。

3. 经济关系。指出,近年来我们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我们感到愉快的是,印方对此合作给予高度评价。我们高兴的是,苏联政府准备今后尽力发展同印度经济技术合作的互利形式。

如印方提出新的贷款问题,则回答印度人,我们认为,应当在印度偿还苏联提供的贷款,

包括偿还最近一次提供的15亿卢布贷款之后，再提出这一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要考虑到在执行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计划过程中可能会另外出现的储备金。

4. 贸易关系。表示，印苏贸易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认为，尚有一些条件未被利用起来，以便显著扩大互利的贸易量。苏联准备按通常的商务条件，根据印度需要的数量，扩大机器和设备的销售，供应石油、石油制品以及其他商品。因此，签订苏印长期贸易协定(现在要每年商定货物清单)，以及签订有苏联和印度参加的三方贸易协定，这将是积极的因素。应表示，希望双方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扩大互利的贸易。

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应表示，希望印度和苏联能够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发展各国间平等互利的贸易，彻底废除关于贸易问题的歧视政策。

关于中印关系

若尼赫鲁和印度其他领导人在会谈时提及中印关系问题，则以广泛讨论这一问题的合理性为出发点。在谈到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问题时，应限于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二次会议报告上阐明的苏联政府立场以及塔斯社1959年9月10日的声明。应当强调：通过谈判尽快调解中印边境冲突，符合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利益。

若印度人提到请苏联在调解中印边界争端的问题上出面斡旋，则指出，苏联政府的意见是，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大国自己能顺利解决这一争端，而不需要任何第三国的帮助。

若印度人提到关于苏联地图上的中印边界线问题时，则说，这一复杂问题要由苏联的主管机关认真研究。

关于克什米尔

若印度人关心苏联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我们的出发点是，早在1955年赫鲁晓夫访印时已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在关于克什米尔争端中支持印度的这一立场至今不变。

关 于 西 藏

若印度人以任何形式提到西藏问题，应回答说，苏联政府的意见是，这一问题完完全全是中国的内政。

关于苏联与尼泊尔关系

由于苏联代表团被邀请到尼泊尔访问，不排除印度人在会谈时将会提到关于苏尼关系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持的出发点是，苏联政府完全理解尼泊尔同其邻国在历史上形

成的紧密和友好关系,并衷心地希望这种关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同尼赫鲁进行秘密会谈时,关于苏尼关系问题应补充指出,关于这一问题,正如苏联驻德里大使当时已向印度外交部通知的,苏联政府在同尼泊尔的关系中总会考虑到印度在尼泊尔的利益,今后有意继续遵循这条路线。

关于联合公报的发表

认为,应当发表关于苏联代表团对印度进行访问的联合公报。

1959年12月31日

第3213/гс号

АВПРФ, ф.5, оп.30, п.73, д.301, л.241-258

№26599

关于1959年苏中高校科学研究合作完成情况的报告

(1959年12月31日以后[①])

关于1959年在苏、中高等院校合作中开展科研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

历史上首次将苏、中两国高等院校的学者联合在一起,解决大型科研和国民经济的问题。

在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的基础上,苏联高等教育部与中国教育部之间制订了联合科研合作计划,该计划由两国的高校负责完成。

按照1958年的计划,25所中国高校(其中有11所综合大学)与27所苏联高校(其中4所综合大学)就完成85个科研课题展开了合作。

1959年,在富有创造性的合作中,有29所中国高校(其中12所综合大学)与27所苏联高校(其中5所综合大学)参与其中。1959年,高等教学机构在完成114项课题方面进行了大量多种多样的工作,其中一些课题是跨期的。

---

①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中国和苏联高等院校2年的共同工作总结，表现出了许多正面的结果。

在新技术和新工艺领域：2年内，莫斯科钢铁学院与上海交通大学理工学院及北京钢铁学院共同做了大量工作。

对“用中国自有元素制成新牌号合金钢的科学研究”项目进行了研究。

研究了在普通加热条件下奥氏体状态对动力学的影响和3种过冷奥氏体钢的等温转变机理。采用感应加热，绘制了钢淬火所允许的最佳状态曲线。

关于“炼钢过程机理与动力学研究”的项目，共完成了7个课题。

课题一，“氧化剂射流对熔融金属作用下氧化过程的规律性研究”

在实验室完成了不同加热方式条件下钢的熔炼试验和以确定碳的临界浓度为目的的金属熔炼，在此状态中氧化过程放缓。检验了炉浴表面对比氧化剂供应的数量和速度。对试验数据进行了理论处理。进行了金属炉浴不同状态和氧化剂供给不同浓度条件下的实验室金属熔炼。采用真空熔炼法研究金属氧含量，研究结果正在处理中。

课题二，“钢熔炼时炉浴成分不均匀性研究”

完成了设备的制造，根据其高度准备了专门用于炉渣采样的盛渣桶，及不同层位炉渣和金属炉浴的金属采样仪器。掌握了采样的方法。就金属炉浴不同高度碳和氧分布的不均匀性研究进行了部分试验。

课题三，“液钢脱氮和脱氢的机理、动力学和冒泡效果研究”

设计并建成了用于测定炉渣气体的真空设备。进行了试验和调试方面的工作，对接触面上氮和氢的表面活性进行研究：惰性气体—金属、氮和氢从金属容器移到表层的动力学。

课题四，“现代贝塞麦炼钢法的研究”

使用低硅含量(0.7%—0.8%)的生铁进行了多次软钢的平衡熔炼，熔炼结果正在处理中。

课题五，“滚珠轴承钢的真空处理”

此项工作完成，发给北京钢铁学院的研究报告在准备中。

课题六，“500吨平炉优质钢(包括合金钢)熔炼工艺研究”

进行了含有锰、镍、铜、铬元素的合金钢的多次熔炼。确定了一些重要的熔炼工艺参数。得出了在500吨炉内炼出来的钢的质量，相比在185吨和25吨炉内炼出来的钢的质量并不差的结论。

课题七，“在用天然气燃料的平炉内炼出优质钢的熔炼工艺研究”

在寻求重油与天然气合理比例方面进行了研究。多次熔炼表明了天然气燃料的炉内环境中水蒸气局部压力升高与钢中氢的性状之间的关系。

关于“电热处理时相变与工艺研究”的项目进行了一系列课题研究。

课题一，“高频电流加热合金结构钢时，淬火的最佳状态研究”

研究了8个牌号的中国含有钨、钼、钒的合金钢。

绘制了两个参数,即淬火后的硬度和晶粒度的最佳状态曲线。得出了快速加热时每个牌号奥氏体化的温度间隔。工作已完成,编有科学技术报告。

课题二,“高频淬火状态与稀土元素(镧、铈)对50X2C型钢机械性能的影响”

绘制了添加微量镧、铈的中国牌号50X2C钢感应加热最佳状态的曲线。为了达到最佳淬火状态,对低温回火的动力学和回火温度与机械性能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同时对未添加稀土元素的同类型钢的回火及在正常淬火后两种钢的回火进行了研究。对硬度、冲击韧性、抗拉强度方面的机械性能进行了评价,以及固溶状态回火时对应单位电阻率和矫顽力的变化。

课题三,“感应加热时奥氏体化状态对等温转变动力学影响的研究”

对两个中国牌号的钢进行了研究。参照感应加热特征引起的若干变化,在相变测量仪上进行试验。绘制了感应加热两种状态下奥氏体等温转变的曲线。此项工作完成,编有科学技术报告。

课题四,“高频电流加热的气体氰化处理”

在机械车间流水线上现行的设备中对30XГT钢进行气体氰化试验。

设定的制度,使得35—45分钟内在齿轮上形成深度达0.4—0.55毫米的氰化层,在氰化层表面区域氮含量为0.1%—0.3%。

此外,在实验室设备上进行试验,为了高频电流加热的氰化处理,研究使用三乙醇胺蒸气作为活性介质的可能性。

关于“新型冶金熔炼炉机组”项目进行了一系列工作。

课题一,“炉中熔炼室射流运动的研究”

从圆形喷口流出的平射流扩散研究。在单向供应燃料和双向供应燃料两种情况下,循环炼钢炉熔炼室的空气动力学研究。进行试验数据的处理,其结果是应确定熔炼室中速度场与温度场间的关系。

制造了模型,并制定了平炉沉渣室(平炉沉渣室内尘降)的研究方法。研究工作已结束。

课题二,“由于气体运动与燃烧,在炉内熔炼室中热交换的辐射特点及机理”

建立了用于研究天然气在氧化环境分解的试验设备。重新安装了用于研究火焰混合过程对辐射特性影响的设备。部分进行了3种混合方式的研究试验:完全扩散式、部分预混式、完全预混式。为了研究混合过程的机理,建成了可在冷态气流状态下进行研究的专用设备。

建成了第一台燃气电加热器,利用它可进行气体燃烧温度曲线测量方面的试验,对燃气分解物抽样进行质量和数量的分析。在工厂条件下准备在实际炉内进行试验工作。此外,在工厂建成了着手重油火焰研究专用的试验台。

“金属压力加工理论”项目共进行了4个课题的研究。

课题一,“金属与工具间接触摩擦力的研究”

继续1958年开始从事的研究,列入轧钢教研室副博士研究生董德元论文的研究范畴,

有关压力和摩擦力分布不均时夹角、摩擦角、临界角方程式的结论与分析。

课题二，“在合金钢轧制的不同状态下抗变形和抗展宽的研究”

制定了研究方法，选定了相应牌号的钢，可研究抗变形和抗展宽与碳和铬含量变化的关联性。标定了压轧的状态，确定了轧制的温度和速度。选定了轧制用的相应设备、测量和记录仪器、加热设备和工装。所有设备都已安装好，完成试运转和调校。

完成了第一部分在平滑轧辊上轧制时确定抗变形和抗展宽方面的试验，获得了一系列试验数据，一部分数据已经处理。在实验室条件下研究继续进行。研究了轧制金属线材变细的孔型系统和在轧辊上制造孔型槽。

课题三，“在轧制合金钢时用轧辊改善金属夹紧度”

预备好了样件，用于研究轧制 A-12 号钢时，单位压力与展宽性及轧制该种钢时的可塑性间的关系。

制造了用于轧制 A-12 号钢时，确定摩擦系数的工装，进行了试验。

课题四，“顶锻时变形的基本规律性”

该课题的研究方向是分析实际的变形系数和变形率，选出新的更加合理的变形系数和变形率。

最终确定了在轮流顶锻和拉拔作用下的总变形系数。

“高温合金研究”项目包括 13 个课题。

课题一，“在 1 700℃以下温度工作的钼合金研究”

1. 帮助北京钢铁学院制定一系列试验的方法，包括联结性试验、周期持久强度试验、抗氧化性试验、耐腐蚀性试验，以及试件通过电流时的温度控制试验。

向北京钢铁学院提供整套设备图纸，包括周期持久强度试验机和一般持久强度试验机，以及设备 ВИМ-IМ、ИМАШ-6、ИМАШ-6 的图纸。

2. 冷硬化对钼及钼合金的老化和特性的影响研究。

在北京钢铁学院准备的试件上完成了工作。试件于 1959 年 10 月收到，研究随之展开。

课题二，“镍基高温合金的研究”

1. 镍基高温合金的结构、特性、生产和研究方法的信息。

撰写了有关信息的内容，并转交给了北京钢铁学院。

2. 编制了提炼和杂质分析的指南。

相关信息与合金 ЭИ-437 杂质光谱分析用标准物质配套，在 1959 年 3 月一同转寄给了北京钢铁学院。

3. 冷硬化对 Нимоник-100 型合金特性的研究。

此项研究应在北京钢铁学院提供的试件上完成，但目前还未收到试样。

4. 热处理对合金结构和特性的影响研究。

(1) 二次淬火的影响研究。合金二次淬火后对其晶界结构的分析研究。

(2) 多次组合式回火的影响研究。

研究了多次(分开)回火以及连续先进行低温回火,之后再进行高温回火处理。

课题三,“铁镍铬基高温合金的研究”

为北京钢铁学院准备有关铁对镍基高温合金影响的通报。

课题四,“用于电机制造业的不含镍的奥氏体钢的特性和老化研究”

在北京钢铁学院熔炼了各种成分的钢。制造了试件,进行了腐蚀性的研究。此项工作由北京钢铁学院的肖纪美(Сяо Дзи Мей)教授与莫斯科钢铁学院的 A. A. 亚斯克维奇副教授共同完成。

课题五,“莫斯科钢铁学院在设备制造中的帮助”

准备好发运 7 台持久强度试验机和做试验用的 80 公斤纯镍。设备和材料将在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办理完许可后发运。

课题六,“镍铬基高温合金中出现不等粒性的原因研究”

熔炼出了真空炉和非真空炉的镍铬基合金。在用获得的合金制成的试件上,用金相学统计方法确定晶粒的平均大小和不等粒性的程度。确定了真空合金与非真空合金晶粒增长倾向的巨大差异。所有非真空炉合金直到 1 200℃以下微小晶粒依然存在。进行了超过一半以上的 X 射线检查。

课题七,“热处理时复杂混合物结构方位散乱变化的 X 射线检查和镍铬基高温合金的利用”

在不同时间内利用镍铬基高温合金 ЭИ - 437 研究复杂混合物结构的方位散乱。采用较为精确和敏感的 X 射线方法进行试验。

课题八,“制定引起高温合金领域兴趣的结构改变的研究方法”

制定引起高温合金领域兴趣的结构改变的研究方法。为研究在不同温度下温度特征的表现(说明晶格耦合强度),确定−177℃—+550℃温度范围内的衍射线强度,在隔箱内的纯金属上组织和测试。对合金 X20H80 进行研究,根据 X 射线照片底色制定固溶体实际结构的研究方法。

课题九,“参与组织北京钢铁学院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

1. 印刷实习课的材料,并寄给北京钢铁学院。

2. 准备报告和发给中国的文章的印样。

课题十,“液态金属与合金流动性的研究”

与副博士研究生韩其勇一起完成了关于确定液态熔渣成分流动性部分的工作。编写了科学技术报告。

课题十一,“反映扩散的研究”

与高英山(Гао Ин-шань)教授一同完成了反应扩散方面的研究。编写了科学技术报告并发给中国。

课题十二,“内耗法研究马氏体不锈钢回火脆性的机制”

继续研究合金添加物对马氏体高铬钢回火脆性的影响。内耗温度相关性研究是研究的主要方法。除内耗外，还研究了冲击韧性。部分研究了冷却速度对回火脆性的影响。

今年打算完成合金元素对回火脆性的研究，之后转而研究回火时持久性对脆化过程的影响。计划研究合金添加物碳的可溶性影响。

课题十三，"研制达到 2 000℃温度时高熔点金属与合金表面应力的测量方法"

制成了设备，正在进行试验。

ГАЭРФ，ф. 09493，оп. 1，д. 1079，л. 44－55

1960 年

№20725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通报裁军和农业发展情况

（1960 年 1 月 15 日）

1960 年 2 月 2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 年 1 月 8—29 日
第 12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60 年 1 月 15 日

设午宴招待了中国大使乔晓光。

会谈时通报了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详细讲述了赫鲁晓夫同志有关苏联单方面裁军 120 万人问题的建议。强调苏联军事力量在实现裁军后还剩下 242.3 万人，这将比美国、英国和法国在 1956 年讨论裁军问题时规定的程度还要低。还说，因为苏联武装力量大量配备核导弹武器，所以苏联的战斗力并没有因裁军而减弱。

讲述了苏共中央委员会（1959 年）12 月全体会议研究“有关进一步发展农业”问题的工作。

列举了一些数据，表明农业及其某些部门在七年计划中第一年里的顺利发展。

乔晓光对所说的信息表示深深的感谢，并说在七年计划第一年里苏联人民在工业和农业所取得的成就使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有了信心，并鼓舞他们为巩固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和政治强盛而更加努力。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将苏联在七年计划第一年里取得的成就评价为最出色的成功。乔晓光说，在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乔晓光接着说道，对进一步缓解国

际紧张局势，建立和平和巩固各人民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来说，赫鲁晓夫同志报告中提出的有关新的裁军建议是出色的贡献。这些建议在全世界善良人们面前鲜明地展示了苏联爱好和平的政策，并给予人们为和平和裁军而斗争的力量和信心。

中国人民高度评价这些建议，并认为是和平建议。苏联政府的这些建议明显证明了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强盛。这是赫鲁晓夫同志的伟大功勋。苏联内外政策的成就使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对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固和不可战胜充满信心。

乔晓光从自己的方面讲述了1959年中国人民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民经济所有部门都超额完成1959年的计划。去年中国的炼钢工人生产了1 300多万吨钢，而不是计划的1 200万吨钢。尽管过去的一年中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但中国的粮食和技术作物依然获得很好的收成。与1958年相比，去年农产品生产增加了16%。

回答了乔晓光想知道的有关莫斯科市建设的问题后，讲述了自己去北京的印象。

与大使约定届时在我们大使馆向大使们通报苏共中央委员会12月的全体会议工作情况和今年1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的决议。

午宴的气氛温馨而友好。

参加的有：中国方面是大使和翻译楚家杰(Чу Цзя-те)，苏联方面是参赞 Н. Е. 托尔宾科夫和二等秘书 В. М. 巴库林。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6, д. 6, л. 25 - 26

№24959

全苏天然气研究所专家组的报告：关于在中国出差的情况

(1960年2月2日)

在川南地区对天然气的产地进行研究的工作正在根据中国石油工业科学院制订的计划进行，或许，这些工作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工作从1959年1月29日至2月15日，А. Л. 科兹洛夫和 Е. М. 明斯基同志参与了这些工作，该阶段的工作是为了熟悉四川南部天然气产地的地质结构和开发条件。

在这一阶段期间，苏联的专家队伍对大部分的天然气产地进行了考察，而中国同志也向

我们介绍了这些地区天然气的勘探和开发工作的状况。

关于第一阶段的工作结果以及关于在川南天然气的勘探、研究和开采问题上提出的建议,A. Л. 科兹洛夫和 E. M. 明斯基在 1959 年 2 月 14 日在重庆召开的天然气工业和石油工业科学院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报告,并且,这些内容也包含在 A. Л. 科兹洛夫和 E. M. 明斯基于 1959 年 2 月 19 日向中国石油工业科学院转交的“川南地区天然气产地的勘探和开发的基本状况”工作报告中。1959 年 2 月 18—19 日,A. Л. 科兹洛夫和 E. M. 明斯基把这一报告的主要结论报告给了中国石油工业部和石油工业科学院。

工作的第二阶段从 1959 年 2 月 16 日至 4 月 5 日,制订了对川南地区石油沟(Шиюгоу)、东兴(Дунсы)、羊羔溪(Ян-Гао-си)和纳溪(Наси)天然气产地进行实验性开发的方案。

因为提供的主管开裂,在生产层位不能进行实验性的开采,由于复杂的地质结构,在天然气的储备、气层和钻孔的参数方面,还没有关于这些天然气产地的确切的资料,据此制订出最终的开采方案。因此还制订了实验性的开采方案,在保留预先提出一些内容的同时,提出了关于进行观察和研究的类似的方案,这是对这些天然气产地的天然气进行开发所必需的。这样就可以确定天然气的储存、工作量和许可的最低的流量、钻孔的低压区、疏松度、穿透性等其他的参数,这些都是制订最终的开采计划和对这些天然气产地进行正确的开采所必需的。

在对制订的开发方案进行试验的过程中,对现有的材料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关于这些天然气产地地质构造的材料,关于开发结果的材料和天然气钻孔的材料。为了把石油沟、东兴天然气产地开采层的地质构造搞得更加清楚,A. Л. 科兹洛夫、E. M. 明斯基、Ю. П. 克罗塔耶夫和 П. П. 伊万丘克同志同中国的同志们沿着通往重庆市附近的南北温泉地区的这类岩层的表面走了好多趟。

事实上,天然气产地石油沟、东兴的实验性开采方案中包含了通常的开采方案中需要解决的所有问题。

为了使中国同志们能够根据储藏的天然气的大致数据,熟悉制订研究方案的方法,建成了一整套进行气体动力计算的设备。

此外,在天然气产地羊羔溪也设计了从下面的二叠层到上层的三叠层特别的天然气方案,以便通过在两个层面同时降低压力并防止天然气从 7 号钻孔迸出的方法确定天然气的储量。

为了制订石油沟、东兴和纳溪天然气产地的天然气实验性开采方案,200 多名中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同苏联专家一起参加了工作,他们都进行忘我的工作。经过这一紧张的工作,实验性开采方案在一个半月就制订了出来,而通常完成这样的工作则需要 6 个多月的时间。

制订的实验性开采方案在 1959 年 4 月 6 日在南充市召开的全国石油工业地质勘探工作会议上得到了通过。

在对羊羔溪天然气产地制订实验性开采方案的过程中,Ю. П. 克罗塔耶夫对第一和第

三号钻孔进行了展示性的研究，以便中国同志在固定渗透和不固定渗透的情况下了解苏联所采用的关于天然气钻孔的研究方法。对第7号钻孔的研究是按照新的方法进行的，没有测量压力数据，因为由于出口设备的质量不好不能确定这一数据。

中国的同志们熟悉了在对天然气产地制订研究方案的时候，对钻孔的研究结果进行处理的方法和气体动力的计算方法。Ю.П.克罗塔耶夫在隆昌(Лунчан)、重庆、泸州和南充市就下列问题作了报告："在固定和不固定渗透的情况下确定天然气钻孔研究结果地层参数的方法"、"对勘探的天然气钻孔进行研究的特点"、"天然气钻孔操作方法的确定和计算"、"在自发的条件下以及在特别组织的天然气方案的条件下天然气储量和钻孔操作方法的计算"。

前三份报告被翻译成了汉语，并出版了120份以供在天然气的工作实践中使用。第四份报告被纳入羊羔溪产地天然气实验性开发方案的个别章节中。

伊万丘克在泸州、成都、重庆和南充市就天然气集流器的类型作了报告，并在北京石油大学作了报告。

为了制订实验性开发方案，挑选了大量的关于地质工业的资料，储备和剖面的确定以及其他的建设使得可以确定石油沟、东兴、羊羔溪和纳溪天然气产地的地层，这为今后开采方案的制订奠定了基础。

第三阶段的工作从4月9—11日，了解了湖北省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工作以及汉口小型天然气钻孔的运行情况。在对相关材料和钻孔工作进行了解的基础上就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以及湖北省小型天然气钻孔的运行提出了建议。

在中国出差期间，我们提出如下几点：

1. 中国科研所的同志们在铺设通往汉口管道的工作中用天然气代替乙炔来切割金属，看起来，这种方法可以在苏联使用。

2. 在四川省，为了增加烟黑的排放使用了萘，看起来，在苏联也可以考虑使用这种方法。

3. 为了在B-2-300发动机上得到电能，广泛使用天然气取代液态燃料。

4. 由于了解了重庆市橡胶—竹管道生产厂的工作，可以确定，橡胶—竹管道要比钢管便宜得多，且可以承受高达15帕斯卡的压力。看起来，目前在苏联开展的、用非金属管道代替金属管道的研究工作，应该熟悉中国现有的在生产非金属管道方面的经验。

全苏天然气研究所小组长

地质矿物学副教授 A.科兹洛夫

1960年2月2日

РГАЭ, ф. 9493, оп. 1, д. 1064, л. 28-33

№20726－1

金昌凤在建军节的报告：没有提及苏联经验和中国的帮助

（1960年2月7日）

1960年2月17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2月1—15日
第20号

绝　密

平壤市
1960年2月7日

与所有大使们一起参加了纪念朝鲜人民军建军12周年的隆重大会。总参谋部参谋长金昌凤作了报告。在自己的发言中他表示，苏联政府关于完全彻底的裁军建议和赫鲁晓夫的访问美国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金昌凤说朝鲜人民与全世界所有正直的人们热烈支持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宣言，他表示他们完全拥护它，并坚决要求西方列强依照苏联积极有效的榜样去做。

按我的看法，报告中过多地讲述了朝鲜人民军是在"反抗日本人的武装斗争中积累的如何建立武装力量和高度的革命传统经验基础上"建立的。同时报告中没有提及朝鲜人民军研究和借用苏联军队的经验。报告人说在残酷的斗争中朝鲜人民军保持了荣誉，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之流的战争中捍卫了自己祖国的独立，完全没有提到与朝鲜军队和人民肩并肩地战斗并流过自己鲜血的几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

我们觉得没有根据的是金昌凤报告中以下的声明："如果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像中国人民志愿军那样撤出南朝鲜并停止侵占南朝鲜，我们祖国就已经通过和平方式统一了，南朝鲜人民与北方共和国人民就能一起过上幸福和充满希望的日子（下画线是我加的）。"

……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6, д. 6, л. 40－41

№20726-2

普扎诺夫与金一谈话纪要：关于签订苏朝同盟条约问题

(1960年2月10日)

1960年2月17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2月1—15日
第20号

绝　密

平壤市
1960年2月10日

因参加莫斯科会议的朝鲜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国，代表团的领导金一邀请我参加晚宴，同时还有大使馆的参赞B.И.佩利申科、H.E.托尔宾科夫和B.A.扎尔科夫。

会谈中金一详细地讲述了代表团莫斯科之行的印象。金一说，首先是代表团与赫鲁晓夫同志会面给他和代表团全体成员留下了特别好而且不可磨灭的印象。尽管赫鲁晓夫繁忙于国家和国际上重要的事务，可他还是抽出时间详细地以兄弟般的方式与他们代表团商谈，听取并支持他们的一系列问题，从他的方面是给朝鲜的党和人民巨大的帮助和关心。他们为此再次感谢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以个人名义感谢赫鲁晓夫同志。

金一接着通报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在与赫鲁晓夫同志会谈时提出的问题。

金一说，他们向赫鲁晓夫同志讲述了有关今年保障他们国家居民的粮食情况变得十分紧张的问题，并请求根据贸易协定的9万吨粮食打算再让苏联增补供应给朝鲜5万吨粮食。赫鲁晓夫同志问他们，在什么期限内该提供上述数量的粮食。他们回答，对他们来说迫切需要能不迟于5月提供粮食。赫鲁晓夫同志答应仔细研究他们的请求。

代表团问赫鲁晓夫同志能不能考虑苏联向朝鲜供应能完全满足朝鲜国民经济需要数量的石油。赫鲁晓夫同志作了肯定的答复。金一表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放弃重建阿吾地工厂的可能，该厂在日本人时期从事从煤提取汽油的生产。这个工厂将被利用于其他方面。

由于美国人将原子武器运入了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照民主德国那样发表一个声明是合适的。代表团问了赫鲁晓夫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后者原则上表示赞同他们

的建议。金一说最近将就这个问题准备一份适当的朝鲜政府声明。

为此问金一，是否打算在刊登上述朝鲜政府声明前与苏共中央委员会就声明的内容进行商榷?

金一答道，尽管原则上这件事得到赫鲁晓夫同志的赞同，但既然问题好像不仅涉及朝鲜，而且也与苏联有关，就是个很重大的国际问题，他认为，声明的内容将必须适当地预先与苏共中央委员会商量。

金一同时还说，代表团问赫鲁晓夫同志，能不能回到关于签订苏联与朝鲜之间联盟友好互助的协议问题上去，这里要注意的是不久前日本与美国签订的新军事条约。赫鲁晓夫同志同样对这个问题持肯定的态度。

金一说，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的委托邀请赫鲁晓夫同志今年务必率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出访时间最好是在 8 月朝鲜解放 15 周年庆祝日之后。赫鲁晓夫同志感谢邀请，并说苏共中央委员会会考虑研究出访时间，并将自己的意见告诉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金一也详细谈到了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党和工人党代表就交换发展农业方面经验会议的意义，朝鲜劳动党代表团也参加了会议。金一强调，在上述会议上所说的就是苏联在提高农业方面特别丰富的经验，这是他们的榜样，如何能够具体地做到坚决地提高农业产品的生产。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同时还有社会主义经营体系的优越性，它能够增加生产粮食作物和用于青贮饲料的玉米，在现有条件下为充分保障国家的粮食展开了现实的前景。

谈到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金一说：会议显示了以苏联为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一致和不可战胜。会议工作的总结，就像会议上通过的宣言那样，对于巩固全世界的和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给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建立了更坚定的信心。

金一说，朝鲜代表和所有其他国家参加莫斯科会议的与会者一样，一次又一次地深受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鼓舞，这些成就是全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6, д. 6, л. 54 - 57

№13401

莫洛托夫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招待会上的讲话

（1960 年 2 月 14 日）

亲爱的谢甫生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今天，我们作为统一友好大家庭的成员，聚集在这里，共同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苏中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签署10周年。

在这个光荣的日子里，请允许我代表苏联大使馆和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我们的中国朋友和全体在场的同志，表示祝贺。

还请允许我，亲爱的大使同志，对您向苏联表达的真挚话语，表示感谢。

条约更加巩固了苏、中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联盟，这成为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阶段之一。过去从未有过一个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盟，像苏、中人民之间的联盟那样，对于两国人民的命运和人类历史产生如此决定意义的影响。

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努力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积极支持，最终结束了朝鲜和越南战争，为这些国家的民族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致立场，首先是苏联和中国的团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力，阻碍了帝国主义分子在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犯罪的侵略行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果断，使匈牙利的反革命暴动能够快速得到消灭。

苏联和人民中国的强大联盟，已经成为东方各国人民开展反殖民主义压迫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坚不可摧的支柱。

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在近年来其经济实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国家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开始着手实现由第二十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制订的七年宏伟计划。苏联的工业、集体农庄的农业和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正在顺利地向前发展着，其速度远远超过了七年计划所拟定的速度。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在国民经济、科学和文化领域的倡议，每天都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成果。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月球探测器和宇宙飞船，使我们赢得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重。

我们的人民已经进入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为了和平和进步的事业，为最终获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苏联人民正在进行着忘我的劳动。

中国人民正在以自己的独特方式，铺设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在这些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前所未闻的速度进行着。封建制度和奴役人民群众的制度，数世纪以来一直阻碍着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在英雄的共产党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而现在它的可观成果已经令全世界人民感到欢欣鼓舞了。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台湾统一问题，不久就会得到解决，而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将会遭到新的可耻的失败。

我们已经尝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带来的喜悦。在兄弟的蒙古劳动人民面前，已经展开了繁荣和富强的美丽前景。

在最近这些年里，社会主义在以下这些国家尤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非常了解自己的通向幸福生活的最可靠的道路的时刻，争取和平和争取巩固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斗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还有：H.C.赫鲁晓夫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访问以及苏联政府关于裁军的建议。赫鲁晓夫此次的印度尼西亚之行，对印度和其他国家的访问以及与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的一系列会晤，应该更加促进了我们国家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继续接近。

苏、中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牢固原则之上的。谈到这种友谊的伟大意义时，我们倍受鼓舞的是：这种友谊是为巩固和平和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团结服务的，它开辟了通向人类幸福生活、共产主义最终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道路。

最后请允许我举杯，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为全体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统一和团结，干杯！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所有胜利的组织者和鼓舞者，干杯！

为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共产主义建设的成果，干杯！

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旗帜下，各国共产党的继续发展和巩固，为在全世界实现和平，干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第254—257页

№16670

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与刘长胜会谈纪要：中苏友协代表团访苏

(1960年2月24日)

M.A.苏斯洛夫和Φ.P.科兹洛夫同志同中苏友协代表团会谈纪要

1960年2月24日，于克里姆林宫

互相致意后，科兹洛夫请代表团成员谈访苏印象。

刘长胜同志(团长)代表代表团非常感谢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同志对代表团的关心，并接见代表团。然后，他请转达对苏共中央及苏联政府在代表团访苏整个期间对代表团的关照表示感谢。

刘长胜继续说，由于苏联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和苏中友好协会的帮助，代表团作为他们的客人，中国同志到过莫斯科和阿塞拜疆许多地方，会见了苏联各界许多人士。刘长胜说，我们将满载访苏的美好印象回到祖国。

刘长胜说，在苏联逗留的日子是代表团的盛大节日，因为代表团参加了庆祝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0周年的庆典。我们难以用语言表达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代表团所感受到的爱和关怀。所有这一切，证明苏中友好同盟条约的巨大意义。我们相信，今后我们两国的友谊将更快地增长。

刘长胜说，我们参观了一系列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代表团在所见一切的基础上表示深信，苏联七年计划将提前，大概5—6年，某些部门能更快地完成。

科兹洛夫同志说，七年计划的第一年已顺利地完成，大大地超过计划指标。七年计划的第二年，苏联人民的开局也很好。

刘长胜同志：代表团参观了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厂，在那里能看到生产自动化的一切重大意义。我们听说，自动化计划完成后，工厂将每2.5分钟生产出1辆成品汽车，而现在要4分钟。这家工厂对我们中国人特别珍贵，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它的儿子——长春汽车厂。

苏斯洛夫同志：(开玩笑)儿子大概已经超过父亲了。

科兹洛夫同志：工厂为了改建和自动化投入了很多资金(700万卢布)。

苏斯洛夫同志：苏联给中国提供了更好的设备，而现在利哈乔夫工厂还有老的设备。

刘长胜同志：我们会见了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因亲眼见到而确信，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极大地提高。我们在阿塞拜疆看到了特别惊人的变化。在苏姆盖特的合成橡胶厂看到了16个不同民族的工人们如何友好地劳动。这些只能在苏联看得到。这些人们毫无疑问地能完成和超额完成七年计划。

刘长胜说，代表团对这样的事实特别感动，在参观莫斯科和阿塞拜疆的企业时看到，这些企业无论如何都与中国有联系。有的向中国提供自己的产品，有的接受中国专家实习，有的则派遣自己的专家到中国。现在在许多的苏联企业可以遇见曾在中国当过专家的人们。这一切明显地看到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帮助。

科兹洛夫同志指出，在苏联大概没有一个大企业不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制造产品。

刘长胜同志再次重复说，代表团全体成员对自己访苏深感满意，回国后将尽力把自己的印象比较全面地告诉中国人民。他说，关于苏联人民的成就，关于苏中友谊可以讲一百遍、一千遍，但永远也讲不完。

苏斯洛夫同志问：代表团的其他同志是否也要讲一讲自己的感想?

众声：团长都已说了。

刘晓大使说，代表团中有一位科学家裴丽生同志，现在在苏联率领另一个代表团——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完成了同苏联科学院关于1960年科学合作计划的谈判。这一计划非常好，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在这计划中也表达了苏联对中国的友谊，苏联的国际

主义援助。

H. B. 波波娃同志说,代表团成员李烛尘在苏联期间写了一首关于苏中友谊的千字诗,2月23日在友谊宫的晚会上他朗诵了这首诗的片段。

苏斯洛夫同志热情地感谢刘长胜和刘晓同志以及代表团全体成员对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表达的亲切讲话。他指出,在这里关于苏中友谊所说的一切,反映了事物的实际情况。在我们两国都广泛地庆祝苏中友好同盟条约10周年纪念日。这再次显示我们两国人民、政府以及两党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巩固和牢不可破。这也表达我们两国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继续加强我们的友谊的愿望。苏联和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的兄弟友谊是和平和社会主义胜利的保证。

苏斯洛夫继续说,苏联人民永远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高兴。他请转达对中国人民、中国政府、中共中央及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表示衷心的问候并祝愿取得进一步成就。祝代表团成员一路顺风。

刘长胜同志对座谈和热情的祝愿表示感谢。他请代向赫鲁晓夫同志致以热情的问候。他说,赫鲁晓夫同志这次出访亚洲国家对巩固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友谊具有重大的意义。

会谈记录:И. 谢尔巴科夫(签名)

АВПРФ, ф. 5, оп. 30, п. 80, д. 332, л. 18-21

№24931-1

奥斯特洛乌莫夫访华报告:中国的法学研究(节选)

(1960年3月[①])

最近几年(1958—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律的发展研究

1960年3月

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初级研究员

Г. С. 奥斯特洛乌莫夫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法律进行的研究工作是在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内开展的。

---

① 该档案未标明具体日期。——编注

该所成立于1958年10月，现在已经有大约30名科学工作者。其中较为著名的和比较有经验的是张友渔(研究所所长)和周新民(Чжоу Синьминь，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所各部门的主任都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地下革命斗争的经历，比如，王明同志。研究所主要是青年人，其中几乎一半都毕业于法律系，或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读过研究生。

研究所有4个部门。第一个部门的任务是研究总的理论、中国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第二个部门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民事法、土地法和家庭法进行研究。第三个部门的任务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政策和刑法、刑事诉讼和司法建设进行研究。第四个部门的任务是研究国际法。研究所在最近几年的主要目的是对当代中国国家法律建设丰富的实践进行研究和概括以及在中国史和法律史方面进行研究。

在相应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中，对于提出的问题的主要解决办法是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以及实地搜集一些具体的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定期对北京以及其他城市的国家机构以及本国的一些农村进行访问。并且，科学工作者还经常到这些单位开展短期的实践工作。但是，用研究所所长的话来说，要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收集到的材料还是不够的。研究所成立的时间很短，研究人员的数量也太少。

由于一系列原因(主要是由于各类会议)，在1959年的年度计划规定的三项任务中，研究所一项也没有完成。为集体撰写的专著《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制度》一书撰写的一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制度”甚至也没有按时写完。今年研究所打算完成如下书目的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基础知识》、《法学基础》、《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法律领域取得的成就》。……

研究所的图书馆共计有4万册图书。其中将近一半以上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出版的书籍。1949年以后出版的绝大部分书籍都是翻译的苏联法律工作者的著作。

在科研工作中，对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律建设问题和中国史、中国法制史进行关注的有人民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湖北大学法律系、北京政法学院。此外，还有法学研究所，今年这些单位的首要任务是深入研究毛泽东关于国家和法律问题的著作。

在高校中没有稳定而统一的有关法律课程的教学大纲，也没有稳定而统一的教材和参考书。比如，在人民大学法律系，1959年在国家和法律理论方面教学的基础是逐段逐段地研究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著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等等。湖北大学法律系1959年的教学大纲是在法律系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教师、大学生和国家机关法律工作者提出的意见的基础是制定的。大学生每年要有3个月的时间在工厂、农村和基层国家机关工作……

Архив РАН，ф. 457，оп. 3，д. 1，л. 143－150

№03967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邀请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

(1960 年 5 月 17 日)

摘自 C. B. 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0 年 6 月 1 日
第 287 号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委员邓小平的会谈记录

5 月 17 日邓小平接见了我。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王稼祥。

我简要地通报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

邓小平说,会议所审议的几个问题和 H. C. 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中国报刊对会议情况作了广泛的报道。他指出,苏联在对内政策方面采取一些重要的新措施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了苏联的力量和苏联的大好形势。

根据中央的委托,我把苏共中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的信件转交邓小平。邓小平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一定去苏联访问,中共中央毫无疑问会严肃对待苏联同志对这次访问所表示的意愿。

接着我根据中央的委托向中国同志通报了苏联对召开首脑会议的立场。邓小平说,H. C. 赫鲁晓夫同志 5 月 16 日在巴黎的演说是一次很好和很有说服力的演说;他指出,5 月 18 日中国报刊将全文发表。邓小平说,我们还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见,因为他们不在,但是在京的中央委员已经交换了意见。他说,所有这些同志都完全支持 H. C. 赫鲁晓夫同志的演说。邓小平又一次强调说,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演说,他们从中看出了苏共中央的坚定立场。这也是我们的立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立场。

谈到美国的侵略行动,邓小平说:"艾森豪威尔做了一件好事",因为他的侵略行动使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真面目。这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美国统治集团千方百计企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但事实本身不言而喻。全世界人民可以把美国和苏联的行动进行对比。邓小平强调说,赫鲁晓夫同志的巴黎演说和艾森豪威尔的声明他们都已经知道了,这是个鲜明的对比。赫鲁晓夫同志完全揭露了艾森豪威尔和一些帝国主义分子的真面目。

在继续的会谈中邓小平说，苏联政府关于召开首脑会议的倡议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他强调说，“这也是我们的观点”。如果在爱好和平力量的压力之下取得无论或大或小的成绩，这当然很好。虽然现在首脑会议还不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帝国主义自我暴露这个事实就是个不错的结果。接着邓小平说，美帝国主义的逻辑就是强盗的逻辑。不管艾森豪威尔怎样洗刷自己，也无济于事，实际他在帮助我们。甚至巴黎会晤这个结果也说明，胜利在我们一边。邓小平强调说，赫鲁晓夫同志“做得完全对，他去了巴黎，他应当去”。

在会谈过程中我指出，某些外交家——一些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驻北京的代表，特别是英国人和荷兰人，试图替美国辩护，一直强调说，美国飞机侵犯苏联领空没有多大意义，据说这是个普遍现象，所有国家都这样做，但美国这次碰上了。邓小平说，尼赫鲁、吴努，几乎所有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活动家都这样说。邓小平详细谈了周恩来不久前结束的亚洲几国之行的某些观感。周恩来今天已回到北京，谈了他同尼赫鲁的谈判，周恩来对此人形成一定的看法。邓小平说，周恩来的印度之行在一定意义上起着赫鲁晓夫去巴黎参加首脑会议同样的作用。赫鲁晓夫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而周恩来和其他中国同志访问印度也使尼赫鲁暴露出他的真面目。邓小平说：“两人的出行都是必要的、正确的，也都取得了成果。”

邓小平强调说，周恩来的印度之行充分证明“我们以前对尼赫鲁的看法和立场是正确的”。第一，尼赫鲁是印度反华运动的中心人物。尼赫鲁决不是处于右翼或其他反动派的压力之下，他本人千方百计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从来就没有过尼赫鲁对国内失控，大权旁落的情况。尼赫鲁善于把国家紧紧掌握在他的手中。第二，访问证明尼赫鲁从来就不想解决中印边境问题，哪怕是在某个约定时期。他是从自己国内外利益出发的。尼赫鲁反对印度共产党。因此解决同中国的边境问题对他不利。邓小平说，假若尼赫鲁解除了与中国的冲突，他就得不到为数12亿美元的美援。

邓小平指出，中国报刊现在开始发表揭露尼赫鲁真面目的文章。他接着说，持尼赫鲁这种立场的还有亚洲一些国家的政治活动家，如纳赛尔、卡赛姆、苏加诺、吴努。尼赫鲁与他们不同，他最狡猾。他在英国没有白学，印度称他为半个英国人，而英国人在玩政治游戏方面比美国人有经验。

邓小平强调说，同这类资产阶级活动家的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项极为重要的问题。像纳赛尔、卡赛姆这样的活动家正在自我暴露，在印度这项工作要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印度某些共产党员甚至吹捧尼赫鲁。邓小平说，但是尼赫鲁的行为最终也教育了这些共产党员。他接着说，我们高兴地看到，印度共产党民族委员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国内问题的重要决议，即不同国大党和国大党的政府作斗争，就无法同反动派作斗争(关于印度共产党民族委员会的资料5月17日已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印度共产党机关报开始刊登公开反对尼赫鲁的言论。

话题又回到巴黎会晤，邓小平说，中共中央审议了在国内开展支持H.C.赫鲁晓夫声明的运动。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在报刊上发表谈话，过了两三天，当形势明朗化的时候，要在这一方面进一步采取步骤。他说，我们共同的立场就是要揭露帝国主义，阐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正确的立场。

邓小平请我转达毛泽东、刘少奇同志和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对 Н. С. 赫鲁晓夫同志、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热情问候。美国人联合它的队伍以反对我们,他说,但他们的联合是靠不住的。而我们的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因为这个团结是建立在统一的思想和目标的基础上的。

说到这里我又强调了继续发展和巩固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兄弟般的友谊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以及中国党政代表团即将访苏的重大意义。

最后,邓小平同志说,我所通报的一切,他一定报告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

会谈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参加会谈的有大使馆参赞 И. И. 萨夫罗诺夫和一等秘书 Б. В. 卡普拉洛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С. 契尔沃年科(签名)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327, л. 129 - 133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3, п. 8, д. 454, л. 165 - 169

№13402

莫洛托夫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招待会上的讲话

(1960 年 5 月 28 日)

亲爱的泽登巴尔同志!

亲爱的周恩来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请允许我代表外交使团,热烈欢迎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深受尊敬的副总理和外交部长陈毅以及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亲爱的客人们。

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国朋友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访问,无疑将是对继续巩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以及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全体国家之间的友谊与合作的重要贡献。我们赞同泽登巴尔和周恩来同志今天在此所表达的那些思想和感情。我们坚信:所有这些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伟大的中国人民真正无愧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绩。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事业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取得了这些重大的成绩。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对于巩固全体社会主义阵营的

国际地位，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不久前，整个世界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卑鄙挑唆行动的见证人，即美帝国主义分子为达到侵略的目的，派间谍飞机深入到苏联的内地。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本人的声明，即空中的间谍行动是其官方的政策，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怒谴责。目前已经清楚，这种挑唆行动的目的在于中断高级会议。在巴黎的时候，赫鲁晓夫同志在其声明中完全揭露了这种伎俩，任何借口都无助于美帝国主义分子摆脱中断四国首脑高级会晤的责任。尽管在某些场合下，帝国主义分子在口头上支持各国人民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追求，而实际上，帝国主义分子根本不掩饰自己的人面兽心，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行动。

所有这些新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顽固性达到了何种程度。帝国主义在古巴的政策的垮台以及在南朝鲜和土耳其的政策，都很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在非洲各国人民之中，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不断地扩大和加强。

所有这一切，要求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全体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坚定地、更加积极地实现他们自己制订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全体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统一和团结的成就，是和平事业、民主事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基础。

请允许我举杯，为全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牢固的兄弟友谊和合作，干杯！

为兄弟的蒙古人民继续取得伟大的成绩，干杯！

为伟大的中国人民继续取得伟大的成绩，干杯！

为全世界和平事业的永久性胜利，干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第258—261页

№1383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

(1960年6月2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0年6月2日会议第284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阿里斯托夫、勃列日涅夫、伊格纳托夫、科兹洛夫、库西宁、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柯西金、毛希丁诺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波斯佩洛夫、科罗特钦科、基里连科、马祖罗夫。

在会议记录之外：关于兄弟共产党领导人协商的问题。

关于组织纪律问题。①

赫鲁晓夫、波利扬斯基：已经做了警告，对所有人的纪律只有一条(中国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关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问题：请求，或者，前往，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阻止一系列措施的实施。

把毛泽东关于金日成的会谈记录转交给他，让他读一读。

РГАНИ，ф. 3，оп. 12，д. 1011，л. 23

№2188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给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的信

(1960 年 6 月 2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关于苏共中央给社会主义阵营诸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信"②

第 284/35 号记录

1960 年 6 月 2 日

绝　密

1. 批准苏共中央给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所发信件内容，即关于召集兄弟党代表会议和华沙条约参与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见附件一)。

---

① 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领袖进行的协商会议，他们打算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 1960 年 6 月 18—25 日举行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莫斯科已经向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这些领导人分送了苏共中央的信函(标明的日期为 1960 年 6 月 2 日)，其中建议进行协商，"以便就目前的国际局势问题和确定我们的共同方针交换意见"(РГАНИ，ф. 3，оп. 14，д. 393，л. 52；ф. 3，оп. 14，д. 394，л. 61－63)。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的苏联代表团，是由赫鲁晓夫率领的。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真理报》1960 年 6 月 21 日)。在标注日期为 6 月 24 日的公报中，通报了 12 个党的代表"就当代国际局势的迫切问题交换了意见"(《真理报》1960 年 6 月 28 日)。在协商会议上继续进行了辩论，这是在以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一方，以苏联共产党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的反映。——原注

② 本决议以表决方式通过，投赞成票的有：А. Б. 阿里斯托夫、Л. И. 勃列日涅夫、Н. Г. 伊格纳托夫、Ф. Р. 科兹洛夫、А. Н. 科兹洛夫、А. Н. 柯西金、О. В. 库西宁、Н. А. 姆欣特吉诺夫、Н. В. 波德戈尔内、Д. С. 波利扬斯基、Е. А. 福尔采娃、Н. С. 赫鲁晓夫、И. М. 什维尔尼克等。——原注

2. 批准分发给苏联驻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诸使节的指示草案(见附件二)。

3. 在各兄弟党同意苏共中央上述建议的情况下于今年6月10日在新闻媒介上公布关于即将召开华沙条约参加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通知(相关文本参见附件三①)。责成苏联外交部与华沙条约参加国的朋友们商议该通知的具体内容。

附件一：

苏共中央给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1960年6月2日)

第284/35号记录

1960年6月2日

绝 密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中央向各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发出此信的目的在于，协商于近期召集我们党的代表会议，就美国人破坏了高级会谈之后国际形势中所出现的诸问题交换意见。另外，苏共中央之所以发出上述倡议还由于，近期一些兄弟党也提出了关于举办这次会议的意愿。

在1957年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声明通过之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声明对时局的分析，以及我们所制定的旨在维护和平和防止战争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

在这些年间，社会主义国家在本国经济和文化发展各领域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统一，并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巨大力量国际威望不断提高。

近年来，社会主义阵营和所有爱好和平力量为维护和平、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而作的斗争已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改善了各拥有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国家之间的关系，为解决业已成熟的各种国际问题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在这种条件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强国通过“冷战”和军备竞赛手段使世界面临可怕的前景，试图破坏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激化国家之间关系，加剧军事威胁，与此同时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近一时期，为达到上述目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不惜使用直接干涉，直至美国飞机入侵苏联领空的卑劣做法，从而导致原准备讨论最重大国际问题的高级会

① 该附件未公布。——原注

谈归于流产的结局。

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力量转入进攻的企图已经失败。他们的挑衅活动遭到了致命的反击，美国侵略者们和美国政府的背信弃义，他们所推行的威胁世界和平事业的政治方针已完全地暴露在了全世界人民面前。

近期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和团结，而帝国主义势力则陷入困境之中，而且在西方强国中已出现了矛盾和分歧明显加剧的情势。

总之，苏共中央认为，当前国际形势为我们采取新的联合行动——更深入地突入侵略集团阵地，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在维护持久和平斗争中加强自身的影响力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理应在近期召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以就当前国际形势和确立我们今后的总路线等问题交换意见。

会议可以于今年6月底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罗马尼亚同志已表示对此无异议，如果举行此次会议的建议能得到普遍支持的话。这里还有这么一个情况，即届时在布加勒斯特将召开罗马尼亚工人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各兄弟党都会派代表团参加。

我们认为，届时还有必要在布加勒斯特召集华沙条约诸国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以讨论如下问题：为加强各国防御能力所通过决议的完成情况；提高用于组成联合武装力量的军队的战备能力；该军队的装备和军事技术保障等。为了吸引世界舆论的关注，我们认为最好能提前(约6月8—10日)在新闻媒介上公开这次会议召开的信息。

我们认为，出席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理应是华沙条约诸国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并希望中国、朝鲜和蒙古等国的代表也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此次会议的工作。

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期间，可以通过相应的宣言或声明，在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则为简洁的联合公报，并随后将这些文件在媒体上公布。

苏共中央请求你们，亲爱的同志们就该信中所提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H. 赫鲁晓夫

附件二：

给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大使的指示

(1960年6月2日)

第284/35号记录

1960年6月2日

绝　密

苏联驻地拉那、索菲亚、布达佩斯、柏林、华沙、布加勒斯特、布拉格、河内、北京和乌兰巴托等

城市的使节：

请拜访恩维尔·霍查（与此相应的还有：日夫科夫，卡达尔，乌布利希，哥穆尔卡，乔治乌-德治，诺沃提尼，胡志明，毛泽东或刘少奇，金日成，泽登巴尔），并向其转达苏共中央信函（见附录）文本。

请告知对方，类似信函已分发至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

会谈期间请向对方通报：率领苏共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将是H.C.赫鲁晓夫同志。

请电告上述指示的执行情况。

РГАНИ，ф.3，оп.14，д.393，л.52

РГАНИ，ф.3，оп.14，д.394，л.61－65

№20734－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邀请金日成访苏

（1960年6月5日）

1960年6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1—11日

第103号

绝　密

平壤市

1960年6月5日

晚上9点20分在金日成府邸与他见面。

援引今年5月2日与他的会谈，转告说莫斯科将很高兴在今年6月上旬接待他的非官方访问并按照他的愿望与他就朝鲜朋友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还说，如果他觉得合适的话，去莫斯科的行程最好大体上可以确定在6月8日或这个日子的前后几天内。同时告知，他可以与赫鲁晓夫同志在黑海沿岸进行会面，这个时间他正在那里。

金日成非常满意地接受了这个通报并表示由衷的感谢。对于去莫斯科的日期，金日成

说了以下内容：

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打算今年6月底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他在6月8日去莫斯科将会十分困难，但尽量在6月15日前去。明天6月6日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将研究苏共中央委员会6月2日关于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的信件和确定代表团的组成。同时金日成表示，现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大部分成员都在地方，可明天他们应该回来并参加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金日成说，开始，在收到苏共中央委员会信件之前，他们打算任命金昌满同志为代表团领导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届会议。现在，显然，不得不由他率领代表团参加会议和布加勒斯特会议。明天，主席团会议上他们将决定此事，同时确定对他们合适的去莫斯科的日期。关于此他们将在6月6日晚或7日早通知我。

金日成接着说，他希望自己去莫斯科的日期在6月8日稍后的几天，也是因为在与H.C.赫鲁晓夫同志会面后，自己能不回平壤直接去布加勒斯特。

会谈中金日成说，前几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在6月15日之前结束朝鲜国民经济发展七年计划控制数字的制订工作，并在6月18日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加以讨论。在这以后到6月25日期间他们打算去莫斯科。现在鉴于打算召开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自然，所有一切都将发生变化。

对金日成说，自己受委托要亲自让他了解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参加国的侦查机构反对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所采取的手段的通报，并补充道，显然，这事最好是在今年6月7日或8日见面时再谈。

金日成同意上述的建议。

会见时在场的还有外务相朴成哲和国际局局长朴容国。

会谈翻译由苏联驻朝鲜大使馆译员Д. А. 普利耶姆斯基和外务相的翻译李思赫(Ли Сы Хэк)担任。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6, д. 6, л. 195 - 196

№20734 - 2

普扎诺夫与金昌满会谈纪要：金日成访苏及布加勒斯特会议

(1960年6月7日)

1960年6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1—11日
第103号

绝　密

平壤市
1960年6月7日

应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昌满的邀请拜见了他。

金昌满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委托请求转达下列内容：

1.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今年6月2日的信件，并同意有关今年6月底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建议。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将由金日成同志率领，代表团的成员都已批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昌满，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国际局局长朴容国和另一名代表团成员将稍后再确定(他们想任命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副首相李周渊，但他现在生病了)。

2. 金日成同志去莫斯科与H.C.赫鲁晓夫同志会面和谈判的日期，我们希望是今年6月13日。随同金日成在莫斯科会见的将有：金昌满、朴容国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林启喆。金昌满希望金日成和随行人员从平壤飞莫斯科，可能的情况下坐“伊尔-18”飞机。他同时还说大体上与代表团一起总共18人。人员组成将稍后确定并将名单转交大使馆。

告诉金昌满，他的通报和所说的愿望将转告莫斯科。

金昌满同时还说，批准金日成为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届会议的劳动党代表团领导。代表团打算在今年6月18日从莫斯科去布加勒斯特。

参加会见的有朴容国。会谈由Д.А.普利耶姆斯基担任翻译。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6，л.197

№23038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函：递交中国政府支持苏联裁军提案的声明

(1960年6月13日)

致苏共中央：

兹发向苏共中央发送安全委员会从中国驻苏联使馆收到的“中国政府支持苏联政府关

于裁军新提案的声明”。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A. 谢列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苏联政府关于裁军的新提案的声明

1960年6月2日，苏联政府就全面和彻底的裁军问题提出了一个新提案。这项提案是1959年9月18日苏联政府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提案的发展，其中考虑到了西方强国在裁军谈判期间所提出的一些意见。该提案是苏联政府在落实裁军问题上提出的一项新的有力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支持苏联政府的这一提案。

历史表明，帝国主义不愿意裁军，尤其是绝对不愿意全面和彻底的裁军。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苏联政府便提出过大量关于裁军的提案，但所有这些均遭到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拒绝。二战结束后，苏联政府又多次提出裁军提案，并为了在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多次在自己的提案中考虑各西方列强的裁军意见。可是，每当苏联政府接受了西方列强的一些建议之时，后者总是仍然拒绝放弃自己原来的立场，并为裁军谈判制造新的阻碍。由于西方列强采取如此立场，裁军问题的讨论已持续了10多年之久，时至今日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美帝国主义者们虽然在口头上高喊裁军，但实际上依然加紧军备竞赛，并在别国境内扩展军事基地。

他们如此做法的目的，一方面是要威胁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想压制亚非拉，甚至欧洲各民族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进行的民族运动，镇压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当前在中断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之后，美国政府更加紧利用自己所制造的紧张局势，为准备战争而大搞军备竞赛，在西德和日本加速复苏军国主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给所有国家政府首脑的信中强调，苏联政府对西方列强的裁军意愿持严重怀疑态度。他的这一观点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认为，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裁军的新提案是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个考验，而拒绝这一提案必然更加明显地暴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关于自己爱好和平的谎言。苏联政府的裁军新提案势必成为一个号召——促使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族奋起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正在进行的军备竞赛和战争准备，反对西德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斗争。世界各国人民只有通过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方式，最大限度地孤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才能够迫使帝国主义国家坐到严肃谈判裁军问题的桌子面前，才可能延迟，甚至防止帝国主义实施自己的新的世界大战计划，才可能确保整个世界的和平。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д. 332, л. 83 - 86

№16671

葛罗米柯致赫鲁晓夫函：呈送苏联参赞与蒙古外长谈话纪要

(1960 年 6 月 13 日)

赫鲁晓夫同志：

兹呈上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B. И. 列夫金同志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沙格达尔苏伦谈话记录一份。

A. 葛罗米柯(签名)

1960 年 6 月 13 日

摘自列夫金的工作日记

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沙格达尔苏伦同志的谈话记录

今年 2 月的下半月，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沙格达尔苏伦同志在莫斯科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党的代表团会议回国后，同我谈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自己的印象。在谈及其他问题同时，他告知，苏联大使莫洛托夫因工作调动而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召回的问题已预先谈好。

今年 4 月底，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沙格达尔苏伦同志在一次招待会上告诉我，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将于 5 月来访。然后，他问我："我是否可以知道关于推迟审核莫洛托夫从蒙古召回的问题原因？"我回答沙格达尔苏伦同志："关于这问题我一点也不知道。"

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列夫金(签名)

АВПРФ, ф. 5, оп. 30, п. 80, д. 332, л. 87 - 88

№20735－1

苏联领导人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通报世界工联会议情况

（1960年6月15日）

1960年8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13—28日
第134号

绝 密

平壤市
1960年6月15日

举行了与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的第二次会见。

A.H.柯西金同志向金日成及其随行人员通报了有关苏联国民经济七年计划完成的进展情况。

Ф.Р.科兹洛夫同志通报了有关中国领导人的错误行为。他们曾试图利用今年5月的世界工联大会就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陈述自己的观点并强加自己的决定，这些观点和决定与苏共中央的观点不同，与声明和和平宣言中叙述的情况也不同。

鉴于中国领导人千方百计地努力使金日成相信，不是他们，而是苏共主动就劳动党党内问题在1956年派中共和苏共代表去平壤，A.H.米高扬同志向金日成介绍了当时A.H.米高扬和彭德怀从平壤回到北京后在北京进行会谈的内容。

Ф.Р.科兹洛夫同志通报后，金日成并没有表示明确的立场，而只是大致表示这样的意思，即中共和苏共代表有必要聚集在一起把有争议的问题弄清楚。

午餐后，在去游览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之前，金日成与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И.И.图加里诺夫就朝鲜对联合国大会会议的议事日程上每年都会有的所谓朝鲜问题的立场举行了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金日成说，他们的立场依然不变。他们反对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上讨论朝鲜问题。但要是讨论的话，他们要求朝鲜代表同时也参加，如果不允许朝鲜代表参加，那么大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都将不是朝鲜所必须遵守的。

金日成说，他们主张并要求美国军队立即从南朝鲜撤出。在此以后他们同意举行朝鲜

南、北方全面大选。朝鲜问题应该由朝鲜人自己解决，不需要其他国家的干涉。同时金日成指出，如果哪个国家提出建议在中立国家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全面大选，朝鲜将不反对这样的建议。关于接纳朝鲜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问题，金日成讲述了如下内容：他们不反对接纳南朝鲜进入联合国。他们将不提问题，也不认为朝鲜有必要在现在被接纳进入联合国。但在西方强国提出有关接纳南朝鲜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建议情况下，只有当提出建议同时接纳南朝鲜和朝鲜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之时，他们才不会反对西方强国的建议。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Ф. Р. 科兹洛夫同志邀请我去他那儿，并说，Н. С. 赫鲁晓夫同志指示要让金日成知道毛泽东是怎么说他(金日成)的。Ф. Р. 科兹洛夫同志问我是否记得在哪些文件中有这样的叙述?

我说，前驻北京大使 П. Ф. 尤金同志大约是 1956 年年底有关与毛泽东会谈的通报中有这样的叙述。

Ф. Р. 科兹洛夫同志委托外交部长 А. А. 葛罗米柯同志将那次会谈的材料给我，并让金日成了解。

АВПРФ，ф. 0102，оп. 16，д. 7，л. 5－6

№20735－2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宣读毛泽东与尤金的会谈记录

(1960 年 6 月 16 日)

1960 年 8 月 9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А.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 年 6 月 13—28 日
第 134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60 年 6 月 16 日

了解了 П. Ф. 尤金同志有关与毛泽东会谈的通报后(会谈是在 1956 年 11 月 30 日进行的),Ф. Р. 科兹洛夫同志把它交给了我,并嘱咐要亲自交给金日成,而且只让他一个人知道。

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拜见了金日成并说受委托让他了解一份文件,并补充道,这也可以放在金日成打算去参观击落的美国飞机残骸展览后,金日成表示希望马上就让他了解所说的文件内容。

我向金日成读了 П. Ф. 尤金同志有关与毛泽东会谈通报中涉及金日成问题的内容(会谈在 1956 年 11 月 30 日进行)。

金日成对毛泽东的话极其愤怒。在读通报的过程中,他几次都在说:"这是谎话。没有这个。毛泽东不仅这样谈论我,还这样看待我,他怎能这样呢?"等等。金日成非常难过,起初甚至有些惊慌失措,有时候坐着默不出声,不同寻常地抽了很多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金日成的这个样子。通常他很难失去内心的平衡。他外表上总是很平静。然后金日成详细地向我重复地讲 1956 年夏季劳动党内形成崔昌益和其他反党宗派集团的往事,有关 1956 年 6 月代表团在莫斯科时所得到的同志般的建议,有关苏共中央委员会就反党集团的电报(金日成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这份电报是支持他的),有关 1956 年 9 月彭德怀和 А. И. 米高扬在平壤,有关毛泽东 1957 年秋季在莫斯科的道歉和多次声明,有关彭德怀在那时拜见他等等类似的事情。金日成声称,他永远并将坚决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金日成指出,匈牙利事件的时候,劳动党号召全体朝鲜人民支持苏联的措施,并宣称劳动党现在支持并将永远支持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一切措施。金日成大声说道,毛泽东不仅说,而且还认为他可能是叛徒,怎能这样呢?他怎么能与李承晚串通?这简直是谎言和诬蔑!中国领导人的表现是口是心非:当面说一套,背后另搞一套。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完全是另外的做法。Н. С. 赫鲁晓夫同志富有党性地同志般地当面指出他们的不足和错误。他坚决和始终不渝地支持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的正确路线。

接着金日成问,昨天 Ф. Р. 科兹洛夫同志有关中国领导人错误的行为和宗派活动的通报后,他表述的立场是不是足够清楚明确。

对金日成说,因为我在与他的会谈中一直是按党性的直接和当面说,我说,昨天在与 Ф. Р. 科兹洛夫同志、А. Н. 柯西金同志和 А. И. 米高扬同志的会谈时,他在就上述问题的表述自己的立场不够明确清楚,只是说了中共和苏共的代表应该会面和将有争议的问题弄清楚。

金日成大声说道,但是要知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过去一直支持、现在也支持苏共中央在重大问题上的方针。他们过去这样做,现在也这样做,将来还将这样做!

我对金日成说,我们知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永远支持苏共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但既然现在这个时刻说的是中国领导人错误的宗派行为和他们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显然,应适当地明确说出就这些问题自己的和劳动党的立场。

金日成说,明天在与 Н. С. 赫鲁晓夫同志会面时他将当面和坚决地声明这一点。

晚上告诉金日成，H. C. 赫鲁晓夫同志明天中午 11 点接见他。

АВПРФ，ф. 0102，оп. 16，д. 7，л. 7－8

№20735－3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邀请赫鲁晓夫访问朝鲜

（1960 年 6 月 17 日）

1960 年 8 月 9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 年 6 月 13—28 日
第 134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60 年 6 月 17 日

早上对金日成说，他自己应决定朝鲜方面谁将出席 H. C. 赫鲁晓夫同志的接见和会谈。

金日成说，与 H. C. 赫鲁晓夫同志会面，除了他参加会面的还有：金昌满、朴容国和翻译崔元植。

然后金日成说，他考虑今天再次邀请 H. C. 赫鲁晓夫同志能找到机会在今年访问朝鲜。

问金日成，他认为什么时间访问最为适当：是庆祝朝鲜解放 15 周年还是其他时间？

金日成说，8 月中旬的天气很热，未必适合出访，就像他记得的那样，在庆祝 10 周年时代表团的领导阿里斯托夫同志感到自己不舒服。除此以外，他们不打算在庆祝 15 周年之际邀请政府代表团，而且如果邀请了苏联政府代表团的话，那大概就该同时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团。金日成指出，他们无法应付同时为两个代表团服务，轿车的数量不够。然后想

了一会儿,金日成说,可以邀请一个以 H.C. 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参加庆典。

我对金日成仅说了一点:您就说一个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出访时间。

白天举行了会见,与 H.C. 赫鲁晓夫进行了 5 个多小时的会谈(5 个半小时)。我方出席会谈的有:我,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 Б.К. 皮缅诺夫和译员 Д.А. 普利耶姆斯基,为赫鲁晓夫翻译他是完全胜任的。

晚上吃晚饭时,金日成说对会见非常满意,特别是与 H.C 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谈。

АВПРФ, ф.0102, оп.16, д.7, л.9-10

№20735-4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对中国批评苏联表示愤怒

(1960 年 6 月 18 日)

1960 年 8 月 9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 年 6 月 13—28 日
第 134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60 年 6 月 18 日

去机场之前与 И.И. 波兹尼亚克同志一起去金日成单独居住的楼房晚餐。金日成的情绪非常好,好几次对与 H.C. 赫鲁晓夫同志会谈和见面表示满意。晚餐时 Ф.Р. 科兹洛夫同志也来了,并说 H.C. 赫鲁晓夫同志很满意与金日成的会谈。

从莫斯科回到平壤的一路上,金日成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十分满意,并感谢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特别是与 H.C. 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谈。

金日成非常愤怒地说到中国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他的非党性的和不真诚的态度,他们搞了一些反对他的幕后活动,还说“他们怎么能甚至想我会走上伊姆雷·纳吉的道路”。金

日成为中国领导人对苏共中央委员会不正确的立场和抨击感到愤怒。

休假回来的大使馆参赞B.И.佩利申科也乘坐了这架飞机。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10

№20735－5

普扎诺夫与方学世谈话纪要：金日成通报莫斯科之行

（1960年6月25日）

1960年8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13—28日
第134号

绝　密

平壤市
1960年6月25日

内务相方学世在和我谈话中(通过高频电话)讲述了金日成回到平壤后召集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局长们，部分相和道党委员会的主席，向他们通报了自己莫斯科之行的总结。在这次会议上金日成向出席者讲述了有关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Ф.Р.科兹洛夫同志、А.Н.柯西金同志和А.И.米高扬同志的见面和会谈，特别是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会见和长达5个多小时的会谈。金日成详细而愤怒地讲述了中国领导人采取宗派主义方式，在原则性的思想问题上公开进行反对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他同时还讲述了在莫斯科通过文件了解了毛泽东对他金日成本人的一些令人愤怒和诬蔑的言论和评价。

根据方学世所说，金日成在自己的发言中说，毛泽东是完全错误的，对苏共站在列宁主义原则立场上就国家与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体系和平共处的问题和其他问题，他没有任何理由起来反对苏共，毛泽东的言论和所有行为只能说明一点："毛想成为世界上的第五位，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谈及中国人对朝鲜方面的政策，金日成宣称，他们想把朝鲜变为中国的殖民地。金日成号召与会者提高警惕，因为中国方面可能会进行新的挑拨离间。

方学世说，金日成这次的莫斯科之行，特别是与 H. C. 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谈太及时了。今年 5 月中旬，金日成、金昌满和其他人在北京并与毛泽东会见时，中国人努力使他们对自己产生好感，劝他们转向中国人需要的方面。从北京回来后，金日成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说，中国领导人对待他们很好，很真诚。在莫斯科从文件中和与 H. C. 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谈中，金日成知道了并确信，毛泽东对他金日成本人的欺骗和阴险的行为以及有关对待苏共的错误行为。

方学世接着说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内部可能也将进行斗争。因为主席团某些成员，特别是林海(外贸相)、金昌满(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是亲中国的。同时还有某些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相也是亲中国的。

方学世同时还说，当他随金日成坐火车去金日成的休假地(昌城郡，离水丰电站不远)时，金日成非常愤怒地说了有关中国人在对待朝鲜人方面而现在又对待苏共方面的阴谋和卑鄙勾当，并几次提醒方学世要提高警惕。

方学世指出，各方面看来金日成的心情是真诚的，他现在不再相信中国人了，还说，他不会再到他们那儿去了。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6, д. 7, л. 12－14

№03968

苏达利科夫与巴什基洛会谈纪要：中共代表团在罗马尼亚的表现

(1960 年 7 月 1 日)

摘自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60 年 7 月 9 日
第 371 号

与罗马尼亚驻中国临时代办巴什基洛的会谈记录

1960 年 7 月 1 日

在民主德国大使馆举办的电影招待会上，根据巴什基洛的提议，我同他进行了会谈。

巴什基洛问我了解不了解中国报刊对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报道。

我回答说，我读了中国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一切报道。我认为报道得太简短，也不完全。

巴什基洛说，问题不仅仅是简短，而是从 H. C. 赫鲁晓夫同志、乔治乌-德治同志和其他兄弟党领导人的讲话中略去了涉及苏联对外政策和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估计这样一些最重要的地方。这在我们这里造成了误解。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真理报》全文发表了彭真的讲话，而赫鲁晓夫同志的讲话在中国报刊上只作了简要报道。

接着巴什基洛谈起了在机场迎接从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回国的以彭真为首的中国党的代表团时，中国领导同志(邓小平、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表现冷淡，完全是例行公事，这一点也使人感到有些吃惊。我对巴什基洛说，我在飞机抵达前半小时就来了。上述中国领导同志都在机场的政府官员候机室，但没有一个人同我谈话。而当彭真、康生和伍修权来了以后，他们甚至没有对他们在罗马尼亚受到的款待表示感谢。

巴什基洛问我是否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时，彭真似乎没有出席。他强调说，他本人并不知道此事，但资产阶级的电台已经广播了。

我回答巴什基洛说，我不掌握这个情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H. 苏达利科夫(签名)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329, л. 125－126

№08104

科兹洛夫提交的报告草稿：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

(1960 年 7 月 13 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及候补委员：

兹寄上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报告的草稿，其题目是：《关于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代表会议总结和中共中央领导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国际关系某些原则问题的错误立场》。

如果有意见，请告知。

Ф. 科兹洛夫
1960 年 7 月 13 日
草稿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关于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代表会议总结和中共中央领导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当代国际关系某些原则问题的错误立场

同志们!

1960年6月底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两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次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议,这在6月28日报刊公布的公报中已经报道过了。另一次会议由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51个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在这些会议上,就当代国际形势的迫切问题和由此产生的对国际共运的一些结论交换了意见。

会议参加者认为,世界发展的整个过程,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成绩,各国人民争取和平事业斗争的开展,帝国主义和侵略势力的进一步削弱完全证明了苏共第二十和二十一大的决议,兄弟党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原则是正确的。

在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宪章和它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战斗纲领的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

布加勒斯特会议参加者一致宣布,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关于当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关于人民对战争危险必须保持警惕性(因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仍有侵略战争的土壤),关于不同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结论完全适合于当代的情况。

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国同志对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战术问题的错误观点。

事情在于,近来中国的同志们背离了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的许多原则,公开反对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列宁的对外政策方针,从而在这些问题上把自己置于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位置上。

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与参加这两次会议的兄弟党的所有代表完全一致,对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和他们不正确的行动方针进行了批评。

各兄弟党的代表一致支持苏共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路线,指出了我党和苏联政府近年来的活动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巨大意义。

一、关于中共中央领导缺乏党性的活动手段

同志们!

去年12月,苏共中央全会听取了苏斯洛夫同志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国之行的报告。

中央主席团向全会通报了中共领导近来滋生并日趋严重的骄傲自大的缺点和过高估计自己成绩的危险倾向。

当时使我们吃惊的是,中共领导在对外政策中表现出黩武主义和宗派主义,明显地不再

考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和缓和国际紧张形势的利益，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在国际舞台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中央主席团认为中共和苏共之间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缺乏应有的协商是不正常的。所以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利用去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的机会讨论了这些问题。

从与中国同志们的会谈中，我们得出了这样的印象，表面上他们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实际上只倾向于把这一原则看成是一时的策略手段，他们不相信在当代条件下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崇高目标，苏共中央为在不牺牲我们的原则的前提下克服中共和苏共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做了所能做的一切。

对待中共领导人我们遵守同志分寸，不公开批评他们，不在两党之外暴露我们的分歧，希望中国同志不再继续采取违反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利益的步骤。

令人遗憾的是，中共领导人走上了另一条路。他们大体从1958年开始，一步一步地加深这种分歧，越来越多地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关系中不能允许的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手段。

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他们在国际共运中搞宗派活动，努力宣扬自己同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相违背的特殊观点。

很清楚，中共领导人走上了公开反对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赞许的共同路线的道路，在许多重要的原则问题上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不断加大分歧。

中国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和策略立场进行攻击。借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间接批评苏共在列宁主义主要理论和策略问题上的立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当代战争的策源地——帝国主义和人民争取和平的道路》、《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沿着伟大的列宁指导的道路前进》的长篇文章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同志在北京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

在这些反映中共中央观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国同志想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和辅导员，企图证明他们中国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实际上，在这些文章中，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极左的漂亮词句和单方面解释列宁主义原则被当作正统地捍卫列宁主义。为证明自己的观点，文章的作者教条主义地抓住列宁的一些词句，不加分析地大量引证列宁的文章。这些文章被译成外文，匆忙通过各共产党的上层领导寄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

近来苏共中央掌握了大量证明中共领导人非同志式行为的事实。乌拉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帕斯托里诺同志和巴拿马人民党书记迪克逊同志通报说，中共领导人试图积极地对拉美各国共产党的代表施加影响。在他们到北京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们证明，必须

重新看待苏共对国际形势的评价。

阿根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柯都维亚同志说，在北京召开了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在会上中国领导同志企图兜售他们的"左"倾方针，在当代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许多战略和战术问题上错误地指导拉美国家共产党的活动。顺便说一下，现在彻底弄清楚了，近年来在北京一直在为外国共产党员办学习班，他们大部分是从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来的。

中国的同志们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座谈中反对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中的重要原则。他们在同不久前访问中国的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座谈中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观点。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Л.贝利绍娃告诉我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彭真同志同代表团会谈近 6 个小时。中国的领导同志们向阿尔巴尼亚人宣布，中共和苏共之间在对当代形势评价和共产党的任务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存有根本不同的观点。

这样，中国同志开始拉其他兄弟党反对苏共的路线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努力孤立苏联共产党。

此外，他们还企图利用世界工会联合会总理事会今年 6 月初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在这一群众性的非党组织的代表面前批评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在总理事会开会前，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同志在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同志会谈时宣布，中共和苏共之间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的主要问题上存在原则的分歧。

正如后来查明的，中共中央委员们还同其他许多工会领导人进行了类似的谈话，企图让他们支持中国的观点。

根据中共中央的倡议，6 月 2 日在北京召开了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局委员(共产党员)会议。在会上刘宁一同志再次论证中国的立场，要求在世界工会联合会文件中反映中国人的观点。所有发言的工会领导人都一致地坚决地驳斥中国同志的企图，抗议他们非法对世界工会联合会施加压力，宣布他们的路线同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路线相违背。在激烈地讨论了这些问题之后，刘宁一同志宣布，中国人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不把这些分歧带到理事会公开的会议上去。

但是，他们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1960 年 6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邀请近 40 名国外工会领导人(共产党员)吃晚饭，饭后举行了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在宣布会议开始时说，共产党之间对某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中国同志认为应该公开地谈谈这些分歧。

然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讲话，在他的发言中有许多完全错误的论断，而且公开歪曲苏共的路线。邓小平同志说，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现在已抛弃了宣言的基本原则"。同时，邓小平同志表面反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许多理论主张，实质是在批评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基本原则。

在 6 月 5 日的会议上，中国同志还打算就其他一系列问题作类似的报告。但是没有如愿以偿，因为出席会议的工会活动家(共产党员)们一致宣布不仅不同意中国人的批评

实质，而且也不同意他们的批评方法——背着各兄弟党讨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

料到自己的观点不会受到支持，中国同志重新宣布，在总理事会上他们不进行批评。但他们忘了自己所说的话，而在世界工会联合会总理事会会议开幕式上对苏联和兄弟党的路线展开了攻击。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和和平的错误观点表述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的长篇讲话里。

在总理事会各委员会里，中国工会的代表们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参与下干涉这一国际组织的工作。他们采取措施，试图把中共中央对国际问题的提法写进世界工会联合会的文件。正如外国工会活动家指出的，中国同志有点儿挑衅性，把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称作修正主义、帝国主义走卒和奸细。

各个委员会出现了不能容忍的情况，委员会主席(洛姆巴尔多·托列达诺[墨西哥]和塞浦路斯工会代表)向世界工会联合会领导报告了不能制定一致的符合报告精神的文件。多亏了不屈服于压力的世界工会联合会领导人的强硬立场，迫使中国代表在统一的文件上签字。

许多国家工会中央领导人在离京回国途中在莫斯科停留，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进行会谈。这些会谈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同志的行动。法共中央政治局成员Б.弗拉尚说，中国人轻浮地不客观地分析国际形势，建议采取立即推翻资本主义，毫不迟缓地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方针。世界工会联合会主席诺韦拉同志，保加利亚工会领导人普拉霍夫和阿列克西耶夫，捷克斯洛伐克工会领导人祖普卡同志，波兰工会领导人洛加-萨文斯基同志以及其他工会运动活动家们说，他们认为中国同志们的行为是分裂活动，中国人想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

中国同志们所走的道路使中国领导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渗透到资产阶级的报刊上，被我们的敌人用来破坏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破坏工人阶级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统一。

当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应他们的请求，苏共中央接见了他们。我方出席会谈的有科兹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伊利切夫和安德罗波夫同志，中方有彭真、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同志。会谈从早上3点持续到晚上11点。在会谈中讨论了同中共领导人所有的基本分歧。

我们对中国同志说，我们认为：第一，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不正确的；第二，我们认为他们的措施是极端危险的，是违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我们直接对彭真和其他人讲：你们怎么在寻找盟友反对苏共？在讲述了我党对中国人观点的实质的批评意见之后，我们对他们说，他们背离了列宁主义，不理解列宁学说的精神，不认为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创造性地运用永垂不朽的列宁的指示。

在这次会谈中，我们还分析了中国领导内部政治的某些阴暗方面，表示相信必须对我们存有分歧的所有问题坦诚地交换意见，必须消除这些分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对当代

的原则问题建立统一的观点。我们表示,希望中国的同志们冷静地掂量自己行动的后果,应该懂得他们对最重要的国际发展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可能给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带来重大损失。

几天之后,在布加勒斯特,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苏共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接见了中国同志。赫鲁晓夫同志把中国同志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行动看作是派别活动。他强调指出,我们希望同中国友好,尊重中国人民,尊重中国共产党。但我们不允许以非同志式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党,我们等待的是尊重的态度。

对所提出的问题的实质中国同志不作正面回答,进行回避,但同时又怀疑我党的原则立场的正确性。赫鲁晓夫同志根据明显的事实所作的解释使他们处于困难境地,指出了他们的观点和他们的政策的矛盾性。

在同赫鲁晓夫同志会谈中,完全证实了中国的领导同志们不仅与苏共,而且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一系列当代国际形势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他们认识不到国际舞台上力量对比中所发生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巨大变化的意义,实际上否认在当代有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不正确地理解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之前全面彻底裁军的思想是不现实的。中共领导人实际上背离了会议宣言,否认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存在两条道路的可能性,错误地以宗派主义对待中立国家和民族资产阶级,破坏一系列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改造过程中犯了"左"倾冒进的错误。中国人的这种立场证明他们走上了修正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根本原则的道路。

还彻底弄清了,中国同志所采取的批评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立场的措施和形式是不对的,在兄弟党的关系中是不可接受的。他们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相违背的。

赫鲁晓夫同志在座谈中不仅驳斥了中共领导的反列宁观点,还详尽地阐述了苏共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

二、中共领导的主要错误

同志们!

你们看到了苏共中央今年6月21日关于中共领导行动和立场的新闻简报和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材料。看到苏共中央简报的还有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各兄弟党的代表。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领导不正确的措施和行动,看出在兄弟党关系上他们背离所确定的规章和原则,看出在当代世界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上中国同志观点的错误性。

众所周知,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把会议宣言看成是自己的共同纲领,认为它清楚地回答了当代世界发展的最重的问题。但中共领导人近来断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似乎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没弄清楚。借口弄清这些问题,中国同志们的确试图推翻会议宣言和和平宣言最重要的原则,以自己特殊的教条主义的立场与之相对抗。

请允许我阐述一下中共领导的主要错误和他们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的实质。

首先谈当今时代的特点。

苏共二十大指出，“社会主义超出一国的界限及其成为世界体系构成了我们时代的主要特点”。这样，我党二十大在总结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了国际舞台上力量分野的根本变化。

按照这一结论，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在宣言中宣布：“以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其开端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我们时代的基本内容……在当今时代，世界的发展是由两种对立的社会体系竞赛的进程和结果决定的……”

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点是：一、帝国主义的瓦解过程；二、这一革命进程已发展到这种程度，所出现的社会主义体系正给予世界发展进程以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的同志们在自己的理论发言中努力回避该宣言对我们时代的评述。他们认为，似乎苏共背离了列宁关于当今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论断，认为列宁几十年前所做出的这一论断应保持不变。

然而只有书呆子和教条主义者才可以这样讲话。从列宁对他生前时代提出自己的论断时起已过去许多年，发生了诸如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出现、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等这样一些世界性的历史事件。须知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不止一次讲过，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要求考虑客观条件和它的变化”，真正的群众政治领导，应该善于抓住需要改变政治口号和策略的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

看来，中国人不懂或装作不懂列宁的这些指示。他们低估我们时代主要特点——社会主义作为世界体系发展的意义，贬低社会主义对整个世界发展进程影响的力量，即实际忽视当今社会阶级关系的总和，看不到世界舞台力量对比中所出现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巨大变化。他们教条主义地理解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前提出的许多原则。

我们的时代不像1917年所论述的那样，仅仅是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时代。这仅仅是它的一个方面。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建立和巩固的时代。

列宁说过，1917年之后，如果不把苏维埃俄国放在首位，那就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现在这意味着，如果不把已变成当代强大因素、对世界政治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放在首位，那就不能正确地理解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

伟大列宁的预见实现了：在我们今天，实际上正在解决“变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即存在于一个国家而不能决定世界政治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国际无产阶级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能对整个世界政治有决定性影响)的任务”。

现在不是帝国主义势力，而是社会主义体系是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决定着世界发展的进程。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胜利进展，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附庸国家人民的民主解放运动的强大洪流震撼着帝国主义的基础。所有这一切使帝国主义丧失了它在国际舞台上的独裁，剥夺了它肆意妄为的可能。难道在帝国主义绝对统治的时代殖民体

系的崩溃是可思议的吗?不,当然不可能。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存在和加强的条件下,人民斗争浪潮的不断增长才导致殖民主义的垮台。

中国同志毫无根据地断言,似乎我们在评价帝国主义的本质方面背离了列宁主义。但这是对我们党的诬蔑,是有意歪曲我们的政策。我们时时处处都在讲,帝国主义的阶级本性没有变,它的侵略本性我们谁也没有否定。

在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文件中,在苏共中央的决议中,在赫鲁晓夫的发言中,都在努力强调,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改变它的侵略本性,而在我们时代它反而变得更加凶恶,因为它看到,历史的发展将无挽回地导致它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

中共领导人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歧是由于他们低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力量,没看到帝国主义阵营的极大削弱。

况且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应该忽视帝国主义正经受它的崩溃和瓦解时期,它的力量远不是50年前甚至5—10年前的时候了。现在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和平的力量而不利于帝国主义势力。

苏联共产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考虑到世界形势的这些巨大变化,从中为自己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战略战术找出了必要的结论。这完全来自列宁的著名指示:"……最高的和唯一正确的学说标准……"应该是"使其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过程"。

现在我们转入我们同中国人分歧的第二个问题——和平共处问题。

政治上稍微有一点儿知识的人都知道,今天在世界上并列即同时存在着两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他们的产生和发展是不依某个人或集团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而是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过程的结果。世界上并列存在两个敌对的体系,这一事实似乎造成了一场无休止的争论: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国家能否同时存在?问题在于,这一同时存在将采取什么形式——和平的还是战争的。在现今条件下,唯一理智的国际关系准则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

共产党人——是有现实思维的人。他们考虑到,热核战争会给人类带来多么可怕的结果。须知氢爆炸的火焰可以吞噬亿万人的生命,而某些国家和民族可能整个从地球上消失掉。共产党正为建立一种能够避免新的世界战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奋斗。和平共处原则——这不是暂时的策略口号,而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中国同志以前奉行的也是这一立场。但近来他们实质上开始背离在其制定中他们发挥了很大作用的"潘查希拉"①原则。和平共处逐渐被他们解释成"两次战争中的间歇时间"。下述事实说明了他们对待和平共处思想的态度:在签署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蒙古公报时,周

① 潘查希拉(Pancasila),印地语,词源直接来源于一个古老的印度教理想,是印度佛教的"五戒",是古代印度的佛教徒用于描述道德经的五条戒律,带有喜庆的意义。1954年4月,中、印两国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简称"西藏协定"或"潘查希拉"协定,因为协定的序言中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被印度称为"潘查希拉"。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政府也借用了"潘查希拉"作为自己的立国原则,因此潘查希拉也是印尼建国原则的代名词,即"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公正"五项基本原则。——编注

恩来同志把蒙古同志们写进草案里的和平共处一词删掉了。

中共中央代表在北京同工会活动家们会谈中公开谴责和平共处原则。如中共中央委员刘宁一同志把可以和平共处的思想称作是反列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还讲，“谈论和平共处只能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而帮帝国主义的忙”。

然而，放弃和平共处原则则意味着世界战争方针。

众所周知，苏联共产党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建议，提出了在国际关系中只有两条路可走的原则：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毁灭性战争。第三条路是没有的。中国领导人近来强调，似乎他们不大理解这一原则。“和平共处，否则就是战争，这一问题我不太理解。”——彭真同志今年6月17日在同苏共中央会谈时这样说。

中国同志看到了什么出路？他们讲，似乎有第三条路——“局部战争”和没有世界战争的“冷战”。刘宁一和其他中国同志在北京世界工联总理事会会议上也公开这样讲过。刘少奇同志在同匈牙利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会谈中也表露过这种思想。

但是，每一位有健康思维的共产党员都十分清楚，这所谓的“第三条路”通向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局部战争”不会保持多久，它很容易变成世界战争。沿着局部战争之路往下走，这意味着滑到深渊的边缘。所谓的“第三条路”意味着继续人民厌恶的军备竞赛。试图实现这条道路将给帝国主义宣传机器提供可能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描绘成“局部战争”、“冷战”和军备竞赛的追随者。我们党认为这“第三条路”是冒险之路。

彻底实现和平共处政策将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得到巩固，保障它在同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赛中赢得时间，给予加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可能。另一方面，和平共处可促使帝国主义军事集团内部离心力的增长，加剧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削弱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阵地。

中共领导人试图强调，似乎苏共实施和平共处原则的方针意味着放弃在资本主义国家开展阶级斗争，放弃支持民族解放斗争。但他们明显地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同劳动者和剥削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弄混淆了。只有不懂列宁主义实质的人才看不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不是别的，正是世界范围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社会主义正是从中赢得胜利的。

争取和平共处、反对以帝国主义者为其载体的战争的斗争正在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从而促进人民解放运动和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谁不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辩证主义者，谁就不能对当代最重要的现象作创造性的分析。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没有提倡过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坚定地说，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不仅没有销声匿迹，相反，开始越来越尖锐。事情的确是这样。和平共处的形势减轻了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反对资本主义、争取劳动者社会解放的斗争，为加强他们和群众的联系创造了广泛的可能。

同志们，这是事实，在国际气氛缓和的条件下，许多国家的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碉堡发

起了猛攻。大家仍记忆犹新的是,朝鲜人民起来反对李承晚专制制度,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规模空前,土耳其推翻了曼德列斯的恐怖制度,此外,近来还有许多重要事件。

由于彻底贯彻和平共处路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人民中博得了巨大威信。苏联的国际威望任何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世界人民越来越坚信苏联是和平政策、和平共处政策的旗手。

正是由于苏共和苏联政府爱好和平的政策,人民现在才把共产主义同和平政策等同起来,把帝国主义同战争和侵略政策等同起来。同志们,这是我们党的伟大成果!

列宁遗言嘱咐我们,在国际关系中要贯彻和平共处原则,我们坚决地毫不动摇地遵循列宁这一英明的遗训。

中国同志还反对我党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决议中以及莫斯科宣言中所提出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原则。我们的分歧在什么地方,中国人到底坚持什么主张呢?

考虑到国际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情况,我党二十大做出了在当今时代可以防止战争的重要的理论和政治结论。这一命题获得了所有兄弟党的全力支持。莫斯科宣言写道:"在当代和平的力量获得了如此的增长,以致防止战争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中共领导现在似乎背离了这一立场,尽管它也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比如,在《红旗》杂志上写道:"……只要在存在帝国主义制度,世界上就绝对不会结束最尖锐的暴力形式——战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同志6月17日在同苏共中央会谈时也问道:"怎么能说在人类生活中有排除战争的现实可能性,当帝国主义还存在的时候?我认为这一主张是不正确的。"

同志们,这里的事情不在于中国领导人设想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是可能的,有谁没看到这种可能性呢?我们也认为,帝国主义会试图发动战争。因为它是帝国主义。苏共二十一大决议中说:"在当代,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可能依然存在,决不能对战争的危险性估计不足。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和加强保卫和平的斗争。"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我们同中国人的分歧不在这里。

事情在于,中共领导认为世界战争注定是不可避免的。我举一个例子。在布尔加勒斯特同彭真会谈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对他说:"我们认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你们断言——如果我们理解中国方面是没有错误的话——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按照你们的意见,应该制定这样的政策和策略——让人们做战争不可避免的准备?"对此彭真回答说:"是的,我们的立场是这样的。"

中国同志对待战争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们认为,新的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应该给人民灌输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坚持战争方针。按照他们的意见,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宣传战争不可避免,而不是动员人民为防止战争而斗争。所以在中国流行"全民皆兵"的口号不是偶然的。

中国领导人为什么有这种注定的不可避免的观点?问题依然在于他们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实力估计不足和过高地估计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依然有能力任

意决定是战争还是和平，是否以战争代替和平问题，是否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内政还是放弃侵略行动，是进行局部战争还是总体战争，等等。

《红旗》杂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最终是由帝国主义总司令部决定的。“当然，帝国主义者最终是否发动战争，”该杂志里写道，“这不取决于我们，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这一声明不是偶尔的词句，它反映的是中共领导的观点。彭真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说：“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和阿登纳的参谋长。”他说，“如果他们决定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能替他们决定他们的事情。”这样，按照中国“理论家”们的意见，我们只好向帝国主义军队的将军们投降。但这不是别的，正是对国际舞台上现实力量对比的蔑视。

苏共二十大和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做出在我们当代可以防止战争的结论，所依据的主要是以下决定性因素：苏联实力的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增长和巩固；国际工人阶级组织性和觉悟的增长；诸如广泛的和平拥护者运动这种因素的增大；拥护和平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数目的增长；帝国主义现在没有当年殖民主义体系时那样可靠的后备力量了。

当共产党人说现在不存在不可避免的战争的时候，他们绝对没有说存在注定的不可避免的和平。他们的出发点是，和平只能靠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积极而坚决的行动来捍卫。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人作为最热忱的不疲倦的和平斗士，把这一斗争看成是自己的首要任务。

关于在我们时代可以防止战争的结论不是简单的论断，不是抽象的智慧，而是动员巨大力量的战斗口号。它在人民面前展现了争取和平斗争胜利的前景，帮助人们克服内心悲观情绪、信心不足和宿命论，坚定人民可以捍卫和平的信心。相反，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命题可以瓦解人民积极的斗志，使人民在反对战争贩子的斗争中放下武器。

甚至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政治活动家，如艾森豪威尔现在都被迫承认，帝国主义已无能力打赢新的世界战争，战胜社会主义阵营。这是他们的悲鸣！难道在类似的帝国主义头子的声明中我们就看不到他们对我们力量的估价，对我们政策对人民群众的巨大吸引力的承认吗？

在当代，社会主义已发展成为这样一种力量，它能够把侵略者和军事冒险扼杀于萌芽之中，在争取自由和保卫自由免遭帝国主义武装侵犯的斗争中给人民以最有力的援助。正是由于苏联的坚决行动才打破了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对埃及的武装干涉，防止了帝国主义分子准备好了的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进攻。否则，帝国主义分子的这些冒险行动有可能发展成为危险的世界冲突。

苏联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进一步的成就，它们在世界经济领先中的成果使社会主义正在变化成这样一种力量：即使最狂妄的帝国主义分子也开始觉得进行反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毫无希望。这样，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彻底胜利之前，在世界的一部分还有资本主义的情况下，从社会生活中排除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将成为现实。人民一定能够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

不久之前，中国同志们表示同意这种观点。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曾

讲:“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争取 15 年的和平,那时我们在世界上将是不可战胜的,任何人也不敢发动反对我们的战争,全世界巩固的和平将有保障。”现在中国的同志们背离了这一正确的观点。

同志们,总而言之应该说,他们的立场是非常混乱和不彻底的。一方面,他们宣布,帝国主义衰落了,变成了“纸老虎”,“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起来样子很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帝国主义非常强大,没有制止它的力量。

这种不彻底性的基础,看来是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对现代战争没有正确的观念。毛泽东同志 1958 年在同赫鲁晓夫同志会谈时计算各国居民的数量、军队的实力,并以此确定各方面的力量。但是这种对待战争的态度至少是 19 世纪甚至是 18 世纪的立场,那时必须要求以刺刀消灭敌人。现在战争的命运操纵在装备有原子弹和氢弹的军队手中。

第二,中国领导人的出发点是,帝国主义无论给人民造成多大牺牲,这一牺牲都是值得的。1957 年在莫斯科会议上,在涉及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后果时,毛泽东同志说:可能全世界 27 亿人口死掉一半,或者更多,达到一半……但是帝国主义将被从地球上消灭掉,通过热核灾难达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经过废墟到共产主义,这就是中国同志们想引导人民所走道路的实质。

不难看出,中国同志们的类似立场对于人类孕育着最可怕的后果,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毫无共同之处。革命理论不需要导弹和氢弹为它开辟道路。赫鲁晓夫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正确地称需要通过原子弹氢弹战争走向共产主义的主张为疯人呓语。绝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同战争联系在一起。世界战争永远孕育着革命,但革命不一定必须同战争联系在一起。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革命的基础,而某一国家革命形势的出现不一定要有军事形势。

所以,关于战争可以防止的原则,绝不是像中国同志们企图断言的那样,要使被压迫的人民永遭被奴役的命运。共产党人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革命解放战争的热烈拥护者。他们把反对腐朽的制度、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和保卫民族独立的战争看成是正义的战争。我们永远支持这种战争,而且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实际支持,其中包括通过向人民提供武器的方式。说苏联的政策似乎在制约各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这是昧着良心诬蔑苏联的政策和实践。

苏共中央、苏联政府现实地看待当代形势。我们清楚地知道,战争危险依然存在,帝国主义分子在垂死挣扎时可能铤而走险,发动战争。所以苏联政府努力制止这种冒险,如果帝国主义分子胆敢挑起战争,那就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中。

苏联的军事实力为世界所知。为了制止所有的侵略,我们拥有足够数量的各种型号的导弹武器。最近几天我国发射的弹道导弹在 13 000 公里的距离上精确地命中太平洋预定目标就证明了这一点。

5 月 1 日和 7 月 1 日消灭美国侦察机;声明我们将对美国人及其盟友企图用来对我国领

空派遣飞机的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我们坚决声明，如果五角大楼的侵略势力胆敢开始武装干涉古巴，我们将全力支持古巴人民——这不是在"劝说"帝国主义分子，不是在"乞求和平"，同志们，这是我们的行动，是争取和平，反对军事危险，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准备和发动战争的积极斗争。

苏联的武装力量捍卫着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使之不可侵犯。关于这一点哥穆尔卡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讲得很清楚："倘若不是苏联在发展防御武器首先是导弹武器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世界，倘若苏联没有这种实力，那么帝国主义分子拥有这种武器就可能同我们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了……他们之所以不敢进攻，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进攻，他们的司令部没有拟定出进攻期限，而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爱好和平的政策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共产主义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是促使战争的发生，而是结束所有的战争。共产党人相信，资本主义肯定要灭亡，这是历史注定了的。但我们希望资本主义在灭亡过程中尽量给人类少带一些痛苦，在资本主义灭亡之后地球上不留下废墟和灰烬，人民劳动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完好地保存下来为人民自己服务。

为了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里的胜利，不需要发动热核战争。我们共产党人遵循最人道的思想，不能允许帝国主义分子消灭亿万人的生命，毁坏当代生产中心和科学技术的伟大成果。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人类的生命和繁荣高于一切。

同志们！

在我们时代，裁军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很遗憾，不得不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同志们的观点同其他兄弟党的共同立场是相矛盾的。

我们党认为全面彻底裁军是防止毁灭性原子战争的基本途径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但中国同志把这种支持连同我们的裁军建议都看成是外交手腕。既然存在帝国主义，如列宁所说，全面裁军——这只不过是幻想。所以，谈论裁军的可能性，意味着散布幻想，扼杀阶级斗争。

我们坚决不同意这种对待裁军问题的态度。众所周知，裁军问题是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提出来的，正是遵照他的训令，我国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提出了裁军建议。

通过把裁军问题提到国际生活日程上来，能使苏联达到什么目的？

第一，加强和平共处事业。为了保障和平，不能只口头上承认和平，必须迈出实际的步骤。通过向人民群众宣布全面裁军的思想，这就为争取和平指明了具体的目标。这一口号揭露帝国主义，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积极地反对它。裁军政策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分子——战争的代表者。

第二，党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现在也可做到某种程度的裁减军备和武装力量，限制核武器试验和禁止使用它。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人民的巨大胜利了，它大大有利于在世界上建立安宁的环境。同时，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精神方面也可赢得巨大的胜利，因为这样在全世界面前他们成了拯救人民免遭核战争灾难威胁的救星。难道能像中国同志那样，把这看成是解除人民群众的武装吗？

第三,提出裁军口号,今天就限制着军国主义集团扩大军备竞赛、增加军事税收的可能性。

第四,通过提出裁军问题,我党帮助解决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消灭美国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我们消灭这种军事基地的要求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是一致的,日本事件就是这方面的有力证明。

最后,提出裁军问题,使苏联共产党给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以打击,促使拒绝参加军事条约的国家的数目增多,使由于奉行不明智政策被吸引参加这些集团的国家容易脱离他们。

由此看来,裁军斗争不只是外交手段。它是严肃的政治行动,它是以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因素进行的冷静分析为依据的。苏联共产党认为,存在实现裁军措施的可能性,必须充分利用之。

当然,我们对在近期实现全面彻底裁军不抱任何幻想。但这个口号是正确的,它的提出是及时的,应该为它的实现进行不懈的奋斗。放弃裁军斗争或放弃停止军备竞赛的斗争,中共领导的立场实际上就是要导致这样的结果——这将给整个和平事业带来损失,给和平事业的敌人以帮助。

也不能同意中国同志们这样的论点,认为裁军口号将使未独立的和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反对中国这一命题最积极的正是未独立的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员。"对于我们未独立国家的共产党员来说,"如乌拉圭共产党代表达格利奥同志声明所说,"十分清楚,和平和裁军对于发展民族解放运动是最重要的援助。"

真奇怪,怎么能够这样看待问题,把全面裁军看成是涉及受殖民者压迫的没有武装的人民的事?在苏联的建议里,首先讲的是拥有现代军事技术装备的大国的裁减军备。

中国同志怎么也不能理解,如果宣布裁军是不能实现的理想,是幻想,那就不能动员群众起来为裁军即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当直接对群众说这是没有希望的不能实现的事的时候,群众能站起来为裁军而斗争吗?

中共领导人对战争与和平和和平共处问题的不正确的观点,不是毫无关系的理论练习。它直接影响着中国同志的实践活动,导致完全消极的后果。近来中国在各种国际民主组织(和平运动,国际工会、妇女、青年运动,亚非国家团结运动,等等)中的代表的行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努力阻止这些组织的活动。

中共领导人试图怀疑我党和我国政府对外政策措施的正确性。

正如出席北京世界工联总理事会回来的许多外国朋友们告诉我们的,中国人劝他们"和平之路没有什么可走的,不要向资本家乞求和平"。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建议他们"同帝国主义分子坐在一个桌子旁边仅仅是为了揭露他们",而同他们谈论和平,这意味着"美化他们,把他们打扮成和平使者"。

苏共中央认为类似的立场是宗派主义。列宁教导共产党人要有灵活的策略,善于利用我们敌人阵营中的矛盾。遵循列宁的指示,我国政府实施积极的对外政策,利用帝国主义阵

营间的矛盾，同资本主义政府进行谈判。同志们，请想象一下，假如苏联坚持这种“不同帝国主义达成任何协议”的政策，世界将发生什么。正因为苏联遵循了列宁的指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成功地利用了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成立了反希特勒联盟。

我们认为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积极利用帝国主义阵营间的矛盾，孤立侵略的帝国主义集团。为了达到工人阶级的最终目的，苏联政府在不作原则让步的情况下，在需要的情况下采取灵活的策略，达成协议和做出理智的妥协。

我们的同志，尤其是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出访资本主义国家，为广大群众了解苏联政策的真相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本质提供了良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指出，赫鲁晓夫同志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访问对社会舆论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大大巩固了共产党、和平和进步拥护者的阵地。例如，美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委员E. 弗林同志讲：“赫鲁晓夫同志的访问对我国人民的情绪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激起了他们对苏联的友好感情和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极大兴趣。”

苏联政府首脑访问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亚洲其他国家以及法国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取得这些访问的成绩是不易的，因为帝国主义反苏势力拼命破坏访问，制造困难，不让赫鲁晓夫同志宣传苏联爱好和平政策的真相，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最近几天，赫鲁晓夫同志对中立的奥地利的访问取得了很大成功。同志们，奥地利人民给予赫鲁晓夫同志的热情接待和艾森豪威尔不久前远东之行的可耻失败（日本人民不允许他进入日本）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这是人民支持苏联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的有力证明，是苏联国际威望和它不懈地争取和平的斗争深入人心的有力证明。

赫鲁晓夫同志的资本主义国家之行和他在最广泛的社会各界人士面前的演说——这是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一种新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积极的活动形式。这是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直接在资本主义巢穴里同帝国主义进行的具体的实际斗争。

在原则问题上，过去和现在我们从来没有对帝国主义分子让过步。回忆下面一件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在美国人以侦察机挑衅飞行破坏高级会议时，赫鲁晓夫同志在巴黎是以何等的尊严和对我们正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捍卫了我们的立场。

同志们！下面我想分析一下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中共和其他共产党之间所暴露出来的分歧。

不久前邓小平同志宣布，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苏共的分歧已有 4 年多了，即从我党二十大开始。

众所周知，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不同形式的结论，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名论述为其依据的。

列宁在《奇谈与怪论》一文中坚决反对所谓“强行推动”世界革命的“理论”。他说：“这类‘理论’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否认‘强行推动’革命，因为革命的发展全要看产生革命的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如何。这种理论同认为武装起义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必须采取的斗争形式的观点，是一模一样的。”

在二十大决议中阐述的通过不同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则,不仅总结了我党的经验,而且总结了许多兄弟党的经验,他们已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提出了除了非和平道路外,可以利用和平道路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关于取得革命胜利存在两种可能的道路——非和平的(即使用武装斗争)和和平的(即通过各种形式的、积极的群众运动,其中包括利用议会)——的结论获得了世界上所有共产党的支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可以通过两种道路的命题写进了兄弟党的纲领文件和会议宣言中。

现在中国同志宣布他们不同意苏共二十大的上述结论。至于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们假装不理解,说:"让苏联同志们告诉我们吧,哪些国家存在这种可能性,哪儿有先例?"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是多么奇怪的问题提法!假如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对待革命理论和实践,那世界工人运动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难道马克思在宣布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难道列宁在创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建成的理论的时候已有了成功的先例?当然,当时教条主义者和缺乏信心的人不少,但布尔什维克把他们从自己的道路上清除掉了,跟随列宁前进,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的胜利。

尽管中国同志强调,他们赞成莫斯科宣言的观点,而实际上他们了解和平道路的可能性,坚持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共产党不分具体情况如何,都应坚持一条道路——武装起义的道路。中共领导人甚至没有停止指责苏联共产党,似乎苏共只主张和平道路,只引导兄弟党走这条道路。

只要重温一下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一大文件材料,苏共代表团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的报告,苏共代表在兄弟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就足以相信类似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了。

同志们,你们知道,许多兄弟党请求苏共给予建议和提出咨询意见。在所有这样的会谈中,苏共中央都提醒外国同志们不要过高估计社会主义革命和平胜利的可能性,强调必须全面考虑利用阶级斗争的所有形式。

中国同志以宗派主义、书呆子习气对待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正如列宁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所说的,他们的立场表面上显得"惊人的革命"。实际上他们的号召——不分每个国家的现实情况和具体的民族条件,都把重心放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训练上,只准备一种斗争形式——武装起义,这种号召是纯粹的宗派主义。

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积极争取实现广泛的民主要求——土地改革,最重要工业部门的国有化,限制垄断资本的肆意妄为,等等。中国人称这些为机会主义。实际上这是争取群众、争取盟友和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去年11月在罗马召开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十七国共产党会议呼吁书,便是这种争取群众斗争的范例。中国同志们傲慢地宣布这个呼吁书是机会主义的,称这些资深的有丰富的领导工人运动经验的共产党领导人陷入了机会主义泥潭。只有那些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斗争经验的人和在工人运动中没有社会民主传统的人才能这么说。这些人企图教训拥有

长期革命斗争传统和成长起来的经受过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中共领导人肆意把多列士、陶里亚蒂、雷曼、伊巴露丽、科普列尼格等这样一些久经考验的、在地下和法西斯监狱中同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进行过多年艰苦卓绝斗争的、我们运动中的老战士诬蔑为机会主义，这引起众人愤怒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马克思也说过在个别国家里工人阶级可能通过和平道路夺取政权，他曾预见在工人阶级有能力赎买资本家的银行的时候出现这种形势。我们不禁要问，在当代条件下，当有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时候，当社会主义远不是理想而成为真正的现实的时候，当社会主义思想已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时候，为什么这种道路不可能呢？在我们今天，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们看到苏联正在顺利地为保障比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更高的生活水平而奋斗的时候，为什么需要抛弃和平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呢？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给予榜样的力量，我们的经济发展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的影响将越来越大。这一时刻已经到来。社会主义已经进入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它的榜样力量将动员资本主义国家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起来改变本国的社会经济秩序。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己应做好准备，同时教育工人阶级利用各种斗争形式推翻资本家政权。

同志们，现在请让我分析一下印中冲突和对中立国家的态度。从 12 月中央全会的材料中你们可以知道苏联政府对中印边界冲突所采取的立场。苏共中央阻止了中国领导想把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拉入他们挑起的同印度的民族冲突之中去的企图。我们不能支持中国领导的这一立场，因为这一立场是违背社会主义阵营和普遍和平的利益的。

如果中国真的面临受进攻的现实威胁，那苏联就会毫不犹豫地挺身保卫它了。比如在台湾危机中中国受到威胁时就是这样。苏联立即直接支持中国。中印冲突是另一种情况。我们公开对中国同志讲，他们选择的用军事力量解决边界争端的方法不是好办法。我们对他们说，他们出于狭隘的民族利益想挑起争端，这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各兄弟党的利益尤其是印度共产党的利益的莫大打击。

印共领导不止一次请求中国同志采取以他们为转移的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方法。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同志当时既没听印共的话，也没听苏共的话。毫无疑问，这给印度共产党带来了损失，尤其是影响到了喀拉拉邦的形势，大家知道，该邦共产党人执政达 28 个月之久。冲突对尼赫鲁有利，这给了他败坏共产党人名誉的借口，把自己打扮成印度人民民族利益的唯一保护者。

中国领导对苏联的立场表示了不满。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支持他们，也不应该支持他们，这是因为他们采取的立场给了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可能，说我们这些国家背离了和平共处原则。中国同志的行动更是不能允许的，因为印度，众所周知，没有加入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奉行的是中立立场，在许多重大对外政策问题上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北京的同志至今也不明白，他们的行动帮了那些企图把印度和尼赫鲁政府从现今对外政策立场推向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一方。

至于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苏联站在中国一边干预冲突，那就

会给美国找到借口站在印度一边干预冲突。另外我们还得知，艾森豪威尔曾建议尼赫鲁“保持坚定”，问他需要多大援助。苏联有远见的立场使美国挑衅者失去了破坏这一地区和平的借口。

生活完全证明，苏联的立场是唯一正确的立场。印共中央主席古普塔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满有根据地宣布：“在这一冲突中苏联明智的立场揭露了共产主义的敌人，提高了苏联和赫鲁晓夫同志在印度人民心目中的威望。”

中国同志对印度尼西亚表现出了民族主义态度。由于印度尼西亚对生活在那里的华侨商人采取了限制政策，中国同志企图与印度尼西亚争吵。这只能损害中国在印度尼西亚和全亚洲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中国同志这些理论和实践错误的实质在于，他们低估了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伟大作用，断言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完成自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建议对其采取敌视的立场。中国政府同尼赫鲁、苏加诺、纳赛尔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国民政府的领导人达成协议和建立友好关系，还是不久以前的事。

现在他们突然转变了方向，称苏加诺为“血腥刽子手”，称尼赫鲁是“半个帝国主义分子、半个鬼和半个流氓”。现在北京称这些活动家的立场是帝国主义立场，称他们这些人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代表。中国领导建议共产党人改变对印度、印度尼西亚、阿联酋、伊拉克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立场，认为这些资产阶级不会再反对帝国主义，在他们的政策中已失去反帝的方向。

他们把所有民族资产阶级看成是清一色的。实际上东方国家的政策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些国家，如印度、印度尼亚西、缅甸等奉行中立立场。而另一些国家，如巴基斯坦或伊拉克，加入了帝国主义集团。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对待这些国家的态度不应该是一样的。不能把尼赫鲁的政策和伊朗沙赫或巴基斯坦阿尤布-汗的政策混为一谈。

我党的立场是，在东方推行有远见的政策，扩大同中立国家的联系。我们应该加强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以破坏帝国主义的阵地，激励民族解放运动，利用一切力量和可能为那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成熟创造最为有利的条件。

这样，同志们，从引述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在具体的世界发展问题上，中共领导背离了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现在完全清楚了，早在1957年签署宣言时，他们就不同意其中的许多原则。现在中国同志们越来越倾向于背离这一世界共运的总纲领。表面上他们还重复宣言的原则，提起和平共处和可以防止战争，等等。但他们的主要精力现在是努力证明和平共处政策只能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裁军是幻想，承认社会主义和平道路是机会主义，等等。

按其实质，中共领导是在号召各共产党放弃宣言中所确定的总路线。为了把它危险的路线强加于我们的运动，中国领导人仍继续以不能允许的方法歪曲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立场，搞秘密的宗派活动以反对神圣地捍卫列宁伟大旗帜纯洁性的苏联共产党。

我们列宁的党不能同中共领导的这种方针妥协。苏共中央认为深刻批判中国同志们的

错误路线是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因为他们的路线对社会主义阵营，对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和共产主义前景孕育着危险的后果。

同志们!

在1959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中央主席团报告了中国在国内政策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当时指出了中国领导人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所犯的错误。他们反映在：建立人民公社和实行不符合生产水平的分配原则，组织劳动采用军事化的方法，取消地方人民政权机关，把它的职能转交人民公社。在全会上还指出，中国同志背离了列宁的物质利益原则，他们甚至试图把这一经过考验的社会主义原则称作是“资产阶级残余”。同时还指出了中国同志们“大炼钢铁”的错误。

当时苏共中央告诉中国同志们，我们严重怀疑他们某些政策的正确性，同时强调指出，这是他们的内政，要他们自己解决。

中共领导没有考虑兄弟党的意见而是继续执行自己的方针。而且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把自己的措施冒充为“共产主义样板”。中共中央宣布，建立人民公社“是旨在领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的基本方针”。中国的公社被说成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而且中国的生活事实越来越雄辩地证明，中共中央的许多国内措施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中国，实际上修改了其国际意义已为1957年宣言所肯定的列宁某些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列宁教导，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应该起作用的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中国同志违反这一规律提出了“大跃进”的政策。他们违反生产不断高速提高的经济规律，提出“高潮和低潮”规律。

这正是造成国内经济不断出现狂热状况的理论根据。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必然伴随生产起落，从而降低速度，减少工资，出现比例失调和其他消极现象。

违反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中国的实践再次证明，按人口分配原则导致吃光储备，使生产发展失去动力。这正是迫使中国同志们在某种程度上又恢复物质利益原则的原因。

同志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中国内政，所以我们做得很有分寸，有礼貌，认为不能在我们的报刊上公开批评这些错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共分内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

中共领导人实际是想让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宣扬他们的错误观点，以便把他们未经生活检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转载类似的材料会造成混乱，把我们的人民搞糊涂。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

但是，当事情涉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的时候，当我们处在中

共领导以其观点公开对抗我们整个运动的事实面前,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就这些问题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

三、布加勒斯特各兄弟党会议总结

同志们,6月初苏共中央主席团建议社会主义国家各兄弟党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举行会议,交换对当代国际共运现时问题的看法。

除中共外,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兄弟党都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建议晚些时候开会,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只商量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商量新的宣言或新的文件的准备问题。

苏共中央考虑了中国同志们的愿望,又以新的信件向各兄弟党通报了这件事,表示了在布加勒斯特预先会晤时,除不对问题做出决定外,不排除讨论国际问题的意见。对这一意见所有党都表示了同意。

按照达成的协议,在布加勒斯特于6月24—26日举行了两次会晤,这在报告开始时我已谈过了。尽管交换意见带有事先准备的性质,但两次会晤对国际共运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第一,更明确地揭露了中国同志们的错误立场;第二,各兄弟党表现出一致意见。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在批评中国同志们的错误观点和行动的时候各兄弟党表现出意见一致,有高度的党性原则,已是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会上所有发言的人都坚定地捍卫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基本原则的正确性和生命力。各兄弟党的代表以大量事实材料证明,中国同志背离了宣言原则,教条主义地以列宁的原则掩饰自己,试图把自己的“左”倾立场说成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彭真同志在会上强调说,分歧确实存在,而且分歧,用他的话说,是实质性的。但他试图反击并把产生分歧的罪过推到苏共身上,指责苏共背离宣言,破坏列宁的原则。而且彭真再次说我们的分歧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并劝人们相信,中共领导似乎将一如既往站在宣言的立场上。

参加会议的同志不禁问他:假如中国同志们站在宣言原则立场上,那为什么他们又大加批评苏联和其他共产党的观点呢?彭真同志回避正面回答,没能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

赫鲁晓夫同志和其他党的代表逐条逐句地批驳了中国代表的立场,批驳了他们没有根据的和不怀好意的、对苏共的责难,揭露了中国同志们所持立场的真正用心,并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这一立场将导致什么结果。诺沃提尼、乌布利希、哥穆尔卡、乔治乌-德治、卡达尔、日夫科夫和其他同志愤怒地给中共代表指出,他们的观点只能被看作是明显地背离了宣言,他们的行动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政党间的相互关系的普遍准则格格不入的,是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相矛盾的。

卡达尔同志在会上宣布,中共和苏共之间,中共和其他兄弟党之间,存在重要的分歧。他公正地指出,中国同志的发言是与各兄弟党的方针相对抗的,“给我们的队伍带来了混乱”。卡达尔同志说,根据中国同志们的概念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仅应该盼望战争,而且应该宣传战争,甚至应该亲自挑起战争,以便尽快让帝国主义完蛋。”

乌布利希同志指责中国同志，说他们反对和平共处和裁军的发言不能动员群众为和平斗争，宣告失败论，“只能帮助敌人的忙”。中国同志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声明，乌布利希同志说，与西德资产阶级报刊上的发言相吻合，所以说中国同志已“堕落成阿登纳的好邻居”。

诺沃提尼同志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名义完全赞成我情况通报中阐述的苏共中央的结论。他说：“我们完全同意情况通报的内容，中国同志可以认为，它准确地反映了我党的观点。”中国同志不想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诺沃提尼同志说，但十分清楚，这里涉及的“正是根本的和原则的问题，涉及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当今时代和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前景的观点”。

乔治乌-德治同志在发言中宣布，“中国同志们不正确的立场帮了帝国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宣传的忙，使他们较为容易地把社会舆论引入迷途”。“我们不同意在中国流行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战争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唯一的途径”——乔治乌-德治说。

应该指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修斯尼·卡博同志的特殊立场。他宣称布加勒斯特会议似乎超前，苏共和中共的分歧是这两个党的事，应该由他们解决。苏联代表团对卡博同志不理解问题的实质表示遗憾，并对他作了解释：中共领导不仅是同苏共一个党有分歧，而是同所有坚持宣言纲领的党有分歧。所有其他代表团也表示了这样的意见。通过解释，卡博同志谴责了中国同志的非党行动。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席会议上，各兄弟党仍然是意见统一，团结一致。

在这次会议上，所有发言的人都一致指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以正确的政策给困难斗争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莫大的援助。同时，他们指出，中国同志的立场和行动给各共产党争取群众带来了损失。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同志们以该党活动的事实令人信服地批驳了中国同志没有根据的如下主张：争取和平共处和全面彻底裁军的斗争，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夺取政权的斗争似乎是扼杀阶级斗争，削弱工人阶级在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途中的立场。

在批驳中共领导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错误观点时，意共领导成员科隆比同志说：“建立在战争不可避免思想基础上的政策……将使我们变得孤立。它使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队失去力量。”这种政策，用科隆比的话讲，将使拥护和平的运动失去目标，使其必遭失败的下场。

美国共产党代表伊丽莎白·弗林同志坚决捍卫和平共处政策，反对中国同志们的观点。她说：“在我们国家，我们不能从宗派立场出发开展和平运动。我们有一些派别小组，他们是极端‘左’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制造混乱，反对和平共处。”弗林同志对中国同志们说，他们的错误行为正在帮敌人的忙。

各共产党的代表们正确地向中国同志们指出，在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大还是小，取决于他们是和平的捍卫者还是战争的宣传者。

应该谈谈正在开展民族独立斗争的国家的共产党代表的发言。这些同志们也指出了中国人的下述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似乎和平共处政策会给民族解放运动带来损害，使之迷失

方向和削弱它的力量。“争取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斗争,”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强调说,“不仅不妨碍,相反帮助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会议的参加者尖锐地批评了中共代表不正派的派别做法。乔治乌-德治、乌布利希、卡达尔、日夫科夫同志,法国、美国、摩洛哥、以色列共产党的代表,其他许多共产党的代表,通报了中国人在世界工联总理事会 6 月会议期间采取非常方法的新例证以及他们在其他国家散布他们的印刷材料和相应地收买各兄弟党干部的活动。而且这些同志们还表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中国人的目的是破坏苏共的威信,使各兄弟党脱离苏共。

在指出中共领导的非同志式行动和虚心假意时,摩洛哥共产党总书记阿里亚塔同志说:“我们认为,中国同志们所采取的措施,让人怀疑他们涉及苏共和它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作用的漂亮声明是不真诚的。”

中共代表在会议上的表现如何呢?

在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会议刚一开始,彭真立即把自己摆在了会议参加者的对立面。他问:“你们要干什么,是谴责我们的党还是交换意见?这次会议是审判我们的法庭?”

苏联代表团和其他党的同志们坚决批驳这种说法,对中国代表们解释说,对现实的国际问题预先交换意见,不能对中共领导对这些问题的特别态度避而不谈,是中国同志自己错了,是他们首先开始公开辩论的。当中国同志看到他们不能逃脱批评时,就试图装出受委屈的样子,宣布会议进行得不民主,其指责矛头主要对准苏共代表团。但这遭到了各兄弟党的一致反对。

应该说,中国同志们完全有机会在会上解释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彭真同志,尽管他比其他代表好一些,发了三次言,但对与会者提出的问题避而不谈,而是歪曲事实,多次重复,按他的话说,代表团来布加勒斯特之前毛泽东给他交代的那些话。

对兄弟党代表对中国人的批评,彭真同志报之以粗野和轻蔑的态度。“听了这些批评,”他说,“我产生了这样的认识,认为你们对我们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谰言和诬蔑。”彭真的另一种意见更具代表性:“苏共中央信函的全部内容,都是对中共的诬蔑。”但他同时又补充说,他没读过整个信函。

苏联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亲自对中共代表们给予了应有的反攻。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揭露了中国人想把各兄弟党引入迷途的企图,指出了中共领导在最重要的当代问题上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的立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危险的。

赫鲁晓夫同志列举许多事例说明,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不考虑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企图贯彻自己的特别政策,把自己狭隘的民族利益置于国际主义利益之上,想让所有兄弟党都听命于北京的意志。

赫鲁晓夫同志指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国代表多次讲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统一和团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令所有与会者瞩目的是,这一团结被中国人解释成了完全另一种团结。实际上他们不想让兄弟党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而是团结在中国党定的条件之内,想让兄弟党支持他们的观点和立场。

赫鲁晓夫同志和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所有参加者都反对中国人的这种企图，指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真正统一只能以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以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运用为基础。

中国同志不相信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和统一(这代表了他们在会议上的全部立场)。在会议结束阶段，当提出通过公报问题时，这再次表露出来。彭真同志推说事先没有达成发表什么文件的协议，推说他没被授权，等等。

发表公报的建议是一些兄弟党提出来的而得到了所有兄弟党的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在拖延了一些时间之后也在公报上签了字。同时它作了附加说明，说它签署公报只是"为了保持一致"，其实所有人都清楚，它是不得不这样做，否则它就会自我暴露，说明他们是宗派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各兄弟党表现出了统一的意志，他们宣布，中共领导人应该考虑对他们的批评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以便保证在根本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战术问题上保持一致，使其建立在原则的基础上。

同志们!

苏共中央主席团在总结布加勒斯特会议时，满意地指出，在会议期间表现出了意见一致和团结精神，各兄弟党高度评价苏联共产党的作用，并一致支持和赞许它为共同的共产主义事业所进行的活动。

苏共中央主席团赞许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为坚决捍卫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原则和坚决反击中国同志不正确的观点和行动所进行的活动。

四、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

同志们!苏联共产党在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所有共产党的相互关系中一贯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并彻底实行之。我们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在共同的伟大目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最亲密、友好和兄弟般的相互关系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

我们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纲领，把这一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全面援助看成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按其规律和内容，我们这一兄弟般的援助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苏联为中国291个工业企业、49个独立的车间和其他项目和装置提供了最新的技术、最完备的设备。到1957年期间，苏联给中国的供货总额，包括设计和其他种类的技术援助在内，共有147亿卢布，至1960年1月1日供货已完成60亿卢布。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了最重要的企业，这些企业成了中国工业发展的基础。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建起了崭新的工业部门——航空、拖拉机、汽车、铝工业等部门。

在建立各种现代国防工业部门方面，苏联给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援助。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苏联援助下，中国建设了95座军工厂，其中24座已经投产。

在科学技术合作方面，从1948年至1960年1月1日，苏联给中国提供了1万套设计技

术文件和样品,价值近50亿—55亿卢布。

在发展科学技术、培养科学技术干部方面,我国也给予了中国很大的帮助。

为了清楚起见,同志们,还应该说,为补偿我们的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给苏联提供了货物和原料,其中包括有色金属。

苏联给中国的全面援助——这是实际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

但是不能说苏共的这一真正的列宁路线得到了中国领导的应有理解,而是适得其反,我们给的援助越多,中国同志胃口越大。令人得出这样的印象,中国领导人想从我们这里得到尽量多的东西。而且中共领导有时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企图得到苏联军事科学技术最新的和秘密的成果。

我们想说,中国领导人表现出了伤及苏联人尊严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这表现在很多方面。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之后,整个中国开始拼命吹牛,公开号召不要"盲目崇拜外国人"。在口头宣传中和在报刊上,越来越少地提到苏联国家、党和经济建设的经验,完全不提我党的意识形态工作。

考虑到上述事实,苏共中央被迫采取了某些措施,表明我们不能同中共领导人的不正确行动妥协。

我们不再在苏联报刊上刊登中国同志们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所发表的文章。苏共中央嘱咐相应的苏联机关停止购买中国阐述中共领导立场的书籍和宣传材料。

我们建议中国同志不再出版杂志《友好报》和《中苏友好报》——这两份杂志分别以俄文和中文相应地在苏联和中国出版。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近8期中国《友好报》杂志上开始刊登中国中央报纸和杂志的文章,宣传他们不正确的观点。

现在在中国有1 200多名苏联技术专家,他们给了中国巨大的帮助。关于这一点中国同志也经常提起。

由于中国开始"大跃进"和采取其他措施,实际上不再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苏联专家在那里遭受批评,似乎他们的观点保守,他们的许多建议被束之高阁。此外,我们对这样的事实不能视而不见:中国人开始用他们错误的立场、精神影响苏联专家,这自然引起了我们专家的愤怒,他们已向莫斯科通报了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不能再忍耐下去了。所以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发去了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的照会。

正如你们看到的,同志们,中共领导人明显地不能正确地理解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把民族利益和国际利益结合起来。

人们不禁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同志不正确的行为,他们错误的宗派主义的观点的根源在哪里呢?

我们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应从下面几个方面去找:中共著名的领导人缺乏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民族局限性,浮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对共产主义粗浅的简单化的理解,不善于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左"倾幼稚病。他们不善于

正确地确定革命运动和人民群众斗争的战术和战略任务。

造成这些谬误的重要原因是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尤其是近来这种个人崇拜采用了丑陋的危险的形式。这种崇拜在国内首先被用来让劳动群众盲目相信国家领导一贯正确，使领导逃脱批评，转移群众对由于内外政策上的愚蠢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和麻烦的注意力。

我们不是刚刚认识毛泽东，同他共事也不是一次了。我们深知他的弱点，他很傲慢，虚荣心很强，喜欢别人巴结和奉承，不善于接受好的建议，不善于听取批评意见和客观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行动。

显而易见，毛泽东同志对于他的每一句话，现在在中国都成了绝对正确的和绝对的真理这种状况，并不感到难为情。他的每一句话都被赋予法律的力量。在那里，现在不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思想被说成是"伟大的"和"战无不胜的"。在不久前召开的各省党代会的报告里已包含有这样的原则，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勇敢地按着毛泽东同志指引的方向，沿着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道路，用毛泽东同志指出方法前进"；或"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实际工作中遵循毛泽东思想——这是每一位共产党员最重要的责任"，等等。

难道像中共这样一个大党，至今尚未考虑必须把马克思全集译成汉语，到1959年只出版了列宁选集这一事实还不说明问题吗？而就在这一时间，所有新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材料和书籍以及赞美他的生活和活动的无数小册子都在不断出版。在国内，从行政中心到偏远的农村，到处都竖立着"毛主席万岁！"、"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万岁！"这样的标语。这些口号以斗大的汉字刷写在田头、屋顶、路旁山冈、河边和稻田之野。印刷了无数的标语口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

当然，只把中国这些实际现象看作是对党的主席的阿谀奉承和逢迎是不正确的。这里有更多的内涵。中国同志吹捧毛泽东同志和他在当代条件下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别功勋"，其用心是以他们对基本的国际发展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任务的错误解释，对抗我党和我党中央以及其他共产党对这些问题和任务所做出的解释。

绝不能认为，同志们，近来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起劲地过分颂扬斯大林是偶然的。

你们很清楚，苏共二十大坚决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苏共中央所采取的克服个人崇拜后果的措施受到了我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热烈赞扬。唯独中国领导人采取了特别立场。

在苏共二十大上，中共代表团把斯大林捧上了天，之后中国领导人多次声称，在关于斯大林的问题上，有一半是他们不能同意的。现在，当中国领导和我们党加深了分歧的时候，他们这样描述这一"思想"：共产党应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中国领导人认为，"应该磨快斯大林这把刀子并用它武装起来"。这样做并非无目的，一是为了证明吹捧和神化毛泽东这一方针的正确并进一步加强这一方针，二是为了用斯大林的政策和方法同苏共中央的列宁主义的政策和方法相对抗。

同志们，综上所述，我们有充分的根据宣布，中国领导现在反对的实际上不仅是我党的列宁主义路线，而且还有所有兄弟党的政策，他们把自己摆在了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为敌的位置上。

必须报告中央全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一致认为今年秋天在莫斯科召开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是适宜的。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和14个资本主义国家党的代表组成委员会起草会议决议草案。根据各兄弟党的委托，由苏联共产党倡议召开会议。

同志们！在布加勒斯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以我们党的名义对中共代表宣布，为巩固我们的关系和协调一致立场，在原则基础上达成协议，把我们争取工人阶级事业、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斗争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将付出我们的一切努力。

中国同志是否准备从批评中吸取教训和承认自己观点的错误呢？很遗憾，我们还没有根据这样说。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各兄弟党代表同中国同志的会谈和会见表明，他们关于团结的声明看来是为了伪装，掩人耳目。

在这种掩护下，中国同志根据整个情况，打算对即将召开的莫斯科会议做详细“准备”，准备在会上发言宣传自己的观点。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尤其是我们掌握了这方面的情况，7月3日在北京在同匈牙利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会谈时，刘少奇同志曾对匈牙利同志宣布，尽管他们，中国人，“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在布加勒斯特公报上签了字，但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还准备阐述自己的观点。

还有一个事实。我已经说过了，中国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通过自己的驻外机构在许多国家散发材料，首先是他们发表的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文章。在布加勒斯特，许多党的代表提请中国同志们注意类似行动是不能允许的。

但是中国人在布加勒斯特会晤之后仍继续寄发材料。我们得到了通报，其中包括各加盟共和国的。说中国大使馆散发了1960年6月2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其中重新坚持在布加勒斯特遭到各兄弟党一致谴责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企图对来北京的兄弟党代表团加紧做工作，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东方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很明显，他们企图争取支持者。不能排除，他们可能把一些国家未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锻炼的干部搞糊涂，加强“左”倾宗派集团的活动。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提高警惕，积极地为即将召开的共产党和兄弟党会议做准备。

我们，苏联共产党人，不想破坏同中国同志的友谊。但是，就像朋友之间一样，我们要对中共领导当面讲真话，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因为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发展，保卫和平事业才能发展。

我们被同一种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但我们不希望为了形式而统一。我们希望的是建立在原则基础之上和正确的列宁路线基础之上的符合所有人民利益的统一。我们党将一如既往，彻底而不知疲倦地贯彻、实施自己的进一步巩固统一和团结，建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共产党协调行动的列宁主义方针。

同志们！

近年来世界事件的发展令人信服地表明了，已成为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战斗指南的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英明和生命力。布加勒斯特会议证实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是忠实于这些纲领性文件的。

某些共产党召开了中央全会，讨论了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的该党代表团的报告。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全国会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会、波兰统一工人党某些省委员会的全会上，都细心阐述了会议工作结果。布加勒斯特会议工作总结到处都得到了一致的支持。

1960年7月1日，法国共产党中央全会通过详细决议，表示完全支持苏共中央在当代最重要问题上的立场，谴责中共领导人的观点。法共中央在决议中说："中央委员会赞成苏联共产党的政策，这一政策完全符合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所载原则，符合不久前布加勒斯特宣言中所肯定的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所忠于的原则。"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努力向全国劳动群众解释苏联共产党旨在保障人民和平和安全地建设共产主义的列宁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指明我党的政策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国际阵地的巩固，保障揭露战争贩子的侵略阴谋，鼓舞人民积极为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

苏联共产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反对当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和正在进行着坚决的斗争。正如莫斯科宣言指出的："当代修正主义企图颠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宣布它'过时了'，对社会发展似乎已失去意义。修正主义者企图毒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动摇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宣言指出，修正主义，或曰右倾机会主义是当代条件下主要的危险。

但宣言同时指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也可能成为一些党一定发展阶段的主要危险"。现在中国同志的"左"倾宗派主义观点和他们不正确的非共产主义的行动措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而且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危险。应该指出，我在报告中所说的中国同志的行动，如果不给予及时反击，就会给社会主义阵营和平外交政策的实现，给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造成严重的困难。

所以，为顺利地完成摆在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任务，要求进一步开展既反对修正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因为它们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质相违背的，妨碍动员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整个革命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力量去为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

忠于列宁遗训的苏联共产党将高高举起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巩固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统一！

我党将一如既往带领苏联人民沿着经过考验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奔向共产主义的胜利！

РГАНИ, ф. 2, оп. 1, д. 458, л. 2 - 74

№23005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总结

(1960 年 7 月 15 日)

第 п1692 号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1960 年 7 月 15 日

——关于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结果的决议(中央全会通过)

关于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结果的决议

(1960 年 7 月中央全会通过)

(一)

在听取和讨论了 Ф. Р. 科兹洛夫同志所作的关于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结果的报告之后，苏共中央全会完全、彻底地拥护以 Н. С. 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所执行的政治路线和活动以及会议所通过的联合公报。

这次会议使各共产党和工人党有机会就当代国际形势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以及这一形势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任务等交换意见。会议再次有力地证明，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赞成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会议结论及其在和平和社会主义利益方面对国际形势所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及在 1957 年秋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所通过的和平宣言和声明诸原则。

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当代形势一系列最重大问题上所持的一致性立场再次证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马列主义的忠诚，所有兄弟党已为今后继续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作好了准备——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均坚定地表示将回击修正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和具有狭隘民族主义倾向的左派人士，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并学会在实践中运用它。

苏共中央坚定表示，自己将忠诚于和平声明和宣言，因为后者已成为当代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宪章，及其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纲领。

和平声明和宣言的所有结论已被国际事件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发展的进程所证明，至今仍完全没有过时。该宣言的内容涉及：我们时代的性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各国家必须保持对军事危险的警惕性，因为帝国主义的存在为侵略战争准备了条件；各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方式等。宣言所包含的马列主义诸原理对各民族在当代条件下顺利从事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具有尤其重要的

意义。

由于苏联在步入共产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强大增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和平、各民族友谊，反对侵略和帝国主义势力，赢得工人、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社会主义的地位已变得更加稳固，帝国主义的地位变得愈加衰弱，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普遍呈现出发展壮大之势。

苏共中央认为，在帝国主义国家侵略集团，尤其是美国不顾及各民族意愿，极力制造国际紧张和强化自己针对和平事业的破坏活动，美帝国主义分子破坏高层会议之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理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和侵略企图，提高各民族的警惕性，巩固和完善我们国家的实力和国防，始终不渝地贯彻列宁的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

苏共中央表示完全赞成参加布加勒斯特各共产党和工人党所发表的宣言，即争取和平的斗争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而和平宣言中提出的关于"当前可以防止战争，可以维护和平"的条款依然没有过时。

避免人类遭受战争毁灭的主要条件是巩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动员所有国家为争取和平而斗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不断增长和巩固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不仅有利于和平和社会主义，并成为各民族和平、进步和自由的坚不可摧的支柱。

苏联共产党认为，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基础上为争取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而不懈斗争是自己的责任。

各共产主义党派为了纯洁马列主义学说，为反对作为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为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进行的坚决斗争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巩固其队伍和清除其机会主义分子。要顺利解决各共产党和工人党所面临的任务，就需要继续从事反对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因为后者与马列主义的创造性相矛盾，妨碍动员社会主义阵营、革命工人和解放运动的全部力量去争取和平、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苏联共产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带领人民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坚持不懈地为争取共产主义和和平在全世界的胜利，为进一步巩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兄弟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为马列主义的胜利而斗争。

（二）①

苏共中央全会指出：

1. 近期，中共领导人与苏共和其他共产党就在当代国际条件下社会发展、世界共产主

① 文件此处有手写批注：不得公开。——编注

义和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等一系列原则性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中国同志在许多重要方面均偏离了和平宣言和声明中所包含的马列主义原则。中共领导人对当前国际舞台上所发生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在力量对比方面的巨大变化估计不足；对当前时代作出了错误的、教条主义的评价，从而与所有其他共产党所作出的评价发生了分歧；错误地理解列宁提出的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实际上否定了在当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认为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之前全面、彻底的裁军思想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在关于有可能利用两条基本道路以赢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问题上与宣言发生了背离。中国领导人的上述观点表明，他们已偏离了和平宣言和声明所提出的诸原则。

2. 中共和各兄弟党之间除了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分歧之外，还出现了如下问题：中共领导人对苏共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持不真诚的、非同志式的态度，中国同志违背了各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规范和原则。

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中共领导人在未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派事先交换意见，甚至不作任何通报的情况下，便在许多国家中散布自己的特殊观点和立场——这里指中共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在活动家讲话和报刊中所发表的言论。在世界工联总理事会北京例会工作期间，中共领导人组织了与各外国工会活动家的集体和个别会谈，并对苏共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提出了公开的指责和攻击。中共领导人试图利用世界工联总理事会例会，以便以世界工联的名义使自己与其他兄弟党的马列主义观点和立场存有分歧的观点和立场，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路线。由于各兄弟党和中国同志之间所存在的这些分歧在世界性报刊上刊登，被人利用，从而给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带来了损失。

近期，中国同志在北京又对来访的外国共产党、各共产党和民主组织代表团开展了专门的工作，其目的就是想传播自己的观点，及其对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的批评。

当国际工联总理事会例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中共领导人的行动，尤其是中共代表团在与苏共中央会谈期间的言论，及其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发言，均充分显示了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及其极力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企图。

3. 在国际发展问题上中共领导人的教条主义观点也在国际民主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联、亚非国家团结理事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等——中国代表的活动中表现出来。近一时期，中国同志开始在这些组织中公开自己特殊的，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统一立场相对立的观点，以试图在群众性民主运动和组织的活动问题上把中共领导人的错误观点付诸实践……①

中国同志的立场对国际民主机构的工作造成了不少困难，破坏了各共产党组织在行动上的一致性。

苏共中央认为，中国同志的这一立场和实际活动会限制共产党在抱有民主和爱好和平

---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有一行字迹不清。——译注

情绪的群众中开展工作，以及动员和团结群众从事反对战争危险和争取和平的斗争，可能导致宗派主义以及共产党脱离工人和其他在工会等群众组织中的劳动者。

4. 在国际问题上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对外政策方面，尤其在解决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境冲突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问题严重恶化了中国与这些中立国家的关系，削弱了中国在亚洲国家中的威望。在这场冲突中，中国领导人所坚持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对亚洲和平事业的巩固，对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均造成了损失。

在中印冲突问题上，苏联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立场在阻碍帝国主义者把这次边境冲突转变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从而使帝国主义者丧失了破坏这一地区和平的借口。

5. 中共领导人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的、非共产主义行动方式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统一，对苏共和中共以及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严重威胁。苏、中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主义党派——苏共和中共，通过协调立场在对外政策以及在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形成观点的统一，对确保和平的稳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地位和赢得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中共领导人背离和平共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为巩固和平而斗争的唯一正确方针的做法将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中国同志所采取的某些错误步骤可能导致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并对社会主义国家落实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造成严重的困难。

中国同志关于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赢得胜利之前不可能确保和平和避免战争的错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助长了帝国主义国家侵略集团的气焰，导致这些国家更加坚定地认为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才是战争威胁的源头，其目的就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各国传播共产主义。

苏共中央全会认为，为了巩固和平和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坚决反对中共领导人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和立场是本党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所有国家劳动者面前所肩负的国际主义义务。

因此，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如下：

(1) 全会完全拥护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工人党大会上所采取的路线，及其所做的全部工作。苏共代表团始终不渝地、坚定地执行了正确的列宁主义路线，为了在马列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而在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做了大量工作。在坚定捍卫和平宣言和声明的同时，苏共代表团对中共代表的错误观点给予了坚决的回击。H. C. 赫鲁晓夫同志所持立场及其在会议上的发言，在加强各兄弟党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共中央全会满意地指出，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来自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50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均与苏共代表团保持了完全的一致，共同批评了中国同志的错误观

点及其不正确的行动方式，一致拥护苏共提出的为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路线，从而展示了苏共和苏联政府近年来为国际工人、为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所做工作的巨大意义。

(2) 委托苏共中央主席团：

就本次中央决议问题在我们的党员队伍中开展必要的解释工作；采取必要措施以筹备1960年11月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

苏共中央全会表示，希望中共领导人能考虑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同志式批评意见，并得出一切必要的结论，以便纠正自己的错误，从而使自己的言行适合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全体国家利益的需要，适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和统一利益的需要，适合全世界民主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利益的需要。

至于苏共方面，将会从共产主义的最高利益出发在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毫不动摇的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竭尽全力消除与中国同志所发生的分歧，继续加强苏联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以及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兄弟情谊。

分发给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1960年7月15日

РГАНИ, ф. 2, оп. 1, д. 458, л. 75－85

№23008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赫鲁晓夫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发言

(1960年7月16日)

第п2228号

1960年9月2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H. C. 赫鲁晓夫同志在1960年7月16日中央全会上就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结果问题所作的发言(速记报告内容)。

共发送40份。

绝　密

H. C. 赫鲁晓夫的发言
在 1960 年 7 月 16 日中央全会上
就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结果问题所作
(速记报告内容经 H. C. 赫鲁晓夫校订①)

同志们！我们听取了科兹洛夫同志所作的报告。该报告包含了大量关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与中共领导人之间所存在的分歧的资料和结论。虽然，我这里也可以重复一下科兹洛夫同志报告中业已说过的那些内容，但最好还是补充一些新的、原来根本没有的东西。

首先，应当略微讲一下关于在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各兄弟党会议上通过联合公报时的情况。中国人当时很不希望此次兄弟党会议通过任何决议。原因何在呢？因为这样的文件将会束缚他们的手脚，妨碍他们从事宗派活动。但我们认为，通过这一文件无疑是合理的，因为这样的话，各兄弟党就能够在文件中表达自己的一致意愿并向全世界展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的统一。

在坚决反对关于发表联合公报的提案的同时，中国同志还援引在会前事先就召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书信交流期间，苏共中央已同意〔在此次会议上〕各兄弟党将不通过任何类似新宣言的文件。我们对中国同志们说：是的，即使现在我们仍赞成不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通过任何新的宣言，但与此同时，与其他党的代表们一样，我们坚持一点，即我们的会议要通过一个联合公报，并在其中注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牢固地坚持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立场。我们只希望做到这一点，其他再没有什么。我们说，如果中国同志们正如自己曾多次声明的那样——真正拥护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立场，那么签署这样一份联合公报对于他们也就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因为联合公报里所写的内容正是他们想要的。

这种情况使中国代表团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不愿意会议通过任何联合公报，因为这样会束缚其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从事宗派主义活动的手脚；但另一方面，在出席会议的各兄弟党全体代表面前中国同志又不能拒绝签署联合公报，因为如果中国代表团不签字，就表明中共领导人将不与所有兄弟党保持步调一致，因为其不愿意签署证明自己忠实于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的文件。总之一句话，最终中国代表团在所有兄弟党团结一致的情况下被迫签署了联合公报。

中国同志当然不喜欢宣言中的一些最重要条款。这从一些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报刊的言论中便可明显看出。但由于担心损害自己的声望，他们又不能公开在会议上向各兄弟党代表明说这一点。因此对于中国代表而言，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签署联合公报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

我并不太相信，中国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真正理解了那些针对自己所提出的批评意见。遗憾的是，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所作的发言并不能作为其所得出的一系列乐观结论

① 该文件中六角括弧内的文字是手写加入或改正的。——编注

的依据。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同志的发言很单调,老是重复同样的内容。他歪曲事实,并多次重复——据他说——毛泽东在代表团赴布加勒斯特前夕对他所说过的那些话。

在会议临近结束之时,一些同志,如哥穆尔卡同志,甚至已经开始对这一情况流露出讥讽的态度,并能提前预言彭真同志将在发言中说什么话。从当时的情况可看出,中国代表团团长拒绝回应会议上针对本党所提出的那些批评意见,而只是简单地重复在北京时〔毛泽东〕对他所说过的话。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我们都非常明显地感到中共一部分著名领导人缺乏真正的马列主义锻炼,只了解马列主义理论的一些肤浅知识和对共产主义的粗浅而简单化的理解。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同志的能力还不足以正确地定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人民解放斗争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任务。

中国目前正在盛行的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敢说,已达到了极其危险的程度,而这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同志们的迷茫。中国国内当前的情况是,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是绝对的真理,每一个指示都表现得跟法律一个样。前不久,卡达尔同志曾对我讲了关于匈牙利代表团与一些中国集体农庄农民所进行的一次谈话的情况。虽然我心里并不情愿把匈牙利同志告诉卡达尔同志的这样一件事,跟笑话一样在我们国内流传开来,但它的确能够非常直观地反映当前中国的情况。这里说的是,匈牙利代表团成员在一次与中国农民的谈话中问他们:你们如今生活得怎么样? 农民们答: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与任何一位中国皇帝相比,在毛泽东皇帝的治理下,我们还从来没有生活得这样好过(会议厅气氛活跃起来)。这就是你们所看到的人民政权,这就是大家都看到的一个正在执政的〔所谓〕马列主义政党!他们如此宣扬对一位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如此规模地组织对这位领导人的顶礼膜拜。农民们的政治水平当然不会太高,因而他们也看不出该共产党的主席与当年的中国皇帝之间究竟有何区别(会议厅里一片笑声)。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大家也都看到,中国同志们说,他们只是在重复毛泽东同志事前对中国代表团所说过的话,毛泽东怎么说,他们便怎么做(笑声,会议厅气氛活跃)。但在我们看来,中国目前的这种情况几乎与我们在斯大林时期所出现的情况没有任何区别。

过去每当我们与毛泽东同志谈话和听取他的不容反驳的言论之时,我的眼前便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斯大林的身影。我看到毛泽东,就跟看到斯大林的一个精确复制品一样。当然,只是斯大林〔在各方面都要比毛泽东同志的水平高一些〕。

两年前,毛泽东同志宣称,他将退出中国领导人的岗位,以便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理论研究方面。这里,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毫不客气地让大家明白,自己打算专门为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对此,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我总感觉有点怪,一个人怎么能自己宣布自己为世界的理论家,而甚至都不考虑这种做法是否能被那些他想以自己的理论创新而"谋取福利"的人们所接受。据说,"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曾有过预言家",而现在大家都看到,毛泽东同志竟宣布自己不仅是本国的预言家,而且还是整个世界的预言家。与此同时,他正在从事圣书的编制工作,而似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只有据此才能够继

续发展。可实际上，同志们，这些都是胡说八道。

毛泽东同志脱离实际，不愿意考虑其他人的经验，喜欢虚荣和自我吹嘘，他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将可能给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危险的后果。

让我们以当年毛泽东所宣布的，而如今又被中国同志广泛宣传的一个口号为例，即"东风压倒西风"。苏联报刊曾提到过这一口号，因此我们国家的公众对此也并不陌生。

乍一看起来，所谓"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的提出，似乎是觊觎对马列主义理论做出新的阐释。但如果细想一下这句话的本质并经过透彻分析，我们便可明显看出，它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就其实质而言也是错误的有害的。

让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一下中国同志提出的这一原理。如果用简洁的、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来说，那么其意思明显应当是这样的：世界上东风的力量将压倒西风的力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是源自对当代马列主义的科学分析，并反映了我们的阶级立场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问题在于，中国同志提出的这一公式完全歪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均存在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分析世界上的阶级力量分布，我们看到，这一公式实际上采用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泛亚细亚主义的地理原则——东方反对西方。

另外，在分析当代形势以及确定我们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之时，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均存在有一些带有不同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其社会，就自身的阶级构成而言在类型上都不尽相同并分裂为一些彼此相互对抗的阶级。

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在共产党人的领导和组织下从事着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在这些国家中还存在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阶层，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所制定的策略，各共产党正极力将这些小资产阶级阶层吸引到工人阶级方面。不过，在这些国家中也有残酷地剥削着劳动人民的大工业、土地和金融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其统治，共产党人正在发动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奋起斗争。

如果再看一看东方那些如今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些国家中社会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这些国家中只有一部分与西方垄断集团有联系的大资产阶级在执行着反动的违反民族利益的政策。针对这些人，马列主义政党采取了尖锐的否定立场，并极力在政治上孤立他们。在这些国家中还存在有另一部分极力挣脱对帝国主义强国的依附的民族资产阶级。针对这些人马列主义政党采取了灵活的政策——极力使其脱离反动阵营并使其成为工人阶级的盟友，即使是暂时的、并不牢固的盟友。关键在于，在这些国家中存在有广泛的劳动群众阶层，而他们无疑对我们抱有好感。

中国同志提出并宣传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口号从本质上歪曲了所有上述的一切。他们把所有东方人民与所有西方民众对立起来。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究其实，这不是共产主义的思想，而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的、沙文主义的思想。当年，日本军阀也曾持有过类似的"思想"，他们高喊自己的国家——太阳升起的国度并借此认为自己理应在亚洲世界获得特殊的

地位。

如果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都同意了中国同志的这一口号,并开始以之武装自己并大力宣传,那么这将使我们的共同敌人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斗争中得到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援引中国的公式,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就有机会狡猾地欺骗普通群众——把事情说成似乎是共产党人正号召东方人民征服西方,从而鼓动人们起来反对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宣传机器绝不会放过这一机会,一定会动员西方国家的民众去反对所谓的东方的共产党人。

正如你们大家所看到,中国提出的这一口号无助于高举马列主义旗帜的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团结,而是相反,只会促使他们的分裂,只会挑起东、西方人民之间的争端,并让帝国主义者们感到高兴。

更不用说,"东风压倒西风"的公式还会把像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等一样也位于欧洲西部的国家的人民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们究竟会如何来理解中国的这一口号呢?

不,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口号。马列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是依靠各大陆之间、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争斗,而是取决于广大劳动阶级战胜剥削阶级,取决于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共产党人并不是根据地理原则来团结群众,而是依据共同的阶级利益,依据在争取新的社会制度的胜利的阶级斗争中所拥有的共同的政治目标。

我们捍卫的是跟民族性无关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我们的口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才是真正的阶级的口号。这才是呼吁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战胜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口号。它对世界各大陆和地区所有国家的无产者和劳动者一视同仁,号召全体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并为了自己的美好未来而奋斗。因为无论哪里的无产阶级——无论是居住在西方还是东方——构成了一支统一的军队,都是站在同一旗帜下为反对自己共同的敌人——资产阶级而斗争。

而当我们——共产党人断言,社会主义必然在全球获胜时,我们所指的胜利当然是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对剥削阶级的胜利。这才是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胜利学说的阶级本质。

而中国沙文主义的口号——"东风压倒西风"只会搞乱许多优秀的、诚实的人们的头脑,误导其脱离国际主义立场而陷入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淖。这一论题客观上是为我们的敌人提供了反对我们自己的武器。这就是为何我们不支持、也不能支持它,并相反要揭露其有害的、反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原因。

那么,关于战争和和平问题毛泽东又是如何论断的呢?事实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所持观点也在客观上帮了帝国主义集团的忙。众所周知,帝国主义者及其宣传机器极力试图证明一点,即似乎共产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因为,据他们说,共产党人需要通过战争来赢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当然是一些具有挑拨性的论断,原因是资产阶级思想家需要用它们来恐吓普通百姓远离共产主义。帝国主义首脑们非常清楚,和平是当代世界最迫切

的要求，是最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因此，他们当然希望把保卫和平的旗帜掌握在自己手中。

如果我们按照中国同志的希望的那样去做，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动辄以武力相威胁，那就正中了帝国主义集团的下怀〔帮了他们的大忙〕，并导致自己孤立于广大劳动群众。那时，帝国主义宣传机器便会向全世界高喊，我们——共产党不相信马列主义思想能在不通过战争手段的情况下获胜，因而想把武力强加给广大民众。而反之，中国同志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所持立场更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展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活动。

在动员人民从事争取和平的斗争的同时，共产党人还要团结他们，以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共产党人作为崇高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热烈捍卫者，理应保护和避免人类受到毁灭性战争的威胁。我们所肩负的这一崇高使命是业已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而如今中国同志却建议我们放弃所有这一切，让我们把为捍卫和平而斗争的旗帜拱手交给帝国主义者。难道我们能这样做吗？

我们与中国同志的分歧涉及到一些非常严重的根本性问题。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试图形象地说明我们分歧的关系。他们说什么，他们与其他兄弟党之间所存在的争论性问题是一个指头与十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可不这么看。哥穆尔卡同志公正地对中国同志说，如果从中国同志与其他兄弟党所存在争议问题的本质上去深入思考，那么这些分歧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而可能是整个手掌的问题。

中国同志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便随时可能发生。这当然没错。但可能性是一回事，现实性又是另一回事。例如，如果世界上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即资本主义只在一个或几个小国家——如洪都拉斯——内存在，而整个世界其他地方都已是社会主义了，难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将反复说战争不可避免吗？

当然，在说当代可能避免战争的时候，我们也并非完全认为，我们当前正在面对的帝国主义的性质会向好的方面转变。他们实际上依然跟自己最初产生的时候一样——具有掠夺性、强暴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任何一个，甚至最小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可能发动战争，因为不论国家大小，资本主义的性质都是一样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巨大的帝国主义强盗有能力吞并大的猎物，而小的——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时至今日，帝国主义的本性跟从前一样并没有发生改变。但如今，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却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生存空间已在不断地缩小。如今，帝国主义的力量也不比从前了。随着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产生，帝国主义者们的活动已不可能跟半个世纪以前一样——那样地肆无忌惮了。帝国主义者们所面临的那些历史条件无疑已从根本上变得对社会主义力量有利起来。不仅我们，即使帝国主义首脑们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阵营正在逐年变得越来越强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广泛。如果帝国主义分子们能够的话，他们即使现在就会发动战争。可是，他们目前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明白，发动攻击是可以的，但此后却未必能够全身而退。

前不久，苏联政府发出了一个著名的声明，我们的导弹在必要时可以支援古巴人民—革

命力量。我们的导弹射程可以直接打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总司令部。所有美国的盟友都极力劝说美国统治集团,以便保持谨慎,不要发动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因为这样做可能招致苏联随后而来的打击。

事情的过程就是这样。所有这些都是铁的事实。我们应当看到这些事实并善于依据它们做出正确的基于原则的理论和实践性的结论。

中国领导人认为,无论帝国主义者们发动的战争给各民族造成了多么大的牺牲,这些牺牲都会得到补偿的。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便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可能,他说,由于未来的世界战争人类的人口将会损失一半,但帝国主义将因此而从地球上消失。

在与各兄弟党的会谈期间,中国同志也表达过这一思想,例如在与捷克党和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的过程中。对此,捷克斯洛伐克同志说,如果爆发核战争,许多小民族就可能彻底被消灭。而毛泽东同志答,小民族必须敢于为了大民族而牺牲自己。从这一对话中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们完全合理地得出如下结论,即中国的6亿人口在未来的战争中即使存在重大牺牲,也还剩有2—3亿,但无论是捷克人还是斯洛伐克人以及其他小民族,在经过未来的世界大战后都将完全不复存在。尤其让捷克人感到难以接受的是,为什么弱小的捷克民族就一定要为了巨大的中华民族而牺牲自己。

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可能只有通过核战争的灾难,经过战争的废墟才会实现——这一思想本身,无疑是荒诞而野蛮的。历次世界战争总是与革命相联系,但革命并不一定非与战争相关。而为了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共产主义的胜利,〔我们〕也并非一定要通过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方式。

而中国同志动辄便以战争相威胁。他们称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并号召人民不要害怕原子弹和氢弹。可是,如果我们实际地想象一下未来的战争及其全部可怕的后果,只有疯子才不会害怕。

这里,我想起了如下一个例子。麦克米伦在自己的一次发言中曾声称,苏联将不会首先向资本主义国家发动进攻,因为赫鲁晓夫害怕战争。当我到美国的时候在与艾森豪威尔会谈期间,我便向他提起了麦克米伦的发言并询问,总统先生对战争持何看法?众所周知,艾森豪威尔是一位标准的军人,他对我说:"赫鲁晓夫先生,我对您坦白地说,我非常害怕战争。是的,是的,我真的怕,尤其是核战争。因此,让我们与你们一起竭尽全力来防止战争吧。"遗憾的是,即使艾森豪威尔——这样一位现任的总统,正如人们所言,也无法控制住国家。五角大楼的政治家们并不总是与他商量〔所有问题〕。但这当然是美国人的内部事务了。

当我们谈及关于预防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时,我们并不仅仅指望美国人的明智或心软,而是依靠自己不断增长的实力以及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武装力量。我们的军事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系列军事训练,当然,并不是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都到现场看过。可能再过几天,我们将去看一看这些导弹的训练过程以及其他一些最新型的技术装备。正如你们大家所看到的,我们是拥护裁军的。

当苏联政府决定裁减武装力量的时候,就是想直接告诉全世界,我们现在之所以采取这

些措施，是因为我们已拥有了通过加强武器威力的方式缩减军队人数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今年〕5月1日我们的军队击落了1架美国的“U－2”侦察机。美国的情报机关是如此的愚蠢和缺乏远见，前不久竟主动向我们提供了击落其另一架飞机的机会。我们这一下可把英国人给窘住了。麦克米伦可能真的会恳求艾森豪威尔发出如下声明，即美国和英国将进一步磋商关于部署在英国的军事基地以及从这些基地起飞的美国飞机等问题。白宫发言人赫盖尔奇前不久已作过这样的声明。同志们，这是我们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巨大胜利(持续不断的掌声)。

我们必须果断、坚决和深思熟虑地落实自己的对外政策，而不是动辄以武力相威胁。另外，我还可以对大家说的是，中国同志的好战声明只带有展示的意味和不认真的性质。事实证明，每到关键时刻他们便掉链子。我这里可以向同志们列举如下一个事实，而对此，可能A. И. 米高扬和K. E. 伏罗希洛夫等同志都还记得。

我指的是在我们赴日内瓦之前所举行的解决越南问题的谈判。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葛罗米柯和库兹涅佐夫等同志都应当了解。当时，越南民族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但在战争期间，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越南同志英勇地与殖民者殊死搏斗，但就在日内瓦会议前夕胡志明同志通报我们说，越南人民军的力量业已穷尽，无法继续战斗。

A. И. 米高扬：当时正处于越南停战谈判的前夕，奠边府战斗进行期间。

H. C. 赫鲁晓夫：是的，当时正是奠边府战斗进行的关键时刻。而越南人民军已是精疲力竭。于是，胡志明同志便向中国领导人求助。他对中国领导人说：越南人民军的军队将退往中国边境，而你们来支援我们。胡志明同志的这一请求可把中国同志吓坏了。周恩来同志在与我进行的单独会谈中声明：“赫鲁晓夫同志，我以我们党的名义对您声明，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也不会参加战斗。如果胡志明同志退往中国边境，我们将保卫自己的领土，但不会为越南人战斗，因为我们的力量在朝鲜损失太大。”我们看到，事情正朝着不利于越南人的方向转变，于是便对中国同志说：在我们看来，援助越南的问题属于你们的分内之事，但关于我们的立场你们暂且什么也不要对胡志明同志说，最好让他们暂时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认为，当时这样做是正确的。

大家都知道这样一首诗，名叫《白裙子》。其中讲述一位母亲如何欺骗了自己被判处死刑的儿子。她穿上了一条白色的裙子。这位母亲之所以穿这件白色的衣服，是因为她与儿子事先有一个约定，即一旦她穿上这条裙子，就表明儿子将被〔皇帝〕赦免。当看到母亲穿上了白裙子，儿子便认为他将被赦免一死，于是便精神抖擞地走上了断头台，并在没有精神崩溃的状态下被绞死。这位母亲欺骗了自己的儿子，目的就是希望他不要在被处死前害怕。这当然是一个高尚〔神圣〕的谎言。我已记不得这首诗的作家是谁。这里坐着西蒙诺夫同志，可能他知道?

K. 西蒙诺夫：有这首诗，名叫《神圣的母亲》。

H. C. 赫鲁晓夫：不，它的名字叫《神圣的谎言》或《白裙子》，只是这首诗的作者我记不清了。不过，既然连西蒙诺夫也记不清作者，那么我就更有理由记不住了(会议厅所有在座的人都活跃起来)。

那时,当越南同志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之际,我们却不能帮助他们。我们当时认为不应告诉其关于这个问题的真实情况。而我们当时的做法,就更恰似这个神圣的谎言。因为如果我们告诉了他们实情,就可能影响他们的战斗精神。随后的情况是这样,越南人民军不久便占领了奠边府——这个殖民者的最重要据点。当时的情况实际上是这样的,虽然胡志明的军队已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但敌人的状况更糟糕。军人们都了解这种情况,这也是战争中常有的事。

我们派往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根据事先的指示坚决捍卫越南同志的利益。当时胡志明同志也化名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并绘制了预定南、北越南之间边境线的地图。我们代表团必须把这份地图提交给法国人。但当越南人攻占了法国的奠边府据点之后,情况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们向我方代表团发出了急电,以便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暴露自己所携带的那份地图。我们期待着在这种新形势下法国人能够向越南同志做出更大的让步——给北越更多的领域。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心绪不安的,只希望法国人不要拒绝签署停战协定。因为越南同志当时已很难再继续坚持下去了。

最终,法国人签署了协定,并向越南同志让出了比他们最初所要求的更多的领土。这就是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正如大家所看到,当时中国同志的立场并不是跟现在战争已结束时一样——如此的好战。上述并不是这方面唯一的例子。

众所周知,我们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关于各个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的论断。其中指出,除了采用非和平的、暴力方式之外,无产阶级还有可能通过和平夺权的途径——通过各种方法积极发展群众运动,通过利用议会斗争方式等。我们强调,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期间所采用的各种方式中有一个必需的、决定性条件,那就是工人阶级在其先锋队的领导下必须掌握政治领导权。

中国同志对苏共二十大关于以各种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的论断持怀疑态度。他们将关于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包括利用议会斗争方式在内——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论断称作机会主义。

我们如何评价中国人所坚持的这一立场呢?他们认为斯大林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可能不知道,正是斯大林本人将关于以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内容写入了英国共产党的党纲的。

А. И. 米高扬:当时所有这些内容都是由斯大林写的。

Н. С. 赫鲁晓夫:是的,这的确是当时由斯大林写的。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当时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现实生活也再次证明了我们党的二十大和莫斯科宣言的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接下来不久,资本主义国家的 17 个共产党举行了罗马会议。我们的关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论断正好适用于这些国家并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们完全拥护这一论断,会议决议的内容与苏共二十大决议以及 1957 年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中关于这一问题所通过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

中国同志对上述17个共产党所通过的罗马会议决议提出指责，而我们认为这些决议都是正确的。不久前，我与陶里亚蒂同志会谈。我们都再次坚定地认为，不应对兄弟党的罗马会议决议的正确性持任何怀疑态度。

我们为什么不应当听取那些正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作的共产党员们的呼声呢？要知道，不论是非和平的方式还是和平的方式，他们的目标都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中国同志却不愿意考虑这些。

显然，中国同志是把阶级斗争问题与民族解放斗争和民主解放等问题相互混淆起来了。这里，我们可以拿他们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和捍卫和平民族委员会中对各共产党工作问题所持立场为例。中国同志不愿意考虑如下情况，即捍卫和平运动的参加者包括有工人、农民、资本家、不同国家解放-解放运动活动家、宗教活动家和知识分子代表等各种成分。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中与共产党人一起开会的也有资本家；在这里，虽然人们的政治观点各有不同，而且从属于不同的阶级集团，但他们相互合作，正是为了和平而斗争的共同目标把他们团结了起来。

我再重复一下，中国同志不愿意考虑这一切。他们要求参与和平理事会活动的共产党员们通过包含有谴责资本主义内容的决议。

例如，中国同志建议通过关于剥夺资本家生产资料的决议。但是，同志们，在和平理事会上我们不能这样干，这纯粹是共产党的要求。而在这里开会的还包括有像赛鲁斯·伊通一样的人们，这里的氛围明显不适合通过这样的决议。但中国人却想让参与和平理事会活动的资本家们对这一决议投赞成票。

如果我们在维护和平运动组织中只建议和执行自己——共产党人能够接受的决议，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属于其他政治派别的人们会停止参加这一运动。我们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自己局限了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基础，自己削弱了自己的阵地，并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者们。这应当看作是中国同志以漂亮的革命辞藻对我们革命事业造成损失的典型事例。

中国领导人还多次表现了自己的宗派主义观点。当我们于1958年访问中国期间，毛泽东曾对我们说：你们如何看待联合国呢？如果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从那里离开并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联合国，会怎么样呢？让在纽约开会的只有资本家们，而我们将拥有自己的社会主义联合国。我当时便对毛泽东说，我不能理解这样提出问题，不明白社会主义国家都离开联合国，从而使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能够毫无阻碍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此举对社会主义国家有何好处。仅仅因为目前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在联合国中占多数吗？要知道，当年在沙皇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也不占多数！但他们依然认为自己有必要待在那里，以便揭露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以便在反动的沙皇杜马中时而高声响起工人阶级代表们的声音，以便利用沙皇杜马的讲坛宣传工人阶级思想。这就是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布尔什维尔的观点。

我们共产党人目前在联合国中所肩负的职能与当年布尔什维克派别在沙皇国家杜马中所履行的职能是极其类似的。的确，我们暂时在联合国仍处于少数地位，但我们因此却有机会在世界公众面前揭露帝国主义者的反动政策。

甚至在一系列问题上我们都成功地把多数人团结在自己周围而孤立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们。例如，当年，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关于帝国主义侵略黎巴嫩的问题和其他一些情形下，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认为，我们在联合国占多数的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即使有些国家不拥护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们至少会拥护那些坚持和平和和平共处政策的国家的。

如果我们如毛泽东同志所建议的那样——现在就离开联合国，那只会使自己陷于孤立状态并让美国人感到满意。

要知道，他们已不止一次试图提出关于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驱逐出联合国的问题。而如果共产党人自己竟忽然做出这样的决定，自己主动离开联合国，那不正是给美国人的一份大礼吗？而这无疑将是我们所犯的最愚蠢的错误。

在联合国的历史上已经出现过这样的事例。当年，为了展示我们的否定态度……①结果怎么样呢？美国人正好利用这一机会，操纵联合国会议，通过了关于派遣联合国军进驻朝鲜的决议。而最终，我们又被迫重返安理会，吸取教训，重新占据了自己在联合国的位置。回想我们当时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在安理会所采取的立场，我们曾多次感到遗憾——自己为什么会采取了如此草率的举措。那么，如今我们又为什么要重复类似的愚蠢做法呢？

同志们，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正确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已有力地展示了这一点。必须承认的是，我们甚至都没有预料到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会表现得如此团结一致。我们早就知道，中国人为了对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代表施加影响而花费了不少工夫，他们与后者开了3个月的讲习班。我也曾想过，因此他们可能会成功地糊弄一些人。可是，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情况表明，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们——其中包括亚非拉各国在内，均一致反对中国的立场，而拥护苏共的路线。这对我们今后采取更加积极的立场，不给中国同志继续从事分裂各兄弟党的活动以可乘之机具有重要意义。

至于苏共，则必须在各级党组织中召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以便在会议上向共产党员们解释我们的立场和中国同志错误的实质。不过，我们的讨论应当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进行，即不要发展成某种形式的反中国的游行示威。因为这样做会危害我们的共同事业。应当使我们的一切活动的目的在于：寻求一种可能，以便消除我们与中国同志之间的现有分歧，而不是激化我们之间的关系。这应当成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总路线。

手写批注：

归档。

B. 切尔努哈

1960年12月2日

РГАНИ，ф. 2，оп. 1，д. 476，л. 193－235

---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一行字迹不清。——译注

№23009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通过科兹洛夫的报告

（1960 年 7 月 16 日）

同志们，有一个提案，也许不必进行讨论？

众人道：正确。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甚至我们（关于此）连登记都没有做（笑声）。

那么，我们就说好了，不对这一提案举行辩论。

决议已分发给大家了，你们都读了吗？

众人道：都读了。

众人道：可以。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还有其他决议吗？

众人道：没有。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全会与会同志们还有其他意见吗？

众人道：没有。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可能有人不同意科兹洛夫同志在主席团所表述的立场？

众人道：没有。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没有？所有人都同意吗？（热烈而持续不断的掌声）

关于决议还有什么意见吗？

众人道：没有。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那么，我们将就对该问题进行全体表决吗？

众人道：全体。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那么，我提议对该决议进行表决。赞成上述决议的人请举手，请放下手，有人反对吗？有人弃权吗？决议一致获得通过。

我想请求全会成员们考虑一个问题，即是否需要对该决议再编辑加工一下，是否还需要主席团对所有问题再思考得周全一些。

众人道：正确。

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就算解决了。

还有一些情况需要向中央委员们做出通报：在上次中央全会上我们根据伏罗希洛夫同志的个人请求通过了关于解除其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的决议，以及解除勃列日涅夫志所担任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的决议——理由是其被选举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上述通报内容当时并没有见报，目的就是担心你们会为此而感到难为情。如今，我们将以本次全会决议的名义宣布此事，——我们也不说，上述决议是在那次全会上做出的，而只是公布这一情况。

请允许宣布全会工作到此结束,会议闭幕。

РГАНИ, ф.2, оп.1, д.476, л.236-238

№09979

苏联驻华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照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

(1960年7月18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奉命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下:

依照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政府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派遣了相当数量的专家到中国工作。为了这一目的,苏联政府选派了最好的和最有经验的专家,而这常常给苏联国内的经济带来影响。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专家们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向友好的中国人民履行兄弟般的国际主义义务。苏联人在华期间,他们真正遵守了指示,避免了任何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事务的言论和行动,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内外政策的批评。

在1958年8月初苏联领导人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中国方面表示了他们对某些苏联专家和顾问的不满。这可以被理解为是对苏联的直接指责。然而众所周知,苏联从来没有强迫过他们接受专家和顾问中的任何一个人。早在1956年底和1957年初,苏联政府就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召回苏联专家的建议,这是考虑到这些国家正在培养自己的干部,并且按照苏联政府的判断,这些国家有能力经过努力解决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大多数人民民主国家当时同意了苏联政府的提议,苏联专家从这些国家被召回国。在1958年中国领导人表示了他们对苏联专家的批评意见之后,苏联政府再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召回苏联专家。然而,如同在1957年一样,这次中国方面仍然表示苏联专家最好能够延长在华期限,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他们。

最近,中国方面在处理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问题上开始推行一条显然针对苏联不友好的路线,这与条约的规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间通常的关系准则是相抵触的。按照当局的指示,中国官员在苏联人中分发用俄语特别编辑的旨在宣传直接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立场的材料。他们竭力引导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专家去讨论那些苏联共产党与其他兄弟党之间存在某些不同意见的问题;他们竭力把他们的观点强加给苏联专家们,并

试图引导专家们反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

在那些有苏联专家工作的中国机构和企业中，领导干部们固执地试图让他们加入上述问题的讨论。例如在5月19日，在广州的中国电子工业科学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向在研究所工作的苏联专家提议，讨论用俄语特别出版的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选所提出的问题，并且让他们表达对文选中选编的文章的看法。在北京和其他中国城市的一些苏联专家组，中国官员还强迫每个苏联专家接受这一文选，众所周知，其中包含着苏联人民所不能接受的反列宁主义观点。在一次有苏联军事专家出席的会议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宣传他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以及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估计，而那是不正确的、有缺陷的和与1957年11月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宣言的基本论点相矛盾的。在中国的机构和企业中还有一系列其他的事例，那里的领导干部竭力引导苏联专家参加讨论，向他们施加压力，影响他们，促使他们持有与苏联共产党的决定完全不同的观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们认为，中国当局的这些行动是不尊重他们本人及其工作的表现，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所不能容忍的，实际上是公开煽动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

考虑到这一系列事实，苏联专家们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不再受到中国方面的信任，而这是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所必需的，更别提他们为中国人民经济和文化发展以及军事建设所提供援助而应受到的尊重了。还存在一些苏联专家的意见被忽略，或者对他们的意见公开表示不予考虑的情况，尽管事实上这些意见是基于专家们基础深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而提出的。甚至苏联专家们准备的文件，包括个人意见和技术规范，也要经过激烈的讨论。

这一情况导致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专家们没有机会履行他们职责，也不能将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全部贡献出来。他们实际上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无私的工作不被赏识，他们从中国方面得到的只是忘恩负义。

基于这些事实，我们不得不相信，正如我们的一些专家指出的，他们正在受到监视。这表明，这些怀着深切的感情，愿意帮助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人，得不到最低限度的理解。

的确，所有这些都伤害了苏联专家们的感情，中国方面对他们的不信任引起了他们的愤怒，使得他们被迫向苏联政府提出回国。

苏联政府认为必须指出，中国方面上述的举动对苏联是极不友好的。这些举动违背了中苏签署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这些协议中，中苏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友好合作，完善和巩固双方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然而，就中方的这些举动而言，让苏联专家们继续留在中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大使馆受命通知中国政府，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苏联专家和顾问，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将被召回他们的祖国。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苏联方面也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政府本身以前也曾提出过命令一些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回国的问题。

苏联政府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正确理解苏联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3卷,第3418—3421页

№03969

伊利切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停止出版《苏中友谊》和《友好报》

（1960年7月21日）

苏共中央：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今年6月29日的决议,指示苏联驻中国大使通报中国同志,我们认为停止在中国出版苏联杂志《苏中友谊》和停止在苏联出版中国杂志《友好报》是适当的。

中国同志至今对这个交涉没有做出答复,虽然参赞苏达利科夫同志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子意会晤已过去了两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杂志《友好报》仍按期送交《真理报》出版社付印,现在印刷厂里已有6期——第26、27、28、29、30和31期。

印刷我们《苏中友谊》杂志的北京印刷厂积压着我们杂志的第26、27、28、29期。所有这4期都已出版,而且《人民日报》对此都作过报道,其中有这样的话:"订阅《苏中友谊》请到各地邮局。"从30期开始,我们杂志的材料再没有送去付印,所以杂志事实上已经停止出版。

中国同志继续在毫无限制地推销用中文出版的《苏联》画报(第7期和第8期每期订数达62 000份)和《苏联妇女》(第7期和第8期中国朋友各预订了51 000份),这个事实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此外,中国还在毫无限制地销售苏联大使馆新闻处出版的刊有地方报刊文章的新闻周报,印数为1 000份。

对中方寄来的《友好报》杂志第27、28、29、30和31期上文章的分析表明,他们仍然和第26期的精神毫无二致,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曾向中共中央提出交涉。至于说到为了在苏联销售而用俄语出版的《中国》画报,它的第10、11和12期上发表了许多关于人民公社,关于"大跃进",关于"小高炉"等方面的文章和插图。同时杂志上还刊登了一些含糊不清的资料和反对苏共二十大决议和"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的论战文章。虽然"苏联报刊发行总局"对寄来的第10、11和12期《中国》画报(每期为90 000份)没有发行,中国同志也没提出任何批评。

7月12日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张映吾拜访了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索要"在苏联发行的那些用俄语出版的外国杂志"的资料,特别重视用俄语出版的《美国》杂志。这件事也引起我们的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必须：

一、委托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请中共中央对苏达利科夫同志的通报尽快做出答复。通报说："莫斯科认为停止继续在中国出版苏联杂志《苏中友谊》是适当的，并请中方停止在苏联出版《友好报》杂志。"

二、至于说《中国》画报，我们认为允许苏联报刊发行总局把该杂志的第10、11和12期分发给订户，并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塔什干每期销售2万到2.5万份。

三、关于两国大使馆出版的新闻简报，我们认为当前互相不宜主动提出取消这种出版物。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新闻简报用打印的方式每周出版，每份2—3印张，印数约1 000份。它分送各地方报纸和相当一部分积极分子。

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出版的新闻简报不定期出版，由于用油印机印刷，份数不多。总共只出了39期。大使馆出版新闻简报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是公认的活动。

请批复。

Л. 伊利切夫（签名）

Ю. 安德罗波夫（签名）

Г. 茹科夫（签名）

1960年7月21日

ЦХСД，ф.5，оп.49，д.329，л.166－167

№20736－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赫鲁晓夫访朝及苏联撤退在华专家

（1960年7月24—26日）

1960年8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29日至8月8日

第135号

绝　密

平壤市

1960年7月24—26日

我受托去长松与金日成见面。

我同外务相朴成哲离开平壤去长松，一同前去的有外务省工作人员崔元植和大使馆翻译Б. М.莫罗佐夫。

7月24日我们刚到，金日成就请我吃午饭，饭后我们在他别墅里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参加会谈的有：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崔庸健(在休养)、外务相朴成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翻译崔元植和大使馆翻译Б. М.莫罗佐夫。会见时我对金日成说Н. С.赫鲁晓夫有信给他，并亲手把信交给了他。会谈时也涉及了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我把Н. С.赫鲁晓夫1960年7月19日的信交给了金日成，信中通报了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经济问题请求的决定。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决定使金日成和崔庸健感到非常高兴。金日成在读信的时候不止一次地说："好"，"很好"，"苏共中央完全满足了我们的请求"。

……①

接着，金日成感谢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正确无误地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转达了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实质和国内的实际情况。

我也感谢了金日成，我说，我作为大使，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限的工作。苏共中央、苏联政府以及Н. С.赫鲁晓夫亲自要我以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身份进一步加强苏朝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般友谊。

金日成和崔庸健很满意，很高兴地收到了Н. С.赫鲁晓夫的来信。后来，吃晚饭的时候，金日成告诉朴正爱(她刚从农业合作社回来)说："经济问题解决得很好。"外务相朴成哲在座谈会上和在以后会见中，对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经济问题的决定没有表示任何态度。

第二，金日成问，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9月几日抵达平壤。

我回答金日成，来平壤之前Н. С.赫鲁晓夫同志接见了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委托我向您转达，他可能于今年9月中旬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具体日期要在得知以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为首的罗马尼亚代表团访苏的日期定下来以后，才能通知你们。

金日成对我的通报表示感谢，他说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将以极大的热情和喜悦的心情等待为世界和平做不懈斗争的战士、卓越的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到来。我们想让Н. С.赫鲁晓夫同志看看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

---

① 档案复印件此处缺少一页。——编注

H.C.赫鲁晓夫同志访问期间，金日成说，我们准备召开最高人民会议，会上将讨论、通过给南朝鲜的和平统一国家呼吁信。信中的内容基本上是我们文件中多次提出的建议。其中一条新的建议是建立联邦。信中的基本原则我将在朝鲜解放15周年的报告中详细阐述。报告中会提到，如果两朝鲜政府不准备或担心参加南北朝鲜普选(美军撤离以后)，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议成立联邦。我们不坚持废除南朝鲜的资本主义制度，朝鲜的共同问题可以通过联邦来解决。联邦的成立将促进南北朝鲜的接触，建立相互间的信任，为和平统一国家打下基础。我们将请H.C.赫鲁晓夫同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

我们想，金日成接着说，最近期间，8月15日前后，发布以H.C.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于1960年9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消息。具体日期何时合适由苏共中央决定。

金日成还说，因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于今年9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60年8月15日解放15周年的庆祝活动我们就不邀请其他政府代表团了。

我问金日成，能否事先告诉我，H.C.赫鲁晓夫同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期间他们准备邀请哪些企业、城市和团体。

金日成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已于8月初，他休假回来以后就开始研究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的日程。建议参观访问平壤纺织厂、兴南无机肥料厂及其他邻近的企业、冶金厂，可能还有黄海道某个集体农庄、安州水力灌溉系统、平壤大学等。考虑在平壤举行一次群众大会和游行。

第三，据金日成通报，今年8月10日到9月20日全国举办朝苏友好月，期间朝鲜人民能够广泛了解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了解苏联政府的对外和平政策、与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政策、了解苏联关于普遍全面裁军的建议。

第四，金日成饶有兴趣地问，谁来主持平壤的苏联展览会开幕式。

我回答说，大使馆还不得而知：可能莫斯科有人过来，也许会委托大使。

金日成希望展览会开幕式安排在8月13日或8月14日，他说开幕式上金一同志或崔庸健将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致辞。

我对金日成说，展览会建设已经结束，至今还要做一些清洁工作和修补工作。展品已全部运到，80%已经到达平壤。展品很有价值，而且很多，不知能否全部在展览会展出。现在苏联专家和朝鲜同志一起正忙于安置展品。估计一切工作最晚不会超过8月10—13日结束。他们希望展览会的开幕式安排在8月13日或14日，关于这一点将会报告给莫斯科。

第五，我将苏共中央于今年7月18日的信交给金日成，信中附有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召回苏联专家和参赞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照会复本。

金日成和崔庸健在读信时表示惊奇。听到在中国的许多苏联专家受到中国人不恰当待遇表示愤怒，多次重复“阴谋”这个词。金日成也指出，“中国领导人看来想把苏联专家变为

中国自己的专家”。总的来说,对这封信的反应还是相当平静的。

金日成请我代为感谢苏共中央提供了信息。

第六,金日成通报信息,今年 8 月 8 日召开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例会,会上将研究下列问题:

1. 关于农业、地方工业、建设、捕鱼业的机械化,工业的技术改革。报告人金一。

2. 培养技术专家。报告人金昌满。

3. 关于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总结。传达人:代表团团长金昌满。

金日成说,他也将就这个问题发言。

第七,金日成同时通报说,按朝鲜职业联盟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大概在 8 月 18 日举行全国“千里马”队队长会议,将有五六百人参加。职业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李孝淳将作报告。会议参加者将被邀参加庆祝朝鲜解放 15 周年的群众大会和游行。

第八,今年 8—9 月间,金日成说,如果苏联政府同意,我们准备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签订长期贸易协定。这个代表团也将去中国。中国领导人邀请代表团 8 月份去北京。可是,我们想代表团最好先到苏联,这样合适些。

7 月 25 日一整天(从 6 点到 20 点)和 7 月 26 日上午(从 6 点到 12 点)应金日成邀请,我和他一起在水丰水电站旁边的水库钓鱼。整个这段时间里只有我们两人,在轻松、同志式的、相互信任的气氛中我们谈了许多问题。

金日成跟我交换对有些问题的信息,谈了自己的观点。

……①

金日成多次亲切地回忆与 H. C. 赫鲁晓夫同志会见的情景,后者跟朝鲜领导人谈得很深入,涉及的内容很广。金日成好几次提到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同志本人一贯坚持不懈地执行和平共处政策的正确性和重要性。他关心赫鲁晓夫同志的健康情况,对他的工作能力、勤奋精神以及国内外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问题演说的鲜明性表示由衷的钦佩。“为什么要战争?”他问了好几次,“中国领导人为什么不懂得这一点?”他强调指出,苏共中央,赫鲁晓夫同志执行的列宁主义政策。因此谁反对苏共中央,金日成说,谁就反对共产党和工人党。

会谈期间金日成多次提到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Φ. P. 科兹洛夫同志,对他评价很好,金日成说,他本人在今年 6 月 13—18 日访问苏联期间第一次跟他直接接触,这位同志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位精通国内外大事的领袖人物,是一位心平气和的、细心认真的交谈者。

我向金日成通报了苏共中央 7 月中央全会的工作和决议。

我对金日成内容丰富的会谈和通报的讯息表示感谢。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6, д. 7, л. 23 - 29

① 这里一段是有关南朝鲜的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20736－2

普扎诺夫与朴金喆会谈纪要：评价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

（1960年7月30日）

1960年8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29日至8月8日
第135号

绝 密

平壤市
1960年7月30日

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我见到了朴金喆（事先已经约定，见7月22日的会谈纪要），并与他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

会谈开始时，朴金喆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全体成员得知H.C.赫鲁晓夫同志亲笔给金日成同志来信的内容之后非常感动，也非常高兴。从这里，朴金喆说，我们就看出H.C.赫鲁晓夫同志个人的巨大作用。

苏联最近的援助有助于解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七年计划中提出的问题，首先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不能说在利用苏联援助过程中没有缺点，而总的来说，利用得当。我们争取更有效地利用这次给我们的援助。

朴金喆代表党中央领导感谢大使在这方面起的作用。

我说，我们苏联政府、苏共中央始终全面深刻地研究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请求和愿望。这一次我们的领导人认真地研究了金日成在去莫斯科时提出的请求。苏联人民看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取得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希望新的七年计划顺利完成。至于对大使的感谢，我应该感谢您的关照，应该说我在这方面的作用微不足道，我只是做党和政府交给我进一步巩固苏朝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的事情。

是的，朴金喆说，正确理解我们党，对巩固我们两国人民友谊具有重大的意义。

接着，朴金喆强调了H.C.赫鲁晓夫同志个人在执行和平共处、巩固世界和平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友谊政策方面的重大作用。

H.C.赫鲁晓夫同志的一切活动，朴金喆说，旨在不间断地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例如，现今的南朝鲜还处于美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下，可是，目前的国际局势使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有条件执行和平共处的政策。朝鲜劳动党为和平统一国家的斗争,是苏联政府和 H. C. 赫鲁晓夫同志一贯坚持的世界和平共处政策的一部分。

应朴金喆的请求,我向他通报了苏共中央 7 月中央全会的工作和决议,朴对此感到很大兴趣,也很关心。

朴金喆称我们的炼钢法很奇妙,把科兹洛夫工程师的轧钢机发明称作建设中的革命。这一切我们都感兴趣。接着他说,他们现在正在筹备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会,会上将讨论工业技术改革,苏共中央的决议一定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以后我向朴金喆通报了 Ф. Р. 科兹洛夫关于总结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我详细地叙述了中国领导人反对共同宣言和和平宣言基本原则以及开始反对苏共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错误立场。通报以后我告诉他们,苏联的刊物上将登载大量关于和平共处、争取和平、战争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各种形式的文章。

朴金喆说,他得到了非常重要、有用的信息。当然,在与金日成同志会见时,他说,您(即大使)给他讲了一些比他以前从金昌满那里了解到的更新的消息。

朴金喆说,苏共中央,坚持正确的马列主义立场,久经锻炼,经验丰富。我们不赞同反对苏联,反对苏共中央的人。众所周知,我们领导干部所做的工作都是根据朝鲜劳动党的路线,听从金日成同志的指示。现在整个朝鲜劳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周围,朝鲜劳动党跟社会主义国家站在同一个阵营里。党政领导以及金日成同志本人多次强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以苏联为首的伟大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金日成同志始终指示我们,正是由于苏联力量的强大,科学的发达,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得以很快地发展经济。帝国主义者害怕苏联的强大,他们不敢发动战争,因为害怕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

我们像支持和平共处的斗争一样永远支持 H. C. 赫鲁晓夫的积极活动,朴金喆继续说及和平宣言和共同宣言。H. C. 赫鲁晓夫同志的积极活动为和平共处进行的不倦斗争对保卫和平,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统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能说的就是,我们两党的关系将一如既往地得到更加巩固。中国同志们采取的立场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同意。

朴金喆同时也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捍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是非常重要的。

我说,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我党始终正确制定路线、方法和达到目标的手段。因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在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中,在提高自己威信和增强自己力量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认为,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所作的分析和总结是正确的,他们一致赞同共同宣言与和平宣言。中国领导人对当前时代的性质给予不正确的评估。但是,应该知道,错误地估价形势会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引入歧途,会给帝国主义者制造进一步军事竞赛的机会。

我们面临着一项严峻的思想工作。我们现在不能后退,将来也决不能后退,因为我们深信,苏联共产党、朝鲜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的立场是正确的,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虽然中国

人胡说我们反对列宁，他们拥护列宁。

接着，我举了一个中国实行人民公社的例子，说明中国领导人内外政策的错误。我详细地指出中国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是极其错误的，为时过早。

朴金喆说，人民公社的道路是中国人内部的事。而我们，他说，我们将沿着巩固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道路前进。

接着我讲了中国人在国内政策的错误，如忽视甚至反对物质利益的原则、发展“小”冶金业、跃进式的发展国民经济等。我特别强调，中国人尽管在内外政策方面犯了错误，但还是奢望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

朴金喆说，朝鲜劳动党坚定贯彻物质利益的原则，及时纠正不可避免即将发生的某些问题。

当然，朴金喆说，我党现在走的正是苏联共产党走的路，虽然我们的速度并不太快。我们的建设速度，他说，也很快，因此有时也会出现工作质量方面的缺点。

朴金喆说，我们永远不会犯中国人所犯的错误，如果发生困难，我们会征求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意见，请求他们的帮助。

此后朴金喆提醒大家，8月份将举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会上将讨论工业技术改革问题和其他问题。我们会考虑，朴金喆说，苏共中央的决议，将这些经验运用到建设中。

我们双方对各自提供的有益信息和意见表示了谢意。

会谈的翻译工作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国际事务部副部长金永南和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翻译Б. М. 莫罗佐夫担任。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6, д. 7, л. 31－35

№20736－3

普扎诺夫与方学世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内的亲华派和亲苏派

（1960年7月31日）

1960年8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6月29日至8月8日

第 135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60 年 7 月 31 日

根据事先的约定,我与内务相方学世在青山(Чинсан)水库见了面。

我告诉方学世,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金日成于今年 6 月 13—18 日在莫斯科访问期间提出的请求做出了肯定的决定。

方学世对我的通报表示感谢,并说,苏联政府这项新的巨大援助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具有重大意义,朝鲜人民必将以感激的心情接受这项援助。

方学世告诉我说,国内局势正常,没有出现过严重事件。不久前分界线附近的海上发生了一次南朝鲜护卫舰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巡逻船之间的冲突。结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船沉了,有些人牺牲了。渔民安全逃离,没有伤亡。

不久前因受台风的影响,约有十名渔民遭难。

后来方学世再一次讲起金日成的莫斯科之行,他跟 H. C. 赫鲁晓夫同志的会晤和会谈对正确认清形势是非常及时的,非常必要的。金日成于今年 5 月访问中国,多次会见了毛泽东。回来以后他感受中国领导人对他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很真诚,很关心。他后来在牡丹峰自己的别墅里为中国大使和参赞举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招待会。金日成在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以及跟领导干部会谈中多次讲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持友好态度,关心我们,愿意在多个方面帮助我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目前没有任何不能协商的问题,也没有任何不能解决的问题。然而在莫斯科,金日成听说毛泽东在对待他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不真诚、虚情假义。当金日成在莫斯科了解了事实真相后,他立刻改变了对中国人态度。回国以后他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干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声明,必须警惕中国人的各种挑衅。

会谈中涉及常务委员会亲中国立场的人。方学世说,最亲近中国的是常务委员会成员、外贸部部长林海,常务委员会成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副主席金昌满也亲中国,但是此人,方学世说,是个非常聪明、狡猾的人,他不会当面反对金日成的立场。而亲苏联的是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朴金喆、金一和李孝淳,后者在工作中经常接触朴金喆。至于韩安天、郑一龙和李钟玉,方学世回答说,韩安天不亲中国,郑一龙和李钟玉他们是善于经营的人。讲到金日成对南日的态度问题时,方学世说,金日成仍旧尊重南日,对他很好,但是好像觉得在对待南日的问题上有些压力,都在说希望金日成改变对他的态度。后来到底怎样,现在很难说。

我对方学世提供的信息表示感谢。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6, д. 7, л. 36 - 37

№13732

契尔沃年科与陈毅会谈纪要：苏联撤退专家对中国的影响

（1960 年 8 月 4 日）

根据我的请求，我在中国外交部拜访了陈毅，并作了如下口头声明：

“我们得知，凡有苏联专家的单位都在和他们进行谈话。在这些谈话中向他们宣读了苏联政府曾与中国政府秘密交换的关于召回苏联驻华专家的照会，但是专家们事先都不知道被召集谈话的目的。中国方面的负责官员（直到副部级）告诉一些专家说，是中国政府下令向苏联专家宣读这个照会的。

大使馆认为，中国方面的这种行为是非法的，其目的在于毫无道理地替代苏联机构管理其在国外工作的专家。另外这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所有在华苏联专家都已经被苏联政府告知了撤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

大使馆不得不指出，中国有关单位在苏联专家问题上的这种做法是一种不寻常的、蓄意的行为，也不得不认为，他们进行上述谈话的目的是在召回专家问题上散布怀疑情绪，并借此在苏联在华工作人员和苏联政府之间制造矛盾。

考虑到这种针对苏联政府及在华苏联工作人员的不明智、明显不友好的行为，大使馆认为，有义务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这种行为在两国关系中是不能允许的，并希望下令中国有关单位停止这种做法，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听完上述声明后，陈毅说他愿意对此给予答复。他说，召回苏联专家这一非常事件是苏联方面制造的，并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召回为数大约 1 400—1 500 名专家的决定，是苏联政府没有与中国政府商量而单方面做出的。中国方面是在 7 月 16 日被告知此事，而且没有等我们（中国人）做出反应，苏联专家就开始回国了。现在有大量的苏联专家已经回国了。苏联专家分布在 16 个城市，500—600 个单位。他们不管“那里机器正在运转”，就全部被召回国了。陈毅说，苏联已经不再把中国当作兄弟国家了，根本无视中苏条约和协定的义务。召回苏联专家“是一个重大事件，这会影响到整个中国”。

他进一步说，关于苏联专家离开中国之事，他们过去从未，现在也不准备责备大使馆，也不想指责这次召回专家的工作，因为大使馆有义务执行政府的命令。我们（中国人）不想猜测大使馆向专家们做过什么工作，你们在这里有你们的权利，我们不会要求你们做任何事情。但是，这个问题至少在我们两国关系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是苏联政府单方面的行为。

陈毅说，召回苏联专家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到 9 月 1 日所有专家都会离开中国。全世界都将知道这件事，这也会是“一件大事，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我们两国都是大国，过去一直互相合作。他强调，他所要说的不代表中国外交部，也不代表中国共产党。“我是一个小人物，不

想评价苏联政府的行为。我只是希望你正确地理解我们。苏联政府所采取的这个突然的、决定性的步骤,给我们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友谊的破裂——这是严重的问题。"陈毅再次强调,所说的都是他的个人意见,并声称中国方面的官方立场很快就会宣布。

陈毅说,我们两国竟然成为不友好的国家,失去友谊后我们还如何生存,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当然,由于专家被召回,我们(中国人)会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但我们会努力重建我们的友谊,"兄弟终究是兄弟"。你们早就消灭了资产阶级、地主和其他剥削阶级,只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①

陈毅笑着说:"你看,你想见陈毅,而他已经接见了你,尽管他知道肯定要谈专家问题,你也会向他提出抗议,但他还是来见你了。"在强调这都不代表党和政府的意见,而只是一次朋友之间的交流之后,他说,如果苏共和中共还讨论这种小事的话,那么讨论是没有结果的。我们必须把这些小事放在一边,而着重谈那些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你和我都解决不了,因此我只是表达我个人的意见。苏联大使以前是尤金,现在是契尔沃年科。所有这些同志,中国的副部长、部长、副总理、总理以及毛泽东、刘少奇同志都接待并和他们谈过。但是中国驻苏联的大使,甚至连苏联的外交部副部长都见不到。陈毅又进一步说,"就连一个副职都见不到,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关系坏成什么样了。主要的问题是我们两党之间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都好解决。"但是,彭真与科兹洛夫在莫斯科的会谈以及同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的会谈,都没有达成一致,布加勒斯特的兄弟党大会也是这样。"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我希望,我们党也希望,所有这些争论在下次会议中能够解决。"

为了不给敌对势力拿专家离开作恶意宣传的机会,双方同意应着重强调苏联专家对中国国力增长的促进作用。之后,陈毅声明,去年中共和苏共之间一些局部的和细小的分歧"已经让外人知道了,但这不是中国的过错"。无论如何,用他的话说,直到1958年都没有发生现在这种情况,但从1959年初摩擦就越来越多了。他强调指出,他们向苏联专家宣读这两个照会的事没有告诉任何人。

回到向专家宣读照会的问题上,陈毅重复道:"归根到底,是你们的突然行动,这个单方面的、非法的、违反双方条约和协定的行为,破坏了我们的友好关系。"单纯指责中国,这是不公平的。双方理论上的分歧可以通过充分讨论来解决,为了我们同志式的友谊,这种事是应该避免的。如果你们承认你们的行为是单方面的、非法的、突然的,那么我们可以接受你们认为我们的行为是非法的和不友好的指责。

陈毅说,他不想说更多了,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在兄弟党会议上提出来的,但有必要指出,1948年苏联曾对南斯拉夫采取这样的行为(撤出专家)……

陈毅继续说,我正在考虑问题的另一方面,你们已经采取了两次行动:停办杂志和召回专家。我不知道接下来还要发生什么。但我们仍然是兄弟,我们早在列宁时期就建立起友谊了。中国方面不会采取任何针对你们的行动。我们只想对此作一个合理的解释。陈毅再次

① 原文如此,下同。——编注

表示惊讶：苏联方面在对中国采取大规模政治行动的时候，一方面漠视中国人，一方面又指责他们。他说："我们不是南斯拉夫，如果你们要把我们当作南斯拉夫对待，我们是不会接受的。"

之后，陈毅又开始谈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憎恨，这种仇恨"在未来二三十年都不会消失"。我们说，苏联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憎恨并不亚于中国人民。陈毅对此没有反应，又宣称："我们将继续与美帝战斗，即使你们对我们采取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或其他不友好的行动。"他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比当年打游击的时候好多了。我们(中国人)永远不会对伟大列宁所创立并留下来的苏联和苏共失去信心。

陈毅再次提到"第三次行动"，并说，作为外交部长，他一直有心理准备。但同时他也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如果这些事件能够成为转折点，使双方关系不致进一步恶化，这可能会成为一件好事。在双方关系中，你们(苏联)处于优势，你们(苏联)比我们更强大，困难也比我们少，你们有权决定帮助还是不帮助我们，召回还是不召回专家。而我们(中国人)则无发言权。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口多一点，因此，召回专家对你们损失不大，而对我们则会造成巨大损失。

此后，陈毅又回到了宣读照会的话题，试图把整个问题归结为通过宣读照会这种特殊方式来表示对苏联方面的不满。我说，这个问题不应人为地使之复杂化，并强调，处理问题的惯例是不需要讨论的。

陈毅表示赞同我的意见，但又立即指出，我们的处理方式也不是"很好的"，并且是"由你们开始的"，其理由是苏联报纸在中印边界冲突发生时已经开始对中国进行系统的、实质性的批评了。最后，陈毅对我们之间的坦率交流表示满意。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3, п. 454, д. 8, л. 204 - 218

№20737 - 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赫鲁晓夫推迟访朝

(1960年8月11日)

1960年8月25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8月10—23日
第139号

绝　密

平壤市

1960 年 8 月 11 日

受中央的委托,我拜见了金日成,并通知他,因为 H. C. 赫鲁晓夫同志有重要事情,很遗憾,不能于 9 月中旬在商定的时间进行访问。H. C. 赫鲁晓夫同志只能在 10 月初前来访问,如果朝鲜朋友接受的话。

听了通知以后,金日成说了下面一些话:"很好,H. C. 赫鲁晓夫同志无论什么时候来我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我们都随时准备接待他。我们同意 H. C. 赫鲁晓夫同志在 1960 年 10 月初确定的时间前来访问。"

我对金日成说,莫斯科同意 H. C. 赫鲁晓夫同志即将访朝的消息可在朝鲜解放 15 周年前发布,是否可在明天,8 月 12 日在报刊上简短地介绍一下来访的情况。

金日成说,我们同意在今年 8 月 12 日发布 H. C. 赫鲁晓夫即将访朝的消息。对提出的建议我们没有任何意见。

我通知金日成,苏联政府同意您提出的关于今年 8 月 14 日在平壤提前举行苏联展览会开幕的建议,并把此事委托给我。我问金日成,展览会开幕的时间何时合适,跟谁协商开幕式的程序。

金日成回答说,他的意见是 11 点钟比较合适。有关开幕式程序与郑一龙见面后商定。

金日成告诉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同意苏共中央在指定的时间内开始委员会为即将于今年 9 月 29—30 日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做编制文件的工作。参加委员会工作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人员即将确定。

我感谢金日成通知我这些情况。

参加会见的有外务相朴成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翻译崔元植、大使馆三等秘书 Д. А. 普利耶姆斯基。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6, д. 7, л. 43 - 46

№20737 - 2

普扎诺夫与朴金喆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反对中国的立场

(1960 年 8 月 13 日)

1960 年 8 月 25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 年 8 月 10—23 日
第 139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60 年 8 月 13 日

我受托拜见金日成或其代表，并以口头形式通报关于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消息。因金日成忙于朝鲜解放日的筹备工作，应他的要求，我拜访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金喆。外务相朴成哲出席了通报会(第一个问题)。

朴金喆感谢苏共中央的通报，并说："这些我都理解。这些材料很重要，很重要，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很有帮助。"

朴成哲后来离开了，他说要接见即将离任回国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我对朴金喆说，今年 7 月 24 日我与金日成会见时，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如果苏联政府同意，在今年 8、9 月份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去苏联签订长期贸易协议。莫斯科研究了他提出的意愿，同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签订 1961—1965 年苏朝两国互换货物协议的建议，并准备于 1960 年 9 月下半个月接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来进行谈判并签订这项协议。

朴金喆对此表示感谢，并说，他立即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报告。

朴金喆主动向我通报了关于今年 8 月 11 日闭幕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决议。有关这个问题他谈了下面一些话：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讨论了三个问题：关于技术进步，关于培养技术专家，关于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议上的总结。有关第一、第二个问题的材料已在报刊上发表，您已知道。我现在向您通报的是全会议程中的第三点。"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代表团团长金昌满作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报告的草案经过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之后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宣读。全会的参加者一致同意报告。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材料，苏共中央情况通报中的一些资料以及中国同志的观点。报告中指出，参加布加列斯特会议的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一致支持苏共中央在情况通报中阐述的观点。

我简单扼要地谈一下我们报告中所涉及的一些国际问题。首先，我们报告中谈到了对我们时代的评价问题，谈到共同宣言和和平宣言的问题，也谈到了苏共中央情况通报中的问题。众所周知，当前的时代特点是帝国主义灭亡，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完全同意这个评价，一致支持。我们的同志一致反对中国同志对当前时代性质，如帝国主义时代、战争与革命方面的评价。我们完全同意苏联同志的评价。

报告中讲到,苏共中央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观点已阐述得非常清楚,但是目前仍然存在制止战争的力量。而中国同志关于苏共中央认为帝国主义本性已经改变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

我党支持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明确形成的和平共处的政策。过去和现在我们都支持它,因为我们认识到和平共处的政策是当代的根本性问题。我们认为制订和平共处和保卫和平的政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主要路线。我们在报告中就是这么说的。

报告中我们反对中国同志说苏联不支持、不帮助殖民地和附属国如古巴、埃及、阿尔及利亚、刚果等国家人民的观点。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在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人民为自身的独立斗争中已经表示了自己的态度。由于苏联的干涉曾经多次成功地制止了战争。我们知道,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人民为自身的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我们完全支持苏联的政策。

我们在报告中指出,为了保卫和平,裁军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在这方面也全力支持苏联。

报告中也指出,金日成同志在访问莫斯科时的会谈,与 H. C. 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见以及他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我们都是完全赞同的,也是全面支持的。我们同意苏联同志的意见,中国同志使印度的边境冲突尖锐化,使尼赫鲁成为英雄,使印度共产党陷于困境。苏联同志说得对,过去甚至国王也不会为边境问题动武,而现在中国同志却为了边境问题打起仗来。在这方面我们同意苏联同志的看法。

我们认为,在重要国际问题方面中国共产党一方与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存在着分歧。

同时我们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同志把 H. C. 赫鲁晓夫与苏联共产党分隔开来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们绝不会得逞。

报告中我们认为,中国同志为了使无党派同志——工会干部接受他们对许多国际问题的观点所采取的措施是错误的。我们在报告中指出,这是阴谋。

报告的结束部分我们强调,以 H. C. 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一贯忠于共同宣言和和平宣言的原则,这两个文件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宪章。我们表示完全同意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结论,苏联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中心。当前必须更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

在通报全会决议第三个问题时,朴金喆说,他只是大体地介绍了报告的精神,报告内容还要详细,并附以实例。

朴金喆最后说,全会一致通过了对这问题的相关决议。

我对朴金喆的通报表示感谢。

大使馆三等秘书 Д. А. 普利耶姆斯基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工作人员崔元植担任翻译工作。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6, д. 7, л. 51 - 55

№03978

苏达利科夫与罗贵波会谈纪要：关于中苏边境纠纷

(1960 年 8 月 17 日)

摘自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60 年 9 月 7 日

根据中央指示，我拜访了中国外交部并向罗贵波面交了关于中国公民在布兹爱吉尔山口地区擅闯苏联国境的照会。

罗贵波以气愤的口吻声明说，关于中国公民是否越过苏联国境这个问题还需要研究。据中国当地政府报告，上述照会中提到的中国公民并没有越境，因此中方不能接受照会中提出的要求。此外，有关国界的问题不属于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而应由双方政府通过外交渠道来解决。苏联政府和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事先没有进行适当的协商，突然向中国政府递交照会，罗贵波对此感到吃惊。

罗贵波接着说，据他们的情报，中国边防当局还在一个月之前就接到苏联边防军的通知，说应当举行会晤以解决边境问题。但是由于中国政府没有授权边防当局解决这样的问题，他们便不能同苏联边防军会晤。据罗贵波说，中国外交部不久前已批准中国边防军与苏联边防军会晤，但如果这次会晤时提出国界问题，中国地方政府将不参加讨论。

罗贵波接着说，他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提请苏方注意，苏联边防军在这一地区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对中国公民不友好的态度。罗贵波强调说，在我们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因此我们只希望对中国公民要友好相待，希望类似事件不要重演。至于说苏联的照会，那要进行研究，再给予答复。

我同意罗贵波的意见，我们之间产生的一切问题，包括这个问题，都可以通过友好协商得到解决。我指出，根据大使馆的情报，苏联边防当局拟同中国代表会晤仅仅是为了清除可能成为错误或者偶然性结果的误会，并说明情况。关于国界的谈判他们不应当进行，因为他们手里无疑没有可以明确确定苏联国界的文件。我国边防军提出要审查的不是国界问题，而是发生的事件本身。很遗憾，中国地方当局不愿意同他们会晤。

我说，如果中国外交部有苏联边防军不正当行为的具体事实，就请告诉我们，以便采取措施对他们进行审查。

罗贵波说："你们认为中国公民和牲畜所在的领土是苏联的领土，而我们认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很复杂，最好通过两国政府间的协商来解决。"他表示希望苏方不要坚持让双方边防当局的代表进行会晤来解决国界问题。

接着罗贵波列举了一些据他说是苏联边防军对中国公民不友好态度的事实。7 月 1 日苏联边防军对空鸣枪吓唬中国公民。就在当天他们又绑架了人民公社一位副社长,直到 7 月 7 日才将其释放。苏联边防军威胁中国公民说,如果他们不离开这块领土,他们就要被绑架,牲畜要被强行扣留。苏方派了一个班的武装边防军来监视中国人。

罗贵波声明说,他所指出的苏联边防军人的行为是不正当的这一事实,将会得到核实。至于今后对出现的整个问题进行审核的程序,大使馆最好请求中国方面对苏联的照会做出正式的答复。

我表示相信,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问题一样,将本着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所特有的友好精神去解决。我说,苏方表现出足够的耐心,因为事件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但问题拖了很长时间,它应当得到解决。

罗贵波说:"苏方把问题提出来了,这很好,我们也同意解决这个问题。对此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双方政府的友好协商。"他对一些友好的言词表示感谢,并且声明说他相信"我们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一切大大小小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

参加会谈的有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该司工作人员李广儒(Ли Гуань-жу)和史俊弟以及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三等秘书 В. 拉扎列夫。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苏达利科夫(签名)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332, л. 216－218

№03970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近来关于和平共处的言论

(1960 年 8 月 17 日)

兹呈上今年 8 月中国报刊上关于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的言论。不同于不久以前对和平共处原则的怀疑和回避,中国报刊现在特别强调说,中国过去和现在一直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这一点很引人注意。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 安德罗波夫(签名)

1960 年 8 月 17 日

第 15－д－1011 号

1960年8月中国报刊关于争取和平与和平共处问题的言论

大家知道，8月1日周恩来同志在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就和平共处问题发表了声明。周恩来是在瑞士驻北京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这个声明的。他来得很晚，当时主要客人，包括陈毅，已经离去，招待会快要结束了。

据新华社报道，周恩来的讲话内容简述如下：

“可以说，中国和瑞士的关系是不同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一个例子。现在有些西方舆论集团挑拨说，中国放弃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这是诬蔑。中国和缅甸、尼泊尔分别签订了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和和平友好条约。我们同很多亚洲国家，例如阿富汗、锡兰、柬埔寨也有很好的关系。我们同其他亚洲国家，例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力求和平共处。我们不仅愿意同亚洲国家、阿拉伯国家实现和平共处，而且也愿意同欧洲国家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实现和平共处……我们主张亚洲国家和太平洋沿岸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互不侵犯的和平条约，把这整个地区建成为无核地区。”

在以后的几天里，中国领导人也重复了周恩来的声明。中国报刊开始发表重申“五项原则”的文章，竭力证明中国过去和现在一直积极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亚洲和平共处的范例》的社论。文章描述了中缅边境争端的历史，强调中缅之间的友好关系表明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良好榜样。

中国报刊不断刊登经过精选的国外对周恩来声明的积极反应。例如，刊登了越南、阿尔巴尼亚、匈牙利一些报纸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的反应。详细地评述了不久前在日本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决议，决议对周恩来的声明表示赞赏。广泛发表了支持周恩来建议的参加这次大会的亚非国家小组的声明。

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宁一在东京举行的上述会议上讲话说：“中国人民一贯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早在1954年，中国政府就同印度政府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并且根据这些原则，同许多亚洲国家和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和平共处的关系。不久以前我国政府还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缅甸联盟缔结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同尼泊尔王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对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我们也愿意根据同样的原则，同它实行和平共处。”

使我们感兴趣的是，还是这个刘宁一，两个月前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联总理事会例会上同格里申同志会谈时说的话却完全相反，即“关于和平共处可能性的言论只能使帝国主义者感到高兴，因为它排除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可能性”。这种两面手法成了现在许多中国同志对外政策问题的讲话所特有的。

周恩来8月1日声明之后，中国中央一级的报刊目前还没有发表在理论观点上对争取和平和和平共处进行探讨的专文，大概让地方报去分担这个角色，让他们继续照旧发表一些带有错误观点的文章。而中央一级报刊的基本注意力都转向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具体政策，竭力用一些实例证明中国一贯支持和平共处。

中国报刊更加广泛宣传号召“建立各国人民反帝统一战线”，首先反对的是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大使馆庆祝朝鲜解放15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同志在讲话时引用毛泽东同志那句说明这个战线任务的话：一定会以更大的力量掀起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风暴。周恩来说，我们确信，毛泽东这一预言“不仅适用于亚洲，而且无疑也适用于全世界”。就在这次讲话中，周恩来同志再次重申，中国政府以“不倦的努力来缓和国际形势，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

中国最近发表的关于和平共处的文章的真正意图从8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答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中可以看出。这篇文章驳斥了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极端好战”的声明，揭露了美国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但文章的末尾并不是指向美国帝国主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文章是这样说的：

“至于说现代修正主义及其追随者现在竟然也拾起美帝国主义的牙慧，大肆诬蔑中国‘好战’、‘要战争’、‘不要和平’、‘不要和平共处’，捏造中国‘要用战争’来‘推进世界革命’等，那只不过把他们自己抛到帝国主义辩护士的地位。这对中国毫发无损，而对他们自己来说却是十分不妙的。”

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周恩来8月1日的讲话以及随后就和平共处问题开展的宣传运动是中国同志对兄弟党在布加勒斯特批评的回答。显然，中国同志不仅想“驳斥”批评，而且还想说服兄弟党中某些人，似乎对他们的批评是不公正的。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328, л. 77 - 80

№20737 - 3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支持苏共的立场

（1960年8月18日）

1960年8月25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8月10—23日
第139号

绝　密

平壤市
1960年8月18日

我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拜见了金日成。

受中央委托我向金日成介绍并转交了苏共中央1960年8月13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金日成认真听取了这封信的内容，在这一过程中，他表示同意苏共中央在信中的观点。

然后金日成问，中国同志有否做过什么工作，是否将其他兄弟党的代表拉到自己一边。

我回答金日成，据他所知，中国领导人意欲影响苏联专家，企图煽动他们反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在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的那则通讯中讲到中国同志准备1960年秋季的莫斯科筹备会议的消息。

我们无法想象，金日成说，中国同志准备怎样反驳苏共中央在情况通报中提出的原则。那里一切都讲得清楚明白。这份通报我读过两遍。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在讨论金昌满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的报告时不曾有过什么问题。全体一致支持苏共中央的立场，参加全会的还有县党委会的委员长和党的其他干部。全会之前，金昌满的报告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讨论过，没有任何问题和其他观点。

为了恢复和巩固统一，金日成接着说，中国同志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有中国领导人尊重兄弟党，才能达到统一。统一不只是嘴上讲讲"以苏联为首"，而是要实际行动。

这封信，金日成同志指着转交给他的那封苏共中央的信说，也许会帮助他们弄清事实的本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也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了信。

金日成指出，目前尚不知中国同志是否发表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关于支持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公报的通讯报道。

外交部部长朴成哲也参加了会见。

会谈由大使馆三等秘书大使馆三等秘书Д.А.普利耶姆斯基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工作人员崔元植翻译。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68－69

№03972

契尔沃年科与朱德和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的成就和中国的困难

（1960年8月23日）

摘自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0年11月7日

第417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谈记录

1960年8月23日

8月23日罗马尼亚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我认为,中国许多领导人和各社会团体代表出席招待会,明显地表现出中国同志对罗马尼亚国庆节的关注。除周恩来和朱德外,出席招待会的有副总理李先念和习仲勋、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钧儒、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章汉夫、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还有一些部长和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招待会期间我被邀为主席团成员,根据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的提议,我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鉴于苏联成功地发射了宇宙飞船,他们通过我向苏联表示祝贺。周恩来当即为苏联人民、苏联科学家、苏联共产党而举杯。此后在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的招待会上,他积极地同我保持接触并进行了会谈。招待会上没有轮流讲话,但根据一切判断,周恩来以防万一作了讲话的准备,他问罗马尼亚临时代办巴什基洛:"为什么今天不祝酒呀?"然后,他似乎又回到起初关于宇宙飞船的话题,指出苏联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凭记忆就能说出很多的数字,把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成绩(主要引用罗马尼亚成绩的数字)同中国的发展和取得的成绩进行比较,每次都强调说中国仍然是个很落后的国家,列举了罗马尼亚、苏联、中国各种产品的人均指数,例如钢、石油、粮食等。在对这些数字进行比较以后,周恩来立即做出结论,要让中国在产品的人均指标方面能达到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水平,分别需要10年、15年、25年或更多。朱德也参与了谈话,他说,某些品种的产品中国一般说来也许永远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国家人均水平。接着周恩来特别突出了一个思想,就是中国同志当然为兄弟国家取得的这些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在社会主义阵营存在的条件下,这些成绩最终反映在每个国家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互相帮助和关心的基础上,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成绩上,在这方面苏联的帮助最多。

他强调指出,现在苏联已经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它给自己提出的目标不久以前可能还被许多人看成幻想——人均产品不仅要赶上,而且要超过美国。周恩来说,我们也给自己提出赶上英国的任务,但我认为,从世界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个任务并不重,而且赶上英国仅仅是指产品的数量,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国内鼓足干劲。我说,人均产量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主要指标,然而这仍有很大的相对性,因为在社会主义阵营条件下可以比较合理地发展经济的某些方面,人均生产水平并不总是确定人民福利状况和繁荣程度的衡量标准。这时我举了一个例子,比方说不能以汽车的人均产量确定人民的生活水平。周恩来同意我的

意见。会谈在继续进行，周恩来说，在现代条件下，中国和所有兄弟国家进行经济建设比较容易；比方说，如果与苏联初期发展作一相对比较，那中国就发展速度而言，比苏联当时要快，这是由存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各兄弟国家之间紧密联系这个新的条件已经产生效果来保证的。周恩来回答说，这绝对正确，也就是最后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人，还要更容易一些。

会谈又回到中国国内的发展问题后，周恩来说，今年国内除旱灾和水灾(有的省6—8个月没有下雨，而其他地区又下了暴雨)外，还遭了大灾，许多地区刮了台风，毁坏了土壤的表层和地里的庄稼，拔起电线杆，毁坏了铁路等，今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比去年大得多。这一切给我们完成今年的任务造成很大的困难，周恩来说，尽管如此，但我们一定会摆脱目前的困境，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一个地区的损失可以用另一些地区的丰收来补偿。

又回到上面谈到的各兄弟国家发展的成就时，周恩来认为，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更加显示出为了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而分配劳动和更加有效地配置生产力的过程。他说，但有一些产品，如粮食，每个国家都应当对自己有充分的储备。周恩来详细谈了他们为了保证自己的粮食生产，准备在农业方面做些什么工作。这时他重复了那个著名的提纲，即坚决贯彻工农业并举，以粮为纲，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国民经济的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而农业发展中首先要促进粮食的增产。

周恩来强调说，目前我们中国没有解决好城镇居民的粮食问题和畜牧业问题。我说，当然这是常规，我也谈了苏联的情况，说尽管苏联在农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粮食问题总体上得到解决，但苏共中央和赫鲁晓夫同志本人都很重视进一步大大提高粮食生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说，大家知道，在解决粮食问题中采取了对我国命运的确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步骤，即开垦荒地，尽管存在不利的自然条件(周恩来提到了那几年的情况)，这仍然可以保证居民的粮食供应和建立必要的储备。周恩来对我们所开荒地的数量颇感兴趣，然后他算了它与苏联耕地的百分比，说这是件好事，中国同志也初步打算开垦自己的荒地，但由于缺乏机器，目前开展这项工作有很大的困难。当然，凭手工劳动也可以开垦荒地，但效率不高。周恩来说，对我们来说，目前除了需要使用大量劳动力和技术开垦荒地外，重要的是发展水利，没有水利，开荒也不会取得必要的效果。谈到荒地，我说陈毅从阿富汗回国的路上，如果他有兴趣，有时间，可以访问一下哈萨克斯坦的某个国营农场。周恩来回答说，他们想借会谈之机，对苏联政府在阿拉木图和塔什干对陈毅和整个代表团的关心表示感谢，两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和苏联外交部负责官员会见了他们。他说，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邀请陈毅在回国途中访问这两个共和国。周恩来说，陈毅很可能会这样做的。后来周恩来回忆他20年前到过的地方，但如他说，在过去这段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20年前的往事就不值一提了。

他说他多次去苏联，但只到过莫斯科。他对我说，甚至乌克兰也没有去。朱德说他

去过乌克兰,并在苏联游历了两个星期,在这一方面他比周恩来好。我告诉周恩来,如果您能抽时间不仅到莫斯科,而且仔细看看我们国家,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一定非常高兴地欢迎您。我对朱德说,朱德同志,您自己也说,苏联是个很大的国家,两个星期的时间对了解它是不够的。朱德同意这一点,而周恩来回答说,他们不会放过仔细了解苏联的机会。

接着在会谈中我注意到周恩来只到过莫斯科,近几年也没有到我国游历过,我说,他不应当"脱离地球"。周恩来对此报之一笑,说这是对的,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同志谈到古希腊英雄安泰时形象地说:"谁脱离大地,谁就失去土壤和支撑点,这个人的价值就等于零。"我把谈话转向活跃的话题,说同地球母亲的联系,正如中国同志简明的说法,是一种"群众路线"——多研究生活,常到各地去走走,多到别国去看看等。周恩来对此完全同意。

谈到中国情况,周恩来说,中国还有许多缺点,并用事实加以说明,他开始发挥他的思想,无论工业还是农业中,都有"先进的、中间的和落后的",大概到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只是这三类人的基础将有所不同。朱德也参与我们的谈话,对这些话题"高谈阔论",说,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创造出新的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落后的东西"似乎还要牢固地存在许多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一些先进国家或者几个国家的富强和繁荣而不惜牺牲落后国家和民族,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起作用的是另一个规律——这就是让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赶上来。此后朱德又用几段著名的毛泽东语录详细叙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矛盾。在会谈中也涉及批评在解决矛盾中的作用,此时朱德指出,即使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也要通过斗争克服一切生产领域里的矛盾,而周恩来插话说,只要存在发展,存在生活本身,这个过程将一直保留"先进的、中间的和落后的东西"。

为了尽量使谈话转向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我向周恩来和朱德详细谈了苏共中央为使落后的集体农庄达到先进水平所采取的措施,特别在1953年以后,指示要(从区、州和中央)派干部加强集体农庄的领导等,特别强调当前在不同的条件下,有组织地巩固集体农庄仍然是加强农业生产所有部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周恩来很关心苏联集体农庄的数量以及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专业技术干部的供应比率。我对他详细谈了现有干部的供应水平,党和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同时指出还有一些落后的农庄,地方党组织工作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消除组织和领导农业生产方面的一切缺点。周恩来说,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干部问题非常尖锐,他又说了中共为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什么措施。他说,他们不得不把基本注意力放在派干部到基层去,因此开了许多会,并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实际解决用干部加强农业生产基层小分队的任务。

在招待会快结束时周恩来的话题又回到苏联科学的成就,他说,不应不再次举杯为苏联科学家新的功勋干杯,他指出,虽然中国同志对苏联在这一方面不可动摇的优先地位深信不疑,但是对他们来说,用活的生物进行实验还是有些出乎意料。他再次向苏联科学家表示祝贺,并为他们的健康而干杯。

把许多事实加以对比，我形成这样一个印象，中国领导人在有其他国家代表参加的人数众多的招待会上，就像在这种情况下，以表面上同我们交往做出引人注意的样子，尽量在外交使团和舆论界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在一些秘密会晤中的表现却完全不同——态度孤僻和公事公办。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 契尔沃年科(签名)

ЦХСД，ф.5，оп.49，д.327，л.205－212

№20738

普扎诺夫与施奈德温特会谈纪要：对中国采取一致行动

(1960年8月25日)

1960年9月1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8月24日至9月10日
第153号

绝　密

平壤市
1960年8月25日

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库尔特·施奈德温特的请求，我接见了他。

大使向我通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召开的中央全会工作情况。同时他也讲到了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积极活动的情况。特别是驻莱比锡领事馆参赞在谈到人民公社的时候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将开始成立人民公社。为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央报刊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回击了中国领事馆参赞不恰当的干预。中国领事馆工作人员曾邀请州党委领导去领事馆，与他们进行了有关组织人民公社的座谈，也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分歧的一些国际问题。

接着大使告诉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做出下列一些指示：在与中国大使馆接触

中，如遇争论性问题，必须先与苏联大使商量后行事。

我们决定，我们大使不应跟中国大使进行有关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有争议问题的专题辩论。可是，如果中国大使在外交使团工作人员中对当代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散布反列宁主义错误观点的时候，我们应该予以回击。如果中国大使馆散发摘自中国报刊的反列宁主义新闻简报，我们应该把这些新闻简报退回中国大使馆。

库尔特·施奈德温特介绍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委员会大会的情况。同时他也说到，金日成在庆祝朝鲜解放15周年的报告中非常明确地阐述了统一国家的纲领，这在以前没有见到过。由此看来，大使指出，金日成的发言考虑到了苏联的意见。大使批评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没有考虑南朝鲜民主党选举前的纲领，对民主党内新派(Синхва)和旧派(Кумхва)之间的分歧没有进行分析。

我不同意德国大使的看法，我说，金日成最近在庆祝朝鲜解放15周年大会上的发言中没有提出过明确的统一纲领。我详细介绍了朝鲜朋友在民主基础上实现和平统一国家一贯采取的措施。我说，建立南北朝鲜联盟的问题实际是H.C.赫鲁晓夫于今年7月在莫斯科会见金日成时讨论的议题。

德国大使感谢对他作了解释。他现在更清楚地了解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为和平统一国家采用的步骤。

库尔特·施奈德温特谈了自己的看法，觉得朝鲜朋友在许多问题上仿效中国同志的经验。特别是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方面，例如：大跃进发展的理论，按人民公社的模式建立联合乡镇企业和农业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形式。

我同意德国大使的说法，去年朝鲜朋友曾仿效过中国同志，试用了大跃进的方法来发展国民经济，结果他们相信，忽视社会主义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法则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带来多大的危害。至于农业，德国大使说，依我看，中国的经验不是表现在几个类似人民公社的国营农场，而是过分，不切实际地叫嚷什么粮食亩产要达到10 000—15 000千斤，玉米亩产达4 000—5 000斤，要比1958年收成高2—4倍。他们不考虑播种的面积。结果，去年的总产量，特别是粮食和玉米，大大减少。期望夺取高产的任务没有完成。粮食总产量的计划大打折扣，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还要低。在人民公社方面，从它在中国成立开始到现在，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坚持正确的立场。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条件下是不适合的，结合朝鲜国情的苏联劳动组合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大家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农业发展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朝鲜领导人通过去年的实践深信，不能违背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法则，因而中央委员会全会采取了措施以纠正错误。

德国大使感谢我对此作的一番解释，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79－82

№16674

巴托夫与罗瑞卿会谈纪要：对中国军队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1960年8月25日)

机　密
文本第13份

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同志：

兹向您呈上我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同志于1960年8月25日进行最后的一次会谈记录。

大将巴托夫[①]
1960年8月30日

巴托夫大将同志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同志会谈记录

1960年8月25日

机　密
文本第13份

会谈翻译：大校C.П.安德烈耶夫、大校张伯恒。

相互致意后，巴托夫同志说，由于自己最近要回国，他想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业、战斗、政治及技术准备以及军官干部问题谈一些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罗瑞卿同志说，他非常高兴同巴托夫同志谈这些问题。

巴托夫同志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业准备开始谈起，他说，最近4—5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陆军、海军、空军和防空部队的人员组成和技术基础发生了很大的质的变化。

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现在能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近海交通线，打退敌人，比如，在渤海湾等地。

一些潜水艇能独自在远海交通线进行战斗行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提高了部队战斗准备和参谋部准备的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使战区在战略和战役各方面做好准备做了大量的工作。

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上述变化，对海南岛、广州军区、汕头、厦门、舟山群岛，对北

---

① П.巴托夫，时任苏联驻中国军事专家组组长。——编注

京、沈阳、济南和南京等军区的现行计划有必要作更明确的说明。

根据上述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应按每一次战役来确定兵力的组成和装备的配置，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决定(在每一个作战方面)来确定哪一方面是重要的，来确定应怎样建设军队。

所有这些更明确的说明，对各军区司令部能更正确地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决定的基本意图具有重大的意义。

还应为海军、空军及防空部队司令部确定在每一战线共同作战的任务，并提出这一任务，为军区、海军、空军及防空部队参谋部确定任务，对作战保障问题和空军、海军及防空军区每一战线的协同作战问题进行研究。

要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工程部队首长、铁道部队司令员另行确定战区今后准备工作的任务(道路、桥梁、仓库、防御工事、指挥所及通信线路等)，确定工作的规模、时间和次序。

要就作战伪装、电子对抗以及所制定的作战计划的保密工作对军区、海军、空军及防空部队下达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无须把总的指示都全部下达给他们，而只要把其中与每一方有关的内容下达给他们即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海军、空军及防空部队的参谋部以及各军区的参谋部的作战指挥部门要制定在危险时期从可能遭敌人核导弹的打击中(陆军集中和海军、空军及防空部队分散的地区)撤出部队和兵力的计划。

在实施作战准备时，最高参谋部应关注下列问题的训练：

——指挥部队；

——协同作战；

——把后备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纵深撤至进行反击的战线；

——作战的机动保障和进行打击的保障(空军、防空部队、防原子武器部队、防化学部队、反坦克部队)；

——第一、第二梯队以及后备队的物质和技术保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要对陆军、海军、空军、防空部队、工程及化学部队、汽车部队以及后勤机关的战斗准备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根据经验，哪怕对一个民兵干部师和一些陆军、海军的特种部队的战时编制进行扩充，对他们的战斗准备情况进行监督，这些都是有益的。在这一问题上还可以对那些干部得到扩编的师和部队的保障问题进行检查，保障他们得到汽车、武器、检修工具、通信工具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必须为国防工业进行订货，在这一问题上不能使航空兵、炮兵、坦克兵和海军的技术装备无形老化。例如，米格-15和米格-17飞机已过时了，而米格-19飞机的生产被推迟了两年半。T-34坦克过时了，而T-54坦克的生产也在推迟。

总参应对海军、空军及坦克部队发动机的寿命消耗情况进行监督，不容许以武器保管不好和发动机寿命有限为由而降低部队的备战水平。因此，对军事技术装备要建立严格的定期检修、日常维修、中修及大修制度。

总参应加速解决关于保障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部队的燃料由中国的化学工业来供应的问题。

总参要确定一些设施，而保卫这些设施将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火箭部队。为此，要加速在这些设施所在区域对这些火箭部队的作战阵地进行的现场勘查工作，并在人民解放军总参的组织措施计划中需要考虑到建立必要数量的新的火箭部队。

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已大大地成长，他们的任务更复杂了。很明显，空军已很难胜任对防空部队的领导。因此，应对如下问题予以研究：是否是时候把防空部队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分离出来，使他们作为武装力量的一个独立军种。

现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海军、炮兵部队和通讯部队中都有雷达装备，这些装备的使用不集中，而且不经济。应该考虑一下，是否应当授权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讯兵司令部和作战部把空军、海军及陆军的雷达技术部门工作总的领导权都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巴托夫同志指出，他在一些军区访问的某些海岸防御炮兵连没有步兵的掩护，他们在敌方部队袭击的情况下易受损伤。海岸防御炮兵连要有步兵的掩护，为此，可以把他们部署到海岸防御旅(师)的连或营的阵地中。

巴托夫同志说，军区参谋部工作的积极性和灵活性还存在不足，并需要提高。

关于干部问题(巴托夫同志请罗瑞卿同志不要记录关于干部和党的政治工作的谈话部分，因为这是他的个人意见，他想把这些意见只告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罗瑞卿同志)，巴托夫同志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在自己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方面符合要求。他们全都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很长的军龄。

全军的军官干部，从团长及其以下的干部以及海军、空军、防空部队、坦克和炮兵部队的军官干部在政治上是成熟的，但是，在业务素质方面尚未完全符合必须的要求。

例如，不久前测验过 25 位潜艇指挥员和政委的潜艇航海法，可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取得即使是合格的评分。

在任命一些军官干部担任总政干部局职务的时候，常常不考虑他们的业务素质。

巴托夫同志提出建议：在对军官干部进行任命时要更广泛地听取连队指挥员及各部门领导的意见。总的应考虑，是否是时候把领导权转交给党委和各军兵种指挥部，让他们分配自己的干部。

接着巴托夫同志说，总政、党委、部队的政治机关和党组织在部队的政治培训、对他们的政治道德教育及团结全军队伍完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下达的任务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似应把党的政治工作与战备计划的执行问题结合起来，与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备问题结合起来，使人民解放军越来越形成热爱技术的风气，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传统对部队进行教育，提高指挥员的威信和参谋部的作用。各级党委在关于这些问题的工作中应提高自己的效能。

在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准备时，巴托夫同志说，根据他访问军区后想到的意见，也根据各军兵种专家组长的意见，军事科学院和军校的训练基地通常都还不错，但部队的训

练基地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在部队的修理工厂和工场,以及在国防工业企业利用一些副产品,以经济核算为基础安排好军用直观教具的生产。

每一个师应建立一个示范性的训练场,并在其中构筑一个连的阵地。我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的 4 本图集中有建设教练场的材料。

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较多地采用集中的方法进行战斗训练,在 2—3 个月的时间内仅仅进行队列训练,然后在接下来的 2—3 个月内进行射击训练,等等。用这样的方法进行战斗训练,部队的常备战斗准备状态可能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巴托夫同志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更多地采用综合战斗训练的方法,例如,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同时有计划地进行队列、政治、射击、战术及技术训练。

然后,巴托夫同志说(巴托夫同志请罗瑞卿同志不要记录他谈话的这一部分,因为这是他的个人意见,他想把这些意见只告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罗瑞卿同志),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界定为一个战斗的队伍,赋予他们可靠地保障中国人民的英勇劳动、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界不受侵犯的使命,这是完全正确的。同时,这种界定也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队伍。

巴托夫同志注意到,在上述表达方式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战斗的队伍这一点被摆放在首要的地位。既然这样,就应当把全部力量用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用于维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常备状态。

但是,巴托夫同志说,有些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战斗队伍这一界定的基本精神。

例如,相当多的军官干部长期脱离自己的部队和连队去参与各种集训和其他的生产工作,这对他们的战斗准备状态和战斗训练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各种集训应在部队驻地、在岛屿和前线的战斗地段进行。

军官干部长期脱离自己的部队会导致下列缺点:

——使部队和连队没有专人领导;

——军官无法掌握部队的活动以及部队生活和训练;

——军官对自己的力量失去信心,工作中形式主义,想把一切推到党委;

——不作为和不使用自己权力;愿望达不到时弄虚作假;

——工作中要求不高和不受监督;

——破坏和不执行战斗训练计划;

——指挥员不愿对自己的工作负责。

军官以士兵的身份到自己所属军种的连队工作只会得到单方面的好处,这只是在于,他在那里会得到政治和劳动锻炼,但他自己的业务素质将会落后,将会失去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考虑到这种状况,巴托夫同志说,应让全军的军官到技术部队的连队去工作,他们可以在那里研究坦克、大炮、通信及工程业务,这样做可能是更适当的。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干部，尤其是在空军和海军的工程干部的技术培训方面，巴托夫同志指出，在1960年上半年，空军和海军发生了许多事件、事故和灾难，并造成了人员伤亡。这些事件和灾难的主要原因就是工程技术干部不懂技术和不正确地使用技术。

例如，空军第三和第十八歼击航空兵师，这两个师都发生过事故和灾难。加油车使用了10年没有维修，导致金属屑从加油车的油罐进入飞机的燃料箱，堵塞了加油系统，因而发生了灾难。打开燃烧室时不用钥匙而用锤子，结果异物落入燃烧管，因而发生事故。

导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两座口径122毫米的榴弹炮爆裂的原因是，炮弹的引信是用手工的方法在军工厂制作的。

巴托夫同志说，空军和海军部队缺少技术训练班，这也无法促进技术干部提高水平。

巴托夫同志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坦克和通信部队要完全从事战斗训练，而不要被用于从事劳动。这些部队的训练需要大量的时间，离岗参与其他工作，他们会丧失自己的战斗素质。

巴托夫同志最后说：人们可能这样想，他仿佛在自己就要离开时才如此直率和尖锐地提出上述问题。其中许多问题他同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中将、杨成武中将、总政主任谭政上将①会谈时都讲过，在访问各军区时同会晤过的许多将领和军官也都讲过。

部队工作中许多缺点已经被克服或正在被克服。

巴托夫同志说，他是一名军人，具有军人的性格，作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他认为有义务在离开前应坦诚和直率地向罗瑞卿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汇报上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罗瑞卿同志对巴托夫同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他表现出来的坦诚、尖锐和直率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认为巴托夫同志这样的态度和方法是正确的。

罗瑞卿同志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自己也发现，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的变化，必须确定作战的方针和计划等，关于这些问题巴托夫同志今天已经谈论了。这一工作已经开始了。

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国防部根据巴托夫同志1960年3月25日的建议，高度关注中国的国防工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技术装备。将采取措施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的质量。

罗瑞卿同志承认，在组织生产米格-19歼击机的过程中他们犯了错误，走错了路。

苏联政府和苏联专家在组织生产米格-19飞机方面给予了中国巨大的援助。苏联在两年半以前把生产米格-19飞机所需的一切技术资料已交给了中国。彭德怀和黄克诚应当对两年来没有组织生产米格-19飞机负责。机械制造工业部对拖延解决这一问题也有过错。

1960年上半年以来，罗瑞卿同志说，他本人、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都在研究这一问题，由于采取了措施，已经克服了存在的缺点，将很快在中国安排生产米格-19飞机。

---

① 原文如此。张爱萍、杨成武均为上将军衔，谭政则为大将军衔。——编注

这时,罗瑞卿同志补充说,为完全在中国组织生产米格-19飞机,他们尚未从苏联收到关于生产飞机上两个雷达间的塑料垫圈以及生产在高速情况下用于飞机头部的隔热材料等技术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工部在努力自己生产上述缺少的材料。

罗瑞卿同志说,1960年春天,林彪元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关注海军、空军及炮兵所发生的事故和灾难,关注巴托夫同志提出的关于消除这些事故和灾难的建议。罗瑞卿同志同意巴托夫同志的意见,这些事故和灾难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关技术干部的科技水平低,说明违背了使用装备的工作细则和规定。

所有这些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都是教训,现在已经采取了措施,来消除这些缺点。

罗瑞卿同志继续说,他们也觉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团长及团长以下级别的指挥官经常长期脱离自己的部队和连队,这对部队的战斗训练产生了消极影响。最近总参谋部将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并将采取措施消除这一缺点。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问题,以及巴托夫同志关于部队,尤其是特种部队要更多地从事战斗训练,尽可能少地离岗参与副业工作、到农村和工厂劳动的建议,罗瑞卿同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历史条件不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完全从事战斗训练。罗瑞卿同志同意这一点,既然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先是战斗的队伍,所以战斗训练对解放军来说是首要的。但是,他认为,部队在进行战斗训练的同时,也应支援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从事副业生产。在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例如,辽宁省发生了洪水,部队就完全停止战斗训练,并把工作转移到救助灾民方面。特种部队虽然较少参加劳动,但暂时还不可能完全让他们不参加劳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意让部队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副业工作。还要经过一定时间,将可能免去军队的这一义务。这时,罗瑞卿同志引用中国元帅陈毅同志的话说,虽然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比苏联轻松些,因为那时苏联是孤单的,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高速度,需要节约开支,因此,有必要让部队参加劳动。从中国的长远利益来看,这些措施被证明是正确的。

罗瑞卿同志接着说,他同意巴托夫同志的意见,军队党的政治工作应当以提高战斗训练素质和提高指挥员的威信为主。但关于这方面他表示,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政治工作已有这样明确的方针。如有偏离这一方针的倾向,这也不具普遍性,会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

这时罗瑞卿同志补充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军队的政治性质是一样的。两军都是在自己的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这是主要的。他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军队的特性是无关紧要的,特点在于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原则,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完成自己的职责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首长个人负责的制度。

罗瑞卿同志再次对巴托夫同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他尖锐而直率地提出的问题表示感谢。他说,他将把巴托夫同志谈话的全部内容向林彪以及中国所有其他的元帅汇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将非常认真地学习巴托夫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情况贯彻执行。罗瑞卿同志请巴托夫同志不要把他们所作的解释看作是不愿接受他提出的某些建议。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工作中有缺点，他不会把它缩小，也不会掩盖，现在和将来都要尽力克服这些缺点。

罗瑞卿同志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仍落后于苏联军队，尤其在自己的技术装备方面落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技术装备已经过时了。但是，他确信，经过一些时间，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即使比不上苏联军队，他们之间的差距也将大大缩小，这个差距将是不大的。

罗瑞卿同志最后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向苏联军队学习，将来也继续向苏联军队学习。

会谈结束时，双方互祝身体健康，今后在工作中取得成就。

会谈记录：上校安德烈耶夫

РГАНИ，ф. 5，оп. 30，п. 81，д. 335，л. 118－131

№25606

契尔沃年科与沙拉夫会谈纪要：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生活状况

（1960 年 8 月 26 日）

机　密

文本第 3 份

与蒙古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沙拉夫的谈话记录

1960 年 8 月 26 日

今天应沙拉夫的请求，我接见了他。沙拉夫访问了内蒙古，之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他同时也是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他与我交换了访问的印象。

他在内蒙古逗留了十多天，访问了内地的许多地区，并与自治区的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他说，中国人说这里约有 500 万蒙古族人，但他觉得只有 100 多万人。（注：据正式资料报道，1959 年内蒙古的人口已经达到 970 万人，其中蒙古人有 113 万人，汉人有 840 万人，除此以外，还有回族人 7.39 万人，满族人 2.54 万人，朝鲜族人 1.4 万人，达斡尔族人 2.69 万人，索伦族人 0.68 万人，鄂伦春人 0.1 万人。）据沙拉夫观察，这个地区的中国人在民族工作方

面非常认真而灵活。沙拉夫得出的结论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重视蒙古人民千百年遗留下来的民族特点和传统还不够。现今，蒙古族人都参加了公社。谈到内蒙古人民的生活水平时，他说，他们无法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相比。在自治区，汉人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主要集中在靠近中国内省的地区以及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附近的地区，而从首都到靠近蒙古人民共和国地区的中国居民还很少。现在迁移到那些地区的人数开始增多，有些地区大概已经有1万人。最早，他们迁移过去时不带家属，而现在一家老少都迁移去那里的家庭逐步增多。看起来，中国人正在实施同化政策。按当地蒙古族居民的看法，可以从下面事例说明这个问题：蒙古姑娘通常以各种借口迁移到大多数汉族居住的地区。控制教育。沙拉夫认为，在中国全国进行同一个水平的教育将促进更快地提高蒙古族居民的文化水平，因为蒙文的字母仅32个，而汉语要复杂得多，这与汉字的体系有关。但是沙拉夫说，自治区没有提出全面扫盲的任务，很多蒙古族小孩都不上学，甚至大部分青年还没有达到初等教育程度。教育工作很薄弱，上学的条件很艰苦。学校只在夏季开办，学校连课桌都没有，没有应有的教学设施。孩子们坐在破旧教室的地上听课，在自己的膝盖上写字。冬季不上课，因为室内很冷。学校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教学大纲由教师自己制订，教学由教师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

看来，由于中国的物质情况很差，蒙古族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受到了限制。目前一个家庭平均拥有的牛不到两头，羊不到10头，马不到两匹，而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个家庭有100—150头牲畜。沙拉夫听农民说，他们在公社里的公共食堂吃饭，那里没有考虑到蒙古族居民过去形成的习俗和传统。他们很少有肉吃，肉类用蔬菜——卷心菜、土豆，少量的谷物——主要是米和馒头来代替，而蒙古族居民不太习惯吃这些食品，尽管年轻人已经逐步习惯了。因此，这种食物大部分会剩下，而锅中的小块的肉都会被抢吃个光。在内蒙古，蒙古族人肉吃得特别少，而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每年一个家庭可以宰24头牲畜，主要是羊，但也会包括两头牛。

蒙古族人一般在冬季吃很多肉，夏季吃很多奶制品。自治区发放的是奶粉，而他们习惯喝新鲜奶，奶粉从来不当食品吃。

沙拉夫来到一个蒙古包，农民按蒙古人的习俗传统宰了一头羊欢迎他的到来，沙拉夫问一个女农民，平时你们生活中也是这个样子吗？女农民摇头说，只是欢迎贵客才这样做的，她说，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拿到糖和茶叶了，供应的茶叶是劣等的，不是那种蒙古人习惯喝的茶叶，按照布票供应的棉布也很少根据生活条件分发。蒙古人冬天和秋天必须穿暖和的衣服，而夏天则需要穿其他的衣服。因此，一年供应5—8米的棉布是不够的。在谈话中沙拉夫说，在同当局进行的谈话中他提出了如下一种想法：希望能够根据确定的标准定期向蒙古人提供哪怕是像棉布、糖、茶叶这样的货物。对此中国当局解释说，供应的间断是因为交通运输困难，没有公路，桥梁遭到了破坏。

自治区的领导体系主要是这样构成的：在盟和公社必须是这样：第一把手是汉族人，第二位就是蒙古人，或者反过来，但是在大部分地区第一把手是汉族人。当地干部愈来愈轻视蒙文，引起蒙古族居民的埋怨。他们通常都说汉语，当沙拉夫用蒙文与当地农民交谈时，他

们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把他认作为当地干部，不知道他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使。

沙拉夫认为……①，看起来像是在执行一种政策，因为，在一些地方，初级教育是用蒙古语进行的，但是在中学的高年级则是用汉语进行教学。接着沙拉夫说，现在自治区许多蒙古族人要求迁移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过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收到过很多这方面的信件，现今这类信件基本没有了。看来，中国人在信件分类时就把它们扣下而不寄出去。他们渴望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去蒙古人民共和国，主要是受那些已经迁移过去的蒙古人的来信以及他们回来作客时讲述的情况的影响。有些蒙古族人愿意把牲畜和财产留下，只要迁移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就行。沙拉夫认为，现在中国当局正在采取一系列改善条件的措施，同时特别加快了汉人往蒙古族居民较多地区迁移的速度。有些地方正在开垦荒地，但机器不够，劳动力缺乏。

沙拉夫通报说，有两次越境的现象，并赶着牲畜深入了30公里。当蒙古人提出了特别的抗议照会，并向中国人展示了表明边界的地图时，他们说：你的这张地图是从哪里弄来的，毕竟你们是没有自己的地图的，或许，这些地图是苏联给的？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 契尔沃年科(签名)

АВПРФ，ф. 0100，оп. 53，п. 454，д. 9，л. 10－15

№16673

巴托夫致马利诺夫斯基等报告：关于在华苏联军事专家的撤离

(1960年8月28日)

绝　密

呈赫鲁晓夫同志阅

印发苏共中央主席团各成员

马利诺夫斯基(签名)

1960年9月15日

致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同志

陆海军政治总局、大将 Ф. И. 戈利科夫同志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此处一词无法辨认。——编注

总参谋部第十管理局局长、大将安东诺夫同志：

苏联政府关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回民事及军事专家回国的决定受到苏联军事专家组全体成员的拥护，认为这是我方坚决和必要的行动。

接到你们关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撤退人员及技术的指示后，苏联军事专家工作组领导成员和党委立刻阐明苏联政府上述决定的政治意义并采取实际措施做准备工作，遣返我们的人员回国。

7月27日，在北京召开了军事专家各组组长及党组织书记会议，阐明苏联政府决定召回专家的政治意义，并按苏联外交部1960年7月26日关于这问题的指示精神，布置了遣返全体人员工作的具体任务。

7月27—31日，在秦皇岛北戴河疗养院召开了专家及其家属大会，这时大多数专家及其家属都在这里。0029部队、哈尔滨以及其他单位的专家组也举行了会议。苏联专家组全体领导成员以及党的积极分子都参加了对苏联政府决议的解释工作。广泛地同专家及其家属进行集体座谈或个别谈话。

8月7日，根据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在苏联大使馆召开了在北京所有党组织的党员大会，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作了报告。

党员大会非常关注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问题，批评中国同志关于评价当代国际形势、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错误立场。在党员大会上宣读了致苏共中央的信。

客观的事实和我们个人的观察让我们做出结论：中国同志非常不正常地接受苏联政府关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回专家的决定。他们大大地延迟答复我国政府1960年7月16日照会的事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60年7月31日回复照会的内容就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有机会看到了许多事例：当中国领导人伪善地讨好我们的人员时，他们尽量赞扬专家帮助中国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在建设和完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事业中立下的个人功勋。这时，他们有意地避而不谈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设现代工业、在发展科技最重要的领域中给予的巨大和无私的援助。同时，他们企图破坏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政治路线的威信，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我们的人员，甚至使苏联专家对抗苏联政府。

1960年8月4日9时30分，军事专家组长巴托夫大将应邀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党委代理书记O.C.帕拉尼契夫上校应邀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通过同这两个机关的领导同志谈话后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打算把苏联和中国政府的机密文件提出来让军事专家讨论，质疑苏联政府决定的正确性，并越过政府领导诉诸专家。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以最坚决的形式声明：这样的步骤是不容许的，我们坚决要求中国同志不要采取有损我们友谊的行动。

与此同时，即8月4日那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机关的指示，北京市及其他省市的中国领导人，同时向全体专家介绍苏联政府的照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这一问题

的回复照会。当时企图引导专家们讨论上述文件。

非常明显，他们故意用这样不友好的行动让我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不同观点走向对立，力图让苏方人员怀疑苏联政府决定的正确性，寻求苏联专家对这一问题的同情和支持。

我们很高兴地向你们报告，苏联专家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成熟，对马列主义原则的忠诚，在捍卫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历史性决议不受攻击的聪明才智。到处都有我们的人员一致谴责中国同志的不正确行为，并表达自己热烈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召回专家的决定以及苏共关于评价当代国际形势、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政治路线。

在古博列夫、奇尔科夫、涅韦多姆斯基等同志以及其他的一些小组，中国同志企图宣读上述文件并要进行讨论，立即遭到我方人员拒绝。他们发表坚决支持苏联政府这一决定的声明后，拒绝听文件和讨论这些问题。

正如你们所知，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对中方拟在全体苏联专家中讨论和争辩苏中两国照会的企图，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然而，这以后不友好的行动仍时有发生。

例如，今年8月7日，0029部队司令部宴请苏联军事专家，欢送他们即将回国。这时0029部队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和基地政委栗在山少将力图利用宴会来达到反对苏联政府决定和苏共中央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总路线的宣传目的。

栗在山少将在自己的讲话中表扬了我们专家的工作，同时抨击苏共和苏联政府关于召回专家的决定，称这一决定同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是有矛盾的，在国家相互关系中是单方面的、史无前例的，不仅中国人民，而且苏联人民都不明白，为什么苏联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

我们的专家对栗在山少将的反苏攻击感到愤怒，并给他应得的驳斥。

0029设施专家组的一位组长科瓦廖夫中校工程师先对宴请表示感谢，同时声明，政委的讲话对苏联专家来说，是不适当的、不知分寸的，而且是侮辱性的。专家组的党员致函军事专家组长和党委，要求提前撤离0029部队，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继续留下来是极不受欢迎的。结果他们比规定的期限提前撤回了祖国。

栗在山少将过去曾在苏联专家中散发反对列宁的小册子《列宁主义万岁》，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当时就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作了报告，以便他们采取必要的措施。

后来，中国领导人确信，苏联专家一致支持自己的政府，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们的企图，没有得到苏方人员的支持，而是引起了他们对中共领导人和中国政府的不信任。于是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其意图在于缓和局面。此后，中国同志对我方人员的态度普遍开始好转。

在欢送专家回国的各种晚会上，在同中国主管部门和机关领导人的正式和私人谈话中，已没有讨论苏联政府上述决定和苏共政治路线的企图，而是更多地强调中苏两国人民之间

的国际主义友谊,说苏联专家撤离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破坏这一传统友谊。

今年8月25日,巴托夫大将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4个小时会谈(内容将向你们报送)。

人山人海的中国同志在火车站非常热烈地欢送苏联专家。

也应指出,在中国的报刊上不再发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争论文章,稍微更多地强调两种体系和平共处的思想以及全面彻底裁军的必要性。但是,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给予的无私和巨大的援助仍显得微不足道。

据我们所知,在口头宣传方面仍像过去一样,散布同各兄弟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和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决议相对立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的观点。

在同苏联专家多次的正式会晤和私人谈论中,中国同志过去表示过,现在仍表示非常忧虑和担心,因为他们失去了所需要的高科技援助。许多人公开说,没有苏联的援助是不行的。这时他们充满信心地希望,苏联军事专家能很快回到中国工作。因此,已经建立的安置专家的基地不仅没有撤销,反而在继续改善:在西直门饭店和苏联军事专家招待所,正在修建餐厅,修缮住房,保留国防部、各军兵种、中央主管局和机关的服务人员及译员,图书馆增添苏联的专业和政治类图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军事专家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全体人员及其家属,其中包括管理部门和党委,共计520人遣返回国。根据你们的指示,将有实际价值的书籍和秘密文件送到苏联国防部,其余书籍和文件按规定程序就地销毁。党委及所有党组织的财产送到苏联国防部档案总馆;电影放映设备、无线电中心站、政治和文艺图书及唱片等政治教育资产转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拉特(PAT)无线电台、吉姆牌汽车、乐器、无线电收音机及其他一些财产运往远东军区。

人员及物资的撤离是有组织地进行的,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并且得到了中国同志的积极帮助。

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苏联军事专家组长、大将

巴托夫(盖章)

党委书记、上校

休特金

1960年8月28日

第410号

АВПРФ, ф. 5, оп. 30, п. 81, д. 335, л. 109 - 117

№03974

契尔沃年科与彭真会谈纪要：中共同意派代表团赴莫斯科

（1960年9月3日）

摘自C.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0年9月9日
第436号

绝　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的谈话记录

1960年9月3日

今天11点30分我应邀去中共中央，彭真向我递交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两封信，注明日期为9月2日。信中中共中央同意，为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起草文件的委员会于9月29日至30日在莫斯科集中，也同意苏共和中共代表团会前在莫斯科事先会见，并告知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彭真等10人组成，将于9月15—17日抵达莫斯科（信的内容已于9月3日电告莫斯科，原件已随大使馆9月__日的第__号信件发出了）。听完信的译文后，我向他表示感谢，并说我将立即把此事报告苏共中央。我还指出（指的是第二封信——关于苏共和中共代表团的会见），我个人同意我们两党之间团结一致和解决现存问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看法。

彭真说对信的内容已经没有什么补充了，他强调指出，我们两党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我们相互关系中存在的争议虽然只是局部的，形象地说，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但这些问题都带有原则性，涉及的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次要的，而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此不论中共还是苏共，都应当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实事求是地对待并解决分歧。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我们相信，分歧能够得到解决。牢固的友谊把我们连接在一起。这不是同某个资产阶级国家暂时的友谊或者临时的联盟。这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两个伟大的党、工人运动的两个先锋队之间的友谊。彭真最后说，因此我们相信，这些问题一定会解决，中共中央的信函本身就说明这一点。

彭真说，与此同时，我们两党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我们的全部政治活动和实践活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我们希望，为了我们两党的统一和团结，为了我们两党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

共同斗争,两党代表团的会见是富有成果的,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彭真指出,这是我们共同的希望)。接着,我同意说我们的友谊不是出于某种战术的考虑,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正如中共中央信中所正确指出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这是克服有争议问题的决定性的条件。

彭真对此表示同意。

在会谈结束时,我代表H.A.毛希丁诺夫[①]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对中共中央和彭真同志在代表团赴越途中中国给予的关注表示感谢。

彭真说,在代表逗留的城市——北京、武汉、广州,中国同志都非常高兴地会见了他们,他请求转告以毛希丁诺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欢迎他们从越南回国途中再到中国一些城市进行访问。

会谈是在心平气和的良好气氛中进行的。参加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和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以及大使馆参赞И.И.萨福隆诺夫。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签名)

ЦХСД, ф.5, оп.49, д.327, л.215–217

№03971

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情报资料:中共与兄弟党的联系

(1960年9月10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60年9月10日

第446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兄弟党的联系(1958—1960年)

(情报资料)

从中共领导人的国内政策和对当代国际形势一系列问题的特殊观点的角度来看,中共

① H.A.毛希丁诺夫,时任苏共乌兹别克中央第一书记。——编注

与其他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系，对中共领导及其代表人物所从事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从1958年末起，中共急剧地加强了自己同兄弟党的联系。这种加强活动的必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因为中国人民目前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面临着巨大的任务，对中共来说，了解兄弟党对它采取的措施的态度和得到他们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但是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事件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扩大国际联系用于推广自己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观点相矛盾的特殊观点，以很不正当的方式把一部分兄弟党吸引到自己一边，以便排挤苏共并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

本情报资料主要关注的就是这方面的问题，此外，这里没有涉及中共与苏共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个问题在大使馆的其他文件中已有所述。本资料的叙述从1958年开始，因为正是这时中共中央开始加强宣传自己的观点，并将这些观点强加给其他兄弟党。

1958年以前中共与各兄弟党的关系基本上没有一贯性，仅限于或者派中共代表团参加党的代表大会，或者给这些代表大会拍发贺电。据已公布的资料，1958年只邀请了以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维美徐为首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访华。代表团在中国待的时间不长(1958年2月)，受到刘少奇的接见。1958年中共派了以董必武为首的党的代表团，在5—6月参加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党的代表大会。中共中央给澳大利亚、日本、乌拉圭、智利、哥伦比亚等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拍了贺电。董必武的讲话和这一时期的贺电没有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对内对外政策原则背道而驰的论点。

中共与各兄弟党关系人所共知的转折是在1958年年底。苏共对人民公社、对放弃物质利益原则的理论“根据”等保持沉默的态度，此时这个问题逐渐明朗了。这一事实可能提醒了中国，他们的一切有关追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新举措得不到其他兄弟党的支持——他们密切注视着苏共的观点，因为苏共有多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保证这一建设国际政治条件的丰富经验。

因此，1958年以来中国同志首先关注的是做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工作。这一时期邀请访华的是大量来自这些国家的代表团，而且代表团的性质也是各式各样的。中共对他们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向他们介绍人民公社，小高炉炼钢等。

到了1959年，党的代表团的数量急剧增加。这时在中共对兄弟党的工作中，如专门邀请兄弟党代表团来华访问，两党就这些问题或那些问题发表联合声明这种形式，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第一批这样的代表团有越南劳动党、印度共产党、印尼共产党和12个拉丁美洲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团，他们是参加了苏共二十一大后应中共之邀从莫斯科来到中国的。此外，1959年上半年中国还邀请了日本(2—3月)、意大利(4月)、匈牙利(4月底至5月)、阿尔巴尼亚(4—5月)、波兰(4月底至5月)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同日本和意大利代表团分别于3月6日和4月19日签署了联合声明。这些代表团都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的接见。为他们组织了长时间的经过精心安排的国内旅游。中国同志为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大典的兄弟党代表团做了大量工作。节后这些代表团(大家知道，苏共代表团除外)访问了中国各地，参观期间首先向他们介绍了人民公社的情况。

根据兄弟党一些代表人物回国后发表的谈话以及中共与意共1959年4月19日的联合声明和中共与日共1959年10月20日签署的第二次联合声明判断,在同这些代表团会谈期间,照例讨论了中国对内政策的原则,而且主要关注的是人民公社。这里应当指出,在共同声明中竭力把两党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意见确定下来,中国同志追求的目标是把某些党支持他们在建立人民公社方面采取的措施的文件证明拿到手。在上述中共与意共的联合声明中,双方代表团指出,“中国的人民公社是把农业、工业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实现政社合一,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这也是提供了一个中国人民公社的定义。

应当指出,中国同志对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和兄弟党代表团在介绍人民公社各方面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表现在某些党的代表人物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赞许的言论。比如,伊斯特万·道比(匈牙利)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庄严的大会上强调说:“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显示了出色的成就,群众对人民公社深信不疑。它一定会把社会主义的发展推向前进。”印尼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印尼共产党第二副主席约多把公社叫做共产主义的萌芽。(1959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法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罗歇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的庆祝活动之后,在巴黎发表演说时,特别指出中国实行大跃进后的巨大成就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基层单位的人民公社的巨大成就(引自1959年11月2日《人民日报》)。胡志明、金日成、萨瓦茨基(波兰)、冈萨雷斯(智利)、马里内略(古巴)、萨特(厄瓜多尔)诸同志也程度不等地对人民公社作了肯定。

与此同时,对许多兄弟党的代表人物关于人民公社的言论加以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同志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成功地使兄弟党的代表人物相信他们关于人民公社的理论原则是正确的,他们说人民公社是社会最基层的基础,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最好的、几乎是万能的组织形式等。比如,诺沃提尼同志(捷克斯洛伐克)、马杰尔同志(民主德国)在北京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的大会上的演说中,蒙古人民共和国大呼拉尔代表团长贾尔卡赛汗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指出,人民公社不符合中国的具体条件,公社只是解决中国农民转入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道路问题的一种形式。

中共代表团与兄弟党代表团会见时也涉及当前国际形势问题,同时在1959年初中国同志就试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在文件中把自己关于国际政治方面某些问题的观点确定下来。中共和日共签发的上述两个共同声明在这方面是有代表性的。由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和宫本显治于1959年3月,也就是苏共二十一大之后不久签署和专门论述当前国际形势的声明中,只顺便提到H.C.赫鲁晓夫同志关于建立远东和太平洋无核区的建议,对于代表大会重要的理论结论,关于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斗争只字未提。在第二个声明,即10月声明中承认“社会主义阵营是任何帝国主义联合力量也破坏不了的强大的和平堡垒”。声明支持苏联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停止冷战,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建议以及它提出的全面裁军的建议。

两个公报发表的时间相隔8个月，在其中一些问题的提法上的三种区别可以说明，在第一种情况下，正如我们认为的，中共领导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说服日本同志站到自己一边。这个结论可以从一个月以后，即1959年4月，中共和意共联合声明中确定了与苏共二十一大结论一致的原则得到证实。

1959年中共中央还向苏共二十一大(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3月)、英国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3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12月)派了代表团。向墨西哥、玻利维亚、瑞士、法国、印尼、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发了贺电。

1960年过去的几个月的特点是，中共继续加强与兄弟党的联系，即邀请兄弟党的代表团。根据已发表的资料，在这段时间到中国来访的有古巴共产党代表团(4—5月)和匈牙利工人党代表团(7月)。5月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偕夫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讨论了两党之间的一些问题(6月)。根据大使馆现有资料，除这些代表团外，还有22个秘密访华后途经苏联回国的共产党代表团。(其中有13个拉丁美洲国家，比利时、意大利、加拿大、美国、瑞典、法国、伊朗、英国、澳大利亚诸国的代表团。)

来华各国共产党代表，是以各种各样的身份来的，有议会代表团、文化代表团、工会代表团、青年代表团等。

中共代表团出席了意大利共产党(2月)、新西兰和芬兰共产党(4月)、古巴人民社会党(8月)、越南劳动党(9月)的代表大会。以薄一波为团长的代表团去了波兰。

今年各党的关系中还有许多新的特殊因素。在中共领导人同一些代表团的会谈中，中共代表在兄弟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赋予国际政治问题和宣传这方面的特殊观点已越来越占重要的地位。同时，如果1960年5月以前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中对这些观点还没有概括的说法，中共领导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观点的态度，更多地表现为对这些党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避而不谈，那么在列宁诞辰90周年前夕，发表了那些人所共知的材料之后，特别是巴黎会议失败之后，这些观点不仅在秘密会谈中(例如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会谈)，而且在中国同志的公开讲话中(如彭真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刘长胜在世界工联总理事会例会上的讲话)都得到鲜明的表现。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国同志遭到失败。他们的特殊观点没有得到所有与会的兄弟党代表团的支持，但在会议以后他们仍然继续宣传自己的观点。如在古巴人民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伍修权不容争辩的讲话提纲认为"帝国主义本性丝毫没有改变"，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和备战，因此全世界人民仍然处于美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的严重威胁之下。中共代表团团长李富春在给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从中共领导的宣传提纲"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寿命已屈指可数"出发，号召建立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作为粉碎战争和侵略政策及保卫世界和平的主要条件。但是这两个讲话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已经做出并在莫斯科宣言中得到确定的结论——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当代消灭战争的可能性等——避而不谈。李富春的讲

话引用了列宁的话:"资产阶级策略上的转折,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猖狂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见《列宁全集》第 16 卷第 350 页。)这一点很引人注目,他采取中共领导惯用的影射手法。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同志的观点实质上没有改变,而回避同兄弟党有分歧的某些问题,证明他们不愿意在今年 11 月份的共产党会议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

中共领导极力要求兄弟党承认他们对国际形势发展的观点,还表现在他们试图在同别的国家正式缔结的文件中反映自己的观点。例如,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今年 5 月访问蒙古期间坚持说服蒙古同志在共同声明的内容中写上中共关于国际政治的方针。这一点遭到了蒙古同志的坚决拒绝(见 A. M. 马卢欣与托伊夫 1960 年 8 月 16 日的会谈记录,第 404 号)。

为了让众多兄弟党站到自己一边,中共不惜采用欺骗手段,歪曲这样或那样一些原理,玩弄两面手法,公开说一套,暗地里做的又是一套。可以举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 1960 年 6 月访华期间发生的事件作为例证。刘少奇在招待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会上的讲话稿事先并未让代表团看过(只是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贝利绍娃一再坚持下才把讲话稿交给她看)。这个讲话稿中有这样的话,"在北京同阿尔巴尼亚代表的会谈中,双方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完全一致",虽然中国同志在招待会前,在同阿尔巴尼亚同志激烈的会谈中知道,并不存在这种一致(苏达利科夫与阿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贝利绍娃 1960 年 6 月 6 日的会谈记录,第 381 号)。在贝利绍娃的要求下,才把刘少奇讲话稿中的这句话删去,但当时他们的明显用意是想在报刊上发表这句话,使其成为阿尔巴尼亚同志与中共领导观点"一致"的一种官方证明。7 月 2 日,也就是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共领导的观点遭到一致批判,而苏共和其他党再次就当前局势的某些原则问题清楚而明确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之后,在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会谈中,刘少奇公然歪曲苏共的观点。他曾向匈牙利代表团声明,苏共持反对一切战争,包括正义战争的观点,苏共只承认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道路等(1960 年 7 月 4—5 日马卢欣与匈牙利临时代办西格蒂的会谈记录,第 337 号)。这一点不能不引起匈牙利同志的义愤。

为了求得别人承认自己的观点,中共领导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方式,企图把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对立起来,背着苏共讨论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中共要把这些问题提到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例会上去讨论的企图以及中共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表现。

有鉴于此,在分析中共与兄弟党的相互关系时,我们认为中共领导必然要选择出几个党来做他们的工作,以引起大家对中共的注意。列举中共代表团的访问和邀请兄弟党代表团访华表明,最近两年来中共领导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和波兰的党。这些党的代表团应邀访华比其他党的代表团要频繁得多。毛泽东、刘少奇照例要接见他们。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同志在为自己物色同盟者,希望这些党因为某些原因比其他党更快地站到自己一边。例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书记贝利绍娃于今年 6 月作为阿议会代表团成员访问过中国。她说:"我认为,中国人可能寄

希望于我们没有经验，想利用阿劳动党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斗争中坚定的立场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达利科夫与贝利绍娃 1960 年 6 月 6 日的会谈记录)

中共领导人显然企图让阿尔巴尼亚同志站到自己一边，在同他们会谈时直截了当地说，苏共在对待南斯拉夫人方面前后的表现不一致。可以认为，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和夫人被邀于今年 5—6 月对中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受到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极其热情的接待不是偶然的。显然，中共领导注意到丹麦共产党在匈牙利事件前后观点不一致。

从 1959 年下半年开始，中共领导特别重视加强同拉丁美洲国家共产党的联系。仅在 1959 年，这一地区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就两度访华(如上所述，邀请了参加苏共二十一大的 12 个国家的代表团，10 月又邀请了 14 个共产党的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 10 周年的庆祝活动，也就是说，几乎邀请了拉丁美洲所有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团)。对古巴人民社会党的代表特别关注。除党的代表团于 3 月和 10 月两度访华外，党的主席马里内略(1959 年 5—6 月)，总书记布兰斯·罗加(1960 年 4—5 月)也访问了中国。代表团在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访问，同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进行了会见和会谈。1960 年秘密访华的前述 22 个共产党的代表团中，有 12 个代表团是拉丁美洲的。

中共加强同兄弟党的联系是在扩大同这一地区各国联系这个总背景下进行的，被邀请访华的有议会代表团、工会代表团、文化代表团、青年代表团等。毫无疑问，中国同志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不久前才摆脱殖民主义枷锁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国家，一定能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舆论界找到对自己观点的理解和对自己对内对外政策措施的支持，因为这些国家至今还处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即 11 月在莫斯科即将举行的会议上，中共领导将在拉丁美洲国家的共产党代表人物那里寻求对自己观点的支持。

在同拉丁美洲国家各种代表团，包括共产党代表团会谈时以及中共代表在这些党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都提出一个思想，即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有着共同的命运，中国准备支援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例如伍修权在古巴人民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说：“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把我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反对帝国主义共同斗争中新巩固起来的两国人民的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1960 年 8 月 21 日《人民日报》)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一些画家经常描绘毛泽东在亚非拉人民的代表之中(《中国建设》英文版 1960 年第 8 期)。用 11 种外文出版的《中国》画报 1960 年第 11 期上在“团结，斗争，战胜帝国主义”的标题下，发表了毛泽东会见亚非拉代表团时的讲话，刊登了毛泽东同代表团成员在一起的照片。中国同志用这些办法试图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即中国非常关心这些国家，把毛泽东说成各国人民，首先是亚非拉人民的领袖。

可能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共产党代表人物的工作，在北京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党校，供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学习(见 И. И. 萨福隆诺夫 1960 年 8 月 31 日同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吉布桑的会谈纪要以及孔德拉季耶夫 1960 年 7 月 18 日同中国驻苏大使馆一等秘书龚丹的会谈记录，第 537 号)，基本上是拉丁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共产党员。这个学校的学习

都用学员的母语进行,正如吉布桑所指出的,学习是根据中共与这些国家共产党所定的协议实施的。很难说,在这个学校学习的共产党员怎样对待这里的教学工作和所学的课目,因为同大使馆工作人员会谈时,他们都回避说明这些问题。但是可以推测,在学习过程中他们定会有不少问题,特别是关于苏联和苏共的观点。在学习6—9个月以后,许多代表来找我们,请求让他们在苏联待一两个星期,这不是偶然的。最近一个时期向我们提出此种要求的有巴西、玻利维亚、巴拿马、危地马拉、厄瓜多尔、智利、哥伦比亚、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代表。除了要熟悉苏联情况外,代表团还对弄清苏联对当代一些问题的观点很感兴趣。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有趣的是关于这所学校的消息充斥资产阶级报刊的版面,他们围绕这个问题做了各种臆测。例如,在今年7月17日的香港《南华早报》写道,日本共产党部分机关中大约有300名领导干部在北京这所专门学校受过培训。这里用不同于俄罗斯的精神对他们进行教育,也就是"在适当时机进行挑拨和制造混乱"。用这个报纸的话说:"在俄罗斯和中国学习过的日共领导人的行为方式的区别,就像俄罗斯和中国的行为方式的区别。"

其次,1960年中共与兄弟党的相互关系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特点。最明显的就是中共领导从狭隘的民族主义意向出发,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企图在由于首脑会议中断引起的国际紧张局势尖锐化时刻,也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和所有兄弟党比任何时候都应当团结一致的时刻,离间苏共与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只有中共领导的民族主义观点可以解释这样的事实,今年6月世界工联总理事会在北京举行的第九次例会上,中国代表顽固地拒绝在决议中写上例会赞赏总理事会提出的报告(中方不同意报告的论点),虽然法国、意大利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声明,如果决议中没有这样的话,会有损于这些国家共产党加强同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团结工作。

如果1959年同兄弟党代表会见时指出苏联的成就,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七年计划对于同资本主义和平竞赛中获胜的意义,苏联人民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援助,那么在最近提到苏联和它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首脑的作用纯粹是形式主义,有时根本不提这些问题。相反,中国同志在各种讲话中却过分地颂扬自己的成绩。

最近一个时期中共发出的贺电和祝词中,中国领导人提出一个思想,即这个或那个民族取得的成就是由于自己努力的结果。他们用沉默来应付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巨大的国际主义援助的意义。例如,中共代表团团长李富春在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冗长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越南劳动党一切胜利的取得都是靠越南人民自己的努力。他说:"越南在抗战中的胜利表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一个已经觉醒和团结起来的被压迫民族是完全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和保卫自己的民族独立的。"(1960年9月7日《人民日报》)但他只字未提苏联人民战胜法西斯对越南人民的独立事业的作用,苏联在越南停战中的作用,苏联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援助。

在中共领导人促使其他党的领导人站到自己一边采取的手段中,可以提到的还有尽量对某些访华的党的领导人表示无微不至的关怀。例如,中国同志邀请澳大利亚、美国、丹麦、以色列等国共产党领导人到中国疗养。他们也想邀请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但后者识破

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婉言谢绝了（见马卢欣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托伊夫1960年8月20日的会谈记录，第405号）。

据今年访问过我大使馆的某些共产党领导人的叙述，在长期疗养期间，对他们做细致的工作，介绍国内情况，也不排除让他们了解中共领导在当代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在谈到他们特别关心某些党的代表团时，应当指出，假若某一代表团由于某种原因不同意中国人的意见，那对他们的态度就有所改变。例如中共领导送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时态度冷淡就十分明显，其规格之低，同会见时的规格很不相符，据匈牙利同志说，这是由于他们不同意中国人的意见（见1960年7月4日和5日马卢欣同西盖蒂的会谈记录，第381号）。

说到中国同兄弟党的关系，还应当着重叙述下面这样的事情。中共领导在兄弟党内散布自己的观点，并用各种手段把这些观点传达到各兄弟党，诸如会谈，在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大量散发《列宁主义万岁》小册子，在国外发行的中国杂志上发表论述自己观点的文章。同时又对中国人民和中共党员隐瞒苏联和其他兄弟党关于当代一些问题的观点。

大使馆已经报告了中国报刊上关于H.C.赫鲁晓夫对美国、亚洲一些国家、法国和澳大利亚进行访问，关于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的观点狭隘而又片面的说明。其次，对乔治乌-德治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作了简短而又歪曲的报道，对H.C.赫鲁晓夫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报道也很简略。不仅在公开报刊上，而且在供高级干部阅读的新华社《参考消息》上对各兄弟党专门讨论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问题的中央全会，未作任何报道。

可以说，这种立场是故意向中国人民和中共党员隐瞒兄弟党的观点。如果1956年的中国报刊，包括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版面，借口人民群众自己能够认清真理在谁一边，用来发表右派分子言论，如果在苏联专家回国前夕以同样的借口向他们宣读苏联和中国政府的秘密照会，那么现在完全隐瞒和片面歪曲兄弟党的观点，说明中共领导害怕向全党说出自己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兄弟党关于当代一些问题的原则立场相矛盾的观点。

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扩大与兄弟党的联系，被中共领导人用来向兄弟党推广和宣传自己的对内政策和在当前国际形势问题上的特殊观点。中国同志这时并没有停留在使用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格格不入的方法上。中国领导人自称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李富春在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0年9月7日《人民日报》），说自己始终一贯“遵守莫斯科宣言”（1960年6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而在解决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分歧中则坚持宗派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

中共领导背着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行为，对这些党不公正的批评，诬蔑苏共和其他党为机会主义（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在世界工联总理事会第九次例会上，不同意许多欧洲国家罗马会议的决议，说它是个机会主义性质的决议），无助于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从而是对莫斯科宣言的破坏，宣言中写道：“在目前情况下，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各

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团结和兄弟合作……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之间以及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是为生活所考验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各国间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完全可以在严格遵守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加以解决。”

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领导人的做法和立场的一致批评表明，中国领导人的观点、方法没有得到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支持，包括中共领导试图施加一定影响的党的支持。但是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继续那种方法(7 月 2 日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会谈、在古巴人民社会党和越南劳动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说明，中共领导并没有吸取必要的教训和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继续在同兄弟党的相互关系中推行狭隘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三等秘书
吉列耶夫(签名)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327, л. 218 - 233

№03973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关于中苏两党将在莫斯科的会谈

(1960 年 9 月 12 日)

摘自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0 年 10 月 18 日
第 503 号

绝　密
文本第 2 份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会谈记录

1960 年 9 月 12 日

根据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提议，今天 10 点 30 分我会见了他。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

在互致问候和短时间的一般性谈话之后，邓小平宣布说，他请我来，是要面交中共中央对

今年6月21日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苏共中央转给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的情况通报的回信。这时邓小平通过翻译宣读了注明日期为196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的送件函。然后他把回信的中文原件和这个文件的俄文译稿(共143页)交给我，并强调说，他们认为中文文本是正式的，因为俄文译稿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他说他转交的这份文件也是对苏共中央今年8月13日信函的答复，因而中共中央将不再单独寄信答复苏共中央上述信件。邓小平接着说，这个文件的中文复印件和俄文译件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晓在莫斯科转交苏共中央。

我问，可否认为文件今天在莫斯科已经递交或将要递交，对于我的这个问题中国同志未作准确的答复，只是说已经做好了递交文件的准备，其余的一切就取决于一些技术原因(飞机起飞的时间等)。

我说，我立即把送达的文件转交苏共中央。

在这次简短的会谈中，邓小平说，这将是他第四次访问莫斯科。他第一次去莫斯科是作为中共参加苏共二十大代表团成员，接着去莫斯科是由于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还参与了兄弟党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工作。

我指出在后两种情况下，他参与讨论的是兄弟党生活中发生的尖锐而严重的事件。邓小平说，问题显然是在尖锐化后才提出讨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怕辩论，否则应当把它“扔进垃圾箱”，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战斗中和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得到巩固的。邓小平这番话指的是在目前条件下达到我们两党之间相互理解，特别是为了苏共和中共代表团9月间将要举行的会晤期间取得良好的结果，不应当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1957年起草莫斯科宣言过程中，在编委会里M.A.苏斯洛夫领导的苏联小组的同志和他(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同志之间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完全开诚布公、密切合作的。但现在我们两党之间产生了分歧。为了消除分歧，应当明确而清楚地把所有问题都摆出来。我们两党的行为最终要由三个主裁判来评判——一个是群众，另一个是共产党，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会弄清事情真相。第三个是时间，历史将会做出最后结论。他接着说，历史事件的发展既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某些集团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某些党的意志为转移。历史当然会对任何观点做出结论——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实际。因此我们两党应在十分坦率的情况下交换意见。他最后说，我不可能介绍我们复信的内容，因为它比要答复的苏共中央文件长得多，他强调说，但我们已努力尽可能详细而清楚地阐明自己的观点。

我说，文件的篇幅长短不能成为我们坦率讨论一些有争论的问题的障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较大的努力。希望两党即使通过争论和辩论能够达到相互谅解。接着就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莫斯科问题交换了一些实际的意见。

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И.И.萨福隆诺夫和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和赵仲元。

注：收到的文件已于今年9月13日以外交邮件由图-104飞机送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契尔沃年科(签名)

手写批注：

该资料大使馆已通过电报方式发送过。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60 年 11 月 29 日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327, л. 255－257

№03975

图加里诺夫的报告：中苏关系影响到对待大使的态度

(1960 年 9 月 14 日)

绝 密

文本第 1 份

1960 年 9 月 15 日

第 0722/ДВ 号

关于对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和苏联驻北京大使的态度问题

1960 年 8 月 5 日外交部长陈毅在同契尔沃年科大使的会谈中宣称，中共和苏共之间最近一个时期形成的不很正常的关系，影响到莫斯科对中国大使馆的态度。陈毅在说明情况时指出，苏联驻中国大使有机会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几个副总理和部长会晤，而中国驻苏联大使却没有这种机会。他最多只能受到外交部副部长的接见，而通常接见的只是外交部的司长或副司长。

陈毅的上述声明不符合实际。苏联外交部不知道 1959 年到 1960 年期间有这样的事：刘晓大使没有受到他要求会见的人的会见。接见刘晓的总是外交部部长或副部长(如果他要求这样做的话)。1960 年 1 月 1 日刘晓在同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会谈中确认，大使馆提出的问题都能很快得到答复。刘晓大使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没有主动提出要求同苏联国家领导人会见。

1959 年 11 月 5 日递交了国书的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过了 4 个月，即 1960 年 3 月 7 日，毛泽东才接见他，虽然这位大使抵达北京后立即通报了他想拜访的中国领导人，首先是毛泽东。应当指出，毛泽东在接见契尔沃年科同志时对他说，他一知道苏联大使请求会见这事以

后，就立即同意与他会见。

此后苏联大使不止一次地请求会见毛泽东，以便完成中央的委托，但中国同志通常总是回答说毛泽东不在北京或者有病。

1960 年 1 月 10 日苏联大使要求会见毛泽东，向他转交苏共中央关于裁军的信。苏联大使被告知，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在上海开会，接见他的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

1960 年 1 月 24 日苏联大使受中央委托要向毛泽东转交苏共中央拟召开华沙条约国会议的一封信，也没有得到同毛泽东会见的机会。苏联大使被告知，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在国内视察，由伍修权接见他。

1960 年 5 月 16 日苏联大使找中共中央要求弄清会见毛泽东的可能性，并向他转交苏共中央关于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的一封信。中国同志回答说，毛泽东和刘少奇不在北京，毛泽东请他把这封信交给中共总书记、政治局委员邓小平。

1960 年 7 月 2 日契尔沃年科同志找中共中央要求会见陆定一。7 月 5 日答复大使说陆定一不在北京，并委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子意接见他(张子意同大使馆参赞苏达利科夫举行了会谈)。

1960 年 8 月 8 日苏联大使找中共中央要求会见毛泽东，以便递交苏共中央关于成立文件起草委员会的信的文本，这个文件的草稿拟在 1960 年 11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讨论通过。中国同志两天没有答复。8 月 10 日契尔沃年科又向中共中央提醒这一要求。8 月 11 日中共中央通知说，毛泽东委托外交部部长陈毅接见大使。

1960 年 9 月 5 日苏联大使请周恩来或他的副手参加招待会，以便转交苏共中央关于协调社会主义国家不在西柏林散布与联邦德国的经贸协定的影响方面保持一致的一封信。苏联大使得到的答复说，周恩来正忙于其他事，大使将受到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的接见。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 图加里诺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

在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的要求下，外交部根据苏联驻北京大使的电报做出了情况说明。除了情况说明提到的事情，苏共中央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刘晓同志的请求，在 1960 年接见过他几次。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①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332, л. 247 - 249

① 此处手写日期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10279

苏共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会谈记录(摘录[①])

(1960 年 9 月 17—20 日)

苏共代表团：苏斯洛夫(团长)、科兹洛夫、库西宁、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康斯坦丁诺夫、格里申、契尔沃年科

中共代表团：邓小平(团长)、彭真、陈伯达、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廖承志、伍修权、刘晓

第一次会谈

(1960 年 9 月 17 日 13—15 时)

会谈结束时，邓小平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打算如何对待苏中友好？……只有等这一关键问题包含的各种事实得以澄清之后，才能弄清楚如何来消弭我们之间的分歧……

第二次会谈

(1960 年 9 月 19 日)

科兹洛夫同志首先解释说，我们一向认为，在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应当发展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适应的真正的友好关系……

接下来，科兹洛夫同志谈到，至于两党之间已经长期存在的一些严重分歧，中国同志的信中把其原因归结为苏联与波兰的关系以及 1956 年秋季的匈牙利事件。其实，这些问题早就在苏共中央同波兰党中央以及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获得了解决。对于 1956 年秋季的一系列事件，我们之间早已达成一致的评价。

我们不否认中国同志在那个时候的确给过我们一些建议，但是那些建议跟现今中国同志来信中所提到的内容全然不同。科兹洛夫同志反驳了中国同志的说法，随即问道：你们为何想要重新提起 1956 年的波匈事件？我们以为，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就如何评价这些事件释疑解惑。然而有一点可以确信，就是这种质疑只会煽动波、匈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损害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同波兰、匈牙利两国之间兄弟般的密切关系。

---

① 该档案出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档案馆，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发表了英译文(*CWIHP Bulletin*, Issue 10, March 1998, pp. 172 - 173)。尽管未找到俄国档案馆的原始文件，但因其重要性，这里还是将这份档案编入了档案集。删节号为英文原文所有。——编注

第三次会谈

(1960年9月20日)

邓小平接着指出：我们对如下事实深感不解：在同赫鲁晓夫同志和苏联其他几位领导人会谈之后，胡志明同志于回国途中曾在北京短暂停留，他提到如下消息：赫鲁晓夫在同他及其他越南同志谈话时声称，中国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整修成吉思汗的陵墓，这使人嗅到"黄祸"的味道。成吉思汗缔造他的大帝国时曾波及三个国家：蒙古、我们的自治领土和(现在的)布里亚特苏维埃。但是你们那里却通常以为，在成吉思汗的征服中首当其冲受到伤害是欧洲人民，其实中国人民才是受害最深的。

波诺马廖夫：应当做的是拆毁其墓地，而不是去颂扬他。

波斯佩洛夫：许多民族都曾因成吉思汗的征服而受过伤害，中国为什么还要把他作为正面人物加以颂扬？

彭真：是蒙古人想要恢复他们祖先的墓地，我们怎么能够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就比如说你们吧，你们也崇拜彼得大帝。你们也曾打算在旅顺港为三位俄国将领——库罗帕特金、阿列克谢耶夫和马卡罗夫——修建一个纪念碑，他们也都曾侵略过中国。

波斯佩洛夫：库罗帕特金和阿列克谢耶夫的纪念碑绝不可能修建，只会修建马卡罗夫的纪念碑。因为库罗帕特金和阿列克谢耶夫都曾背叛过俄国的事业。

彭真：现在我们来谈谈朝鲜战争的问题。

接下来的谈话反复提及6月22日同赫鲁晓夫的会谈，意图在于否认毛泽东有过任何过错。据说毛泽东在朝鲜战争一开始就曾声明："由于苏联不适于派出军队保护北朝鲜，一旦敌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将准备派遣中国志愿军为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而战。"

在进一步讨论过这个问题后，邓小平宣称：尽管我们并不怀疑你们总的来说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上的，但是在解释过所有这些事实之后，我们想要苏联同志反思的是，他们在对待敌人和对待盟友时所有这些做过的事情到底是不是妥当。

波诺马廖夫：可是给我们的印象是，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好像是在支持美帝国主义。

邓小平：那为什么赫鲁晓夫同志讲话时那么尊崇艾森豪威尔？

苏斯洛夫：不能将涉及原则的问题同斗争的手段混为一谈。

邓小平：苏斯洛夫同志，不要轻率地下这种结论。你没有听过(赫鲁晓夫)其他的谈话。这里缺乏相互尊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会谈很难再进行下去。不过，我们想问问你，假如遇到困难时，你究竟指望谁的帮助，是艾森豪威尔呢，抑或是尼赫鲁这类人，还是指望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兄弟？

科兹洛夫：对我们而言，这类问题并不存在。

邓小平：我倒是希望真的不存在这类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令人关注。

科兹洛夫：那是你们自己想要削弱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你们自己硬要往这个问题上拉。我们一再声明这类问题不存在，可是你们却坚持说存在这类问题。我们以我国和我国人民

的名义宣布说,一旦你们遭受侵略,我们将会动用(我们所具备的)一切力量保卫你们,可是你们却总是怀疑这些话。

邓小平:我要求你把你们的行动同你们最近的言论一致起来。

苏斯洛夫:这种说法是对我们的攻击。

邓小平:我以我们党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名义,并凭着充分的责任感宣布:无论形势怎样变化,无论中国人民遭受怎样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党在任何艰难条件下,都会站在社会主义阵营这一边。

苏斯洛夫:当1955年民主德国遭遇困难形势时,我们不就是这么做的吗?[①] 当我们对匈牙利的反革命活动给以打击的时候,我们不就承担起了全部的责任吗?

邓小平:但是在中印边界冲突过程中,你们却没有那么做。

苏斯洛夫:然而那时你们并未受到过侵略者的威胁。

邓小平:你们单方面从中国撤回了你们的专家,你们把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延伸到国与国的关系中,而且我也不同意你所谓的印度对中国不构成威胁的话。你们曾宣称说,你们会在中印冲突问题上保持中立。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的印度发生冲突时,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居然能够维持一种中立的立场,这在我们看来倒是很新鲜。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邓小平谈到了中苏两国之间存在过的那些分歧,其中包括1955年2月4日远东军区就共同防空最高指挥权的谈判以及1955年9月27日中苏两国军区就防空问题的谈判。彭真再一次详尽地解释了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邓小平总结说:众所周知那是一项特别不公平的条约,根据这项条约,中国竟然无权准许第三国代表进入它所管辖下的两个省,而这两个省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我们是否允许来自第三国的人员(进入自己的领土)关你们什么事?米高扬同志访华时,我们曾同他讨论过并解决了这些问题。你们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予以积极评价。

苏斯洛夫:那为什么现在你们又一次把这些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提出来?你们的意图是什么?

邓小平:遗憾的是,无论是关于建设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还是要在平等基础上协商此事这种种建议,都是出自赫鲁晓夫同志。毛泽东同志那时候曾经反问过赫鲁晓夫同志:你们提出这些问题,让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是根据你们的提议来做呢,还是根据我们共同的想法来做?假如我们按你们所希望的那样去做,我们就得把我们全部的沿海地区,都像对旅顺口和大连那样拱手相让。赫鲁晓夫同志回答道:你们不能那么做,不然你们又该怎么办?毛泽东同志接着说:那我们就上山打游击。

苏斯洛夫:我想那只是句玩笑话。

邓小平:这不是玩笑,这是一次非常严肃的会谈。必须指出的是,在那次会谈之后,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通报说,苏联将会终止(向中方)移交为原子弹生产

---

① 原文如此。这里指的是1953年6月东柏林发生的工人骚动事件。当时,苏联采用了镇压的手段。——编注

所需的技术资料和必要材料，随后你们就停止向我们移交为建设核潜艇所需的技术资料和设备。关于中苏两国边界事件，邓小平声明：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将通过外交途径予以反应，因而我不会就此问题发表任何看法……

邓小平：……借此机会，我请你们转达我们对你们的党以及赫鲁晓夫同志的问候。同时也请转达我们的以下愿望：自去年9月以来，赫鲁晓夫个人三番五次地攻击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作为苏联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对世界事务有着强有力的影响。因而，我们真心诚意地希望你们(向赫鲁晓夫)转达这一口信，希望他能注意到这一点。我们满意地看到，双方都认为此次会谈是有益的，都认为这有助于逐步地克服我们之间的分歧。

SAPMO,JIV 2/202－280,Bd.3

№00597

米高扬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

(1960年9月22日)

绝　密

苏共中央：

鉴于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分歧业已明朗，且目前正在讨论这些问题，我认为有必要致信中央主席团各委员和候补委员，对我1949年1—2月访华期间向中央所作的报告和在此期间中央给我的指示作一介绍。

这些报告都是在西柏坡时通过密码电报传送的。当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驻在那里。电文没经任何改动或补充，是原复制件。当时毛泽东身边有两名苏联军医：捷列宾(后在苏联乘飞机时遇难)和梅利尼科夫，他二人为毛泽东本人及其家属看病。他们有无线电台，负责通讯任务。

我认为有必要谈一谈我的这次中国之行和谈判进程中的一些情况。

1947—1948年，我中央和毛泽东就他来莫斯科一事交换过意见。他没来过莫斯科。我方的邀请1947年6月就转交给他了，表示愿意接待他，并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共军事胜利后面临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苏中关系问题。

然而,由于毛泽东所处地方遥远,交通不便,他身体有病,军务缠身和其他原因,启程日期一拖再拖。

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发展迅猛,胜利在望。在华北进行了决战,得到70万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装备的中国革命军队(这些武器装备是我们一手交给中国的)开始向中国中心北京①方向进军。

1949年1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讨论答复毛泽东来访一事时,斯大林说了这样的想法——毛泽东当时来未必合适。他当时是游击战争的领导人,尽管计划让他秘密访问,但做到保密是不可能的。他离开中国的消息很可能泄露出去。他的来访,毫无疑问会被西方说成是谒见莫斯科,并从苏共那里讨取指令,而他本人将被讥为莫斯科的走狗。这将会损害中共的名誉。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对此又会聒噪一阵,以反对中国共产党人。

同时,由毛泽东领导的正式的中国革命政府可能很快就要建立了。那时他就不必秘密访问,而是正式作为中国政府的首脑来邻国谈判。这反而会提高中国革命政府的威望,从而具有更大的国际意义。

尽管毛泽东延期来苏推迟了对已臻成熟问题的讨论,但这一消极方面可通过派我中央政治局一名委员去中国来消除。

那时,接待毛泽东来访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政治局讨论了这一问题后赞同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当即口授了给毛泽东的电报,其中谈到:"我们大家都主张您暂时推迟访苏日期。因为目前您留在中国非常必要。如果您愿意,我们可立即为您派去一名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其他地方以商谈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毛泽东通知说,他决定把赴莫斯科的启程日期暂往后推,他们欢迎派一名政治局委员去中国,同时表示希望该同志在1月底或2月初抵达他们的驻地而不是哈尔滨。

斯大林提议我去中国。

为了避免在中国谈判时出现困难和做好充分准备,以免过多地向莫斯科请示,我把中国人可能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列成提纲并考虑了各种回答方案,然后同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进行了讨论。

这时出现了两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对这两个问题有不同看法。

一、我党中央不同意中共的下述观点:中国革命胜利之后,除中共外,所有党派都应退出政治舞台。毛泽东在1947年11月30日的电报中说:"在中国革命彻底胜利时期,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所有政治党派,除中共外,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将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对此,我党中央在回电(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签发)中写道:"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

---

① 原文如此,当时称北平。——编注

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

显然，由于这一建议，中共改变了自己对待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

二、关于对待国民党政府建议苏联政府充当南京政府和中共之间停战和签订和平协定的调停人的问题。

1949年1月9日收到了南京政府的照会。南京政府建议苏联政府(还有法、英、美政府)充当南京政府和中共之间停战和签订和平协定的调停人。

我党中央用电报通知毛泽东说：

“我们考虑这样回答：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赞成停战并在中国建立和平，但在它同意充当调停人之前，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共方面是否愿意接受苏联充当调停人。因此，苏联希望中共方面得到中国政府关于和谈倡议的通知，并征得中共方面对苏联充当调停人的同意。我们考虑这样回答并请电告您是否同意。如果不同意，请告诉我们更为合适的答复。”

“我们还认为，如果征询您的意见，您应作如此回答：中国共产党赞成在中国实现和平，因为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后者应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谈判，但是不能让挑起中国内战的那些战犯参加。中国共产党主张直接同国民党谈判，不要任何外国调停人。”

对于1月10日的这封电报，斯大林在1949年1月11日又作了补充解释：

“如前电所述，我们草拟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方案，其意在于阻止和平谈判。十分明显，国民党不会在没有外国列强，尤其是美国充当调停人的情况下进行和平谈判。同样明显的是，国民党也不愿在没有蒋介石及其他战争罪犯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此，我们料想国民党会拒绝按照中共提出的条件举行谈判。其结局是，中共是赞成和谈的，因而不能指责它欲将内战继续下去。于是，国民党就成了破坏和谈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与美国的和谈花招会被戳穿，你们也可以将必胜的解放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早复为盼。”

1月12日毛泽东回电，其中谈到苏联政府最好这样答复南京政府的照会：“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但是如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停是不可接受的……

“……只有苏联在中国人民当中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如果苏联在答复南京政府照会时采取您1月10日电文中陈述的立场，那么这将导致美国、英国和法国认为参加调停是义务，导致国民党找到借口诬蔑我们是好战分子。而对国民党不满和指望人民解放军迅速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会失望……

“现在我们倾向于用全部事实戳穿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形势也不利于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就可渡江进

攻南京。

“似乎我们不再需要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在现在的形势下,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弊多利少。”

对此,斯大林于1月14日又复电毛泽东,其中特别指出:“如何对付南京和美国的这种手法,可以有两种答复。第一种,直截了当地拒绝南京分子的和平建议,以此宣布必须继续内战。但这意味着什么?首先,这意味着,您在桌子上亮出了底牌,把和平旗帜这一重要武器交到了国民党分子的手中。其次,这意味着您帮助我们在中国国内外的敌人,让他们诬蔑共产党是继续内战的拥护者,让他们赞扬国民党是和平的捍卫者。第三,这意味着您给了美国在欧洲和美洲大造社会舆论的可能性,说共产党不会有和平,因为它不想和平,说中国实现和平的唯一手段是组织大国的武装干涉,像1918年到1921年的4年时间里对俄国所进行的干涉那样。”

往下又谈到第二种灵活的答复方案,其精神是第一次电文中阐述的苏联建议。当天,1月14日,毛泽东说收到了上面谈到的1月11日的补充电文,他在电报中宣称:“在基本方针上(利用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与您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又通知说,当天他们公布了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于是,再次通知毛泽东,说从他最后一次电报中,“清楚地看出,在对待南京分子的和平建议问题上,我们之间已达成一致看法,中国共产党已开始‘和平’运动。这表明,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了。”

我去中国用的是安德烈耶夫这个化名,签署发给菲利波夫(化名)的电报也用的是这个姓。这是按斯大林的意见办的,以防万一在中国泄露出我在那里的消息。

我1月26日飞往中国,1月30日抵达那里,一直停留到1949年2月8日。同我一起前往中国的有原交通部长科瓦廖夫(当时是我党驻中共中央的代表),一名翻译,一名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他也姓科瓦廖夫。

凌晨,我们从旅顺起飞,拂晓飞抵石家庄附近的原日本军用机场。到场迎接的是朱德总司令、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翻译师哲。从这里乘缴获的汽车行驶160—170公里来到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位于山沟里的西柏坡。

头两天毛泽东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在中国共产党内曾发生过的派别斗争。在后几天会晤中,他也常常提起中共党史上的这些问题,讲了许多他怎样艰苦地同“左”右倾作斗争,因为王明的行为,党和军队怎样受挫(王明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后来又怎样纠正了错误,宗派分子怎样杀害中共党员干部,而他本人如何幸免于难。他曾被开除出党,曾有人想杀掉他等。但从王明和李立三被揭露以后,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话讲)与自己的同志们一起工作得很好,终止了杀害党的干部。他一直赞成在党内要讲宽宏大量,认为不应该因意见分歧而被赶出中央,不应该进行迫害。

毛泽东讲,就是这个王明起了不好的作用,但我们仍把他留在中央委员会里,仍住在中央驻地,尽管实际上没有任何工作。他非常详细地讲述了王明的错误。显而易见,他想试探一下我们怎样对待王明,我们有没有意图依靠王明或听取他的意见。我清楚毛泽东和王明

之间的分歧，所以就没有过多谈论他。还在莫斯科就已商量好，我不同王明见面。在同毛泽东谈话时，他一次也没参加，也不想和我见面。

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政治局委员所讨论的某些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一、当我问毛泽东他想什么时候夺取中国主要工业中心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时，他回答说不着急。他说，“还需要一两年时间，我们才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掌握中国”，暗示在此之前战争不会结束。

同时，他表示了这样的想法，他们避免夺取大城市而努力占领农村，如不想夺取上海。他说上海是大城市，而中国共产党没有干部。中共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上海的党组织很弱。最后，上海生活依靠运进原料和燃料。如果他们夺取上海，燃料却无法运进来，工业停顿，失业增加，这将使居民生活变得很糟。中共必须培养干部，而且已着手做了。等干部准备好了，他们即将夺取上海和南京。

根据我离开莫斯科之前我中央确定的立场，我反驳了这一点。我指出，他们夺取大城市越快越好，干部是在斗争中成长的。至于上海的粮食和原料问题，迟早会提出来。况且，夺取上海会严重削弱蒋介石而为共产党人提供一个无产阶级的基础。

二、毛泽东对共产党组织中的无产阶级成分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中共对城市和工人阶级的关注不如对农民重视。这种立场同以前共产党和军队在山区活动远离工人阶级中心有关。时代变了，而对工人的态度依旧。

这一点，从会谈记录中可以看出来，比如，毛泽东曾满意地指出，“共产党在农村有极大的影响，在那里没竞争对手。在这方面，蒋介石对待农民的政策帮了共产党人的忙。在城市则是另一回事了。在城市的学生中间，共产党有很大的影响；在工人中间，国民党的影响大于共产党。比如上海有50万工人，在打败日本之后，共产党活动已经合法，可它只在20万工人中有影响，其余都站在国民党一边”。

毛泽东以下的谈话也值得注意：“中国农民的觉悟比所有美国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都高。”

三、遵照中央指示，我劝说毛泽东不要拖延建立中国革命政府，应在联合的基础上尽快建立，这样有利。比如，占领南京或上海之后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这在国际关系中也有利。建立政府之后，共产党就不再是游击队而是作为政府在行动了，这样会有利于进一步对蒋介石的斗争。

毛泽东认为，不应急于建立政府，甚至说，没有政府他们更便于活动。说什么如果有政府则是联合政府，这意味着要在其他党派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使事情变得复杂。现在他们行动就像一个革命委员会，不依赖于其他党，尽管同其他党派保持着联系。毛泽东强调，这将有助于肃清全国的反革命分子。在这件事情上，他很固执，并证明说，不能在夺取南京后(预计在4月)立即成立政府，而应在6月或7月。我则坚持说，过分拖延成立政府会削弱革命力量。

众所周知，政府于9月30日成立。

四、关于旅顺口。毛泽东说,一位女资产阶级活动家找到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说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之后,对苏联来说再继续保留旅顺口的海军基地已无意义,对中国来说收回这个基地则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说,他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正确的。这位妇女不懂政治。中国有共产党,苏联也有,但这并不排除而是完全可以让苏联的基地继续在旅顺存在。因此,他们(中国共产党人)赞成继续保留这个基地。美帝国主义待在中国是为了压迫,而苏联留在旅顺是为了保护中国防御日本军国主义。当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能防御日本侵略时,苏联就无须保留旅顺基地了。

我中央和斯大林对此有另外的立场。如果中国政府是共产党的政府,则苏联在那里不需要有基地。我向中国同志陈述了这一立场。斯大林收到我关于中方对这一问题立场的汇报后,于1949年2月5日致电毛泽东:

"随着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形势会发生根本变化。苏联政府已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军从日本撤走,即取消这一不平等条约。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军立即从旅顺地区撤走为宜,苏联将准备满足中共这一愿望。"

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意见,但看得出,他有自己的策略考虑,只是没有明说。

五、关于新疆。这一问题也同样引人注意。毛泽东怀疑我们在新疆的意图。他说,在新疆伊犁地区有独立运动,不受乌鲁木齐政府支配,那里存在着共产党。他说,1945年在重庆会见白崇禧①时,白告诉他,伊犁地区的起义军拥有苏联制造的大炮、坦克和飞机。

我向他明确地宣布,我们不赞成新疆地区的独立运动,而且我们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我们认为,新疆也应是中国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提出了中苏之间修建途经新疆的铁路的建议。作为一种方案,任弼时提出中苏铁路经过蒙古修建。后来在莫斯科讨论这一问题时,斯大林表示希望这条铁路经过蒙古修建。因为这样走路线短,省钱,把经过新疆的路线作为下一批工程。

六、关于蒙古。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对待外蒙古和内蒙古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联合起来并入中国版图。我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已享有独立,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文化以及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它早就领略了独立的滋味,任何时候都未必会自愿放弃独立。如果什么时候它和内蒙古合并,那一定是成立统一的独立的蒙古。出席会谈的任弼时这时也插了话,他说内蒙古有300万人,而外蒙古才100万人。鉴于我的这一信息,斯大林给我发了电报,让我转告毛泽东,电报指出:

"外蒙古领导人主张按独立统一的蒙古国的原则将中国所有蒙族地区同外蒙古合并。苏联政府表示反对这一计划,因为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去许多地区,尽管这一计划没有威胁到

① 白崇禧,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编注

苏联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是所有蒙族地区都统一成一个自治地区，外蒙古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立而在中国版图内实行自治。自然，这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古自己。”

看了这一电报后，毛泽东说，他注意到了电报的内容，并说“他们当然不保护大汉族沙文主义路线，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

七、关于其他国家承认未来革命政府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希望外国首先是苏联立即承认中国新政府。另一个方案(毛泽东显然更欣赏这一方案)是不希望新政府立即被承认。如果外国政府宣布承认它，那也不拒绝，但暂不予以同意。这种政策要实行一年。中国人指出第二种方案好，因为这样可使新政府放开手脚，便于对在华外国人施加压力，而不必理睬外国政府的抗议。

毛泽东总是说，他们中共中央等待着我中央的指示和领导。我回答说，我中央不可能干涉中共中央的活动，不能给予任何指示，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我们每一个党都是独立的。当请教我们时，我们只能提出建议，不能给予指示。

毛泽东坚持说，他等待我中央的指示和领导，因为他们缺乏经验。他故意贬低自己作为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的作用和意义，说他只是斯大林的学生。他不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有什么意义，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新的贡献。

我认为，这是东方人表示谦虚的一种方式，并不代表毛的本意和他对自己的认识。

为了证实上述说法，我摘录一些当时同毛泽东的重要谈话记录。在第一次会谈时他就说：

“请注意，中国大大落后于俄国，我们是贫乏的马克思主义者，犯过许多错误。如果用俄国尺度衡量我们的工作，那我们就什么也没有做。”

我回答说：“这些话只能证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谦虚，但很难让人同意。若是贫乏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无法领导中国内战达20年之久，并取得如此的胜利。至于错误，所有进行积极活动的党都有。我们党也犯错误，但它坚决坚持无情揭露错误的原则，以免重犯并从中吸取教训。”毛泽东补充说，他们是好心犯错误，并诚心诚意地纠正错误。他还举了一个例子。1946年中共中央在土改中犯了错误，后来在分析这一错误时发现，早在1933年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决议就写得非常正确，而到1946年却忘了。倘若1946年重温一下，那就不会犯错误了。于是，1946年他们重新印发了1933年的土改决议，向农民公开宣布了自己的错误并把错误的责任承担下来。因为领导人要为基层工作人员的错误承担责任，尽管这些错误不是领导人本身犯的。

我指出，不能同意毛泽东的下述意见：如果用俄国尺度衡量中国革命，那么它什么也没做。第一，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第二，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使用俄国尺度衡量中国革命是不正确的。

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点，毛泽东说，中共1936年①在苏区表现出了教条主义，照搬苏联

① 原文如此。这里显然是指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执行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政策。——编注

的做法,当时导致了严重的失败。

后来毛泽东说:中共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以前他们认为,干部应当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文献。现在确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干部一边学习,同时还要做大量的实际工作。所以,他们规定了干部必读的12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列举了这些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等),但没有提到一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我当时问毛泽东,在教育干部的12本著作中没有一本中共领导人从理论上阐述中国革命经验的著作,这是否合适?

毛泽东回答说,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东西,不能把自己同马、恩、列、斯相提并论。

在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举杯时,他强调说,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是现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各族人民的导师,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导师。毛泽东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没有意义,只不过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用之于实际,一点儿也没有丰富它。

而且,他亲自给地方发了电报,严格禁止把他的名字同马、恩、列、斯的名字并列在一起,尽管为此他不得不同他最亲密的同志们进行争论。

我回答说,这表明毛泽东谦虚,但不能同意他的意见。马克思主义不应机械地运用到中国,而应考虑到中国的特点和具体的条件。中国革命有自己的路,它使革命带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特点。因此,阐述中共的经验必然具有理论价值,必然会丰富马克思主义学说。难道可以否认总结中国经验对亚洲国家的革命运动有理论意义吗?当然不能。

毛泽东强调说,王明及其追随者为反对党的路线就非常强调中国的特点。对此,我回答说,民族主义分子通常利用本国具体的历史特点,企图把党引上资产阶级化的道路,而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这些特点则是为了按马列主义领导革命。对此,毛泽东再没有争论。

我在1949年2月5日的电报中通知说,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强调,"在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他根据的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说的意见和他后来写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

"毛泽东说,对他来说最为宝贵的是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指示以及他对南斯拉夫西米奇民族主义的批评。"

"毛泽东几次强调,他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坚持亲苏方针。"

在2月7日最后一次会谈时,毛泽东对最重要的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表示满意,并热情地感谢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关怀。

当我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波斯克列贝舍夫[①]受斯大林委托来电话说,对我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政治局表示满意。政治局每天都阅读和讨论我的电报。斯大林要求我尽快回到

---

① 波斯克列贝舍夫,时任斯大林的秘书。——编注

莫斯科作详细汇报。

回到莫斯科，我确实了解到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都感到满意，并认为我很好地完成了使命。

附上我从西柏坡所发电报和我在那里所收到的莫斯科复电的文稿。①

A. 米高扬

阅后退回苏共中央总务部一局

发至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

и. п. 2375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1－17

№24149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的贺信

（1960年9月23日以前）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0年9月……②

第2513号

致苏共中央：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将至，我认为理应按照往年的惯例向中共中央调查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情报机构）领导人和中国公安部部长发送贺电。

请求批准。

贺电内容请参见附录。③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A. 谢列平（签名）

---

① 1995年俄国《远东问题》杂志发表此报告时未附这些文献。2005年出版的档案集发表了米高扬从西柏坡发出的电文，见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 А.*，*Мясников В. С.*（*сост.*）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X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V，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46－февраль 1950，Книга 2：1949－февраль 1950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中译文见本档案集。——编注

② 档案复印件此处日期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③ 所收入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录。——编注

手写批注：

应批准。

……①

1960 年 9 月 24 日

归档。

已完成，见背面。

M. 索科洛娃

1960 年 9 月 28 日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335，л. 132

№23039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中国牧民破坏苏联国界

（1960 年 9 月 28 日）

苏斯洛夫同志：

根据您的要求，现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破坏苏联国界的情况汇报”提交给您。

B. 库兹涅佐夫

1960 年 9 月 28 日

绝 密

第 0750/ДВ 号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破坏苏联国界的情况汇报

1960 年 6 月的最后几天，一伙中国籍牧民，人数近百人，赶着一群约 15 000 头绵羊，在博孜

①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艾格尔山口地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越过苏联国界，并深入距国界3—4公里的地方，在苏联领土上定居下来。中国牧民拒不服从苏联边防军人令其离开我国边境的要求。他们声称，他们是按自己的人民公社主任的指示来到这一地区，未经他的许可不能离开。

中国边防当局断言，牧民占据的地区似乎是中国的领土。在7月期间内，他们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机关的指示，规避同我边防军会谈，讨论我们提议关于中方破坏苏联国界的问题。

中国公民破坏苏联国界的事实是毫无疑问的。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的一段边界是根据俄中在19世纪的一系列协议划定的，即1860年11月2日的北京续增条约、1864年9月25日的塔城议定书、1881年2月12日的圣彼得堡条约及1884年5月22日的诺沃马尔格兰议定书等。

在1951年出版的某些中国地图上，一系列地段的边界线(尤其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地区)不正确，极大地偏离条约签订的国界线而有利于中国，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的位置标在中国领土上。在1954、1957年和1959年出版的中国地图上，这一地区的边界线进一步以与上述条约文件不存在分歧的划定边界图例来标示。

在苏联政权所有年代，我们的边防军一直保卫这一地段。近年来，在中国牧民让牲畜越过边境的各种情况下，苏联边防军在第一时间发出指示后，这些牧民立即毫不争辩地离开苏联领土，并返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

今年8月17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递交照会，指出中国牧民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破坏苏联国界的事实，并要求国界破坏分子离开苏联领土。

中国外交部在今年8月22日的答复中声明，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中国牧民破坏苏联国界的问题似乎并不存在，因为所指的地区好像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中国牧民自古以来就在这地区放牧。中国外交部怀疑苏联边防机关提出的1945年出版的该地区地图，说这不是条约的地图。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中国外交部的答复中企图扩大争论的题目，并公然全盘提升苏中边界问题。在答复中尤其指出："苏中边界在某些地段尚未划定，而已划定部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双方亦未经勘察。"因此，中国外交部继续指出，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地图上某些地段的国界标识存在分歧。至于中国牧民占据的地段，中方声明，请苏联边防军撤出"争议地区"，关于它的归属，建议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协商。

上述的中方行动，正如中国外交部对今年8月17日大使馆照会的答复，证明中国牧民破坏苏联国界具有蓄意的性质。

下列事件更有力地证实这一结论。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通报，中国牧民采取新的企图，不仅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而且在别尔特、乔科来(Чокоай)、乌谢列克(Уселек)等山口地区，把自己的牲畜赶到苏联的领土上。自9月1—6日期间，我们的边防军及时防止了这样的企图20起。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行动具有挑衅性质。一些孩子带着几群牲畜，当我边防军出现并令其离开苏联领土时，他们便开始呼叫和哭泣，向后奔跑，虽然边防军根本没有恫吓他们。

由于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从9月1日起下雪,中国牧民9月2—4日开始在苏联领土上用草土块为牲畜搭建圈栏,并很快就造好在冬天条件下生活的土屋。

今年9月6日,中国牧民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和特普施(Тепши)地区4次企图赶牲畜深入肯科(Кенкоо)河流域的苏联领土,但是这些企图都被苏联边防勤务班及时制止了。这时他们声称,在整个冬季期间,他们将停留在这地区,并按公社领导的命令,打算逐步深入到离边境线20千米的卡拉乌尔秋别(Караул-Тюбе)哨所的苏联领土。

今年9月1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口头声明,要求在博孜艾格尔山口地区破坏苏联国界的中国公民立即离开苏联领土。

9月21日,中国外交部向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递交回复照会,该文已呈送苏共中央。

据最近材料,中国牧民已离开博孜艾格尔山口以北地区的苏联领土。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 图加里诺夫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п. 80, д. 332, л. 130-132

№20739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中国的经济困难

(1960年9月29日)

1960年9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9月12—30日

第162号

绝　密

平壤市

1960年9月29日

我和夫人应中国大使乔晓光邀请参加了晚宴。座谈中我谈到了苏联农作物取得了好收成,谈到了收获中的一些情况,想向大使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的收获情况。

乔晓光说,今年农业生产发生了一些困难,一些地方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今年农田

受到水灾、旱灾和虫害。自然灾害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据初步统计,因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国农作物比预期的总产量要减少25%。

接着大使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情况良好。乔晓光说,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的总产量已经完成了年计划的60%,过去同期只完成40%左右。

我向乔晓光简要地谈了最近联合国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工作的情况,介绍了卡斯特罗的尖锐而有趣的发言以及纳赛尔的引人注意的发言。

乔晓光接着说,他读到过有关H.C.赫鲁晓夫同志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会晤的报道。

很明显,乔晓光回避联合国第十五次会议的工作问题。

大使馆二等秘书B.M.巴库林参加了会谈。

АВПРФ, ф.0102, оп.16, д.7, л.125

№03976

雷巴尔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学员在课堂上挑起辩论

(1960年9月30日)

机　密

文本第1份

苏共中央：

兹呈上荣获列宁勋章的基辅红旗基洛夫高等炮兵工程学校政治部主任、上校雷巴尔金同志的报告副本。

我提交的这份报告只是提供信息。

附上述报告共3页。第мб5881号。给收件人

高利柯夫(签名)

1960年10月13日

手写批注：

情况说明：关于加强对苏联留学的外国学生的教育工作,参见1960年10月29日苏共中央的决议。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60 年 11 月 30 日

荣获列宁勋章的基辅红旗基洛夫高等炮兵工程学校

1960 年 9 月 30 日

第 01358 号

基辅市

致军事委员、基辅军区政治部主任、上校 H. M. 亚历山德罗夫同志：

兹报告，在我校学习的人民民主国家学员中，休假回国返校以后，就苏共和中共领导之间的分歧出现了许多奇谈怪论。同他们谈话以后才弄清，这方面的情报他们是在家乡度假期间得到的。

今年 7 月中国班班长上尉李乃宾(Ли Най-Бин)被召到莫斯科中国大使馆，此后学员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就更大。李乃宾从莫斯科回来后说，大使馆向他们通报了同苏共分歧的实质以及中国共产党就 1957 年莫斯科宣言和 1960 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的基本原则立场。同时好像对他有指示，让他们在各地不要就这些问题挑起争论，采取巩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方针。

根据特设系各班党支部书记的要求，9 月 27 日对外国学员讲过一次课，题目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历史意义”。讲课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主任、历史科学副博士、上校 B. H. 罗巴京。讲课的思想水平很高，首先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课时对莫斯科会议宣言的基本原则，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关于国际问题的决议作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证，批判了这些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但没有点中国共产党人的名。

但是一些中国军官，其中包括李乃宾、张如申(Чжан Жу-шень)和黄新民(Хуан Син-мин)，借口提问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同意讲课人某些完全正确的观点，如防止战争的可能性，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法等。

他们挑起辩论的企图得到了及时制止。下课以后中国军官(7 人)未经系领导批准召开了自己党的会议，会上他们一致表示不同意讲课内容，第二天他们将此事报告了系里分管政治工作的副主任。

中国班长李乃宾因此而受到相应的训斥，批评他本人和其他中国军官在课堂上的错误表现和不经过系领导批准就争论的问题召开党的会议。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代表所有中国学员请求原谅他们的急躁，保证今后不就这些问题挑起任何争论，虽然，如他所言，他们在提到的问题上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其他国家班上的军官对讲课都很满意，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讨论的一些问题都能正确理解，并一致拥护会议的公报。

学校领导和政治部，特设系的干部继续奉行巩固与人民民主国家，包括与中国同志的兄

弟般友谊的方针。10 月 1 日将召开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1 周年的会议。

关于中国军官的表现，我们还要给总参谋部第十管理处写信。

政治部主任、上校

雷巴尔金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328, л. 160－163

№20740－1

普扎诺夫与巴格达诺夫谈话纪要：朝鲜代表团访华情况

（1960 年 10 月 7 日）

1960 年 10 月 17 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 A.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 年 10 月 1—14 日

第 169 号

绝　密

平壤市

1960 年 10 月 7 日

应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大使卡斯托·巴格达诺夫的请求，我接见了他。

大使说，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于今年 8 月建议朝鲜朋友进行谈判，并缔结长期贸易协议。朝鲜政府一直到 9 日底才做出答复。回答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准备签订这样的协议。

大使感到惊奇，朝鲜朋友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告诉拒绝的原因，他认为，原因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在与中国人进行谈判，这可以从李周渊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北京一事看出。大使以疑问的口气指出，朝鲜领导是否想利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发生的一些分歧，从中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我告诉大家，据我们所知，朝鲜领导人在今年 5 月初向苏联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要求提供经济援助。金日成亲自就这些问题于5月去过北京,于6月中旬去莫斯科进行了非正式的访问。

我向大使通报了苏联给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哪些经济援助,通报了金日成在与H.C.赫鲁晓夫会谈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错误观点的反映。

大使感谢我给他的通报。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6, д. 7, л. 140-141

№20740-2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朝鲜期待赫鲁晓夫来访

(1960年10月8日)

1960年10月17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A.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60年10月1—14日
第169号

绝　密

平壤市
1960年10月8日

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库尔特·施奈德温特的请求,我接见了他。

大使通报了阿尔巴尼亚大使彼得·盖杰什于今年10月7日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就苏联从中国撤走苏联专家的错误言论(在大使们通报之前)。阿尔巴尼亚大使说,不久前驻北京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来他那里,说到苏联政府从中国召回本国所有专家的事。库尔特·施奈德温特记得,阿尔巴尼亚大使讲过这些话:苏联政府做得不对,一方面向印度、印度尼西亚提供援助,另一方面从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召回苏联专家。库尔特·施奈德温特说,召回苏联专家看来是有原因的,因为中国同志做得不对,而盖杰什回答说,这方面有错的是苏联领导人。

对阿尔巴尼亚大使的错误说法极为不满。

我感谢库尔特·施奈德温特的通报。

我拜见了金日成，把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 H.C. 赫鲁晓夫同志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信件交给了他。

我读了信件的原文，以自己的名义对他们说：H.C. 赫鲁晓夫同志很想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他在接见我的时候一直这么说。这一点 H.C. 赫鲁晓夫在今年 6 月 17 日会见您的时候也对您说过。苏共中央主席团也知道，朝鲜劳动党领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朝鲜人民急切地盼望 H.C. 赫鲁晓夫同志的到来。大使馆收到的给 H.C. 赫鲁晓夫的信件、电报超过 3.7 万封，信中充满对苏联人民诚挚友好之情。可是目前的情况迫使我们必须与您商量推迟 H.C. 赫鲁晓夫同志访问时间。

金日成非常仔细听完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来信。可以看出，来信中表示的热情、真挚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金日成了解来信内容后有点激动地说道：

“我们很了解，H.C. 赫鲁晓夫同志目前在纽约正进行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意义重大，我们不能打扰他。回国以后 H.C. 赫鲁晓夫同志还要忙于准备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工作。这些情况使得他不得不推迟出访时间，我们完全理解。

我们期待 H.C. 赫鲁晓夫同志的到来，为此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但是，这不会是徒劳的。这是必须的工作。它有益于巩固与苏联的友好和团结。

有关推迟访问最好在报纸上同时发布一个消息。

事情已经这样了，大家不要认为不方便，把访问时间推迟。我们完全同意苏共中央的意见。最重要的是要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作努力。这项工作比访问朝鲜更重要。

以后 H.C. 赫鲁晓夫同志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时间可以在今年 11 月会见时与他本人协商。”

接着金日成用疑问的口吻补充说：

访问未必会在今年举行吧？我们这里冬天很冷。H.C. 赫鲁晓夫同志在访问朝鲜以后还想去萨哈林，那里大家都知道，冬天雪很大。因此，是否把访问日期定在明年春天？

至于发表此消息的时间，金日成赞成定于 10 月 12 日。考虑到 10 月 10 日将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建党 15 周年庆祝大会，10 月 11 日将刊登大会的报告。

关于发布消息原稿的问题，金日成说，稿件译成朝鲜语后我们审阅一下，然后把意见通知大使馆(对稿件内容未作改动。只对标题提了些建议。消息发布时间是 1960 年 10 月12 日)。

我感谢金日成对我们的正确理解，完全同意苏共中央主席团信中提出的看法。

外务相朴成哲参加了会见。

翻译由大使馆 Д.А. 普利耶姆斯基和朝鲜劳动党国际部工作人员崔元植担任。

Д.А. 普利耶姆斯基担任记录。

АВПРФ，ф.0102，оп.16，д.7，л.141－144

№10389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错误对待《苏中友谊》杂志中国专家的问题

(1960年10月18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0年10月18日会议第165/5号记录

第5项 关于对待在《苏中友谊》杂志工作的中国专家的不正确行为。

(罗曼诺夫斯基同志、罗戈夫同志、伊利切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毛希丁诺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

鉴于已停止出版《苏中友谊》杂志，苏共中央在今年9月7日的决议中，建议苏联部长会议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表扬中国专家的良好工作，以编辑部的名义对他们表示感谢并向他们赠送不太贵重的纪念品。

但是，苏联部长会议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和《苏中友谊》杂志编辑部的领导，只是形式主义地对待苏共中央的这个命令，对动身回国的中国专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同志式的关心。杂志的原主编B. H. 罗戈夫同志不接受中国专家的邀请，参加由中国新闻记者专门为杂志的苏方领导同志举行的告别宴会。中国专家对这种举动非常生气，并认为是不友好的行为，中国专家在火车站送别的时候特别流露出这一点，没有走出车厢与前来送行的杂志的苏方领导人告别。

这样一来，《苏中友谊》杂志原领导人此种考虑不周的行为，给杂志的中苏双方工作人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带来了过多的猜疑，造成了不必要的神经过敏。

苏共中央决定：

一、由于对期满回国的杂志中方工作人员的不正确行为，给予《苏中友谊》杂志原主编B. H. 罗戈夫同志警告。

二、请苏联部长会议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茹科夫同志)过问，在取消《苏中友谊》杂志问题上，形式主义地对待执行苏共中央命令的问题。

ЦХСД, ф. 4, оп. 15, д. 690, л. 8-9

№09880

米高扬、科兹洛夫与刘少奇等会谈记录：关于莫斯科会议声明的争论

(1960年11月26日)

机　密

А. И. 米高扬和 Ф. Р. 科兹洛夫同志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同志的会谈记录

会谈于1960年11月26日举行

米高扬：今年3月，我们曾邀请你们派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苏联进行正式访问。你们当时原则上同意了，但没确定派代表团的时间，也没确定代表团名单。然后，在现在代表团前来参加十月革命庆典和莫斯科会议之际，你们通知，这一代表团作为党政代表团前往。我们理解，这正是我们邀请中所说的那个代表团。正因如此，在到达的第一天我们便接见了你们的代表团。

然后你们作为党的代表团参加了会议的活动。会议很快要结束，我们认为，你们的下一步逗留应重新提到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计划。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你们代表团在会议结束之后到我国各地走走，参观一些工业企业，了解一下农业，到科研所、高校和中小学看看，同广大居民阶层——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科学艺术代表、大中学生见见面，在劳动群众集会上讲讲话。这一旅行将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

科兹洛夫：我完全同意米高扬同志的话。你们到苏联各地走走，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可以了解我国各地正在进行的巨大建设。而主要的，你们可以亲眼看到苏联人民对中国怀有什么样的兄弟般情意。到我国各地旅行时，你们可以亲临列宁格勒，那里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摇篮，是列宁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彭真同志到过列宁格勒，而你们，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还没到过。列宁格勒完全医治好了战争创伤，正在快速地进行建设。

刘少奇：我们理解你们的邀请，这对我们并不突然。但现在正在进行兄弟党会议，会议气氛使我们很伤心。我们现在不能回答你们的邀请。待我们考虑过这个问题，在会议之后再回答你们。

米高扬：不管我们有什么分歧，不管会议结果如何，中国还是中国，而苏联还是苏联。我们是社会主义邻邦。你们代表团到我国各地走走，有助于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巩固和

增长。

刘少奇：我想谈谈我对会议的认识。我认真观察了会议的进程，我应坦白地说，我对会议的实际工作不满意，所以我的心情不好。

列宁当年讲过，看一个党和一个政治家怎样，不是凭其言论，而是观其行动。我想把列宁这些话同我们会议的工作联系起来。会议是由赫鲁晓夫同志宣布开幕的，他在会上做了两次发言。在会议开始前，苏联的同志们同我们谈过苏共在会议上的立场。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而仅是它的形式方面。问题的实质表现在苏共中央今年 11 月 5 日的信中。在会议召开前和会议过程中，苏联方面在各兄弟党中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以促使他们谴责中共的立场。谴责我们，似乎我们奉行特别的路线，似乎我们赞成“民族共产主义”和支持宗派活动。所以这次会议实际上变成了谴责中共的会议。

从兄弟党代表的发言看，这次对中共的谴责是苏共中央组织的，而且直到目前仍在继续。这就是这次会议的实质。赫鲁晓夫同志的两次发言都是本着这种精神组织的。

在邓小平同志的发言中，我们删除了有激烈言辞的一段。而且我加了一句，其中讲，苏共路线尽管有某些错误，但基本上还是正确的，是国际主义的。然而我们对苏共的这一积极评价未得到苏联同志的应有反应。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指责我们，说我们执行错误的路线，不是国际主义者，是民族共产主义者，等等。现在我的同志对我讲，说我建议从邓小平发言中删去一些尖锐的词句可能是犯了错误。

当我们来到莫斯科时，我们只有一个愿望——加强我们的团结，我们是怀着这种心情准备的发言。但是在苏共中央 11 月 5 日的信以后，我感觉到，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你们对中共采取了新的攻势。因此，留给我的在这次会上发言的权利越来越少了。况且我们还不知道，这次会议结局是什么。

由于你们，米高扬和科兹洛夫同志前来拜会我们，那就允许我衷心地、坦率地同你们谈谈我的意见。

米高扬：请吧，我们很高兴听您讲。

刘少奇：首先我想告诉你们，我非常激动。1921 年，当时列宁还在世，你们国家正经受严重困难的时候，我在莫斯科。在莫斯科，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已有 40 年党龄了。现在已数不清，为保卫苏联和支持苏联我做了多少工作。1956 年，尽管我们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有某些争论，但我们合作得不坏。所以我以同志的名义，衷心地请求苏联同志不要把事做绝。

纵观会议进程，我难说它会以什么告终。如果在讨论的文件里包含有谴责中共的内容或通过谴责中共的秘密决议，那么这次会议自始至终将是错误的，将受到历史的谴责。我衷心地建议苏共中央不要犯这种错误。

请回想一下 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当时我们建议苏共中央不要从匈牙利撤走军队，要利用部队镇压反革命叛乱。我当时曾说，如果你们不镇压匈牙利的反革命而撤走军队，那你们要犯历史的错误，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损失。我现在还想重复那些话：不要贯彻错误的

路线，否则要犯历史的错误。我具体的建议可归结为以下四点。我请你们从声明草案里删除以下几点：

关于宗派活动；

关于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意义；

关于民族共产主义。

在从文件中删掉这些问题之后，不通过谴责中共似乎搞宗派活动的秘密决议。那时我们将签署这一文件。在正确地解决了这些争论问题之后，我们可以接受你们的邀请，到苏联各地走走。表面上看，这4个问题很简单。但它们反映着这次会议的实质。接受它们与否，意味着还进行不进行反中共的活动。

我想向你们提起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当时他正同孟什维克争论什么人可以成为党员。孟什维克说，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党员，只要他交纳党费。列宁补充说——交纳党费并在其中一个组织里工作的人。补充了半句话，但它改变了问题的实质。关于这些建议也可以说这样的话，他们改变了我们会议的实质。

我认为，这次会议的工作气氛不正常。我参加过共产国际、世界工联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我有体会，应如何进行类似国际会议的工作。我重复一遍，这次会议的气氛不正常。在会上，不是力求弄清真理，而是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少数施加压力。在会上，没有一个发言能驳倒我们立场的正确性。发言者执意重复和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比如，赫鲁晓夫同志和其他人大讲和平共处政策，赋予这一定义以有限的概念。我们认为和平共处政策有更广的含义：它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他们的相互援助以及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这才是和平共处政策的全部内容。作为总路线，你们和平共处的定义把社会主义国家摆在了和平共处的范围之外。谁的原理正确，是你们的还是我们的？在会议上我们的哪一个原则实际上也没有被驳倒。我们公开声明，现在我们仍坚持我们的观点。

我们非常想同你们合作。无论会议有什么结果，我们仍将同你们友好，互相帮助。我们恳切请求从声明草案中删去上述3个问题，不通过关于宗派活动的秘密决议。这次会议是在苏共中央领导下进行的，如果接受我们的建议，它不应受到全面的谴责。如果你们固执己见，那么根据我个人的意见，这次会议自始至终都应受到谴责。我公开这样讲。我入党已40年，对苏联怀有深厚的感情。我现在心情很不好。

米高扬：我们高度评价刘少奇同志您本人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对苏共的感情。至于您所说的意见，我们首先认为刘少奇同志的以下意见是不正确的：认为会议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的目的是谴责中共。我们认为苏共中央似乎在各共产党之间做工作，组织攻击中共，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我十分坦诚地宣布，苏共中央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攻击中共的意图。

您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了这三点。我想让您相信我们立场的正确，以便您清醒地认识它。无论我能否说服您，刘少奇同志，但我应该坦诚地说，我们党任何时候也没想过要攻

击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同意您对这次会议的评价。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年轻党的代表,也有老的经受过斗争考验的兄弟党的代表。

辩论是在极高的理论水平上进行的。我们高兴地看到,有这么多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的政治素养是如此之高,已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当然,你们的心情很沉重,因为绝大部分人在许多原则问题上,都反驳你们的原则,反对你们而捍卫我们党赞成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次会议是在很高的党的水平上进行的。难道在这些发言中没有一点儿对你们有益的、值得听取的东西?我们认为,这次会议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大学校。它的目的不是谴责中共,而是找到争论问题的正确观点。

比如,宗派活动问题。列宁说过,不仅在党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应该同宗派活动作斗争。在声明草案中,从列宁的原则出发,说要禁止宗派斗争。这里说的是总的原则,而非某一个党。宗派活动是与统一相矛盾的。谁赞成统一,谁就不能允许宗派活动。在声明草案里写上禁止集团、宗派活动的原则,是对所有党而言的,其中也包括苏共。如果你们相信,似乎我们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反对中共的斗争(我们认为,你们这样的看法是不正确的,而你们正是这样想),那你们应该同意同宗派活动作斗争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对所有党的,如果他们搞宗派斗争。它不是针对中共的,它对所有党都有约束力。

这里只能有一点,或者统一,或者搞宗派活动。这一原则不能理解为辩证的对立统一模式。

中国同志们特别强调准备彻底捍卫列宁主义。从这一观点看,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反对列宁在宗派问题上的观点,为什么不想在声明中反映列宁的这一观点?

你们不想把苏共二十大的意义写进声明草案里。对此我们的敌人会怎么想呢?他们会说,1957 年莫斯科宣言中写上了苏共二十大的意义,而声明中对此只字未提。这意味着,苏共二十大的决议是错误的,意味着 1960 年莫斯科声明谴责苏共二十大?况且所有共产党,其中包括中共,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和专门会议上,都强调过苏共二十大的国际意义,都对此表示过同意。您,刘少奇同志,在我们参加的中共八大会议上也是这样做的。

您多次没有根据地声明,说苏联同志们偏离了 1957 年宣言的许多原则。现在您在二十大意义问题上,您的立场公然偏离了 1957 年宣言。

您认为我们和平共处总路线的定义不正确。我们不能明白您的意思。因为正如您所说,不能有三条总路线: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国家合作和支持民族解放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只有一条,根据这条总路线才有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其他一切措施。

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和相互援助,这是另一个题目。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没有争论的。这里说的是互相合作的、对其余世界有统一路线、统一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路线。所以,就其实质看,在您提出的问题上,我们很难找到分歧。因为我们把和平共处看成是社

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是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合作和相互援助为出发点的，不仅仅是支持民族解放斗争，我们天天在支持这种斗争。分歧在什么地方？

和平共处是以社会主义利用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斗争手段反对资本主义为其前提的。您对和平共处定义的补充是多余的，因为这一定义已涵盖了您的补充。

您要求从声明中删除民族共产主义的条款，不然就不在声明中签字。我们不明白，您为什么对此这样热心，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指责民族共产主义是直接针对南斯拉夫的。这里没说中国。

不过，如果您在这一点上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我们认为，这一点不是我们之间争论的目标），那我们向我党中央报告，我们认为可以达成协议。

科兹洛夫：邓小平同志！我们不明白，您为什么说会议工作气氛不正常。我们不能同意您对会议工作的评价，因为在会议上，围绕当代最重要的问题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道路问题与加强兄弟党团结的必要性等问题，进行着广泛的自由的辩论。您肯定说，我们在兄弟党之间做工作，让他们谴责中共的立场。这不符合实际。在会议上，绝大多数兄弟党的代表不同意你们的立场，对你们的立场进行了批评。在会上发言的，除年轻的共产党的活动家外，还有在同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如多列士、伊巴露丽①、隆哥②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难道你们认为，所有这些同志没有自己的观点，是随指挥棒行动？我们认为，会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会上通过的文件将进一步使我们团结起来，鼓舞我们同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刘少奇同志，您刚才讲，我们应该在我们一切活动中遵循列宁的永垂不朽的指示。这个，我们大家都是清楚的。我们的党是列宁缔造和哺育的，它神圣地遵循自己伟大领袖的遗训。但我们认为，在这方面，我们都应该是彻底的。您反对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禁止宗派活动的原则写进会议声明草案中去。而列宁曾多次讲，必须在国际范围里同我们队伍中的宗派活动作斗争，加强共产党的团结。请回想一下列宁著名的接受共产国际成员的条件，其中关于禁止共产党内宗派活动的思想，关于共产党队伍团结的思想阐述得是非常清楚的。

我还认为，如果我们把已写进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的关于苏共二十大历史意义的评述从声明中删除，各兄弟党就会对我们的行为不理解。而敌人，正如米高扬同志所正确指出的，就会利用这一点去达到他们阴险的目的。

我们不能同意您对会议的评价，说会议气氛不正常，就从起草委员会所做的大量的有益工作来看，也不能同意。我和您，邓小平同志，共同起草会议声明草案已达三个多星期。在这一工作过程中，我们开始已达成共识，正如您讲的，已有90%，后来是95%已达成一致意

---

① D.伊巴露丽，时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② L.隆哥，时任意大利共产党副总书记。——编注

见。其余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地方,即使按照您的计算,在文本中也只有5%。这表明,已做大量工作,否定这一点是不行的,是不正确的。

我们完全否定对苏共的指责,似乎它在会议上组织对中共的攻击。赫鲁晓夫同志的两次发言带有建设性的性质。其中没有直接批评中共的地方,尽管对它的个别错误观点进行了解释。为了不使会议工作形势紧张,苏共中央决定以书面形式答复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所提出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我们应该往前看,而不是往后看。我们应该看到苏中友谊的前景,应千方百计加强它。而你们怎么做的呢?我举一个例子。邓小平同志在发言中提出了共同建设海军舰队的问题。众所周知,在赫鲁晓夫同志访问北京期间,就这个问题他专门同毛泽东同志谈过。会谈过后,毛泽东同志讲,乌云消散了。赫鲁晓夫同志回答说,乌云本来就没有。您,邓小平同志,为什么在发言中提出这个问题?这把我们往后拉。

邓小平:我们认为这次会议非常有益。我们两党应该经常交换意见。我们还理解,我们两党的肩上担负着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同意刘少奇同志所讲过的话。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两党之间不能像现在这样交换意见。

正如你们看到的,代表我们代表团在会上发言的,是我。而我根本没有准备发言,准备发言的是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直接领导我们党。我对你们说实话,在11月5日之前,我们打算让刘少奇同志在会上发言。他的发言稿是我们党中央批准的。但在今年11月5日你们的来信之后,刘少奇同志发言已不合适。我们代表团讨论过:刘少奇同志还要不要发言?由于我们有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经验,我们在这次会议上等待着对我们党的进攻,但不是这样的进攻。所以我们决定,最好刘少奇同志不发言,由我发言。我们不想把事做绝。

我的发言主要涉及11月5日苏共中央的信,因为这封信是会议工作的纲领,就像当年苏共中央情况通报是布加勒斯特会议工作的纲领一样。说实话,这次会议,按其特点讲,同布加勒斯特会议几乎是一样的,尽管有一些区别,尽管苏共中央在11月5日发出了信,赫鲁晓夫在这次发言中还没像布加勒斯特那次。我们不完全同意他的结论,但他这次发言的形式比布加勒斯特那次好。为什么我们把主要领导人推向前沿?为什么赫鲁晓夫同志在发言中批评中国?尽管在发言中没有直接讲,但大家都清楚,他谴责的是中国共产党。

科兹洛夫:您说这次会议同布加勒斯特会议一样,苏共中央组织它的目的是为了向中共进行进攻。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说法。两次会议的目的是消除你们党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分歧,加强我们运动的团结。参加布加勒斯特和本次会议的是各兄弟党的领导人。所以绝不能认为苏共中央在背后组织对中共的进攻。在世界工联大会期间北京出了什么事?你们背着各共产党领导人,把你们和其他兄弟党之间的分歧拿到工会领导人会议上讨论。你们公开攻击苏共的立场。关于这一点,不仅是我们,其他兄弟党的代表也说过。难道你们认为,所有他们都不对?

邓小平：中共是坚强的党。如果其他党遭到这样攻击，未必能顶得住。中国有句谚语，叫做虱子多了不痒。我们党就像是这样。

米高扬：怎么说好呢。1919年我被投入监狱，我生了虱子，但我不能习惯虱子咬，总觉身上痒痒。

邓小平：如果让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方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合法化，那我们还怎么能达到团结？我想讲一讲我们的四点建议。这不是我们的最后通牒。我们说的是实情。我们把心里想的说出来比较好。在会议上说得非常清楚，民族共产主义的拥护者是中国人。而且开始时，在讲南斯拉夫时才用"民族共产主义"一词，后来在讲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也用这个词。只是在经过辩论之后，才决定在谈南斯拉夫时用这个词。

彭真：赫鲁晓夫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同我谈电台一事时，称我们是民族主义者，在这之后我们会同意这一建议吗？一般来讲，"民族共产主义"这个词本身提法就不正确。

难道还不清楚吗，谈论集团和宗派活动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一点，某些会议参加者就直接讲过。怎么能够通过谴责中共的文件？

邓小平：我想讲讲1957年莫斯科宣言是如何写上苏共二十大的意义的。我参加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起草工作，苏斯洛夫同志也参加了。当时我们代表团认为关于苏共二十大意义的提法不妥。我们把此事告诉了苏斯洛夫同志，但他处于困难的境地。我们还建议他删去"中共"一词。我记不清了，那里是怎么写的，但大体是：苏共二十大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接下来是：中共、法国和意大利及其他共产党也表明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意味着，其他党没有条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苏斯洛夫同志当时处于困难境地。当时苏共中央刚刚完成反对党内反党集团的斗争。我们客观地权衡了这一切，决定迎合你们。我们当时确实反对这一点，但考虑到这是需要造成的。这一问题的最后决定是毛泽东同志做出的。你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兄弟党会议上，支持苏共反对反党集团。

米高扬：我同毛泽东同志在杭州见过面，我们详细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当时声明支持苏共中央。

邓小平：我出席了这次会谈。我们认为，关于苏共二十大已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提过了，就没有必要在其他文件中再提了。最主要三点在于，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不能以某一党的决议为基础。况且，关于苏共的领导作用，在声明草案里已具体讲过了。如果我们把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二十三大、二十四大等历次大会的决议都写入国际文件，那会有什么结果？这只能证明，我们存在各兄弟党之间的不平等。

科兹洛夫：但是所有兄弟党都承认苏共二十大决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您的结论，邓小平同志，认为评价我党二十大的意义似乎就是强调各党之间的不平等。

邓小平：至于个人迷信，我们已发表了我们的观点。我们完全支持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但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观点。

尽管我们对声明草案有一些修改，其中95%我们还是同意的。我们的修改不多。没能

达成一致意见的这些问题是实质性的。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文件有重要意义。它对争取和平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也有重大意义,其中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他们是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所没有提出来的。这个文件是有力的文件。请想一想,如从中删除这三个问题,难道这能给谁带来什么损害?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产生巨大的意见分歧,我们公开讲这些,这对谁有好处?

彭真:许多代表的发言不是在加强合作,而是在反对中共。我们认为在文件中没必要提宗派活动。

米高扬:这个问题是现实的。

邓小平:今天我们公开地向你们讲了我们的立场。既然这些建议同谴责中共联系在一起,那我们怎么能接受他们?我请你们相信,如果在文件中留下这些地方,那么在会议之后将出现广泛反对中共的运动。

米高扬:在北京世界工联会议上,你们背着各共产党,在工会活动家中间,公开宣扬你们的特别观点。你们不该这样做。这些问题应在各党中央级的水平上讨论。

刘少奇:我直接告诉您,在工联会议期间,我党任何宗派活动也没搞。会议开幕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出席。我们不在北京。当我回到北京时,通知我,会议代表之间正就许多重要问题热烈地交换意见。请我参加这一工作。开始我建议让工会代表们自己去争论,我们不参加,后来我才同意并作为主席发了言。我们想就5个问题交换意见,但只在一个问题上交换了意见。不能认为这是宗派活动。我们还邀请了同我们意见有分歧的同志。在自己反对派中间怎么进行宗派活动呢?我们请求把我们的意见转告各党。

彭真:为了交换意见,我们同格里申一起拟定了这次会议参加者的名单。

米高扬:你们邀请他们出席招待会而不是会议。请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我们向前看,不往后看。

刘少奇:关于到苏联国内旅行的问题我们要考虑。我们认为,应在友好的气氛下完成旅行。

邓小平:即使我们达不成一致意见,我们也将友好。

科兹洛夫:我们也赞成同中共友好,同中国人民友好。但你们想把赫鲁晓夫同志同苏共中央对立起来的企图是同你们努力保持友好团结的意见相背离的。我们多次向你们讲过赫鲁晓夫同志是公认的苏共和苏联人民的领导人,他的讲话、发言反映的是我党及其领导人的集体意见。我们呼吁你们放弃类似的行动。

让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建设我们的关系,加强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团结,这一团结是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取得进一步成就,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取得进一步成就的最重要的条件。

邓小平:在我们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时,我在机场发表讲话时讲过中苏友谊的重要性。

米高扬:我们看重您的这一讲话。让我们不要再回到老问题上来,让我们在马克思列

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可能被帝国主义分子用来反对我们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如果我们团结，我们就可顺利地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同我们寻找帝国主义分子的弱点一样，他们也在寻找社会主义阵营的裂缝。如果他们能找到这一裂缝，他们将非常高兴。

你们攻击赫鲁晓夫同志，这使我们，苏共中央委员们感到很屈辱。有这样一种印象，你们想把赫鲁晓夫同志同苏共中央对立起来，给我党制造分裂。这使我们痛心。须知，在我们的队伍中，观点完全是一致的。我们要求你们停止这样做。

例如，我们在发言和文件中，没对毛泽东同志和您——刘少奇同志作任何攻击。

邓小平：我们批评赫鲁晓夫同志是因为他在发言中攻击我们。

邓小平：我们感谢你们举行这次会晤。关于你们邀请到全国各地旅行的问题，我们研究之后再告诉你们。

会谈记录：B. 西季赫梅诺夫(苏共中央工作人员)

АПРФ，ф. 3，оп. 65，д. 610，л. 100－120

№03977

苏联驻华使馆的情况通报：关于中国电影《永恒的友谊》

(1960年11月29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60年11月29日
第585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关于中国电影《永恒的友谊》

(情况通报)

在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3周年前夕，北京开始上演大型艺术片《永恒的友谊》

(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从11月5日到22日,北京几个电影院每天演2—3场。影片根据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中国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苏联专家的忘我行为。影片描述说,苏联女专家梅什柯娃来到地质队,在(新疆)阿尔泰山中进行勘探。在梅什柯娃的帮助下,中国地质工作者发现了一处矿藏。在考察过程中梅什柯娃胃痛开始剧烈发作,需要急救。她被送往乌鲁木齐,但中途突然受阻:在额尔齐斯河上没有渡口,而船工又住在对岸。年轻的地质队员李青冒死渡过去,而梅什柯娃的生命则处在垂危之中。影片最后才告诉观众,1945年梅什柯娃救过李青的命,当时她作为护士与苏军一起参加了解放中国东北的战斗。

影片中有许多反映苏联专家和中国地质队员之间极其友好关系的情节——同志关系、互相救助、忠于共同的事业。所有这一切都服从于一个主要的思想——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思想。因此,不管影片艺术上的优点如何,它的内容无可指责(虽然有时使人感到过分强调中国干部对苏联专家的关心)。

选择放映这部有关苏联专家影片的时机引人注意。虽然影片是1959年出品的,但首次放映却始于今年11月5日,并一直延续到11月23日。围绕影片进行了相应的广告式宣传。《人民日报》在"新片"栏里不止一次地刊登影片《永恒的友谊》的简介,强调说影片"热情地讴歌了中苏人民之间深厚的友谊"。

《大众电影》杂志在《永恒的友谊》上演之前就登出了这部影片的剧照。该杂志最近一期(11月份)的封底是影片主人公的照片,同时发表了一篇影评,通篇充满了热情的赞誉。文章保证性地表示,"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将为捍卫伟大的中苏友谊而献出全部力量,因为党和毛主席培养下的人民……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文章作者把中苏友谊还叫做"保卫世界和平和战胜一切战争挑衅者事业的伟大力量"。

当苏方由于一些人所共知的原因不得不把苏联专家从中国召回,而且他们已经回国时,中国同志广泛放映关于苏联专家的影片(与北京同时,在郑州、西宁、南京等城市的电影院也放映影片《永恒的友谊》)是想说明,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专家处于正常的条件下,受到中国领导的支持和互相理解等(影片描述的一切正是这样)。另一方面,摄制这部影片以后,中国同志得到了一张王牌,用以形象地说明在评价苏联专家的作用和宣传苏联援助中自己的"客观性"。①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随员

罗高寿(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该资料列入情报资料。

---

① 显然,还有一个类似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11月1日《红旗》杂志(太原印刷)发表了一首诗《苏联专家来到车间》。内容讲的是苏联专家在39.3℃的高烧来上班,并排除了设备中谁也发现不了的故障。——原注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 谢尔巴科夫
1960 年 12 月 23 日

ЦХСД，ф. 5，оп. 49，д. 329，л. 234－236

№03979

苏达利科夫致安德罗波夫报告：苏联驻华使馆技术工人李山东被解职

(1960 年 11 月 30 日)

致苏共中央联络部
Ю. В. 安德罗波夫：

兹汇报下列事实作为情报：

今年 11 月 28 日，中国外交部外宾服务局通知说，在我大使馆任技术工人小组组长的李山东(Ли Шэн-дун)因其在馆外的行为不轨而被解职。就在当天李山东来到大使馆，同随员罗高寿和总务主任斯维里德琴柯谈话时说，他被解职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他对待自己在大使馆的职责太认真和对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态度太好。在外宾服务局的会上对他做了这样的鉴定，说他已不是中国人，而是俄罗斯人，因而他不能留在苏联大使馆工作。李山东还说，在我国大使馆服务的中国工人对每个苏联工作人员进行严密的监视。中国工人必须对所有到大使馆来的人，谁经常到谁那里作客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都干些什么进行汇报。所有这些情报都应当交给大使馆的 4 个技术工人(中国公民)李德才(Ли Дэ-цай)、郭、丁和邵，他们再把这些情报转给相关的组织。

我们当然会批判地对待李山东所谈的情况，但某些客观事实证明他说的是正确的。

李山东在大使馆工作了 8 年，是有 13 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参加过解放战争，在大使馆工作中表现很好。这一点早就引起其他中国工人对他不友好的态度。第二天当李山东到大使馆来结账时，不许他踏上我们使馆的用地，有两个中国同志一直在监视他。李山东被告知，如果他把解雇他的原因告诉大使馆，对他将采取相应的措施。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临时代办
苏达利科夫(签名)

ЦХСД，ф. 5，оп. 49，д. 332，л. 303－305

№03460

罗高寿与李山东谈话纪要：中国人员在苏联使馆的工作情况

(1960 年 11 月 30 日)

摘自 И. А. 罗高寿的工作日记
1960 年 12 月 6 日
第 596 号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与在苏联大使馆工作的中方工作人员组长李山东谈话纪要

1960 年 11 月 30 日

11 月 29 日外宾服务局有人给大使馆打电话说，从今天起大使馆的中国工人李山东不再来大使馆上班，也不允许他到大使馆去，“因为他有不轨行为”。同时又强调说，李山东的过失与他在大使馆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就在同一天，李山东本人给大使馆打过几次电话，恳求大使馆任何一个苏联同事跟他见见面。他暗示说他被解雇是因为他跟苏联同志关系好，并想告诉我们，“大使馆的中国工作人员中有坏人”。

趁李山东还未交清他在大使馆工作手续的机会，我今天跟他进行了会晤。李山东情绪沮丧，不时地哭泣。他谈了如下一席话：

他在外面没有任何“不轨行为”。11 月 28 日外宾服务局召集在苏联大使馆工作的中共党员开会，通过解除李山东在苏联大使馆工作的决议。会上详细分析研究了李山东的表现。其借口是大使馆一位苏联同事的妻子在离北京回国时把一双鞋和牛肉罐头送给李山东的孩子(李山东有 5 个孩子，其中最小的还在吃奶的年龄。妻子现在怀孕，很久以前患过肺结核)。在离开大使馆时，李山东的这些东西被没收，而根本不理睬他的抗议。因这事还开过会，会上指责李山东“拍外国人的马屁”(李山东强调说，现在开始把苏联同志叫“外国人”)，“学会俄语是为了向外国人谈论中国人”，“不信任中国”，最后，“他完全丢了中国人的脸，他的所作所为像个俄罗斯人”。

在苏联大使所住的独院当清洁工的李德才对李山东很不满，说他“已有一两年没有向他做过任何汇报”。我问是哪一类汇报，李山东举了一个例子，去年 11 月 8 日，在大使馆的招待会后，李德才把他叫出来，问他邀请的客人中有没有南斯拉夫人。“李德才监视所有到大使馆来的人”，他补充说。

李山东非常激动地说，他曾试图在会上提出异议："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对苏联同志这样不好，难道这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难道这是英国的大使馆？要知道苏联是个兄弟国家！但根本不让我发言。"李山东说，有几个人（其中有姓孙的司机）会前会后都对他说，他们很同情他，但他不敢冒险支持他。孙曾建议他求助于临时代办或者大使。

李山东列举大使馆许多中国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的事实。特别是他不止一次看到李德才偷盗食品，他在李德才的房间发现有大使所住独院中的餐具。另一个叫邵福全（Шао Фу-цюань）的工人也偷东西（李山东列举了具体事例）。关于这一点，用李山东的话说，他不止一次向大使馆汽车房司机丁凯文（Дин Кай-вэнь）作过汇报，他是他们的工会主席，但一切到此为止，因为丁凯文本人不止一次地教唆李山东从大使馆的仓库里给他拿肥皂（中国目前最稀缺的商品之一），或者把仓库的钥匙交给他。他还利用邵干活之便，让后者偷偷把招待会后剩下的食品、啤酒等送给他。

谈到丁凯文在大使馆工作的中国人中间的作风，李山东说，两个月以前，在大使馆工作的中共党员在大使馆食堂的地下室里开过一次会，丁凯文在会上对他们说，他们大概听说中共和苏共之间现在有了分歧。因此中国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丁凯文说，苏联的做法是"大国主义"，"所有兄弟党都支持中共的立场"。

根据李山东的说法判断，在大使馆工作的中国人中，李德才是个重要人物。他安排搜集情报和进行监视，包括对中国工作人员的监视。他最亲密的助手是郭泽章（Го Цзэ-чжан，女）和丁凯文。邵福全是个较次要的人物，但也干一些很不体面的事情。这些结论跟苏联同志的观察和大使馆掌握的事实相符。

李山东还说，不久前他的一位好友——张科长（在外宾服务局工作）对他说，外宾服务局和苏联大使馆之间的关系有点恶化，大使馆甚至没有邀请外宾服务局局长郭洁参加今年 11 月 7 日的招待会。

李山东完全绝望了，他反复说，外宾服务局的干部对他的攻击和迫害使他如今"除了上吊，别无出路"。他说，他的一些朋友建议他找苏联大使馆批准他去苏联。他感慨地说："我不是罪犯，不是小偷，我勤勤恳恳在你们大使馆工作了 8 年，在苏联同志面前我问心无愧。入党 13 年了，在前线受过伤，他们为什么这样迫害我？"

最后，李山东恳求对他说的这些话保密，因为严禁他到大使馆跟苏联同志会面。郭泽章在会上发言时直接威胁他说，如果苏联大使馆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公安部门就要"关照"李山东，把他送去劳教。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随员
罗高寿（签名）

ЦХСД, ф. 5, оп. 49, д. 332, л. 305－308

№25284

外交部远东司提供的资料：中国领导人关于对外政策重大问题的表述

(1960年12月9日)

机　密

文本第2份

1960年12月9日

第921/ДВ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关于外交政策重大问题的声明①

……毛泽东同尤金于2月28日进行的谈话。

……毛泽东同尤金于2月28日就核战争进行的谈话。

在1958年6月5日苏联专家招待会上的讲话中，陈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一以贯之地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在美国人不愿缓和紧张的国际局势的情况下，我们不会单方面做出让步，我们对他们的回应不会发生变化。从表面上看，中苏双方在对待美国这个问题上似乎存在分歧，但实际上，当然不存在这种分歧。我们完全理解苏联针对美国的政治路线。美苏之间维持着外交关系。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存在这种顾虑——我们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而且我们对于尽快建立这种关系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历史告诉我们，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最穷凶极恶的敌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三年来美国人同蒋介石一起发动的针对我们的战争，此后又在朝鲜同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了两年多的战争，并且最后还占领了中国的台湾岛。总有一天，我们'要和美帝国主义算清以前所有的旧账'。我们一点也不担心美国拒绝承认人民中国及其在联合国的席位。作为对此的回应，我们可以宣称'我们自己拒绝承认美国及联合国，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忽略它们的存在并建好自己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对美关系时的坚定方向将鼓舞中国人民的斗志并将有利于我们对美国民众及广大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亚非人民施加影响。'"

1958年7月12日，陈毅在同使馆人员进行的一次谈话中表示："如果裁军谈判中没有中

---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华人民共和国参与，那么最终采取的决议将不适用于中国。而这同样也适用于核武器的供应和储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声明中也存在这种倾向，即认为一旦东西方达成关于核武器的一个协议，苏联可以将这些武器转至中国等地进行实验和记录。毫无疑问，这种局面是不利于美国及其他西方大国的。”

在1958年9月5日同使馆人员进行的谈话中，周恩来表示：“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我们想在这一地区(台湾)给美国人及蒋介石制造一个紧张的局势。就像在中近东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我们想迫使美国人同这一远离美国本土的地区‘捆绑起来’。在遭到我们的打击之后，美国人总有一天会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其侵略者及凶恶敌人的面目。”“我们还要向美国人展示，人民中国已经足够强大，并不惧怕美国，相反，当美国人意识到(中国)牢不可撼的地位时，他们已开始‘走下坡路’了。”

“我们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行动将鼓舞中国人民的斗志，使得他们做好战斗准备，激发了他们对美帝国主义及其无耻侵略政策的仇恨和无畏战争的精神。”

“美国惧怕中国。中国不想发动战争，现在同美国开战对于中国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但如果美国人进攻我们，我们当然不会害怕。”

在1958年9月6日同葛罗米柯进行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考虑到中美在这一地区爆发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沿海岛屿进行打击的同时，目前已做好准备承受原子弹对其本土的所有严重打击和对城市的破坏”。而在此之后，一旦美国意图扩大这场局部战争，苏联应当能够出手相助，这就意味着美国人将在国际关系中蒙受耻辱。

在1958年9月30日同使馆人员进行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在同葛罗米柯同志进行会谈的时候，我们已做好准备承受第一轮打击，接着我们会密切关注形势，美国人何时会使用战术核武器，何时会爆发局部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看来，苏联应当保留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以给予帝国主义最后一击。我们将尽可能地承受第一轮打击。这对于国际共运的事业以及共产主义战胜帝国主义的最终胜利来说是重要的。”

……毛泽东于1958年10月2日就和平与战争问题进行的谈话。

……毛泽东于1958年10月2日就中苏力量进行的谈话。

在1958年10月14日同使馆人员进行的谈话中，周恩来说：“出现的问题是，在目前的形势下，是否有必要坐等美方发动针对中国的战争。我们这么说，是因为这种可能性已经被排除了。我们的目标是不给美国人挣脱绞索的可能。目前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威慑美国人以及加强对中国人民和军队的教育。就让该地区继续保持紧张状态吧，我们不能让主动

权从自己手中溜走。我们将……继续制造麻烦，并适时改变策略。我们会适时调控该地区的紧张状态。”

“因为目前美国人已经被套上了绞索，那么收放的权力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如果我们将绞索收得太紧，那么就存在战争的可能性，如果太松，那么美国人就会放松下来。这两种情况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不利的。因此最好保持现状。”

在 1958 年 11 月 8 日苏联大使馆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使招待会上的讲话中，陈毅表示：“在台湾问题上，我们中国人，同时也是从我们自身角度考虑，认为冒险主义是要不得的，并且以全力应对此事会给帝国主义提供甚至是发动一场所谓局部战争的借口。”

……毛泽东在 1959 年 10 月 14 日的谈话。

АВПРФ，ф. 0100，оп. 53，д. 24，п. 457，л. 235 - 242

№1383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莫斯科会议情况总结

（1960 年 12 月 13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0 年 12 月 13 日会议第 310 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 И. 勃列日涅夫、Н. Г. 伊格纳托夫、А. Н. 柯西金、А. И. 米高扬、Н. А. 毛希丁诺夫、Д. С. 波利扬斯基、П. Н. 波斯佩洛夫、М. А. 苏斯洛夫、Е. А. 福尔采娃、Н. М. 什维尔尼克；会议由 Ф. Р. 科兹洛夫主持。

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的总结。①

米高扬、毛希丁诺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福尔采娃、波利扬斯基、伊格纳托夫、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波斯佩洛夫、科兹洛夫。

米高扬同志：建议不对声明(意义)做出评价。

毛希丁诺夫同志：建议接受草案(不对新闻界公开——是不是不应该说得更尖锐?)谈赫鲁晓夫同志演说的意义，谈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意义。谈个人崇拜。

勃列日涅夫同志：不应该扩大文件内容，但是，也不能够缩减它。

---

① 指的是在 1960 年 11 月 11—25 日期间在莫斯科举行的协商会议。参加其中的有 81 个共产党的代表。这是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大会。各共产党代表了解了对于国际发展的最迫切问题的各种观点和立场，在激烈的辩论之后通过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和“致世界各国人民的呼吁书”。——原注

柯西金同志：可以分送文件，但是，不能公布。

福尔采娃同志：我们可以采纳草案

(部分不是为发表——或者，扩大)。

波利扬斯基同志：或者，可以说说关于阿尔巴尼亚人。

伊格纳托夫同志：文件很好，可以采纳它。

苏斯洛夫同志——关于崇拜问题不应该提及，关于苏联方面的内容也不应该再强调了，否则，就将摆脱不掉了。

对于第三条补充意见——可以采纳。

波斯佩洛夫同志——不应该缩减草案。

科兹洛夫同志——草案编制得很好。

关于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应该谈及。

委托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分发最终的编辑文本。

将不会产生意见，认为可以接受。

批准包括报告内容的演说稿。

РГАНИ，ф.3，оп.12，д.1011，л.29–29об

№25285

勃列日涅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讨论

(1960 年 12 月 14 日)

机　密

第 944/ДВ 号

勃列日涅夫同志接见刘少奇同志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谈话记录[①]

1960 年 12 月 14 日

……1960 年 12 月 4 日，在从列宁格勒出发去明斯克的路上，勃列日涅夫邀请中国党政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代表团吃饭。在两个小时的晚餐过程中,双方进行了一次友好、自由的交流。

……

勃列日涅夫同志问中国同志们有关中国国内畜牧业的发展状况。他说,他了解到中国报刊上称,南方灌溉种植水稻地区的家禽养殖、渔业生产发展都取得了成功。刘少奇回避这个问题并继续谈论公社。他几次都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中国何时开展人民公社建设工作的问题上,还以个人身份提过好几次,尽管这些在苏联已经刊登过了。此外,刘少奇说,1920 年代他在莫斯科的时候,莫斯科也组织了公社。他说,当然,我们考虑吸取这些经验,但不想重复那时你们犯过的错误。此后,刘少奇转移话题,开始讨论研究马列政党不仅要研究成功的例子,同时也要认真分析自己的错误,以免重蹈覆辙。他再次谈到了从实践和生活的角度出发去考察现实,然后得出正确结论,这样的实践过程具备重要意义。

回到人民公社这个话题,刘少奇说,正如所记得的,应该避免苏联在建立公社时犯的两个严重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第二个是收回公社成员的自留地(在谈话过程中,刘少奇认为他理解自留条件下农民的私有基础)。中国方面清楚苏联方面曾经犯的错误,并在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会尽量避免。

……

勃列日涅夫同志多次把关注点转回到刘少奇强调的部分:在人民公社的生产和生活中,分配制度已经形成,到底是按劳取酬还是各取所需。勃列日涅夫同志请刘少奇给出一个更加明确的界定,公社现在的状况到底是处于一种原始的起始阶段还是就是这样发展到了最后一步。

刘少奇没有直接回应,仿佛默认一开始就存在按劳分配原则,他再次强调他们如何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及现在他们现在是如何做的。大同小异,他说,公社对于中国而言是新事物,并非一开始就很顺利。他强调,建立公社的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公社在中国以如此快的速度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建立并运行,中共中央无法随时保持密切的关注,从头到尾地时刻掌握他们的具体发展方向。于是,运动有可能会偏离正确的方向。1958 年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特别全体会议,出台了一些决定。中央提醒广大干部要提防犯错误,通告全党人民公社应如何正确建立。

……

勃列日涅夫同志说,实际上在 1920 年代苏联就开始成立公社。很快就表明,他们无法站住脚,首先就是因为平均分配。这导致工作纪律松散,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公社解体,制度瓦解。随后的列宁时期,我们党放弃了公社,寻找一个更正确的适应社会发展情况的农村生产生活制度。

勃列日涅夫同志继续讲,随后我们建立了集体农庄。它的建立除了党做出的努力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马列主义物质利益原则认识观的重大转变。多亏了这一切,党可能将农业发展到这样一个水平,很好地为人民提供产品,为工业提供原料。

……

后来，顺着这个方向，刘少奇进行了讨论。坦白地说，他讲，苏联同志对中国人民公社的看法让我们感到有点不安。显然，苏联同志们也许不够了解人民公社的实际情况。不管怎样，大家对我们的人民公社保持警惕让我们很困扰。有时，在我们看来，“人民公社”这个称呼甚至会让苏联的同志们感到惊恐，例如，如果我们不是叫“人民公社”而是“联合公社”的话，那么苏联同志可能就会有新的认识了。

勃列日涅夫同志说中国同志错误地理解了苏联同志对人民公社的态度。

这些问题，当然与名称无关。苏联同志了解成立公社的最初几个步骤，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人民公社和拖拉机公社的原则，并且中国报刊也进行了广泛宣传。我们不能认同一些重要的原则，我们尤其不能接受它背离了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这无法解释我们的集体农庄。当然，你现在告诉我的，(如果)人民公社已经建立起来了，并且事物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可以坦白地说，从你们所讲的故事能得出一个结论：现在谈论已经不是关于你们一手建立的人民公社本身的问题了。

刘少奇没有继续明确以下问题：目前存在公社将要面临更多的变动，他们要被迫引入苏联集体农庄所证明的一些经验，但勃列日涅夫同志没有当场提出任何反对和质疑的意见。

在这里，苏联报纸说明介绍人民公社时候还存在一些问题，托尔库诺夫同志(苏共中央副部长)说，应认识到以下情况：

首先，苏联报刊不能全面地了解人民公社，因为在关于建设人民公社一系列的主要问题上，我们的经济学家都没能达成共识，包括中国同志如何处理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的问题。出版的同时就会引发争论。这对我党是不利的，而不是你们自己认为的那样，人民公社都只是一个临时的实验。第二，如果苏联报刊广泛支持人民公社的话，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中国同志对自身缺点的判断，这一点，正如你们所说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托尔库诺夫同志说，人民公社运动展开期间他在《真理报》工作，他很清楚在苏联报纸上解释中国正在进行的人民公社运动会带来那些问题。他进一步说，不是不能发表关于人民公社的出版物，但正如前面提及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观点没有被展开讨论。

勃列日涅夫同志说，当然，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中国农村进行的社会转型的实践是否适用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每一个模式都带有自己党和国家的特殊性。对我们来说，主席团成员赫鲁晓夫曾谈到他和毛泽东同志就人民公社展开的会谈。然后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苏联没有重建人民公社，你自己设计的就是你自己的事。我们不会反对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事物……

АВПРФ，ф.0100，оп.53，п.453，д.6，л.41－53

№09902

契尔沃年科与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评论

(1960年12月26日)

摘自C.B.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1年1月6日
第9号

绝 密
文本第3份

与毛泽东同志会谈记录

1960年12月26日

根据中央指示,今天我拜访了毛泽东。

我向毛泽东转达了苏共中央和H.C.赫鲁晓夫本人对他67岁生日的祝贺,祝他健康长寿,工作卓有成效。

苏共中央和H.C.赫鲁晓夫的这一衷心关怀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非常感动,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心情,十分热情地感谢友好的祝贺和祝愿。毛泽东说,在自己生日这一天接受这一崇高的祝贺,对他来说是一大荣幸。他请求向H.C.赫鲁晓夫同志转达最热情的感谢,并祝他本人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身体健康,在自己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好成绩。

接着应毛泽东提议进行了谈话。他讲道,现在中国领导人的工作很多。他说,"至于我本人,工作比以往少多了。尽管我每天8小时工作(有时多一些),但是工作效率却是今非昔比了。读过的东西记不太住,必须看大号字的文件。"谈到这里,他说:"从工作效率看,老一代人不如青年一代人,看来这是普遍规律。"

接着毛泽东强调指出,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位上退下来,为减少他的国务活动负担创造了条件。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当时他提出这个建议时,只有政治局委员支持他,许多中央委员反对。"普通党员中不同意的人更多"。他说,现在大家已经都支持这一决定了。

毛泽东继续讲他的工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活动,他说,好多年以来,实际上从1953年、1954年起,他已经不主持政治局会议了。他说,从1956年起,政治局的全部日常工作由刘少奇领导,他只是偶尔出席个别会议。毛泽东说,他平时自己工作,基本上只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一起开会。有时候特邀人员也参加常委会议。

毛泽东接着讲道,个别情况下他也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常邀请地

方上党的负责人参加，例如各中央局的书记和副书记、各省委书记。毛泽东说，最近，他几乎不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讲话，甚至不在中共代表大会上讲话，仅限于致简短的开幕词。他接着说，从共和国主席职位上退下来后，他可以不参加最高国务会议的工作。他还说：不错，我还经常看党和国家系统最重要的一些会议的文件和材料(在通过这些文件和材料之前)。

我说，尽管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职责作了某些调整，但是领导党和国家的重担仍然由他(毛泽东)挑，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他常常要连夜工作。“主要的负担是要阅读大量的文件和材料。”他说，比如“我每天不得不两次阅读给我送的两厚本关于国际问题的资料，当然，为了不落后，不脱离生活，必须得看”。

在谈话过程中我说，国际形势发展很快，必须认真关心，及时分析。我还强调了莫斯科会议的重大意义，莫斯科会议对最近的国际形势作了深刻的马列主义的分析。

毛泽东同意我的这番话，对这一话题作了积极的反应，他说：“莫斯科会议开得很好，做了认真准备，由 26 个党的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工作得很有成效。”他接着说，有些外国代表不理解，问为什么会议开这么长。毛泽东说，看来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81 个党的代表每人仅发言一次就要 10 多天。然后还有第二次发言，就不说研究文件的工作了。他指出：“会上有争论，有辩论，这很好。这是件好事。”

接着，毛泽东同意我关于莫斯科会议文件的论点有深度的看法，他还说，文件在西方帝国主义分子中，在我们共同的敌人中引起了一片恐慌。

在谈话中我简要地讲述了苏联开展的宣传莫斯科会议成果的工作，讲述了政治教育系统研究会议文件的情况。

毛泽东讲，中国共产党内也组织了对莫斯科会议文件的研究。至于说到总结会议的成果，中共中央还没有就这个问题下达具体的指示。

然后他说，1961 年 1 月将要举行中共中央全会(上一次全会是在 1960 年 4 月召开的)，这次全会将听取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会议的报告。预计全会要就这个问题作一个简短的决议，对莫斯科会议的决定表示支持。除总结莫斯科会议的成果外，中共中央 1 月中央全会还要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 1961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接着，毛泽东说道，中国现在有困难，无法制订远景规划，“在这一方面我们经验不足”。他又说，开始，中共中央有人建议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剩下 3 年的计划。但是 1960 年已经过去了。因此，决定制订五年计划剩下两年的各年单独的计划。他说，国家已经有了 1961 年第一季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实际上已经在执行。

我向他简要地讲述了苏联取得的搞规划的有利条件，讲了苏联最高苏维埃最近一次会议批准了 1961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

毛泽东以批评的口气讲了中国在及时批准经济计划方面落后，他说，例如 1960 年的计划，1960 年 4 月才通过，还有过在 6—7 月份才在人大会议上批准计划的情况。他解释说这是中国缺乏应有的经验。

我向毛泽东讲了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讲了苏联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发展农业问题，

其中还谈到即将召开的全会的几个特点，讲到在这次全会上将审议和解决十分重要的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问题。

毛泽东说中共中央现在也在“专门抓”农业。他还说，正在加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们甚至考虑把工业战线缩小一些”。他在解释这一想法时说，这是指在某种程度上缩小对工业生产投资的规模，其中包括对某些重工业部门的投资，还要压缩对楼堂馆所的投资。

在谈话中他简要地谈了中国工业的瓶颈之处，尤其是采矿业、煤炭业以及运输业，讲了这些部门的相互关系，讲了他们对发展其他部门(钢铁生产等)的影响。

在回到农业问题时他强调指出，对中国这个十分重要的经济部门以及轻工业的发展不给予应有的重视，就不能满足人民吃饭、穿衣以及日用品的需求。毛泽东又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深信，与生产死的产品如金属、矿石和煤炭等相比，组织生产活的植物和牲畜是件难得多的事。”他开玩笑说：“死的从我们这儿跑不了，我们可以缓一缓。”

在谈话时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的物质需要不断提高。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考虑解决出现的困难。当然，问题不仅在于困难。就是在有成绩的地方，也会产生新的问题、新的任务。讲到这里他指出，再过三四百年，也会产生新的问题，需要去解决。“不这样就不会有发展。”

我向毛泽东讲述了我陪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的一些感想，强调了这次访问对巩固苏中友谊和团结的意义。

毛泽东对谈这一话题很积极。他说，中国对这次访问非常高兴，“出访了，这很好”，他强调说，我们两国人民要求采取这一措施。“我们两党的中央委员会做出这一决定，满足了两国人民的要求。”

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真的，苏联的许多共和国，例如乌克兰，对中国代表团没到他们那里去还“耿耿于怀”。他笑着说，这个抗议应当向代表团成员提，譬如向这次谈话在场的杨尚昆提，因为政治局没有反对继续访问。我也用同样的口吻说，中国朋友说这又不是最后一次访问苏联，这才使“耿耿于怀”的苏联同志消了气。毛泽东说：那就可以说定，他们欠你们一笔债。

当他稍微展开话题讲这种会晤和访问有益时，我对他说，中国代表团访问时，苏联人不止一次地请求向他(毛泽东)转达最美好的祝愿，希望他在自己合适的时候访问苏联，到各个城市，到工厂，到集体农庄走一走，因为上一次访问苏联时，他没能比较广泛地接触苏联。他对此做出了热情的反应，说：“一定得找时间去一趟。”

接着，毛泽东讲道，在中国，外地的工作人员对他有怨言，对他没能到一些城市和地区，如新疆、云南、贵州、西藏、太原、包头、西安、兰州等地去有意见。他说，这些工作人员以前说我是“半个共和国的主席”，当我把主席职位让给刘少奇后，他们又称我是“半个国家的党主席”。

在谈话的最后，毛泽东又谈到了他好像不再积极从事党和国家工作的想法，他半开玩笑地说，现在“我就等着转为一般的政治局委员”。他还说：“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党内还没有征求过任何人的意见，”他又指着杨尚昆说：“甚至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我是和您第一个谈自己的‘阴谋’。”

我肯定地说，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不会接受毛泽东的这一建议。他开玩笑说：“那样

的话，只好等大家都认识到这事的必要性。再过几年，他们自己就会可怜我的。”

谈话在非常真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出门一直把我们送到汽车旁。他热情地和我们道别，再次请我们向 H. C. 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转达热情的问候，对他们的祝贺和祝愿表示最真诚的谢意。

谈话时在座的还有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和朱瑞真以及苏联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苏达利科夫和使馆参赞罗满宁。

苏联驻中国大使

C. 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ф. 0100，оп. 55，п. 454，д. 9，л. 98－105

№25288

周恩来致赫鲁晓夫电：拟讨论苏联物价调整后的汇率问题

（1960 年 12 月 27 日）

副本

回复第 133s－dv 号文

北京，1960 年 12 月 27 日

敬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我很高兴收到您 11 月 10 日的来信。从您的信中，我们得知了苏联政府对物价的调整，卢布的含金量也将调整为 0.987 412 克，同时，卢布与其他国家货币的兑换比率也进行了重新确定。

中国政府委派中国驻苏联大使——特命全权大使刘晓同志，授权他代表中方与苏联方面交换关于人民币与卢布之间的官方汇率的意见，以及商讨关于增加非贸易支付额度的问题。

中国政府已经责成相关部门与苏方相关部门共同采取行动，根据苏联对物价体系和卢布含金量调整的情况，开展关于中苏双方的对外贸易价格、税率和互惠活动的详细谈判。

部长会议主席同志，请接受我最为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签名）

АВПРФ，ф. 0100，оп. 53，д. 4，п. 453，л. 162

№1383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

（1960年12月3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0年12月30日会议第312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阿里斯托夫、勃列日涅夫、伊格纳托夫、科兹洛夫、库西宁、柯西金、米高扬、毛希丁诺夫、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

第12项　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①。

赫鲁晓夫、米高扬、马利诺夫斯基、科兹洛夫、勃列日涅夫。

不进行鼓励，不无偿给予。

复函(通过外交部)发出。

在高级别(对此我们有自己的理解)上提出——只有在最高的党务和国务级别上。

基地——只有我们占据着，12艘舰艇都是我们的——在关系正常化之前，或者我们带着12艘潜水艇离开。

米高扬同志：我也同意——不鼓励阿尔巴尼亚人，但是，对于某些步骤可以加紧实施。

2艘潜艇可以完全转交给他们，2艘可以联营——归我们指挥(华沙条约指挥部)。

扩大基地的工作今后不再进行。

停止无线电站的工作。

抗议报告已经撰写好：为什么我们的军舰还要滞留在那里？

РГАНИ，ф.3，оп.12，д.1011，л.33－35

---

① 中央主席团仔细地研究了阿尔巴尼亚外交部致苏联外交部“关于经济问题谈判”的照会，并采纳了赫鲁晓夫“关于海军基地和潜水舰队问题”的建议。委托苏联国防部和苏联外交部准备必要的文件。苏联海军基地位于阿尔巴尼亚的发罗拉海峡地区。——原注

1961 年

№20813 - 8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总结

（1961 年 1 月 18 日）

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总结

同志们，去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1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自从 1957 年莫斯科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这些文件确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当代最重大问题的原则立场）以来，到现在已经 3 年了。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和国际影响急剧增长的 3 年，是殖民主义体系在民族解放运动打击下解体的 3 年，是资本主义世界阶级斗争发展的 3 年。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巨大新变化。

有必要全面分析所有这些变化的实质，揭示现阶段社会发展的特点，制定出符合新条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基本战略策略路线。在这个代表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广泛的国际会议上，上述任务应当能够更顺利地得到解决。首先由此产生了于 1960 年召开会议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在 1960 年中期，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兄弟党之间在一系列原则问题的看法上公开出现了严重分歧。这就产生了损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危险。资产阶级报刊千方百计地夸大这些分歧，而国际反动势力则开始制定阴险计划，利用这些分歧达到自己的目的，损害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有必要全面审查这些分歧的实质，克服这些分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上达到共产党和工人党观点和行动的统一。

可以十分满意地说，11 月的会议顺利地解决了所有这些任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得了巨大的新胜利。

会议表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成熟性和所经受的锻炼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他们毫不动摇地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容忍任何偏离我们的伟大学说的倾向。我们党和绝大多数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对待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方面坚持的原则立场为克服现有分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全面地、创造性地讨论了会议所面临的问题，在关于国际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上，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达到了观点的统

一。会议通过的文件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它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总纲,是这个运动进一步团结并取得新胜利的思想基础。

会议的全部工作是本着大胆的革命创造性和集体研究我们时代迫切问题的精神进行的。声明中阐述的新的理论原理和结论在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方面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会议文件对当代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做出了答复,人类的命运和人类进一步发展的道路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如何估价现时代和它开辟的前景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关于防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关于各国和平共处和裁军的可能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的主要任务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主要任务问题以及关于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道路问题。

同志们,会议文件你们都很了解。赫鲁晓夫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已经向你们作了介绍。因此,我只是简要地谈谈声明的基本结论,而把报告的大部分集中在下述问题上:会议的准备工作是如何进行的,会议是如何举行的,会议是如何达到一致而通过历史性文件的,会议在争取一致通过的道路上克服了哪些困难,对于我们的实际工作来说,应当从会议总结中得出什么结论。

(一)

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自己的声明中确认忠于1957年通过的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对社会发展的新进程和新现象做出了深刻的马列主义的估计,提出并详细制定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准则和政治准则,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续发展。摆在第一位的是科学确定我们时代的性质,其基础是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结论,这已经得到各马列主义政党的普遍承认。正确估计时代性质不仅仅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它还是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制定有科学根据的符合现实生活客观条件的战略和策略的依据。在我们时代,历史发展进程是极其复杂的,而进程的速度又急剧加快了,为了在革命斗争中正确把握方向,确定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和前景是特别重要的。不仅要制定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总的战略路线,而且要制定出每个党的符合各该国特点的正确战略和策略,这就与时代性质问题分不开了。列宁指出:“……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①

会议一致赞同对于现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其意义还在于这种解释结束了中国同志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造成的混乱。中国同志在自己关于时代的定义中忽略了近年来世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根本变化。问题的实质根本不在于像中国同志所企图断言的那样,在我们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是有了变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任何一个兄弟党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认为帝国主义已经较少具有侵略性。问题的

---

① 译文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译注

实质在于，首先是由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日益强盛，同时也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出现了瓦解的积极过程，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在现时代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已经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为反对帝国主义、为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力量。

会议得出了唯一正确的结论：在我们的时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经变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为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开辟了新的、比以往更加有利的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机会。

我们期待着在实践上实现了列宁的伟大构想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从一种民族力量转变为一种国际力量，对世界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

声明对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成就做出了总结，对于这个制度发展的新阶段作了详细的解释，确定了共产党和工人党进一步巩固自己实力的任务。在会议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结论中，需要注意下述原理，即现在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除资本主义在社会经济方面复辟的可能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结成统一的阵营，这个阵营的团结日益加强，它的实力不断发展，这就保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其范围内将获得完全的胜利。

1957 年会议之后的三年内，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取得了新的成就，它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了。从 1957 年到 1959 年，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品总量增加了 37.1%，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总量只增加了 7.4%。同时，苏联的工业生产增加了 23%，而美国的工业生产只增加了 4.6%。

会议责成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尽全力利用已经在每一个国家及整个体系中出现的巨大可能性，即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坚定地遵循列宁的物质利益原则。这一点之所以具有更突出的意义，是因为中国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关系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妨碍了最有效地利用这些可能性。

会议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命运承担着国际主义责任，认为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义务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为其提供的可能性，以便在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实力方面，以及在最短时间内解决历史任务(即在工农业的绝对产量方面超过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然后在按人口计算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方面超过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方面，不断扩大每一个国家的贡献。

声明的巨大政治意义在于，它把全世界共产党人、国际工人阶级、全体反对战争的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最使人民担心的问题上，集中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

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更高地举起了为和平而斗争反对战争危险的旗帜。

在我们的时代，新的战争是否仍然不可避免？还是可以预防的？

会议推翻了中国报刊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之前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会议再一次确认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性结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 1957 年宣言的原则。尽管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但是当前出现了能够粉碎帝国主

义侵略计划的强大力量。可以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世界战争的企图,可以防止战争的时期已经到来。但是,为此必须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反战的一切国家和全体爱好和平人士的努力统统联合起来。

会议的这些结论拥有巨大的动员作用,它号召各族人民为反对战争准备而进行坚决的斗争,它使人民深信,这种斗争可以防止战争,保障持久和平。

会议的文件指出了防止战争的途径,为共产党、为各种组织和为一切憎恨战争的人们确定了为和平而斗争的行动纲领。

声明尽力强调,不能等到已经开始投掷原子弹和氢弹时再来开展反对新的世界大战危险的斗争,现在就需要开展这种斗争,一天一天地增加力量。这样提出问题更能够激发一切国家和平斗士的积极性,帮助把反对新战争的一切力量投入行动。

这个结论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出的,即中国同志明显地低估了现代战争的空前破坏性。他们实际上的出发点是,即不必特别害怕世界大战,因为据说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会在战火中被消灭,而牺牲将得到补偿。因此,声明中包含的下述思想则具有原则性的意义,即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共产主义的利益坚决要求用最少牺牲和破坏的代价来埋葬资本主义。

有鉴于此,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认为有必要着重指出,列宁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国际关系中唯一正确的和明智的原则。尽管中国同志努力企图证明,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反对和平共处原则,会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仍然重新确认,他们实质上把和平共处仅仅看作是暂时的喘息时机。在争论过程中,中国同志的论点完全被推翻,会议一致确认,现在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或者是破坏性战争,别无选择。

会议强调,和平共处政策符合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它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的阵地,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影响,提高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人的威望和影响。会议同时指出,国家之间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如修正主义者和其他机会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放弃阶级斗争,调和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共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在斗争过程中,社会主义因其固有的优越性必然赢得胜利。

会议深入研究了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途径和前景的问题,在声明中公正地认为,这个运动的突出胜利就其历史意义而言,是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诞生的第二大事件。这是会议对世界解放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的巨大贡献。会议的结论为已经获得和正在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指明了通向社会进步的道路。特别需要提到下述原理,在清除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的土壤上有可能也有必要建立新型国家——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共产主义的理论思想从前曾提出了人民民主国家的原理,为摆脱了法西斯统治枷锁的欧亚国家的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和劳动者指出进一步斗争的道路。现在,共产党人提出了民族民主独立国家的原理,它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在有利的条件下,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下,在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全体进步力量的战斗积极性之下,它可能是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过渡形式。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问题在声明中占有很大地位。

会议向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指出了他们今后斗争的新前景。会议认为，历史将确定不移地向着消灭已经陷入总危机新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方向推进。这个新阶段不是由于世界大战而出现的，它是在两种制度竞赛和斗争的环境下、在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更大变化和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急剧尖锐化的环境下发生的，是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以及在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日益高涨的环境下发生的，这种状况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力量开辟了鼓舞人心的新前景。已经有了良好的条件来团结反对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反动和侵略的堡垒——的一切力量，来建立广泛的反垄断战线。在这个团结过程中，在争取和平、争取民主改革、争取满足群众经济政治要求、争取推翻垄断集团统治的斗争进程中，共产党人不断加强自己与劳动群众的联系，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水平，引导群众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

不言而喻，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在声明中占有显著地位。中国同志在会议之前以及在会议期间都极力攻击苏共二十大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的结论，而这些结论正是宣言有关部分的基础。他们实质上否定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没有看到由于国际舞台上出现新的力量对比而在当代产生的新的可能性，并且据我们所知，他们直接建议一系列国家的共产党尽快地投入武装斗争，而不管具体环境如何。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其中包括在一定条件下在某些国家利用和平形式的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来说是极其重要和尖锐的问题。因此不能不着重指出下述情况的全部重要性，即会议完全肯定了宣言基于苏共二十大的原理得出的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形式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

还必须指出声明中宣布的下述论点的巨大政治意义，共产党遵循马列主义学说，坚定地继续反对输出革命，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输出反革命，并认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号召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动员自己国内的一切力量，积极行动起来，以便依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实力，防止或者坚决反击帝国主义者对任何国家起来革命的人民的事业的干涉。宣布这样的结论能够增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为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的决心。

会议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事业给予了特别的注意。

会议承认，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像爱护眼珠一样保护党的统一，严格遵守党的民主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不倦地关心加强自己与广大劳动群众的联系，不容许发生束缚共产党员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的个人迷信，在自己的队伍中尽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会议认为共产党在思想战线的斗争具有重大意义。共产党将一如既往地尽全力继续反对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反共主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胜利而斗争。

会议着重指出马列主义政党在两条战线斗争的重要性，既反对作为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在外表上是互相对立

的。实质上,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互相补充的,同样的不仅能够对某个党,而且能够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匈牙利的朋友们在会议上回忆了1956年秋的匈牙利事件,当时不论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拉科西等人)还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伊姆雷·纳吉等人),都助长了国内的反革命动乱。因此,两条战线斗争是生活本身的要求。共产党的正确的彻底革命的政策是在既反对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制定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受到了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一切阻挠,仍然胜利地向前发展,并且已经变成了我们时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现在,共产党已经存在于87个国家中,在自己的队伍中联合了3 600余万人。

世界上所有兄弟党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更经常性的、多方面的和富有成效的。现在没有像共产国际那样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统一组织和领导机关。在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为反对共产主义而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的条件下,特别需要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尽力联合起来。统一和团结可以使我们运动的力量增长10倍。因此,会议制定的马列主义政党之间相互关系原则,尤其是它们之间加强统一和团结的原则,具有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会议宣布,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每一个共产党一致遵守兄弟党在自己的会议上共同制定的涉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总任务的估价和结论。坚决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统一,不允许发生可能破坏这种统一的任何行动,这是为民族独立,为民主与和平,为顺利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任务而进行斗争获得胜利所必需的条件。破坏这些原则必将导致削弱共产主义力量。为使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事业获得成功,所有马列主义的政党必须达到国际主义的团结一致。关心不断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这是每一个马列主义政党的最高的国际主义义务。

会议通过的这些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突出的意义,它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运动的统一和团结。

同志们,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文件中最重要的新结论和新准则就是这些。这些结论和准则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们是由会议一致通过的。毫无疑问,这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卓越的胜利之一。

但是还必须注意到,这个胜利不是立刻得到的,也不是没有遇到困难。它是经过长时间的尖锐争论而得到的。中央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向全会介绍争论是怎样展开的,以及在会议进程中在基本原则问题上怎样达到了观点的统一。

(二)

同志们,关于以中国共产党为一方,以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为另一方所发生的分歧的性质,已经向苏共中央全会作了两次报告:1959年12月一次,1960年7月又一次。

众所周知，早在去年夏天之前，关于如何估计当代国际形势问题，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任务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已经形成了某些错误观点。

把现时代作为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所作的不正确的教条主义的解释，是这种错误观念的理论基础。在这样解释时代的条件下，把帝国主义看成了我们时代实行独占性统治的力量，至少是看成了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主要方向和主要特点的力量。作为论据，中国理论工作者的借口是，似乎现在地球上 2/3 的人口生活在帝国主义统治和控制之下。例如，这样的理论工作者之一田天学在 1960 年 7 月 1 日的《贵州日报》上写道："事实终究是事实，帝国主义几乎把地球上近 2/3 的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这种认识绝对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恰恰与此相反。现在社会主义体系国家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 35%(超过 10 亿人)，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了解放或者正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40%(12 亿人)，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 25%(约 7.5 亿人)。

由于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力量和过低地估计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中国理论工作者得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因而也就不能防止这种战争的结论。从这里，中国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以及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策略和战略，在"逻辑上"自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如果战争依旧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帝国主义仍然决定着世界事件的主要方向，那么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的和平共处则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也只是作为战争之间的短暂喘息时机，而各国的真正裁军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中国人看来，强调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提出普遍裁军的口号，意味着只是在劳动者之间制造幻想。例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刘宁一同志把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叫做反列宁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他声称，"谈论和平共处只能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助长帝国主义的气焰"。

中国同志不正确地看待重要的国际问题，特别是和平共处问题，因而在对待中立国家，包括对待印度、印度尼西亚及其他国家的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追求狭隘民族利益，在边界问题上同印度展开了有害的争论，并且企图把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拖入这场争论中。众所周知，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没有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措施。事实完全证明了我党中央的政策的正确性。在 11 月会议上，许多发言人，首先是印度共产党的代表指出了这个政策的英明性，因为它使共产主义的敌人大失所望，使苏联的国际威望进一步提高。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印中冲突中的不正确立场不是偶然的，它是由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产生的。这种观点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的立场相矛盾的，这种观点在中国报刊于 1960 年 4 月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的文章中得到阐述。

中国同志由于不正确地理解时代，由于不正确地理解在争取和平、和平共处和普遍裁军的斗争中，以及在争取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出现的新的可能性，他们在对待国际民主组织(和平拥护者运动、世界工会联合会和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等)的任务方面得出了不

正确的结论,把关于武装斗争形式的冒险主义观点强加于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要求他们把这种斗争形式作为达到自己基本目的的唯一斗争形式。

中国同志不限于在文章中阐述自己的观点。1960年6月在北京召开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会议时,他们转而公开攻击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的立场,同时呼吁非党群众组织反对兄弟党的所谓错误观点。在世界工会联合会中,中国人遭到了共产党代表和非党代表的坚决反击。

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工作期间,50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积极反对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和他们的分裂活动。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苏共中央向兄弟党的代表介绍了自己在1960年6月21日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书,该通知书的内容没有超出中国同志自己在1960年4—6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而发表的文章中以及向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北京会议参加者发表的言论中提出的问题的范围。通知书是完全有根有据的,是以平静的同志式的语气写成的。

兄弟党的代表了解了通知书之后,批评中国同志背离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的一系列重要原理。在布加勒斯特还决定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成立了文件起草委员会,草拟能表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同立场的文件草案。

布加勒斯特会议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仅没有重新审查自己的错误观点,恰恰相反,他们变本加厉地坚持这些观点,更积极地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开展幕后分裂活动。他们越过兄弟党中央委员会散发自己的阐述错误观点的文件,力图借助大使馆和国际民主组织中自己的代表去影响兄弟党的干部。很明显,用这种办法来准备会议,不但不会消除分歧,而且会加剧分歧,只会给会议的准备和举行造成困难。

为了顺利召开会议,为了正确解决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切任务,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必须做出最大的努力,以便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克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之间的分歧。为此目的,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决定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在会议之前举行我们两党代表双边谈判。同时,也是考虑了某些兄弟党领导人的愿望,他们向我们说,由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预先举行会谈可能有助于更好地准备和召开会议。苏联共产党中央的相应信件于1960年8月13日发往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纳了我们的建议,但是过了1个月才把自己的代表团派往莫斯科。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我们收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9月10日的来信,中国同志把这封信同时散发给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自己驻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让其他兄弟党的领导干部了解这封信。他们把这封信(其实是长达109页的特别详细的著作)叫做对苏共中央6月21日通知书的答复。而实际上不论就其实质或形式而言,这封信都不单单是对我们的通知书的答复。

需要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自己的信中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实际上是从以前的错误观点后退了,对自己的看法和立场作了新的表述。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附带了许多互相矛盾的首尾不一的保留条件和遁词,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的迹象,顽强地企图证明这种立场正是

他们以前所持有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9月10日的信(即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21日通知书的答复)是以非同志式的、刺激性的、高傲的、对于我党往往是侮辱性的口气写成的。这封信证明，中国同志不是客观地有原则性地对待我们的通知书、对待兄弟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的发言，而是在克服分歧和使观点接近的道路上寻找和设置一个又一个新障碍。信中没有采纳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建议和希望的意向。不仅如此，信中公开地、高傲地声称，如果大多数兄弟党的意见与中国同志的观点不相符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准备考虑这些意见。况且彭真同志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声明说，如果大多数共产党不同意中国同志的立场，他们将重新研究这种立场。

中国同志在自己的信中无视通知书中列举的事实和论据以及文件的引文，基本上继续坚持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这封信不限于我们的通知书所涉及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很早以前实际上已经解决，或者与成为争论对象的原则问题无任何关系。例如，关于匈牙利事件问题，关于1956年的苏波关系问题，关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等等。

信中包含了诽谤性的指责，要求苏共中央对我党从未采取过的行动和从未提出过的论点负责。例如，该信的作者竟然做出了如此骇人听闻的论断，似乎苏共中央“在一系列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上越来越背离正确的道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宣言”。这封信充满了对苏共中央以及对赫鲁晓夫同志个人的攻击。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代表之间的双边谈判于1960年9月17—22日举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同志和康生同志、中央委员杨尚昆同志、胡乔木同志、廖承志同志、伍修权同志和刘晓同志组成。苏共中央主席团派出下述同志组成代表团参加谈判：苏斯洛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库西宁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伊利切夫同志、康斯坦丁诺夫同志、格里申同志和契尔沃年科同志。

我党代表团同中国人初次会见时，便对中共中央9月10日的来信给以坚决的批判。我们对他们说，他们的信没有证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希望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消除已经发生的分歧。恰恰相反，这封信加剧了分歧，提出了一个又一个不正确的新论点，不顾及我们两党的利益，不顾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党代表团断然拒绝并戳穿了针对我党及其中央提出的诽谤性指责，同时代表团声明，在托洛茨基分子之后，除了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公开敌人之外，无论任何反对派，无论任何时候都没有允许自己对我党说出这样的话。

我党代表团以最坚决的方式批驳了中方的企图，他们企图以卑鄙的手段把赫鲁晓夫同志同苏共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并企图挑拨苏联共产党同其他兄弟党的关系。我们坚定地明确地对中国同志说，赫鲁晓夫同志的立场反映了中央主席团、中央委员会乃至我们全党的意见和观点，赫鲁晓夫同志是我们公认的领导者。他表达了苏共中央的集体意志，他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为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为保卫世界和平，为捍卫全体劳动者的利益而斗

争,因而在我们党内、在全国乃至在全世界享有巨大而崇高的威望。

与此同时,我党代表团从最初起一贯坚持如下方针,使讨论即将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问题,使首先研究国际形势的迫切问题,使分析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任务,成为会谈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此相反,他们实质上力图回避研究原则性的重大问题,而纠缠于我们两国关系中的第二位的问题,以此继续坚持中共中央来信中确定的方针。其中,一部分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外交部或者大使馆予以澄清,而另一部分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作为笑料我举这样一个例子:中国同志激烈地指责我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所谓的大国主义态度,他们硬说苏联的组织企图在旅顺口为沙皇将军库罗帕特金和阿列克西耶夫建立纪念碑!

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的冗长发言一次又一次迫使我们解释早已经澄清的问题,而且在我们回答了一个问题之后,中国同志又提出新的问题。谈判具有尖锐的气氛。

两个代表团之间经过 5 天的争论,我们同中国同志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得到消除。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中国人不想消除分歧,他们只是把代表团的会谈看作是为了在起草委员会和正式会议上捍卫自己错误观点而斗争所需要的某种“火力侦察”。

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判结束后再过几天,布加勒斯特会议为准备文件而确定的起草委员会就应当开始自己的工作,而 11 月会议应当通过这些文件。

每一个党都深刻意识到有责任使会议的准备工作获得成功,因而向起草委员会派出了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以邓小平总书记为首的一大批同志。苏共中央为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派出了由苏斯洛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毛希丁诺夫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和伊利切夫同志组成的代表团。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准备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声明草案,并提交起草委员会审议。

总共有 26 个兄弟党的 67 位代表参加了起草委员会的工作。顺便说一下,这正是它区别于 1957 年会议的重要的突出特点。那一次文件草案也是由苏共中央准备的,经与中国同志协商后,以苏共和中共联名提交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讨论。这一次不单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广泛参加了我党提出的声明草案的讨论。这种情况使兄弟党的同志们特别满意。

起草委员会在莫斯科从 10 月 1 日工作到 10 月 22 日。

在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的第一天查明,到达的任何一个代表团都没有提出自己的声明草案。委员会成员了解了苏共中央准备的声明草案之后,一致同意把它作为基础。同时,几乎所有发言的同志都给予草案以很高的评价,指出当代的所有问题在草案中都从马列主义的立场做出了正确的阐述,与 1957 年的宣言完全相符。中共中央的代表看到与会者的情绪,虽然提出了以后对草案进行自己的修改和补充的保留意见,但也同意把苏共中央的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同时装模作样地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苏共中央声明草案中在某些问题上接近了中国人的立场。阿尔巴尼亚人(卡博)对草案放肆地进行批评。他声明说,草案中有许多不正确的表述和结论,对修正主义表现出调和主义,对帝国主义揭露得不够,对和平共

处谈论得过多。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似乎不是以革命精神阐述的。

在委员会工作的前几天，关于声明草案中提出的一般性问题，进行了较为实事求是的争论。中共的代表发言后，争论的进程有了急剧的变化。邓小平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表示不同意草案中的一系列论点，说这些论点是"不完善的"，而且似乎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他的发言证实了中国同志确实存在着苏共中央通知书中以及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所批评的错误观点。

中共代表在委员会的两次发言中再三地说，必须考虑到避免战争的可能性，也同样必须考虑到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他反复地说，我们终究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参谋长，帝国主义者究竟打不打，不是由我们决定的。他依旧把帝国主义叫做"纸老虎"。邓小平同志没有再直接坚持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论点，但是提出了新的论点——局部战争不可避免。

邓小平同志反对声明中提出的热核战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表述，他要求"不要宣传战争恐怖"，实质上是要求向人民隐瞒这种战争的真相，似乎这是为了维护人民的精神状态。至于说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他仍然不同意苏共二十大的结论，并声明说，只能从"策略观点出发"谈论和平过渡问题，他表示根本不相信在当代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在什么地方会有可能出现和平结局。

在谈到共产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时，中共的代表断然拒绝声明草案中包含的不允许有小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的论点。关于这一点，关于声明草案中指出的必须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以及草案中的其他某些论点，中国代表顽固地称之为"分裂的地雷"，同时向大家暗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不会接受这些论点。与此同时，他高傲地表示相信，在中国共产党与所有其他兄弟党的争论中，"历史最终会作出自己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利用起草委员会的讲坛直接攻击我们党，胡说什么把一个党的意见"强加于其他国家和其他党"，在共产党之间培植"老子党和儿子党的不平等关系"等。投给我们党的所有这些荒唐的指控又伴随以虚伪的声明，说什么中国领导人似乎"认为，苏联应当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而苏联共产党应当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邓小平同志的发言给所有的人造成令人苦恼的印象：看得很清楚，即使大多数共产党谴责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观点，即使大家一致阻止它反对苏联共产党的政策，阻止它反对苏共的国际威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要利用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来捍卫自己的错误观点，为自己争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行动自由。

同志们，我引证中国代表团在起草委员会的这些发言，目的是想说明，为什么需要用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同他们论战，为什么在你们所熟悉的苏共中央 1960 年 11 月 5 日的信中以及赫鲁晓夫同志在会议的发言中对这些问题给予这么多的注意。

在三个星期的过程中，在委员会内进行了不断争论，主要是围绕中国同志的论述进行的，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不同意他们的论述。关于我们的声明草案，每一个代表团都提出了自己的修改和补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修改最多，达 40 页。委员会成员共提出 300 条建议，文字 174 页。其中多数建议不具有原则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草案个别条文和

词句的补充和修改。诚然,有不少建议会对草案起不好的作用,经过交换意见之后,建议人自己撤销了这些建议。

依照惯例,草案中每一条原理都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讨论。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关于时代的定义有120人发言,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有66人发言,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有29人发言,如此等等。关于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作斗争问题整整讨论了两天。

我党代表团毫不妥协地捍卫声明草案中阐述的立场,并耐心地说明中国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同志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这样做获得了应有的结果。在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上,兄弟党的代表确信苏共的立场是正确的,中共的路线是不正确的。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表明他们理解面临的任务,既要达到统一,同时又要坚持应有的原则性,在苏共中央草案的基础上达到团结。但是其中某些人也表现出动摇,特别是同中国同志的争论达到激烈程度的时候。

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代表团建议在草案中增加一段新内容,即关于苏联共产党、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经验对于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国际意义的内容。中国同志立刻提出自己的说法,只讲"苏联共产党的先进经验",与此同时删掉了下面这句话:苏联共产党的表率作用和兄弟般的团结是"在实践中运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原则的表现",同样地,凡是提到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地方一律删去。

关于这个问题燃起了最激烈的论战。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责备中国共产党对待苏联共产党的不诚实态度并果断地维护波兰同志和捷克斯洛伐克同志的建议。印度尼西亚的阿吉特罗普同志企图找到出路,讲了下述精神,虽然他的党在自己的文件中原则上指出了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国际意义,但是在声明草案中最好不提这些代表大会,据说因为这会引起中国代表团的反对。在其他一些争论的问题上,越南代表、朝鲜代表和日本代表有时也持有这种论调。但是就实质而言,这并不表明这些代表团同中国同志的立场一致,而只是表明在任何情况下希望求得妥协。需要指出,其中任何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也没有支持针对苏联共产党的诽谤性声明。就争论的原则问题的本质而言,只有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结一致,完全同意中共代表的观点。

委员会经过许多天的工作,终于敲定了声明草案的条文,并基本上达成一致。同时苏共中央草案中多少带有原则性的论点全部保留下来。但是声明中还剩下某些带原则性的重要论点没有达成协议,尽管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有些日子争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但是委员会仍然不得不把它们提交正式会议讨论。

第一,关于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不允许搞派别活动和小集团活动的表述没有达到一致。

中共代表顽强地坚持主张,不允许派别活动的原则只能适用于各党自己内部,而不应当扩展到各党之间的关系上,各党之间的关系似乎应当完全建立在一致同意的原则上。他们

断言，不然的话就会出现“暂时处于多数地位的人把意见强加于暂时处于少数地位的人”，然而暂时还不知道谁的观点是更正确的，因为只有“历史”才能做出最后裁决。我们和兄弟党的代表坚决反对这样歪曲列宁原则，并证明说，共产党人没有权力把理论和政策上的争论问题留给历史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战略和策略问题上不应当有两种政治立场和两条路线。委员会所有发言的同志都公正地认为，中共代表团对不允许派别活动这个论点的反对是对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的严重威胁，表明他们不愿意听取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的意见。

在关于派别问题的顽强争论中，中国同志以非常激烈和激动的形式表示我党草案中最初的表述是不能接受的。这时，古巴同志、巴西同志和波兰同志经过我们的帮助提出了某些修改的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始终不渝地一致遵守兄弟党在自己的会议上集体做出的决定。破坏这些原则会导致削弱共产主义的力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坚决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不允许会破坏这种统一的小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是争取民族独立、民主与和平的斗争获得胜利和顺利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这个公式一出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看来出路已经找到。但是，中共代表团断然拒绝这个公式，拒绝其他的谈论，不允许有破坏共产党队伍统一的行动的任何词句。委员会内的剧烈争论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因而这个重要问题也不得不留给正式会议解决。

第二，关于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国际意义问题没有达成一致。中国人坚决主张从声明草案中删掉关于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提法。

第三，关于克服个人迷信有害后果问题没有达成意见一致。中共代表团建议删去关于个人迷信的表述。会上发言的同志以自己的党内生活为例有力地证明，由苏共中央首创开始的为恢复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为克服因破坏集体领导原则而导致有害后果的斗争多么富有成果。大家都很清楚，中国代表团所以反对这一点，是因为它旨在反对任何个人迷信，其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内的个人迷信。

在起草委员会多日工作过程中，兄弟党代表团日益紧密地团结在苏共中央拟定的声明草案的原则基础上。所有的代表团对于中国人在原则问题上的错误立场看得越来越清楚。然而，中共代表团继续表示毫不让步，看来他们指望在正式会议上再“挑起战斗”，并在那里寻找对自己观点的支持。

在10月22日起草委员会的最后会议上，声明草案得到赞同，但是对上述未达成协议的问题作了保留，会议委托苏共代表团就所进行的工作向大会作报告。

（三）

同志们，这样一来，正如你们所能料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准备工作经历了大战斗，是在尖锐论战的气氛中进行的。

苏共中央主席团对即将召开的会议派出了由下述人员组成的代表团：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代表团团员有勃列日涅夫、科兹洛夫、库西宁、米高扬、毛希丁诺夫、苏斯洛夫、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安德罗波夫和伊利切夫。

苏共中央力求为克服同中国同志的分歧扫清道路，排除妨碍会议正常工作的一切东西，于11月5日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一封信，目的是对中共中央9月10日来信中提到的问题做出答复。我们指望用这种方式为在会议上冷静地讨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原则问题创造条件。

在庆祝十月革命43周年的日子里，苏共中央邀请的所有兄弟党代表团都聚集在莫斯科。中央主席团考虑到了会议工作的成功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于苏中两党立场的协调程度。当时，尽管以刘少奇同志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已经数日，关于中国同志对会议工作有什么想法，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中国同志没有像以前通常所做的那样，愿意同我们讨论这些问题。

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倡议，中央主席团认为最好是由苏共代表团尽一切努力做到，使会议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讨论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任务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尽量做到不使次要问题成为争论的中心，不使会议偏离主要任务。当时，我们认为最好是两个代表团进行会谈，向中国同志公开陈述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会议工作方向的意见。曾委托科兹洛夫同志、米高扬同志、苏斯洛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和安德罗波夫同志会见中共代表团。

会谈于11月9日在刘少奇同志住处举行。我们向中国同志通报了苏共中央关于会议工作方向的意见。告诉他们，苏共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将采取心平气和的、务实的和同志式的态度，具有实事求是的性质，不准备同他们辩论，发言只限于声明草案中提到的问题。我们曾声明，苏共中央同时从下述情况出发，即在我们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面前，共产党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达到统一，在会议进行中和会议以后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消除分歧，使我们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正常化。

中国同志立刻提出我们11月5日那封信的问题，他们声明把这封信看作是苏共代表团在会议上的主要发言。不用说，这显然不是真话，况且，中国同志自己也承认，他们曾经等待我们对他们9月10日的信做出答复，并且确信会做出这种答复的。

我们说明，苏共中央11月5日的信只不过是对中共中央的信的答复，因为中共中央的信提出了比我们的通知书广泛得多的问题。中国同志继续把自己的信的内容介绍给外国同志，如果苏共中央不对这封信做出答复，这会使人相信我们同意这封信的内容。

到这时，许多外国同志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代表同他们座谈时，完全不真实地说明苏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撤出专家的问题，把事情说成这样，苏联政府强制采取的这个措施似乎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后果，破坏了所有的经济计划，等等。因为中共代表团同我们座谈时重新提出从中国撤出苏联专家的问题，我们向他们声明，如果他们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需要我们的专家，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相应的邀请，我们会做出肯定的答复，当然条件是，苏联人在中国应当保证有正常的工作环境，并且不能企图唆使他们反对苏共中央的路

线。顺便说一说，从那以后，中国同志再没有提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专家问题。

我们不得不深感遗憾地说，中共代表团对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倡议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以不友好的与不和解的态度同我们谈判，并且不想利用这个机会就会议的总路线达成协议。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到达莫斯科之后，表现得更加不友好，更加粗鲁。他们顽固地拒绝同苏共中央的代表会见。

这样一来，会议前夕，中央主席团和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我党代表团便面临如下问题：会议的工作如何开始以及沿着什么方向进行？是走上中国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同志所追求的道路，因而降低即将展开的论战的思想水平，并且冒进一步加剧分歧的风险，使会议偏离它面临的任务呢，还是坚持对当代最迫切的问题进行原则性讨论的路线，以便对世界所有共产党人、整个进步人类感到焦虑的问题做出答复呢？

中央主席团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建议，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同时，我们以列宁的指示为指针。列宁说："报刊上展开的争论和交锋，有的可以帮助读者更清楚地弄懂政治问题，更深刻地了解这些问题的意义，更果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则变成对骂、造谣和无理取闹。先进工人知道自己对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的工作进程责无旁贷，因而应当特别当心，千万不应让那些不可避免的争论和不可避免的交锋变成对骂、造谣、无理取闹和诽谤中伤。"①

会议于11月10日在庄严的气氛中开幕，81个兄弟党的262位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来自地球的各个角落。

苏共代表受起草委员会委托，作了关于起草委员会工作报告。

对声明草案的讨论在当天从尼·谢·赫鲁晓夫的发言开始。

苏共代表团团长的讲话提出了当代世界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重要问题，对声明草案作了原则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证。科学地确定现时代的本质；揭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日益增长的国际作用；确定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中的主要任务；确定解决我们时代最紧迫的问题——防止世界热核灾难问题的途径；阐明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国家和民族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全面地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根本问题，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思想工作任务，研究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原则——当前革命运动和解放运动密切关心的所有这些问题在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中得到了深刻的全面的阐述。这是真正的纲领性的发言，它从革命的马列主义思想的立场，阐明了社会进一步发展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活动进一步发展的途径。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发言结束后，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基大厅中激动人心的场面。他刚一结束自己的发言，大厅中立刻响起欢呼声。兄弟党的代表团起立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欢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以他为代表的我们伟大的列宁主义党。只有一个代表团的成员们带着紧张的表情不动地坐在那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还有处于慌乱状态

---

① 译文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页。——译注

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会议的参加者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对苏共代表团的示威,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代表的示威,看作是即将降临非同小可的斗争的征兆。

赫鲁晓夫同志反映我党中央的立场,在自己发言的末尾说:“亲爱的同志们,我代表苏联共产党声明,从我们方面说,我们将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巩固同所有共产党的紧密的兄弟关系,其中包括同那些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某些问题与我们有不同认识的共产党的关系……现在我们的任务在于,使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巩固,使世界共产主义阵线更加巩固,使每一个党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党代表团坚决贯彻的苏共中央的这条路线是保证会议获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并且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它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实质上为其他人的发言定了调子。几乎所有的同志都在自己的发言中声明,苏共代表团领导人发言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很高的原则性,深切关心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会议富有成果的工作。乌布利希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说:

“赫鲁晓夫同志对共同声明作了卓越的理论论证。他的发言的特点是,他把各个党的注意力引向未来,并且表明,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克服已经存在的分歧需要采取什么方法和提出什么样的具体论据。”

乌拉圭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里斯门迪在发言中谈到赫鲁晓夫同志的讲演时,同样着重指出:“这个讲演特别深刻地分析问题,展示了前景,具有高度原则性,坚定地和始终不渝地捍卫列宁主义,善于考虑当前形势的一切细微差别,摆脱琐碎事务,既关心我们的运动的命运,也关心共产党员的团结。这个讲演对我们会议工作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会议的前四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讨论。这几天发言的有蒂姆·布克同志(加拿大共产党)、吉奥迪同志(阿根廷共产党)、日夫科夫同志(保加利亚共产党)、努里同志(伊拉克共产党)、卡达尔同志(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柯里杨尼斯同志(希腊共产党)及其他同志,他们全面地分析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新的可能性,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分析了维护和巩固和平的途径。所有的发言都着重指出声明草案的重要性和价值,并指出,会议通过这个文件将给工人阶级开辟鼓舞人心的为和平、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新前景。

11月14日会议富有成果的工作被邓小平同志的发言所破坏,而在此之前宣布的是刘少奇同志报名发言。在邓小平之后发言的人都指出,这个发言是与赫鲁晓夫同志的讲话完全唱反调的。

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在长达四个小时的讲话(这是会上最长的讲话)中,只字不提赫鲁晓夫同志的讲话。邓小平同志的发言很大一部分是重复他在起草委员会上的发言,没有任何建设性的计划。这个发言是专门同苏共中央11月5日的信进行辩论的,对苏共进行了诽谤性的攻击。发言中再一次企图歪曲我党和我国政府奉行的列宁主义的爱好和平政策。中国代表继续混淆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本质和阶级倾向性问题,关于普遍和全面裁军问题以及

关于解放战争和侵略战争问题，歪曲苏共二十大关于有可能以和平的和非和平的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结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错误立场，并且斥责塔斯社关于这个冲突的著名声明，指责苏联共产党似乎不平等地对待其他兄弟党，说它美化帝国主义，等等。

中国代表的发言得到了会议参加者十分消极的反应。人们完全以沉默来对待他的讲话。在他之后发言的外国同志表示坚决不同意这个讲话的内容和腔调。奥地利共产党代表科普列尼格同志说，这个讲话使奥地利代表因深感震惊。多列士同志断定，邓小平同志的讲话"违背了1957年宣言确定的总路线，而宣言是被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接受的"。

诺沃提尼和哥穆尔卡同志对邓小平同志的发言提出尖锐批评。哥穆尔卡声明，这个发言更加尖锐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他说，"中国同志不相信裁军，不相信有可能巩固和平，他们不赞成的正是构成和平共处政策的实际内容，并且给我们阵营带来了非常有益结果的苏联对外政策措施"。哥穆尔卡同志对中国代表团说，"你们究竟为什么如此顽固地采用不正当手段力图贬低这些措施的意义，而这些措施提高了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威望，争得了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争取到了和平事业和裁军的支持者，在资本堡垒中的普通劳动者中间扩大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朋友的队伍?"

11月6日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领导人霍查同志发表讲话以后，会议的形势更加尖锐化了。这是一个地地道道令人愤怒的发言。霍查发言以后，伊巴露丽同志立刻要求发言。她说："自从反对托洛茨基斗争以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没有人使用这种语言。恩维尔·霍查的发言只能看作是挑拨性的和诽谤性的发言，而不能看作是别的，它不会给发言的人和怂恿他这样做的人带来任何好评。"

确实，霍查同志的发言不仅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而且使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深深感到羞辱。会议正是这样评价的。这是满怀怨恨的人的发言，他企图诽谤苏联共产党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苏联人民同阿尔巴尼亚人民之间相互关系中一切好的和光明的东西。他以骇人听闻的方式歪曲我党的政策，他怪罪苏联共产党，说苏共以大国主义态度对待阿尔巴尼亚，同这个国家实行不平等的政策。而这里说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看来是社会主义阵营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援助所不能比拟的!

赫鲁晓夫：我们给了他们粮食、衣服，还有其他许多东西。

苏斯洛夫：众所周知，苏联以最优惠的条件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总数为12.43亿卢布的贷款，给予了11.21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在已经提供的贷款中归还的只有3.42亿卢布，而用这些贷款在苏联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企业则作为苏联人民的礼物赠送给了阿尔巴尼亚人民。1951—1960年，有3 000多名苏联专家派往阿尔巴尼亚，给以技术援助。苏联实质上无偿地保证了阿尔巴尼亚人民军的一切需要，包括最新技术装备。

中伤苏联政策的企图还突出地表现为阿尔巴尼亚代表歪曲我党于1954—1955年同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立场。苏联党政代表团于1955年5月赴贝尔格莱德前夕，苏共中央曾经同兄弟党协商过这个步骤，并得到了它们的完全赞同。而霍查在会议上虚伪地声明，

当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似乎被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有鉴于此,苏共中央向会议参加者提供了我们当时收到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就此问题来信的副本。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经过某种犹豫之后那时也支持了苏共中央的倡议。当时他们把苏共中央的行动评价为“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性一步”,而把1955年签订的著名的贝尔格莱德协议评定为“对社会主义与和平事业,特别是对我国具有莫大重要性的事件,是对巩固我国国际地位和国内状况所作的特别宝贵的贡献”。

当然,十分卑鄙地中伤我党的企图不能不受到与会者的愤怒谴责。哥穆尔卡同志激动地说,“我们在这里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嘴里听到的东西,只能简直叫做对苏联、对苏共和对赫鲁晓夫同志的不负责任的、肮脏的、流氓式的攻击。我们大家都感到羞愧,因为这种放肆的挑拨性的攻击竟然出现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任何一个郑重的人,更不要说是共产党员,都不会允许自己用这种腔调发言,进行如此的攻击。我深信,如果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听到了这个发言,他们会和出席这次会议的我们一样,同样感到羞愧”。摩洛哥共产党总书记阿里·亚塔同志说:“恩维尔·霍查的讲话极大地破坏了我们会议的工作进程。从一个共产党员的口里吐出这么多不足信的诽谤言论和粗鲁话,这是耻辱。而且它是说谁的呢?是说社会主义的祖国,说兄长的党——领导者,说肩负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责任的首领!”

演讲人的愤怒言论如此强烈地对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发生作用,顺便说一下,凑巧代表团正坐在讲坛的旁边,以至于霍查和谢胡的神经明显地承受不了,他们有好几天没有出席会议。

同志们,必须指出,虽然在邓小平和霍查之后发言的兄弟党代表对他们的不正确论断给予了还击,但是这些发言的人还是在发言中把主要注意力用来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他们特别强调指出,运用我们列宁主义党的丰富经验,运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制定的新的理论政治原理,对于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同志们指出,苏联的国际主义政策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新型相互关系的基本支柱,在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原则的苏联的榜样对于我们的整个运动具有莫大的意义。

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说,我党坚持捍卫的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方针对于他们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来说,是对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积极支持。那些天,在会议上展开激烈辩论的情况下,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十位同志一致赞同苏共中央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尽力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国务活动家之间的接触而进行的积极活动,这个事实具有原则性意义。

美国共产党的杰克逊同志在这方面特别具有代表性。他作为美国共产党员的代表,分析了尼·谢·赫鲁晓夫两次访问美国所进行的活动时说:“赫鲁晓夫同志在联合国讲坛上为和平而战斗,当时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里。他还在纽约宽阔的人行道上,在流动的人

群中，在富有敌意的和友好的纠察队的战斗队列中进行这种战斗。他在黑人加尔列姆大街上同菲德尔·卡斯特罗手拉手为和平而战斗。他在千百万美国人家庭电视屏幕上为和平而战斗……赫鲁晓夫同志深入到我的同胞美国人中间，冲破了一切各种偏见的障碍。成百万人听到了他，他也给成百万人留下印象……我们说，谢谢赫鲁晓夫同志！谢谢您访问了美国！希望您再来！但愿身为共产党员的国务活动家向资产阶级的领地经常出击，使资产阶级旨在把共产党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分离开的努力无法实现。”

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同志指出：“亚洲和非洲各族人民争得了政治独立并正在保卫和巩固这种独立，他们和正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的人们永远把苏联看作是忠实的朋友和可靠的同盟者。”高士同志评价说，苏联在印中边界冲突中的立场是“绝对正确的”。他说，这种立场“有助于我们同我国反动派进行斗争，反动派想破坏印度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并把印度推入帝国主义者的怀抱”。按照他的说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则与此相反，他们在这个冲突中“不是为巩固和平区域而行动。他们的立场助长了和平区域的削弱”。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通过自己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斗争实例确凿地证明，苏联共产党，特别是在自己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为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运动开辟了新的前景。这里仅举隆哥同志的讲话为例。他说，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政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最近几年促使每一个国家共产党员的积极性和战斗精神无限增长，促使广大劳动群众的同情心增长，促使各阶层人民更加关心共产主义思想，关心共产党员的活动。所有这些都是十分积极的因素，足以证明(特别是根据我们的亲身经验证明)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的有效性和正确性，以及苏共领导人在这几年把决议贯彻到生活中去的有效性和正确性”。

11 月 23 日，赫鲁晓夫同志的第二次发言对会议的进行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他在这次发言中，针对邓小平同志讲话，特别是霍查同志放肆的发言中不正确的不符合我党政策的论断给予了还击，清除了诽谤和中伤我党的企图。但是如同第一次讲话一样，赫鲁晓夫同志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用在有决定性的问题上，摒弃了中国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同志想把会议引入恶劣狭路的企图，而这条路是通向泥塘的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指出，“……这不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不是共产党达到统一的道路”。

赫鲁晓夫同志这一次发言也是努力引导与会者深入讨论如何更好地利用现在出现的新的可能性来防止战争，推动从殖民主义压迫下解放了的各族人民沿着社会进步的道路发展，以及讨论使所有共产党员激动不安的其他问题。他的整个讲话贯穿着我党的如下愿望，即希望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与此同时希望帮助中国同志放弃会对我们的共同事业产生有害后果的道路。

赫鲁晓夫同志心平气和的、论据充足的讲话给与会者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代表们再次起立以热烈的掌声目送赫鲁晓夫同志。只有中国代表团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例外。

11 月 24 日，邓小平同志的第二次发言同样表明中国同志不想接受多数人的意见。诚然，这个讲话主要的是防御性的。人们感觉到，大多数党在数十个发言中表现的强硬的原则

立场,开始对中国代表团成员起作用,这些发言热烈号召团结和统一,同时果敢地带有揭发性地批评了他们的立场。诚然,他们仍然企图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他们的代表不仅断言1960年4月发表的著名的三篇文章符合1957年宣言,甚至把事情说成是这样,即这些文章追求的目的是防止似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对宣言的背离。和从前一样,他们断然拒绝大多数与会者提出的关于在声明中包括不允许小集团活动和派别活动的要求。

大家发现了邓小平同志的新的讲话表明,中国代表完全不想寻找消除同与会者的分歧的途径,因此更加愤怒了。会场上的气氛再度紧张起来。中国代表刚一结束自己的讲话,多列士、隆哥、哥穆尔卡、日夫科夫、巴拉克、伊巴露丽、泽登巴尔、艾斯卡兰特、巴格达什和杰克逊等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立刻要求第二次发言。

同志们的第二轮发言都很简短,但措词尖锐,要求严格。多列士同志声明:"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你们完全不考虑出席会议的大多数党的意见,这是不对的。你们顽固坚持对我们的共同事业如此有害的立场,这是有问题的。我们请你们向你们党的中共委员会转达我们向你们提出的这个强烈请求。"伊巴露丽同志说:"中国代表团还有时间来纠正自己的错误立场,倾听所有党的呼声,这些党号召它不要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它就应当在各国劳动者面前,在自己的人民面前,在历史面前,承担巨大责任。"

我还想引证巴西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路易斯·普列斯杰斯的发言。他说:"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界限。我们认为,已经到了中国同志应当谦虚地问问自己的时候:他们所持的立场正确吗?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一捍卫者吗?难道在这里出席会议的我们这些绝大多数共产党的代表都错了吗?难道苏共所持的立场错了吗?或者是中国同志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苏共的'傀儡'。这不是他们的错误和对我们大家的诬蔑吗?中国同志和阿尔巴尼亚同志对苏共采取如此敌视的态度,这如何解释?难道这不正是他们错误的出发点吗?"

在邓小平同志发言之后,总共有24个兄弟党的代表发言。讲演人严厉地批评了中共代表团制造分裂危险的立场。

会上,许多发言人直接地或间接地涉及了中国同志错误观点的根源是什么的问题?

对待理论问题的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态度,用死啃书本代替对活生生现实的创造性研究,理论脱离实际,是这些观点的思想根源。

实践向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不少新问题,对这些问题寻找现成的答案是徒劳的。共产党在深刻地严谨地分析客观形势的基础上,从精神实质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词句出发,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同志打着为纯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斗争的旗号,继续抓住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不放,重复着在当时是正确的而现在已经过时因而不符合现代形势的原理和口号。与此同时,他们把基于对变化了的条件进行马列主义的分析所得出的新结论和新原理,看作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倒退。

会议的参加者指出,教条主义和死啃书本是中国同志宗派主义立场的基础,这种立场特

别明显地表现在中国代表在国际民主组织中的行动上。大家认为，如果中国同志的路线获得胜利，这无疑会导致急剧缩小民主组织的群众基础，把民主组织变成封闭的教派。

列宁当年曾经揭露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左”倾革命性的社会根源。这些根源就是：工人阶级个别队伍的阶级不成熟性和缺乏锻炼，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阶级革命政党施加的压力。

特别是在农民人口占大多数并拥有城市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国家里，这种思想的残余继续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施加压力。当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生困难时，这种压力变得特别强大，并且往往表现为小资产阶级无根基的极端革命性，企图跳越阶段并人为地加快发展速度。列宁写道，“革命空谈就是在这种事变发生转折、既成局面已经造成的情况下，不顾客观形势而一味重复革命口号。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①

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还同他们奢望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起特殊作用有直接关系。这种奢望特别表现为在中国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公式。

邓小平同志力求证明，这个公式是以通俗的形式表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论点。然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另一种含意。例如，1960年1月4日的《人民日报》写道：“毛泽东思想从世界观到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发展与完善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历史研究》杂志有一篇发表的文章中说，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时代精神的汇合”，“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毛泽东阶段”。中国共产党候补中央委员王任重同志的文章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发展，它对东方革命和世界革命具有新的普遍意义”。中国报刊上有不少这种根本不正确的论断。

完全显而易见，中国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公式，不是指的把一切国家普遍适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运用于中国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而是指与毛泽东名字相联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特殊发展阶段。这个公式向后倒退了，倒退到了个人迷信时期，这时一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发展仅仅是“被挑选出来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所专有的事。中国报刊鼓吹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迷信，说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人民日报》，1960年10月7日)，企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赋予毛泽东以特殊作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此未必毫无所知。最近一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言行中无疑表现出，想在兄弟共产党中间谋求领袖地位，这就毫不奇怪了。

民族主义对共产党的影响是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偏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肥沃土壤。毫无疑问，这一点在中国同志的错误观点和不正确行为中得到反映。

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因边界冲突而使中印关系尖锐化的错误政策，中国同志对待会议大多数参加者的经验和观点的高傲态度，这些不能不被看作是民族主义的表现。许多

---

① 译文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页。——译注

党的代表在发言时指出,谁都没有否认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实际方面做出的贡献。但是不应当夸大民族特点的意义,并且不应当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把只适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形式作为共同的原则和规律,错误地强加于其他所有的党就更是不对了。

大多数的党都认为有必要在声明中强调,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民族主义和民族局限性不会自动消失,必须同这种恶习进行坚决的斗争。民族主义的残余仍然是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团结的严重危险。

在会议长时间争论的过程中,对所有问题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但是中国代表团继续坚持要求对声明的某些重要论点采用自己的表述。这时决定由原来的起草委员会根据会上讨论的情况进行起草工作。

委员会逐页地重新审查了声明草案,吸收了各代表团的新建议,经过几天协商草拟好了几乎是声明的整个文本。但是这一次对下述问题仍然没有达成协议:关于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不允许有任何破坏统一和团结的活动问题;关于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国际意义问题,关于个人迷信问题。

兄弟党的同志们告诉我们,中国代表团在与会者中间加紧进行幕后活动。他们说,中国同志以拒绝签署文件相威胁。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代表团仍坚定地坚持到最后,并始终如一地捍卫共同的路线。不言而喻,我党代表团也同兄弟党的同志们举行了许多次会谈,说明了苏共的立场,捍卫了声明草案,指出了中国代表团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立场的不正确性及其危害性。

应当说,也发现有少数人动摇不定。除了阿尔巴尼亚人之外,通常还有缅甸和马来西亚的代表追随中国同志。原因很清楚,他们很早以前就在北京生活和工作。除了这些人之外,越南劳动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代表也表现动摇了。在地理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接近的这些国家的党同中国共产党有着传统紧密的联系。这些党的代表们受到了特殊的压力。

越南、日本、印度尼西亚、朝鲜和澳大利亚共产党的代表请求赫鲁晓夫同志邀请他们举行会谈。他们认为,无论如何必须同中国代表团就没有取得一致的表述达成协议。他们说,如果中国同志不签署声明,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对他们的党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同志表示苏共中央准备达成一致并准备接受协商后的表述,同时他坚决表明,如果声明中不包括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和关于不允许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有会导致破坏这个运动统一的行动的内容,苏共代表团就不签署这个文件。

在这种条件下,起草委员会根据我们的建议做出决定,责成委员会全体成员向自己代表团的领导人汇报既成的事实,然后再重新聚会说出最后意见。在起草委员会工作暂停结束后,争论更加强烈地展开了。根据波兰同志、匈牙利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倡议,经苏共中央代表团同意,认为可以不坚持在声明中提出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与此同时,大多数代表团坚持认为,关于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国际意义的论点具有突出的原则意义。他们一遍又

一遍地申明，如果从文件草案中删去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论点，就是从1957年宣言后退。

苏共代表团和绝大多数兄弟党代表表现的坚定性和原则性对下述情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些从前在起草委员会中，而后在会议上表现出某种动摇并倾向于妥协方案的少数同志在争论的问题上重新开始站在更明确的路线上，并转到多数人的立场上来。例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鲁克曼同志对中共代表团说，希望它听取多数人的意见。越南劳动党的代表黎笋同志发言的精神也是如此。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建议通过不公开的不予公布的会议决议，其中规定不准派别活动的论点，同时确定所有兄弟党在彼此关系中必须遵循的准则。

所有这些对中国代表团发生了作用。看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已经得出结论，进一步继续争论下去对他们越来越不利。对领袖地位的奢望不仅破灭，而且中共代表团在会议上面临着政治上完全孤立的危险。这时，中共代表团请求宣布临时休会。

宣布休会以后，中共代表团立刻走向苏共代表团并请求会谈。会谈在克里姆林宫大厅主席团所在地举行。当两个代表团从格奥尔基大厅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指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塑像，半开玩笑地说："向列宁，我们走向列宁吧！"

在这次会谈中，同以往的所有会谈相比，中国代表团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样子。彭真同志对我们说，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如果苏共和中共之间达成协议，会议就会胜利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并会通过协商好的声明。他向我们暗示，中共代表团准备停止争论，不再坚持自己的建议。看来中国代表团决定寻找某种妥协的协议。该代表团声明，它同意采纳以任何形式表述的关于苏共二十大意义的提法，如同苏联同志所表述的那样。为了避免苏联代表和中国代表今后在国际民主组织中发生分歧，他们建议恢复从前的就共同立场预先进行协商的方法，他们许诺向自己的代表发出相应的指示。

但是，中共代表团继续顽强地反对即使是以不公开的决定的形式表示的关于不允许派别活动和小集团活动的提法。除此之外，中共代表团坚决建议增加如下一点，即只有所有的共产党，而不是多数共产党，都同意的情况下，共产党的会议才可以做出决定。我们声明，这种"一致同意的原则"将使每一个党享有否决权，这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不相容的。

交换意见的结果，就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并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坚决维护这种统一的途径问题通过了协商好的表述形式。众所周知，其中极明确地指出不允许有任何会破坏共产主义队伍统一的行动。这种表述完全反映了声明草案中包含的关于巩固共产主义运动统一的一切基本论点。尽管中国同志反对这些论点，因为他们不无根据地看出，这些论点的矛头正是反对他们最近时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加紧进行的派别活动，但是，归根结底他们面临着如下抉择：要么接受所有共产党的集体意志，要么在世界工人运动面前扮演分裂者的角色。

至于个人迷信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最终也达成了协议。

整个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彭真同志受中国代表团委托提出请求，希望刘少

奇同志能在第二天与赫鲁晓夫同志会见,在会见之前,他们想解决好可能不利于会见的一切争论问题。

11月30日,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中央接见了刘少奇同志。赫鲁晓夫同志直截了当地说,在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中出现这种状况,我们苏联共产党人感到很痛苦。现在,在大多数问题上我们重新取得一致。因此我们需要一起签署会议文件,不使敌人有可乘之机。

刘少奇同志说,中国同志同意下述意见,即在反帝斗争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上,在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事业上,在保卫和平和反对战争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他申明,中共代表团同意声明草案中包括关于苏共二十大作用的论点,他重新请求删除关于个人迷信的说法。同时刘少奇同志说,这个问题对于中国人没有很大的意义,但是朝鲜同志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中国同志注意,在我们苏联,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必要重新确认二十大的决议,其中也包括关于个人迷信的决议,但是波兰、匈牙利、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坚决反对删掉这个说法,而他们的愿望不能不予以考虑。赫鲁晓夫同志向中国代表团详细说明,我党消除了个人迷信以后获得了多么大的成就,二十大的决议对于发展我国经济文化,对于巩固我们党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他以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表现为例说明,个人迷信如何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巩固,会带来多么悲惨的后果。经过这些说明之后,中国同志不再坚持要求从声明中删掉个人迷信说法的建议。

会谈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刘少奇同志告诉我们,会议的工作结束后,中国代表团想立刻到苏联各地去访问。会谈中还商定了关于结束会议工作的程序问题。

同一天,即11月30日,举行了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所有的人立刻感觉到了出现的转折。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小组委员会提出的条文。彭真同志提议委托苏共代表代表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12月1日,会议参加者出席了闭幕会议。起草委员会报告了工作完成情况。然后,在特别激昂、特别庄严的气氛中对会议文件进行表决和签字。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同志向与会者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道,尽管会议的工作走过了“崎岖的道路”,然而由于所有的兄弟党都渴望团结,困难终于被克服,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他在结尾说,想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制造分裂的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永远不会得逞,中国共产党将始终同苏联共产党在一起,共同尽力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友谊。

在会议的整个进行期间,中国代表的发言第一次赢得了掌声。赫鲁晓夫同志和我党整个代表团首先开始向刘少奇同志鼓掌。

赫鲁晓夫同志在会上致闭幕词。他概括地阐释了会议通过的文件,然后他说,会议参加者服从共产主义最高利益,尽了一切努力,以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解决争论的问题,使共产主义阵线达到更大的团结。赫鲁晓夫同志着重指出,现在决议已经做出并得到一致通过,剩下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集体制定的决议的旗帜下前进。他表示坚信,所有的党将始终不渝地一致遵守这些协议;执行共同制定的纲领,为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这个纲领而

斗争。我党代表团团长以苏联共产党的名义声明，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坚定不移地贯彻会议通过的决议，为了同兄弟的中国共产党保持良好的真正同志式的关系，就像以前长期所保持的那样，我们甘愿做一切必要的事情。

赫鲁晓夫同志的讲话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与会者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大厅里用多种语言喊出“英特纳雄奈尔”。这激动人心的、令人难忘的场面显示了世界所有共产党的团结和统一，显示了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事业引向彻底胜利的决心。

（四）

同志们，概述了会议的准备与进行中所发生的事件，不难看出，它最终取得的这个胜利是相当紧张的政治斗争的结果。

兄弟党代表团普遍认为，赫鲁晓夫同志高度原则性的发言以及苏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的整个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会议在马列主义原则上的团结。赫鲁晓夫同志的几次发言，渗透着关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必胜的伟大信念，渗透着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深刻理解。

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对保证共产党和工人党历史性会议获得胜利具有突出的意义。我们的列宁主义的党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业中，在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建立牢固思想基础的事业中，再一次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我们的党在会议上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

苏共中央准备的声明草案是会议所通过的文件的基础。我党提出的并构成了当代国际发展的一切重大问题的整个科学思想体系的所有新思想和新原理，都写进了声明，并成了声明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一些问题上发言批评我党的立场，他们未能够以任何有根据的建设性的路线同苏共的思想纲领相对抗，他们终于签署了声明，接受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立场。

由于苏共中央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兄弟党得以在声明草案的思想基础上达到团结。在起草委员会和正式会议工作期间，中央主席团很关心做其他党代表团的工作。有赫鲁晓夫同志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参加的同兄弟党代表团举行的多次会见和友好会谈起了重要作用。经过这些会见和会谈，从前站在正确立场的代表团坚定了自己的正确信念，从前动摇的代表团选择了正确的观点，所有这些总的来说促进了兄弟党的团结。

我们可以完全有根据地向中央全会报告，从会议的结果看，我党获得了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巨大胜利。

会议给予了我们共产党以很高的评价。会议通过的声明中说：“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声明：苏联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经验和久经考验的队伍，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先锋队。”

会议的代表们怀着深深爱戴的心情谈论我们的党，着重指出了它的经验对于整个国际

革命运动具有的突出意义,指出了苏共二十大决议的特殊意义。会议声明中强调,“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不但对于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促进了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由此可见,会议再一次确认了我们伟大的列宁主义的党在各国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间享有多么无可争议的威望。

由于兄弟代表团多次向苏联共产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赫鲁晓夫在大会上说:“我党中央委员会向这个会议上发言对我党——伟大列宁的党表示信赖的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谢意。我们对这种信赖表示衷心的感谢,并且声明,我们将不辜负这种信赖和期望,苏联共产党将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经验、革命热情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给我们伟大的共同斗争的事业。”

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结果在全世界、在所有居民阶层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全世界的共产党人以非常兴奋的心情迎接会议的文件。所有国家的劳动者、全世界的进步人士热烈欢迎会议的结果和它的文件。他们把共产党员看作是自己思想和希望的体现者,他们越来越确信,和平、社会进步和共产主义是不可分的。毋庸置疑,会议的历史性文件将把全世界亿万诚实人吸引到共产主义方面来。

资产阶级集团及其报刊对莫斯科会议结果做出了各种不同的反应。会议的完全胜利使最反动的那部分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明显地惊惶失措并表示愤怒。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企图贬低它的作用,歪曲所通过的文件的真正意义。比较清醒地观察事物的那部分资产阶级则承认这些文件对保持和维护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国务活动家承认共产党人真心希望和平与和平共处,就像会议文件中所表达的那样。

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之间恢复密切接触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苏中友谊,这是莫斯科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与此相联系,需要提醒大家,仅在1960年苏共中央曾经两次邀请中共中央派遣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但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回避了这件事。只是在这次会议结束工作的前夕,当所有的争论问题都已经解决之后,中国党政代表团才主动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然后完成了对苏联各地的访问。在访问期间,刘少奇同志在劳动群众集会上讲话,他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将孜孜不倦地巩固同苏联同苏联人民的友谊,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同所有兄弟党的友谊。

同志们,从会议工作结束以来,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已经召开了中央全会。党组织内举行了积极分子会议和其他会议。会议文件在报刊上得到广泛的详细的阐述。兄弟党热烈欢迎会议的胜利,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声明及告世界人民书,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实际结论。这些党在自己的决议中着重指出,会议通过的声明在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共产主义事业胜利的斗争中,为共产党和工人党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自然,我们很关心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会议结果的反应,关心他们对会议

上给予他们的那些原则性批评的反应，关心他们在会议之后的实际行动。

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暂时还没有讨论会议结果。驻华大使告诉我们，毛泽东同志会见他时说，会议进行得很好。我们还得到消息说，会议结束和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之后，苏联工作人员接触到的大多数中国同志怀着真正满意的心情，有一些人甚至带着喜悦的泪花欢迎关于苏中关系开始了新的友好阶段的消息。

下述消息也是令人感兴趣的，最近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改组人民公社结构和在企业的劳动组织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人民公社方面，特别规定要同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在人民公社中提高农民的物质利益：建议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允许公社社员拥有小块土地归个人使用；预定在3年期限内向公社成员归还从前公有化了的家畜家禽、小工具和其他财产的价值。

出席了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顾问之一所讲的消息同样令人感兴趣。他在北京叙述自己对莫斯科会议的感想时，对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而且是相当不愉快的——他解释自己的看法——我们遭到了猛烈的行动一致的攻击，而且与其说是苏共代表团攻击我们，不如说是其他兄弟党的代表攻击我们。但是，与此同时我感到很满意，因为我经历了这样一所大学校，甚至不是大学校，而是真正的研究院，这是我一生难忘的。"

看来，不能不同意，这位同志真实地说出了对会议的感想。

在中国同志的言行中也有提高警惕性的地方，特别是中国报刊上宣传会议结果时，带有某种倾向性。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遮遮掩掩地流露出这样的思想，说会议决议中的所有论点证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主张。例如，1960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强调说，毛泽东同志在许多年之前就说过有可能防止新的世界大战。报纸甚至刊登了引文，但是却矢口不说，就是这份《人民日报》仅仅在几个月之前关于这个问题还刊载了完全相反的说法。可是现在全世界的共产党员和人民都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不管你怎样巧妙地翻转毛皮大衣，每个人都能轻易地确定，哪是大衣的外面，哪是大衣的里面。同志们，当然我们也应当替中国人想想：他们比我们更难于向党员群众汇报会议的结果。

也许中国的同志们还没有完全理解，为此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而我们有义务表现出应有的耐心，最大限度地保持稳重，竭尽全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巩固我们两党的团结。

简单说几句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立场。不久以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召开了中央全会，讨论了会议的问题，批准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的活动。看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没有向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员说出关于会议上自己的行为以及兄弟党对他们的批评的全部真相。

我党中央委员会对待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我们应当继续执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全力加强苏中友谊的方针。最好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涉及共同利益的最重大国际问题不断地进行协商，就涉及我们两国的问题互通对外政策情报。必须做到，苏中两国代表在国际民主组织中遵照会议决议精神协调行动。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必须一如既往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

可能的物质技术援助。

在加强两党之间的联系方面,我们也应当表现出主动性,按照相互往来原则邀请中国共产党工作者代表团访苏,以便在党的建设以及思想工作、党的宣传工作等方面交流经验。我们的报刊必须比以前更广泛地介绍中国人民的经济、文化成就,同介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成就持同一态度。还必须经常交换社会和文化组织的代表团,总而言之,要竭尽全力保护和巩固会议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加强苏中友谊。

至于谈到阿尔巴尼亚,在此种情况下,基本上一切取决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今后的表现,取决于他们是否真心希望加强苏阿友谊。

* * *

同志们,从会议总结可以得出什么基本结论?它向我们党提出了什么任务?

会议的主要结论是,会议制定并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获得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巨大胜利。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达到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团结将具有历史意义。声明是所有马列主义党的可靠指南。兄弟党有了它,就能够在为自己的伟大理想而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苏联共产党过去严格遵守了今后将继续遵守集体制定的并得到会议通过的关于当代世界发展问题的估价和结论,捍卫马列主义原则,并且在两条战线上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既反对修正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

会议的另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会议更加明确地固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列宁的组织原则。共产党表明非常关心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确定了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准则。这些原则和准则完全符合列宁主义准则,这正是苏联共产党在自己的国际主义交往中所一贯遵循的。我们党今后仍将尽力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

81 个党的会议承认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先锋作用,这就大大地加重了我们大家的责任。

战后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诞生了约 30 个新的共产党。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地扩大和巩固同所有兄弟党的联系,特别是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共产党的联系,细心(认真)地对待兄弟党的一切需要,特别是在提高他们干部的理论水平方面给以帮助,同他们交流经验和信息,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同他们磋商。

我们必须对于深入研究并用马列主义观点正确阐述国际生活中发生的所有过程,给予更多的注意。必须在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方面提高党的理论工作水平。

我们还应当从会议总结的角度审查苏联社会组织的国际性活动,更多地关心国际民主组织的工作。提高苏联代表在如下的国际社会组织中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这些组织是: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亚非国家人民团结委员会、大学生组织、科学家组织及其他组织等。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保卫和平委员会、妇女委

员会、青年委员会、大学生委员会、团结委员会以及各种志愿团体的执委会都应当改进自己的对外活动。苏联各组织应当特别细心选拔派往国际组织长期工作的工作人员，细心选拔出席国际会谈和会议的代表团成员。

苏联共产党以声明精神为指针，今后将坚持不懈地奉行和平共处政策，力争实现苏联的裁军纲领，始终不渝地实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路线。还应当继续全力加强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的联系，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间的个人接触。为防止世界大战、为完全根除殖民主义、为巩固新国家的独立而斗争，动员世界一切力量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仍然是我党对外政治活动的头等任务。

同志们！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的牢固团结和统一，所有国家共产党的团结和统一，社会主义国家各族人民的不可摧毁的团结和友谊，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无产阶级团结，这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不可战胜的主要条件。我们党今后将不断巩固这种统一、这种团结和友谊。

国际解放运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展现出如此鼓舞人心的前景。不管我们的敌人多么憎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看得更清楚，未来属于共产主义。

会议通过的历史性文件鼓舞苏联全体共产党员，鼓舞全体苏联人民为在我国——第一个为全人类的光明未来开辟道路的国家——建成共产主义而积极斗争，为进一步加强我们祖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而斗争，为世界和平而斗争。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从来没有如此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周围，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旗帜下，以此来迎接新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党的第二十二次例行代表大会。(经久不息的鼓掌)

РГАНИ，ф. 2，оп. 1，д. 535，л. 132 - 143

№24165

德拉贡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留学生张舵全在苏联擅自外出

(1961年2月18日)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1年2月18日

第420号

绝　密

苏共中央：

中国公民张舵全(Чан До-чуан)1956年自中国来到新西伯利亚音乐学院学习。此人不久便停止正常上课，并违反外国公民在苏联境内居住的现有规定，开始在苏联国内到处乱跑，靠打零工糊口。

1960年11月，张舵全从基洛夫去过莫斯科，并两次在可疑情况下造访了英国使馆。此后，便返回了他的法定居住地哈里科夫。但今年1月，他又在未获护照登记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前往了卢甘斯克州的克拉斯诺顿。在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的情况下，张舵全才返回了哈里科夫。我们在警告其不得违反苏联给外国人所规定的制度的同时，也帮助其安置了工作。尽管这样，张舵全还是在不久又前往了克拉斯诺顿，并拒绝接受我们提出的让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建议。

在坚持让我们提供给他在卢甘斯克州的居住权的同时，张舵全在与哈里科夫和卢甘斯克执照登记部门工作人员的谈话中还威胁说，自己可能返回中国，以便申诉关于自己似乎在苏联受到了恶劣的待遇。他还声称打算以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国家安全委员会

德拉贡(签字)

1961年2月21日

手写批注：

需要归档。B. 戈尔布诺夫。1961年2月28日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369，л. 55

№25293

契尔沃年科与刘少奇谈话纪要：中国的农业形势和粮食困难

(1961年2月23日)

摘自C. B. 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1年3月13日

第176号

机　密

与刘少奇的会谈记录①

1961年2月23日

……2月23日，我根据中央的指令拜访了刘少奇，并转交了以苏共中央委员会名义邀请中国同志赴苏休养的邀请函。

……

……我向他通报了1961年1月苏共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

……他特别有兴趣地想了解苏共中央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农业问题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刘少奇对如下一些事情特别感兴趣并想了解：苏共中央对党内出现的一些“无稽之谈”和“欺骗”的斗争，为农业生产克服自然和气候条件影响而采取的措施，如何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农业部门的重组等。

……

……刘少奇随后谈到了中国的农业形势。

他说，早些时候我们低估了农业的发展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过去的两年，这个缺点暴露愈加明显。在我们看来，刘少奇说，农业的情况是令人满意的，因此我们没有察觉国家在一个连续的时间段出现的基本食品(供应)短缺问题。然而在去年，由于工业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增长，同时还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些因素导致的结果影响了整个国家，农产品供应短缺带来的问题开始出现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中国的整个领导层、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刘少奇表示。以此出发，我们认真加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和关注。毛泽东、我、大多数中央党政机关和国家部门、一系列科研机构的专家，他继续说，都在忙着发展农业。刘少奇说，我们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处理农业的问题相关方法。我们聚精会神地考察苏联农业经济出现的问题以及苏共采取的应对措施，尤其是近年来苏共采取的措施，同时也研究美国、日本和其他一系列国家的农业政策，因为这是一个关乎国家生存的问题，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这样，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通过学习所有的材料，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农业中关于劳动技能的经验最值得关注。

刘少奇进一步讲到，在中国，过去两年由于自然灾害导致农产品产量严重下降，深刻影响了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

此外，刘少奇说，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基本上，影响农业发展落后的原因有两个：(1)自然灾害；(2)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们认为，他说，这两个原因中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然灾害。刘少奇没有继续分析缺点、错误和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只评论说“近两年自然灾害带来的严重后果无疑被工作中的缺点、失误加剧了”。

说了一会儿后,刘少奇提醒我,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两到三年自然灾害牢牢挟持着国家。作物歉收,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饥荒。今年,他说,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是曾经出现过的,当然,也可以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现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若不然死于饥荒的人数会不断上升,最后达到像过去一样可怕的数字。然而,刘少奇继续说,这个国家的很多人正在经历或者即将经历饥荒,因为目前现存的粮食供应不足以养活所有人。

列举一些中国同志们采取的措施,刘少奇说,让 1960 年农产品正常收获的地区输送一大部分粮食给受灾区。同时,中国将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粮食。他继续说,数年来,中国第一次举全国之力进口粮食,而之前中国甚至是粮食出口国。粮食进口量非常大,现已经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签订了约 200 万吨谷物(主要是小麦)的合约。现在,刘少奇继续说,我们需要进一步努力来研究进口粮食的可能性,因为 200 万吨的粮食对中国来说是微小的数量。此外,他说,我们不能确信帝国主义不会阻止我们,他们可能会购买粮食,然后禁止粮食出口到中国。就这样,他继续说,进口的粮食只有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后,我们就不能增加其他商品的进口量,由于中国的现汇很短缺。

他进一步讲,粮食的困难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工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可能也将会慢下来。“党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避免人口的非自然死亡,一个人的胖瘦由摄取的营养决定”,他说,这还是可以挽救的局面。刘少奇继续说,中国同志保证中国现阶段面临的困难都是暂时的。6 月份进口的粮食解了国内的燃眉之急。根据他的话,国内小麦在 1961 年应该会丰收,显然这还是未知数,所以不能排除今年下半年从国外进口粮食可能性。“我们认为”,他说,“1961 年上半年的人口增长幅度会有所下降,毫无疑问,这与人的健康状况相关。因此,我们在下半年将采取措施增加每天的粮食供给量。”

……

他又进一步重复,中国关于食物原料的最终解决方案会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今年 5—6 月份之后情况会有所好转,基本上我们将度过困难时期。现在,据他所说,中国正在经历这一时期的最后阶段。

……

苏联驻中国大使

C. 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4, д. 7, п. 466, л. 57 - 64

№1383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

（1961年2月2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2月24日会议第316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 И. 勃列日涅夫、Н. Г. 伊格纳托夫、Ф. Р. 科兹洛夫、А. И. 米高扬、Н. В. 波德戈尔内、А. Н. 柯西金、Д. С. 波利扬斯基、М. А. 苏斯洛夫、Е. А. 福尔采娃、Н. М. 什维尔尼克、Г. И. 沃罗诺夫、В. В. 格里申、П. Н. 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 С. 赫鲁晓夫主持。

第2项　波斯佩洛夫同志关于苏联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通报。①

（波斯佩洛夫、安德罗波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

关于无线电台的问题——拆卸，什么都不要送去。

记录在决议中。

赞成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活动。代表团的策略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同志：在与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和贸易关系问题上表达了原则性的立场。

与米高扬同志进行了辩论。

准备了信函，阐述的问题包括告知全体人员所发生的事件；阐述整个事件的情况。②

向兄弟共产党寄发，或者，如果可能，通过电报。在信中说——（关于对贝利亚的揭露）。

目前，不签署贸易条约。

继续谈判，在莫斯科，在高级别上进行。

米高扬同志：我想谈一下自己的想法。

我担心，中国人和其他人会说，我们这是在压迫弱小的国家（不能让我们的敌人感到轻松）。

关于贸易条约——不能中断贸易。③

如果阿尔巴尼亚人不做出向好的方向改变的话，就不邀请他们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

---

①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于1961年2月13—20日举行的，这次会议是在向苏联及其对外政策以及赫鲁晓夫本人进攻的气氛中进行的，赫鲁晓夫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和独裁分子。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也出席了大会。根据苏共中央的指令性指示，苏共代表团遵循着不参加辩论的方针。——原注

② 指的是苏联共产党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的分歧。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2月24日决议，委托书记处制定苏共中央就阿-苏国务和党务关系问题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的信（РГАНИ，ф. 3，оп. 14，д. 456，л. 1-2）。——原注

③ 在1961年4月，苏联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政府声明说，鉴于业已形成的局势，它拒绝在无偿的基础上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援助，并警告说，今后将把自己与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建立在不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的基础之上。——原注

二次代表大会了。

委托科兹洛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米高扬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准备(?)信函;委托书记处准备。

3月25日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会议——地点?[1]

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11, л. 38 - 38об

№25300

库兹涅佐夫致刘晓函:苏联物价调整后的中苏货币汇率

(1961年3月23日)

B. 库兹涅佐夫给刘晓的信

莫斯科,1961年3月23日

亲爱的大使同志!

依照1961年1月1日向你方介绍的情况,苏联对价格做出了调整并提高了卢布的含金量,苏中双方关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1. 自1961年1月1日起,卢布对人民币的官方汇率为222.22元人民币兑换100卢布或45卢布兑换100元。

基于此,1953年9月22日制定的卢布对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汇率,以及1955年2月20日和1955年3月7日分别制定的人民币对卢布外汇汇率都将不再有效。

2. 自1961年1月1日起,1957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制定的非贸易支付中提高人民币对卢布官方汇率的条款将会被继续执行。

(1) 第一条列在下面:

"自1961年1月1日起,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分非贸易支付中,人民币对卢布官方汇率涨幅33.3%。即60卢布兑换100元人民币或166.67元人民币兑换100卢布。"

---

① 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是在1961年3月2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原注

(2) 将“3.82%”改为“8.6%”。

(3) 第四条协议不再有效,其后的条款会做出相应修改。

请大使同志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B. 库兹涅佐夫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8, д. 1, п. 199, л. 3-4

№25301

费留宾接见张德群谈话纪要：请求苏联帮助中国印制纸币

(1961年3月24日)

摘自 Н. П. 费留宾的工作日记
1961年4月3日
第01104/ГС号

绝　密
文本第8份

副部长接见中国大使馆代办张德群。①

1961年3月24日

我应张德群的请求于12点会见了他。

……

2. 根据来自北京的电报指示,张德群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苏联政府发出请求,恳请苏联政府向中国人民银行制钞活动提供帮助,共制钞30亿元,其中3亿为十元面额人民币纸币。张德群表示,希望能够在1961年底完成制钞任务。

他提到,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纸币先前是在苏联进行筹备工作的。苏方也保留了纸币的设计方案。当时苏联财政部负责处理这些问题,并与苏联外贸部的进出口部门进行了协调。

张德群强调,他的口头声明应当被视作中国政府官方的正式请求。

---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张德群表示，中国政府的此项请求将被递交苏联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信函已送到 A. И. 柯西金同志和 B. Ф. 加尔布佐夫同志处)。

……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H. 费留宾

АВПРФ，ф. 0100，оп. 54，д. 4，п. 466，л. 21 - 23

№25302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糖

(1961年3月31日)

摘自C. B. 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1年4月28日

第33号

绝　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谈纪要①

1961年3月31日

今天下午15时30分，我应邀会见了周恩来。他谈到了以下问题。

一、老挝问题……

……

二、周恩来谈到苏联提出的援助100万吨粮食以及50万吨糖的建议。他提交了一份备忘录：

第一，关于糖：周恩来希望派一个以叶季壮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就具体问题展开商谈。叶廖明已经在北京通告叶季壮，苏方会在4个月内(8月前)交付糖。我们同意这项提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议。费用由我们承担……

第二，周恩来说，刘少奇此前与契尔沃年科会谈时提到，中国对外贸易部建议我们向苏联交付从加拿大东部进口的谷物，苏联则在靠近中国的地区向我们交付谷物……

契尔沃年科说他记得这个提议。

周恩来说：关于这个提议，苏联同志已经同意从库存中拿出100万吨谷物和30万吨小麦提供交付，中方以此为依据提出了这个建议。因此，我们注意到，苏联向中国交付30万吨小麦而中国向苏联交付30万吨从加拿大进口的谷物。此外，周恩来问道，苏联是否能在近期交付小麦，加拿大会在1961年7—8月间交付(这意味着会很晚)。所有运费将由中方支付。

周恩来还问，能否将30万吨谷物增到60万吨。

……

我表示会向苏联政府转达这些提议……

……

苏联驻中国大使

C. 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4, д. 7, п. 466, л. 166–172

№21895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1961年4月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中共问题"的决议

(H. C. 赫鲁晓夫、H. M. 什维尔尼克、Ф. P. 科兹洛夫)

第323号记录第6项

1961年4月6日

绝　密

责成科兹洛夫和什维尔尼克等根据为交换意见而举行的会议情况对中国共产党的相关问题加以研究。

РГАНИ, ф. 3, оп. 14, д. 466, л. 8

№21896

库兹涅佐夫致苏共中央函：外交部关于与周恩来会谈的指示电

(1961 年 5 月 16 日)

绝　密

文本第 1 份

苏共中央：

根据委托，苏联外交部就苏联-阿尔巴尼亚关系相关问题提交了给苏联驻北京使节的指示草案，以便其与周恩来或邓小平举行会谈(摘自北京来电：从今年 5 月 11 日第 621—624 号至 5 月 13 日第 628—632 号)。

决议草案见附录。

请审议。

B. 库兹涅佐夫

1961 年 5 月 16 日

手写批注：

H. C. 赫鲁晓夫同志就该问题所作批示已转交苏联外交部 B. B. 库兹涅佐夫同志。

B. B. 列别杰夫

1961 年 5 月 17 日

附件：

草　案

苏共中央委员会决议 “关于就苏阿关系与周恩来或邓小平举行会谈给苏联驻北京使节的指示”

绝　密

批准给苏联北京使节的指示草案。

就苏阿关系诸问题给苏联驻北京使节 П. Ф. 尤金发出的指示

1961年5月16日

绝 密

请您以商谈苏联-阿尔巴尼亚关系问题为由拜访周恩来或邓小平，并根据委托向后者通报如下内容：

“莫斯科认真研究了你们就苏联-阿尔巴尼亚关系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在关注你们所提出问题的重要性的同时，我受委托谈谈苏方对此的一些看法。我们显然已无必要重复你们已知的那些文件的内容——如今年4月26日 A. H. 柯西金给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的信和苏联政府于今年5月8日给阿尔巴尼亚政府的备忘录等。在这些文件中关于苏联和阿尔巴尼亚双边关系苏联政府已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不过，这里我们仍希望再次强调，苏方对近期苏阿关系深感忧虑，并将付出更大努力以促其正常化。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即在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隔阂时理应表现出大的耐心，不应操之过急。我们当然非常清楚，在面对此类存在争议的问题时应当采取同志式的协商和相互讨论的方式。这也正是苏联始终不渝坚守的路线，为了保持与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友谊，苏方不惜竭尽全力。

正如你们所知，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布加勒斯特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公开对苏共和苏联持不友好立场。会议期间，以 H. C. 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为调解双方隔阂作出了许多努力。然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当时根本听不进我们的同志式的意见，甚至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他们反而在我方无任何过错的情况下致使苏阿关系不断趋于恶化，并开始向外界公开自己与苏共路线、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结论的分歧。我们自然不能不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政策中出现的如此意外和急剧的转变感到担忧。我们现在搞不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促使他们对苏共和苏联采取了如此不友好的立场。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共中央曾立即建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我们两党代表之间的会晤，以及时化解苏共和阿共关系中已明显可见的隔阂的根源。可是，阿尔巴尼亚领导层却多次拒绝我们提出的举行会谈的建议。在1960年11月的莫斯科兄弟党会议期间，我们之间虽举行了此类会谈，但阿方领导人却中断了谈判，这表明他们是有意进一步恶化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的关系。

大家都知晓，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代表团对苏共采取了不友好的立场。绝大多数兄弟党的代表们均对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对苏共的恶意攻击表示了愤慨。与会者均诚恳地呼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做法，重新回到与苏共、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友好的道路上来。可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并没有从这种公正的、同志式的批评和与会者们的期望中得出任何有益的结论，而是继续走在破坏阿苏之间友好的歧途上。

从莫斯科会议回国之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加紧了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攻击。虽然在口头上依然声称自己对苏共和苏联人民的友好感情,并号召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极力试图玷污我党活动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通过各种不友好的,甚至直接攻讦的方式,往苏联身上抹黑。如今,在阿尔巴尼亚国内形成了这样局面,所有那些赞成保持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人均会遭到排挤和镇压。

你们提到在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之后举行的 H.C. 赫鲁晓夫同志与刘少奇同志的会谈,其中谈到有必要改善苏阿关系。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立场至今仍如 H.C. 赫鲁晓夫同志当时所言。我们依然真诚地希望和尽可能地去改善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虽然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采取了直接反对苏联的做法,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仍然从社会主义阵营整体利益和团结的大局出发,还在莫斯科会议之后,便多次建议阿方领导人举行双边高层会晤以讨论两国关系中所出现的问题。

苏共代表团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四大期间与阿共中央领导人的会谈中,仍坚持召集此类会谈以解决双方的隔阂。可是,即使这样,阿尔巴尼亚领导层仍固执地拒绝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人会面。今年3月,华沙条约参加国在莫斯科举行了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期间各国党和国家高级领导者均得到了邀请,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并不想利用这一机会来达到改善两国关系的目的。恩维尔·霍查和谢胡等同志拒绝出席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他们的这一做法不仅使与会各国代表感到理所当然的惊诧,而且为各种敌视我们的不公正新闻媒介提供了歪曲的口实。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在耐心而顽强地通过各方面努力以改善阿苏关系。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不能将目前的阿苏关系与1956年的苏波关系画等号。因为众所周知,在1956年,不论是苏联领导人还是波兰领导人,都是从两国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角度出发,都极力为解决苏波关系中所产生的问题而努力。这种共同努力最终便产生了相当积极的结果。即使今天,我们仍可以骄傲地说,当前的苏波关系是在兄弟式的、真诚的基础上结成的,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至于现在的苏阿关系,情况则完全不同。苏联真诚地努力协调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可这种努力并没有得到阿尔巴尼亚领导层方面的理解。但显而易见的是,在目前条件下只凭苏联单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近期召集的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当然不能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对苏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所采取的立场置若罔闻。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期间当谈及苏阿关系状况时,H.C. 赫鲁晓夫同志再次表达了准备改善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的意愿。其他华沙条约国家领导人也强调了这一点,并带着极大的忧虑激动地指出当前阿尔巴尼亚领导所执行路线的危险性。从极其友好的动机出发,政治协商委员会呼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最严肃的态度通过交换意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采取措施以履行自身作为华沙条约成员国所肩负的义务,完全遵守条约之相关规定,从而确保条约所有成员国的团结和加强其防御力量。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家的团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想促使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的正常化。当然,如果有人把

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们所提出的这些同志式的意见看作是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所施加的某种压制或压力，那是完全不对的。我们以极其遗憾的心情不得不指出，对于政治协商委员会全体成员为清除近期阿尔巴尼亚与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国家关系中的不正常现象的各种努力，阿尔巴尼亚政府并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甚至，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继续坚持自己的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华沙条约国家的不友好路线。

你们的谈话很多都是关于阿尔巴尼亚的发罗拉海军基地的。因此，我们也就有必要更详细地讲讲这个问题。首先应当指出的是，苏联政府并不想从阿尔巴尼亚撤出自己的军舰和装备。而如果现在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那绝对不是出自我们的本意。我们把海军从发罗拉海峡撤出是被迫的，因为阿尔巴尼亚方面执行了对苏联不友好的路线，我们根本无法忍受基地内的环境。由于阿尔巴尼亚军事政权的直接挑衅性活动，发生了许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件，导致该基地实际上已丧失了战斗力，苏联海员已无法在那里继续待下去。

关于阿尔巴尼亚政府针对苏联海军及其家属所实施的各种不友好举动，我们这里没必要详细列举。因为其中部分事件我们已在发给你们的文件中作了通报。虽然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不能通过个别的反面事件去加入判定，但不得不遗憾地说，目前苏阿关系中出现的这种不和谐绝不是个别事件，而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针对苏联工作人员而采取的、系统的、有预谋的不友好行动。这明显是破坏苏联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友好基础，违背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

苏方曾多次提请阿尔巴尼亚政府关注发罗拉基地内出现的这种不正常情况。可是，阿方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予以阻止。相反，针对我们的请求阿政府总是以不友好的举动来作为回应。随着阿军事政府的挑衅活动的升级，发罗拉基地的形势不断恶化。仅仅是由于苏联领导层政治上的成熟，苏联高、中级军官和水兵的刻意容忍，时至今日才避免了我水兵与阿方的直接冲突。苏联海军是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确保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才到了阿尔巴尼亚，是为了改善苏联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防御能力，但我国政府不可能允许自己的海军待在这种无法忍受的环境之下。

为了提高部署在发罗拉海峡的海军的战备能力，消除那里业已形成的不正常局面和避免苏-阿水员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事件，在得到政治协商委员会同意的条件下苏联政府建议在阿-苏友好关系恢复以前向停泊在该基地内的所有舰艇补充兵力，后者均为隶属于华沙条约国家联合武装力量统帅部的苏联水兵。可是，阿尔巴尼亚政府并不认为上述建议是目前条件下唯一明智的举措，并有意识地采取了清除发罗拉海军基地的活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在这种不友好的情况下，苏联海军继续留在阿尔巴尼亚只可能导致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РГАНИ, ф. 3, оп. 14, д. 475, л. 5－12

№2189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

(1961 年 5 月 17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1 年 5 月 17 日会议第 328 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决议："关于阿尔巴尼亚诸问题"
(В. В. 库兹涅佐夫，Н. С. 赫鲁晓夫、А. И. 米高扬、А. Н. 柯西金、М. А. 苏斯洛夫、Р. Я. 马利诺夫斯基)
第 328 号记录第 2 项

1961 年 5 月 17 日
绝　密

责成苏联外交部(库兹涅佐夫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所提意见就该问题制定相关提案。

РГАНИ, ф. 3, оп. 14, д. 475, л. 2

№2190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对中国朋友的回复问题

(1961 年 5 月 17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对中国朋友的答复"
(Н. С. 赫鲁晓夫、А. Н. 柯西金和 А. И. 米高扬)
第 328 号记录第 3 项

1961 年 5 月 17 日
绝　密

1961 年 5 月 15 日中共中央信函以及周恩来、邓小平与苏联驻中国大使的会谈均涉及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关系诸问题，兹责成苏联外交部(库兹涅佐夫同志)就上述问题起草给中国

朋友的答复性信件。

РГАНИ，ф. 3，оп. 14，д. 475，л. 1

№1383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给中国的答复

（1961年5月1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5月17日会议第328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 Г. 伊格纳托夫、А. Н. 柯西金、А. И. 米高扬、Н. А. 毛希丁诺夫、М. А. 苏斯洛夫、Е. А. 福尔采娃、Н. М. 什维尔尼克、В. В. 格里申、П. Н. 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 С. 赫鲁晓夫主持。

第2项　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

（库兹涅佐夫、赫鲁晓夫、米高扬、柯西金、苏斯洛夫、马利诺夫斯基）

允许进行不大的修改。

如果我们的建议将被采纳的话，可交付报刊，但在相反的情况下不允许。

不派出巡洋舰和驱逐舰。[①]

第3项　关于给中国人的答复。

赫鲁晓夫、柯西金、米高扬。

进行不大的修改。

对所有3份文件做出答复：与周恩来、与邓小平的会谈记录和中共中央的信。

删掉：主席可能会愿意留下一些资产。

第4项　关于与肯尼迪的会晤。[②]

在欧洲——柏林。

---

① 指的是从发罗拉海军基地撤回苏联海军的军舰。在1963年5月，苏联方面废除了阿苏关于华沙条约义务的双边协定，停止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军供应武器和军事装备。随后，又从发罗拉海军基地撤回了8艘潜水艇。这个决议的做出是苏阿关系恶化的结果。阿尔巴尼亚对苏联潜水艇的撤出进行了阻挠。——原注

② 2月22日，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致函赫鲁晓夫，建议在近期举行高层会晤。两个星期之后，赫鲁晓夫在与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会晤时，表示赞成这个建议。但是，美国支持在1961年4月中旬进行的反卡斯特罗登陆行动和使老挝局势复杂化，拖延了对高层会晤的准备工作。5月12日，赫鲁晓夫正式答复了肯尼迪的建议，并准备与美国总统于6月3—4日在维也纳举行会晤。——原注

关于裁军——让我们把自己的军队撤回到自己的国境内。
外交部提交的材料——官僚主义的文件
(第 794 号和第 819 号建议)
不审理,但是,可以编制报告。

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11, л. 42

№08105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问题

(1961 年 6 月 5 日)

摘自 С. В. 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1 年 6 月 24 日
第 421 号

绝 密
文本第 1 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谈记录

1961 年 6 月 5 日

今天 15 时 15 分在会见前往日内瓦的老挝合法王国政府首脑梭发那·富马和党主席苏发努冯之前,在机场我同周恩来进行了会谈。会谈一开始,谈论了几句天气状况和今年中国的丰收景象,参与这次谈话的有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与给中央的新闻通报相比,中国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没通报任何新的东西。

接着我又执行了中央 1961 年 6 月 3 日关于给中国提供粮食的电报中的指示。

周恩来对苏联政府为中国提供粮食援助表示了感谢,并说,除了中国想用加拿大小麦等值偿还苏联所提供的粮食和面粉问题外,其他一些问题均已弄清。与上次会谈一样(见 1961 年 5 月 29 日的与周恩来会谈记录),周恩来再次声明,中国同志想在结算时本着数量等值原则,即对苏联为中国提供的 30 万吨粮食和面粉,以 30 万吨加拿大小麦偿还苏联。在回答周恩来这个问题时,我指出,我们已把中国同志的这一愿望转告莫斯科,但显而易见,对这个问

题无需回答，而应按照这种情况的惯例处理之。周恩来没再坚持自己的意见。然后周恩来问，我们有没有关于日内瓦谈判和维也纳会晤的新消息。我们回答，除了他已经知道的官方消息，其他消息我也不掌握。

周恩来问我们有没有关于老挝形势和富马亲王和苏发努冯之行的什么消息。我们作了否定的回答(我们得知富马和苏发努冯之行的消息确实来自这里的中国同志之口。亲王到北京是16时，而莫斯科关于他们之行的电报通知22时才到。苏联外交部谁也没用电话告诉我们这一消息)，并补充说，看来中国同志作为邻居掌握着这方面更多的消息。同时我们指出了在日内瓦会议上，苏联和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很好的配合。周恩来说，苏联、中国、波兰、越南、老挝王国政府和巴特寮确实进行了很好的配合。

周恩来通报说，梭发那·富马和苏发努冯去日内瓦，他们将在那里进行会谈。他说，大概你们也知道，富马致信宾努亲王，建议在老挝组织三方代表会晤。富马开始时建议在金边或在日内瓦举行这一会晤。后来在河内讨论过这一问题，决定最好在日内瓦举行。周恩来说，两亲王应该尽快赶到日内瓦，现在宾努亲王在巴黎，而西哈努克在尼斯。

周恩来通报说，不久前西哈努克致电赫鲁晓夫同志和肯尼迪，但电报内容不太好，这说明这一中立国家在老挝问题上立场是摇摆的。

周恩来接着通报说，根据不久前收到的消息，西哈努克在越南同哈马尔舍尔德的代表会晤时讨论了扩大东南亚和平和中立区以及建立所谓的“第三力量区”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泰国、菲律宾和南越在形式上应退出东南亚条约组织，然后与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马来亚、柬埔寨和老挝(共9国)共同组建“第三力量”。这些国家的政府按照上述计划应承担义务，不许第三国的军队进入本国领土，并对所承担义务的履行情况进行相互监督。

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建立所谓“第三力量”的计划，其目的是使参加国政府能够在形式上对中国和苏联坚持友好立场，而在本国国内则执行反共和镇压人民力量的政策。这一计划的追随者想在中国和苏联门前垒一道大墙阻挡社会主义的影响，而在本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亲西方政策。

周恩来接着说，中立国家甚至制定了建立所谓“中立部队”的详细计划，其编成包括缅甸、柬埔寨、印度或锡兰(周恩来说的正是锡兰)三国的军队。这些中立部队的任务是监督老挝的全部边界线，从而终止外国对老挝三方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对这一国家的力量分布进行监督，在国内实施民事监督和政治监督，而把老挝的武器交给“人民警察”。事实上，周恩来说，这一计划是借助中立国家的帮助在老挝实现美国设想的共同管辖。

周恩来说，中国同志已将这些计划情况告诉梭发那·富马和苏发努冯。但是，他指出，我们是以某些隐晦的方式转告他们的。我们告诉亲王，周恩来说，对待老挝的这些计划，联合国和某些东南亚国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请他们提高警惕。梭发那·富马回答说，他们高度评价对他们的关心，感谢提醒。他们明白，这是反对老挝的阴谋，如果在日内瓦谈判中遇到这些问题，则必须发表自己的看法。

至于扩大国际监督和观察委员会在老挝的权力的要求，按照梭发那·富马的意见，周恩来说，这是在建立国中之国或是向中立国家提供在老挝的特权，所以梭发那·富马对这个问

题看来将采取否定的立场。

周恩来指出,在老挝问题上,现在有3个基本问题:

一、保障在老挝建立联合政府——首先达成成立政府的协议,而后着手组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老挝联合代表团。

二、签订在老挝实现有效停火的协议——首先达成成立老挝三方委员会的协议,在此之后确定国际观察和监督委员会的职能。只有在这些条件下,周恩来强调指出,才能够保障在老挝实现真正停火。

三、下一步奉行这样的方针:日内瓦会议只有权解决老挝国际方面的问题,而其国内方面的问题由老挝人民自己解决。

关于这些,周恩来说,已写进赫鲁晓夫同志同肯尼迪会晤的公报中。所有这一切,周恩来总结说,我们今天想在同梭发那·富马和苏发努冯会谈时进行讨论。

周恩来问,我们是否想会见两位亲王(看来,他指的是邀请亲王去苏联大使馆或我们去拜会他们)。我们回答,这要看两位亲王在北京逗留的时间(6月5日晚我拜会了梭发那·富马和苏发努冯于他们下榻的国宾馆,即赫鲁晓夫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节日下榻的房间)。(会见情况已通过电话报告)

这时梭发那·富马和苏发努冯的飞机抵达了,周恩来中断了会谈。

参加会谈的还有:中国副外长曾涌泉、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代司长于湛、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阎明复、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工作人员方祖安。苏联方面有:大使馆一等秘书Г.Х.格鲁舍茨基、三等秘书Б.А.索罗金。

苏联驻中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532—3537页

№13735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

(1961年6月25日)

按照中央指示,我在今天晚上9点钟见到了周恩来。他说,毛泽东不能接见我了,因为一个月以来一直有咽喉炎。刘少奇被派以任务要准备庆祝中共成立40周年大会的报告。

刘少奇现在放弃了所有其他工作，专门去写这个报告了，周恩来开玩笑地说，“他被判服苦役，是我们的奴隶了”。

我首先向周恩来祝贺中国共产党建立40周年纪念日。

周恩来感谢我，并说他们已经决定不搞大规模庆祝，只开一个纪念会，发表一个报告。似乎是要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他又补充说，国内情况比较严重，有一场旱灾，情况比去年更糟，遭旱灾的省份还在增加。夏收很快就要开始了，很显然，今年要比去年减产1 000万吨，去年夏收是3 000万吨，而今年将只是2 000万吨多一点。

我问了一下粮食的计划。

周恩来说，只是就夏收而言，今年的计划是要达到去年的水平。夏收在全年粮食收成中占有很大份额——五分之一。去年收获1.6亿吨谷物，根据夏收的情况，估计今年很难达到去年的程度。

他继续说，一些农村地区春播都还没完成，特别是在中部省份，如安徽省的北部以及河南、江苏省，由于干旱，那里的水稻种植一直没完成。山东、河北、山西、辽宁和内蒙古，那里的小麦已经收割完毕，但由于干旱没能开始播种。在那些可以依靠机器供水的地方情况要好一些，而在没有机器的地方要困难得多。况且，很多井里根本就没有水。

据气象局天气预报说，7—8月份北方将有大雨。而现在，长江以南地区却是雨量太多了。

我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周恩来告诉我，他们正在计划增加抗旱作物(如甘薯)的面积，也在采取其他措施。

他提到，一些兄弟国家在自然灾害方面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努力工作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我同意了这一观点。

我进一步说，我受苏共中央委托，要向毛泽东递交一份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谈的速记记录。指出这些谈话的要点后，我把材料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表示感谢，并说，“西方对维也纳会谈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当然，对于所有这些消息我们不必认真对待。”周恩来没有对这个问题发表其他看法。

在进一步的讨论中，我对周恩来说，因为我7月初将回到莫斯科，他如果有时间的话，希望我们可以谈一些问题。他同意了。

我说，我对各省和地方单位所做的落实中共中央第十九次全会决议的大量工作有良好的印象，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他告诉我一些最近会采取的重大措施，特别是有关明年国民经济方面以及对中共中央第十九次全会决议的执行情况的评估。我问，除了已经采取的步骤以外，中国还将采取哪些措施来调整人民公社。

周恩来说中共中央全会最近已经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很明显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中央委员和各省领导人参加)，讨论了国内问题。

经历了三年大跃进和两年自然灾害之后，我们正在制定一个整体的国民经济计划，分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四个阶段。现阶段的目的是“调整大跃进所造成的一些比例失衡问

题”,也就是重新调整农轻重的比例,调整城市与农村的相互关系。

周恩来说,有必要说明一下比例失衡的原因。在客观原因中必须指出自然灾害,由此导致了粮食产量和工业产值的下降。这对工业原料的供应和城市人口的消费产生了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必须提到主观原因。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产生于中国土地上,并以中国人民的实践为基础的新事物,这些新事物既会有助于我们取得新的成就,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周恩来继续说,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工作中存在很多漏洞、缺陷和错误,并因此受到了惩罚。

周恩来又提到,这种情况(缺陷和错误等)不只发生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也同样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他进一步说,“在中国,我们借用了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但我们还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因为任何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新事物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困难和失误。这就是为什么要进行调整的原因。我们所做的截然不同于剥削阶级,他们都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我们则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广大人民群众支持我们,我们也能够很好地克服这些困难的原因”。

周恩来说,还必须指出,我们的干部过分满足于三年里的成就,因而造成了他们工作中的疏忽和不足。工作中的不足去年已经暴露并开始纠正,此后,干部们很快地了解了这些并去努力改正他们。因此,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方面,即使取得了胜利,如果不加注意,它就包含了错误和不足的萌芽。如果犯了错误,工作因此受损,那就应多加注意,消除这些不足。马克思和列宁都谈到过:“胜不骄,败不馁。”

周恩来说,要完全掌握这一原则是不可能的,理论总要由实践来检验,一个人应在实践中学习,积累知识。这个原则既适用于作为整体的阶级,也适用于单个的工人。他补充道,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在关于中共成立40周年纪念的报告中予以体现……

他说,他想强调一点,他们正计划把对干部和党组织进行培训作为工作的重点。按中国俗语说,这个思想可以用“三字经”来表达,就是:“领导之,培养之,教育之。”

要达到任何政治目标都只有依靠各级干部,干部必须深刻地认识这些目标,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正确地传达给人民群众。你们已经积累了44年的经验了,我们才刚刚12年。

我开玩笑说,加在一起已经56年了。

周恩来友好地回答说,中国确实在很多方面都在重复苏联的道路,因此,仅仅用算术的方法相加是不行的。

周恩来继续按他的思路说,民主革命他们用了28年。在这期间,对干部做了大量的教育工作。自从革命胜利至今仅有12年,因此在培训干部方面做得还不够。

一般地说,我们可以借鉴兄弟国家的经验,但必须要注意特殊性的问题,我们只能从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去学习。并且这种经验有两方面:正确的和错误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我们很有必要迅速地总结这些经验。

我说,作为领导干部没有这种能力是不合格的,我又说,仅仅有方针是不够的,有必要把它制度化。

周恩来同意我的看法，并继续按他的思路说，仅仅靠中共的领导干部和党校是不够的，还必须让干部深入群众，接受群众监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把对干部的培训反馈到具体的实践中。他简短地结尾说，他们正在做先辈们从未做过的事业。

我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我说我想谈一点。在中国，我去了很多地方，有过很多的谈话，也有很多的观察，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地方干部最迫切的问题是缺少实际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基本上他们都对所负责的事情了解甚少。我也举了一些实际的例子，并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或许可以算作是整个国家和这个党的建设性意见：为这样的干部开办一些专门的学校，让他们有机会接受专门的知识训练。我还介绍了一些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阶段的经验。

周恩来说我说得很对。他还接着刚才的思路说，这12年间，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步进行，相互交织。因此在很多单位，同志们对学习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但也表明我们对他们教育得不够。在这一点上，周恩来首先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12年来，他一直是总理，但他所谈论的政治问题远多于实际问题。他说，他刚才说的是很诚恳的。

我说周恩来同志很谦虚。

他重复说，他一直都在诚恳地谈话。然后周恩来说，对他而言，经济建设的主要趋势和主要方面还不太清晰。要把握这些，理解这些，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继续说，他们往往不能事先预见，而是在工作过程中才会逐渐地了解总体趋势。他说，显然，中共不得不经历这样的过程。

会谈期间，我受苏共中央委托告诉他，我们将和朝鲜签约。周恩来说他们衷心地祝贺苏朝签约。

根据中央的指示，我又就勃列日涅夫访华的具体日期征求了中国同志的意见，这个邀请是刘少奇在莫斯科提出的。我谨慎地利用了一个恰当的时刻(当话题转到有大量政府代表团互派和许多外国客人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周恩来说，我很快就会接到通知的。

谈话期间，周恩来说，为了与中共中央的邀请相协调，有10位中国同志计划到苏联去度假。但他又说，中国主要领导人不能接受我们的邀请，因为他们忙于国内事务，无法抽身。

比如，周恩来就他个人而言，在大跃进三年间从未有过度假，即使在1959年他生病之时。

谈到这里，他告诉我，上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决定就是，为健康考虑，让我每天只工作半天。但我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我说，他在有意违反这个决定，并且以后也不会遵守它。周恩来说，很不幸，这是事实。

这次谈话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中共中央与兄弟党联络部第一局负责人叶护生，中共中央译员阎明复和朱瑞真以及大使馆顾问 О. Б. 罗满宁和 Ф. В. 莫丘利斯基列席了会谈。

АВПРФ，ф. 0100，оп. 54，п. 466，д. 8，л. 119－133

№20280

赫鲁晓夫与胡志明谈话记录：阿尔巴尼亚和中国的错误

(1961年8月17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与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同志的会谈记录

皮聪大

1961年8月17日

在互相问候之后，赫鲁晓夫同志向胡志明同志阐述了苏联工业和农业的情况以及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会议[①]的情况。

胡志明：西方会同意就德意志问题进行谈判吗?

赫鲁晓夫：西方大国还没有给出官方的答复，但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将同意进行谈判。当然，这还只是预测。但谈判无疑会进行。我们为西方大国做了准备，为此准备了所有的手段——说理和大棒。

胡志明：为什么肯尼迪要为军需补充拨款?

赫鲁晓夫：帝国主义者同样试图利用大棒政策对付我们，他们想在即将进行的谈判中巩固自己的地位。在给加强军备竞赛的拨款中，他们赚了不少。

胡志明：用这样的办法他们会花很多钱。

赫鲁晓夫：只有美国会花钱。英国和法国不会在这件事上花钱的。

至于我们，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我们任命了科涅夫同志为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军队总指挥，我们关闭了西柏林边界，并开始控制边界。这些措施对西柏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统治集团神经过敏，吓坏了。同时他们威胁解除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贸易协定。作为回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宣布，如果贸易条约被废除，那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采取对策。可以认为，西德不会解除贸易协定。可以告诉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的大使，如果西德采取这样的行动，那么我们可以找到很合适的方式予以回应。具体地说就是，我们将封锁西柏林，什么都别想运进城市，什么也别想运出来。

胡志明：西方国家可能会利用空运。

赫鲁晓夫：从柏林向外空运成品和向柏林空运原料太昂贵了，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胡志明：如果完全封锁，西柏林的人民会遭受痛苦。

赫鲁晓夫：当然，西柏林的工厂要留下。切断贸易协定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产生严

---

① 会议于1961年8月3—5日举行讨论准备签署对德和约问题。——原注

重的后果。我们的同志没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时把自己的经济从西德的控制中拔出来。

现在西方国家特别是西德正在详细制定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封锁的计划。但是我们不会遭受痛苦。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它将带来相当的损失。

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将做一切来帮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摆脱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依赖。我们建立了专业后备军，为援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拨了外汇。但是，有可能不封锁。假设西德宣布封锁，但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未必会支持。生活中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这是真的。为了不执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旨意，西德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也是可能的。但是现在西德的工厂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可以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订货生产产品给我们正在贸易的国家。常言说，资本家为了赚钱，不惜一切。

胡志明：关于最基本的问题——战争与和平，情况怎样？

赫鲁晓夫：当然，我们不能百分之百保证世界大战不会发生。中国的同志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将来就会存在战争。确实，这最初并不是中国同志提出的，而是列宁提出的。我们赞同列宁和我们的中国朋友。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战争的必然性。当前，我们认为，爆发战争的现实危险大约是3%—5%。但战争可能突然爆发，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关于这点我在维也纳与肯尼迪谈过。今年7月27日，肯尼迪在电台和电视台作了演讲之后，我与约翰·麦克洛伊进行了交谈。①我对他说，实际上在这个演讲中，肯尼迪向我们下了最后通牒。他说，如果我们签署对德和平协议，那么就将爆发战争。我对麦克洛伊说，美国总统的这个挑战，我们接受。和平协议将会签署。但如果美国对我们发起战争，那么，肯尼迪恐怕将是美国最后一任总统。麦克洛伊意识到，肯尼迪谈的不仅是战争，还有谈判。

西方大国起初想要威胁我们，但认识到这样的策略不会给他们带来成功。我再次重申，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被百分之百排除。帝国主义者们可能把战争强加给我们。不久前，在和阿斯托明·范范尼的谈话中②，我对他说，苏联和美国领土上不接壤，因此美国可以利用洲际导弹和我们打仗。但是美国在这个领域比我们弱。他们应该在冒如此大的危险之前好好想想。在与我们的战争中，美国首先将利用自己在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基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打击基地，那样，这些国家将什么都不剩。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土耳其的政府不想战争。不希望战争的还有阿登纳。关于战争他比所有人都叫得欢，但是自己却害怕战争。前不久，西德军事部长施特劳斯说，不会有战争，谈判即将开始。我们的反应引起了西方大国的恐惧，这就引起了他们要求加强军事的呼声。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胡志明同志，苏联最近决定恢复核武器试验。

胡志明：如果美国不进行试验，苏联会开始原子武器的试验吗？

---

① 麦克洛伊，美国总统裁军问题特别助理。会晤于7月26日在索契举行，赫鲁晓夫在那里休假。——原注

② 阿斯托明·范范尼，意大利共和国总理，于1961年8月2—5日对苏联进行了官方访问。——原注

赫鲁晓夫回答说,这样的试验苏联将在任何时候开展,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胡志明:关于日内瓦禁止原子弹试验的会议怎么办?

赫鲁晓夫:我们不得不恢复原子武器的试验,因为西方大国提出裁军问题的立场。我们建议他们和平,但他们用战争威胁我们。这个威胁并不只是与柏林有关。他们正在威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义务做出相应的结论,并提高我们军队的战斗力。如果不组织由我们的科学家建议的新原子武器的试验,那么我们就会犯错。但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签署裁军的协议,解决关于禁止原子弹试验的问题。很快将公开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在文件中我们将宣布,既然西方大国不想裁军,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积累新武器,苏联不得不恢复热核武器试验。我们试验原子弹,它们的能量相当于1 000万、2 000万、3 000万、5 000万吨和1亿吨炸药。

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和平主义者的组织,看来都将反对。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回答是,人民应该给自己的政府压力,强迫其在裁军方面做出真正的行动。此外,我们指出,法国不考虑联合国的决议,继续试验原子武器。关于这个问题我昨天在基辅与考涅楚克[①]同志谈过。他来到莫斯科,与约翰·别尔纳[②]会见,并秘密告诉他,我们恢复了原子武器试验的计划。

此外,这几天我接见了南斯拉夫大使,也和他说了我们恢复原子能试验的计划。我请他秘密告知铁托。

胡志明:这样帝国主义者就都知道了。

赫鲁晓夫: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注意到,很快将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中立国家大会。他们了解我们的立场和计划,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委托我们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把我们关于核武器试验的文件在其发表前1—2日内交给所有中立国家的代表。这些国家可能会谴责我们。但是,最终他们应该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我们不能在和平主义者那里得出结论。为争取和平应该进行积极的斗争。问问为什么法国可以继续试验,而他不被谴责?

有可能我们会被指责说,我们让环境被放射性物质包围了。但是我们,俄罗斯人,有一句谚语:“割掉脑袋,就不会为头发哭泣。”帝国主义者已经准备好战争。我们应该采取足够的手段适当地回应他们。你们会看到,帝国主义远不是纸老虎,他还可能带来严重的伤害。但是社会主义现在获得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应该而且即将拥有可以给予侵略者反击的武器。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胡志明说,他完全支持这个立场。

赫鲁晓夫: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同意必须签署对德和平条约。只有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回避了这个问题的讨论。他们比谁喊的声音都大,反对帝国主义者,但事情真来了,就后退了。在华沙条约国的大会上,谢胡和霍查派来的人不能全权处理关于签署对德和平协议的

---

① 考涅楚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世界和平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兼副主席。——原注
② 约翰·别尔纳,英国物理学家,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原注

问题。这不是要求的级别。自然，阿尔巴尼亚人被告知他们不能参加这个会议。

我们对中国同志在会上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的立场非常惊讶。他们坚持要我们承认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权力，或者至少让他们签署公报。在会议上，我询问了作为观察员的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晓同志：你是代表中国还是代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刘晓同志回答说，这问题是诬蔑。难道这是诬蔑吗？我向刘晓同志说明，如果他们按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请求的做，那么我们将采取相应措施。如果是自己的想法，阿尔巴尼亚不知道，那么这将带来很大的争执。假设我们在会议上通过，让阿尔巴尼亚签字，这种情况下阿尔巴尼亚可能会问，他们凭什么签字。

在休会期间，刘晓同志走到我面前，对他粗鲁的表达方式表示歉意。我说，那些粗鲁话是当众讲的，现在是单独道歉，这不行。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阿尔巴尼亚的立场实质上就是中国的立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如果没有中国人的支持可能不会这样表现。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说，他们在保护中国——这很可笑。中国是大国，中国共产党是大党，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都不需要阿尔巴尼亚的保护，对于他们也没有任何人会去进攻。现在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是很不聪明的无耻之徒。在自己的行动中，他们利用了直接的强盗方式。自己想想吧。他们实质上就是消灭了政治局所有老的成员，他们的能力没有引起怀疑。谢胡自夸说，他亲手枪毙了科奇·佐泽[①]，并将他的尸体埋葬，为的是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的墓在什么地方。在不久前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大会上，谢胡说了大概下面的话："谁批评我们的路线，我们就打他的嘴巴，如果需要，那么我们将让子弹穿过他的脑门。"这就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理解的为巩固自己党的统一而进行的斗争。

难道这与列宁为加强党的统一而进行的斗争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在最紧要的时期，我们的党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列宁。他们的行为就像叛徒，把起义的日期透露给了敌人。但是列宁没有枪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是将他们开除出党。还有托洛茨基的历史。列宁掌握所有的理由和惩罚他们的可能性，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明白，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首先需要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则用恐怖的方法对待诚实和忠诚的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不允许用这种强盗方式为获取统一而进行斗争。

现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过高评价了斯大林。他们经常过分赞扬他的工作方法。斯大林唯一的错误，阿尔巴尼亚人认为是，他没有在肉体上消灭哥穆尔卡。不客气地说，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简直不想与他们呼吸同样的空气。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发罗拉我们的基地扣留了 4 艘潜艇、军舰和其他军用器械。难道这样可以吗？谁需要这样的军事基地？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它是针对谁的？是针对美国

① 科奇·佐泽，曾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组织书记、政府第一副总理，1949 年被作为铁托分子判处死刑。——编注

第六舰队！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给人的感觉是，他们瞧不起社会主义阵营的公共安全利益。他们失去了基地的活动能力。而且，他们幻想得到所有的12艘潜艇，但没有成功。他们到底为什么需要我们的潜艇？他们会对我们做什么？要知道，如果这些潜艇在阿尔巴尼亚人的手中，那么将在第一场战斗中被美国人击沉。

我认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最近一段时间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从华沙条约中分离出去。实际上他们是效法铁托。阿尔巴尼亚与意大利和法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它需要从这些国家获得贷款。

有人问，我们对阿尔巴尼亚做了什么不好的，为什么它的领导人这样攻击我们？要知道我们为加强与阿尔巴尼亚的友谊做了一切。当我们签署华沙条约时，我们这里有人，其中包括莫洛托夫，反对阿尔巴尼亚的加入。他说明了理由，不应该在美国人想占领阿尔巴尼亚的时候为它战斗。我反对，并批评了莫洛托夫的这种立场。当时我说，应该声明，如果阿尔巴尼亚遭到侵犯，我们会保护它。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忘记了这些，对我们忘恩负义。

我们公布了党纲的草案。里面有我们的立场、行动纲领和所有重要的问题。不同意的人要说出自己的想法。甚至在一个党内都会有不同的观点，更何况在不同的党派中有所议论。但在与资本主义斗争、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问题上，应该是坚如磐石的团结。这样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的基本原理上。

不久前，谢胡和霍查给我们寄来了令人憎恶的信件，我们准备好回复。我们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厚颜无耻极度惊讶。他们侮辱了我们，还说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当然，这样的方式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是政治强盗的手段。而强盗应该总是比被他抢劫的人实力更强，否则他们将一无所获。这种情况下，力量对比是这样的——小猫是吃不了老虎的。

鉴于目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行为，我们将不援助阿尔巴尼亚。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重新考虑与阿尔巴尼亚的贸易协议。与他们的贸易将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这样的关系已经在我们和南斯拉夫之间建立。我们与南斯拉夫签署了贸易协议，根据这个进行贸易。我们卖给他们武器和其他商品，他们请求给予他们优惠，但我们拒绝了。我们告诉他们：不愿意，就别买。南斯拉夫支付给了我们很好的商品。这对我们很有利。

阿尔巴尼亚给资本主义国家好的商品，而给我们的则是在国际市场上没有需求的东西。我们给了他们贷款，之后又不得不将它们取消。我们表现得像个大哥，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表现却很卑鄙。如果他们认为与我们的友谊不重要，那么我们没他们也行。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残忍地镇压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贝利绍娃。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她给我们叙述了与刘少奇以及其他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的谈话内容，这些谈话是在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官方访问时进行的。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本来面目，我们把贝利绍娃同志和我们说的内容告诉了他们。当时正在莫斯科的M.谢胡听到我们的通告之后立刻回到地拉那，镇压了贝利绍娃同志。这时我们才明白，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这就是我们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行为的评价。我们可能会与阿尔巴尼亚保持国家间的

关系。苏联共产党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的正常关系，实际上已经没有了。

下面的事实值得注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有关我与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谈话内容。我们委托我们驻阿尔巴尼亚的大使通知Э.霍查。但是Э.霍查不想接见苏联的大使，而是委托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一个部门的领导人来接见。而且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表达了自己不愿意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接触的想法。苏联政府指示地拉那的大使，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与阿尔巴尼亚的官员接触。

胡志明说，他很荣幸有机会见到赫鲁晓夫同志。他在苏联待了快一年。在这个阶段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件。苏联发射了载人宇宙飞船“东方1号”和“东方2号”。苏联共产党公布了计划方案。非常好的是今年苏联获得了大丰收。我们同样很高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的所有委员都很健康。

主要是因为阿尔巴尼亚的问题，让我不得不来到苏联，胡志明同志说。这次出行是我自己的意思。

我并不想保护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完全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团结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最近一段时间，阿尔巴尼亚还是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如果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这个团体，那么我们将被烙上污点。阿尔巴尼亚是个小国，是社会主义人民大家庭中最小的一个。苏联是社会主义家庭公认的首领。如果遵循家庭的感觉，那么大哥应该帮助小弟，保护他，原谅他的错误。如果阿尔巴尼亚从社会主义国家联合体中分离，那么他很容易被帝国主义者吃掉。这样阿尔巴尼亚人民将遭到灾难。我们可以允许一部分人犯的错误而让整个民族来承担吗？

我们的国家越南和越南劳动党都很小。从地理状况的角度，我们与阿尔巴尼亚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我们身边也有敌人，想把我们吃掉。如果我们有一分钟对别人说，苏联不和我们在一起，那么我们的祖国将会发生什么呢。

无疑，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犯了错误，但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并没有错。您可以接受这样的意见，就是批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但同时帮助阿尔巴尼亚人民。

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状况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会议上达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的坚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空前的成功，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所有国家的成功，国际无产阶级的成功。在这个背景上，唯一的污点就是阿尔巴尼亚问题。

我不想成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辩护人，但是我想站在这幅伟大的画卷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一边。

大哥可以原谅小弟的愚蠢行为。我们知道这很难。在巨大的海洋里可能会有令人不愉快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找您，建议宽容。我只想一件事，就是让整个成功的画面上没有污点，阿尔巴尼亚人民不会因为糟糕的领导人而遭受灾难。也许，我成了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的辩护人。但是我相信大哥的伟大。重要的是，我们面对帝国主义的强攻，用社会主义体系坚如磐石的团结给予抵抗。现在，当阿尔巴尼亚就像一只威胁到老虎的猫时，这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老虎原谅了猫，它会因此获得更多的赞扬。正是这一点使我不远万里来到

了这里。

赫鲁晓夫对胡志明同志在调节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所作的努力以及对复杂形势的正确认识表示感谢。但赫鲁晓夫同志说,可以提出我向刘晓同志提出的问题:阿尔巴尼亚有请求您采取这样的措施吗?如果它没说,那要怎么办?假设我们改善了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关系,但是过后他们又说,不想与苏联友好。那时我们将处在一个怎样的境况?

您的立场与基督教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教义很相似,当有人打您的一边脸时,就给他另外一边。

我们已经显示了很大的耐心,并且在阿尔巴尼亚表现出反对我们的立场之后,仍然帮助了他们。但是他们鄙视与我们良好的关系,无耻地要求我们继续援助他们,不计较他们的蛮横无理。这简直不能接受,非常的不正派。要知道,就连普通人都会说,吃东西的地方不会脏。看来,阿尔巴尼亚现在的领导人不明白这个。如果他们对自己的错误表示出应有的认识,把侵占的武器——潜艇还给我们,那么我们可以和他们关系正常化。事情最终不是这些武器和潜艇的价值问题。说到底这不是最主要的。我们很气愤他们的无礼行为。他们轻视了我们的友谊。他们的行为无异于海盗。我们并不是因为他们侵占了我们的财产而痛苦。在他们没有按照人类社会生活的最起码要求去做之前,我们是不会援助他们的。我们和阿尔巴尼亚说过,鉴于华沙条约的利益,需要保存发罗拉基地。这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很有用。但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不惜一切去除掉基地。这是为什么?

以前我们在旅顺港有基地。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决定离开那里,尽管毛泽东同志说服过我们留下,因为在他看来,这样可以抵挡美国人。我们成功地让中国同志相信,在中国遭到侵犯的时候苏联总会援助,这个基地我们不需要。现在,众所周知,我们在旅顺港没有基地。

我们在芬兰也有过基地。与芬兰有关基地的问题没有争论。我们自己清除了波卡拉岛上的基地。

为什么阿尔巴尼亚人要清除有利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基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和中国同志的行为非常相似。当时我们需要在中国建立无线电台,为了监视太平洋舰队的活动,尤其是潜艇舰队。毛泽东同志说,这不可以,因为这样的建设损害了他们国家的主权。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立场不是国际主义的。如果中国为了与帝国主义战斗需要在摩尔曼斯克或者苏联领土的其他什么地方建立某种军事设施,我们将毫不动摇地欢迎。

如果阿尔巴尼亚确实想与我们关系正常化,他们应该满足我们的条件,也是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条件。他们要为发罗拉军事基地的活动创造正常的环境。我们可能再次把自己的潜艇舰队派过去。这将是巩固我们友谊的良好行动,基地将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服务。我们并不反对与阿尔巴尼亚关系正常化。请试试说服他们。但我想,他们不会同意。

您说,因为谢胡和霍查的错误,令阿尔巴尼亚人民遭受了痛苦。我们同意这点。但是我们不能通过藐视与我们友好的政府首脑来援助人民,因为这可能会被我们的苏联人民误解。我们深切真诚地同情阿尔巴尼亚人民,但是我们现在什么也帮不了他们。不关心自己人民利益的政府不可能长久存在。

我们的国家在斯大林死后重新出现了列宁永垂不朽的名誉。在斯大林的行为中，我们看到了两面。一方面，我们认可并尊重他，另一方面，我们谴责他。但是我们可以将谢胡与斯大林相比吗？这简直就是将矮子和巨人相比。

还需要补充说，如果中国同志想这样做，那么他们可以去影响阿尔巴尼亚。至于您的想法，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大概不会买账。

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以前和现在都主张团结，不把个人怨恨放在首位。如果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真的想与我们改善关系，那么就自己来说。他们应该表明自己对改善与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关系的渴望。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将无法接近。

改善关系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归还我们的财产和协调发罗拉基地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不回到基地。但是我们要求归还我们的财产。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不能鼓励海盗行为。

还要告诉您一个事实，清晰地反映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特点。在阿尔巴尼亚同意的前提下，为了带走苏联在发罗拉基地工作的人，我们的船进入了他们的水域。对面来了阿尔巴尼亚的军舰，让我们的船停下。为了威胁，阿尔巴尼亚人将大炮瞄准了我们的舰船。现在阿尔巴尼亚不承认这个事实了，但是我们已经将所有的东西都拍摄了下来。这就是小弟怎么对待大哥的。

胡志明：我还远不能信奉基督教的原则，“当有人打你的一侧脸，给他另一边”，但是在家庭中有最小的弟弟，有时不听话，就是因为他小。

赫鲁晓夫说，农民习惯在这种情况下这样教育儿子，当他还不明白自己行为的缺陷时把他“痛打”一顿。当然，这里是另外一码事。在国家间的关系中这是不可能的。对社会主义阵营事态负责的不仅是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小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试图破坏兄弟关系的基础——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神圣不可侵犯的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原则，他们是不会成功的。

胡志明：如果阿尔巴尼亚同志听我们的话，他们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我想，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应该做一个调和者。尽管我几乎确信，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不会理解我。

赫鲁晓夫：我同意你的意见。在莫斯科 11 月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期间，由我们发起组织了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会晤。但是他们不想听我们的，站起身来，离开了会场以示抗议。我当时很想追过去和他们说句矿工的骂人话，但是忍住了。大哥的地位要求这样做。

同样在这个会议期间，我们热情地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提供了住宿，但是他们并不想接受我们的殷勤招待，事实上跑回了自己的使馆，为的是不在我们的房顶下居住，不吃我们的食物。也许，他们认为我们会下毒。他们这样的行为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侮辱。在此之后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谢胡的身份遭到了质疑。他是艾哈迈德·索古[①]的军官。巴卢库在意大利侵占时同样是军官。他们现在做的事情与共产党人的称号是相悖的。不排除，他们不

---

① 艾哈迈德·索古，1928—1939 年阿尔巴尼亚的国王。——原注

是那些可以暴露自己的人。到他们那去,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可能会说出他们想要什么。

接着,赫鲁晓夫同志说,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关于一些重要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问题。我们知道在中国,我们被称为机会主义者,因为我们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物质利益。现在所有人都看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方针在国内的执行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如果农民不关心自己的劳动,永远将是"旱和涝"。我们在1930年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原因在于斯大林没有正确地领导农业。结果是十分凄惨的。

中国领导人重复了斯大林的错误。我们在建设人民公社的问题上没有支持他们。看来,现在毛泽东同志自己也将认识到建设公社这一路线的错误。中国同志想要越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整个阶段,但是他们没有做到,因为这样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的农民说,超出自己力量的事是办不到的。我很愉快地阅读了我们驻朝鲜大使的电报,其中包括金日成同志去中国行程的信息。毛泽东同志在与金日成同志的谈话中说,你们朝鲜的情况很好,你们没犯错误,而我们犯了。

去年在我们的国家,在一些集体农庄里消除了物质奖励。我们得知这件事,干预了,改变了状况。我们要求集体农庄严格遵守物质利益的原则。

谈话就在这里中断了,因为多列士和让纳特·维美徐的到来。

中饭之后,赫鲁晓夫同志秘密地给胡志明、多列士和让纳特·维美徐看了苏联驻罗马大使的电报,其中他提到与范范尼的谈话。

关于范范尼出行莫斯科的要求,赫鲁晓夫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个非常大的意外。我们甚至没有想过邀请他。但是当我们知道,范范尼想在巴黎的西方大国外交部长会议召开之前到达莫斯科时,我们认定,他不是出于自己意愿到来,而是作为西方大国和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个人代表。这个事实范范尼自己在去莫斯科之前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演说中已经承认。

在莫斯科,我们和范范尼举行了非常公开和有意义的会晤。我们对他说,我们将签署德意志和平条约,并在这个基础上协调西柏林问题。西方大国因为柏林的事用武力威胁我们。但是战争首要的受害者就是西方大国本身。所以和平解决符合他们的利益。范范尼同意我们的意见。你们刚刚读过的电报证明了西方大国试图用和平途径调解德意志问题的意愿。

现在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批评我们,说我们已经威胁了3年,要签署德意志和平条约并解决西柏林问题,但是什么措施也没采取。这样的话可能是一点也不懂政治的人说出的。实际上阿尔巴尼亚的指责是具有挑拨性的。要知道,需要迫使西方大国同意研究德意志和平条约问题,要为它的签署准备必要的先决条件。这就占用了大约3年的时间。现在这样的条件都已具备,什么都不影响我们与德意志签署和平条约。

与德意志签署和平条约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胜利。应该说,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正如我们手上拿到的秘密文件所证明的那样,意识到了协调德意志问题的后果和影响。实际上,问题是要消灭在西欧由帝国主义者建立的整个侵略集团体系。首先要证明的就是,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不需要的。

德意志问题的协调将在西欧建立一个全新的局面。历史有这样的例子。在战前，未必有人希望苏联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与希特勒德国之间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这样的条约却签署了。这样的转变在未来还有可能出现。现在未必可以推测西德敢于进攻社会主义国家，他没有这样做的力量。同时，他又足够强大为自己的西方邻居改善地位。现在欧洲主要的复仇主义者就是西德。在这方面值得西方大国思考。

从电报上还可以看出，我们对梵蒂冈的措施收到了正面的效果。我们需要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利用各种力量，梵蒂冈也包括在内。

胡志明、M. 多列士和让纳特·维美徐感谢赫鲁晓夫接受会晤。

胡志明请求赫鲁晓夫可以再次接见半个小时，用以结束一些问题的讨论。

赫鲁晓夫同意了他的请求。时间再商量。

АПРФ, ф. 3, оп. 64, д. 560, л. 140–165

№20281

赫鲁晓夫与胡志明谈话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的根子在中国

(1961 年 8 月 19 日)

皮聪大

1961 年 8 月 19 日

胡志明向赫鲁晓夫接受 1961 年 8 月 17 日的会见表示诚挚的感谢。胡志明说，这次会晤使我明白了很多有关当前国际形势的问题。在河内我们有过这样的想法，战争存在的可能性现在大约是 45%。但是您的关于战争可能性只存在 3%—5%的声明，是非常令人安心的。

不久前，美国的副总统约翰逊到了南越。在他的访问之后，在北越的破坏活动加强了，经常被派到那边的是间谍和破坏者。不久前，我们迫降了一架在我们领土上美国制造的敌机，抓获了一些伞兵和间谍。

赫鲁晓夫：肯尼迪把派到社会主义阵营的间谍叫做“游击队员”。美国人认为，我们，共产党人，以前和现在，在南越、老挝和朝鲜正是采取着这样的方式。他们想用同样的办法，但是他们不知道，游击队员之所以可以生存和活动，是因为有了人民的全面支持。也许，被派

来的间谍可以在这样的国家找到一点同情和支持,比如匈牙利、波兰、中国。但不包括我们的国家。

胡志明：现在在南越,农民的革命运动高涨。农民对我们的党有好感。还是在抗战时期,在这些地区我们党就给了农民土地。吴庭艳政府在美国的援助下从农民手中抢走了这些土地,引起了非常大的不满。在南越的一些省,吴庭艳政权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南越的形势与南朝鲜的形势在根本上有所不同。在南越,我们拥有强大的秘密的党组织,有农民的支持。今年初,南越建立了民族战线,对群众有很大影响。尽管南越的美国傀儡政权吴庭艳执行白色恐怖,革命运动还是日渐增长。实际上吴庭艳的追随者已经消灭了很多共产党人和有革命情绪的农民。吴庭艳执行的白色恐怖带有禽兽的形式,就像希特勒时代：吴庭艳的人砍人的脑袋,挖出眼睛,切开受害者的肚子。几乎每天吴庭艳政府都要向南越的省派遣讨伐队。所有这些更加激发了农民的革命运动。除了在1954年力量重新配置之后南越剩下来的共产党人,我们正在向南越派遣新的同志。

现在我们再次回到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上,胡志明同志说。我是否可以在回到莫斯科后通过阿尔巴尼亚的临时代办向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转达下面的话：

“今年8月17日,在秘密谈话中,赫鲁晓夫说,苏联提出以下三个条件缓解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一、苏联要求阿尔巴尼亚归还在海军基地非法占有的4艘潜艇。

二、苏联不想在阿尔巴尼亚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海军基地,尽管这样的基地可能会促进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防能力的提高。

三、苏联已经准备好接见权威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协调苏联和阿尔巴尼亚关系上的其他问题具有全权的代表团。”

赫鲁晓夫说,基本上同意这些条款。但是,他强调,如果阿尔巴尼亚派来三级的人物,那么不仅是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的其他成员都不会和他们谈判。在与阿尔巴尼亚的临时代办谈话时可以说,会晤只可能以最高级别进行。

胡志明：需要要求代表团的首脑是谢胡和霍查吗?

赫鲁晓夫说：就是这样,或者是谢胡,或者是霍查,或者两人一起。没有谢胡和霍查根本什么都不能解决。如果现在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确实想改善和我们的关系,那么他们就应该派这样的人来。如果他们想玩两面派的把戏,那么我们不会和他们谈判。

在当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中,霍查是最聪明的,谢胡是个意志更坚定的人。如果谢胡不愿意,那么霍查就不会来苏联。阿尔巴尼亚现在正在执行谢胡的政策。如果您想更好地了解当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本来面目,那么请向安德洛波夫同志要一份现在住在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的信件。在这封信中他解释了逃离阿尔巴尼亚的原因。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毒死了他的哥哥;他得知在谢胡的领导下,在霍查的参与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不大的团体决定同时也将他毒死。因此,他跑到了南斯拉夫,并且现在请求到我们这来。看来,要答应他来苏联了。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说，苏联干涉了阿尔巴尼亚的内政。这方面可以引用我们的信函，里面我们叙述了自己的观点，关于处决原政治局委员——怀孕的妇女里拉·盖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个决定是残忍的。因为就算是在沙皇时代，国家也没有处决过怀孕的妇女。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收到我们的信函，并没有引起注意，并且枪毙了里拉·盖卡，只因为她不同意他们有关局势的看法。

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突然决定反对我们？想对您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在中国得到允许的。近来中国领导人为贬低苏联共产党的威信没少做努力。他们开始在我们的政策中找毛病，开始给我们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他们把自己的打击投向南斯拉夫，但南斯拉夫问题是在影射苏联，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就像个笨蛋，上了中国人立场的当。

我们对中国同志说，不需要在南斯拉夫身上耗费太大的精力。这对于它来说实在是太大的荣幸。苏联共产党批评南斯拉夫，但是适度，因为南斯拉夫不是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我们最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难道南斯拉夫会动摇我们的基础吗？当然不会。不应该抬高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身价。我们批评南斯拉夫，有自己的途径。这使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大怒。当我们减少对南斯拉夫的注意时，美国人开始减少对它的援助。

中国领导人现在是这样描述事件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灾难和危险都来自南斯拉夫。这是不对的。由于中国同志的错误，共产主义运动也蒙受了不少损失。毛泽东同志的自大狂妄产生了众所周知的消极作用，他认为，他在历史中的位置已经确定。但是当今，马克思、恩格斯都很难占据自己的位置，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广大群众的思想结晶。斯大林死后，一些人认为，我们国家的形势变差了。事实上，情况是有了好转。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层里加入非常了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同志。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同志以及其他人，无疑比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更加了解。当前，不管是毛泽东还是任何其他人，都不是不容置疑的、完全的权威，都不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因为兄弟党从一个孩子长大，成为了完全独立的党。现在党内和党派之间的关系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民主。

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赞扬斯大林。但我可以以绝密的程序告诉你，正是斯大林当时建议铁托，让阿尔巴尼亚加入南斯拉夫，成为一个共和国。关于这一点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不知道。现在阿尔巴尼亚人夸奖斯大林，但是如果我们公布了这个文件，他们会说什么呢？当然，我们不会公开这个文件，因为它见证了斯大林的错误。顺便说一句，同样，斯大林和中国领导人也说了关于朝鲜的问题。现在有人想模仿斯大林。但现在已经是不同的时代。

我想，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您应该和毛泽东同志谈谈，因为，老实说，有关我们与阿尔巴尼亚的友谊问题将不会在地拉那解决，而是在北京。

胡志明：我在北京停留的时候，如果有机会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或者刘少奇，我可以对他们说，赫鲁晓夫同志为了协调阿尔巴尼亚问题建议胡志明找中国同志谈谈吗？

赫鲁晓夫：当然，我同意，但我想提醒您，不需要向中国同志以信任的方式转述所有的，

因为这不会促进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接近，而是会增加现有的分歧。而我们希望消除与中国领导人的分歧，希望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良好、坚固的友谊。我们应该看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共产主义力量的统一是主要的。

胡志明：完全同意这样的安排。

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几乎搞坏了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除了和他们最相信的中国。因此，中国同志的声音就成了决定性的。赫鲁晓夫同志接下来说，我想强调一下，我们不要胡志明同志在中国领导人面前采取任何步骤以影响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他们自己知道，该做什么和怎么做。

胡志明说，希望通报一下老挝的情况。在老挝现在存在三个党派：梭发那·富马、布恩·乌姆和苏发努冯的追随者。梭发那·富马知道，没有巴特寮的力量，他是不可能得到政权的。但是他害怕巴特寮日趋增长的影响。苏联、中国和我们支持梭发那·富马和巴特寮。朝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帮助老挝。但是主要的援助来源于苏联和中国。现在梭发那·富马不满意，说大部分给老挝的援助都到了巴特寮那里。巴特寮的领导人也不满意，因为给老挝援助的一部分给了梭发那·富马。

我们想给巴特寮援助，并组建 1 万人的军队。但是巴特寮的领导人并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他们想拥有一支 2 万人的军队。在我们看来，如果组建 2 万人的军队，老挝朋友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当我们和他们说这些的时候，他们同意我们的意见，而当回到自己的国家，则又是另外的一套做法。我们认为，老挝需要 1 万人的军队，建立坚固的反帝国主义力量统一战线并加强群众工作。带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希望全力强化苏发努冯的权威。苏发努冯是巴特寮力量的旗帜。他去了日内瓦，去了莫斯科和北京，赫鲁晓夫接见了他，苏发努冯是成熟的领袖，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我们同样援助我们的老挝朋友。在我们看来，老挝朋友对极端虚弱的群众工作估计不足。巴特寮的领导人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建立武装力量上。

现在我们在老挝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难就是，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梭发那·富马希望为自己保留在这个政府中主要的部的职位。另外，由于老挝朋友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干部，出现了很多问题。巴特寮的领导人认为，我们影响了他们与苏联和中国建立直接的关系。最后，胡志明请赫鲁晓夫就老挝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赫鲁晓夫：我并不完全了解老挝国内的局势。现在德意志的问题比老挝的问题更重要，占用了我们所有的时间。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些看法。

我们支持老挝的爱国力量，支援他们武器并给予其他援助。

有一个问题，把希望都建立在巴特寮身上的条件成熟吗？巴特寮可以团结所有爱国力量，并完全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吗？我们认为，这样的条件还没有。当前在老挝，最主要的人物是梭发那·富马。很清晰，他比苏发努冯离我们更远。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怀疑。但需要明白的是，帝国主义者把巴特寮的军队看作是共产党的力量。如果现在我们武装巴特寮，他的武装力量将比梭发那·富马的力量强，那么我们将要准备老挝的战争。世界上不会

有一个人同意把巴特寮政府看作中立主义者。

在我们看来，老挝需要执行更灵活的政策，首先就是支援梭发那·富马。国际社会，包括美国、英国政府，还有国王，都把他看作中立的角色。我们对梭发那·富马将执行中立的政策有信心吗？不，梭发那·富马——是个动摇的人。现在他已经比怕帝国主义者更害怕我们。尽管如此，暂时还是应该寄希望于梭发那·富马。他的政府应该是过渡的。这个政府里当然应该包括巴特寮的代表。同时，巴特寮也要加强群众工作，把他们争取到自己的一边。

如果巴特寮比梭发那·富马得到的武器多，那么后者将离开我们，与布恩·乌姆联合对付巴特寮和我们。这样对我们不利。由于我们对梭发那·富马的援助，他巩固了自己在老挝的地位。现在是这样的局势，他们只相信我们一半。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完全不可救药。你们给巴特寮更多的武器，威胁到了柬埔寨。我们认为，巴特寮应该从梭发那·富马政府得到在整个国家的群众中合法工作的条件。应该让苏发努冯明白，他目前应该在自己兄弟的保护之下。

胡志明：迄今为止，苏发努冯对梭发那·富马有很大的影响。

赫鲁晓夫：不需要为梭发那·富马的不信任和离开我们找借口。这是没有远见的政策。如果我们给苏发努冯更多的武器，那么梭发那·富马就会向美国人要武器，而现在他向我们请求武器。我们帮助摩洛哥的国王。把我们和他们联系起来的是与殖民主义斗争的共同期望。我们同样支持纳赛尔。纳赛尔——共产主义的敌人，他把共产党人关押在监狱里，他把英国人从苏伊士驱逐出去。这很重要。如果我们停止援助他，那么它将落入美国人手里。

梭发那·富马应该被我们利用，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胜利。他的力量还没有消耗殆尽。我们不能让他转向美国一方。美国为了利益去调解梭发那·富马和布恩·乌姆，并利用苏发努冯，使梭发那·富马失去武器，你们就成了美国的帮手。必须改变当前的局面。我们为了老挝，给越南送去了武器，你们进行了分配，但是分配的不对。应该纠正。

胡志明：现在巴特寮比梭发那·富马掌握着更多的军队。他们之间的比例是5∶1。

赫鲁晓夫：这是数学的角度，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它完全是无用的。研究政治现象不能用数学的角度，而要从政治的角度。现在越南同志所做的，吓到了梭发那·富马。因为这样的政策，我们几乎失去了他。

胡志明：梭发那·富马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赫鲁晓夫：在这种情况下贡勒代表的是谁？是梭发那·富马的力量。但越南同志没有给贡勒武器。

胡志明：贡勒实在太年轻。是的，他认为梭发那·富马是动摇的。他向越南领导人请求，帮助他建立自己的政党。

赫鲁晓夫：贡勒给梭发那·富马的评价是正确的。他不是共产党人，对我们是有利的，

他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如果他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的话,就应当支持他。卡斯特罗同样不是共产党人,但他将会成为共产党人。不过,这样的过程不需要加速。卡斯特罗表达了要来苏联的意愿。我们对他说,现在不需要这样做。就让他在国际社会的眼里继续不是共产党员一段时间。同样需要利用贡勒。在中国,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部工作。以后局面改变了,他们成了执政党。巴特寮也应该走这样的路。

胡志明:我们建议老挝朋友帮助贡勒,但是这样做要非常小心,以免吓到梭发那·富马。接着,胡志明问,贡勒想被邀请到莫斯科的事是否属实。

赫鲁晓夫回答,关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而且这并不合适。不需要给贡勒贴上共产党人的标签。

胡志明同意这样的观点。胡志明同志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希望授予苏联宇航员Ю. А. 加加林和 Г. С. 季托夫一级劳动勋章。他向赫鲁晓夫询问怎样更好地组织勋章的授予:是在莫斯科还是把他们请到越南去。

赫鲁晓夫感谢胡志明,并表明邀请加加林和季托夫去河内不合适。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出行将带有巨大的政治意义。

胡志明说,越南人民迫切期待着赫鲁晓夫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也许,这样的出行可以同时和对柬埔寨以及印度尼西亚的访问一起进行?

赫鲁晓夫:现在还很难说我去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访问的时间。我们现在正忙于准备出访和解决德国问题。等我们把问题解决了,时间多一些,到时候我们将讨论去越南访问的问题。但这不会很快。今年我本应该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但没去成。再延迟这个访问是不可能的。最有可能的是,这个访问在未来进行。同时,顺便再去趟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当地看看需要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我们帮助他们发展了农业。现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面包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甚至还可以向国外出售。

胡志明感谢赫鲁晓夫和苏联人民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的援助,特别是大米。去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稻米收成很差,因此在居民供给上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今年稻米的第一次收成还不错。关于第二次的收成情况现在还不好说,因为有时在收获前十天还可能变糟糕。最后胡志明问赫鲁晓夫:还能给一些建议吗?

赫鲁晓夫回答,他不太了解越南。只想说:不要建立公社,在合作社建设中不要贪大求全。

胡志明说,现在越南民主共和国85%的农民家庭都参加了合作社。每个合作社平均有50—200个家庭。

胡志明再次对这次交谈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愿赫鲁晓夫同志身体健康。

谈话记录员 М. 波多利斯基、Ю. 潘科夫。

АПРФ, ф. 3, оп. 64, д. 560, л. 140 - 165

№13007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邀请中国参加联合国裁军委员会

（1961年9月15日）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希望就以下这个问题与你们商量，在我们看来，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中这个问题已经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你们知道，在最近开幕的联合国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将根据上次会议的决定讨论关于普遍和全面裁军的问题。早些时候，我们已经向你们通报了关于苏美双方就这个问题谈判的进展情况以及苏联打算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采取的立场。在最近的谈判中没有出现任何特别重要的情况，尽管我们迫使美国人最终开始着手研究普遍和全面裁军的问题。这两天，麦克洛伊还向我们驻纽约的代表佐林同志转交了一份关于原则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立场做了让步，的确，是以最普通的方式，但仍然继续坚持确立对军备的监督。实际上他们目前新的立场，从达成普遍和全面裁军协议的角度来看，很少会有什么保证。但是，它还是提供了某种机会，以使普遍和全面裁军问题成为联合国大会关注的中心，因为，以前美国基本上是拒绝谈论关于普遍和全面裁军问题这个话题的，现在它被迫最起码是在口头上承认了这个原则。自然，我们会在联合国大会上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情况，以利于争取和平和裁军的斗争。现把美国的文件——关于原则的声明转交给你们，便于你们了解情况。

但是，我们认为，当前政治斗争的重要问题，并不是涉及裁军的个别问题的某些进展情况，而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平等参加谈判和参加制定关于裁军的有关国际协定的问题。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它的提出完全是以前就裁军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进行斗争的结果。这个问题以其论据广泛和充分的形式提出，将意味着裁军谈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将把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在政治上置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你们大概非常清楚，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报刊中，尤其是在中立国家广泛的政治阶层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那样的论点是绝对错误和荒谬的，根据这个论点，由于美国帝国主义集团的抵抗，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丧失了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在联合国中占有合法地位的可能性以及参加普遍和全面裁军谈判的可能性。目前，情况发展得更为有利，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资料来看，在美国执政当局里已经出现了一种担心，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他们将很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以前的路线。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决和强硬地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平等参加裁军谈判

和立即恢复其在联合国中合法权利的问题,美国人自然将会对此表示坚决的反对,那么,这将有助于加强中立国家和世界舆论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压力,也将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共同利益。

我们要求列入裁军委员会的6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6个加入了西方强国政治军事集团的国家,4个中立国家。

我们当然明白,美国及其盟友将会把我们的这个要求视为对他们施加压力,他们会说苏联企图阻碍裁军谈判。也可能,我们的这个要求将会导致裁军委员会的成立被再次拖延,因而也就推迟了裁军谈判的进行。但是,这并不会使我们感到不安,因为我们提出裁军问题的政治结果,不仅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和平和裁军的斗争,而且有利于争取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合法地位和从联合国驱逐蒋介石分子的斗争。

每一位思维健康的人都会很容易明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是不可能进行关于裁军这种重要的谈判的。在西方,包括美国,越来越经常地出现那种清醒的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参加裁军谈判,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

为这个建议进行辩护,我们将指出:如果居民人数少于50万人的联合国成员国,能够参加对裁军问题的讨论,而居民人数有6.5亿的中国,却丧失了在联合国中占有合法地位以及参加普遍和全面裁军谈判的可能性的话,那么,这种论点的荒谬性和不可容忍是十分明显的,对于这种论点是不能容忍的。

在解决关于普遍和全面裁军问题时,应该从世界现有的实际力量出发。而这意味着,没有中国人民,就不可能解决这个最重要的国际问题。如果坚持把中国排斥在谈判大门之外,就像美国所做的那样,其理由就是,你们看,美国执政当局不喜欢中国政府,那么,根据这个理由,可能,美国人也打算把苏联排斥在裁军谈判的大门之外吧?这简直是荒唐。在没有中国和苏联参加裁军谈判的情况下,能够出现什么样的裁军协议呢?由此而言,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将不会达成任何裁军协议。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在联合国中拥有自己的合法席位,平等地参加讨论和解决关于普遍和全面裁军的问题。

我们坚信,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裁军谈判,同时伴随着要求立即恢复其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这将使全世界为之震动,并唤起全体人民更加积极地争取和平,争取裁军,争取和平解决早已成熟的国际问题。这将动摇帝国主义的阵地,巩固社会主义友好大家庭的地位。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即将到来的联合国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上,我们打算将此问题作为重点向美国提出。

我们请你们,亲爱的同志们,将自己就这个问题的意见和设想通报我们。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1年9月15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974—976页

№13008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函：中国参加联合国裁军委员会问题

(1961年9月22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认真详细地研究了你们的9月15日来信。在目前的联合国大会会议上，美国已经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要利用这个有利情况，继续揭露和打击美国，在政治上把他们置于更加困难的境地，这是完全必要的。对于你们信中阐述的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以及裁军问题上的斗争策略，我们希望表达自己的如下意见。

一、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合法权利的问题。

在11年期间，美国一直是采取拖延讨论的方法，阻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现在，甚至美国自己也承认，这种方法已经不能奏效了。有鉴于此，美国不得不在联合国大会本次会议上改变自己的战术，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企图提出关于中国代表资格的问题作为重要问题，建议成立专门的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同时坚持把这个问题同扩大安全委员会和社会经济委员会的成员问题联系在一起。采用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误导人们的方法，美国所追求的目的，是继续阻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和保留那里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以便为制造两个中国和继续占领台湾创造条件。

我们已经注意到，葛罗米柯同志已经代表苏联政府向目前的联合国大会会议提出建议，要求联大会议讨论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以及从联合国的所有机构中驱逐非法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的问题。在此，我们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苏联一直坚定地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为保卫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而斗争。

关于中国代表资格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关于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和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的问题。因此，必须把这个问题作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列入大会会议的日程中，正如苏联就此问题所建议的那样。新西兰笼统地提出所谓的中国问题，既没有谈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也没有提到关于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很明显，这完全是为上述已经指出的美国的阴谋服务的，我们应该对此进行揭露。

关于中国代表资格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联合国章程第18章第2款中已经谈到。某个国家政权的更替应该由该国人民决定。联合国组织只能对此承

认,而无权讨论,更没有权利去核准这个政权是否合法。在相反的情况下,这将是对该国内政的干涉。这是联合国章程所不允许的。因此,美国企图把中国代表权利的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问题,而不是程序的问题进行讨论,并把这个问题转交给专门的委员会进行研究,这与联合国章程的规定是相抵触的,对此必须进行坚决反对。

关于中国代表资格的问题,应该作为一个单独问题进行解决,而不应该把它与其他问题混为一谈。否则,就将无法明确在这个问题上真理与谎言之间的界线。企图把中国代表资格问题与扩大安全委员会和社会经济委员会捆在一起,美国所追求的目的正是在关于中国代表资格问题上混淆真理与谎言,欺骗舆论,拖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揭露美国的这个卑鄙手段,不给它以实现的机会。

我们推测,在目前联合国仍然处于美国控制的条件下,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会议上讨论中国代表资格问题时,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中国代表资格问题,作为一个程序问题可能会单独提出表决。在这种情况下,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国家,将会占少数票。在我们看来,这种结果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害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真理和谎言是完全清楚的,美国将是无法推卸责任的。还将会明确看出参加表决的人的立场,这将有助于我们区分敌友。第二,关于中国代表资格问题将与其他问题混合,并将其作为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提交给专门的委员会进行研究,最后使其变成未解决的问题。这样的结果对于我们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的真理与谎言就被混淆了,在表决时某些国家可能受到欺骗。因此,参加表决的人所持的立场将不是完全明确的。自然,如果仅是全体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就会明确反对这种做法,无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在其外部,那么,受到欺骗的国家也会逐渐明白的。总之,我们认为,在中国代表资格问题上,应该担心的不是暂时的少数票,而是这个问题的真理与谎言被混淆,这对今后的斗争非常不利。

二、关于裁军的问题。

在对于你们的关于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会议日程中的建议的解释函中,苏联政府指出,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严重地阻碍了在联合国讨论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如关于普遍和全面的裁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这对于说明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迫切性是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之一。但是,我们认为,与中国参加裁军谈判问题一起来解决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问题,正如你们在信中建议的那样,这是极其不合时宜的。根据上述提到的美国的战术,他们完全有可能建议,把这两个问题一起提交给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从而达到拖延解决问题的目的。这样一来,中国的合法权利将不会被恢复,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们仍然会留在联合国里,而我们则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动的地位,因为如果我们反对美国的建议的话,那么,后者就会利用这一点指责我们,说中国不愿意参加裁军问题的谈判。很显然,这种情况将对我们不利。不但如此,如果我们匆忙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成员参加由联合国领导的裁军委员会,而同时联合国还没有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的话,那么,将是更大的失策。在你们的信中还指出,美国仍然保持着以前的立场,从达成普遍和全面裁军协议的角度来看,很少会有什么保

证。我们认为，在这些情形下，给美国施加压力的最佳方法，是让美国无法明确地知道，中国是否参加裁军问题的谈判，这将有助于我们在裁军问题上的斗争。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1年9月22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977—981页

№09881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苏阿关系问题

(1961年9月30日)

摘自C.B.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1年10月12日

第725号

绝　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的会谈记录

1961年9月30日

受中央委托，9月27日我要求会见毛泽东。9月30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通知，毛泽东委托邓小平接见苏联大使。当天，我同邓小平举行了会见。

会谈一开始，邓小平对毛泽东未接见我们作了解释，说"中央其他同志都很忙，正在接见国王"(这时在北京的有尼泊尔国王和王后，比利时女王)。

我口头通报了阿尔巴尼亚问题的情况(据我们观察，他们已掌握情况)。听完我的通报，邓小平说："坏消息。你们两国两党的关系达到顶点了吗？"

我回答邓小平说，从以前转交的信中他可得知，苏联政府已多次努力使苏阿关系正常化，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采取了相反的步骤。他们最近的步骤给华约成员国的安全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带来了损害。

邓小平说：大家都不应该把事情做绝，应该为调解留下某种余地。

我再次强调,在莫斯科会议之后,苏联方面已多次采取步骤消除苏阿关系中的误解。例如,曾表示,赫鲁晓夫准备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但他们,正如中国同志们所知道的,坚决拒绝这一会见。我补充说,我们不理解阿尔巴尼亚这种立场。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看了这一时期苏联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所有互相通信。中共和苏共之间也有大量争论。好在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没把事情做绝。我们一直主张这样。以前和现在我们都对阿尔巴尼亚的同志们讲,希望你们之间的关系改善,不要恶化。

然后邓小平对我们通报表示了感谢,表示希望这个坏的消息将成为顶点,之后苏阿关系将逐步改善。

我说,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愿意同他们一样持这种看法,但问题不在苏联一方。至于阿尔巴尼亚的最近步骤,它涉及所有华约成员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所以所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都应该致力于团结。

邓小平回答说,他没兴趣深入了解苏阿分歧的实质。邓小平强调,我们唯一的愿望是你们两国关系改善。

我回答说,除了改善苏阿之间的关系,苏共没有其他愿望。这时邓小平又重新回到苏中关系的话题上来。在提到中共和苏共,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时,邓小平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在莫斯科会议之后的这一段时间,这些关系发展得不错。邓小平说,在朝鲜,科兹洛夫请他吃饭,而他也请科兹洛夫吃了饭。接下来邓小平又说:"我们谈了团结的重要性。我对科兹洛夫讲,当然在这样或那样一些具体问题上我们意见不一致,但总的来说,在莫斯科会议之后,我们的关系发展得不错。科兹洛夫同意这一点。"邓小平继续说,在许多重要的国际问题上,我们过去和现在支持你们的行动。在国际舞台上,苏中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合作,例如,在日内瓦会议在老挝的问题上。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不是完全一致的。的确,在朝鲜时我同科兹洛夫没有谈到阿尔巴尼亚问题,他补充说。

然后邓小平说,社会主义阵营有12个国家,但最突出的是苏阿关系问题。难道就不能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某种途径吗?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一直希望找到这一途径。邓小平回忆到,周恩来和他(邓小平)以前都发表过对阿尔巴尼亚事情的意见。的确,他指出,你们对我们不满意,尤其是对我(邓小平)的发言。

会谈中,阿尔巴尼亚问题就谈到这里。

利用同邓小平会谈的机会,我向他转达了中央关于赫鲁晓夫同尼赫鲁、斯巴克①和雷诺②会谈的消息。对此邓小平表示了感谢,并说,这些消息将转告毛泽东和其他同志。但他没表示任何个人意见。

我向邓小平递交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关于裁军问题的信的原件。同时指出,《消息报》(9月27日)和《真理报》(9月26日)都载文支持所谓的"蒙哥马利三项原则"。邓小平对

---

① P. A. 斯巴克,比利时政治家,时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编注
② P. 雷诺,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国外长和总理。——编注

此回答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接见蒙哥马利时，蒙哥马利表示希望苏联支持他的“三项原则”。①

在会谈结束时，我问，是否收到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祝贺中国国庆节的贺电。在得到否定回答后，我给邓小平通报了这个问题的情况。邓小平感谢苏共中央的祝贺。然后他指出，莫斯科已举行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2周年，他请我转达对苏共中央关心中国人民节日的感谢。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共中央机关翻译阎明复和朱瑞真以及使馆参赞Ф.В.莫丘利斯基。

苏联驻中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ф.0100，оп.53，п.454，д.8，л.175-178

№1383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阿尔巴尼亚问题

(1961年10月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10月7日会议第349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伊格纳托夫、科兹洛夫、柯西金、库西宁、毛希丁诺夫、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沃罗诺夫、格里申。

不做记录的内容：

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

在报告中说得灵活一些——缓和，表现出希望，希望改善关系。②

不做记录的内容：

关于В.М.莫洛托夫的报告。

没有援引报告内容，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它。

---

① В.Л.蒙哥马利，二战时英国著名将领，1951—1958年曾任北约武装力量第一副总司令。1961年9月访华期间，蒙哥马利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即承认一个中国、承认两个德国和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应撤回本国领土，得到中国的赞赏和支持。——编注

② 指的是Н.С.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1961年10月17—31日)代表苏共中央所作的总结报告的国际局势部分，其中涉及苏联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关系。——原注

或者,把他从维也纳召回,如果他顽固的话,
或者,把他开除出党(不需要决定)。[①]

РГАНИ, ф. 3, оп. 12, д. 1011, л. 48

№11459

托夫马相的政治报告:1960年莫斯科会议后越南劳动党的动向

(1961年10月17日)

苏联驻越南大使馆
1961年10月17日
第0393号

绝　密
文本第1份

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后越南劳动党中央活动的一些问题

(政治信函)

大使馆此政治信函的宗旨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和观察,对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自1960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来活动的某些方面加以说明,尤其是这封政治信函分析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对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声明的决议的态度,越南劳动党对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对准备苏共二十二大的宣传和评价,越南劳动党中央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经验的态度,越南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等。

这封信特别指出,苏联共产党纲领草案对越南劳动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遗憾的是由于大使馆尚缺乏足够的资料,对越南劳动党的活动进行比较详细和全面的分析。这封政治信函只依据大使馆最近几个月所积累的一些材料、观察和印象草拟。今后我们将对使馆这方面的工作投入更多的精力。

---

① B. M. 莫洛托夫在1962年2月被基层党组织开除出了苏联共产党。在3月里,苏联共产党莫斯科州委员会,而在6月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批准了这个决定。1984年给莫洛托夫恢复了党籍。——原注

越南劳动党在越南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越南国内的其他政党—越南社会党和越南民主党也承认越南劳动党的威望和领导。

在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改造，发展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了实现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60年9月)的决议，越南人民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在建立和继续发展工业，社会组织和发展农业，发展文化和巩固越南北方的人民民主制度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尽管还存在着巨大的困难，特别是经济困难，越南民主共和国各阶层的广大居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为克服国内经济和文化落后而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他们深信在今后几年，人民的生活条件将会改善。绝大多数越南人民积极拥护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越南北方的内部政治形势稳定，其国家和社会制度呈现继续稳定和巩固趋势。

越南朋友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广大劳动群众，拥护和支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旨在巩固和平和各民族安全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动。苏联关于全面彻底裁军，消灭可耻的殖民制度，和平解决德国问题，解决老挝问题的建议，苏联政府关于在和平的基础上统一越南的立场，苏联巩固国防的果断措施和其他活动，在越南社会各界、各阶层都得到完全的理解和热烈的积极反应。

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事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苏联共产党的纲领草案鼓舞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党员和全体劳动者完成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和统一自己祖国的任务。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协作，共产党和工人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国际发展原则基础上的关系等主要问题上，越南劳动党与苏联共产党、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观点一致。

越南劳动党中央及其领导干部，高度评价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的兄弟般援助。多年以来，越南劳动党在用热爱和忠于苏联的精神教育越南民主共和国劳动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越南人民对苏联人民怀有真诚的热爱和尊敬的感情。

自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来，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和其他渠道的往来继续扩大。越南的报刊和电台对苏联人民生活各方面的报道不断加强。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人在讲话和谈话中比从前更加强调苏共的活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榜样对越南人民胜利实现自己面前的任务有一定的意义。胡志明同志1961年2月在越南工会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以及为第三次青年劳动者联盟代表大会的代表许多外国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也在场)举行的招待会上强调，必须学习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克服困难的经验。他对中国代表团说，中国青年应当向苏联青年学习。他在9月初结束的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代表参加的国际大学生研讨班的讲话中也包含同样的内容。

最近以来，朋友们主动提出就各种问题向苏联派遣的代表团、专家、青年、国家机关工人员、军人小组较前相比呈增长趋势。据大使馆所知，大多数越南朋友从苏联回国之后在传播苏联经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对今后继续巩固我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影响意义重大。

以阮维桢同志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代表团从苏联回国以后,越南朋友决定向苏联派遣一个领导干部小组,研究计划和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问题。

前不久,胡志明同志在谈话中,对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同意在苏联的军事院校中,训练以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同志为首的越南军官表示热烈的感谢,并再次请求苏共中央同意再派遣一个军人小组赴苏联留学。

以范文同同志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1961年夏季的苏联之行意义重大。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一事,由越南报刊和电台做了广泛的报道,在人民中间得到积极反应。赫鲁晓夫同志关于统一越南问题的讲话受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各界的好评。声明中所指出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前哨阵地,对东南亚国家和前不久摆脱殖民主义压迫的所有国家将产生重大影响,对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产生了特殊影响。

苏联共产党,苏联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巩固苏联威望,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H.C.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始终不渝的原则性路线,过去和现在都对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活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1960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总结,越南劳动党中央在1961年1月举行了中央全会。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黎笋同志的报告以及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根据黎笋同志的报告所通过的决议,都阐明了莫斯科会议声明所列举的主要理论原理和结论。黎笋同志的报告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同意苏联共产党对一些主要理论问题和国际形势评价的观点。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拥护莫斯科会议的文件,并要求越南劳动党各级组织学习。

越南劳动党党的报刊发表了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一系列文章,解释莫斯科会议文件的要点。1961年1月1日《人民报》发表了题为《新时代的开端》的社论,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为了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决定性力量。它已经成为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1957年和196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两个宣言是全人类为持久和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的旗帜。"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同志在回答莫斯科电台记者问题时说,去年在越南最重要的事件是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世界上是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越南朋友在文章和谈话中,将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材料与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57年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的决议联系在一起。同时,还发现越南朋友有意强调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完全符合莫斯科会议的理论原则和结论。越南劳动党中央1月中央全会之后,国内大部分企业举行了群众大会和会议,让劳动者了解莫斯科会议的决议。

1961年3月底,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在全国开展春季政治运动,所有干部和党员、军人必须更加深入地学习越南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莫斯科会议的

文件。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的决议中指出，开展政治运动必须与实现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实际活动相结合。还提出了培养劳动者国家主人翁感情、集体主义精神，为生产服务，勤劳节约品德，加快越南民主共和国向社会主义前进。

政治局号召全体党员在春季政治运动期间，特别注意与个人主义、官僚主义、挥霍社会主义财产和保守主义作斗争。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还建议学习胡志明同志的讲话，党中央关于在越南北方建设社会主义一些具体问题的决议，以及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

党的报刊系统报道了政治运动的过程。政治局委员和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就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在企业、机关、农业合作社作报告。报刊和领导干部的讲话，系统地强调了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就，苏联在现代国际条件下的作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意义。公开发表的纪念列宁诞辰91周年材料断言，越南人民正在沿着列宁指示的苏联的道路前进。

在了解越南劳动党中央就莫斯科会议的文件进行解释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时候，不能不指出，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在同意苏联共产党路线、莫斯科会议声明的同时，顽固地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意义表示沉默。还在1960年9月越南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之后，苏共党的代表团与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就进行了座谈。代表团团长、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毛希丁诺夫同志在谈话中坦率地告诉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不理解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分歧已经公开和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竟只字未提。胡志明同志不等毛希丁诺夫把话讲完就回答说，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他们错了，并将纠正这个错误。在场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从未反驳胡志明同志，大家都同意他的观点。但是，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1961年1月举行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讨论了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声明，这就是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改正其错误的好机会，但在这次他们也没有这样做。在黎笋同志的报告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中，似乎是故意删去了莫斯科会议文件中关于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作用和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阶段的开端这样的内容。众所周知，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对自己不同意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理论结论也只字未提。我们认为，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如此举动是不真诚的表现。我们有这样的看法，也许在向苏联派遣政府代表团之前，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决定稍许修正自己对莫斯科会议声明中关于苏联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先锋作用的提法。1961年6月9日，在苏联大使馆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即将访问苏联大使馆以及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即将访问苏联而举行的招待会上，范文同同志首次称苏联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他在越南政府代表团到过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多次讲话都重复了这一提法。他之所以用了这一提法，大概是不想说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先锋作用。

据我们所知，在企业、机关和军队党组织的党课上，在谈到莫斯科会议的总结时，也只是

笼统地提一下，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任务的章节上，对其他理论问题一般很少涉及。例如，正像河内市委书记阮林告诉我们的那样，在该市的党组织会议上，党员只根据越南劳动党中央 1 月中央全会决议的精神，向党员介绍了莫斯科会议文件的一般内容。其他领导干部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在许多非常重要原则问题上的如此表现，显示出越南劳动党中央在处理它与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关系上所持的不一致的立场。

中共中央对越南劳动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活动过去与现在都给予一定的影响。我们认为，越南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他们与其他兄弟党的关系，而且总的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关系。每当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前往莫斯科会晤苏共中央领导人或者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时，事先都要会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同他们磋商。我们的某些观察还表明，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经常专程前往中国，会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且这些会见从不公布。

我们认为，中国和越南朋友有些夸大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缘关系及两国在历史上形成的联系的意义，夸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条件的意义。中国革命的胜利无疑对越南人民抗击战争的命运发挥过巨大作用，似乎使越南朋友感到欠了中国共产党的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千方百计强调自己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特殊关系，与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打得火热。中国同志在声明中强调，中国和越南人民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血缘相近，无节制地吹嘘越南劳动党领导人等。但我们认为，主要在于越南劳动党部分党员与中国同志在当代和对待苏共二十大决议等一些极其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一致。

所有这一切，使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在贯彻其路线上产生一定的动摇。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越南劳动党中央的思想工作和越南劳动党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的立场施加了明显的影响。

我们的观察表明，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层的许多同志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倾向于中国的经验。他们认为，由于苏联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前进的步伐很快，对越南这样的一个落后国家而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水平、国家发展的历史环境多少与越南近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要比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更合适。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越南劳动党的领导层事实上倾向于吸取中国的经验，在越南许多问题上照搬照抄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形式和方法。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其活动的许多方面，实际上采用了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只是根据当地的环境，在形式上做了某些改变。特别是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人同意中国共产党关于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口号。朋友们的这种立场导致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犯了重大错误。在农民经济的合作化上也犯了重大错误。由于追求数量(“大跃进”)，忽视在增加农业产品的生产中对社员物质刺激原则的重要性，农村和城市居民的供给方面都遇到严重困难。

越南劳动党中央借用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对党和国家建设的组织形式不做大的改变。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党和国家机关职能不分。许多地方的党委书记同时又是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再具体地说也是厂长。除了县委和省委之外，所有较大的党委都直属于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劳动党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基层组织事实上孤立于地方党的组织，不受河内市委和区委的领导，这就为国家和经济机关及其党的基层组织脱离党员和劳动群众创造了客观条件。自然也使他们脱离了下级的监督，同时剥夺了这些机关向群众学习，用群众的经验补充自己经验的机会。

除了具体措施以外，朋友们还模仿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诸如开展"自我批评运动"，各种会议，研讨会、全会、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等。因此，连续几星期将广大群众的注意力局限在会议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素友(То Хыу)同志指出，越南人有两个敌人，美帝国主义和会议。

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事实上同意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待个人迷信问题的观点。他们不同意苏共二十大决议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却对此保持沉默。

越南朋友对苏联电影《晴朗的天空》的反应就能说明一定的问题。经过长期争论和越南劳动党中央组织专门审查之后，承认它不适合越南观众，不能租片。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素友说，这部影片对斯大林进行了过分渲染，可能在越南劳动者中间对当时的苏联产生错误的感觉，对共同事业造成损害。他说，我们担心，这部电影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可能引起社会舆论对越南劳动党在土地改革时期所犯错误的争论。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他说，看过此片的许多同志也都有同感。

已经很清楚，越南劳动党中央不同意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对待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的路线。胡志明同志说："今后不能再这么干"，"应该做点什么"。尽管他在过去扮演了不成功的"调停者"的角色，但仍然决定出面干预。越南朋友不大愿意向我们谈他们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关系。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同志回答说，他们应当再次研究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的文件。胡志明同志只说，恩维尔·霍查"表现软弱，这种软弱从1959年以来表现得特别明显"。他并不明确表明自己的想法，只让人觉得他们"可怜"阿尔巴尼亚人。

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仿效中国共产党的榜样，夸大一些笼统的口号的意义，对于采取实践措施来发展地方党组织的组织工作，他们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这也是他们在领导国家国民经济中所犯的大错误之一。但生活迫使朋友们认真地反思自己的某些立场。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在遇到严重困难，特别是农村工作之后，开始看到由于不正确的口号(大跃进)和工作方法(行政命令)所出现的后果，今后4月底到5月初举行了越南劳动党中央第四次中央全会，关于会议的情况我们尚无所知，全会的决议尚未发表，报刊和领导人的讲话也从未提起。越南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进(Туен)同志与我们谈话时说，第四次中央全会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而且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谈到对农业的不正确指挥，表现在对农民赤裸裸地行政命令和无视物质刺激的原则，他认为，结果导致农业社社员对增加农产品生产失去兴趣。我们还了解到，全会广泛批评了片面追求农民经济合作化的百分比。据进同志介绍，

这种错误的工作方法是越南朋友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他还说,第四次中央全会之后,这些中国方法支持者中的高级领导干部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工作放任自流。他强调指出,目前这些同志尚不构成多数。在中层机关,只有为数不多的干部坚持这些方法。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委员会书记黎德寿同志(1961 年 7 月 25 日谈话记录)也有这种看法,他未提越南劳动党第四次中央全会,但表示不同意某些同志的观点,即认为越南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采用像苏联这样先进的国家的经验为时尚早,应该建议吸收中等发展国家的经验(可以理解为这里指的是中国)。朋友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缺点。他们稍许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调整农业社的领导,培训农业干部,采取某些措施提高农业社社员的福利。拟召开越南劳动党改进越南民主共和国工业工作的中央全会。

1961 年 7 月底,越南劳动党举行第五次中央全会,讨论五年计划(1961—1965 年)提高越南民主共和国农业的任务。中央全会确定了发展越南民主共和国农业的前景、任务和方向。全会特别注意巩固农业合作社,提高所有作物,特别是经济作物的产量,增加牲畜和禽类存栏数,开垦 55 万公顷荒地(先前的五年计划规定 20 万公顷),兴修水利,改进对农业的领导等。

遗憾的是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对如此重要问题的决议,竟然没有对领导农业的重大缺点和错误进行足够的揭露,采取的措施尚不具体。其中有许多一般性的提法,别说农民,甚至党员也不明白。全会决议在谈到领导农业严重缺点的原因时称:“我们了解与农业有关的问题太简单,因此经常表现出主观主义。由于没有充分发现我们的能力,时而出于对我们国家现实形势不完全清楚而犯保守主义,时而又犯教条主义。”

越南民主共和国完全有能力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可以大量出口某些品种的农产品。有些领导干部认为农业落后的原因是价格政策不正确。

我们暂时还不清楚,这些同志到底是谁,也许其中还有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不排除“悲观主义分子”中间还有领导干部。他们认为,越南劳动党目前第一位的工作是解放越南南方,同时将南方视为整个越南的粮仓。有些越南领导干部在与我们谈话时强调问题的这一方面,就是指越南南方的财富,这绝非偶然。

从黎笋同志的答复可以看出,越南劳动党中央的领导认为现阶段农业方面的主要任务是仅仅满足国内的需要。他写道:“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北方的农业可以向居民提供足够的食品,甚至更多一些,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基础。”我们认为,这个结论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的援助,旨在保障热带和亚热带作物(茶叶、咖啡、可可、香蕉、菠萝、胡椒、柑橘等)的继续发展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意义保持沉默。

谈到价格政策时黎笋同志认为,执行这一政策过程中,冒进只是对“某些方面”有影响。全部问题在于“应当改变省、县级的领导”。看来朋友们打算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正在搞的那样,打算大量调动地方领导干部。

应当指出,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在国际发展的一些主要问题和某些内政问题上,特别是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观点相同。某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企图依照中国

的模式在越南成立公社但没有得到越南劳动党中央的支持。最近以来，越南朋友对“大跃进”的口号也非常动摇。但是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任何最终结论为时尚早。

一般而言，朋友们不大愿意向我们通报他们对越南南方采取的步骤。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同志有一次在同我们谈话时答应每月系统地向大使馆报一次南越的形势和他们采取的措施。但他们没有履行这一承诺。看来朋友们认为，他们如果坦率地阐述解决南越问题的观点，将得不到苏联方面应有的支持。10 月 1 日，在黎笋、范文同同志在场的与我们的谈话中，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范雄说，摆在他们面前最主要和最中心的问题是南越问题，包括老挝问题在内所有主要问题都得围着它转。

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在支持苏共和苏联政府政策，在解决老挝问题上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观点一致的同时，在这一问题的某些观点事实上还有所不同，达到目的方法也不同。我们已经形成了非常明确的概念：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在解决老挝问题上首先是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南越的利益出发。看来，这才是朋友们所犯错误和苏共中央多次指出的错误的根源。

与此同时还应该指出一个事实，在组织力量平息老挝的叛乱中，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起到了决定作用，促进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在整个战斗期间，由贡勒领导的老挝政府军一共只有 20 人被打死，约 80 人受伤。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却伤亡 800 人，其中 300 人被打死，500 人负伤，尽管国家面临许多困难，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还是向老挝送去了大量给养，武器 、车辆和其他物资，承担了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老挝物资大部分运输任务，而且是在没有道路的情况下。

同时，朋友们无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协议，开始通过自己的代表，超越自己在老挝的权限。当军事行动尚在进行时，老挝人似乎“没有发现”这一不正常的形势，但在停火之后梭发那・富马、贡勒及其支持者开始对越南军事当局在老挝表示不满。

甚至在苏共中央 8 月 31 日信件和我们多次会见越南领导人，强烈要求消灭转交苏联援助老挝物资中存在的突出的缺点，改善越南人对待梭发那・富马政府的态度之后，越南朋友仍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克服自己的缺点。只是在 9 月 25 日与我们谈话之后胡志明同志才说，他们明白了自己所犯错误和缺点的危害，并会将此坦率地告诉梭发那・富马，决心扭转形势。当天在午宴上范文同同志说，在老挝工作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工作人员犯了严重错误。看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是最后才认识错误的。他还说在老挝问题上，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是正确的。朋友们撤换了自己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在老挝犯了严重错误。所有这一切有理由认为，朋友们对老挝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苏联共产党党纲草案的发表，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劳动者中间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党的刊物上刊登了党纲摘要和解释党纲某些章节的一系列文章。8 月 1 日的《人民报》发表了题为《苏联共产党党纲草案为苏联开辟了共产主义社会光辉未来》的社论，其中说，越南人民和工人阶级企盼苏共第二十二大和了解党纲草案。胡志明同志还在这家报纸上发表了题为《共产主义的天堂》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苏联 20 年来经济实力的增长上。越南劳动党

中央委员会书记素友同志还就这个问题在电台发表了一篇不长的讲话。

越南劳动党的鼓动员在许多企业和机关就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在工人和职员中做了讲解工作,党员、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在讨论中完全拥护苏共党纲草案。他们特别满意地讨论了经济建设计划和"当代苏联人将在共产主义社会生活"这一部分。同时许多人强调,苏联的经济成就将为向兄弟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援助创造更多的条件,加速他们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

还在8月,某些企业的工人,特别是苏联援建的企业,如磷酸盐厂、河内制药厂等,学习了党纲草案后为迎接苏共二十二大而承担了社会主义义务。今年9月14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做出决议,为迎接苏共第二十二大而开展竞赛,以新的劳动成绩迎接它。决议说,苏共二十二大不仅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都是一个政治上相当重要的事件。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建议所有党组织开始宣传苏共二十二大,向领导干部和各阶层居民讲解代表大会的巨大意义。据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我们介绍,9月初政治局决定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运动结束之后,所有党员将开始学习苏共纲领草案,然后再学习党代会的其他文件。高级领导干部将根据特别计划学习苏共二十二大材料。

使馆方面,我们已将就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党纲和党章草案等问题与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的许多委员(胡志明、黎笋、黎德寿、阮志清、范雄、范文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素友等同志)以及工会联合会、青年劳动者联盟,越南劳动党河内市委及其一些区委、越苏友好协会的领导人谈了话。根据与朋友们达成的协议,使馆工作人员和许多苏联专家关于苏共新党纲作了报告。有的会议有上千人出席。会议之后一致通过决议:全部参加竞赛,以新的劳动成就迎接苏共二十二大。今年9月27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宣传部召开所有党中央机关领导人员大会,有1 000多人出席。我们就苏共纲领作了报告之后,与会者要求回答许多理论问题:苏联前十年和后十年工业与农业发展的速度;怎样克服越南农业的落后状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文化和公民的觉悟水平都很低,在越南北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哪怕是"或多或少同时"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奔向共产主义;关于集体农庄的合作社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道路以及关于国家的消亡等。10月9日,朋友们告诉我们说,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已经通过新的决议,建议党的所有组织继续宣传苏共二十二大的材料,大会期间将全体劳动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大会上。

与此同时,我们还想指出在宣传苏共二十二大问题上的某些缺点。苏共中央1月中央全会关于召开苏共二十二大和大会议事日程的决议之后,几乎所有兄弟党都刊登了这一决议的全文,同时强调了即将在全会上审议苏共纲领的历史意义。越南朋友们8天之后才刊登了召开会议的消息,同时对会议的日程只字未提。只是我们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素友同志谈话之后,1月24日的《人民报》才发表了H.C.赫鲁晓夫讲话摘录,其中谈到苏共二十二大将审议新的苏联共产党纲领,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迄今为止,朋友们并没有像其他兄弟党那样,由越南劳动党中央出面,对已经公开发表的苏共领导表明原则性的立场。可以认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中央有不同的意见。今年9月1日,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同志告诉我们,他们打算发表声明,评价苏共纲领草案并表明自己对待这个文件的

态度，但这样的声明将在代表大会之前发表。这次谈话过了一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素友同志在谈话中说，越南劳动党中央将不就这个问题发表正式声明，认为今年8月1日《人民报》的社论和胡志明同志的文章《共产主义的天堂》就够了。通过对这两篇文章和朋友们发表的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其他材料的了解，表明他们只刊登了苏共纲领草案和《真理报》发表的材料，声明欢迎党的代表大会等，但越南劳动党对纲领草案，特别是对新的理论原理的评价就没有了。8月上旬，《人民报》发表了苏共纲领草案摘录。胡志明同志当时就告诉我们，全文将于最近几天刊登。但是，仅仅在过了两个月之后才做到这一点，而且发表在理论杂志《学习》上。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时至今日，没有一名政治局委员在大会上就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新党纲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作过报告。

从越南同志就苏共党纲草案向我们的报告人所提出的问题和与他们的谈话可以看出，许多越南同志首先关心的问题是：越南民主共和国能否克服自己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的落后状态，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越南民主共和国在何时达到其他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目前他们尚不能回答自己的问题。当然，越南朋友与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人民一样，为苏共纲领草案所欢欣鼓舞，感到激动。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正在进入共产主义之际，他们也想知道自己在这个伟大时代的位置。

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更加巩固了朋友们情绪的转变。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同志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苏联之行最主要的收获是了解了苏联国家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今年夏季在莫斯科和乌兹别克斯坦休假的党的工作者代表团，了解了当地党的工作经验之后更加巩固了朋友们这个结论。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越南劳动党河内市委书记阮林认为，此行的主要收获是了解了苏联的国家和经济建设的经验。许多朋友也表示，要按照苏联的榜样改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工作。与中央代表团今年夏秋在苏联一起休假的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黎德寿同志坦率地表示，苏共的经验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头等意义，应当以苏共为榜样，在许多方面进行改变、改革和工作。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的其他同志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特别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关齐同志说，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此次苏联之行的主要结论是借鉴苏共经验；苏共中央主席团和H.C.赫鲁晓夫同志体现了新的工作作风，我们必须学习。越南工会联合会总书记遵(Туен)同志在与我们谈话时发表的见解更值得注意。他说，越南工会在其活动中将遵循苏联工会的丰富经验。可以认为，部分领导干部在一定程度上对机械地运用中国经验而带来的挫折感到失望。中国同志在越南内政问题上所施加的影响和大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许多越南劳动党党员的情绪，从而导致了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和困难。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能系统地完成根据相互协议的经济义务，这就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可能对部分同志产生了影响。

综上所述，大使馆提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1. 1960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之后越南劳动党中央在其活动中旨在更加紧

密地加强我们两党、两国和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兄弟党合作的路线已经明显加强并得到巩固。越南朋友开始更加注重宣传苏联的成就和研究苏联的经验,以便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借鉴。他们正在逐步克服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立场不够坚定的缺点。

2. 现在在许多党员,其中也包括越南劳动党的领导干部中,开始意识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党的工作、国家和经济管理、工农业、工会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工作,必须更广泛地采用苏共和苏联的经验。考虑到当前面临的扩大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合作、巩固两国人民友谊和扩大苏共和越南劳动党联系的大好形势,大使馆认为必须支持朋友们更加广泛地研究和采用苏共和苏联经验的愿望,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党、政和其他部门的代表团的交流。由于越方在资金方面存在严重困难,因此朋友们也经常难以向苏联派遣各种代表团,我们认为对越南人前往苏联必须寻求提供优惠的可能。

3. 不能过高地估计以上所说的部分越南同志情绪变化的意义,因为中国朋友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影响仍然很大。同时千万不能将我们影响的加强和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对待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对立起来。

4. 应当注意,尽管胡志明同志在一些极其重要问题上的影响减弱,但他仍然是苏共和苏联一位伟大的朋友,为了继续巩固我们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正在做大量工作。他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对团结国内的各种力量能施加有效的影响。今后,我们更应当巩固我们与胡志明同志的私人联系。

5. 正如今年的实践所示,越南党和国家领导干部赴苏治病与休假意义重大。我们认为,事先考虑明年夏季邀请50名越南同志赴苏休假是适宜的。这些邀请最好是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全苏共青团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其他一些部和单位(中央消费合作社、创作联盟、科学院等)发出。还应当尽快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派遣党的代表团,就地了解党组织的活动和交流经验。

6. 我们认为必须邀请越南劳动党理论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与苏共中央、苏联社会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座谈以及就苏共二十二大材料,苏联共产党新党纲及其由此而产生的问题,联合出版刊物等交换意见。

7. 正如所见,由越南朋友出版苏共二十二大的主要文件将会大大推迟。大使馆认为必须解决在苏联用越南文出版苏共纲领,H. C. 赫鲁晓夫同志的一些报告、苏共章程和Ф. P. 科兹洛夫同志在大会上的报告等问题。

8. 由于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及时履行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条约中承担的义务(专家、设备和资料不能及时到达),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两国的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大使馆认为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加强对有关机构的监督。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务必采取应有措施,及时而高质量地结束由我们援助越南的企业、电站和国营农庄的建设工作,同时必须特别注意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

9. 大使馆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今后继续扩大与越南领导人的个人联系,特别是与越南劳

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联系，深入研究越南劳动党及其领导人的活动，以便我们能够经常、全面地掌握越南劳动党及其中央和政治局活动的信息。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C. 托夫马相(签名)

АВПРФ，ф. 079，оп. 16，п. 31，д. 3，л. 35－57

№13009

华沙条约国致中、朝、越、蒙党中央呼吁书：协商国际问题的方式

(1961 年 10 月 31 日)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越南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鉴于在目前条件下，解决成熟的国际问题要求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更加团结以及全体兄弟党应对在国际舞台上的策略和实际措施协商一致，我们希望就华沙条约组织与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合作事宜与你们进行商量。

正如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华沙条约组织允许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共同的行之有效的步骤，以保卫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阵营及其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侵略集团的阴谋。大家都非常清楚，例如，华沙条约参加国政府于 1961 年 8 月 13 日发表的关于整顿西柏林边境地区秩序的声明，起到了怎样巨大的作用。这一集体行动促进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采取措施，有力地保卫了社会主义国家免遭来自西柏林的颠覆活动。

华沙条约成员国应该讨论和商议和平政策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涉及的不仅仅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国，而且涉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其实，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经常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出现在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会议上。与此同时，华沙条约成员国方面参加讨论问题的是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而没有参加华沙条约组织的社会主义国家，出席的则是另一个级别的工作人员。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不能确定地说，所有的观

察员总是能全面地、准确无误地把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讨论的问题的实质,通报给本党的中央委员会。

当然,如果在政治协商委员会讨论重要的国际问题时,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以同等级别出席的话,那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很难在所有场合下做到这一点,也未必总是需要这样。因此,我们一致认为:当你们党和政府没有以最高级别参加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时,那么,最好是,我们直接向贵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通报所讨论的全部问题。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1年10月31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982—984页

№11460

莫利亚科夫致托夫马相电:注意越南对苏共二十二大的反应

(1961年11月17日)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C. A. 托夫马相同志:

复您1961年10月18日第292号电。

大使馆准备的反映1960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某些方面的专门政治信函无疑引起了巨大的兴趣,值得给予良好评价。

大使馆在分析越南劳动党的活动及其与兄弟党的关系,特别是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希望能在今后继续下去。在这方面,大使馆应当特别注意以下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怎样对待苏共二十二大的工作和决议;越南社会各界对这些决议反应如何。还应注意我们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朋友在传播和宣传大会材料方面采取了

哪些措施。

兹通知，政治信函中第2、5、6、7点所列举的建议，现正在考虑之中。

至于建议中所提的以国家渠道交换的代表团，那么最好是根据大使馆的意见，提出1962年交换代表团的计划。

关于在1962年，由全苏总工会、中央消费合作社、国家计委、苏联科学院及其他团体(第22页第五点)系统出面邀请越南同志代表团夏季赴苏休假的建议，已经送到有关单位考虑。

东南亚司代理司长

H. 莫利亚科夫(签名)

АВПРФ, ф. 079, оп. 16, п. 31, д. 3, л. 58

№25314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要求苏联提供米格-21飞机技术援助

(1961年11月30日)

致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①]

……

遵照中苏双方政府在1961年3月30日达成的协议，苏联政府转让给中国政府米格-21战斗机和K-13导弹的生产许可与技术文件，苏联政府在1961年交付中国一部分米格-21战斗机用以做地面准备工作。为了掌握这种型号飞机的使用技术和维修技术，我国国防部准备在武装部队中开展训练。考虑到这一点，我国政府决定请求苏方派给我们7名飞机技术专家(具体需要的专家类型和来华工作期详见附录)，同时，还请在相关课程中给予此类型飞机飞行技术的指导、讲授相关方法的教科书，以及飞机维修和测试的技术文件。外交部将此文件提交给苏联政府，望苏方给予肯定答复。

致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北京，1961年11月30日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附件:

清　　单

1. 飞行教官 1 人,4 个月
2. 空气动力学指导 1 人,4 个月
3. 飞机和发动机指导 1 人,4 个月
4. 特殊设备指导 1 人,4 个月
5. 无线电和雷达指导 1 人,4 个月
6. 无线电技术指导 1 人,4 个月
7. 军事装备指导(K－13 导弹)1 人,4 个月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4, д. 2, п. 466, л. 10－12

№10203

莫利亚科夫提供的资料分析:关于越南南方的局势

(1961 年 12 月 22 日)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越南南方的局势

(资料)

1961 年,越南南方国内政治局势明显尖锐化了,形成了对吴庭艳政权的直接威胁。美国政府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统治集团认为越南南方之所以形成当前的局面,主要是由于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增长的支持下,游击运动增强以及吴庭艳政府在人民中没有强大基础因而地位不稳的缘故。

确实,1961 年越南南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得到明显加强,在许多地区都爆发了爱国力量与吴庭艳正规军之间的武装斗争。据现有资料,仅 1961 年 10 月间,爱国力量就进行了近

500 次战役，使敌人损失了 2 000 多人，消灭了地方军和正规军的 143 个哨位。根据越南朋友提供的资料，在越南最南部地区的 368 个村社中有 360 个没有吴庭艳的行政机关，在所有南方地区的 1 290 个村社中有 920 个没有吴庭艳的行政机关。

南越居民中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越南朋友多年开展的巨大而全面工作的结果。

在缔结日内瓦协议和各方力量重新部署后，越南朋友采取措施保留了越南劳动党在国家南部的基地，并向这些基地下达了继续在群众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的任务。据朋友们说，越南劳动党 1954—1958 年在南方的路线是开展破坏现有制度的政治斗争，广泛利用合法的、半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斗争方式扩大城市与乡村的革命运动的同时，为保存南方地方党组织和党的干部的战斗力，他们被允许在必要情况下采用武装斗争作为自卫手段。

众所周知，关于越南的日内瓦协议在执行中遇到了南越政权的坚决反抗，他们在美国支持下采取了断然否定的立场，全面回避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的所有建议，不论是关于就组织全越南普选以统一国家进行协商的建议，还是关于实现两个地区间经济、文化及其他联系正常化的建议。

在这种条件下召开了越南劳动党十五中全会(1958 年 12 月至 1959 年 4 月)。全会讨论了当前局势并通过决议，决议指示越南南方地下组织采取任何形式加强革命斗争。武装斗争就是这种斗争的形式之一，只要相应的条件具备就能够并且应当采用。越南朋友之所以这么做，其出发点是因为到 1959 年开始，在越南南方实际已形成了两大有组织的势力——一是吴庭艳的军事警察机构，一是越南劳动党在南越的地下组织，它已拥有 3 万名积极分子和 15 万同情者。

根据这种情况，在越南南方领土上开始建立起游击队，它们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开展与政府军的武装斗争。越南劳动党干部领导的爱国力量开展了“肃清”偏远省份的工作，他们消灭忠于吴庭艳政府的反动分子，并用自己的干部代替他们。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军事行动的规模：1960 年 1 月，在太宁(Тай-нинь)地区(南越中部)的南越军队一个团被游击队解除了武装。

受所取得的成就鼓舞，越南朋友开始表现出发展武装斗争的趋势——这部分表现在对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上。1960 年 5 月，越南朋友就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提纲，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中央进行了咨询。在为统一越南而斗争一章中，提纲实质上是直接指示在越南南方开展武装斗争以推翻吴庭艳制度的，指示要求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建立解放区并在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这一斗争被宣布为抗法战争(1946—1954 年)的继续，而建立解放区则被宣布为“逐步实现祖国统一的形式”。

在莫斯科，越南同志被提醒说，在现有条件下抛弃在日内瓦协议基础上和平统一越南的口号未必是适宜的。越南朋友对此表示同意，所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总

结报告中阐述的立场仍然规定和平统一国家。

在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计划中，越南同志进行了在1960年12月成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以团结所有反对吴庭艳政权的爱国力量的工作。民族解放阵线的建立对在南越各阶层民众中开展广泛的政治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阵线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吴庭艳政权，建立一个以联合民族民主政府为首的独立、和平和中立的南越国家。

爱国力量的行动对吴庭艳构成了直接威胁，引起了企图保留南越作为美国在东南亚的桥头堡的美国的极度不安。

根据美国的倡议，东南亚国家联盟3月份的曼谷例会上讨论了南越的严重局势。根据掌握的情报，在这次会议上研究了在“北越武装力量进攻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国家(指老挝和南越，它们不是该联盟的成员，但它们的领土包括在联盟的‘防御区’内)”的情况下，作为“回应措施”的“6/61计划”。

为了实地查清南越局势，最近有许多美国军事和国务活动家访问了越南南方；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兰尼兹尔将军、中央情报局专家伦茨代尔准将、美国副总统约翰逊、第13空军集团军司令穆尔曼少将等。

约翰逊在访问南越期间，与吴庭艳政权就加强与爱国运动斗争的实际措施举行了会谈。在他访问(1961年5月11—13日)之后，美国政府就向吴庭艳提供了总数为4 100万美元的补充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声称打算使本财政年度的援助数额达4亿美元(1960年美国援助南越为1.5亿美元)。

美国人为南越政权制订了一整套一般的和特殊的建议，其中包括“斯坦利计划”，该计划打算在18个月内使南越“安定下来”。1961年6月美国承担了南越警察(达5万人)和民兵部队(达6万人)的供应和训练，并担当了与国内游击运动作斗争的领导任务。

到目前为止，美国改组、重新武装并实际上建立了南越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南越的正规军有17万人，武装有150辆坦克、170辆装甲汽车和装甲运兵车、1 000多门大炮和迫击炮，近150架飞机和近300艘作战舰艇。

为了制订出关于在南越采取的措施的总的建议并将其呈交美国总统批准，1961年10月往越南南方派了一个以泰勒将军为首的小组。泰勒小组在自己给总统的报告中形容吴庭艳政权的态势从军事观点看是“令人绝望的”。小组建议以下措施：把南越正规军扩充到20万人；向南越提供可观的军事援助，首先是加快提供飞机和大炮；往该国派遣大批各种专家以及工程兵部队的分队，并且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再派遣1万人的正规军部队；为巩固吴庭艳政府的地位在南越实行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改革，等等。

但是在东南亚条约组织范围内协商期间，英国和法国代表坚决反对往南越派遣美军的建议。他们认为，这个步骤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重演在老挝的军事行动，导致冲突扩大到柬埔寨，引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对应行动并最终破坏吴庭艳政权的立场。考虑到这一点，肯尼迪政府暂时还仅限于增加军事供应，往南越派遣大批军事专家并开展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宣传。

当前，在越南南方有近2 000名美国军事顾问和专家，美国的军事顾问在南越军队的各级司令部都有，在部队和直到营、连的分队也有。

美国第13空军集团军司令部的作战小组从菲律宾调到了土伦市①。在1961年10—11月期间，共有8架B-26飞机、2个中队的直升机和400多人的美国飞行员和技术人员调来，以南越为固定基地。

1961年11月，在波来古地区(越南中部)开始组建新的步兵师，这个师是专门训练在山地森林地形条件下对爱国力量作战用的。在1962年初计划还要组建两个同样的步兵师。为组建新部队和兵团，在1961年10—12月期间共征召了2万多人，主要是青年和大学生。还进行了保证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的边界得到可靠守卫的大量工作。

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在菲律宾群岛地区保持着经常战备状态的有一艘主力航空母舰(载有39架携带核武器的强击机、28架歼击机、3架侦察机和6架远距离预警雷达飞机)、一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1艘装备有防空导弹的护卫舰、一艘直升机母舰和第7舰队的几艘运输登陆舰，这些舰只上载有一个人数达1 500人的海军陆战队营和20架直升机。

在这种条件下，越南朋友的某些行动也引人注目，这些行动与他们早先确定的在越南南方的路线是背道而驰的。这表现在他们不到南越居民中开展广泛的政治工作以便为反对吴庭艳政权的群众运动准备条件，这些越南同志，看来也不无受中国同志的影响，却在1961年采取了使武装斗争活跃起来的方针。这也是形成的有利条件促成的结果：越南南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某些成就以及从越南民主共和国经老挝南部巴特察控制的省份通往越南南方的通行无阻道路的建立。越南同志通过老挝领土(车邦-阿速坡地区)组织部队、武器、弹药、装备和粮食的调运。为此目的广泛使用了本是为老挝提供援助的苏联伊尔-14飞机以及交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伊尔-2飞机，开展了巩固南方现有游击基地和建立直至营和团的军事分队的工作。在1961年的夏季月份，朋友们往南方调去了3个完全满员的步兵营和大批军官，他们可以配备计划在越南南方用本地力量组建的20个营。

越南朋友采取的广泛支援越南南方游击运动的措施也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解决老挝问题的立场产生了影响。根据某些资料可以推测，越南同志想让老挝当前这种不确定状态保持更长时间，因为他们害怕经这个国家向越南南方供应的道路会被切断。

从上述情况出发可以做出结论，在美国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对吴庭艳的军事援助的情况下，如果越南朋友不对群众进行相应的政治训练而只是继续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就可能不仅在国内方面，而且在国际方面产生消极后果。目前，反对吴庭艳的武装暴动在得不到居民的广泛支持情况下，只会把越南南方革命力量置于被打击的地位。另一方面，它使这一地区的政治局势大大复杂化，并把南越变成了国际紧张局势的尖锐焦点。

(本参考资料依据苏联外交部、苏军总司令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的材

---

① 土伦，今岘港。——译注

料编写)

东南亚司代理司长
H. 莫利亚科夫(签名)

第 2767/ЮВА 号
1961 年 12 月 22 日

АВПРФ, ф. 079, оп. 16, п. 32, д. 20, л. 102 - 108

№20789

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工业企业谈判

(1961 年 12 月 26 日)

机　密

致苏共中央：

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和大使馆经济参赞雷索夫在电报中阐述了中国方面于 1961 年 12 月 3 日的说明，这份声明提出了关于苏联对中国提供技术帮助的一些企业的设备的供应暂缓两年，苏联和中国代表团必须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关于这一问题现报告如下。

今年 2—3 月份在北京，然后 5—6 月份在莫斯科举行了谈判。在谈判中苏中双方审查了以前双方签署的关于苏联给予建设和扩建的中国工业企业及其他项目提供技术援助的所有协议。

经过谈判，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在 1961 年 6 月 19 日签署了关于苏联给中国建设和扩建的 66 个工业项目与其他项目提供技术援助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和中国方面的愿望，1961 年苏联向中国供应的设备总额确定为 7 700 万卢布。截至 1961 年 9 月 1 日，已经提供了 5 150 万卢布的设备。

今年 8 月 15 日，周恩来在同库梅金进行谈话时做出了声明。此后，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都做出了声明，其中包括波兰[①]驻莫斯科大使馆贸易参赞谭伟同志在 8 月 28 日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进行谈话时做出的声明，这些声明援引中国政府的决定，正式声明说，中国方面：

1962—1963 年不打算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

① 原文如此(ПНР)，应为中国(КНР)。——译注

请求今后停止向中国供应合同中规定的在1961—1962年应该向中国供应的设备以及往年没有抵达的设备；

对于1961年已经商定要供应的，但还没有就其签署合同的设备，请求不要供应；

对于合同中规定的要在1961年供应的设备，如果在1962年1月1日之前运抵中国，中国将会接收。对于那些还没有签订合同的半成品设备，中国方面请求提交一份关于这些设备的清单，并注明其完整的程度。在研究这份清单之后，中国方面将会通报，将会接收其中的哪些设备；

请求尽可能地减少1961年设备的供应，中国方面提醒说，将不会再签署1961年供应设备的合同。

由于这些说明，9月1日之后向中国供应的设备减少了，预计1961年的供应总量大约为6 500万卢布，而根据以前的协议应该供应的总量是7 700万卢布。

无论是周恩来的声明，还是中国方面其他代表的声明，在解释减少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的原因时都说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困难，其中包括中国近年来遭受的自然灾害。

现在从契尔沃年科和雷索夫12月3日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在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同志的声明中，中国方面企图人为地制造一种印象：由于苏联方面的过错，停止了向中国已经开工的项目提供成套设备。李强同志在声明中举出的事例，大部分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不排除这样一种情况，中国方面采取这一立场的目的是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最近两年来中国方面总是突然改变自己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的计划，这样就使事情复杂了，使苏联方面不能按照计划履行协议，并给苏联方面造成了损失。

根据上述情况，认为应该：

向中国方面重申，我们同意在北京进行谈判，来审议关于1961年6月19日苏中协议今后的落实问题；

委托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参赞雷索夫同志向中国方面做出相应的声明，对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同志的声明给予答复。

苏共中央的决议草案附后。①

请审议。

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

斯卡奇科夫

1961年12月26日

РГАНИ, ф. 3, оп. 18, д. 24, л. 102 - 104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草案。——编注

№20790

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工业企业总体情况

(1961年12月26日)

机 密

关于1961年6月19日苏中协议落实问题及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66个工业企业与其他项目的报告

1961年12月26日

1961年6月19日，经过先是在北京，然后在莫斯科举行的一系列谈判，最终签署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66个工业企业与其他项目的苏中协议以及关于调整先前双方所签协议的议项书。

根据这次所签协议和议项书，苏方将分期、以不同规模向中方提供相关设备，而1961年苏方供应中方的设备总量价值约为7 700万新卢布。为向工业部门订购上述数量的设备，以全苏联合企业作为担保。

根据苏联使节的通报(特字第920—924号)，今年8月1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在北京与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库梅金同志会谈期间，以国内经济困难为借口声称：

“(向苏联)支付13 500万—16 000万卢布的贷款(用新卢布)，为目前运转的工业企业设施购买最低限度的、必需数量的设备、特殊物资和配件以及军事技术等开支，已几乎花光了中国通过出口资源所换得的全部外汇，他们(指中国)已很难再向苏联购买其他商品了。”

周恩来同志要求向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转达他的请求，即(苏方)暂不要根据双方已签署协议安排新的成套设备订购任务，并将已安排订购任务的相关信息向中方通报，以便后者能够决定这些设备中哪些应当向中国供应。

今年8月18日，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经理高京山(Гао Цзинь-шэнь)同志在北京与苏联驻中国使馆经济参赞雷索夫同志举行了会谈，期间前者作了如下声明：

“……中国打算暂停许多企业的建设，其中包括根据1961年6月19日协议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企业在内。

有鉴于此，中方计划在1962—1963年间不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并延期两年履行1961年6月19日协议中所规定的相关义务，这就是说，根据1961年6月19日协议苏联应向中国供应的设备、设计工作和其他种类的技术援助活动将顺延，并从1964年开始正常进行，只

是年份有所不同……[①]。中方对苏方提出如下请求：

1. 不要预定那些以前没来得及供应且如今尚未投入生产的设备，并将其供应期限推移至以后几年。如果该设备已处于半成品状态并将于1961年供应，中方将予以接收。

2. 不要安排预定那些在1961年已经双方协议供应的但尚未签署合同的设备生产。如果该设备已经预定并正在生产，请尽快向中方通报此类设备的清单及其已完成的百分比指数。在经过研究后，再通知苏方哪些是中方可以接收的。

3. 那些根据已签署合同计划于1961年分期供应的设备，如果对此类设备的生产尚未安排预定，那就不要再安排了。如果该设备已经预定且处于半成品状态，并将于1961年供应，中方将予以接收。

4. 不要安排根据1962年已签署合同计划生产的那些设备，因为关于此需要双方重新审议。如果上述设备已安排了预定且正在生产，中方请求苏方转交此类设备的清单及其已完成的百分比指数。"

在上述会谈过程中，高同志多次请求向苏联相关机构转达中方的愿望，即希望苏方最大限度地减少1961—1962年间对中国的设备供应。

今年8月28日，中国驻苏联使馆贸易参赞谭伟同志拜访了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并在与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委员彼得鲁舍夫同志会谈期间援引中国政府的决定，就今后设备供应问题作了声明并在其中警告说，中方将不再就1961年的设备供应签署(任何)合同。

至于以后年间的设备供应，谭伟同志说，关于这个问题应依据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和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同志对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库梅金同志在北京逗留期间所发表的讲话为准，即中国将推迟进口苏联成套设备并在1962—1963年间不再安排此类设备的生产。

在会谈期间，谭伟同志表示，相信苏方能够正确理解中国在经济方面所出现的困难，并在此基础上与中方一道研究由于中国政府做出关于暂停苏联援建企业而引发的所有具体问题。

今年9月18日，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委员彼得鲁舍夫同志在会谈期间向中国贸易参赞谭伟同志作了如下通报，根据中方的声明苏方已向苏联相关机构发出了相应的指示。前者还向后者转交了部分已处于半成品状态且无法在苏联国内使用的设备清单(其余部分的设备清单是在今年9月23日的会谈期间转交的)。

谭伟同志对上述通报和所转交的材料表示感谢，并再次请求苏方考虑中方的意愿，即希望苏方能够最大限度地在本国内部利用那些为中国订购的设备，其中包括那些(中国经苏联)向第三国订购的设备在内。

据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雷索夫同志的报告(其于今年8月18日和9月1日在北京与高同志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中方打算在10月中旬就今后落实1961年6月19日苏中协议以及如何利用(苏方)为中国订购的尚处于半成品状态的设备等相关问题与苏方举行谈判。

1961年9月18日，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就落实1961年6月19日苏中协议期间所

---

① 原文如此。——译注

出现的复杂情况向苏共中央作了报告。根据今年9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委托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与中方进行上述谈判。今年10月9日,在北京举行了雷索夫同志与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同志的会谈,期间后者口头转达了中国政府关于在北京于10月末至11月初举行中苏双方谈判的建议。李强同志许诺在10—12天之后(再向雷索夫同志)转达中方关于此次谈判的具体建议。可是,后者至今一直未得到这些具体建议。

1961年12月2日,正如契尔沃年科和雷索夫在1961年12月3日所发电报中所报告的那样,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同志在会谈中向雷索夫同志陈述了中国政府的决定,即在1962—1963年间中国将不再进口苏联成套设备,其中包括现处于半成品状态的设备在内。至于恢复1961年6月19日协议所规定的向中国88家企业供应设备的问题讨论时间被推移至1964年进行。

在会谈期间,李强同志对苏联相关机构提出了一系列指责,理由是后者取消了应向中国提供的、一些项目急需的个别种类配套设备。

正如我们检查后所显示的那样,李强同志的上述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关于如何对李强同志所列事例进行解释,请参见附件。[①]

РГАНИ, ф. 3, оп. 16, д. 24, л. 105 - 108

№2078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方谈判如何实现苏中协定问题

(1961年12月2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12月28日会议第9号记录

第22项 关于与中方就今后落实苏中协定进行谈判的问题的决议。

(А. И. 米高扬、Н. С. 赫鲁晓夫、М. А. 苏斯洛夫、М. А. 列谢奇科、Ф. Р. 科兹洛夫、А. Н. 柯西金)

第9号记录第22项

1961年12月28日

绝 密

---

① 在俄国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其内容可参见以下文件№20786的附件一。——编注

1. 根据1961年9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苏方将就1961年6月19日苏中协定的今后落实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我们认为，在谈判举行之前，应让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经济参赞雷索夫同志拜访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同志，并对后者今年12月2日发出的声明做出答复。

批准苏联驻中国使馆经济参赞口头声明的文本，该文本已经中央主席团会议修改（见附录）。

2. 同意苏联驻中国大使C. B. 契尔沃年科同志的建议，即与中方举行上述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将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C. A. 斯卡奇科夫同志率领。

3. 我们认为，应当根据谈判结果对外界发布苏中联合公报，并在其中指明，此次谈判是在中方的倡议下举行的。

如果中方不同意公布上述联合公报，那么关于此次谈判的情况将在苏联报刊上单方面公布。

4. 批准附录的苏联部长会议指令草案。

附件一：

第9号记录第22项的附录

苏联驻中国使馆经济参赞П. H. 雷索夫提交中国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口头声明的文本

绝　密

今年12月2日与李强举行会谈的内容已上报莫斯科。根据委托，我向中方通报：苏方准备在中方适当的时间向中国派遣代表团，以便就1961年6月19日协定今后的落实问题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我还根据委托就李强同志在这次会谈中所提意见做出解释。李强的意见是，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全苏联合企业似乎在近期开始撤销向一些即将完成的建设项目提供配套的必要关键设备，理由似乎是中方已不需要供应这些设备了。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1961年6月19日协定签署之后，根据与中国外贸组织所达成的约定，1961年苏联向中国供应的设备和物资总量约为7 700万卢布。

苏联相关机构采取了必要措施以充分满足中方各方面的需要，如成套设备和物资供应，由苏联技术协助而在中国建设的企业文件的设计制作以及在苏联工业部门安排相应的订购业务等。通过采取相应举措，截至1961年9月1日苏联已向中国提供了价值5 150万卢布的设备和物资。

而今年8月15日，周恩来在与苏联外贸部副部长П. H. 库梅金同志的会谈中以中国经

济困难为由请后者向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转达如下内容,即关于暂停根据上述协定计划安排的成套设备的新订货,并请苏方向中方通报业已安排的订购设备内容,以便中方能够决定这些设备中哪些是中国目前最急需和需要苏方供应的。

关于中方的上述愿望,中国外贸组织在北京和莫斯科的代表们曾作了具体的表述。例如(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经理高京山同志于今年8月18日在与我的会谈中,便援引中国政府的决定请求(苏方)在1961—1962年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中国的设备供应,其中包括不再安排在1961年业已经过双方协议但还没有形成合同文件的设备订购。

中国驻莫斯科使馆贸易参赞谭伟同志也于今年8月28日在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成员彼得鲁舍夫同志的谈话中重复了这一请求。另外,他还声称,1961年中方将不再(与苏方)签订设备供应合同。

根据中方的请求,苏联相关机构便暂停了为中国生产的设备的订购计划,并于1961年9月18—23日间向中方转交了根据已有协议和所签署合同处于分阶段生产状态的设备清单。今年9月18日,谭伟同志在从苏方手中得到上述清单时提出了如下请求,即最大限度地在苏联国内使用为中国订购的设备,其中包括那些从第三国订购的设备在内。

全苏联合企业对中国出现的暂时性经济困难以及中方提出的推迟两年从苏联进口成套设备和物资的意愿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鉴于中国外贸机构代表的上述请求,全苏联合企业采取了措施以将原先为中国订购的部分设备在苏联国内使用,其中包括一些尚未转交中方的半成品清单上所列的设备。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转为苏联国内使用的设备主要涉及的只是那些中国外贸组织拒绝签署转交合同的部分,而不涉及极其重要的用于黑色和有色金属制造的轧制设备以及能源设备。

当然,上述被迫采取的这些措施绝不表明,苏联相关组织拒绝向中国提供这些设备。一旦中国认为自己有必要获得某种设备并签署了订购该设备的相关合同,那么苏方就会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期限内保证向中方供应这些机器。

这里,我们还应当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近一段时期中国组织经常会改变双方已商定好的、为由苏联技术援建的企业提供的成套设备的供应数量和期限,因此便打乱了为中国订购而负责生产的苏联企业的工作计划并给后者造成了相当大的物质损失。

在今年12月2日的声明中李强同志列举了几个事例,由此中方认定,全苏联合企业取消了向中国供应关键设备的计划。经过我方调查之后,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

关于向(中方)化工项目供应设备的问题:

所有这些设备(的相关文件),除了其中两项(合成胺蒸馏塔填料和T-25/340泵)外,均已于今年7月12日和17日转交中国组织以签署相应的供货合同。可是截止今年8月28日以前相关记录显示这些设备的供应合同仍未签署。鉴于今年8月28日谭伟同志发出的关于中方将不再签署(从苏联进口设备)合同的声明,苏联组织便暂停了针对国内企业的订货,以等待中方签署新的供应合同。

至于第438号项目，由于苏联国内已停止了型号5324铣床的生产，苏方便建议供应中方优化改进型的5E32铣床，可是至今中方也没有对苏方的上述建议做出答复。

在关于第856号项目的噪音测量设备以及第451项目中用于检验金属使用寿命的设备的供应问题上，也未必能说是苏方单方面取消供货，因为已于今年7月17日和21日转交中方的合同一直都没有签署，因而导致苏方暂停了提前向企业发出订货单。

与上述情形类似的还包括：为第451号和第8231号项目供应的齿轮磨床、横移—镗床和液压机，为位于宝鸡的电影胶片厂生产的铸模机、八级蒸馏混合器、8立方米的搅拌器和16分段加热器，等等。其中，苏联"技术工业出口"联合体取消为宝鸡电影胶片厂生产的设备订购，只是在中方订货代表徐晓(Сюй Сяо)同志于1961年9月9日发出了如下声明之后才做出的，后者在声明中指出：有必要停止向该厂发送设备并撤销已订货。

中方于今年11月又提出关于在1961年重新恢复上述订货的要求，这是我们无法满足的，因为生产计划是事先已经确定好的，要在短期内改变是不可能的。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1959—1961年间我们已向中国的这座工厂供应了如下设备：8台铸模机、10台混合器和8台16分段加热器。

苏联完全可以按照中方的意愿为中国如期生产和供应上述所需数量的设备，只是必须依照双方事先达成的协议来办。

关于向(中国)鞍山金属联合企业供应轧辊的问题。众所周知，1960年9—10月份苏方共向中国发运了41套轧辊，其中中方仅接收了18套，而其余货物中方均拒绝接收，从而导致其中16套设备被运回边境，其余7套被途中召回。于是，苏联"重工业出口"联合体被迫指示工厂在与中方订货者解决存在的问题之前暂停发货。而只是在首批轧辊发运的7个月之后，即今年6月6日中方才在后续谈判中签署了供应117套轧辊的合同，因而导致在1961年内完成这一订购已无可能。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中方仍需要这批轧辊的话，苏方只能在1962年上半年提供。

至于在会谈中提到的其他个别种类货物的供应(如为第857号项目提供的测量装置、为第451号项目提供的金属实验仪器等)，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中方知道，苏联工业尚不具备此类设备的生产能力，随着苏联对此类设备生产技术的掌握，苏方才能够按照双方的事先约定如期向中方供应此类货物。

这里，我们还应当对(中方)声明中提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做出个别解释，即似乎是苏联"重工业出口"联合体终止了(中方)冶金项目的图纸设计工作。我们认为，这里所指的是关于(苏联相关部门为)位于包头的特殊五金厂、轮箍—轮轧厂和冶金联合体，鞍山冶金联合体，太原冶金联合体(冷轧钢板车间)和密封式钢缆厂等设计施工图的问题。还在1960年，我们便将完成上述项目(密封式钢缆厂和特殊五金厂除外)工作图纸的合同交给了中方订购者，而密封式钢缆厂和特殊五金厂——在1961年7月。

只是到了今年9月18日，中方才通知苏方表示同意签署这些合同，也就是说，只是在这

之后中方才正式向苏方表明了关于自己想把设备供应期推移至1963年以后。

合同签署时间的延迟和设备供应期的推移，自然就要求双方协商新的工作图设计期限。事实上，苏联“重工业出口”联合体并没有停止上述项目工作图的设计工作和拒绝完成这些工作，而其撤销合同也只是想重新签署新的合同文本。

苏联相关机构将依照中方的意愿，采取措施以便基本如期完成在双方1961年6月19日协议中所包括的多数上述项目的工程设计工作，只是其中一些项目，如特殊五金厂和密封式钢缆厂等施工图纸的设计工作的完成可能会推迟，因为这部分设计工作与所生产设备的实际技术规格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其设计期限与所需设备的供货期紧密相关。

苏联和中国相关机构可以就上述冶金工程项目的设计工作进行进一步的协商，以寻求双方都能够满意的解决办法。

李强同志在声明中还要求，苏方向中方提供尚处于半成品状态的设备清单，以便中方根据需要决定这些设备的利用方式，但现在看来这一做法实际上已没有实际意义。这里我们需要作如下强调：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苏方根据周恩来同志于今年9月18日和23日所表达的意愿，已向中方转交了尚处于半成品状态的所有设备清单。虽然中方表示将很快向苏方通报关于自己如何利用这些半成品设备(其中可能包括中方所谓的急需关键设备)的意见，可关于该问题苏方至今也没有从中方得到任何信息，因而苏方也无从了解中方将以何种方式来利用这些半成品设备。

在最后结束时，我衷心希望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双方能够以友好和互谅的精神讨论与成功解决与今后如何落实1961年6月19日协议相关的所有问题。

附件二：

第9号记录第22项的附录

苏联部长会议指令：关于同中国就经济关系问题举行谈判

草　案

绝　密

1. 就今后如何落实1961年6月19日苏中协议问题征得中国政府同意，在中方感觉合适的时间在北京举行谈判。

2. 批准与中方在北京举行谈判的苏联代表团成员名单：

C. A. 斯卡奇科夫同志——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代表团团长)

Я. B. 尤申同志——苏联国家计委委员

M. M. 古谢夫同志——苏联国家经济委员会司长

П. И. 雷索夫同志——苏联驻中国使馆经济参赞

Д. И. 巴格洛夫同志——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高级专家

В. Ф. 捷普利亚科夫同志——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合同法司司长

责成斯卡奇科夫同志确定随代表团前往中国的专家名单。

3. 苏联代表团在谈判期间：

可以同意中方依照1961年6月19日协议把为相关企业供应的设备和其他技术援助的期限推移至稍后时期；

鉴于中国的经济困难，可以同意中国政府提出的关于在1962—1963年间停止从苏联向中国供应成套设备的建议，同时明确在1964年根据上述协议双方应履行义务的新期限；

讨论苏方理应在1961—1963年间向中方供应的设备半成品和成品的使用问题，这里应指出，所有苏方为中国订购的、苏联国内又无法使用的设备，中方理应承担苏方可能出现的损失；

应提请中方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近年来中方经常出人意料地提出关于重新审议早先已协商好的成套设备的供应数量和期限以及已经苏中协议确定的其他义务的履行，从而导致苏方很难有计划地履行既定协议内容。

4. 在中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与中方共同签署双方所达成的相关协议或议项，委托代表团团长斯卡奇科夫С. А. 同志代表苏联政府在上述文件上签字。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Н. 赫鲁晓夫

РГАНИ，ф. 3，оп. 18，д. 14，л. 1－2、48－53、54－55

№2190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起草苏共、中共和阿劳动党之间关系的文件

（1961年12月2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12月28日会议第9号记录

第38项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准备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关系文件的起草工作”。

（Н. С. 赫鲁晓夫、А. И. 米高扬、Ф. Р. 科兹洛夫、М. А. 苏斯洛夫、А. А. 葛罗米柯、А. Н.

柯西金)

1961年12月28日

绝　密

责成苏共中央国际部(波诺马廖夫同志),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宣传部(伊利切夫同志)和苏共中央联络部(安德罗波夫同志)在中央主席团会议所提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给那些设有中国代表机构的国家的苏联使节的指令草案,并准备如下文件草案: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苏共中央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的信(艾地同志收)和苏共中央给苏共党组织的信。

РГАНИ, ф. 3, оп. 18, д. 14, л. 17

№1383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准备给中共和印尼共的文件

(1961年12月2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12月28日会议第9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Г. И. 沃罗诺夫、Ф. Р. 科兹洛夫、А. Н. 柯西金、О. В. 库西宁、А. И. 米高扬、Д. С. 波利扬斯基、М. А. 苏斯洛夫、Н. М. 什维尔尼克、В. В. 格里申、Л. Ф. 伊利切夫、Б. Н. 波诺马廖夫、А. Н. 谢列平;会议由Н. С. 赫鲁晓夫主持。

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会议。①

在总结中没有指明,在会议上没有公布波诺马廖夫同志的报告。

第28项　关于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的关系准备文件的问题。

(赫鲁晓夫、米高扬、科兹洛夫、波诺马廖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柯西金)

1. 第2192号文件过于简单,给艾地的答复也很简单。我们在什么问题上存在着分歧?重复我们的立场,揭发性的方式。应该论证:为什么召回大使。

① 话题可能指的是华沙条约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1961年8月3—5日举行的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关于缔结对德和约,苏联共产党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关系等问题。——原注

2．表现出积极的立场。是不是值得由于与阿尔巴尼亚人形成的关系而准备给中共中央的文件。“公布文件并声明说，这是为了团结统一。为什么我们要用分歧来让敌人高兴呢？难道不能找到力量来战胜这些小问题和遵循共同的利益？我们准备会晤。中国人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你们的支持只会使他们情绪加剧。”

包含有分歧内容的公开信(对内的)，也要阐述一下。3个部：国际部、宣传部和联络部——准备文件。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947，л. 3

1962 年

№10285

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印共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

（1962 年 1 月 17 日）

摘自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1962 年 1 月 17 日

今天我接到了古普塔的请求。古普塔转告我说，印度共产党书记处全体会议将于 1 月 16 日至 17 日在德里举行。会议将讨论高士去世后，印度共产党将来的工作。古普塔说，他希望苏印两党的关系不会因为高士的去世而受丝毫影响，同时要求苏联给予援助。古普塔强调，苏共中央提供的任何形式的援助和同志式的忠告，对印度共产党都是巨大的帮助。古普塔接着说，任何一个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都不可能取代苏共在印度共产党心目中的地位。

古普塔汇报说，在高士去世后，他担心苏共给予印共的资金援助会中断，而目前印共正在准备参加竞选，现在竞选资金非常缺乏。古普塔强调，这些问题以前都是由高士亲自处理，高士从没有与他商量过，甚至也很少与南布迪里巴德和奈尔两位助手商量，所有这类问题的处理都是由高士自己秘密进行的。印度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都不知道有关这些问题的具体情况，任何报刊也都没有刊载过与这方面有关的内容。古普塔说，他不能单独处理有关援助的问题，他必须和南布迪里巴德一起商量。南布迪里巴德本人诚实可靠，高士最信任他。古普塔非常肯定地说，高士对于接受援助的问题从来没有与阿赫米德和丹吉商量过，高士曾经说过，他只相信自己，所以所有的外援全部由他个人签收和处理。

古普塔明确否认了中国给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供过任何形式的经济援助。他说印度共产党中央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收到过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将来更不会接受这种援助。古普塔阐明，印度共产党也绝不会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这方面的任何要求。会谈中有人插话说：中国方面不太清楚苏联向印度共产党提供援助的事。古普塔接着说，有关苏联提供援助的事他知道得很清楚。有人接着插话说：来自其他国家的援助，只有旁遮普的党组织从居住在英国的锡克教徒那里得到过；至于通过贸易接受的援助，一般都是由丹吉负责的。

古普塔几次重复说到，印度共产党目前非常需要得到援助，因为竞选斗争将于 2 月份的第一周展开。竞选之后，印度共产党在培养和提高党的骨干分子的理论水平方面，也需要得到苏联的支持。古普塔坚信，印度共产党在竞选中不但能够保持在议会中的原有席位，而且

还会有所增加。

古普塔说，在竞选斗争中，国内反动势力的矛头将会直接指向苏联，特别是在有关果阿、克什米尔等问题上。印度共产党在选举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苏联是我们的真正朋友，苏联向印度提供援助完全是无私的。

АВПРФ, ф. 090, оп. 24, п. 80, д. 5, л. 14－19

№10286

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感谢苏共对印共的帮助

（1962 年 1 月 27 日）

摘自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1962 年 1 月 31 日

今年 1 月 27 日，我和朱可夫同志与印度共产党书记古普塔进行了会谈。

我代表苏共中央答复了古普塔上次与我谈话中提出的要求。古普塔表示衷心感谢苏共中央在印度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所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苏共提供的资金援助。他向苏共保证，会随时将党内的情况及变化向苏共中央汇报。

АВПРФ, ф. 090, оп. 24, п. 80, д. 5, л. 31－36

№20005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如何改善中苏两党关系

（1962 年 3 月 1 日）

摘自 С. В. 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2 年 3 月 28 日

第 250 号

绝　密

文本第 1 份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3 月 1 日

因受中央委托，就与毛泽东会晤一事，我们联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今年 2 月 28 日我们被告知，毛泽东现不在北京，因此无法接见苏联大使；如果苏联大使根据委托需要将苏共中央的文件亲自转交毛泽东，那么，他可以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来办理；如果（苏联）大使不反对，根据毛泽东的委托，邓小平可以接见他。于是，根据约定，3 月 1 日苏联大使与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见了面。

会谈开始时，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杨尚昆在态度上表现出谨慎和不安的神情，可明显看出，他们原以为，要接收的是属于另一性质的文件。

在大致了解了苏共中央来信的内容之后，邓小平说，他们会立刻将此信转交给中共中央其他同志。他继续道："我们中央无疑会非常认真地讨论信中所提到的问题。当然，只凭如此粗略地读了该信内容，我现在很难完整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苏共中央提出这一问题是出于良好的愿望的。我们两党和两国的团结当然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知道，很多兄弟党都关心我们之间的团结，这种关心是一种正常感情的流露。就我们党而言，对这一问题的关心并不比其他兄弟党少。可是，应当承认，近年来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的确很不正常。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你们的来信中也反映出你们也是承认这一事实的。一旦我们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应当倾注全部力量，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来解决我们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那么，是否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呢？我认为是有的。"

这里，从这封信所表达的内容中，我注意到，苏共中央对此也是充满信心的。

顺着这一思路，邓小平继续说："在解决这些困难方面我们有着很好的基础，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诸原则、1957 年的《莫斯科宣言》和 1960 年的《莫斯科声明》。如果（我们双方）能够真正地以这些原则为指导，遵守上述宣言和声明，那么，兄弟党之间就不可能有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在通过莫斯科声明以前，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便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分歧。在莫斯科会议上便已存在很大的争论，进行了激烈的争执。不过，最后毕竟还是制定了一个一般性的文件——莫斯科声明。声明中的绝大多数条款都得到了双方的同意。其中也有一些双方未完全取得共识的问题，但我们作了让步。莫斯科会议之后的半年间（即 1961 年）我们之间的关系还不错。您，大使同志，可能知道，我们未发表一篇涉及双方有争议问题的文章。然而，在莫斯科声明过去半年之后，这些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当然，我这里并不想谈关于这些问题重新被提起的原因。因为，不论是我们，还是你们，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整个事件发展的经过，就会了解其中原由。"

邓小平说："在这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阿尔巴尼亚问题。①对此，苏共中央的信中也提到了。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按照莫斯科声明中所制定的规定和原则来处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那么，阿尔巴尼亚问题也就不会弄得如此不可开交。在你们的来信中说，苏共中央在处理阿尔巴尼亚问题上遵守了莫斯科声明诸原则。我们对此有异议。当然，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以后可以再详细探讨。我们注意到，你们来信中提到关于有必要改善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在类似这样的问题上，最终大党总是应当采取主动。因为对一个大党和大国而言，并不存在所谓威望的问题。我们也曾与其他政党有过分歧，我们在解决此类问题方面已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对此，我们已向赫鲁晓夫同志谈过。正像以前给您所说过的一样，我们在处理与朝鲜的关系方面便有一些好的经验。而苏共在处理与波兰关系方面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因此，只要存在改善相互之间关系的愿望，就一定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邓小平接着指出："你们在信中谈到南斯拉夫。不过，关于南斯拉夫问题，莫斯科声明已作了明确的定性。当然，就这一问题仍可以继续讨论。"

邓小平说："总之一句话，坚决遵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中的相关规定，其中包括：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关于如何处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分析和结论，就有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已对此次苏共来信中所涉及的问题作了明确的解释。当然，也仍有一些问题尚未充分协商和找到折衷的解决办法，但这样的问题并不太多。我们完全可以暂且先将其搁置到一边。这一思想在你们的来信中也有所体现。这也是我们一个不变的立场。在多数问题上取得共识的基础上我们便能够增强双方之间的团结。在莫斯科会议上，我们之所以会对多数问题举手表示同意，就是出于上述原因。因此，我认为，遵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之规定，是解决当前(我们之间)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会认真讨论你方的来信，并将自己的意见通报给你们。"

我代表苏联方面表示相信，尽管苏中两党间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无论这些问题多么难以克服，都将无法妨碍苏共和中共的团结；只要双方都表现出紧密团结的意愿，我们的关系终将回到两国人民始终期待的那样一种状态——发自内心的信任和友好。

随后，邓小平询问，我是否要回去参加苏共中央全会。我答复道：可能我将不参加此次全会，因为病愈后身体上一直感觉不太好。我告诉邓小平，为何苏共中央目前对苏联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问题特别关注，并强调，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全苏范围内都召开了地区会议，几乎所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都参加了此类会议。我继续说，我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机构正在寻找补救措施来加强农业的物质与技术基础。苏共和全体苏联人民正在全力实现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任务——在各重要农产品生产指标上超过美国。不过，我们仍需要把自己所拥有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在这方面主观因素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邓小平关注地倾听着我的话，并说，他认为，苏共确定的赶超美国的目标是可行的。

---

① 在1960年底举行的莫斯科共产党代表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所有观点均遭到大会代表的批判，只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赞成中方的立场。在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苏共中央公开批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周恩来代表中共站出来反对，并呼吁与会者支持中共的观点。会后，中共再次对苏共领导人进行指责。——原注

针对我提出的关于中国何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他回答道，会议开幕日期不会早于3月15日。他解释说，因为包括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很多代表都到中国各地“调研”去了。邓认为，“调研”是一项有益的活动。藉此，代表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各地区的情况。据邓小平说，即将举行的人代会并打算预先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按邓的话说，只有对一些国内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之后，才能通过此类计划。在答复我的提问的过程中，邓小平还说，毛泽东目前正在南方，去南方旅行——是毛泽东很早就养成的一个习惯。邓称，毛泽东可能会回北京，并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答复关于中国国民经济远景规划问题时，邓小平说，关于这一问题——究竟是编制五年计划，还是十年计划——他们内部仍存在不同观点。与此相关，我向邓小平简要介绍了苏共二十二大所制定的关于最近10年和20年内苏联国民经济计划的重点和任务。我同时指出，我们依然非常重视七年计划，因为它是整个远景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接下来，邓小平说，中国的很多经济发展问题目前仍处于研究阶段。您知道，我们国家内部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形势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仔细研究。在国家计划方面，我们提出了3种方案，但所有方案都存在未解决的问题。另外，这3种方案相互之间在时间、范围和相关指标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邓小平说，我们非常清楚，中国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农业。(他指出，你们的农业问题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过去的这些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增长太快。而农业，根据目前的发展水平，根本无法满足和确保增长如此巨大的城市人口的物质供应需求。仅仅在1961年一年内，中国城市人口便缩减了1 300万人。这些人都返回了农村，基本上都是返回了他们以前的居住地。因为发展国营农场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因此城市返乡人口中多数均被发往各地的人民公社。今年预计从城市迁往农村的人口还有1 000万。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缓解了城市的物质供应矛盾。过去的这些年里，中国工业发展速度很快。但也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即几乎每个企业的工人数量都存在超员现象。我们必须想办法，以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一些企业的工人数量过多，以至于需要10年之后才可能充分利用这些劳动力。因此一些地方上出现了对劳动力利用不合理的不良情况。邓小平举例说，就拿鞍山联合企业来说，在充分利用现有人力的情况下，须裁减职工5万人。这种状况还表明，我们必须为新企业培养更多的骨干力量。

在谈话的最后，我向邓小平提出请求，即他本人或他所委托的某个人能否在适当的时间向我介绍一下中国目前的国内情况。我强调道，这样的会谈将有助于我们(苏联方面)更完整、更清晰地了解目前中国内部的发展状况。对于我的这一请求，邓小平并未给予肯定的答复，虽然他允诺，会考虑我所提出的问题。

虽历经了各种波折，此次会面最终在平和、安静的气氛中共持续了近1个半小时。当中国同志了解苏共中央来信的内容之后，其举止不再拘束，且显得随意而友好。在道别之时，邓小平说:“你们在信中呼吁团结，这很好。”

会谈进行期间，在座的除上述人员，还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和赵仲元，我方

参加人员有使馆公使衔参赞 Н. Н. 梅夏采夫和使馆一等秘书 Г. А. 甘申。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 契尔沃年科

АПРФ，ф. 3，оп. 65，д. 620，л. 1－7

№2079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关系的报告

（1962 年 3 月 5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2 年 3 月 5 日会议第 22 号记录
第 22 号记录第 43 项　关于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关系的情况报告
1962 年 3 月 5 日

绝　密

1. 批准《关于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关系》情况报告的文本(附件)。①

2. 使苏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了解《关于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关系》情况报告的文本，了解 1962 年 2 月 22 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件。

РГАНИ，ф. 3，оп. 18，д. 39，л. 46

№09984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关于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问题

（1962 年 4 月 9 日）

摘自 С. В. 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2 年 5 月 8 日

① 在俄国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绝　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会谈记录

1962年4月9日

4月5日，按照中央的要求，我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会见毛泽东，或者他指定的中国同志，向中国方面通告外交部长 A. A. 葛罗米柯与 Д. 腊斯克[①]关于德国问题的谈判情况。

等了4天之后，回答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定邓小平会见大使，与此同时，大使同他的会谈能够满足苏共中央的委托(如果我们没有异议的话)。

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驻地拜访了邓小平。

邓小平问到我的莫斯科之行，我详细告诉了他苏共中央3月中央全会的工作，关于我们党和政府在农业领域的措施。

邓小平感谢我带来的这些消息。“我们衷心祝愿你们尽快地解决有关农业方面的问题。”然后邓小平提到他的任务，他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2年4月7日答复苏共中央1962年2月22日来信的信件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2年4月5日致越南劳动党的信的复印件交给了我。(这里所说的文件已经分别寄给中央了。)

谈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这些信件很长，邓小平说，他不会去读他们。他就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的基本内容继续说，就事实而言，不论怎样，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必须互相平等对待，在解决这些即将出现的问题上统一思想。为了这些目标，他说，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建议召开新的全体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从一系列兄弟党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已经表达了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的愿望。邓小平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越南劳动党、英国共产党、瑞典和新西兰共产党(按收到的顺序排列)发出了这样的信件。邓小平进一步说，以往积累的经验表明，首先应该召开各兄弟党之间的预备会议。展开这一想法，他强调“在当前条件下仓促召开会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并且由于这一理由，必须实施大量的准备的工作并克服一系列的困难，这些工作必须具体化。邓小平说，如果这样的会议不能产生积极的结果，那就不如不开。他进而谈到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兄弟党指定苏共中央召集会议。

由于不熟知信件内容，我没有对此作任何评论。我仅强调在苏共中央2月22日的信中表达了为统一和团结所进行的真诚努力。

邓小平说，这一会议意味着保证兄弟党的统一和团结。他说：“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各兄弟党的代表们必须开会并达成共同的结论，在这一基础上实现统一和团结。一句话，会议

---

① D.腊斯克，时任美国国务卿。——编注

必须保证成功，为此，大量筹备工作是必须的。”

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前，邓小平继续说，准备工作做得好。因此，会议的结果是好的，会上没有发生大的问题。类似的准备工作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前做得是不充分的。这一准备大约要4或5个月，包括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代表的双边会谈，文件的撰写工作等。其他工作，他说，筹备工作要考虑确定会议召开的时间。在这里，他有意避开明确说明中共领导人和苏共领导人是否举行双边会谈。

邓小平说，会议的召开影响到所有的党，因此应当同所有的党进行协商。他强调，上面所说的这些都必须同苏共中央讨论，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作为会议召集人，苏共中央承担着相当沉重的义务，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必须与其他兄弟党协商。他说，在必要的情况下，与个别的兄弟党进行双边和多边会谈将有助于保证会议成功。

就我所知的中方信件的内容，我请邓小平解答一些问题。

我问他，中国同志是否考虑过近期或者在不远的将来召开一个大会。邓小平回答，在信中没有谈到召开大会的具体期限。为了开会，要确保有详细的准备，他说，我们准备在任何时间开这样一个大会。然而，他坚持重复说，最重要的是会议前的准备工作。我们假定召开了这样的大会，要保证它的成功，也就是说，会议要取得团结一致的成果。

另外，我问邓小平，中国同志是否将就会议主题预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初步协商，或者中共中央是否现在将这一计划通知所有的党。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只是含糊地回答说，关于召集到一起开会的计划已经在中共中央致越南劳动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信中作了回答。他说：“你大概知道，一些兄弟党写信给中共中央，他们责备我们与在斯德哥尔摩的世界和平大会期间的事件有关联。英国和瑞典共产党提议兄弟党开会讨论这一问题。另外一些国家，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以及法国、西德、芬兰等国的兄弟党也给中共中央写了信。我们给他们写了回信，信中我们向他们通告了向苏共中央写信提议召开会议的打算。”他说，我们还想向其他的“可以被通报的”党通报这个建议。

他说，中共中央给兄弟党回信的内容，与4月5日中共中央给越南劳动党信件的内容大致相近。

我说，一旦收到上述文件，我将毫不耽搁地把它转送给苏共中央。

按苏共中央的指示，我向邓小平通报了葛罗米柯与腊斯克的会谈情况。他感谢我带来的消息并说将尽快转达给毛泽东和其他同志们。

会谈期间，我告诉邓小平，一个以帕托利切夫[①]为首的苏联贸易代表团将在4月13日到达北京。邓小平表示中国方面欢迎代表团的到来。

他说，全国人大正在继续开会，显然在几天内它将结束。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阎明复、赵仲元以及大使馆赞

---

① H.C.帕托利切夫，时任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编注

О. Б. 罗满宁和二等秘书 А. А. 勃列日涅夫参加了会谈,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苏联驻中国大使

契尔沃年科(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17页

№20793

波诺马廖夫的报告:各国共产党对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的反应

(1962年4月9日)

1962年4月9日

根据苏共中央1962年3月1日的决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以及法国、意大利、古巴、芬兰、印度、英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新西兰、瑞典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都了解了苏共中央1962年2月22日给中共中央的信的内容。

此外西班牙共产党主席伊巴露丽和葡萄牙共产党总书记古尼亚尔以及丹麦共产党主席艾斯比尔森也在莫斯科了解到了上述信件的内容。

兄弟党领导人对这封信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这封信是及时的,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他们也说,了解这封信的内容对他们今后的实践工作将是很有益的。其中一些同志指出,如果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这封信能够被其他兄弟党领导人所了解,将会为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为世界工人运动的统一带来很大的利益。

我建议,另外要通过苏联大使使奥地利、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比利时、巴西、委内瑞拉、荷兰、希腊、丹麦、西班牙、伊拉克、加拿大、塞浦路斯、老挝、黎巴嫩、摩洛哥、墨西哥、新西兰、挪威、叙利亚、苏丹、美国、土耳其、突尼斯、乌拉圭、瑞士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了解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的内容。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附后。①

波诺马廖夫

РГАНИ, ф. 3, оп. 18, д. 80, л. 45

---

① 参见以下文件№20792。——编注

№2079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口头传达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

（1962 年 4 月 14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2 年 4 月 14 日会议
第 26/12 号记录
1962 年 4 月 14 日

绝　密

认为另外还需要通过苏联大使进行口头传达，使奥地利、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比利时、巴西、委内瑞拉、荷兰、希腊、丹麦、西班牙、伊拉克、加拿大、塞浦路斯、老挝、黎巴嫩、摩洛哥、墨西哥、新西兰、挪威、叙利亚、苏丹、美国、土耳其、突尼斯、乌拉圭、瑞士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了解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的内容。

批准给苏联大使的指示文本(附件)。①

РГАНИ，ф. 3，оп. 18，д. 51，л. 6

№1383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对中共中央来信的答复

（1962 年 4 月 17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2 年 4 月 17 日会议第 26 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科兹洛夫、柯西金、库西宁、米高扬、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什维尔尼克、格里申、杰米切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②

---

① 卷宗中没有这份材料。——原注
② 在会议记录的草稿中，在出席人员名单中，漏掉了 Н. С. 赫鲁晓夫的名字。——原注

……①

关于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信函的答复。②

赫鲁晓夫。

准备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信函的答复。

不要拖延。

我们应该表现出主动。

我们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情况。

分歧已经被宣扬出去。

关于协商问题,如果能够带来好的结果的话,原则上是不反对的。③

РГАНИ, ф. 3, оп. 16, д. 947, л. 9-10

№13737

贝内迪克托夫与梅农会谈纪要:苏联援建印度航空工厂等问题

(1962年4月17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4月18日

第253号

摘自И.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绝　密

文本第1份

---

① 会议此节讨论的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62年2月22日向苏共中央发出了信函。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3月1日的决议,准备了给中共中央的答复函,其内容已经通报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以及法国、意大利、古巴、芬兰、印度、英国、日本、印度尼西亚、西德、瑞士和锡兰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除此之外,莫斯科还向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介绍了信的内容。4月7日,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再一次来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信中补充说明了,认为必须执行共同的方针,坚持自己对引起分歧的问题的说法。鉴于他们的关于向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介绍苏共中央答复函内容的建议,于4月14日做出了关于"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介绍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函"的第26/12号决议(РГАНИ, ф. 3, оп. 18, д. 51, л. 6)。关于与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在此前,苏共中央主席团在1961年12月28日的会议上就进行了讨论,并做出了有关决议。——原注

③ 指的是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的协商会议。——原注

与印度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的会谈记录

1962年4月17日

今年4月17日，我应邀在使馆接见了K.梅农。

梅农心绪很是糟糕，因此与其一起来使馆的只有他最信任的前助手П.班达利。

梅农说，印方曾与苏方商定，印方可以向苏联购买6台用于本国歼击机的发动机并获得该类型发动机的许可证。“可是，你们这种类型的发动机根本不能与印度ХФ-24型飞机的机身相匹配，因而需要重新制作，即对发动机作一些改变。”据梅农说，目前在班加罗尔的印度和苏联专家都认为对苏联发动机的结构作一些改变，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可能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对此印度方面也是可以接受的。

梅农继续说，印方希望从苏方得到对发动机进行改造的权利并向印度援助2—3个苏联专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和进行相关谈判，印度政府向莫斯科派遣了一个由达特将军率领的代表团。可是，据梅农从达特将军发来的电报中获悉，后者提出的改造发动机的请求遭到了苏方的拒绝。如今，印方面临的问题是以何种方式才能摆脱这一困境：或者将该发动机送到法国，或者其他国家。

梅农说，“苏方做出拒绝的决定，将把印度人推向美国人、英国人或法国人的怀抱”。

梅农强调，这不仅仅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并将使我名誉扫地。须知，我们为了这种发动机已准备好了工厂和相应的机构。如果这一问题的解决没有一个好的结果，这个问题必然要拿到国会中讨论。我的名誉将严重受损，国内反动派会利用这一机会攻击政府。国内新闻媒介也会借此大做文章”。

我对梅农说，据我所知，我们的专家认为，印方的所谓改造发动机实际上就是生产一种新型的发动机。我警告他道，要是在3年以前这样做是可能的，而现在，这种类型的苏联发动机的生产技术已经相当完善了。印度的歼击机目前仍处于试制阶段，因此如果能够对印度歼击机的结构作一些调整和改进，可能更合理，所花费的时间也可能更少些。

对于我的这一结论，梅农说，他们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要是对现有印度歼击机的机身加以改变，实际上就等于要重新造一架飞机，所花费的时间至少需要3—4年”。

梅农指出，当达特与米高扬和西多罗维奇等同志会谈之后，他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他们似乎都认为对苏联发动机进行改造是可行的。

梅农强调，至于改造发动机的期限印方并不强求，“印方愿意为苏联发动机结构上的改造承担一切责任，只是该发动机在安装到印度歼击机上之前必须进行所有必要的检测和实验”。

梅农继续道，自己对杰缅季耶夫①同志的拒绝感到很不理解。他之所以拒绝印方的要求，只能解释为他对此事所包含的政治意义还不太了解。苏联对印度的帮助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关键是你们还要对此事的深远意义有更透彻的把握。

① 杰缅季耶夫，时任苏联国家航天技术委员会主席。——编注

梅农请求将他的改造苏联发动机的要求转达给赫鲁晓夫同志,请后者批准并最终向他本人通报苏方的结论。

我答应会把这一情况向赫鲁晓夫同志报告。在会谈结束时我问,尼赫鲁总理身体如何。梅农答,“虽然尼赫鲁仍在坚持工作,但他的身体状况并不乐观”。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随员 B. A. 济明。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 3 份,送: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B. A. 济明

发送:阿尼西莫夫

1962 年 4 月 23 日

АВПРФ, ф. 090, оп. 24, п. 80, пор. 5, л. 207 - 209

№25954

奇韦尔特科致乌苏巴里耶夫报告:安置越界到吉尔吉斯的中国公民

(1962 年 4 月 26 日)

机 密

文本第____份

致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书记

T. У. 乌苏巴里耶夫同志:

报 告 书

关于采取措施安置越界到吉尔吉斯的中国公民

兹通报如下:根据我们最新掌握的情报,预计将有大量中国公民穿越国境进入吉尔吉斯境内。

鉴于上级做出决议在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安置这些移民,为了更有组织的完成这个决议,请求您对下列问题进行审议并做出决定:

1. 委托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职业技术教育管理总局劳务和移民局与各区执行委员会对中国公民就地安置。

2. 考虑到绝大部分越境的中国公民一般都没有带必需的生活资料,我认为,1960 年 12

月2日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第605/38C号《关于从新疆回国的苏联公民及其家属的安置问题》决议可以适用于他们。

3．为了限制敌对的破坏分子渗透到部署有特别重要的设施的地区，为了不使他们在距离国境线较近的地方居住下来，应当使他们迁移到加盟共和国的腹地。

有鉴于此，不应把越过国境的人安置到加盟共和国的如下一些城市和地区：加里宁斯克、朱马加尔斯克、苏维埃茨克、阿特巴申斯克、阿赖斯克、杰特-奥古兹斯克、普热瓦利斯克。

由于越境的破坏者中可能有维吾尔人、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这些人在我们的加盟共和国有亲戚，应把这些人安置在距其亲属较近的地方，或者在经他们的亲属同意后，把其转交给其亲属照管，但上述区域除外。

可以把中国公民安置到那些比较需要劳动力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工作。

4．考虑到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边境地区的地理条件，警备司令部和哨所所处地区偏远，要保证他们能对越境者进行拘役和押送，保证他们用必需的交通工具押送这些人，并在如下接受地点对他们进行安置：阿特巴什村、天山州、奥什州阿赖斯克区的萨雷塔什村、普热瓦利斯克和奥什市。

鉴于不可能得到其他的交通工具，责成劳务和移民局负责把中国公民从苏联边界地区用飞机运送到奥什市，可以预料，近期在苏联的这些边界地区将会有越境者。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部主席
П. 奇伟尔特科(签名)
1962年4月26日
第6885号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12—1014页

№25958

吉尔吉斯党和政府决议：安置越境到苏联的中国公民

(1962年5月4日)

绝　密
(特别卷宗)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和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会议决议

1962年5月4日第25号

关于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克格勃的报告(П. В. 奇韦尔特科同志)

鉴于大量中国公民可能通过苏联国界进入吉尔吉斯,为了有组织地安置他们(定居和安排工作),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和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1. 为穿越苏联国界的(中国)公民专门设立安置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主席 В. Ф. 斯捷平;委员会委员 П. М. 霍多斯、О. 图拉利耶夫、Дж. 托伊贡巴耶夫、А. А. 库特马纳利耶夫……①

2. 责成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和天山诸州党委和州执委,建立委员会,负责上述(中国)公民的接待、迁移和劳动安置等事宜。

越境(中国)公民的迁移应在共和国后方地区进行,可在除共和国城市之外的、需要劳动力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为其安排工作,具体涉及如下地区:加里宁斯克、朱马加尔斯克、苏维埃斯克、阿特巴申斯克、阿赖斯克、杰特-奥古兹斯克、普热瓦利斯克、列宁斯克和丘普斯克。

3.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1950年12月2日通过的"关于从新疆遣返苏联公民及其家属"决议(相关规定),适用于这些来自中国的公民,一次性发放过补助金的除外。

4. 责成公路交通部(К. К. 科尔巴耶夫同志)为从努拉-阿赖、卡拉塔什-苏维埃茨克、图鲁加特-阿特巴申斯克和卡拉-萨伊、杰特-奥古兹斯克等地区诸居民点撤出的公民提供交通工具。从克孜勒-扎尔居民点至卡拉塔什居民点人员采用牲畜驮运方式撤离。

5. 责成卫生部(А. 艾达拉利耶夫同志)组织好医疗服务,给予来自中国公民必要的医疗救助。

6. 责成教育部(Т. 图尔古诺夫同志)统计这些来自中国公民的学龄儿童数量,以便其能够全部上学;孤儿和多子女家庭应指定保育院和寄宿学校负责接收。

7. 责成生产采购部(П. Г. 亚基姆科同志)组建牲畜—植物卫生监督机构。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书记
Т. 乌苏巴利耶夫(签名)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Б. 曼别托夫(签名)
1962年5月4日

印发12份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15—1016页

---

① 此处还有4个手写加入的人名,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编注

№13745

贝内迪克托夫与陈皓会谈纪要：改善印中关系等问题

(1962年5月19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5月31日
第497号
摘自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文本第1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武官陈皓的会谈记录

1962年5月19日

在民主德国贸易代办处举行的招待会上，我与中国使馆武官陈皓进行了交谈。

陈皓说，印度政府看来不愿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和和平解决两国间的边界争端，因为该政府更喜欢派军队进入中国领土而不是使节。陈皓这里指的是，印度驻中国大使已经有10个月没有在北京露面了。陈皓强调，印度政府坚持要派军队进入两国有争议地区，并在那里加修防御工事、更换军队和运送武器弹药。中国武官还对印度国防部长上星期的克什米尔之行感到不安。不过，陈皓也承认，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在两国存在争议地区所部署的军队并不太多。这一方面说明，那里属于高山荒原地区，气候条件恶劣、粮食供应不足，难以驻防大部队。另外，关于印度在那里派驻军队陈皓还倾向于另一种解释，即这是印度军方所运用的整体战术的有机组成部分。陈皓认为，印度人这一战术的目的就是想使印中边境地区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在不动用大规模部队和进攻的情况下不断使用小股部队一块一块地蚕食中国领土。而且，在印度军队每次得手之后，印度报刊都要大肆鼓噪一番。印度人的进攻就是按照这样的程序一次接着一次。但是，陈皓指出，印度人的这一政策最终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使自己失去一切支持，到那时候，印度与中国的大规模冲突必然无法避免。

陈皓说，中国当然希望与印度和解。但印度军队无休止地侵犯中国边境，不断地蚕食中国领土，印度政府和报刊对这些小规模冲突的大肆吹嘘均无助于两国间问题的和平解决。陈皓再次强调道，我们希望和平解决两国争端，但要达到这一点很难。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顾问-翻译 А. Л. 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5月30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53—3654页

№2079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批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

(1962年5月3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2年5月31日会议

第33/1号记录

1962年5月31日

绝　密

1. 批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件文本(附后)。批准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报文本(附后)。

2.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发出之后,把这封信转交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朝鲜劳动党中央、越南劳动党中央。今年6月召开经互会会员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会议时把这封信转交给他们。

3. 委托苏共中央国际部提出建议,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领导人能够了解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的内容。

РГАНИ, ф. 3, оп. 18, д. 60, л. 1-2

№13746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纪要：克什米尔决议案等问题

（1962 年 6 月 6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 年 6 月____日
第 387 号
摘自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与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会谈记录

6 月 6 日，应我的邀请，贾·尼赫鲁接见了我。

我告诉了贾·尼赫鲁，在美国对东南亚地区实施侵略政策的情况下苏联政府对该地区的危险局势的看法。贾·尼赫鲁仔细地听取了苏联政府的想法之后，说道：印度也对东南亚的形势感到忧虑。贾·尼赫鲁承认，南越的确存在着美国的武装干涉力量。贾·尼赫鲁认为，我们必须了解事情的真相，这与究竟那一方会对我们好无关。国际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就应当以事实为基础。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北越也与发生在越南国家南方的事件有关。贾·尼赫鲁请求我继续就这一问题与外交部民族合作国家事务司秘书古尼杰维亚进行交谈。说了此话后，他便立刻将后者叫了来。很明显，贾·尼赫鲁已就此次会谈向后者作了相应的指示。

我告诉贾·尼赫鲁，自己即将返回莫斯科休假。贾·尼赫鲁请我向苏联政府领导人，尤其是赫鲁晓夫转达自己最良好的祝愿和最崇高的敬意，感谢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关于克什米尔问题时对印度的支持。他说，现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形势相当复杂。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没有提出自己的议案，却让一个小国在安理会上提出了所谓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案。而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案由这些小国家来提出明显是有些欠妥的。

贾·尼赫鲁看起来神色疲惫，我感到，他的身体仍没有完全康复。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 3 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尼基福罗夫

发送：阿尼西莫夫
1962 年 6 月 7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4 卷，第 3661—3662 页

№13750

切尔卡索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中印关系等问题

(1962 年 7 月 7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 年 7 月 7 日
第 460 号
摘自 M. Φ. 切尔卡索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与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7 月 7 日

我应邀会见了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

中国大使说，他得到指令需要回北京一趟，因而前来告别。过一段时间以后，中国驻德里、孟买、加尔各答和卡里姆宾格的两名政治参赞和所有贸易委员会(该委员会目前已经关闭)的工作人员也要回国。照中国大使的话说，近期中国不会派新大使来印度。至于中印关系，潘自力说，当自己从北京返回印度之后(今年 6 月 26 日)便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委托在两天内两次拜访了印度外交部秘书长 P. K. 尼赫鲁，并声明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谈判方式来解决两国间的边境冲突问题，只是希望印方不要为谈判预设任何条件。中国大使在第三次造访中向印方再次重申了上两次所说过的话。潘自力继续道，作为答复，P. K. 尼赫鲁立即回应道，印度政府只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与中国进行谈判，即中国边防哨卡均撤离拉达克地区。在这个问题上，P. K. 尼赫鲁根本不提及在两国东部边境的一些地区印度边防哨卡已远远地深入到了中国境内。

总之，潘自力继续说道，从 P. K. 尼赫鲁的回应中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印度政府不

希望协调解决两国的边境冲突问题。中国大使认为，印中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仍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他继续待在德里已没有太大意义。

潘自力补充道，在中国外交部最近发出的一份照会中，中国已向印度政府发出了警告，即中国政府将会采取一切行动以防止边境上的武装冲突。但是，如果这种冲突依然存在，那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均应当由印度政府承担。中国大使指出，印度政府不愿意以谈判方式解决两国边境冲突的原因在于，印度政府希望维持中印两国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极力想向美国展示自己对中国和共产主义是毫不妥协的，以便藉此从美国那里获得印度所需要的经济和其他援助"。

中国大使又指出，自己的上述观点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认可。

关于台湾侵犯大陆的危险，潘自力说，当他离京来印时获悉，这种危险的确存在。因此中国在边境地区进行了广泛的(战备)动员，要求相关部队随时保持战备状态并采取其他一切措施，以便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并彻底地消除中国所受到的军事威胁。

潘自力指出，国民党认为，只要他们一反攻大陆，中国民众便会起来响应。潘自力继续道，"据我们估计，把国民党的反攻部队与美军加在一起也不过只有45万—50万人。中国领导人坚信，侵略者必将被粉碎，台湾终将回到祖国的怀抱"。

至此，会谈结束。

苏联驻印度临时代办

M. 切尔卡索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Г. М. 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7月8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66—3668页

№13751

切尔卡索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

(1962年7月14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7月17日

第 474 号

摘自 M. Φ. 切尔卡索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与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的谈话纪要

1962 年 7 月 14 日

今天,我设午宴为中国驻印度大使饯行。同时参加此次午宴的还有中国驻印度使馆所有参赞。在宴会期间我与中国大使作了如下交流:

关于中印边境事件,潘自力说,在中印边界的拉达克地区局势已紧张到了临界程度,双方随时都可能爆发武装冲突。

潘自力说,在拉达克的喀尔湾谷地印度士兵已深入到了中国边防哨的后方并在那里设立了自己的哨所。中国连队指挥官要求印方停止这一举动,但遭到了后者的拒绝。

潘自力还通报,印度军队指挥官迅速地在拉达克地区普遍构筑防御工事。中国大使断定,国民党和印度人在行动上已达成了一致,以便从不同方向对中国构成威胁。

潘自力说,7 月 13 日他参加了印度总理尼赫鲁举办的午宴。"午宴举办得相当正式。"按中国大使的话说,尼赫鲁的讲话内容非常全面,但对中印关系却只字未提。(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午宴期间尼赫鲁曾告诉中国大使,印度政府坚决抗议中国人占领印度领土并要求后者将所有中国军事哨所撤出拉达克地区。)

此次宴会的其他话题均只带有一般性质。

宴会组织得相当好,始终都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苏联驻印度临时代办

M. Φ. 切尔卡索夫(签名)

文件共 4 份,送:Г. М. 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第 626 号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4 卷,第 3669 页

№13752

切尔卡索夫与叶成章会谈纪要：中印关系紧张化等问题

（1962 年 7 月 26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 年 7 月 27 日
第 492 号
摘自 M. Φ. 切尔卡索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与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叶成章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7 月 26 日

今天，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叶成章来向我辞行。他说，自己已得到指示，很快将启程返回北京。因此来向我告个别，并对在印度整个逗留期间苏联使馆所给予他的各方面协助表示感谢。

叶成章指出，中国使馆和中国外交部原以为，中印之间的紧张关系会迅速平息的。

叶成章认为，中印两国间现有的这种紧张状态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原因在于：其一，印度政府希望以此来保证自己能够从西方国家得到所需要的援助；其二，印度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是：将中国边防巡逻兵从本属中国的领土上排挤出去。

叶成章通报，目前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实际上业已中断，因此中国驻印度使馆人员将压缩到最低编制。他还补充道，前不久全印和平大会主席松杰尔拉特曾得到了去中国的邀请，他本人也已同意前往。但印度外交部就是不让他去。

印度外交部在向印度公民发放边境签证之时均依照相关程序在上面做出说明，即严禁前往中国。

在稍作犹豫之后，叶成章询问道，报纸上说 A. И. 米高扬同志在德里会见了梅农，这一消息是否真实？

对这一传闻，我坚决予以否认，并指出米高扬同志在前往雅加达的途中的确曾在德里停留，但当时梅农已去了孟买。而当 A. И. 米高扬在德里停留和从雅加达返回莫斯科期间，梅农则已到了日内瓦。

叶成章对我的解释表示感谢。

会谈其他内容都不具有重要意义。

苏联驻印度临时代办

M. Ф. 切尔卡索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Г. М. 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第652号

1962年7月27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70—3671页

№20027

莫斯科夫斯基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欢迎新任苏联驻朝鲜大使①

(1962年8月14日)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大厦拜访了金日成同志。寒暄过后,我们进行了长达1小时15分的会谈,在场的还有朝鲜外务省外相朴成哲。

会谈过程中,金日成同志讲道:

我们高兴地欢迎新任苏联驻朝鲜特别和全权大使,并向您表达我们对继续加强和发展朝苏两国人民、两国政府、两党以及两国领导人之间兄弟般的友好与合作关系的信心。

金日成接着说道,这是值得期许的,因为我们的传统友好关系是历史形成的。苏联是我们的解放者和最好的朋友,给了我们援助和支持。苏联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先锋;是我们党的老大哥。苏联共产党一直给我们党以帮助,支持并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建议。我们将朝鲜人民党视为苏联共产党的小兄弟。因此,金日成同志强调,我们一贯全力地并将在一切问题上支持苏联党和政府。我们会继续教育朝鲜人民以国际主义精神发展同苏联人民之间有着深厚历史根基的兄弟情谊。这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的责任。

金日成同志继续说道,我们将会对您这位代表着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大使的工作给以全力支持,将我国发生的一切情况予以通报。作为真正的朋友,我们彼此间没有秘密……②

① 该档案译自以英文发表的摘录件。——编注

② 该档案译自英文,英文刊载时有此删节。下同。——编注

(我)向金日成同志一一表达了谢意，并向他转达了赫鲁晓夫同志对他的友好问候以及身体健康的祝愿，还就赴朝前与赫鲁晓夫会面情况向他作了通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我转告(您)，中央委员会和他本人认为两党关系发展良好，我们对此感到很满意。金日成同志回答说，他完全赞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这一看法，并相信我们之间没有模糊不清和疑难的问题。

当我向金日成同志转达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请他访问或前往苏联治病疗养的邀请时。他对此表达了诚挚谢意，并答应一旦身体需要做治疗，他定会应邀前往，他还强调除了苏联共产党，没有其他人能为他提供医疗方面的帮助。

金日成同志还表示，他计划在假期过后，注意军事方面的事务，熟悉国防情况。这时，他提起1961年夏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向朝鲜提供的重要军事援助一事，还讲到苏联同志当前在空防领域向朝提供的援助。他还说，在8月15日假期过后，他会与苏联大使会面，商讨军事方面的事务……

苏联驻朝鲜大使

莫斯科夫斯基

АВПРФ, ф. 0102, оп. 18, п. 93, д. 5, л. 3-9

№13754

贝内迪克托夫与梅农会谈记录：关于印中边界冲突等问题

(1962年8月26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8月……[1]日

第575号

摘自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1份

①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缺失。——编注

与印度国防部长梅农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8 月 26 日

我与梅农见了面并问道，报纸上公开的关于印度军队在拉达克中印边境地区向中国军队开枪之事是否属实。梅农坚决予以否认，并说道:“印度人没有开枪。我们已向本国军队发布了严格的指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开枪，特殊情况除外。”

梅农说，中国人将自己的哨所设置在印方的交通线上，导致印方无法向自己的前沿哨位运送装备和粮食。这些前沿哨卡与后方的联系被切断，印方不得不派遣小分队去营救。目前，两国的前沿部队均深入到了对方的后方，从而为冲突的随时爆发埋下了隐患。梅农说，类似的冲突无疑会恶化印中两国的关系，并导致印度国内掀起大规模的反华运动，这明显只会对反动势力有利。

梅农提起关于自己与周恩来的会谈情况。期间，梅农对周谈了自己的观点：印中关系的恶化对所有向往社会主义的进步国家都是一个打击。

与此同时，梅农又指出，外界所有关于贾·尼赫鲁的继任者究竟会是谁的传言都毫无任何意义。因为尼赫鲁目前的身体状况很好，他将会在今后 6—7 年间继续管理国家。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 3 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第 745 号

1962 年 8 月 28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4 卷，第 3672 页

№13756

贝内迪克托夫与拉达克里希南会谈记录：印度对领土争端的态度

（1962 年 9 月 4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 年 9 月……①日

第 600 号

---

①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缺失。——编注

摘自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1份

与印度总统萨·拉达克里希南的会谈记录

1962年9月4日

我拜访了萨·拉达克里希南总统，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名义诚挚祝贺总统生日，并祝愿他及其家属在崇高岗位的活动中取得成就以及身体健康长寿。他对祝贺表示热情的感谢。

与总统的会谈在非常热情、友好和信任的氛围中进行。拉达克里希南对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国内及国际舞台的活动给予极高评价，强调他在国际事务中、在执行英明的对外政策中、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所起的杰出作用。他说明了苏联的对外政策是"绝对正确和英明的"，并说，他多次向印度政府指明，苏联的对外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合乎情理的典范。总统特别强调苏联政府及赫鲁晓夫同志个人在签订采购米格-21飞机协议的谈判中显得非常英明、理解和极有分寸。他指出，苏联并不强加这份协议，而只迁就印方的愿望；对协议保持英明的平静和沉默，当大家冲动和叫喊时，美国人的举动"简直愚蠢"，经常提出这一个问题，并以此表示对自己不公平的利害关系。总统声明："我们深信，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苏联政府仍将平静、满怀信心、英明而不声张地执行自己智慧的对外政策，并将取得成就。"

因此，拉达克里希南声明，他在声明中，甚至在公开的言论中，他对比苏联同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提出这样的问题："谁以军事基地包围谁——是苏联包围美国还是美国包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仅这样的一个对比，足以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性质做出评价。他提起他在科伦坡的一次讲话，后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他指出，美国制造了原子弹，称此创举为恩赐，并在日本使用了，而苏联制造了原子弹后声称，这对人类是一个该死的东西。

总统表达了自己的信念，世界大战不会发生，但他不否定，由于偶然性、挑衅性或不幸的情况而有可能发生战争。他引证说，因苏伊士、老挝和柏林等问题引起国际形势紧张，最近双方都放弃了用战争途径进行威胁和解决冲突，并走上谈判和协商的道路。他指出，"苏联在军事上的强大力量是发动战争的制止因素，不让战争发生"。

总统声明，根据他的见解，印中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他遗憾地说："这样的小事引起如此的噪音。"他说，他明白中国对连接新疆和西藏的阿克赛钦道路的利益关切。总统声明，"根据他的意见，印度准备在一定的条件下，把这一地区交给中国使用，如果中国承认印度享有这一领土的主权"。总统声明，"印度是在法律的基础上认为这是自己的领土"，并举例说，1870年英国大地测量学家征得克什米尔大君的特许在这一地区进行勘测。

拉达克里希南继续说："当这争端得到调解，不仅中国和印度感到庆幸，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将庆幸，因为苏联更想与这两个大国是朋友，并走同一条道路。要知道列宁早就

希望加尔各答、北京和莫斯科走向同一目的。”

拉达克里希南在会谈中提到,总理的健康虽比春季时好得多,但还不是非常好。他说,尼赫鲁的工作非常多,又不保重自己。现在总统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加强了,他竭力帮助尼赫鲁,把他作为“国家第一号人物”。

总统关心地问及苏联近况。我向总统讲了关于我国取得的成就,关于工业、科学、农业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的情况。拉达克里希南认真地听完后说:“我感到你们的情况很好。甚至肯尼迪不得不承认,美国落后于你们,因为他对情况很了解。我常对我们的人民说,我们看苏联,要看它在20—40年内取得哪些成就,苏联人民如何从1917年破坏了的国家建成为世界上伟大的强国;他们如何不断加强自己国家的威力。与此同时,我们是如何争论多、讲得多,而做得少。为什么印度不能取得这些成就?!我们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我们需要纪律、人民的创造性热情以及为达到目的而集中力量。可是我们却时常夸夸其谈,把一切归咎于总理;反对党极其不妥、无礼、粗暴地对待尼赫鲁,攻击他,而不去做一点正面的事。他们最怕尼赫鲁的方针会把国家引导成为共产主义的国家,这把他们吓坏了。”

总统请我向赫鲁晓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以及苏联政府成员转达热情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最后,总统希望苏联大使近期不要离开印度(显然由于报刊发表了即将召回大使的消息)。拉达克里希南说,苏联大使应留下较长时间,以帮助将来发展印苏关系,尤其是提出解决印度一系列重要的经济问题的建议。他希望很快再详细地谈这些问题。当提到印度的农业问题,他不愉快地批评了印度农业部长帕蒂尔先生。

大使馆翻译专员А.Л.尼基福罗夫参加会谈。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73—3676页

№13760

贝内迪克托夫与叶成章会谈记录:中国对尼赫鲁声明的立场

(1962年10月1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0月10日

第885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叶成章的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1日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周年而在中国驻印度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我与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叶成章进行了交谈。

针对印度总理贾·尼赫鲁近期发表的关于印中关系的声明，我询问他的看法。

叶成章同志说，他从尼赫鲁的声明中感到，印度政府的立场并没有任何改变，本质上与印度军方和国内在野党所发布的声明没有任何区别。叶成章指出，我们不要指望在近期内中印边境问题的解决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印方根本就没有以和平手段解决这一问题的诚意。叶成章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印方的不断挑衅，两国之间的边境争议将会不断加剧。印度把很多军队运往东部边境并始终在那里驻有重兵。

叶成章通报道，在中国驻印度使馆今天举办招待会期间，印度人民同盟和人民社会党等印度在野党在中国使馆周围专门设置了警戒线，他们在通往中国使馆的所有街道上都部署了岗哨以拦截和驱逐所有前来参加中国招待会的印度公民。叶成章说，关于印度国内在野党的上述举动中国使馆已通知了印度外交部。

叶成章同志说，今年中国的经济状况好于去年，其中主要农业作物的收成都比较好。

我也向中国临时代办通报了如下情况：今天，Н.С.赫鲁晓夫和Л.И.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名义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发去了贺电。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顾问-翻译А.Л.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10月2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77—3678页

№13759

贝内迪克托夫与达特会谈记录：帮助印度建设米格飞机制造厂

(1962年10月2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0月3日
第656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绝　密
文本第1份

与印度国防部代表的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2日

我接见了以达特少将为首的由5人组成的印度国防部代表团。该代表团是根据印度国防部的委托来访的。

印度代表团提出了如下问题：要求苏联尽快向印度派遣专家，以便为印度设计能够生产米格飞机的制造厂。印度代表团强调，这些苏联专家必须具备以下能力：不仅能承担飞机制造厂的设计工作，而且能够组织飞机及其附属工厂的生产活动。印度国防部代表答应将向苏方提供相应的问题清单，第一批苏联专家应当对这些问题做出答复。只有在苏方作了相应的解释之后，印度代表团才会表示同意，让苏方的飞机设计小组先来，以便对印方感兴趣的问题做出相应的答复。但印度代表团仍坚持要求，这些苏联专家必须拥有广泛的专业并能够迅速地将其派往印度。

我指出，印方常常要求苏方迅速地对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做出答复，但当得到了莫斯科的答复之后，他们往往又不急于解决问题，在情况通报上和给苏联专家的签证办理方面无故拖延。印度代表承认我的意见很对，并承诺他们会竭力不使类似的拖延再度发生。

我建议他们迅速成立大型的设计机构以便完成相应的(飞机)设计工作。他们说，印度已组建了两个专家小组，正在对飞机厂的厂址、占地面积进行详细的论证和研究。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经济参赞Б.С.罗曼诺夫同志，苏联驻印度贸易代表Г.П.维里津和使馆顾问-翻译А.Л.尼基福罗夫同志。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Г. М. 普希金同志、С. А. 斯卡奇科夫同志、档案室
1962年……①

АВПРФ，ф. 090，оп. 24，п. 80，д. 6，л. 88－89

№24203

库兹涅佐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请求协助引渡叛逃分子

（1962年10月5日）

绝 密

今年10月3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向苏联外交部通报说，前新华社驻瑞士记者张扬(Чжан Ян)，他娶了一位外国记者新娘，背叛了祖国。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决定遣送他回来，并对他进行专门监视。大使馆请求苏联方面在张扬途经苏联企图逃跑的情况下对他进行跟踪。

但是，中国人在阐述了要求后不久，中国大使馆在致苏联外交部的电报中说，根据大使馆得到的情报，张扬10月3日不会前往莫斯科。

根据来自苏联驻布拉格大使的情报判断，张扬被扣押了，在布拉格要登机的时候，他受到中国大使馆8名工作人员的阻挡，并被带回大使馆大楼。

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

(1) 委托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张扬途经苏联时给予中国方面以必要的帮助；

(2) 通过苏联驻布拉格大使向捷克斯洛伐克朋友通告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关于张扬的要求，苏联方面打算满足该要求。

В. 库兹涅佐夫(签名)
1962年10月5日
第02980/ГС号

РГАНИ，ф. 5，оп. 30，д. 398，л. 107

---

①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缺失。——编注

№1039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时间

（1962 年 10 月 9 日）

采纳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委员会的建议，自 1962 年 10 月 15 日起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的时间：每昼夜 4 小时 30 分钟。

送安德罗波夫同志、斯纳斯京同志、苏斯洛夫同志、伊利切夫同志、哈尔拉莫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

ЦХСД，ф. 4，оп. 17，д. 494，л. 6

№10287

贝内迪克托夫与叶成章谈话纪要：中国对处理中印危机的立场

（1962 年 10 月 10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 年 10 月 19 日
第 910 号
摘自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文本第 1 份

与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叶成章同志会谈记录

1962 年 10 月 10 日

由于叶同志将要回国，我同他进行了一次会谈。

叶同志主动向我详细讲述了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他说，印度最后还是拒绝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 10 月 15 日在北京举行谈判的建议。印度方面仍然坚持说，最近在印度领

土东部边界麦克马洪线以南发生的冲突，是由于中国军队向南侵犯并攻击印度边境哨所而引起的。叶同志说，事实上这完全相反。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并攻击了距麦克马洪线以北较远的中国哨所。叶同志讨论了他最近与印度外交部中国部门的负责人梅农进行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叶同志要求梅农拿出1960年印度出版的东部边界的地图，根据印度照会中指出的那些地点的经纬度，找到现在在发生冲突的那一地区。结果表明，由印度人自己标明了经纬度的这一地区在距麦克马洪线以北很远的中国境内。用叶同志的话说，梅农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即使这样，梅农也还是坚持说，印度军队绝对没有越过麦克马洪线。

叶同志说，促使印度与中国保持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印度希望在国际上得到美国的金钱，并企图镇压那些不合统治阶层意图的国内政治势力。此外，叶同志认为，印度政府在这场冲突中已经走得太远，以致无法再回到正常的关系上。

叶同志提到了中国大使最近同贾·尼赫鲁在今年7月13日举行的会谈，他说，在这次会谈中尼赫鲁支持两国在双方研究边界问题的委员会于1960年制定的报告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叶同志指出，现在印度不再建议这一点。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是如何评价印度的经济局势的？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的时候，叶同志承认，中国大使馆因完全忙于边界之争，没有对印度的国内发展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

出席这次会谈的有大使馆的译员A.Л.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10月10日

АВПРФ，ф.090，оп.24，п.44，д.5，л.147-148

№1383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寻求化解中印冲突

(1962年10月1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2年10月11日会议第58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赫鲁晓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柯西金同志、

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库兹涅佐夫同志。①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

参加其中,制定详细的文件。

委托外交部进行准备工作。

寻求停战。②

麦克马洪线。

中国方面是很难同意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撤军的建议——是明智的。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947，л. 33 - 34

№1384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赞成消除中印之间的冲突

(1962 年 10 月 14 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 1962 年 10 月 14 日会议第 59 号记录③

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有:Ф. Р. 科兹洛夫、А. Н. 柯西金、Д. С. 波利扬斯基、М. А. 苏斯洛夫、Н. М. 什维尔尼克、В. В. 格里申;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Л. Ф. 伊利切夫、Б. Н. 波诺马廖夫、А. Н. 谢列平;会议由 Н. С. 赫鲁晓夫主持。

第 33 项　关于中印冲突的问题。

由 Н. С. 赫鲁晓夫同志继续阐述:

1. 暂停向印度派遣米格-21 飞机。④

---

① 在会议记录的草稿上,在出席会议的人员之中漏掉了以下人员的名字: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什维尔尼克、格里申、马祖罗夫、姆扎瓦纳泽、拉希多夫、谢尔比茨基、伊利切夫、谢列平。——原注

② 无论是在 1959 年,还是在 1962 年,苏联在这场冲突中始终保持着中立的立场,没有支持任何一方,这引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不良反应,它要求苏联领导人"站在阶级的立场上",支持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斗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加勒比海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刻,苏联为了确保得到中国的支持,在这方面迈出了一步,在《真理报》(1962 年 10 月 25 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对印度的领土要求的合理性。然而,在后来,苏联又回到了以前的立场上。——原注

③ 在由 Н. С. 赫鲁晓夫签署的会议记录誊清稿上,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标注的日期是 10 月 18 日(РГАНИ,ф. 3,оп. 18,д. 97,л. 1)。——原注

④ 在 1962 年秋天中印边界冲突再一次尖锐化之后,苏联不希望恶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决定停止向印度提供苏联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包括暂时不发出在 1962 年 8 月 29 日两国协定中规定的新型米格-21 飞机。这使驻中国的苏联大使 С. В. 契尔沃年科在回答周恩来针对苏联给印度提供军事装备提出的抗议时,有理由声明说:苏联"到目前为止",仅仅向印度提供了 8 架安-12 和 20 架米-4 飞机。自然,这对双方的力量对比不会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原注

2. 关于给驻印度的苏联大使贝内迪克托夫同志的指示。应对尼赫鲁说："我们感到失望"。
是否想象到，冲突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麦克马洪线是谁确立的？
谁承认的？什么时候划定的？
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把军队撤离到20公里以外的建议是合理的。
印度方面关于把军队再撤出20公里的建议，对于中国来说是有损尊严的。
我们赞成消除冲突，因为它是不会带来益处的。
印度未必能够从冲突之中赢得什么。
什么时候提出了关于签署禁止核试验的协议的倡议——在1962年11月6日之前。[1]
电报：
（1）给波诺马廖夫同志——关于1962年11月20日会议。
（2）给乌布利希同志——关于农业问题。[2]

РГАНИ，ф. 3，оп. 16，д. 947，л. 35

№24196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中苏友协代表团访苏情况

（1962年10月15日）

机　密

向您汇报，中苏友协代表团成员在苏联逗留期间表现得非常拘谨，避免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对我们的成绩进行评价。讨论问题也只是在陪同他们的苏联机关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而且不在宾馆里，而是在走廊或者户外谈论问题。

---

① 1961年11月6日，联合国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决议，呼吁有关各个国家在签署必须的国际协定之前停止继续试验核武器。在1961年8月前单方面停止了核武器试验的苏联，对这个决议投了反对票。1962年10月，在联合国第十七次大会上，由30个中立国组成的委员会，对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例行决议草案进行了讨论。苏联在这种场合下决定投赞成票，因为这个决议规定自1963年1月1日起停止核武器的一切试验。——原注

② 指的是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关于给德国提供农业产品，首先是肉类产品的援助请求。——原注

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董辅礽[①]和内蒙古自治区工会主席……[②]努力向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施加影响,使他们对苏联所取得的成绩持怀疑态度,让他们的头脑中留下对在苏联的所见所闻的不好印象。例如,在苏维埃摩尔达维亚列宁宾馆里,董辅礽对代表团的成员说:“不要相信他们,这只是个中等的集体农庄,还有更好的。这只是皮毛。这只是最好的集体农庄之一”。

董辅礽采取措施研究苏联的经济形势和苏联居民的情绪。一开始他隐瞒自己俄语非常好,随后他开始有计划地在各种场合与人交谈,认为同衣着简陋的人交谈最好,在乘车时同旅客交谈,等等。在参观集体农庄和工厂时他离开团体成员单独活动,在同庄员和工人交谈时问他们——这个集体农庄是否盈利?商店里用工资是否能买到肉、油等。董辅礽向苏方陪同人员打听,为什么宾馆管理人员必须准确地知道代表团成员的房间号码。

董辅礽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张莫潭(Чжан Мо-тан)在列宁格勒、基辅和梁赞多次离开代表团,单独逛粮店,尽管什么也不买。

代表团领导人彭真很不友好地打听苏联的生活情况。例如,他问苏联是否有免费医疗,对苏联公民在医疗的花费进行报销,等等。

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对苏联的最高和最低工资情况感兴趣。

在离开莫斯科的那天,代表团成员拒绝了苏方陪同人员的效劳,借口说必须去一下中国大使馆。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В. 谢米恰斯内

РГАНИ, ф. 5, оп. 30, д. 398, л. 87－88

№13764

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中印冲突对印共的影响

(1962 年 10 月 15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 年 10 月 23 日

① 原文这里的拼写为 Дун Фу-линь,疑俄文原档案有误。——编注
②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人名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第702号
摘自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2份

与印度共产党书记布佩希·古普塔的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15日

我接见了布佩希·古普塔，并与他进行了详细的会谈。

布·古普塔首先声明，最近一次召开的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后，党的情况大大改善了。他巡视各邦后，感到组织加强了，对苏共二十二大问题的讨论绝大部分组织进行得很好，对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完全拥护，甚至对阿尔巴尼亚问题也大部分支持苏联的观点。仍有某些争议的唯一问题，就是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其中包括道路、城市的改名，等等。古普塔说，他号召各组织不要去关注这些问题。古普塔提到现在书记处开会，讨论喀拉拉邦的情况，印中边界目前局势以及日常事务。他声明，边界纠纷，特别是公开的武装冲突，使印共的情况非常复杂，使印度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发生困难，影响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正常发展。古普塔请我把印度同志关于这个问题以及印共与中共关系的意见转达苏联的领导人。

会谈转入这些问题时，古普塔声明，印共没有从中国同志那里获得关于边界问题的任何信息。"所有关于边界事件的信息都是从一般的资产阶级庸人的报纸那里得到的。由于我们一点准确的信息都不知道，因此产生了许多困难和互相矛盾的意见。"古普塔告知，不久前印共通过接近国防部的一位人士获得秘密消息，印度军队现在离中国领土边界以北3英里。他指出，不能保证这条消息的可靠性。古普塔肯定地说，最近两年半以来，中国同志拒绝提供任何详细的信息，不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想法，也不听取印度同志的意见。他们不想弄清楚印共对边界争端的立场及其困难。"要知道，他们个人都很熟悉我们——丹吉、南布迪里巴德和我。我亲自会见过所有这些中国领导人。但是，他们现在完全不同我们建立联系。我们一方无法伸手接近他们。"古普塔提到，他在莫斯科时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但未能实现苏斯洛夫提出关于古普塔与陈毅会晤的建议，当时陈毅前往日内瓦途经莫斯科。中国在莫斯科的大使馆也没兴趣与印度同志会谈。根据古普塔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馆一个月前收到了中共中央从北京寄给印共书记处的信。但是，收件人至今仍未收到这封信，因为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请丹吉、南布迪里巴德或古普塔三人领导小组中某一位到大使馆去看这封信。古普塔对此批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不是充满同志般的态度，说明他们是不负责任的小官僚，"永远不理解我们"。

古普塔确信，因印中两党关系形成的不正常状况，到了该采取措施的时候了。他赞成各兄弟党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各党的立场，因持续的边界纠纷产生的观点和困难，并建议在

莫斯科举行这样的会议,因为“我们不能去北京”。他说,大部分同志赞同他的意见。

他同时谈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应当像男子汉与男子汉一样会晤和对话的时间来到了,因为中国同志在世界上除赫鲁晓夫外,谁的话都不听”。

同时,他关注到:越来越剧烈的反华、孤立中国的运动,破坏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企图,资产阶级利用苏联对印度的援助使苏联和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意图。他建议加强反对这类宣传的斗争。

古普塔说,印共领导收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同盟的邀请,派三名党员组成的代表团访南,但至今仍未答复这次邀请,显然是不接受了。他还提到,党报《新纪元》在9月初错误地刊登了订阅南斯拉夫出版物的广告。因此,印共书记处指出,不准刊登南斯拉夫党的报刊的广告,同时也禁止刊登中国的小册子《列宁主义万岁》的广告。

古普塔谈到书记处内部职责分工问题。他说,他主要负责印共在议会的活动和党的学习;丹吉负责工会活动、《人民出版社》和《新世纪》杂志的工作;南布迪里巴德从事《新纪元》周刊工作,我们三人都负责党的宣传和财务工作。戈文丹·奈尔和约金德拉·夏尔马从事党的组织工作,书记处的各地成员则负责本地区的党组织活动。

谈到创办中央机关报的问题时,古普塔讲了书记处研究这一问题的情况。书记处做出结论,在德里发行英语或印地语版日报将是无效的,因为,在德里的党组织很弱小(只能推销2 000份),当天报纸到晚上只能送到4—5个地点,其余地点要1—2日后才能送到。这使报纸的作用低下;党每月将亏损1万—1.5万卢比。因此决定,在中央领导下在比哈拉邦、北方邦和奥里萨邦发行3家报纸。比哈拉邦的报纸将于1月出版。

我强调了中央日报的重要性,并提示《星火报》和《真理报》对组织和巩固苏联共产党的伟大意义。古普塔对此表示同意,并声明,他明白党的中央机关报的特别重要,但对在目前财政困难的条件下创办这类报纸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古普塔说,书记处授权他收集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以及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关于二十二大提出问题而发表的最重要演讲和文章,并在各地用印地语发表。他请求对此事予以促进以及物质上的帮助。我避开了关于物质方面问题的讨论。

谈到苏联图书的出版和销售的组织方案时,他强调说,对此事必须极其小心。只有书记处三人领导小组将去讨论这问题,并与苏联同志联系实现方案。关于这个问题,古普塔声明:“我不支持中国同志的观点,我也明白,近年来印苏关系得到了特别的加强和改善,需要保护它以免发生各种不愉快的事。”古普塔建议,在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会的领导下,在各大城市建立良好的苏联图书刊物阅览厅,以抗衡美国和英国在那里建立的阅览室。

我请古普塔采取措施,加快办理同志们到莫斯科党校学习的手续。古普塔答应去办,并补充说,印共代表团在去参加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经过莫斯科时,途中听到关于党校工作的介绍。古普塔解释说,印共在这里举办了一系列党校,因为这对培训干部具有重大意义,但不能全部都派到莫斯科来。所有这些党校都将在中央的严格管理下进

行工作。

我通知他，《真理报》编辑部邀请各地方党报10—12名编辑人员访问苏联，并参加11月7日的庆祝活动。

古普塔说，可以通过列札·阿里与书记处联系。

会谈持续了两个半小时，顾问、翻译尼基福罗夫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苏共中央波诺马廖夫同志、苏联外交部普希金同志、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第907号

1962年10月22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92—3696页

№25605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记录：中蒙边界谈判问题

(1962年10月17日)

摘自C.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2年10月27日

第762号

绝 密

文本第1份

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Д.策伯格米德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17日

应策伯格米德的请求我接见了他。

会谈中大使谈了下面几点：

他提起了以前向我们通报过的事,他说最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来到乌兰巴托,目的是进行中蒙边界的谈判。代表团成员中有区公安厅负责人(策伯格米德认为,他是从内蒙古被叫过来的)以及现任中国驻越南大使(据说以前在边防部队服役)。

大使说,中蒙边界长 4 000 公里,过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防哨没有驻扎在地图上标注的地方,而是在离它 20 公里的蒙古境内;他们只在有水源的地方驻扎。

中国人声称,策伯格米德接着说,他们认为目前在研究边界问题时必须按实际上已经形成的边界线划分,即按蒙古人民共和国边防部队驻扎的沿线地段划分。大使说,过去中国坚持另外观点,即边界应按历史上已形成的边界线确定。为何中国放弃了这种观点,这个问题很难说。或许他们担心,如果边界问题的解决按这样的思维方式进行,会产生诸多争论性的难题。问题在于:从历史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中国人会想这可能会使人想起两国历史上形成的国界是在长城沿线,这样很明显地对中国政府是不利的。虽然我国不希望这样做,Д.策伯格米德在谈到中国现在想进行谈判以确定按蒙古人民共和国边防部队驻扎的沿线地段,为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措施。如他们把军队进驻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分界线后的区域,这些地区在现在的地图上都已标出,紧靠蒙古的边防哨所。中国代表暗示说,地图上所标注的国界线不应算数,至少因为这条边界线不是蒙古人标出的,而是苏联方面。

接着大使说,中国当局恳请我们将关于已在乌兰巴托开始的蒙中边界谈判的事情及其内容保密。Д.策伯格米德说,他也得到乌兰巴托对此的指示。大使答应等事情有了新的进展立刻向苏联大使馆报告。

Д.策伯格米德在谈到最近一次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他强调说,对图穆尔-奥奇尔问题的处理是非常及时的。目前图穆尔-奥奇尔在这个边远地区是建设工地的负责人。目前也进行其他机关的干部调遣,特别是历史研究所。全国召开了党的会议,讨论提到过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总结。大使指出,由于图穆尔-奥奇尔的积极活动,最近在蒙古党中央政治局内部的阴谋日益明显,甚至可以听到要重新审查蒙古人民革命党对内、对外总路线的言论。许多人议论起蒙古人民共和国应确立独立经济、保留过去好像(据称)被俄国人破坏的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因此,Д.策伯格米德指出,尽管图穆尔-奥奇尔自己没有公开发表自己关于这一切的意见,但是在他的默认下,类似的言论在党内和国家内部流传。图穆尔-奥奇尔鼓动民族主义情绪。他对泽登巴尔说,泽狄布似乎要把泽登巴尔从他现在的位子上赶下来,而对泽狄布说泽登巴尔会在背后搞他。他在乌兰巴托的其他机构中就是搞这种阴谋诡计。有人说,乔巴山犯了严重错误,虽然他已经不在了,但跟他一起工作的人还在继续犯同样的错误。听这些议论,图穆尔-奥奇尔没有反对它们,一直说"是的、是的",并且在他看来,好像确实如此。泽狄布和桑布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图穆尔-奥奇尔就是这样散布对蒙古人民革命党现任领导人的怀疑和不信任。这种现象在党内、国内持续了将近 3 年,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图穆尔-奥奇尔

是罪魁祸首。

Д. 策伯格米德后来谈到了几天前因蒙中经济文化合作协定签订10周年的事，他在蒙古大使馆举行蒙中经济和文化合作协定签订10周年的招待会，他邀请了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他邀请了70位中国领导人，实际到现场的只有44位，职位最高的是陈毅(大使指出，在乌兰巴托的招待会上泽登巴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其他领导人都参加了。)中国与会代表表现得过于官方化。陈毅在招待会上强调说，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式严峻，但不会减少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援助。接着，陈毅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更加致力于发展两国间的传统友谊。他举杯，为我们的伟大家庭干杯，说的是中蒙两国，而不是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大使气愤地说，他在那天招待会的发言第二天被刊登在中国的报刊上，但被严重地歪曲了。刊登了关于他说的中国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内容，可对苏联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援助却只字不提。另外，Д. 策伯格米德解释，他不能保证下面提到的数据的正确性，因为没能检查，策伯格米德说他认为有必要向苏联大使馆报告他从住在内蒙古的人听到的有关消息。他们说今年7—8月间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发生了反中国当局的大规模运动。参加者宣称愿意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说，他们是蒙古人，终生都从事畜牧业生产，想吃到新鲜的肉。现在我们的荒地上来了500万中国公民，他们耕作了牧场，我们却忍饥挨饿。我们这里的老人却被饿死。

为了平息这场大规模的运动，抑制它的蔓延，北京派来了以乌兰夫为首的代表团，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允许每户杀羊，禁止乱开荒地，留部分土地做牧场。但是仍有几个人穿越蒙古的边防线。他们被蒙古的边防战士送回中国，中国人将这些穿越国境者及其妻子儿女当作叛徒和叛国者一起枪杀。

后来大使谈了一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工作的情况，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从中国公民处得到的消息(有关的消息已向中央专门报告)。

会谈结束时，Д. 策伯格米德邀请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参加他们在伟大的十月革命45周年前夕组织的蒙古-苏联友好晚会。

我感谢大使的邀请，并表示，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一定会很高兴地参加蒙古、苏联友好晚会。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C. 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55, п. 480, д. 7, л. 96 - 100

№13762

贝内迪克托夫与德赛会谈记录：通报印度对边界冲突的立场

(1962 年 10 月 18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 年 10 月 24 日
第 425 号
摘自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与印度外交部外交秘书德赛的谈话记录

1962 年 10 月 18 日

我应邀与 M. 德赛见面，并与之进行了交谈。期间，他主动谈起了关于印中边境争端和所谓麦克马洪线等问题。

我声称，由于自己没有得到授权，因此无法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德赛答，他了解苏联的立场，也理解我为何要这样说，但仍希望向我通报一下引起中印两国间争议的几个问题。

他说，近几个月以来，印度一直试图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与中国之间关于边界问题的争端。但中国人却无意维持近两年来印度东部与中国接壤边境地区的平静现状，从 9 月初开始，中国不断派自己的军队深入到印度境内，并觊觎印度东部边境特区的大部分领土，结果导致近期中印间武装冲突不断升温。中国的上述举动是对印度合法权利的侵犯，引起了印度国内民众的激愤。德赛认为，中国此举无疑使印方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争端的尝试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即使这样，印度总理仍声明，如果中国尊重印度的领土主权、尊严，放弃对印度的威胁，并将本国军队所占地区撤往麦克马洪线以南，印度准备与中国进行谈判。不过，从中方所发表的声明来看，中国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继续尝试让本国军队向南方推进。与此同时，他们还向印度外交部发出了抗议印度军队的行动的照会，以配合他们的侵略行径。在自己的照会中，中国人断言，中印两国军队间的冲突是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发生的。

德赛提出了关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的理由。

他向我转交了“麦克马洪备忘录”的文本和 1962 年 9—10 月间中印两国互换的照会文本，其中包括两个最新的印度照会文本在内。

德赛指出，印度始终没有向中国宣战，虽然中国已经侵占了印度很多平方英里的领土，但印度绝不会让中国军队继续这样做。他警告道，在1960年的谈判中，中方便曾表示准备承认麦克马洪线，并以印度承认中国占领拉达克为交换条件。如今，中国又向麦克马洪线发起挑战，试图利用拉达克问题对印度施压。德赛认为，近期内解决两国争端的前景渺茫。"如果因此而导致两国间的战争，那就可能持续10年、15年或20年。"

我对德赛谈了苏联政府对印中边境争端的观点，并强调双方理应以和平谈判手段解决争议。我指出，在边境上相互以武力攻击，远非解决争端的明智之举。

我向德赛通报，苏联政府已同意印度政府的最新任命，即由T. H. 考尔担任印度驻苏联大使。对此，他代表印度政府表示感谢。

我告诉德赛，根据两国间现有贸易协定，很难取得向印度供应苏联商品的许可证。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印度外交部副外交秘书K. B. H. 梅农和我使馆顾问、翻译A. Л. 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Г. М. 普希金同志、С. А. 斯卡奇科夫同志、档案室

1962年10月22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87—3689页

№20795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给苏联驻印度大使的指示

(1962年10月1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2年10月18日会议

第59/33号记录

1962年10月18日

绝　密

1. 批准给苏联驻印度大使的命令草案(附后)。

2. 委托苏联外交部把给苏联驻印度大使的命令通报给苏联驻中国大使。

附件：

关于第59号记录第33项
就中印冲突问题给苏联驻印度大使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指示
不晚于1962年10月17日①

机 密

优先
德里
致苏联大使：

您应当立即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举行单独会谈，并约定，由苏联使馆工作人员担任会谈译员。

请告诉尼赫鲁，您受委托向其通报如下可靠内容：

“苏联政府极其关注印中边境地区，尤其是近期危险事件的发展状况，并认为就这一问题向您——总理先生公开表述一些看法是自己的首要责任。我们在这次事件中不论是对印度还是中国人民都抱有友好的情感，始终致力于印中之间所发生的冲突不致激化，在双方均能接受的基础上从印中两国人民的利益和维护、巩固全世界利益的角度出发，以和平的方式得以解决。如果印中之间所发生的争端能够在相互理解和合作的精神指导下得以解决，那只能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胜利，是那些总是试图激化国际局势和插手印中间军事冲突的人们的失败。

您——总理先生自然非常清楚，(在当今世界上)反动的和战争的力量不仅存在，而且一直在活动。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在以各种方式和手段极力在亚洲两大强国之间播撒仇恨的种子，削弱印中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并刻意挑拨他们之间的武装冲突。我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集团在印中边境纠纷之际绝不会放过任何在苏印和苏中关系中进行投机的机会。他们，正如俗语中所说那样——伺机而动，随时准备破坏苏联与印度和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友谊。

您是知道印中边境冲突刚开始时苏联政府所持的立场的。那是在1959年印中武装冲突爆发之际，苏联政府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谨慎态度，以便在不导致事态复杂化的前提下找到能够令双方均满意的解决途径。苏联政府相信，均以传统的佛教原则为基础构建双边关系的印中两国政府绝不会允许事态走向激化，而会以双方完全相互谅解和合作的精神为指导

① 该指示草案上所标注的日期源自随附的B.B.库兹涅佐夫于1962年10月17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在其中一页中留有如下批注：“分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并以表决方式通过。1962年10月17日。B.马林。”——原注

来解决所发生的误解。也正是因此，我们才采取了这样的立场，虽然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着兄弟般的关系。而要做到彻底的以诚相见，应当说，也就得这样做才行，而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说苏联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的。我们衷心希望，总理先生能够注意到这一点。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这一地区的和平，并认为，如果(各方)都表现出耐心，那就终将找到明智的方式并采取措施来解决冲突。

然而，后续事件，尤其是近期所发生事件的发展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失望和担忧。当前，情况非常清楚，情况的发展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事态的走向并不是问题的解决，反倒是冲突的加剧。局势日益趋于白热化。印中边境地区武装冲突不断，出现了大量人员损失。

与此相关，一些印度国务活动家的言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今年9月15日和10月8日，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在与苏联大使的会谈中便指出，印中边境东段的局势极其尖锐。他强调，这可能导致(印中两国)严重的冲突，而印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必然展开一场厮杀"。从各方面情况来判断，印度军队已得到了开始对中国直接展开军事行动的命令。上述这些声明的性质及其后续行动，都可能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印方在和解问题上、在以和平方式解决边境冲突方面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努力。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引起各方严重的不安。

我们并不愿意从本质上探讨印中双方的彼此要求和涉及两国边境冲突的细节问题，虽然我们不能不关注印度国务活动家们的言论。后者言论的意思可归结为一点，即印中两国存在争议的边境地区是荒漠地带，对生命的存在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当然会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包括印中两国在内的边境问题是国家间关系中相当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历史继承并留给我们的沉重遗产。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便是这样。那么，这条边境线究竟是在什么条件下设立并由谁承认的呢？关于这条边境线在印度境内确定的时间，众所周知是在强大的殖民强国——英国统治印度时期。英国在不考虑各民族民族利益，没有兼顾历史和种族特点的情况下便绘制并改画了这一地区的地图。另外，据说，英国当年在改画地图时是随心所欲的，只为满足自身的私利。中国当时是一个弱国，因而无法对英国这样的做法给予应有的抵制。不过，即使在国力不抵英国的条件下，中国也从来没有单方面承认过英国人制定的麦克马洪线。

我们认为，您——总理先生会同意我们的观点，即当年殖民时代的遗产未必可以被认定为法律，而让已获得解放的国家都必须遵守它。实际上，如果一定要无条件地承认殖民时期强制性制定的边境线，这种观点就可能与极其重要的、民族间的相互利益发生抵触，而最终对谁都不会有好处。理所当然的是，在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如果不考虑双方的利益和实际，要解决任何涉及主权国家的问题都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完全没有干涉印中边境纠纷的想法，只是希望印度政府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了解苏联政府为何认为有必要向印方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们衷心期望能够更迅速地消除过去殖民时代的人在当前印中关系中所遗留的难题。如今，印度和中国都已是独立的

国家,在双方都具有良好意愿的前提下两国之间现存的边界纠纷一定能够而且应当得到圆满的解决。与此相关,我们认为,中国提出的关于双方在不带任何预设前提的条件下举行谈判的建议倒是值得重视的。这些建议是建设性的,不会对双方的声望造成任何损害,既照顾了印中两国相互利益,又可能成为和平解决双方边界问题的良好开端。我们还希望指出的是,早在1959年中国政府便已提出了在我们看来是建设性的建议,即印中双方军队均撤离边境线20公里,换言之,中方将从当时他们所占领的地区撤退20公里。然而遗憾的是,当时中方的这一建议并没有被接受,用以解决印中之间的争端。而如今,新的撤军要求则可能被中方认定为污辱性的,会损害自己的声望。

作为印度和中国的朋友,我们衷心希望印度和中国代表能够在没有任何预设条件的前提下坐到谈判桌前,以便共同寻求彼此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办法。

您——总理先生所发表的多次声明在苏联国内赢得了高度的评价,如关于国家间的争议问题应当通过非武力的、和平方式加以解决。我们相信你们国家的智慧并希望印中双边争端将以谈判方式得以解决。您与我们一样都很清楚,如果印中两国无法达成共识,冲突势必日趋激烈。但是,难道以军事行动方式来解决争端就一定会给印度带来好处和利益?想必大家心里都明白,答案是否定的。而(印度国内)那些坚持扩大两国冲突路线的集团是否考虑到这一点,他们是否认为通过武力就能够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呢?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认为这样的路线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深信,印中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者们,对后者而言,两个伟大邻国关系的恶化将为亚洲和整个世界紧张局势的加剧,为破坏爱好和平力量的团结制造了适宜的土壤。

苏联政府在高度评价与您——总理先生所形成的友好关系的同时,也认为有必要在这一关键时刻坦诚地、直言不讳地(对您)说出自己的观点。我们希望,印度政府和您——总理先生本人能够正确理解那些促使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以理解的态度来看待我们所表达的观点。我们衷心期望印度政府能够动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以消除印中边境地区所发生的冲突,并缓和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

该口头通报的书面文本可留给尼赫鲁。①

请电告执行情况。

РГАНИ,ф. 3,оп. 18,д. 97,л. 37、93-97

---

①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文件中夹有 В. В. 库兹涅佐夫用蓝色铅笔写的给 В. Н. 马林的便函:“В. Н. 马林同志收。Н. С. 赫鲁晓夫和 Ф. Р. 科兹洛夫等同志已表示同意。10月17日。В. 库兹涅佐夫。”(РГАНИ,ф. 3,оп. 16,д. 163,л. 118.)——原注

№13763

印度大使馆致苏联外交部函：中国军队袭击印度哨所

（1962 年 10 月 22 日）

第 3136/ГС 文附件

苏联外交部翻译局

1962 年 10 月 22 日，译自英语

印度大使馆向苏联政府外交部致意，并敬请关注中国蓄意和无端侵略印度的事实。

在中印边界西段，即拉达克地区，中国军队深入侵犯印度领土。在东段，中国部队于 1962 年 9 月 10 日越过国界线，对印度境内的哨所发动了袭击。1962 年 9 月 20 日上午 5 时，大量中国军队在重型迫击炮和机关枪的掩护下，在宽阔的地带进攻印度西段和东段的几个据点。

数周前，中国政府建议开始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谈判。这个建议由印度政府提出，并讨论过谈判的日程、代表级别和日期。现在明白了，中国关于谈判的建议，只不过掩盖其侵略印度的计划和准备。

印度从来不想用战争方式解决边界问题，但现在中国人以军事行动强加于它，印度军队正在击退中国的袭击。只要中国积极地继续和扩大侵略印度，不可能公然在任何的法律基础上进行谈判。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印度致力于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印度不止一次支持中国在联合国享有地位的要求。众所周知，印度对制止朝鲜和印度支那战争所作的努力。印度与中国在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的基础上签订了条约。现在，就是这个中国粗暴地破坏了这些原则，侵犯了印度。

印度政府别无选择，只有继续抗击中国的侵略。

大使馆借此机会，再次向苏联政府外交部致以崇高的敬意。

1962 年 10 月 22 日

于莫斯科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4 卷，第 3690—3691 页

№13765

什佩季科与扎伊帕尔会谈记录：关于中印边界的严峻局势

（1962 年 10 月 24 日）

摘自 И.Ф.什佩季科的工作日记
1962 年 10 月 24 日
第 501/юам 号

机　密
文本第 3 份

与印度驻苏联临时代办扎伊帕尔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10 月 24 日

我应邀会见了 P.扎伊帕尔。

他向我通报，今年 10 月 23 日印度矿产和燃料部长 K.Д.马拉维亚应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之邀来到莫斯科访问。后者目前为印度内阁成员，与贾·尼赫鲁交往甚密。部长请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H.C.赫鲁晓夫和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B.B.库兹涅佐夫能够接见他。

扎伊帕尔说，目前印中边境形势非常严峻。已发生了真正的战斗，期间在一些地段中国军队已推进到了印度国土腹地。这引起了印度政府和民众的强烈不安。马拉维亚明白，赫鲁晓夫工作非常繁忙，但依然希望能与他见一面，即使 20—30 分钟也行，以便向他解释一下印度政府的关心的事情。而关于印中边境地区的详细情况，马拉维亚打算在与 B.B.库兹涅佐夫见面时再说。

扎伊帕尔补充道，马拉维亚的上述请求（关于与赫鲁晓夫会见之事）带有保密性质。扎伊帕尔希望苏联方面明白，马拉维亚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完成贾·尼赫鲁的委托。扎伊帕尔说，印度矿产和燃料部长马拉维亚在苏联的逗留期限为 10 月 28 日以前。

我答复扎伊帕尔道，他上面提到了关于马拉维亚的请求之事，我将会向苏联外交部领导人汇报。

在随后的会谈中扎伊帕尔指出，目前英、美和其他一些国家均公开声明，他们都站在印度一边。印度明白苏联的立场——苏联作为印度和中国的朋友，理应尽量保持中立。但是，在目前这种危急关头，印度人民渴望得到苏联的道义上的支持。扎伊帕尔强调，对于爱好和平的印度人民而言，中国军队竟会发动如此猛烈的进攻是印度全国上下始料不及的。

我对扎伊帕尔说道，目前印中边境地区的形势的确相当严重，而要是再听信挑唆者的话那

就更加危险。正如扎伊帕尔所言，苏联与中国和印度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从印中两国边境冲突伊始，苏联便呼吁双方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如今，木已成舟，在这种形势之下印中双方代表就更有必要在谈判桌前坐下来，共同努力和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以解决边境争端。

扎伊帕尔说，他理解苏联的立场，并认为这一立场是客观的。印度也非常希望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印中争端。扎伊帕尔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苏联理应能够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南亚司随员 A. И. 菲阿尔科夫斯基。

外交部南亚司副司长

И. 什佩季科(签名)

文件共 6 份，送：B. B. 库兹涅佐夫同志、Г. M. 普希金同志、И. И. 图加里诺夫同志、И. A. 贝内迪克托夫同志、总秘书处、档案室

第 1213/юам 号

1962 年 10 月 24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4 卷，第 3697—3698 页

№13766

贝内迪克托夫与考尔会谈记录：印度对边界冲突的立场

(1962 年 10 月 24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 年 10 月 24 日

第 1007 号

摘自 И. A.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与印度驻苏联大使考尔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10 月 24 日

今天，我与新任印度驻苏联大使 T. H. 考尔举行了初次会面。他 10 月 20 日刚从英国回

来,11 月 2 日便来莫斯科赴任。他强调,他很希望到苏联来,因为正是他自己要求政府派他来苏联工作的。此次会谈是应 T. H. 考尔之邀举行的。此前,他曾与印度总理贾·尼赫鲁和印度外交部多位领导人进行过长谈。

会谈伊始,考尔便提出关于印中边境冲突的问题。他说,自己曾两次去中国,认识一些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人民怀有深深的敬意,并自认为是中国的朋友。他断定,自己以前非常敬重的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模式,明显已发生了某种急剧的变化,这尤其体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面。考尔继续道,"如今,中国领导人已经不遵循和平的发展道路,而且似乎已完全放弃了这一发展原则。他们否定和平相处,并认为战争是必然的"。至于中国对印度的政策,考尔指出,在他看来,中国领导人对印度的看法存在着误解。中国领导人认为目前的印度政府并没有得到人民真正的支持,印度人民很乐意接受另一个政府。考尔认为,中国的宣传机器将贾·尼赫鲁比作一个拿着宝剑与北京作对的将军,而一个脖子上戴着山姆大叔用美元做成的花环的尼赫鲁是不会得到印度民众的拥护的。考尔断言,中国近期在印中边境上所采取行动的目的就是要打击印度的和平外交,迫使其放弃中立、不结盟的既定路线,加入西方强国的军事集团,并公开放弃和平共处政策。考尔继续说,"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因为无论如何印度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对外政策原则,不会向任何压力屈服。虽然我们并不拒绝接受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援助,虽然为了我们暂时仍相当弱小的军队,我们可以与任何一个向我们提供更优惠条件的国家做生意和购买武器,但我们并没有加入任何军事集团,并为此而感到非常自豪"。考尔强调,印度政府将会采取一切措施,以便使自己不加入到无论是苏联、美国还是其他列强所组织的集团之中,不参与任何冲突,以防止自己成为新的冷战热点。

我对印度外交官就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和目的等问题所发表的上述观点和结论表示了异议。我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外交政策均具有爱好和平和为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而不懈斗争的性质。我强调,印度当前的当务之急,并非全面的准备战争,而是积极寻求和平解决争端和尽快平息边境军事冲突的办法。我认为,中印双方越早开始寻求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就越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考尔答,印度始终致力于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分歧,尼赫鲁在自己给 H. C. 赫鲁晓夫的信中已经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可是,中国也应当明白印度从来都不会向专制力量屈服,不会在威胁和中国军队的不断进攻下举行谈判,从来都不会在投降的条件下走上谈判桌。任何军事上的挫折和困难,都不会击垮我们和让我们屈服。为了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将战斗到最后,直到将敌人赶出我们的国土。""印度人——具有热爱和珍视和平的天性。他们的反应可能比较迟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反击必然更加有力而持久。印度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很多次受过外族洗劫,但我们对祖国的命运怀着坚定的信念。尼赫鲁曾在自己的广播演说中表述过印度民族的这种信念、决心和镇定。"印度大使再次强调中印之间的谈判只能在中国军队撤退到麦克马洪线以北之后才可能进行,并断言印度已经容忍中国军队的入侵长达 3 个年头了,而如今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印度人民对将中国军队赶出去充满了信心。考尔还试图证明,印度有能力承受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困难,有与中国

进行长期冲突的实力。不过，他又说，中国应当明白，不应当扩大与印度的冲突，因为此举会对整个世界的和平都构成威胁。考尔指出，就印方而言，我们已命令军队只进行防御性的作战。考尔表示坚信，苏联一定会在这次印中冲突事件上对中国施加影响。他告诉我说，尼赫鲁也对此寄予厚望。

这里，印度大使还顺便提到，1953 年他作为印度外交部的官员也曾参加了当时和以后年间印中两国间所举行的历次边界谈判。他回忆道，当时中国谈判代表一直借口说时间仓促，没来得及仔细研究老地图。中方向印度保证说，印度方面不必对此过分担心，两个友好国家会很好解决这一问题的，例如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和苏联等都有很长一段边界没有界标。但是，随后中国便开始抢占两国在边界上有争议的领土，而不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关于界标的问题。

此次会谈持续 1 个半小时，同时参加的还有我使馆顾问、翻译 А. Л. 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 3 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 年 10 月 24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4 卷，第 3699—3702 页

№10288

贝内迪克托夫与南布迪里巴德谈话记录：印共不理解苏联的立场

(1962 年 10 月 26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 年 11 月……[1]日

第 834 号

摘自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 2 份

---

①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日期缺失。——编注

与印度共产党总书记 E. M. 南布迪里巴德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10 月 26 日

今天我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主动要求与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举行会谈，并通知他有关苏共中央对中印边界冲突问题的看法。他认真、仔细地听取了我的意见，并保证马上将苏共中央的意见传达给印度共产党书记处的全体成员。

南布迪里巴德说，目前书记处的 4 个成员正在德里认真地学习和讨论苏联《真理报》10 月 25 日文章中提到的问题。他要求我转告苏共中央，《真理报》发表的文章以及苏共中央在信中对印度共产党提出的忠告，都将帮助印度共产党从目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南布迪里巴德说："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感到孤立无援，现在我们有信心摆脱困难的境地。在此我要衷心地感谢苏共中央的大力帮助，请转达我个人和古普塔同志对苏共中央的谢意。"他同时指出，印度共产党正在积极纠正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态度上发生的偏差。用他的原话说，许多共产党所犯的一个典型的错误，就是不能清楚地区分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印度共产党内的一些同志认为，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之所以在边界冲突中支持印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不同造成的，这种认识是不妥当的。他接着说，现在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苏联《真理报》的文章与苏共中央这封信在对许多问题的观点上，与以往有所不同，甚至相互矛盾。印度共产党认为麦克马洪线才是两国边界真正的分界线，印度共产党内许多普通党员和一些组织的领导人也明确地认为，边界冲突的引发和加剧的责任，应当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担。

古普塔指出，苏联《真理报》的这篇文章毫无疑问地会对印度共产党内的一些同志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使他们重新考虑有关的问题。书记处的成员奈尔和夏尔马也指出，《真理报》的这篇文章非但没有批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同志，反而批评了印度共产党的立场，并说由此造成了两国关系的破裂。

南布迪里巴德在印度共产党书记处讨论苏联《真理报》的文章后发言说，这篇文章的发表将会在印度国内掀起一股新的反苏浪潮，使反华的情绪转变为反苏，并进而扩大到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强调指出，由于苏联《真理报》这篇文章的影响，许多中立国家也会强烈呼吁印度尽快地和平解决边界纠纷，印度政府会因此得出只有西方国家才是真正的朋友的结论。南布迪里巴德表示，非常希望帮助印度共产党弄清楚苏共领导人对中国同志的真实看法，并希望通过苏联共产党的帮助，在不损害尼赫鲁本人威望和印度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促使中国与尼赫鲁举行和平谈判而不是采取武力对抗。印度共产党书记处一致认为，如果中国领导人也抱着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愿望与印度进行和平谈判，这对促进世界和平和推动整个进步力量的反帝斗争事业都具有重大意义。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Б. Н. 波诺马廖夫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第949号

1962年10月29日

АВПРФ, ф. 090, оп. 24, п. 80, д. 6, л. 134－139

№13712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印度对解决边界争端的条件

（1962年10月30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1月____日

第1005号

摘自И.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文本第1份

与印度外交部秘书长P. K. 尼赫鲁的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30日

我在招待会上会见了P. K. 尼赫鲁，并表示想了解一下关于他对中国最近提出关于调解印中边界争端建议的意见。

秘书长首先声明，他是和平调解这一问题的坚决拥护者。“谁也不比我更想和平调解。”但是，根据他的意见，中国的建议没有建立谈判可以接受的基础。他说，1959年11月7日的界线与1962年9月8日的界线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为1960年前印度人在拉达克的那部分没有自己的哨所，但在1960年4月中印两国总理谈判失败后，在远离这条界线后面建立了自己的哨所。因此，在拉达克的1959年11月7日界线，据他说，对印度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必须放弃自己的大片领土。他强调说：“假如中国人确实认为，尽可能理解他们的声明，他们的建议与1962年9月8日界线之间不存在差别，那么，他们必须同意我们明确的建议，把部队从今年的9月8日界线后撤。”他在随后的谈话中强调，

只要中国人不执行从1962年9月8日界线后撤部队这一项,他不会看到解决问题的前景。

P. K. 尼赫鲁暗示,印度政府希望,苏联对中国的积极影响将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快速解决。

他顺便说,他否认国防部长K. 梅农辞职。

在这次招待会以及后来宴请新任命的印度驻苏联大使T. H. 考尔的整个过程中,P. K. 尼赫鲁对苏联大使特别殷勤,在两次招待会上创造了毫无拘束的气氛,对所有苏联外交官表达了十分热情的态度。

大使馆顾问、翻译尼基福罗夫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分送: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10月31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709—3710页

№10289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印度政府对中国的看法

(1962年11月2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1月24日

第1004号

摘自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文本第2份

与印度外交部秘书长P. K. 尼赫鲁的会谈记录

1962年11月2日

在招待会上我遇到了尼赫鲁,他靠近我并开始与我交谈。他首先就中印边界冲突问题阐述了他的观点,并说这些看法他已向总统作了汇报。尼赫鲁说总统委托他将一封信呈交

赫鲁晓夫，主要是有关与苏联大使谈话的内容。尼赫鲁说，总统非常关注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对中印边界冲突所持的原则立场。尼赫鲁说：总统曾经详细谈论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是现在他非常繁忙，也很劳累，需要助他一臂之力，所以只好由我同你谈谈自己的观点：（以下是尼赫鲁的谈话）

一、两年前，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回来，我个人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力求和平解决中印之间在边界划分上的分歧，我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最适合不过的人选了。在某种程度上，我采取了比政府更缓和的姿态。政府当局要求采用最强硬的路线来解决边界争端，而我则主张采用和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印度外交方面的负责人也尽了他们的最大努力来解决边界争端，并尽可能地保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关系。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并没有准备采用任何军事手段。至于两国边界发生的军事冲突，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现在我们采取了撤退的方针。

二、几年前，我就对中国了解得很清楚，因为我认识中共的所有领导人，我对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情况了如指掌。我对他们每一个人现在所持的观点也都很清楚。我敢肯定周恩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采取的对印度的政策是持反对意见的，而刘少奇则会支持这一政策。

三、我也完全能肯定中印边界争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中共一定是另有图谋，这一定是中共极左派全部策略的一部分。这些极左派明显地掌握着大权并凌驾于中共全党之上。中共党内这些宗派主义分子的真正目的，是想利用这一事件来证明印度实际上已经加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所以印度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加入不结盟运动组织。他们扬言尼赫鲁不是他自己所标榜的民主主义领导者，而是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企图利用他们的军事进攻迫使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把印度划入西方集团之中，借以打击整个中立国家和不结盟运动以及和平共处的方针。印度作为亚洲最大的中立国，自然成为他们打击的主要目标。所以说这一事件的根本不是边界和领土问题，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者企图用实践来证实他们的理论，他们也是首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内发起进攻的。

四、我坚信他们采取的行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与苏联共产党争论的进一步扩大。中国党内这些宗派主义分子的矛头主要是指向苏联共产党以及苏联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苏共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和平共处，尽可能避免发生核战争，争取将共产主义的胜利尽可能通过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平状态下进行经济竞争，而不是通过战争来取得。我们高度评价苏联的这些原则与政策。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一点也不反对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当然，前提必须是共产主义能够提供更优越的物质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而不是原子弹。

五、可是中国的狂热分子的势力明显在加强，他们正在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千方百计地采用各种愚蠢的手段，包括军事行动。他们既不像苏联，又不像美国，对核战争的危险丝毫不懂，所以他们的举动将会危害所有的人民。现在世界已经划分东方和西方两个阵营，而中国的宗派主义分子硬要以自己的观点划线，以“一方”来反对“另一方”。

六、我们印度正好处于这种疯狂的理论纲领付诸实践斗争的最前线，他们的这种理论

纲领还要用以对付全世界和全人类。因此,每个人都应当援助我们的斗争,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在他们面前退却,不能被他们的威胁所屈服,也绝不能同意他们采用武力占领我国的领土后提出的任何条件。相反地,我们一定要战胜他们,并粉碎他们的企图。只有战胜他们才能保持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并给中国共产党上一堂生动的课,迫使他们重新考虑和修改他们的思想理论。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11月14日

АВПРФ, ф. 090, оп. 24, п. 44, д. 5, л. 120-124

№13715

贝内迪克托夫与丹吉会谈记录:印共对中共的谴责

(1962年11月4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2月……[1]日

第881号

摘自 И.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3份

与印度共产党主席丹吉的会谈记录

1962年11月4日

应丹吉要求我接见了他。他转交了印共全国委员会决议中不公开发表的一段原文,只供党内部传达以及通报各兄弟党。他请我把他的信转交苏共中央,他在信中阐述了这段决议的意见(信件另发)。这段原文如下:"社会主义中国对待爱好和平、民主的印度的行为是

①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日期缺失。——编注

对1960年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共产主义世界达成的共同协议的最粗暴的破坏，这次会议是为讨论和平共处、对待刚解放国家态度及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而举行的。而社会主义中国对印度的态度，则不惜以损害世界和平及反对帝国主义的利益为代价，堕落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

会谈时，丹吉同志发挥了他在全国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中所阐述的论点，这个决议已经通过。他首先尖锐地谴责中国同志对待印度的行为，他们在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以及对刚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评价等问题方面，以他们理论观点的实用公式来对待印度。他坚信，是中国侵略了印度，就是说，中国在这场冲突中是有罪的。他想起，还在六年前尼赫鲁曾请中国领导人承认印度对拉达克的主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意以租借的条件移交中国在拉达克所需的领土。他深信，在两国没有建立良好关系并宣布"潘查希拉"原则①的时候，发端于中国的边界纠纷是不会得到调解的。这时，丹吉表示完全不相信中国同志关于普遍和平以及关于愿意通过谈判调解这一冲突的声明。他肯定地说："他们不相信，也不愿意和平共处及裁军。他们认为，印度不可避免地转向了帝国主义阵营；尼赫鲁是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工具，因此他们的行为是无罪的。"

我回应说，假如中国不愿意和平调解，那它就不会提出1962年10月24日的建议了。丹吉声明，中国提出的建议对印度来说是明显不可接受的，因为对中国是不可相信的。他举了中国内战历史的例子，当中国同志在1949年集中了300万大军进攻国民党的阵地时，也同时建议举行和平谈判。他说出了自己的见解，战线上的平静是暂时性质的，要预料情况会复杂化。

丹吉指明，冲突的延续会造成对国内局势失控的威胁，使反革命势力增强，并给进步力量和印度共产党带来极大危害。他深信，在冲突持久的情况下，印度确实会转向西方大国集团。和平调解冲突的拖延会更加剧这一切趋势。因此，印共的最终目的，据他说，就是和平调解冲突，虽然现在共产党强调要更注意防卫和努力，这是为了：(1) 共产党不被指责叛国，假如所有带头的共产党员都被捕后，共产党不被赶入地下；(2) 夺取目前公然掌握在反动派手中的活动主权，竭力把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迫使反动派退却；(3) 在此国家危难之际，同人民站在一起。根据丹吉的意见，当前局势的主要任务是保存共产党不被完全消灭；以此为出发点，印共领导制定了自己的行动纲领和决议，并要以此阐明党的领导人和一般党员的护国主义精神。

他指出，共产党等待和动摇将近3年了，但幸运的是，现在占领了组织得很好和坚固的阵地。他提示，由于反动派和有势力的沙文主义狂徒的强大进攻，现在一切进步力量，不排除尼赫鲁本人，不得不比真正的护国分子表现得更加积极。

印共主席指出，尽管党采取支持政府及其努力防御的路线，党仍将时常处于严重危险之中，并遭受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他说明，反动分子无疑会宣布，印共支持政府和拥护国防的声明是虚伪的，并将要求禁止共产党；另一方面——印共左派活动分子不同意全国委员会通过的政治路线，企图破坏党关于加强防卫的措施：为军队募集经费，停止罢工，等等。这样，

① "潘查希拉"，印地语，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译注

他们也将促使反动派努力把共产党赶入地下。

丹吉对《真理报》的一篇文章表示极大的遗憾,他同时表示完全不同意文章中关于麦克马洪线的评论,据他说,这篇文章“得罪了印度人民”。他实际上是在指责苏联在这场冲突中完全支持中国的观点,甚至暗示,印共“左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联合,他们以前有的赞同苏联共产党,有的以中国同志的理论原理和实际行动为基础,并不完全同意苏共二十二大的决议,“现在左派完全站在你们一边了”。他说,在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左派”要求公布苏共中央来信,因为该信支持他们的建议。但是,丹吉不许公布此信,他声明,在这样的情况下,此信将立即成为资产阶级报刊的资料,导致外交及其他方面复杂化,并玷污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良好声誉。据他说,“左派”认为他不同意公布此信会造成失去大多数的危险,因为按他们的见解,假如介绍苏共中央的劝告,一定会影响全国委员会的成员,那么大多数就会站在“左派”——《真理报》文章的拥护者方面。

丹吉证实了有关书记处三位成员的事实。他说:“他们自己请求辞职,我们立即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据他说,南布迪里巴德同志在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声明,他现在“处于这样的混乱情况下,既不能讲,又不能写,也不能工作”。但是丹吉承认,他曾请求他留任,并说,他自己承担全部工作和全部指责。

他说出了反对印共同中国共产党建立直接联系的意见。“只要对中国同志说,他们是对的,而印度和尼赫鲁是不对的以后,才能到北京去。要知道他们认为,全世界只有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两党的行动是正确的。到北京去把他们的谬误告诉他们是毫无意义的。既然苏联同志都不能说服他们,那么我们这个不大的党又有什么办法。”他还指出,中国同志早就拒绝与印共进行任何联系了。

丹吉宣称:“我们在莫斯科什么都干不了,——也许只有争论麦克马洪线。”他通知说,原定各地方党报12名编辑人员的出访取消了。起初他解释这是由于印度外交部因非常情况而不发给他们签证。后来,当告诉他外交部给大使馆的照会中已表示准备发签证后,他说,现在出访不合时宜。他本人也不愿意前往莫斯科,并说出了反对出访的意见,因为南布迪里巴德在苏联。他还告知,印度外交部拒绝给印共代表团成员参加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出国签证。

丹吉说,印共没有向各国共产党发出特别的呼吁。他声明,印共组织一系列的游行反对反动党团,为了抗议他们的反共示威和暴行。他顺便提醒我们,反革命党团在11月7日准备在大使馆前示威游行。

在回应两名印共活动家在旁遮普被捕的问题时,丹吉有点冷漠地答道,这是不支持全国委员会决议的“左派”。他说,可能还会发生更进一步的逮捕。

丹吉说,他打算近期会见贾·尼赫鲁。

我对在苏共中央来信以及《真理报》和《消息报》社论中所执行路线的正确性表示深信不疑,并提出了丹吉未能回答的一系列反论据。其中我阐明了,继续冲突对双方不利,这(对印度来说)会导致不必要的牺牲,使薄弱的经济过度紧张,削弱尼赫鲁政府本身,降低印度在世界的威望,并对中国和印度制定的“潘查希拉”原则带来危害。

参加会议的还有大使馆顾问、翻译尼基福罗夫和参赞韦休诺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716—3720页

№13719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重申印度对和平谈判的立场

(1962年11月5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1月24日
第1002号
摘自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1份

与印度外交部秘书长 P. K. 尼赫鲁的会谈记录

1962年11月5日

今天，我邀请 P. K. 尼赫鲁共进午餐。会谈期间，我给他看了一篇《真理报》今年11月5日发表的社论，并给了他一份由我使馆编辑印刷的信息简报。

P. K. 尼赫鲁主动谈起了关于目前印中关系的话题。在讨论过程中 P. K. 尼赫鲁说，中国所采取的行动是中国共产党错误的理论方针的必然结果。我们都知道，苏共和中共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分歧。我们认为赫鲁晓夫的路线以及苏共为和平共处与和平而斗争的做法是明智的，而中国所坚持的是一条军事冲突和暴力的路线，他们甚至现在仍在加紧研制原子弹。P. K. 尼赫鲁强调，印中冲突只是反映了中国对待和平问题的大方针的一部分，而事实上它拥有更为深刻的根源。

P. K. 尼赫鲁的看法与苏联不同，他认为中国目前已陷入孤立的境地(其中原因并非只在于他本身)。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不了解现实的国际形势的复杂性。P. K. 尼赫鲁

说,他的这一看法是当他担任印度驻中国大使时与中国领导人的交谈过程中形成的。

以中国的错误立场为例,P. K. 尼赫鲁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是一个在国际帝国主义影响下出现的反动政府。P. K. 尼赫鲁指出,中国政府的做法明显与苏联的观点发生了矛盾,例如苏联认为印度不加入任何集团的做法便是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而中国政府认为印度的不结盟是“伪装的”。中国似乎认为自己是在防止虚伪的印度“缓慢地倒向”西方阵营。P. K. 尼赫鲁继续道,中国人试图以武力来迫使印度就范,但他们的做法是毫无根据的,于是中国领导人便失算了。他们似乎期待着印度的崩溃,但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印度空前地、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了。

P. K. 尼赫鲁说,自己很难解释中国人采取行动的原因。极有可能的解释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内部的困难和危机。

P. K. 尼赫鲁指出,中国人的行动深深地刺伤了印度人的民族感情。须知,当美国企图以军事集团来封锁中国之时,正是印度曾帮助中国建立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可是,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却被中国的军事行动毁于一旦。尽管如今中国的广播仍在高唱着中国人对印度人民的“友好感情”,但后者实际上都在一致地谴责中国。甚至印度共产党中的多数人也在对中国的行动提出指责。P. K. 尼赫鲁说,我个人并不赞成目前印度国内掀起的激烈的反华游行示威活动,但这的确是人民情感的一种自然流露。

在强调了印度政府希望两国尽快开始举行关于和平解决冲突的谈判之后,P. K. 尼赫鲁再次重申了印度政府的立场,即印度与中国的谈判只能当中国军队撤退到今年 9 月 8 日两国边界线之后才可能开始进行;当中方完成撤军之后,在双方专家所作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印度和中国便可以进行谈判。P. K. 尼赫鲁认为,自己的这一建议是明智的。他说,我们甚至没有要求中国放弃他们所占据的印度领土,没有要求立刻解放被他们所占领的位于拉达克的印度部分领土。印度政府同意在谈判桌上来讨论这些问题,只是这样的谈判只有当中国军队从印度东北部边境诸省撤出,当那里仍像今年 9 月 8 日以前一样——没有一个中国人之时,才可能开始。如果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便不会开始谈判,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印度民族尊严的大问题。

P. K. 尼赫鲁认为中国的军事行动就是有预谋的侵略。他之所以肯定这一点,是因为印度边防军都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而中国军队则根本不同。他补充道,即使领土是存在争议的(虽然他个人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但事实是中国的确为解决边界问题而动用了武力。

P. K. 尼赫鲁承认,如果印度政府在 1954 年时便对印中边界的划界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那么双方可能就能够避免目前的冲突。另外,冲突的原因还有一条,那就是两国在对方的首都均没有大使,从而妨碍了两国政府的联系和沟通。

P. K. 尼赫鲁认为,在冲突持续的情况下,印度无疑将承受经济上的困难,但印度政府仍将坚决支持如下计划:

1. 继续落实第三个五年计划。

2. 抵抗侵略。

3. 在印度民族尊严不受损害的情况下随时准备举行谈判。

P. K. 尼赫鲁强调，近期中印之间原本已缓慢地出现了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的迹象，但由于10月20日中国军队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双方前一阶段的所有努力都毁于一旦了。

P. K. 尼赫鲁高度评价了苏联政府为消除战争威胁在古巴危机事件中所做出的最终决定。他说，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苏联不顾及自身威望的做法是明智的。不过，在印中冲突这件事上，苏联在古巴危机中的做法并不能作为印度仿效的楷模。因为前者是中国以武力占领印度领土，在这件事上印方要是妥协的话，就有些不明智了。P. K. 尼赫鲁还试图以二战期间欧洲国家对希特勒侵略行径的纵容为例，来为印度不愿意与中国妥协的做法进行辩护。

针对苏联政府希望印中两国应尽快以和平方式解决纠纷的建议，P. K. 尼赫鲁给予了高度赞赏。后者同意苏联的观点，即继续冲突对印中双方都没有好处。与此同时，P. K. 尼赫鲁表示希望苏联能够向中国“施加善意的影响”，以便后者将心思重新回到与印度和平解决冲突的思路上来。

在整个会谈期间，我根据我方的一贯立场，一直向对方表达这样的愿望，即希望印中两国立刻结束冲突，开始谈判。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我使馆译员 A. M. 瓦维洛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721—3724页

№13716

普希金与考尔会谈记录：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

(1962年11月13日)

摘自 Г. М. 普希金的工作日记

1962年11月15日

第3354/rc号

机　密

文本第3份

与印度驻莫斯科大使考尔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11 月 13 日

考尔对我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陪他一同来访的还有印度驻莫斯科使馆参赞 P. 扎伊帕尔。

考尔跟我谈了自己 13 年前来苏联时对莫斯科的印象。如今，莫斯科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建筑，甚至新的大街。13 年来，苏联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印度虽然也很重视本国经济发展，但很遗憾，目前国防仍存在很多问题，需要为国防花不少钱。印度始终致力于不同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她与苏联的良好关系便是这方面的典范。不过，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国家都支持印度的这一政策。中国之所以能够发动针对印度的侵略，就是因为他晓得，印度在国防方面准备不足。

我答，考尔理应非常了解苏联在印中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我们认为，目前印中两国的当务之急，应当是放下各自的所有架子，并开始举行谈判。

考尔说，这里谈不上架子的问题，要知道，印度从 1959 年便一直忍受着中国对印度领土的侵犯。时至今日，今年 9 月 8 日之后，中国军队竟然对印度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对印度的直接侵略，这实际上无异于对印度宣战。对此，任何一个有民族尊严的国家都是无法容忍的。所有印度人民都对中国的这种侵略行径义愤填膺。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印度党派和各阶层民众都对尼赫鲁政府的行动表示支持。至今，中国人仍不同意撤退到今年 9 月 8 日以前他们所在的阵地，也没有对举行与印度的谈判作过任何表示。

我答，印方不能根据印度国内民众的情绪意气用事。因为这种情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并使两国冲突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

考尔说，印度总理已竭尽全力来安抚民众情绪以将其纳入到建设性的轨道。不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已无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爱好和平的不结盟国家的侵略问题。究其本质，实际上便是关于(中国)统治整个亚洲的问题。印度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已得到了另一个不结盟国家元首——纳赛尔的支持，但中国却拒绝了这些建议。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对某些领土提出要求或其他占有的想法，而在于，中国是想迫使印度屈服于自己的武力。

我对考尔说，在苏联政府领导人 H. C. 赫鲁晓夫给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多封信件中，在赫鲁晓夫与印度部长马拉维亚和考尔的会谈中以及在《真理报》上，关于印中两国间冲突的解决，我们的观点已表达得相当明确了。我们认为，两国领导人不应当向后看，而是应向前看；各自都应当放下一切架子和脸面，在不提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坐下来谈判。否则，这种冲突就会发展到双方永无宁日的地步。

考尔再次强调，只有当中国军队撤退到今年 9 月 8 日其所在阵地之时，印度才可能与中国开始谈判。印度不可能再作其他妥协。因为这里并非只是个别冲突，而是大规模的侵略。尼赫鲁在国会演说中将之与希特勒的侵略相提并论。

我对考尔道，战争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双方迟早都是要坐下来谈判的，而且谈判

的越早，问题就越容易得以解决。

考尔再次声称，他目前还看不到任何举行谈判的可能性。考尔继续道，印度过去和今后都将始终信守不结盟政策，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也需要向其他国家购买武器。为何苏联不向那些沦为侵略的牺牲品的国家提供保护呢？当然，这并不是说，要让苏联公开地去保护冲突中某一方。而是说，苏联可以帮助(被侵略的一方)来寻求谈判的基础。须知，中国可是一个与苏联友好的国家。

我答，苏联与印度和兄弟般的中国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如果苏联要在印中两国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那么它所采取的立场就可能让双方都不喜欢。因此，印度和中国应当自己去寻求谈判的基础。

考尔说，在印度国会中经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在目前形势下苏联是否还会履行自己与印度于今年8月份所签署的关于向印度提供飞机和在飞机厂的设计、建造方面给予印度技术援助。关于这一问题，T. 考尔说，他将与苏联相关部门的领导人商谈，并在稍后希望与我再次会面。

本次会谈的记录：翻译司随员 O. M. 阿列尼科夫。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Г. 普希金(签名)

文件共17份，送：葛罗米柯、拉宾、马立克、奥尔洛夫、普希金、谢苗诺夫、费留宾、波采罗布、斯米尔诺夫斯基和图加里诺夫等同志，第一顾问组、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驻印度德里大使馆、档案室(3份)

1962年11月15日

第мб-5998/гс号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725—3727页

№13717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请求苏联关注印度的民族感情

(1962年11月14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2月8日

第837号

摘自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 1 份

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11 月 14 日

我拜访了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并转达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Н. С. 赫鲁晓夫在其生日之际对他的衷心祝贺。

贾·尼赫鲁请我首先向 Н. С. 赫鲁晓夫转达自己对其祝贺的诚挚感谢。他又道:"请再对他说,我们将会一如既往地珍视赫鲁晓夫本人、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对我们国家的友好感情。"

接下来,印度总理又主动说道:"关于我国北部边境的状况,我认为,您和您的政府是了解那里所发生的一切的,了解这场灾难对我们所造成的诸多困难和不便的。我已在(给苏联政府的)多封信函中陈述过我们的立场和感受,但我仍然希望大使先生把这一问题向莫斯科的苏联政府做出报告,因为您一定对此事的真实情况了解得更透彻。我希望,您能提请苏联政府关注印度广大民众对此事(印中冲突)的强烈反应,请苏联政府关注我们的民族感情受到了多么大的伤害。"

此次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尼赫鲁对在自己生日之际能接到 Н. С. 赫鲁晓夫的温馨祝贺感到高兴。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顾问、翻译 А. Л. 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 3 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第 1009 号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5 卷,第 3728 页

№13718

贝内迪克托夫与丹吉会谈记录:印共代表将访问苏联和中国

(1962 年 11 月 14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1月……[①]日
第884号
摘自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2份

与印度共产党代表丹吉的会谈记录

1962年11月14日

我在自己家里接待了主动来访的 С. А. 丹吉。

丹吉通报，今天印度共产党秘书处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他有必要在近期前往莫斯科的决议。关于他此行的目的，他认为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与苏共中央和中央主席团成员会面，并向其汇报印度共产党民族委员会1962年11月1日决议；说明印度共产党的困难和问题，与苏联领导人商讨这些问题。丹吉认为，自己到苏联之后再从莫斯科前往北京将会更合理和更有好处，以便让中国同志根据第一手资料了解印度国内目前的实际状况，并与中国同志讨论相关问题。丹吉说，他前往苏联的正式理由是苏联邀请其来苏休养。丹吉又道，他在与贾·尼赫鲁的交谈中已说了自己打算出国的事，并告诉他说，印度共产党应当向兄弟党解释印度的国内形势和印度共产党所做出的决议，只是并没有提关于自己可能去北京。丹吉请求苏共中央通知他，自己究竟何时动身去苏联讨论上述问题比较合适。丹吉表示，希望届时可以带自己的女儿一起去，以便在苏联作一次旅行，因为他只去过苏联一次，而且那还是1947年的事。丹吉还请苏共中央向中国同志转告他的口头请求，即他希望能与中共领导人会面。

丹吉通报说，印度秘书处不同意南布迪里巴德同志与丹吉一起前往莫斯科，因为目前南布迪里巴德的观点还很不成熟，根本无法做出明确的决定，由于思想上动摇不定，他甚至都无法为报纸写文章。这样，他自然不能在出访苏联期间执行党内多数人所确定的路线。丹吉说，如果我与他一起去苏联，那么“他到时候就可能对我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有鉴于此，印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决定，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兄弟党面前，只能有一个人来作为印共的正式代表，他将有权以党的名义讲话。最终，丹吉被任命为党的代表，而南布迪里巴德则由于自己的动摇不定被取消了前往苏联的资格。丹吉明确声称，他个人也反对让南布迪里巴德去莫斯科和北京。

丹吉说，自己与贾·尼赫鲁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据丹吉说，贾·尼赫鲁了解国内右翼势力的危险，其中包括反对政府的不结盟政策。贾·尼赫鲁说，他对此并不担心。丹吉建议贾·尼赫鲁加强国大党的活动以对政府的政策和贾·尼赫鲁本身提供支持，并提请贾·尼

①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日期缺失。——编注

赫鲁重视国大党当在野党活动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那种优柔寡断的悲观情绪。于是,贾·尼赫鲁问:"我该怎么办呢?"有人建议我在国内5—6个大型中心城市举行国大党和与我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组织的大规模政治集会,并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明确政府的政策和拒绝右翼和反对派所提出的纲领和论断。据丹吉说,贾·尼赫鲁已经同意将在明天举行的印德国有企业职工大会上发表演说,然后他还要组织一个国大党大型集会并在期间发表长篇演说。丹吉说,贾·尼赫鲁很快还要前往孟买和马德拉斯等城市,并在那里的集会上发表讲话。

丹吉继续说,"在与尼赫鲁会谈期间,我没有直接表示希望K.梅农辞职的意思,但已向他作了相应的暗示。我说,如今印度国内所有针对政府的指责都集中在梅农身上,但我们有可能揭露这些人,因为他们反对的实际上就是尼赫鲁本人"。丹吉认为,当前线第一次失利之后,梅农就应当立刻递交辞呈,那样就可能对挽救政府有所帮助。其实那时就应当让他走人,至于现在更不必帮他。由于承担着联合国的工作,梅农实际上对印度军队的状况并不很了解,只是由于他对印度国防工业的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才在国家各部门中拥有了显赫的地位。丹吉补充道,梅农在国内树敌颇多,不说各种政治上的原因,仅就他沉闷的性格和尖刻的言语等主观原因而言,便已使许多国大党人和与政府亲密人士非常反感。据丹吉回忆,自己曾与梅农在伦敦共事两年,从到达那里的第二周起他们便绝了交。丹吉声称,"拉达克里希南对梅农也怀有很深的恶感,因为后者曾经挖苦他,说他作为一个教授和律师,根本就不了解印度的实际,对印度的政治问题一窍不通"。丹吉认为,正是由于梅农的原因,作为政府的组织者之一的拉达克里希南才被撵出了政府,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拉达克里希南与尼赫鲁本人的关系。现在,总统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坚定地支持总理了。外界传闻也有一定的真实性,即自尊心很强的总统希望由自己来掌握行政权力,而让尼赫鲁退居二线,这充分说明总统的政治积极性正在明显加强。

丹吉认为,印度新任国防部长查万是右翼势力的核心。他会在主要问题上支持尼赫鲁,但这并非出于其坚定的信仰,而是他本人对总理的尊敬。表面看来,查万并没有自己独特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在政治上他也不像梅农那样强硬。他之所以被任命为部长,显然是得到了尼赫鲁和莫拉尔吉·德赛的支持。他曾经与我们一起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随后于1921年与我们分道扬镳,并加入了M.罗伊的派别。他参加了将印度从英国手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坐过牢。当孟买邦根据语言特征发生分裂之时,他原则上赞成印度共产党的观点,但实际上却支持了尼赫鲁的主张。就在这时,他与德赛发生了不和,此前他们是密友。当德赛在孟买邦任第一部长之时,查万曾在德赛的内阁里担任过部长职务。由于美国人的帮助,查万被任命为印度国防部长,因此便有人认为他是德赛的追随者。丹吉说,"查万实际上仍与德赛维持着亲密的私人关系。当他来德里时,经常会在后者家里逗留,我就在那里碰到过他。如果德赛看到,多数内阁成员都支持德赛的话,那么他也就会支持他。但总体而言,他基本上仍属于尼赫鲁派"。查万——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与他很难开诚布公。有传闻说,查万不同意

尼赫鲁提出的关于 1962 年 9 月 8 日边界线的建议，并表示要追随印度共产党。丹吉指出，“不管怎样，德赛毕竟对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逮捕共产党事件负有责任”。正是因此，印度共产党兰纳迪夫[1]小组决定在国大党全会开幕前夕召集秘密会议。在会上“左派”组织决定公开放弃本党的纲领，公开反对党的多数的意见，为了对外公布自己的纲领，他们甚至准备随时转入地下斗争或坐牢。丹吉带着讥讽的口吻说道，“该左派组织准备将兰纳迪夫的纲领印在传单上，但传单尚未印出，北京的广播已在今天公布了其中内容”。丹吉得出的结论是：“这显然是‘左派’自己将这些资料送给中国人的。”

对此丹吉指出，中国对印度广播中所说的中国驻印度使馆向北京通报的情况，既不准确，也不充分。如据中国使馆通报：印度人民对本国政府的政策并不存在不满情绪，民众假装拒绝保卫祖国，尼赫鲁的反动政策已经背离了不结盟政策，等等。丹吉对中国使馆的整体工作情况极其不满。他认为，该使馆中“那些不负责的官僚们”只从各种信息中挑选那些与其想法相吻合的，并能证明其想法正确的东西。丹吉表示希望能够向中共领导人写一篇文章，以回应他们所发表的一篇题为《再论在印中边境冲突问题上的尼赫鲁哲学》。

会谈临近结束之时，丹吉强调：“如今当‘左派’退出印度共产党之后，印共书记处的情况已得以迅速改观。过去，书记处要通过一些决议需要 10 个小时，而现在只需要 10 分钟。这就是说，在印共书记处内已经没有能够妨碍我们的人了。”

此次会谈持续 1 个半小时。同时参加的还有：我使馆参赞 C. C. 韦休诺夫和顾问、翻译 A. Л. 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 4 份，送：Б. Н. 波诺马廖夫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第 1012 号

1962 年 11 月 17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5 卷，第 3729—3733 页

---

① 兰纳迪夫，1948 年曾出任印共总书记。——编注

№13729

马立克与考尔会谈记录：苏联暂不向印度提供米格飞机

(1962年11月23日)

摘自Я.А.马立克的工作日记
1962年11月24日
第03420/гс号

绝　密
文本第14份

与印度共和国大使考尔的会谈记录

1962年11月23日

10点，我会见了印度(驻苏联)大使T.H.考尔，并向其作了如下口头声明，以答复他给苏联外交部的致函。

"鉴于您就今年8月29日(苏印两国间)协议问题致函苏联外交部，兹通知如下：苏联政府准备按照该协议(之相关规定)履行自己应承担的义务，具体包括：苏联将按照协议规定的期限给予印度技术援助，帮助印度设计和建造飞机厂。

至于(向印度)提供现成的米格-21喷气式飞机的问题，我们目前仍不具备这样的实际能力。原因如下：苏联国内对此类飞机的需求增加；整个国际形势相当复杂，对此已不必再作专门的解释。至于(我们)什么时间可以向印度供应米格-21飞机，估计(我们)得在以后再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还想提请印方注意的是，在8月29日苏印两国签署该协议之时双方已有约定，即任何一方都不得公开本协议的内容和条件。可是，印方在自己所发表的声明中竟暴露了协议的部分细节，从而致苏方于十分微妙(被动)的境地。

我们希望，印度政府能够理解我们。如果这样，印方也会得到苏方的相应的理解和评价。

至于(印度所要求的)АН-12飞机，苏联相关部门将会根据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向印方提供。关于印度要求苏联提供的6架Ми-4型直升机，苏方将在1962年内满足印方的要求。"

印度大使对苏联政府的上述保证性声明和苏方将履行1962年8月29日苏印协议表示感谢，并指出，此举不仅对印度的当前事务，而且对印度国家的未来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随后，他又说，自己前不久还向苏联对外贸易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苏联)为印度补充提供一定数量的用于和平目的的运输机和直升机以及为印度现有

苏制运输机和直升机提供所需燃料等请求。

我对印度大使说，由于他提出上述请求的时间比较短，对此苏联对外贸易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仍在研究。我补充道，我会关心这些问题的审议结果的。

印度大使还询问了关于印度直升机和运输机驾驶员机组赴苏联接受培训的可能性问题。他说，印方打算再向苏联派遣一个由 82 人组成的学员队来接受培训。

我借口不熟悉这方面情况，对他的问题避而未答。

关于我在上述声明中提及印方透露了苏印协议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印度大使辩解道，不论是印度政府还是印度驻苏联使馆均未向外界透露过该协议的内容，虽然苏印两国签署该协议的事实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大使又道，印度政府只是当需要回应报纸上出现的与该协议相关的投机性言论和为了打消印度民众对苏联是否会履行该协议的疑虑时，才以一般性的方式提到它。

鉴于印度大使的上述表态，我再次重申了我刚才在声明对他说过的话，即不要向外界透露任何关于 8 月 29 日协议的事。

印度大使接着说，苏方认为不可能向印度提供喷气式飞机，这使印方感到失望。他补充道，因为印度并不想只在一方完成自己的军事采购，从而违反自己的不结盟原则。他还提醒道，自己根据委托通知苏方，印度政府对任何向其提供具有国防意义的装备的(国家)都会表示感谢的，然而他并不想使苏联感到为难。

我对印度大使说，我们希望印方能够正确地理解我方的处境。苏方之所以做出上述决定，都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尖锐复杂和国内对米格-21 机型不断增长的需求。不过，正如我在声明中所提到的，我们可以过一段时间再讨论这方面问题。

大使首先表示他明白苏方的立场，接着他又询问我对近期中国方面所提出的提议有何看法。

而我则反问大使先生对中国的提议有何评价。

大使说，印方希望在中国的单方面提议之后能够实现双方停火，而中国也能够真正兑现自己所承诺的撤军。不过，目前对这一提议的普遍观点认为，这是没有先例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单方面的建议。这里，大使让我看了尼赫鲁于今年 11 月 14 日给周恩来所写的一封信。印度大使指出，尼赫鲁在信中对中国最新提出的建议的评价和他对中国以前所提建议的评价几乎没有区别。

我对印度大使说，如果提议本身是好的，这与它是单方面提出的和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它有利于解决两国间的纠纷。

大使强调，印度希望得到的谈判条件是，双方军队所占阵地都恢复到 1962 年 9 月 8 日的现状，而并非(双方军队的)“实际控制”线。而我们都不清楚，中方是否指的就是这一概念。

我对大使再次提起了我在上次谈判中所表达的希望，健全的头脑终将赢得胜利，对两国都有利的解决办法也一定会找到。我们希望，双方都是在谋求问题的真正解决。

大使说，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可不能做一个乐天派，而应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中国

的提议含有胜利者对被战胜者的意思,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够接受他们的提议。

接下来,大使对 H. C. 赫鲁晓夫与他会谈时反复提到的关于苏联对和平共处原则的信仰表示了满意,并希望中国也会赞同这一信仰。不过,他同时又说,我们倒是被自己的与中国和平共处的信仰所欺骗。进而,印度大使强调加强国防力量对印度的必要性。他说,近期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国防安全问题是当前事关印度民族生死存亡的一个大问题。

关于印中武装冲突问题,大使说,中方指责印度是侵略者,这完全是令人气愤的一派胡言。印度根本不可能在那块前一段时间爆发了冲突的边境地区对力量超过自己的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再说印度在那里也根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正是中国人发动了进攻,虽然他们立刻便通过广播提出指责——似乎这场战争首先是由印度发动的。大使最终的结论是:因此我们无法相信中国及其新建议。

我指出,看来,最好是通过双方正面接触和交换意见的方式以确认中方单方面建议的真实意图,而不是仅从书面上来对这些建议进行研究。

印度大使询问我对下面一个问题的看法:是否应当请联合国出面以解决印中争端。大使声称,在这件事上印度并不打算请联合国帮忙。

我代表苏方指出,这是印中两国之间的事,如果印中双方有能力在双边谈判的基础上解决所存在的问题,那就最好不要让第三方插手。

此次会谈持续 1 小时 50 分钟。当时在场的还有:印度(驻苏联)使馆参赞扎伊帕尔和苏联翻译司顾问 O. 克罗哈列夫。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Я. 马立克(签名)

АВПРФ, ф. 090, оп. 24, п. 86, пор. 3, л. 9 - 12

№24201

哈尔拉莫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俄语频道大量广播阿尔巴尼亚材料

(1962 年 12 月 7 日)

机 密

近 10 天来,北京对外广播俄语频道播出了大量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材料。其中不少是关

于国家解放18周年和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50周年的材料。报道了关于阿中友协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消息，关于为迎接该代表团党和国家领导人安排的招待会的消息，关于他们给阿尔巴尼亚领导层的贺电。详细讲述了北京社会各界怎样纪念这个日子以及在发罗拉举行的庆祝活动，关于霍查、谢胡和列希的学说。谈了许多关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威胁——现代沙文主义——作毫不妥协的、原则性斗争的情况。例如，在11月26日广播中播放了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的演说，大使说："阿尔巴尼亚劳动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和现代沙文主义企图摧毁阿尔巴尼亚共和国，但是，阿尔巴尼亚劳动人民对敌人保持着高度警惕。"

在11月30日，12月1日和2日的广播中详细讲述了在发罗拉举行的盛大集会，播放了列希和谢胡的演说。播音中多次重复谢胡的话"阿尔巴尼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绩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创造性地运用马恩列斯学说的结果"。

在北京12月1日和2日的广播中还多次转述了霍查在发罗拉的演说。

苏联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

M.哈尔拉莫夫

1962年12月7日

РГАНИ, ф.5, оп.30, д.398, л.102

№13731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印度对中印冲突的立场

(1962年12月12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2月……①日

第876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文本第2份

①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日期缺失。——编注

与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会谈记录

1962年12月12日

遵照赫鲁晓夫同志的委托,今天我拜会了印度总理尼赫鲁。我代表赫鲁晓夫和苏联政府其他成员向他转达衷心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尼赫鲁首先询问赫鲁晓夫的健康,对他的热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请代祝愿他身体好,并取得好的成就。尼赫鲁总理请求说:"也请代向所有我的苏联朋友们致以我的问候。"

我向尼赫鲁通报了关于我国工农业工作的成就,关于苏共中央11月中央全会,关于改组国民经济领导的决议等情况。总理指出,他高兴地知道苏联在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就。他说:"我特别高兴地听到苏联不断超额完成计划以及农产品的增长。"

然后,我说明了赫鲁晓夫同志委托我告诉尼赫鲁的问题内容。我对尼赫鲁说,苏联政府珍惜印度政府及尼赫鲁本人对维护不结盟政策,对维护及进一步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所作的努力。我说明了赫鲁晓夫关于以下问题的意见:必须竭尽一切可能积极开展争取和平与普遍裁军,执行和平共处政策及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的斗争。我表达了赫鲁晓夫关于印中边境冲突也应用和平方式,通过谈判得到解决的愿望。

尼赫鲁认真地、非常关心地聆听这一切,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了记录。他对苏联和印度之间、两国政府之间以及赫鲁晓夫同志与他个人之间存在的友好关系表示极大的满意。他也表示坚信,这些关系不仅现在保持着,而且将来会进一步发展。

总理接着说明,他"完全同意赫鲁晓夫先生关于我们共同争取和平与裁军的必要性"。他提出,苏联可以指望对这些问题得到印度的支持。

谈及和平解决尖锐的国际问题时,尼赫鲁声明,"在这方面赫鲁晓夫先生本人在古巴事件中给我们所有的人做出了伟大的榜样"。

然后,尼赫鲁详细地叙述了印度对印中边界争议的立场。他说:"这一切并非始于我们方面——这是强加于我们的。我们不要这样继续下去,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我们希望得到调解。"他提到自己在1962年12月10日在议会上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建议,"在我们双方试图和平解决失败的情况下,或在直接谈判破裂的情况下,同意任何形式的调停,其中包括把问题移交国际法庭审理"。

尼赫鲁指出,赫鲁晓夫正确地觉察到反动势力的存在,他们力图怂恿政府用战争方式解决边界争端。他同时声明,政府知道这些势力的行动,但他不认为这是主要的。根据他的谈话,最重要的因素是,全体印度人民,普通的农民、工人和职员,"所有人都对中国,对中国反对印度抱有最强烈的反感。当然,他们不要战争(谁也不要战争),但是,要求中国人从印度领土撤退,要求保卫我们这片领土。当然,我们从来也不会去向中国的领土推进,但要考虑到,人民坚决要求解放属于印度的领土"。

尼赫鲁回应我声明和平解决问题的必要性以及向人们解释和平方式的正确性时说:"我

们试一试解释这个必要性，并将这样做。"他同时提出，和平解决争端的尝试目前尚未取得成果。"我们愿意与中国人坐到谈判席上。我们准备好了。但政府向他们说明，为此必须恢复3个月前存在的边界位置——9月8日的位置。"

接着，尼赫鲁从正在举行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的谈判的角度，详细地阐述了关于两国关系的问题。尼赫鲁首先声明，巴基斯坦的领袖"和那些建立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那些现在管理国家的人士，过去和现在从来都没有原则，过去没有制定过，现在也没有任何发展自己国家的纲领。他们唯一的'原则'和'纲领'就是永远仇视印度"。根据尼赫鲁的谈话，巴基斯坦的缔造者和领导人都是大地主阶级出身和世袭国家官员的人，他们对印度抱有本性的仇恨，甚至在英国统治时期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一贯进行消灭世俗主义的斗争，主张国家以宗教为基础，这使印度有可能分裂为两个国家。但在分裂以后，他们仍继续攻击印度，每一次当他们的国家处于严重的局势时，就开展大规模的诽谤运动。尼赫鲁继续说，在每次需要转移巴基斯坦人民对内部危机注意力的情况下，他们不断提出关于克什米尔问题。例如，当东巴基斯坦出现脱离西巴基斯坦运动的征兆时，领袖们立即提出克什米尔问题，并开始同平时一样地宣称，印度准备侵犯巴基斯坦。尼赫鲁说明："其实我们是最早希望与巴基斯坦建立完全友好的关系，要知道我们归根到底是同一个民族。这样，我们建议他们签订互不作战公约，但是他们拒绝了。"

"当一位英国部长和一位像是名叫哈里曼的美国人来到这里时，他们就问我：'为什么你们没有调解好克什米尔问题以及你们与巴基斯坦总的关系?'我回答，我们早就想这样做了，假如能实现，我们就高兴了。同时，我详细地阐明了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并说，我准备随便会见任何人并讨论任何问题，但我的基本立场是不变的。我向他们说明，不可能谈克什米尔区域地位的改变，因为，除此一切之外，如果我们失去这片区域，那么我们就失去通向拉达克的出口，现在那里我们与中国有麻烦。这样，我们就必然会失去整个拉达克。然而，他们从拉瓦尔品第回来后，仍继续强调谈判的必要性，并带来总理与总统讨论克什米尔问题的会谈联合公报。"尼赫鲁指出，总的来说，他准备会见阿尤布-汗，目前他不打算进行会见，总之对这种会见并不期待太多。他回想起，他曾建议与总统会晤并讨论双方关心的问题。阿尤布-汗不接受这次建议只不过在几个月之前。但是，归根到底，他同意公布联合公报，虽然其中作了某些修改。森迪斯立即打电话给阿尤布-汗并征得他同意尼赫鲁对公报的修改意见。

第二天，印度总理在议会上宣读了公报，同时声明，印度的立场依旧，只能在细节上作一些小的修改，不可能对克什米尔的政治结构作实质的和有害的更改。当天夜里12点钟，在巴基斯坦的森迪斯"出乎意料地飞到德里并来到我家"。据尼赫鲁说，他证实，总理在会议的声明在巴基斯坦议会引起了喧哗，使阿尤布-汗处于非常困难的状况。"英国部长要我拯救阿尤布-汗，据他推断，阿尤布-汗可能被从总统的位置上拉下来。他说，可能更野蛮的领袖、更敌视印度的人取代阿尤布-汗掌握政权。我说，非常遗憾，我无法帮助。我想起，我曾提醒过他要当心自己的地位。那时候，森迪斯说，他大概要同我们的外交秘

书德赛谈谈。我打电话给德赛,把他从床上叫起来,于是森迪斯夜里1点钟赶到他家,他们商谈到3点钟。到清晨,他们向我提交了关于会谈可以讨论任何问题的简短声明草案。我没有反对。"

谈到与巴基斯坦正在举行谈判的前景时,总理着重说,谈判会遇到严重的误解,因为"巴基斯坦的胃口非常大"。据他说,对印度代表团的指示是允许讨论任何问题,但责成代表团坚决执行政府宣布的政策。尼赫鲁说明:"可以准许讨论对停火线的不大修改,但不能讨论整个克什米尔地位的改变。"他补充说,看来谈判要拖延,因为开始在拉瓦品第举行的会谈将是部长级的,然后是在德里,以后可能是部长与总统的会谈。

总理再重复说,巴基斯坦的领袖没有政治原则,执行机会主义政策,企图利用印度的每一次困难。从印中关系尖锐的时候起,他们为了恐吓印度,开始倾向于同中国友好。为了同样的讹诈印度以及获得大量美援的目的——他们不久前开展了强大的反美运动。

涉及巴基斯坦最近对苏联的外交手腕,他们关于改善巴苏关系的声明,尼赫鲁宣称,据他的见解,"巴基斯坦要这个把戏吓唬美国,并从美国取得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也承认,这些行动有使苏印关系冷淡的目的。然而,巴基斯坦对外政策的主要路线,据尼赫鲁说,是对印度仇恨和讹诈的政策。他坚信,巴基斯坦的领袖同美国有着友好关系,他们为了获得军事援助参加了军事条约,这些军援会使他们比爱好和平的印度更强大。总理说,他不排除敌视印度的势力提出关于"自由克什米尔"问题的可能性。他说明,所有关于分裂克什米尔成立一个什么自治国的建议对印度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提到关于克什米尔成立两个自治区的建议,他声明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会在这一地区造成内部和外部经常紧张局势的源泉。尼赫鲁指出,关于"独立的克什米尔"的国际保证的建议也没有实际意义,无论是联合国的保证,还是各大国方面的保证。

总理谈到巴基斯坦经常在克什米尔居民中进行破坏工作,并反对他们的经济发展。他甚至声称,印度政府每2—3天就要镇压巴基斯坦派遣来的暗中破坏分子。

尼赫鲁说,他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反对克什米尔邦总督巴克什·古良·穆罕默德出访苏联。他指出,然而将来出访的时间,显然要直接依据国内形势以及印中边境局势而定。

总理在自己的家中接待我,在整个会谈期间他很殷勤,对苏联大使表示特别关切。意见的交流是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的,并具有十分坦率的特点。

会谈持续了3个多小时,参加会谈的还有大使馆顾问、翻译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12月17日

第1108号

АВПРФ, ф. 090, оп. 24, п. 80, д. 6, л. 197 - 203

№13732

贝内迪克托夫与南布迪里巴德会谈记录：印共与中共的关系

(1962 年 12 月 27 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3 年 1 月 31 日
第 52 号
摘自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与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的会谈记录

1962 年 12 月 27 日

我在大使馆接待了南布迪里巴德同志。他自己主动要来，并说为了党的命运他感到严重不安，因此决定向苏共中央请求帮助。他交给我一份报告，其中有他关于当前国家和当前政治形势的意见。他请我把这份报告转交苏共中央，请苏联同志"能向我提出忠告"。南布迪里巴德要求不要透露他的意见内容。他说，现在只有古普塔和高帕兰知道这些内容，但最终他可能把这些内容提交印共中央执委；他想在这些意见定稿前能知道苏联同志的意见，并得到他们的建议。

南布迪里巴德表示，他想对自己的报告口头补充几点意见，他认为这些意见直接写入报告是不适宜的。首先他强调，虽然国内总的政治形势比停火前稍有好转，但党内形势"非常不好"。他声明："许多同志(尤其那些现在被监禁或过去被监禁的同志)认为，现在党的大多数利用非常局势，因此共产党员为了自己党派的利益而被捕的情况，进行不正确的宣传运动；因此，在恢复正常状态和所有同志出狱的情况下，大概不可能同现在大多数中的人一起工作。我不自我推荐，我能同他们并肩工作。"他同时说明，根据这些同志的意见，经所有被捕党员讨论及中央各机关原有全体成员开会后，将很难维护党的团结，或使党保持原有状态。"在这样的关头将遇到非常严重的局面。"问题在于这些同志因当今领导的政策而感到非常痛心，领导有时毫无根据地指责知名的印共成员。他举了穆萨菲尔·艾哈迈德(西孟加拉邦)的例子，他是印共创始人之一，被指责忘记了印共的利益。又如拉马穆尔蒂同志(马德拉斯邦)，他知道自己要被捕后，他告诉同志们，包括书记处某些成员，他将躲藏一周以逃避警察逮捕，因此要完成自己的一些工作并安排有病的妻子往某处；他这样做了以后，因此受到了自己邦的党组织领导人的指责。

南布迪里巴德说，他看过各党机关致当局的请愿书，要求从狱中释放共产党员，他本人确信，请愿书编写得很不好，而且结果是，他们要求释放的只是那些以反华情绪著称的印共

成员,而不是那些似乎亲华的人。他同时指出,不久前内政部长要求各邦政府再审被拘押共产党员的案件,这只可能是再审和释放那些在押的党外人士,而不是所谓“亲华派”。他提醒,直到现在,印度仍继续逮捕共产党。

谈到政府中的力量对比,他指出,现在有许多关于贾・尼赫鲁与总统萨・拉达克里希南的相互关系的议论;甚至说,拉达克里希南联合莫拉尔吉・德赛反对尼赫鲁。南布迪里巴德表明,现在总统不可能反对尼赫鲁,虽然,这些言论可能是在危机时期发表的,特别是由于克・梅农的辞职,总统对他不能容忍,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下台。他指出,国内确实广泛传播这样意见,克・梅农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领导一切的尼赫鲁对前线的不利形势负有责任,于是尼赫鲁没有办法,只好把梅农从政府撤职。但是,据他的见解,这条路线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尼赫鲁本人的指责。

我向南布迪里巴德介绍了苏共中央 11 月中央全会的基本情况。他说,他看过赫鲁晓夫在全会以及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他还有一系列问题:

解决“古巴危机”,防止世界大战以及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同志对此问题的批评;

古巴同志对苏联行动的反应;

赫鲁晓夫是否真的未经古巴同志协商被迫做出的决定——“这是我唯一的疑问”;

现在中苏分歧是否比以前更大?

苏共与南斯拉夫共产同盟的关系如何?

我以赫鲁晓夫的讲话为基础回答了这些问题,特别详细地叙述了中央在古巴危机时政策的正确和英明。有一种印象,好像南布迪里巴德同意了我们的观点,并解决了自己的“疑问”。还在这次讨论之前,他声明,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关于印中冲突的谈话“非常好”,在印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问他,印共书记处 1962 年 11 月 20 日就印中冲突致函哪些党。他回答,准确的不记得了,稍候再告知,这信会发给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国除外,还发给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

他提到北京电台的广播,据他说,电台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提出希望举行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意见。他推测,中国同志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们大概认为现在比上次会议有相当强大的支持。他还指出,中国电台在古巴事件期间力图玩弄苏联的政策。

会谈结束时,南布迪里巴德转交了共产党领导和以阿图里亚为首的多数派小组的文件。

参加会谈的还有大使馆顾问、翻译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 А. 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 4 份,送: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3 年 1 月 31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15 卷,第 3756—3759 页